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D.D.

F.R.S., M.R.A.S., MEMBER OF THE SOCIETY ASIATIQUE OF PARIS, &c. &c.

COMPILED

BY HIS WIDOW;

WITH

CRITICAL NOTICES OF HIS CHINESE WORKS, BY SAMUEL KIDD,

AND

An Appendix containing Original Documents.

"He being dead yet speaketh."—*Heb.* xii. 4.

IN TWO VOLUMES,

VOL. II.

LONDON:

LONGMAN, ORME, BROWN, GREEN, AND LONGMANS.

MDCCCXXXIX.



DR. MORRISON'S TOMB, AT MACAO.

(From a Drawing by Chinnery.)

马礼逊回忆录

卷二

罗伯特·马礼逊博士（Robert Morrison, D.D.）生平与劳绩回忆录

英国皇家学会会员（F.R.S.）、皇家亚洲学会会员（M.R.A.S.）、巴黎亚洲学会（Société Asiatique）会员

由其遗孀编纂

附塞缪尔·基德（Samuel Kidd）对其汉文著作之评论。附录收录原始文献。

"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希伯来书》十一章四节

全二卷

伦敦：朗文出版社（Longman, Orme, Brown, Green, and Longmans），1839年

托姆斯（Thoms）印刷铸版，伦敦华威广场（Warwick Square）12号。

目录（卷二）

第四时期

从英华书院奠基，到他返英。

公元1819—1822年。

第六节

1819—1820年。——圣经翻译完成。——家书、宗教与文学通信。——中国穷人状况。——澳门葡人中穷人状况。——澳门诊所。——致约瑟夫·雷纳先生（Joseph Reynor, Esq.）函。——致雷慕沙先生（M. Remusat）函。——致贝尔德校长（Principal Baird）函。——马礼逊夫人返华。——致W.阿勒斯·汉基先生（W. Alers Hankey, Esq.）函。——法夸尔上校（Colonel Farquhar）来函。——致亲友书信摘录。——英华书院章程及立约书。——米怜牧师（Rev. W. Milne）来函。——书院规条。——书院课程。——马六甲印书房印行著作。——马卓班克（Marjoribanks）先生对书院之评价。——商馆特别委员会（Select Committee）来函。——米怜牧师来函。——莱迪奇父子公司（Messrs. Leddige and Son）与J.李文斯顿（J. Livingstone, Esq.）论植物学来函。——伍斯特博士（Dr. Worcester）来函。——普劳德菲特博士（Dr.

Proudfitt）来函。——D. W. C. 奥利芬特（D. W. C. Olyphant, Esq.）来函。——米怜牧师（Rev. Mr. Milne）来函。

第16页

1821年。——马礼逊夫人去世。——D. W. C. 奥利芬特先生来函。——米怜先生来函。——C. R. 克罗姆林先生（C. R. Crommelin, Esq.）来函。——亚历山大·罗斯牧师（Rev. Alexander Ross）来函。——乔治·托马斯·斯当东爵士（Sir George T. Staunton）来函。——G.伯德牧师（Rev. G. Burder）来函。——英国圣经公会来函。——伦敦传道会来函。——美国圣经公会向马礼逊博士赠圣经。——H.宾厄姆牧师（Rev. H. Bingham）来函。——彼得罗·里卡兹先生（Petror Rickards, Esq.，圣彼得圣保罗港总督）来函。——罗伯特·拉尔斯顿先生（Robert Ralston, Esq.）来函。——美国海外传道委员会来函。——W.米怜牧师来函。——马斯博士（Dr. Marse）来函。——W.詹克斯牧师（Rev. W. Jinks）来函。——阿默斯特伯爵（Earl Amherst）来函。——乔治·托马斯·斯当东爵士与J.海恩阁下（Hon. J. Hayne）来函。

第103页

第七节

1822年。——论杀人罪。——伶仃岛杀人事件。——J.厄姆斯顿爵士（Sir J. Urmston）见证马礼逊博士之才干。——其子女赴英。——致詹姆斯·马礼逊（James Morrison）先生函。——米怜博士（Rev. Dr. Milne）来函及复函。——G.赫特曼（G. Huttmann）先生通报米怜博士去世。——致圣经公会函。——致圣教书会函。——致S.夫人函。——致詹姆斯·马礼逊夫人函。——致在华外国基督徒团体文告。——莫特洛克（Mortlock）先生来函。——G. F. 马西森（G. F. Mathison）先生来函。——乔治·托马斯·斯当东爵士（Sir G. T. Staunton, Bart.）来函及复

函。——广州火灾。——致伦敦传道会函。——致W. A. 汉基先生之传道十五年回顾。

第139页

1823年。——访马六甲。——新加坡书院创立。——创立典礼演说。——赴马六甲航程。——致尼尔森·赫尔先生（Nelson Hull, Esq.）论华人赌博函及复函。——斯坦福·莱佛士爵士（Sir Stamford Raffles）来函。——G. F. M. 论鸦片贸易。——致J.马礼逊先生函。——致约瑟夫·雷纳（Joseph Reyner, Esq.）函。——T. S. 莱佛士爵士（Sir T. S. Raffles）来函。——J.克劳福德先生（J. Crawford, Esq.）来函。——D.科利牧师（Rev. D. Collie）来函。——J. B. 厄姆斯顿爵士（Sir J. B. Urmston）来函。——致伦敦传道会司库与秘书函。——J. A. 麦克斯韦先生（J. A. Maxwell, Esq.）来函。——法夸尔上校来函。——G. T. 斯当东爵士来函及复函。——致东印度公司董事长与商馆特别委员会函。——赴英航程日记摘录。——A.福雷牧师（Rev. A. Faure）与约翰·菲利普牧师（Rev. John Phillip）来函。

第192页

第五时期

从他于1824年抵英，到1834年去世。

公元1824—1834年。

第八节

1824年。——抵英。——致克卢尼博士（Rev. Dr. Clunie）论其汉籍藏书函。——乔治·托马斯·斯当东爵士来函。——马礼逊博士觐见乔治四世。——罗伯特·皮尔先生（Robert Peel, Esq.）来函。——查尔斯·R.萨姆纳牧师（Rev. Charles R. Sumner）来函。——东印度公司之接待。——致乔治·斯当东爵士（Sir George Staunton, Bart.）函。——访纽卡斯尔。——出席公众集会。——J.巴特沃思先生（J. Butterworth, Esq.）致辞。——圣经公会周年纪念。——T. S. 格里姆肖牧师（Rev. T. S. Grimshaw）来函。——华人之道德状况。——论关怀他人事务之善意。——英华书院演练。——访巴黎。——G. T. 斯当东爵士（Sir G. T. Staunton, Bart.）论其汉籍藏书来函。——访爱尔兰与苏格兰。——致伦敦传道会之建议。——致约瑟夫·塔恩与约瑟夫·雷纳先生（Joseph Tarn, Joseph Reyner, Esqs.）函。——马六甲散发著作之数。——论大学中之汉文研读。——结婚。——阿默斯特勋爵（Lord Amherst）来函。

第253页

1825年。——语文学会之提议。——语言学院之创立。——编成《汉文杂录》。——当选皇家学会会员。——访乔治·斯当东爵士（Sir Geo. Staunton）。——致W.阿勒斯·汉基先生函。——论对华文之冷漠。——匿名作者之评述。——伦敦传道会来函。——约瑟夫·塔恩先生来函。——雷慕沙先生来函。——兰达夫主教（Bishop of Llandaff）来函。——亚当·克拉克博士（Rev. Dr. Adam Clarke）与C.R.普里切特牧师（Rev. C. R. Pritchett）来函。——圣教书会与语言学院之决议。——W. A. 哈洛克牧师（Rev. W. A. Hallock）来函。——H.汤利（H. Townley）来函。——G. T. 斯当东爵士（Sir G. T. Staunton, Bart.）来

函。——托马斯·西沃德（Thomas Seaward）来函。——T.菲利普斯（T. Phillips）来函。——杂记。

第296页

1826年。——霍克斯顿告别演说。——格雷夫森德告别演说。——致乔治·托马斯·斯当东爵士函，谢其惠赠珍贵墨台。

第328页

第九节

1826年。——启程赴华。——航程中之事务。——抵马德拉。——船上情形。——致W. A. 汉基先生函。——抵安吉尔（Anjier）。——船上哗变。——访晤麦都思（Medhurst）先生。——抵新加坡，书院状况。——晤书院其他董事。——抵华。——访晤梁发（Leang-Afa），谈基督教。——致英国圣经公会主席函。——致圣教书会司库与委员会函。——总评。——私人日记。——湖南水灾。——书院捐款。——华人拐卖人口。

第341页

1827年。——部分藏书被焚。——论希腊罗马诗人。——《广州纪事报》创刊。——私人日记续。——商馆特别委员会致董事法庭荐英华书院文。——论基督徒之奉献。——致托马斯·费舍尔先生（Thomas Fisher, Esq.）函。——致A.布兰德拉姆牧师（Rev. A. Brandram）函。——T.费舍尔先生与罗伯特·伯恩牧师（Rev. Robert Burn）来函。——论新加坡书院。——致科利与基德先生（Rev. Messrs. Collie and Kidd）函。

第372页

1828年。——私人日记续。——美国传道委员会来函。——梁发来函摘录。——致G.斯当东爵士（Sir G. Staunton, Bart.）函。——致《亚洲杂志》编辑函。——日本译者将其字典译为日文。——致詹姆斯·马礼逊先生函。——私人日记续。——探望两位垂危军官。

第396页

1829年。——新年省思。——法国船员被杀案。——马礼逊博士营救被控杀人之蔡公昭（Tsae-kung-chaou）获释。——后者之感恩函。——致乔治·托马斯·斯当东爵士函。——提议镌刻钱纳利所绘马礼逊博士肖像。——《广州方言词汇》第三部分完成。——致T.费舍尔先生函。

第412页

1830年。——郭亚公（Kew-Agong）受洗。——两位美国传教士抵华。——美国传道委员会来函。——贝克斯利勋爵（Lord Bexley）来函。——纽曼教授（Professor Newman）拟访华。——致G. T. 斯当东爵士（Sir G. T. Staunton, Bart.）函。——致A.布兰德拉姆牧师函。——克拉普罗特（Klaproth）先生之敌意。——J. F. 戴维斯先生（F. Davis, Esq.）论M.克拉普罗特致函。

第427页

1831年。——梁发为三人施洗。——致T.费舍尔先生函。——商馆特别委员会致马礼逊博士为马六甲书院院长函及复函。——致D.阿贝尔牧师（Rev. D. Abeel）函。——T.曼宁先生（T. Manning, Esq.）来函。——致《亚洲杂志》编辑函。

第438页

1832年。——致圣经公会函。——致圣教书会函。——私人日记。——朱先生（Choo Seeg-sang）受洗。——《中国丛报》创刊。——致W. A. 汉基先生函。——在华新教传道状况。

第453页

1833年。——世俗事务。——马礼逊博士在澳门印行之著作。——汉文杂传道单张。——马礼逊博士出版物被禁。——论委员会来函之按语。——出版自由。——记事。——致T.费舍尔先生函。——私人日记。——致圣教书会函。——致美国圣教书会函。——W. A. 哈洛克牧师复函。——其家眷离华。——日记。

第470页

1834年。——致乔治·托马斯·斯当东爵士（Sir George T. Staunton, Bart.）函。——致W.阿勒斯·汉基先生函。——查尔斯·马卓班克先生（Charles Marjoribanks, Esq.）来函。——日记。——最后讲道。——律劳卑勋爵（Lord Napier）抵华。——宣读国王委任状。——马礼逊博士陪同律劳卑勋爵赴广州。——最后病中情形。——去世。——J. R. 马礼逊先生（J. R. Morrison）致马礼逊夫人函详述后事。——埃德温·史蒂文斯牧师（Rev. Edwin Stevens）来函。——安葬。——墓志铭。——各界对马礼逊博士之追思。

第498页

附 录

恒河外传道联合会总章程。

第535页

恒河外传道区寡妇孤儿基金规条。 第540页

论中国政府对待东印度公司驻广州职员之行为。 第543页

"托帕兹号"（Topaz）伶仃洋事件记。 第545页

1822年广州火灾记。 第545页

致海员文告。 第550页

改善在华海员道德状况之提议。 第591页

"教会"一词释义。 第601页

基德教授（Professor Kidd）论马礼逊博士文学劳绩之评论。 第608页

术语表 第692—715页

人名索引 第716—734页

地名索引 第735—737页

第四时期

从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奠基，到他返英。

第六节（1819—1822年）

本节内容提要：圣经翻译完成。——家书、宗教与文学通信。——字典按字母排列部分完成。——澳门诊所。——马礼逊夫人返华。——马尼拉欧洲人被屠。——传道员报告。——马礼逊夫人去世。——米怜博士去世。——字典完成。——伶仃洋事件。——广州火灾。

截至本时期，我们看到这部回忆录的主人公，以不倦的勤勉，追求着新教来华传道事业创始者们为他定下的伟大目标：华语已经习得；一部由三册四开本组成的完整汉英字典已经编成；整部圣经译成三亿以上人类所操之语言的工作已经完成。若这些成就所追求的目的是世人的喝彩或文坛的声誉，马礼逊博士的雄心，尽可因其劳作在文明世界各地为他赢得的声名而得到充分满足。他也可以在多年脑力劳苦之后

歇息，或把闲暇用于较为轻松愉悦的博闻之学；然而他"学基督"却不是这样——荣耀基督是他唯一的目标，他把劳作所获的一切成功都归于基督的恩典，并常为自己"无用"而深怀谦卑。

前已提及的官府差役查抄字模一事，曾引起一些忧虑：恐怕日后这种干涉会变本加厉，以致印刷所被迫整个撤出澳门。因此，马博士决意先完成字典中对欧洲学生最有用处的那几部分，原计划中的其余部分，则视情形许可再行续办。由于执笔此叙述者（纵使她能胜任如此精微的任务）对马博士的文学劳绩作任何论述都极不相称，故特请一位对此重任极有资格的人，为其汉文著述作一提要。而关于那部将把其惠泽普施于千万人、直至万物复兴之日的著作，马礼逊博士本人的心志，见于他致传道会董事们的一封信，日期为：

广州，1819年11月25日。

"尊敬的父老与弟兄们：

"蒙上帝怜悯，新旧约全书译成汉文的工作，于今日告成。

"本月12日，米怜（Milne）先生完成了《约伯记》的翻译，他所承担的是旧约历史书部分。以下各卷，全系我一人所译：

旧约各卷

1. 创世记 10. 以赛亚书 19. 约拿书 2. 出埃及记 11. 耶利米书 20. 弥迦书 3. 利未记 12. 耶利米哀歌 21. 那鸿书 4. 民数记 13. 以西结书 22. 哈巴谷书 5. 路得记 14. 但以理书 23. 西番雅书 6. 诗篇 15. 何西阿书 24. 哈该书 7. 箴言 16. 约珥书 25. 撒迦利亚书 8. 传道书 17. 阿摩司书 26. 玛拉基书 9. 雅歌 18. 俄巴底亚书

新约各卷

福音书 书信 书信等 27. 马太福音 31. 希伯来书 36. 约翰二书 28. 马可福音 32. 雅各书 37. 约翰三书 29. 路加福音 33. 彼得前书 38. 犹大书 30. 约翰福音 34. 彼得后书 39. 启示录 35. 约翰一书

"新约其余各卷由我编辑，照我良心与我当时所具之汉文程度，作了我认为必要的改动。我依英文圣经添上了节数，形式为汉文前所未有；既不把经文截成片段，又便于查考。

"我曾向你们明言：大英博物馆所藏汉文抄本（传道会保管的那一部抄本即由我设法取得）是汉文新约的基础，我在此基础上完成并编辑了全书。

"第一卷，即《使徒行传》，是我据上述抄本刊印的试作，旨在试验此事可行与否；那抄本出自某位罗马教会虔诚

传教士之手。在本国，一位略有学识的本地天主教徒因以为那译本出自我手、属异端，竟将其焚毁。另有一位略通汉文的英国人，以为新约全系我译，说道：这译本若出自罗马天主教传教士之手就好了；还有一位身在世界另一角落的人谴责我，说抄本中保留原样之处太多。若我有意使整个译本看起来全系我原创，我尽可作更大的改动，而所费之力并不比我斟酌保留原文时更多；但那不是我的目的，贵会的目的也不是追问圣经由何人译成人类各族语言，而是问译得如何，并帮助刊行所能得到的最佳译本。

"当我被人诽谤——或出于那些轻看神圣启示、不敢公开承认其原则、只好抱怨译本不准确的人，或出于另一边那些固执己见、只喜欢出自自己手笔之物的人——我可以安然无惧，因内心有真理与无辜良心的扶持；在这项工作中，我在主面前行的是诚实正直之道。

"若马礼逊与米怜的圣经，他日在中国能居于如威克利夫（Wickliff）或丁达尔（Tyndale）之于我们今日英文圣经那样的地位——即为更佳译本开路之先驱——则千万人将为此尝试永远感谢上帝；传道会与圣经公会也永不会后悔已经花费和将要花费的经费。

"威克利夫的骸骨被掘出焚毁，不过五百年，主要罪名就是他翻译了圣经；丁达尔被刽子手勒死后焚尸，不过三百年，罪名相同。所谓威克利夫与丁达尔译本不准确，不过是所有反对翻译圣经之人的借口；英国国会于277年前颁布法令，'将丁达尔所作新旧约各卷之狡猾、虚假、不实译本，即行废除，禁止使用与存留'。*　既然这样的事在不久以前都发生过，近代的译者若其作品受人指摘谴责，也就不足为奇了。

"诚然，有才能译得比我们更好的人想必不少，但有此心愿者似乎寥寥；我敢断言，能在初试中译得如此之好的人也不多。至于其中确有译得好的地方，一切荣耀归于上帝。这番自夸，是既往遭遇逼出来的，并非预料将来还会受谴责。

"英王詹姆斯的译经者有五十四人之多，在本国、用母语、在君主的庇护下译成。我们的译本出自两人之手，至多三人（包括那抄本的作者），在异国他乡译成一门新学的外语——世上最难的语言之一，在欧洲又最少有人研习。公允的评判者论定本译本之品格时，不会忘记这些情形。至于本地人对这部著作的评价，也当考虑以下几点。

"汉文拥有浩繁的古代文献，数百年来一直是一个享有特权的阶层——号称'士人'——的专研对象；他们把语言锤炼到

他们心目中典雅简练、富于经史引证与典故的高度，以致士人的书面文体与百姓的平实口语之差异，几乎不亚于古罗马语言与欧洲现代方言之差异。因此，中国的士人对文体极为挑剔，凡非古典汉文一概厌弃。他们又对世界其余人类与科学一无所知，自负至极，凡与其经验不合的言论举止，一概视为鄙野蛮荒。这种自负使他们'爱黑暗'，即便在史事上也是如此，只要那光有把他们从高位拉下、仅仅与其他民族平等的趋向。

"翻译在中国尚在襁褓之中。没有一个士人是为翻译而读书的。朝廷本身要保持足够数量能译满洲鞑靼语的译员，似乎都有困难。佛家的宗教书译得极劣，天主教的书有些译得典雅——除此二者，他们没有译过别的书；至于耶稣会传教士主持刊行的科学书籍，并非整部著作的翻译，而是本地人用汉文撰写的、载有欧洲思想的著作。

"汉人的'俗话'（Suh'hwa），即'白话'，虽为士人所鄙，但'俗'不是'低俗下流之词'的意思，而是与高雅、古典、艰深的文体相对的寻常语言；那文体只有受过教育的人才懂。

"中国的士人，正如欧洲黑暗时代的士人一样，认为凡体面的书都该用一种'拉丁文'写成，而不该用白话。朱夫子（Choo-foo-tsze）在其哲学论文中倒破了此例，因为新思想

不用最简明的语言是传达不好的。古典辞藻，汉文虽简练，也只能唤起旧思想，难有他用。

"把上帝之书译成那样的文体，无论是为讨好士人，还是为炫耀自己的古典学养，都无异于重演埃及祭司的做法——据说他们用象形文字表达教义，只有他们自己或少数入门者能懂；又如莱茵译本（Rhenish）把新约译成英文时，保留了许多东方语、希腊语、拉丁语词汇，引入了许多艰深的表达，竟使之难为百姓所懂。* 这批评或嫌过苛，但圣经翻译须明白简易的原则，已是公认。

"译者之责有二：一是准确领会原文之义，体会原文之精神；二是把原文之义与精神忠实、明晰、合乎习惯地（若能做到，典雅地）表达出来。

"就第一项职责而言，基督徒学者远比一般异教译者胜任；就第二项而言，译成母语者（其他条件相同）自然远胜。在异教士人尚未脱离异教之前，这两项资格很难在同一人身上达到相当的完备。

"我相信，第一项比第二项更重要；因为文辞再美，也不能弥补对圣页面之义的误解；而文体稍欠文雅，并不毁伤文义。有人认为苏格兰教会所用的诗篇打油体译本，比任何典雅的译本更能传达那神圣之书的原义。我在商务与政治翻译

中屡经验证：外国人译得极不文雅的书面译本，反能使本地学者非常清楚地领会原文之义与精神，远胜于口头解说。

"我的意思是：一位判断健全、学养中等的基督教传教士所作的译本，虽不那么纯正合式，却比最博学的异教学者所作的译本更能传达神圣启示之义——那异教学者既未研读圣经，又因厌恶此道，即便有足够的知识，也难得肯用心去透彻领会圣经；更不必说他先入为主的异教观念对其行文的影响，以及大多数异教徒普遍的狡诈了。我所见过的华人，没有一个肯踏实用心做这工的；若更热心些的，又会在原文之义与其成见不合时，擅改原义以就己见。

"我的译本，讲求的是忠实、明晰、简易；用寻常字而不用僻字、古字；避用异教哲学宗教中的术语。我宁可被视为不文雅，也不愿难懂。难解的经文，我取最庄重、最敬虔、最不偏激的神学家们公认之义，我能接触到的都参考了。

"就第一项职责，即考定经义而言，我用过英文公定本、原文圣经、蒙塔努斯（Montanus）译本、拉丁通行本（Vulgate）、法文译本、七十士译本（Septuagint）、汤普森（Thompson）的七十士译本英译、坎贝尔（Campbell）博士的福音书与论文、多德里奇（Doddridge）博士的新约与著作、麦克奈特

（Macknight）的书信集、斯科特（Scott）圣经、劳思博士（Dr. Lowth）论耶利米、劳思主教（Bishop Lowth）论以赛亚、帕特里克主教（Bishop Patrick）论箴言、纽科姆（Newcome）主教论小先知书、克拉克博士（Dr. Clarke）注释、亨利（Henry）注释（间用）、多伊利与曼特（D'Oyly and Mant）圣经论利未记与民数记、普尔（Poole）《纲要》（间用）、杜埃（Douay）圣经论利未记与民数记、加尔默（Calmet）注释论雅歌的编者们、帕克赫斯特（Parkhurst）词典、巴克斯托夫（Buxtorf）词典。

"就第二项职责，即把经义译成汉文而言，我的凭借是：大英博物馆抄本、几种在华罗马天主教著作、手抄汉文词典，以及本地语言教师。

"从事此工，我付出了长期的劳苦与离群索居的忍耐；以冷静无偏之判断，不慕新奇偏激，亦不因意见之旧而固执；并怀着些许审慎的思维方式，和对误解上帝话语之可畏责任的敬畏之心。这些品质，翻译圣经这样的书，或许与语法学养同样不可或缺。

"在任何显著的程度上，我都没有偏离英文译本之义；我料想，这比我标榜'新译'或'据原文径译的改进本'、轻视旧有通行译本，更能令英国爱圣经的朋友们满意。

"我的意见是：欧洲基督徒译者与研习欧洲文学有年、兼修基督教的本地学者联合，最可能译出最佳的汉文译本；为此，我谨向爱圣经的朋友们推荐正在马六甲兴建的英华书院——专为中欧文学互相研习、广传基督教知识而设。

"能使摩西、大卫与众先知，耶稣基督与其使徒，用他们自己的话，向这地之民宣讲上帝的大作为——这预示着，更幸福的时代行将临到世界的这一角；我信异教怀疑主义的幽暗，必被'清晨的日光'驱散，佛的镀金偶像与遍地的无数神像，必有一日如大衮倾倒于约柜之前，倾倒在上帝话语的大能之下。

"这是我的期望，虽然目前毫无开端。人们对我们救主圣名、对一切载有他圣名与教义的书，怀着苦毒的憎恶。但这不使我绝望。我想起不列颠，想起她在宗教上昔日如何、今日如何。离现在不到三百年，国家的权柄还说：'圣经不可在任何教堂公开诵读（给百姓听），穷人也不可私下诵读；'只有贵族、绅士、贵妇、淑女，可在家中藏有圣经。我记得这些，就为中国存着盼望。

"丁达尔被绑上火刑柱时，用热切洪亮的声音，为亨利八世祷告说：'主啊，开英王的眼睛！'他的祷告似乎蒙了应允。让我们也为这国的君主，同样热切地作这样的祈求。

"我用使徒的话结束这封长信：'末了，弟兄们，请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得着荣耀，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云云。

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原注：多伊利与曼特圣经（D'Oyly and Mant's Bible）。

此时，马礼逊博士挚爱的朋友与同工米怜（Milne），正在马六甲热心履行其职责：督建书院、襄助圣经翻译、撰写汉文宗教小册、编辑《汉文拾穗者》（Chinese Gleaner）等。二人之间推心置腹，毫无保留；虽性情迥异，却同心合力推进那唯一的伟大目标——二人的一生都献给了它。他们是"心灵的弟兄"；故书信往来用语亲切。摘录米怜博士几封信，或可使人一窥他们处境特殊所带来的艰难。

米怜牧师致马礼逊博士函（1819年11月26日）

马六甲，1819年11月26日。

亲爱的罗伯特（Robert）：

"你自4月8日至9月10日、日期不一的那封长信，本月21日由'亚细亚号'（Asia）送到。信中流露作者种种心绪，时而因这漫长间隔中来自英国与马六甲的种种消息而或喜或忧。这种灵魂的透明——把心底都摊开来——正是友谊的生命与

灵魂。读这样一封出于显然忠诚与善意的信，我时而低落，时而振奋，时而惭愧，时而受鼓励。望你以后把信中需特别答复的各点，用1、2、3编号。现在我开始答复你的信，不知何时能写完。

"第一：B那样的先生不赞成把书院定为以宗教为主的倾向，本在意料之中。若把它办成纯粹的文学机关，倒与我们传教士的本分不合了。

"第三：《回顾》（Retrospect）——其中许多地方必不能使人人满意。在华的绅士们必不喜欢——世人必不喜欢——它对他们宗教气太重。对热心的基督徒来说，它又太冷淡、太世俗。不过我也没办法；人要么按自己的见解写，要么就不写。我诚愿它已写成刊出。我已在一定程度上预备好，《拾穗者》（Gleaner）会遭人轻视或冷落：于博学者，它不够博学；于敬虔者，它不够敬虔；于世俗者，它不够世俗；于文雅雄辩者，它不够文雅雄辩——传教士、著书人、爱人类者、研究人性者，会容忍它的不完美。

"第十八：你的'华人会众（十至十六人）'比我们的大。愿主使他的道有果效。

"第十九：'福建人契里（Chiriy）'是个吸鸦片的。他当然会觉得每月八至十元不够用。他曾一度很有作基督徒的希望——患难时毁了偶像；病好后又放纵于恶习。

"第二十：'下次写信给李（Lee），告诉他不可想离开马六甲；你愿他作书院第一位汉文教师。'这些话我已向他提过。他是个稳重的小个子，没有公开的恶习。

"第二十一：'字模退化了。'确是如此。原因有二：第一——这里只有一个很好的刻字工，阿旺（Awan）；其余平平，还有三个是学徒：让他们刻杂志的字模，总比刻圣经的字模好。第二——无人肯在事务的细节上花那么多工夫照管。

"第二十二：公祷书与讲道集公会（Prayer Book and Homily Society）的委托，会尽早办理；只是我们手头事太多；恨不得你把已刻好的版寄来。

"第二十三：'我们为什么在使人归信上没有成效？'极重要的问题。我想到的是：第一——我们工作太多，讲道、传道单张、出版物常常没时间、没下工夫；真理摆在罪人面前，是残缺冷淡的。第二——没有时间私下与罪人个别谈道、为他们祷告，留心教导他们的好时机。第三——恐怕我们该谦卑：这工作在我们心中还不够成为良心上的事、恳切祷告的

事。第四——近来可悲的不和，拦阻了上帝恩典的运行。我们心里若不能彼此容忍、彼此饶恕，上帝就不赐福我们。* * *

"我想，你长信中的各点，我没有遗漏。

"霍乱已到马六甲。本月2日，死了十六人；今天过去两小时内，已有两起出殡经过我家门口；前几天有七起出殡经过。至今受害的多为吉宁人（Klings）与马来人。我们两个仆人死于霍乱，还有一个病得很重。我们的性命在他手中；生也罢，死也罢，愿我们都属他。

"你致联合会（Union）的信我很喜欢。这样的信大有益处。我想大家都会喜欢。

永远属你的

W. 米怜（W. Milne）。"

中国穷人状况

为应贝尔德教授（Professor Beard）之请、调查中国穷人状况，马礼逊博士利用其处境所赋予的特殊便利，搜集了所有可能的信息。以下是由已故李文斯顿（Livingstone）医生——东印度公司驻地外科医生之一——提供给他的材料，

虽曾刊于《拾穗者》（Gleaner），但对今日许多读者或仍新颖有趣。

李文斯顿医生致马礼逊博士函

澳门，1819年。

我亲爱的先生：

"以下提示，是我告知过您的、仓促写就未经推敲的，原为备忘，供您答复苏格兰教会总会（General Assembly of the Church of Scotland）质询时参考；您说以为照原样亦有用处，故我原样奉还，未作实质改动，欣然任您处置。

您至诚的

约翰·李文斯顿（John Livingstone）。"

"在中国，突然而至的意外灾祸，如江河决堤、火灾焚村之类，常使整个家族陷入极度贫困，被迫乞讨，官府发给乞讨执照。除此以外，凡贫穷非因疾病所致者，中国的惯例似乎是：家族中能劳作的成员，赡养贫穷或家道中落的亲属。

"其余的穷人，多为病人，可分为两大类：洁净的与不洁净的。第一类包括：一、盲人；二、跛者；三、聋者；四、哑者。不洁净的一类是麻风病人。

"中国的盲人穷人之多，令人惊异。我未能得到任何近似确数的数据，连最知情的人似乎也不知道，或不愿说；他们通常说盲人是从别处来的。其中有些学会吹拉弹唱、说唱故事，以此得酬，可视为自食其力；但更多的是沿街乞讨，常十人十二人结队，由向导带领，多为两三人一组，以长竹竿探路前行。

"盲人与跛者坐在街头路旁，哀求怜悯。麻风在中国是可怕的灾祸，它注定可怜的患者，即便痊愈，也永远被亲属摒弃。此类人数极多，充斥街衢；在广州欧洲人住宅附近常见。一到寒冬之夜，常冻死许多可怜人。他们的病本易治愈，但依华人的迷信，治愈也不能使他们重享社交之乐，甚至不能使他们劳作。

"广州及其他大城市，设有赈济赤贫、老弱、盲跛等的机构。

"中国没有类似我们教区的区划；除为治安而设的区划外，别无其他，而治安区划并不附设养贫机构。

"他们的宗教场所，偶尔只作散发赈济之所；我们有理由相信，多出于炫耀而非真慈善。本区的官吏有时也从庙中散发给赤贫、老弱、盲者等赈济，但似乎从未有慈善基金附属于任何作为宗教机构的庙宇。不过，行善蒙天喜悦、可禳未

来之祸的观念，似乎相当普遍；故每逢 certain 日子，便有金钱施舍，更多的是施米。在生活必需品通常极便宜、国度里，一点米、一点猪肉或鱼蔬，就能让穷人吃上一顿像样的饭，可知穷人的境况远非恶劣。即麻风病人，似也因其病之故易得食物，并带着几分顺从向命运低头。

"以上所言，或许大体适用于南方较暖各省。北方不产稻、冬季严寒，穷人受苦更甚为证：北方的乞丐常一路流浪到澳门。

"澳门的华人异教徒人口，通常估计为三万五千至四万人；基督徒人口，包括葡人、穿葡装的华人，以及与来自欧洲、印度、非洲及邻近菲律宾、马来群岛的原住者各等混血者，不足五千。每年约有百名奴隶自帝汶及葡属非洲殖民地运来。两百五十年间，由这些来源形成了今日澳门的混血人种。他们自分为两类：一、有外洋血统者；二、华人后裔。前者保留初到者的一切骄矜；后者中倒有更多实在的人品。两类中各有极少数体面的商人与船主。除装备、管理船只所绝对必需的职业外，其余各行各业都留给华人，连家务管理都交给华人。由是观澳门的基督徒居民——一个无制造、无技艺、无产业的民族——必产生一种特殊的贫穷现象；于是我们看到乞丐不带谦卑之色，身着绫罗、佩剑戴三角帽，为

爱上帝之故求施舍，还告诉你：'上帝必报答！'这在慈善的大问题中，或是个奇特的个案，或需解释。早期的传教士有充足的资力改善初信者（Neophytes）的境况；初传顺利的境遇，又为他们筹得巨款，建造宏伟的教堂，并附设丰厚的慈善基金。由此易得接济；传教士们或许未虑及基金有耗尽之日，疏于灌输勤劳的习惯。这很可能，因为圣日众多，非经特许不得做任何工，严重妨碍一切劳作；据我所知，全年几乎没有一天他们不能找到宗教借口荒废正业。反之，华人宗教上的妨碍极少：新年几天的节庆与祭扫祖墓，几乎是他们劳作的仅有间断。因此，基督徒即便有勤劳之心，也无法与华人异教徒成功竞争。于是他们似乎从一开始就灰心，不再努力，学会了一无所作。

"养贫基金近年已大为亏空，原因不便细说。若非养命所需的一点米通常极易得到，许多人必饿死；即便如此，世上恐怕没有一处的贫穷比这里更可怜、更活该——因为它源于羞耻心的泯灭，而羞耻心原是防闲惰（懒惰为贫穷之母）的最佳屏障。

"或许也出于同一根源，人们对女子贞洁的看法低贱冷漠；此地对贞洁的估计不能再低了。若以此德之程度作为衡量人性中一切尊严、高贵、美德状况的正确标准，则此地堕

落之辈全然当不起这些称号——结果同样可悲，同样真实。当然，这些话不适用于上层人士；其中有些人的品行，足为任何社会增光。"

同一位先生的手笔，还有以下关于马礼逊博士另一项仁爱计划——减轻周围穷人肉体痛苦——的记述。原文致米怜博士，拟刊于《拾穗者》。

李文斯顿医生论澳门诊所函

中国，1820年9月。

"先生：

"我数年来在广州、澳门的街市上，看到许多新鲜或干制的植物质作为药品出售，从未收入任何欧洲药典；我得知需求颇大，可见确为华人真实或想象的需要所必需。

"他们的摊位上有许多华人药铺所无之物，故非华人正规医术所必需；但我想到，它们既广泛用于华人家庭用药，便值得我注意；只是几重困难，尤其是我不懂汉文，使我当时暂缓考查：它们能否为西方减轻人类痛苦的现有手段，添些新的助力。

"后来我把困难告诉了我的朋友马礼逊博士，他慨然许我襄助。他做得更多：他购置了一部汉医书馆，八百余卷，配

齐全套汉药；聘了一位体面的汉医兼药剂师，并请一位草药商（其全部存货他已买下供我查验）不时前来，讲解他所采集贩售的各物的药性。

"此外，这位先生数月前设立了一所诊所，为华人穷人诊病施药，他亲自主持，每晨一至二小时。我也能常去，遂得观察汉医诊治之详，每日约十至十五例。

"我在澳门住了十二年，偶尔也见过一些较重要的病例——四万五千人口的澳门及邻近稠密村落所能提供的病例——这些经历与其说使我熟悉了华人论病论药的流行观念（这对正确理解其疾病与医术极必要），倒不如说使我深信，要正确听懂华人患者陈述病情，何其困难。

"在这些问题上，我发现马礼逊博士的见解与我完全一致；他虽通晓华人日常口语，又读其雅文学，却清楚看到：我们必须研究汉医体系，长期细心办理诊所事务，才能对汉医作出公允的估计，正确解释其术语。

"要克服这些困难，所需的时间与心力，远非我们迄今所能付出的。不过我们已有些进展。贵刊不是详述专业之处，显然须暂缓；故我现在只谈我认为可登于《印中拾穗者》（Indo-Chinese Gleaner）的观察。

"我欣然禀告：马博士的诊所已大有善果——许多人的痛苦得了解除。三百余患者感恩，称健康恢复。有些疗效不大，有些全无。其中有些后来用欧医治好了。至今无一死亡。我欣然为马博士所选聘主持诊所的汉医之总成绩作证：他为人聪慧和善。待花柳病人他稍严厉，多不肯处方；他说，正规医生通常不接这一科，这是实情。此科多在剃头匠兼外科医生之手，他们外用一种水银、朱砂、砒霜配制的奇药。他说他从不用水银——又说，病人常与他讲明，药中不可掺水银；由此可知，这味猛药既被用，也被滥用。它在中国为人所知，远早于欧洲医界知其药用。

"他对麻风病人有孩子气的厌恶，一见就跳开。我屡见他待可怜麻风病人的态度。马博士规劝时，他辩解说：若他碰了他们，他自己会被人避开，无人再来诊所。我深知，要克服这种谬见，何其困难。

"我们约半数病例为慢性病：胃病、胸病、肠病，间有慢性风湿。急性病例中，我们医生多归入他们的总名'伤寒'（Shang　Han），即'为寒所伤'，似乎包括一切因受寒、潮湿等遏制出汗所起之病，为其'种'；其'类'随季节而异。我目前只能列举：伤寒热、 congestive 热、痢疾、间歇热与弛张热、风湿。

"广州的药铺约有三百味常用药；然而梁先生（Le Seen-sang）告诉我们，实用上绝对必需的约三十味。广州一位名医主要用一味药：大黄。他姓王，即'王'之意；因其用药，人称'大黄王'。

"我素以为，两千多年前，华人在医学上的造诣胜过西方诸国；然而此后少有改进，倒滋生了大量谬误，类似欧洲的占星医学，荒诞至极，使各科大为退化。此弊至今未改；欣慰的是，在谨慎能干者之手，这些谬误似乎不甚妨碍其效用。

"除商务往来（并不总利于人与人之间的友好）外，我们迄今少有机会与他们建立以互施仁惠为纽带的友好往来——而互惠的仁行，恒为社会交往最坚实的纽带。这样的尝试，似乎最能迅速产生佳果。此计划是基督徒的，故必成功。

"总之，我确信，在这机构存在的短短时间里，我们已充分证明：我们既能且愿大大有益于他们；彼此都有许多有益的知识可以互授。J. L."

虽有几位文学科学与李文斯顿医生同为《印中拾穗者》的撰稿人，但其主要支持者仍是马礼逊博士与米怜先生。还当公道地提一句：该刊售书盈余，拨作仁爱之用，即：

"拨入恒河外传道区（Ultra-Ganges Missions）传教士之寡妇孤儿基金，凡在好望角以东认捐该基金、并向本刊投稿的同道弟兄，亦得沾惠。"

"异教徒中之慈善——即收养、衣食、教育托付于恒河外传道区照管的异教孤儿与贫童；并周济寡妇、老弱、聋哑盲跛，以及其他无亲无靠、无力劳作、或受逼迫、或以他故失去生计的异教徒，或由异教归信者。"

可幸的是，在本年及上一年，马礼逊博士的文学与宗教事业，享有异乎寻常的安宁——华人与外国商人之间相安无事——使他能以不懈的精力推进那些直接或间接驱散黑暗谬误、把基督教与普遍知识的福泽广施于那辽阔之地的计划。他的通信虽繁杂，也都服从这一目的；他的信虽多在闻船将发时仓促写就，迅速得令未亲见者难以置信，却充分流露其心中的主导情感与当时的事件；故选录数封，以代他已停辍多时的日记。

致约瑟夫·雷纳先生（Joseph Reynor, Esq.）函

广州，1820年1月7日。

我最敬重的朋友：

"去年十一月收到你1819年1月20日的来信。你迟迟未写的原因，我深表遗憾；但我们在天之父没有撇下我们无人照管。患难，或此或彼，人人难免。我的家庭试炼，我看得不轻；虽商务的焦虑我不相干。今天是我三十七岁的最后一天：在这国已十三年；最近五年，我与家人分居地球两端；更令我遗憾的是，多次有船自英国来，却无家人的音信。

"你要我建议于本会（cause）有益之事。仅次于上帝笑脸照临传教士心灵的，是本国基督徒的殷勤，能鼓舞他的精神，尤其在他初入工场时。所有新来的传教士都向我诉说灰心；我起初也是如此。我知道人人自有家务，又有为本会无偿办理的事务；但若没有传教士的实际服务，本国的一切机关都是空的。请信我：作为一个团体，善待他们，关系极大——我建议设一两三位绅士的委员会，照管年轻传教士的琐细需要——我不是为自己求情。

"论到小额款项（此地商人把一万美元以下的都叫小数目），除非能确借十二个月，否则难获利息。我已把书院基金的一部分放出取息，略有增加。但马六甲本年经常费、佣金*等所需，我取不到利息。圣教书会的慷慨捐助，大有用处，资助了米怜先生的月刊传道单张。这样撒下的种子，必有丰盛的收成，我深信不疑。

"你会知道，我已在米怜先生襄助下完成了汉文圣经全书；愿上帝祝福，愿它像希勒家（Hilkiah）发现的律法书一样——那书约在摩西把它放在大祭司发现之处后八百年被发现（《列王纪下》二十二章8节；《申命记》三十一章26节）。

"我们可敬的老友博格（Bogue）博士，在哈德卡斯尔（Hardcastle）先生（Mr. Hardcastle）追思讲道中，似乎轻看了书籍作为归化异教国之手段。我看不出有此嫉妒的必要：我以为救主用各样手段。传教士、书籍、书院都有用——虽救恩的手段没有一样是无缺的。书会被人漠视——传教士会懈怠或堕落——书院会退化——地上哪有完全！机构会变成纯粹的世俗团体，公理会教会与独立派牧师会变得自私骄傲。堕落的人类，可悲！

"我深信，亲爱的先生，你会在董事会议上以你的建言襄助书院。按本院原定计划，他们不能独揽全权。我信他们不会作难。我们或许比那些经验在别种境遇中的人，更能判断何事可行。

"上帝还要容忍这国盛行的拜偶像、淫乱与不义到几时，无人能知；但按先知论西方列国的预言看，似乎已是受审判成熟的时候了。北京附近因河水泛滥大受苦难。已拨二百万

两银，急办把河道复归故道之工。淹死数万人，有说十万以上。你介绍的那位先生，我尚未见到。请代我问候雷纳夫人（Mrs. Heynor）与孩子们。愿我们都蒙神的大能，藉恩因信，得保守直到永远的救恩。

爱你的

R. 马礼逊（R. Morrison）。"

原注：印刷材料。

致雷慕沙先生（M. Remusat）函

先生：广州，1820年1月7日。

"你1818年十一月的两封信都已收到，一封经我友汉基（Hankey）先生转交。你惠赠的《…》（ija W）一部已收到，多谢。我有一位举人（graduate）助手，已看过你书中的汉文部分；印得极正极精。第20页末字多余，第155页把某字误作某字。第32页把……等译错了。实在的，你犯了一个'反解'（un contre-sens），正如第142页你公允指责马士曼（Marshman）先生那句一样。我随信寄去按字母排列的字典一部，盼能转交你；你会看到……等字的用法。你知道'……'即'天无大于……'之意；'……'即'无有比人暗中所行更显（于己）者'之意。

"此书印得极为精美，是欧洲汉籍目录中宝贵的增益。

"照你的要求，附上你欲购各书的价格单。有些在广州买不到，装船费用未计入。

"我在字典中把某石称为红玉髓；但里夫斯（Reeves）先生——皇家学会会员（Fellow of the R. and L. S.），驻此地——与你同见，以为它是软玉（lapis nephiticus）的一种，即玉石。他从未见过红色的，有绿白相间，有全白的。但华人把某字用于一切贵重之石，把某字视为红玉髓。里夫斯先生已把某石标本寄往英国，以征求彼处人士的意见。他也寄了许多干植物与种子给约瑟夫·班克斯爵士（Sir Joseph Banks），数年来他一直留意此事，虽华人极不愿襄助他们视为'闲好奇'的事。你若把你已考定、附有林奈（Linnaean）学名的《…》中所列植物开单寄来，我们当尽力增补。我说'我们'，因我多赖里夫斯先生之助。

"多谢你在欧洲大陆为我的出版物作宣传。知道自己的劳苦在唤起欧洲注意此地文学与最高利益（指宗教道德利益）上不全徒然，便是继续前行的鼓励。

"我新知欧洲那些轻信的不信者，竟因我们不谙满洲鞑靼而心存指望。这是他们的老伎俩：以我们的无知为论据，把他们凭空臆想、与我们圣经相悖之物，信得最笃。

"你的满洲鞑靼语研究，因此事而添了一层我未料到的重要。愿你能抽暇把圣经译成满洲文。据我所知尚未有人译过；那将是配得上你那位敬虔君王的事业。

"愿全能的上帝藉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赐福你。

亲爱的先生，你至诚的

R. 马礼逊（R. Morrison）。"

致贝尔德校长（Principal Baird）函

尊敬的先生：广州，1820年1月7日。

"你介绍的那位青年C先生（Mr. C.），我已见过；据船上比他年长的外科医生说，C先生品行端正，我很欣慰。

"关于中国的穷人，上一季我已由沃（Waugh）博士转达了对你所询的答复；此外我无多可加。北京省今夏官府被迫赈济穷人：鞑靼地区暴雨成灾，泛滥极广，淹死许多人；逃得性命的，也失了生计。皇帝第一道旨意是：灾区田赋全免或减免；每人赏小额银两，约值一克朗（crown）；设厂免费施舍煮成稀粥的米饭；并由户部拨银二百万两，作复归河道之费。这是官府在非常之灾时赈济穷人的一个例子。他们也发给因旱灾水灾等受害者乞讨执照。

"有亲属能赡养者，官府无赈济；收养赤贫老弱盲者与麻风病人的机构，照管得漫不经心——凡属官样文章、无个人仁爱精神之处，各国皆然。非常之灾所发赈款，大半为经手分发者中饱。中国的穷人须靠亲属赡养。中国没有为养贫而征的税。至于中国无力自养的穷人有多少，我不知有何法可得数据以计算。

"多谢你寄来的两份印张。恨不得你多寄几份。我的朋友李文斯顿先生，据我所知，今年要送两三颗华人头骨给你的博物馆——那是几个不幸者的头，因劫掠澳门洋面美国船而被斩首。我或可托克拉克（Clarke）先生给你带几件小玩意儿去。你已故校长之子马卓班克（Marjoribanks）先生，本季自中国赴爱丁堡，已慨然许为我们马六甲英华书院尽力。他带去几份说明本院宗旨的印刷品。若你们有缘相见，求你在爱丁堡以你的影响力助他一臂之力。本院兼顾人之今生与永恒——身体与灵魂；救赎人脱离罪的罪咎与权势，何等紧要。基督的仆人最大的福，是得上帝喜悦的印证，多人归信——愿这是你的。

你忠实的

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传道会年报摘录

以下摘自传道会年报，记述马礼逊博士在他较为笼统的通信中略而不提的一些劳作：

"上次年报曾言，马礼逊博士因屡患重病，健康受损；董事们欣然报告：他退居澳门调养，不久即返广州，照常以惯有的勤勉奋勉，恢复其重要工作。

"马博士仍得向之讲道的少数本地人中，他对他们的评价甚佳；尤其称道他们听道留心，祷告时举止恭敬。

"马博士又完成了汉文字典按字母排列的部分，在广州的华人学生中甚有用，他望在马六甲亦然。

"在他繁重的工作中，马博士仍抽暇完成了几部较次要的著作。一部小册子《论定汉文言谈用语、辨佛、回、儒三教与真教之异同的零星按语》，已撰成，在马六甲传道印书房刊行。马博士又出版了一本小书《环游世界》，为开下层华人之眼界、使知人类大略，并引入基督教要道而作；书后附世界地图，标明犹太为'世界救主耶稣降生之地'。

"英格兰教会晨祷晚祷与照公祷书划分之诗篇的译本，已印四百部，装订成册。公祷书与讲道集公会（Prayer Book and Homily Society）委员会已订购二千部，在东方散发。

"马礼逊夫人健康大愈，已于上月（四月）二十三日偕两子女，乘'伊利侯爵夫人号'（Marchioness of Ely），凯（Kay）船长，启程返华。"

八月二十三日，马礼逊博士在睽违近六年后，欣然与家人团聚。在澳门与家人小住数周后，他须返广州复任；十一月，他自广州写信给在伦敦的弟弟：

"告诉亲戚们（relatives），我最后得家信时，妻儿都好。我的书信太多，他们若收到短信或竟无信，请原谅。终日为字典等事写字，我实在疲惫不堪。＊＊＊ 国会辩论录不必再寄，我无暇读；有引起注意的小书可寄，儿童书也可寄。今年我太忙，望你原谅我不能给你和妹妹们写长信。请代我写一行字告诉他们，我身体如常。＊＊＊ 我颇灰心；愿我的心更谦卑倚靠上帝的祝福。＊＊＊"

致W.阿勒斯·汉基先生（W. Alers Hankey, Esq.）函

广州，1820年12月14日。

我亲爱的先生：

"我寄上几封性质不快的信，我想当在你们的机密部门（secret department）考虑；因我不知本会职员的分歧，是否应比家庭偶尔的争执更公开。

"法夸尔上校（Colonel Farquhar）给我的信令人满意。请你设法向本会为书院募一笔二百镑或一百镑的专款，或他们以为此时合宜捐多少就捐多少。你看，为书院开募捐可能吗？我们所需不多，但教授或教师当有些津贴；若有经费，基金名额的学生想必能多招。"

原注：这些信关涉几位派往马六甲、槟榔屿襄助传道工场的青年人的行为；他们选择与米怜博士及恒河外传道联合会（Union of the Ultra-Ganges Mission）所定的原则作对。

"我们的新皇帝对基督教取何态度，尚未可知。北京的步军统领已给他一个机会：拿获四个穷人（剃头匠）、一个十字架和一本问答，具奏皇上，声言罪犯不肯放弃'欧罗巴教'（他如此称之）。此事数日前见于《京报》；皇帝的批答我尚未见。

"这里发生了一起不愉快的杀人案：公司一船的大副为恫吓华人，鲁莽开枪，打死一个船户。官府迅速议定：以一个自杀的人，顶认为开枪者！

"蒙上帝怜悯，我的家人身体都好，至少我最后得信时如此；虽我们多年分居两半球，如今又已分开。

"愿主祝福你，恩待你，使你传播福音的努力得亨。珍重。你至诚的

R. 马礼逊（R. Morrison）。"

法夸尔上校致马礼逊博士函

亲爱的先生：新加坡，1820年10月20日。

"请接受我最诚挚的谢意，谢你六月十一日惠赐的真正亲切宝贵的信。

"我微薄的努力，为马六甲英华书院谋利益，竟蒙书院可敬的创办人如此嘉纳，我深感欣慰；只憾我能力有限，不能对此如此有趣如此重要的机构有更实质的裨益。但我信上帝日后必使我更配得你此次的美誉，也配得我最敬重的朋友米怜先生把我列为书院副院长（Vice Presidents）之一的殊荣。

"弥尔顿（Milton）先生（Mr. Milton）仍极勤勉，他的华人马来人学堂办得极好。我们深感他文书之劳，他每有机会都欣然效力。

"本埠人口与商务日增，若能永久保有，必成为东方首屈一指之地。莱佛士爵士（Sir Stamford Raffles）若在我离任前访新加坡，你放心，我必把你信中的意思转达他；我深信他必尽力襄助扶持此地的传道事业，因据我所知，少有人比他更热心本会的总体成功。

"谨祝你健康、幸福、亨通。

至敬，你最忠实的朋友仆人

威廉·法夸尔（Wm. Farquhar，签字）。"

致亲人书信摘录

广州，1820年12月4日。

"上星期四我离开澳门来此。来因不快：公司一船的大副鲁莽开枪或开鸟枪，打死一个华人——一个年轻船户；官府当然已过问。据说那大副属'伦敦号'（London），与该船的一切贸易都被禁，直到交出大副归案。据说他已潜逃，此事结局如何，目前不得而知。* * *

"马尼拉发生了一场骇人听闻的屠杀：欧洲各国人约三四十名，华人约八十名，被杀。行凶的是马尼拉本地人。借口是：疑外国人传入了霍乱，那病流行甚广，死亡极多。唉！我们这有罪的世界有多少苦难。心已改变、配得更好境地的人有福了；那里永无伤害烦扰。* * *

"恨不得我能告诉你：在这拜偶像的民族中已聚集了一间基督教会；也恨不得我们受过洗的同胞更有真宗教的精神！* * *

"世事若无节俭与准时，我们的生计与品格的体面都将速失。* * *

"我常为恒河外传道区成效不彰而灰心。恐怕我跪下向救主上帝祷告、求他国降临的时间不够。祷告而不尽本分，与尽本分而不祷告，同样不对。

"十二月六日——本月三日，公司一船上有人自杀；官府的意思是：认他为杀人者，了结此案。

"十二月九日——这种保全法律形式而行权宜之计的怪法，已确然施行；我的日常工作中断数日，今有望恢复。这案子真不幸。"

马礼逊博士虽常因劳少果而灰心，却并非全无鼓励；有人"从黑暗归向光明"的证据，散见于他致英国圣经公会的信中，摘录如下：

"一个本地印刷工*，前由米怜先生施洗，已撰写刊印了新约数处释义；读之，他觉得比我们印的其他书都造就心灵。此后他为主受苦（为义受逼迫）。愿上帝的话——从前造就他的——仍扶持他的心。我信他确已尝到真理的大能；他是圣经在这拜偶像之国的效用的榜样。

"去年，我未能在中国散发任何圣经。嘉庆皇帝（Kea-king）——在其位时基督教被明旨定为非法——去年九月忽驾

崩；其继位者是否同样敌视，有待时日证明。但可慰的是，不在禁令之下的数千华人*，如今有机会用本国语言读福音了。

"鄂霍次克（Ockotsk）总督已感激地承认收到我寄往那荒僻之地的圣经。

"那个华水手，前数年为刻字工缮写我的新约初版，虽早已不在我处作工，当时又颇厌恶圣经真理，如今似乎相信耶稣的教是从天上来的，略得鼓励。我们已备好种子；广为播撒时，愿上帝不吝其祝福。"

原注：梁发（Leang-Afa）。

原注：侨居暹罗、交趾支那与马来群岛者。

英华书院既已落成，收了几名本地基金生，另有两名欧裔青年，在米怜牧师（Rev. Mr. Milne）指导下开始肄业；马礼逊博士为之拟定了管理本院的法规章程；又立了赠地契，抄件附后，以详示这有趣的机构。

英华书院法规章程

"设书院议会（College Council）。

"一、书院议会由院长（President）、驻院院长（resident Principal）与汉文教授（Professor of

Chinese）组成。院长（Principal）主持书院日常事务，此事人所共知；但凡关涉本院之重要事务，或现有法规未规定之新案，或下文指定之案件，院长须按本章程与汉文教授商议。

"二、学生有严重不端，议会当商议处置之法；通常案件由院长执行，特别案件由议会指定之委员执行。

"三、院长（President）驻院时，为议会主席。

"四、议员意见不合，院长（President）与任一议员同，即决之。若第二、第三议员与院长（President）意见不合，而案不需即决，则缓六个月或十二个月，期间再议；若可行，由院长（President）与另二议员联名或各别，征询数位董事（Trustees）意见。

"若案需即决，从院长（President）之见；各方把理由记入会议录，交一位或数位董事，其票与议会任一方合，即为最后决定。

"五、院长（President）缺席，院长（Principal）与汉文教授组成议会，凡重要事务必商议。院长（Principal）可随时召集会议；第二议员亦可请召集。若有要求，院长（Principal）须把理由记入会议录，呈院长（President）。

"望议员意见大体一致；意见不合而无需即决者，缓议，联名或各别呈院长（President），院长（President）附于任一方即决之。需即决者，暂从院长（Principal）之见，并把双方周知的呈文送交院长（President）；若院长（President）缺位，则送交与书院关系最久的董事。

"六、院长（Principal）坚持即决，而第二议员以为当缓者，第二议员得按本章程在会议录上记入抗议。

"七、创办人去世后，欧洲职员由董事任命；本地教授或教师由书院议会任命。

"八、向公众发布的书院定期报告，由书院议会起草。凡曾为书院学生者，尽力任为教师；同等合格，优先于外来应征者。

"九、无明确充分反故，欧洲职员按资历递补空缺；理由是否充分，由议会与董事判断。

"十、学生之录取，须经书院议会同意；意见不合，按上法决之。

"十一、院长（Principal）开除学生，须经书院议会同意。

"十二、怙恶不悛之公然大恶，为开除学生的充分理由。

"十三、持续固执荒废指定功课，为开除学生的充分理由。

"十四、故意顽抗书院规条，为开除的充分理由。

"十五、书院一位欧洲职员，须常在早晚祷告。

"十六、书院职员当常以慈父之心善待学生；以忍耐、节制、温良、勤勉为表率；抓住一切机会灌输道德与真虔的教训；视学生的宗教道德教育，与智育同为英华书院之宗旨。

"十七、书院欧洲职员因职为董事。

"十八、董事不得少于五人。（创办人去世后）出缺，由现有赞助人（Patrons）、职员、董事投票补足。

"十九、赞助人照此补足。

英华书院细则

一、书院餐桌上谈话，院长（Principal）当尽量引向有益公众的话题；在座者当襄助。望不论人物品评（已成历史人物者不在此例），免得褒此或致谤彼。

二、星期一、二、三，学生的品行与守规，由院长（Principal）督察；星期四、五、六，由汉文教授督察。主日，院长与教授轮值。

三、书院职员按职级先后选房；住院学生大体按与书院关系之深浅选房。特别情形，议会有权任意分配。

本地基金生入学

凡入书院者，须品行端正。

本地学生须试读三月，方正式入院。试读三月后以为合格，方收，条件是住读六年。

讲课

每日讲课三次：上午九时，下午四时，晚上八时。

华人学生每日早晚须参加汉文祷告；主日须在书院大堂听道。

本地基金生津贴

第一年月三卢比（rupees），第二年月五卢比，第三、第四年月六卢比，第五年月七卢比，第六年月八卢比。每年两套书院服装。

课程

授读解汉文经书；读解基督教圣经；读写英文。历史、地理、地球仪用法、逻辑、道德哲学、神学——自然神学与启示神学等。

预备学校

伦敦传道会在马六甲的慈善学校，华人子弟平均约百人。英华书院职员巡视这些学校；它们虽非为此而设，却成了选拔书院青年的预备学校。

亲友资助生入学

凡愿教育十二至十八岁华人青年者，年出一百西班牙银元（Spanish dollars），可在英华书院供其肄业。衣、洗、仆人（如需）不计在内。

欧洲青年年出一百镑（£100），可在书院肄业；此款供膳宿、洗衣、教育。衣服不计；仆人、马匹（如需）自备。

书院经理愿年出二十五镑，收养、衣食、教育一赤贫华人青年，或无父孤儿。

英华书院

赞助人

新加坡驻扎官陆军中校法夸尔（Lieutenant-Colonel Farquhar）等；槟榔屿总督 E. 菲利普斯阁下（Hon. E. Phillips）；槟榔屿议政委员 J. 厄斯金阁下（Hon. J. Erskine）；嗣后又有乔治·托马斯·斯当东爵士（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 Bart.）。

董事

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D.D.）；伦敦传道会司库 W. 阿勒斯·汉基先生（W. Alers Hankey, Esq.）；伦敦传道会秘书乔治·伯德牧师（Rev. George Burder）；孟加拉文官 C. W. 克罗姆林先生（C. W. Crommelin, Esq.）；陆军中校 W. 法夸尔（Lieut.-Col. W. Farquhar）；D. S. 内皮尔先生（D. S. Napier, Esq.）。

书院欧洲职员因职为董事。

书院职员

1. 院长（PRESIDENT）

可驻院，可不驻院；在与不在，皆为本院之首，位次居先。其责是促进书院各部之公益。

2. 驻院院长（RESIDENT PRINCIPAL）

年薪　£100；书院膳食　£100；本地管事　£25——共£225。

3. 汉文教授（PROFESSOR OF CHINESE）

年薪 £100。

司库（TREASURER）。

图书馆馆长兼博物馆保管（LIBRARIAN, AND KEEPER OF THE MUSEUM）。

4. 本地汉文教师（NATIVE CHINESE MASTER）

月薪六十六卢比。

凡基督教会公认的不道德行为，使欧洲人无资格任英华书院之职。

本地教师当尽力为品行端正者，以本国人之见为准。

书院院长（President）之责是促进本院公益；驻院时，教授他以为合宜的学科。

院长（Principal）总理书院日常事务；教授本地学生英文、地理、地球仪用法、算术、簿记、历史，以及情形所宜的其他学科。

汉文教授教授欧洲学生汉文；教授本地人逻辑、自然神学与启示神学、伦理即道德哲学；并襄助院长（Principal），视情形与时间许可。

汉文教师教授汉文经书；教授用汉文读圣经及其他基督教书；襄助外籍学生学汉文；教授本地与外籍学生汉文书写。

书院日进，望能教授机械化学、天文博物、植物等；又几何与高等数学。书院计划不排斥人类知识的任何一科，不排斥科学园囿中的任何一种。

英华书院立约书（DEED）

"我，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罗伯特·马礼逊博士（Robert Morrison, D.D.），于主后一千八百零七年，被伦敦一基督徒团体——由不列颠各教会会员组成——派往中国，为学习汉文、把圣经译成此语、编纂英汉字典，终极目的是在中国及恒河外（Extra-Ganges）诸国传播基督教；至1818年，这几项工作几近告成，我的心被引向上帝祷告，思想还能用什么 further 手段，成全我传道的终极目的。

"蒙神眷佑，我的私产略有增加；我决意拨一千镑，创办一书院，名英华书院；其宗旨是研习英汉文学，以传播耶稣基督的福音。

"如上序言所示，研习文学不是本院的终极目的，而是蒙圣灵祝福、使读说汉文的恒河外诸国归信基督的手段；另一方面，书院永不可视为传教士的宿舍，而是专为研习之所，只为书院院长（Principal）及从事教学或本院正当研习、可容纳者设寓所。

"我把建院之事托付给威廉·米怜牧师（Rev. William Milne）——我在华传道的第一位同工；我们联合把意愿呈于公众，募捐助；公众信我们意诚，认我们目的可嘉，配得基

督徒的捐助——凡捐款认捐者（名列书院记录）的款项，皆视为专一不可移作他用，专为序言所陈之目的。

"书院及其基金，永不得由任何 authority 移作原定目的之外用；无论是创办人之遗愿，或英华书院第一任院长（Principal）威廉·米怜牧师之遗愿，或日后所任董事之决议，皆不可。

"愿那肩负世界政权、在天上地下有一切权柄的主，悦纳这卑微的奉献——为引多人顺服得福之 means；愿他保守此约的履行。英华书院恭敬托付他的眷佑；愿东半球速满他福音荣光，学会把创造之荣归给他！阿门，阿门！

"马礼逊博士与米怜先生虽为创办人，无权变卖英华书院之屋宇基金；故只要他们持守上陈之原定目的，公允合宜的是：前者终身为永久董事，后者终身为永久院长（Principal）。

"东印度公司槟榔屿政府，应米怜先生之请，已拨马六甲一块地给传道会（通常称伦敦传道会）；该会应马礼逊博士与米怜先生之请，已拨其中一部分为书院基址；故地皮、屋宇与基金（已收与将收），皆不可移作书院上陈目的之外用。

"马礼逊博士及各位捐书者（名有记录）赠英华书院图书馆之书，皆不可转让。

"我不预料这些赠予所为之目的会失败，故不为目的失败时保留私产，也不规定届时归我继承人。我深信神的眷佑。

"但若情形使在马六甲办院不可行，则变卖屋宇，把书院迁至恒河外印度他处。区区地方困难，不得终结本院。在一处因意外被阻，就在别处重开。

"书院记录，常向所在地的本地基督教 authorities 公开查阅；每年至少一次，以印刷文件向基督教公众呈报院务——或进或退。

"基督在地上的属灵教会——博学者、科学家、富人，以及贫穷无学的基督徒——凡以自己得救而外、切愿万国万语同胞之幸福者，英华书院以此约恭敬相托。

"若按书院章程所任董事缺人，或米怜先生去世，暂由汉文部最年长者与恒河外传道区执行委员会经理；若正式董事与该年长者及委员会皆缺，则由伦敦上述传道会经理。"

"在中国广州缮写签署盖印交付；此地不用印花；主后一千八百二十年三月二十日。

"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签字）。

"在我们见证人面前，亲笔签名：

"J. B. 厄姆斯顿（J. B. Urmston），东印度公司在华一切事务总办（Chief）。

"J. 里夫斯（J. Reeves）。"

此外，米怜先生拟定了《书院图书馆规则》，图书馆拟收欧洲外洋图书、手稿、地图、海图、图画、科学仪器，并附设博物室，藏天然人造珍奇。图书馆初不甚丰，嗣后由马礼逊博士及各位捐书者慨赠，大为增益。

规则抄件附有米怜先生以下公函：

米怜致英华书院创办人、董事之一马礼逊博士（Rev. Dr. Morrison）函

英华书院，1820年9月13日。

尊敬的先生：

"我荣幸随函呈上英华书院屋宇等说明，供你查阅；望能令你及本院赞助人总体满意，并使你对你所创办、所首倡的事业的眷爱不减。

尊敬的先生，你谦卑的仆人

威廉·米怜（William Milne），

英华书院院长（Principal），经理委员会委员。"

此处可略述：书院屋宇朴素坚固，长九十英尺，宽三十四英尺，前后有柱廊游廊；实长一百零三英尺，宽一百六十二英尺。内部按气候与用途布置得宜。两侧分设汉文英文印刷所、学堂、本地教师工匠寓所等。地势利于健康与研习，四周有空地。前临海，有一排番泻树遮荫；白天海风送爽，夜晚陆风定时而至。

米怜先生初以教育之福施于民，遭民众偏见强烈反对——他们几乎不信外国人免费教其子弟是出于仁爱，疑有政治图谋；为克服他们对子弟智育的冷漠，不得不按月发给津贴，相当于其子做工可得之资，以诱其来学，改善其物质境况也罢。这数年大大增加了本院的必需开支；近数年此制已停，因偏见已除，教育之益更被珍视。

米怜先生以下来函，述其在此院初创阶段为学生所定的教学之法，也可见他尽此重任的热忱：

米怜牧师致马礼逊博士函（1820年9月20日）

亲爱的罗伯特：马六甲，1820年9月20日。

"你那里男孩子们与青年们的作文，是基督教知识长进的佳证。书院学生星期六写练习，但样品远不如你的学生。周

围的人说，我写的《乡谈》（Heang-heun，'Village Discourses'）比我别的东西都好；这给我一些鼓励。不知你那里的人看不看得懂。

"附言：你的《环游世界》（Tour of the World），我一本也没有；本该有几百本在这里。多少人索要，一本也无；可惜！你不能设法寄一百本来吗?

"附言：我深感自己不谙书院管理之法。你不能指点我吗？我把现行计划告诉你，你就知道缺什么；但你不可说不知道就推掉，你打听的门路比我多。

"一、功课在大堂读，大堂有一张圆（实为长圆）桌，众人围坐椅上，我坐的椅子并不比别人高。

"二、早餐前第一课，七点钟，高班读《书经》（Shoo-king），李（Lee）讲解；我常问他文义，一为我自己明白，二为他们明白。阿发（Afah）、阿娇（Ajaou）、阿牛（Gno）在此班。

"三、早餐后，九点整。博恩（Bone）与弗莱明（Fleming）背《幼学》（Yew-heo），春（Chun）与传（Chuen）背《四书》（Sze-shoo）。《幼学》即问答（Catechism），他们翻译；此课短。

"四、十二点齐集，高班朗读早晨《书经》功课，第二班读《明心宝鉴》并翻译。我在教师襄助下（教师常在）改正他们的翻译与发音。第二班每人析一字，然后全体按声调练两字，第二班四学生以指在沙上写字。写字时有教师在场；我只偶尔在。

"五、晚上八点，春与传再背《幼学》。其余各有事务。

"六、星期一，第二班不读正午功课，跟教师在纸上学写字，十二点呈习字样品；然后我叫他们当面写，以便指点坐姿、执笔等。

"七、星期六，两班正午功课都停，第二班全体呈汉文练习，我批改；博恩也温习英文文法。

"八、星期五，第二班把本周读过译过的，温读重译一遍。

"九、一周五天，我给阿发讲解《马太福音》，每次二三十分钟，为增其知识。

"十、他们都参加通常的宗教功课，故暂无特别的聚会。

"十一、去年我开始教来听的人英文，每日两三句；原想他们学得百来个字后，系统地教；但力不胜任，请麦都思（Medhurst）代教，春夏教了数周，忽然停了。此后我未能

恢复，拟下月恢复。我已与弗莱明谈过；我想，若他肯用心，以你的奖金酬其劳，最能保其恒心。

"十二、学生背诵不多，也不拖腔念汉文；虽我承认我偏爱那法。

"十三、偶尔讲些地理知识，无定时讲课；但如今须试办，历史也须讲些；只是我精力有限，事务又多，只好渐进。

"教学实为一切；望你把所能给或能打听到的——无论华人书院或欧洲书院——关于我当如何处学生、如何与之交接、室中陈设、书斋布置、纪律、出入规矩等等，一一见告。总之，此类事无不欲闻；你知道我在这许多事上见闻不广；我的缺欠，由你补足，比别人补足，于你我都好。

永远属你的

W. 米怜（W. Milne）。"

以上教学之法，随教育之进、学生之增而变，至1828年。自那以后至今，课程如下，少有变更：

"本院首重英汉文学之研习，学生工夫分习两科，时间大体均等。第一班习地理兼用地球仪，现正听天文原理讲课。数人习数学，已至欧几里得（Euclid）第三卷。杂科问答

（Catechism）一部分，含天文、地理、道德等大纲，已由他们译出；其中一人（已离院）已开始习通史。本班现正把乔伊斯（Joyce）《科学对话》数段译成汉文。学生惯于口译互译，严练习句法，逐字逐句给出汉文对应词，并举出句法规则；部分时间习字、习算术；已背默里（Murray）《英文文法撮要》，正做其句法练习。

"他们也把汉文著作译成英文；本地教师为他们讲解本国佳书。

"第二班比第一班更专习汉文：习字、算术，学汉英会话句，汉英互译。

"幼班习汉英初阶：每日汉译英、英译汉，背诵附有汉译的英文易句。学生早学辨词类，逐字定其在彼语中的确义。可惜英文文法术语，汉文无对应词。汉文中当英文动词的字，称为活字；当名词的，称为死字；但一字移位，即可为任何词类。位置而非配合（concord）与支配（government），是汉文的特点；故使华人准确排比词类、注意英文中义与明晰所必需、而汉文中除为音韵外罕用的那些虚字之确切位置，颇为困难。

"宗教教育每日施于学生。未开课前，全体在书院读经祷告；日间学问答（Catechisms）选段或其他宗教书，明圣

史，按圣经所载学基督教原理。安息日全体礼拜，用本国语言行礼。华人工人自愿同来，有的大为恒常。主日上午在传道礼拜堂行礼，早晚在书院大堂行礼。"

米怜博士及其继任者的宗教训诲，蒙福使数位教师、印刷工、学生归信；其中当特别提及忠心的传道者梁发（Leang-Afa）——其诚实在逼迫的试验中站立得住，至今仍是恩典的纪念碑；那恩典 alone 能保守他不跌倒。

英华书院印书房已出数种重要著作。除前已提及的《拾穗者》与《汉文杂志》外，嗣后刊行了：马若瑟（Premare）《汉语札记》（Notia Linguae Senicee）——手稿由金斯伯勒子爵（Viscount Kingsborough）赠书院，并捐一千五百镑作印刷费；科利（Collie）先生译汉文经书《四书》；马礼逊博士《中国论略》（Notices Concerning China）；《家庭训蒙》（Domestic Instructer），汉文四卷；圣经全书；宗教小册等。本院学生自二十至六十人不等。此略述之外，可附一篇马六甲记，出自一位才高识远的绅士，约1828或1829年访书院时所作；原拟刊于在华绅士当时所办的一期刊物；作者是已故查尔斯·马卓班克（Charles Marjoribanks）先生，商馆特别委员会主席、珀斯（Perth）国会议员。

"马六甲是欧洲在亚洲最早的属地之一，葡人在达伽马（Vasco de Gama）绕好望角成功后数年即攻取。据想，他们于改善土人之道德状况无多建树。据曾访此地的圣方济各·沙勿略（St. Francis Xavier）说，'基督徒以罪恶之多且重，与不信者相区别。'继葡人而据马六甲的荷兰人，在这区别上想必更甚。其旧日几位殉道者的遗骸，安卧于马六甲山旧教堂墙内；那教堂先为天主教，后为新教礼拜与葬地，今为风景如画的废墟。东方的耶稣会使徒，有称暹罗主教、中国主教、日本主教者，与市长们并骨而眠；但墓暴露风雨，这些传教士商人的事迹记录速朽；念及他们于改善东方同胞境况无甚建树，我们看时间之手抹去其碑文，也就少些伤感了。过客都当访那旧教堂；地势极美，极富教益。

"可喜见马六甲这有趣的属地重归英国管辖。旧炮台为葡荷合建，亚洲最坚之一；英人初克，炮台被炸毁——以其坚固，殊非易事。但马六甲有比旧炮台旧教堂更引人入胜的建筑；其中第一，是英华书院。

"这所管理良好的机构，创始于马礼逊博士（Rev. Dr. Morrison）——其精深广博的汉文知识为他赢得了当之无愧的声誉。他慨捐巨款建院，嗣后靠自愿捐助维持，也得公司政府的照拂，虽远不及其伟大重要目的所应得：这机构的优

点知者太少，其可兴之利估者太低。有人因它出于传教士之手而不屑一顾。这种褊狭之见，想必速消；无论宗教信条有何分歧，愿开明宽宏者都认这为改善教化一部分人类的机构，值得一切鼓励。历任英华书院院长者，以生活简朴、心地仁慈著称，不论其马来汉文造诣之使之胜任厥职。我凭对本人的深知断言：已故米怜博士任院长数年，以罕见的基督徒谦卑，兼爱科学与学问与宗教热忱，倾其时间、捐其生命，从事所投身的事业。已故科利（Collie）先生亦已安息主怀，据说他说汉文，发音用语如本地人。愿西方学问之骄，不鄙视这样的人所创办主持的机构。愿捐弃不当的嫉妒，慨然承认：若同胞今生的福祉与来世的永福得成，成此善工之手为何人，相对无关紧要。英华书院的目的是教育华人子弟——否则他们全无教育可言；教以本国语与英语，兼授有用科学之初阶。入学不问宗教信仰，亦不用任何强制手段劝人归信。有意者，备受鼓励为基督徒；否则，仍得有益有德的教育。我访书院时，学生三十余人。基金若丰，为善的机会必更广。听那些孩子用汉英朗读圣经，流利可喜。许多人汉英书写俱佳，算术、地理、地球仪用法、通史都大有长进。马六甲农夫之子，得此开明教育，而中国皇帝之子反不得——何其幸也。

"现任院长基德（Kidd）先生，对所托者似有真切热心。他认他们的才具全不亚于欧洲儿童，许多人极渴望受教。可惜基金不足，不能扩建，使学生夜宿院中——其父母之家，常非学道德之所；但此优良机构的用处广为人知后，望能补此缺。许多受过书院教育的华人，已从事各行，或为商人所雇，或为公署书记；华人多处，他们兼通本国语与英语，加以品行端正，最称其职。我进马六甲一家华人零售店，陈设整洁可观；店主用最纯正的英语对我说：'我有幸在米怜博士门下受书院教育，我对他老人家敬重之至；我从他教诲中得益极大。'我问他有家否，答：'现只有一个儿子。'我祝愿他多子，并以他所受的教育教子，愿他们如父之可敬。答曰：'愿你子女如我之幸。'我问他还读书否，答极喜英文阅读，常抄喜爱的段落；我若愿看，可示我他的札记本。他从华式柜中取出一厚手抄本：汉英所记化学调配（烹饪医药皆有）方子中，杂录孔子语与英文名著。诗中，我见考珀（Cowper）题其母像的名句，他说因其极美而背得。这是个华人零售店主，卖茶、烟草、鼻烟；他的高见，于其本分毫无妨碍。据我嗣后所知，他节俭勤勉，兴旺。他说无意去中国；'我不喜欢，'他说，'它专制的政府。'这样的思想感情，渐布华人公意，何等驱散无知的偏见，打破华人嫉妒限制的高墙。手段于目的仍不完备不足，但书院今已有图书馆、印刷所，近又

印出汉文报纸。愿这小小的开端不被人藐视，得政府大力襄助，并得私人仁惠。我曾在赫布里底群岛（Hebrides）一多石今荒之岛，约翰逊博士（Dr. Johnson）叹曰：'我们今踏这 illustrious 之土，它曾是加里东（Caledonian）地区的明灯，野蛮宗族与游荡蛮夷由此得知识之光、宗教之福。'愿马六甲为此地的爱奥那（Iona），除废墟外，事事肖之。"

继小威廉·本廷克勋爵（Lord Wm. Bentick）就任印度总督后的裁减，东印度公司每年一千二百元的津贴自书院撤回；但上文作者与其他商馆特别委员会委员，最慷慨迅速地自愿补足了缺额。他们把决议通知马礼逊博士的方式，见下函：

商馆特别委员会致英华书院校长马礼逊博士（Rev. Dr. Morrison）函

英国商馆，广州，1831年1月7日。

先生：

"我们遗憾地得知，槟榔屿政府原每月拨一百元给阁下主持的书院，近已撤回。我们以为有责任以东印度公司名义，本年拨给同样数目，并已荐请董事法庭继续，且求其进一步照拂扶持本院。我们深信其优良。我们信它最能把知识与有

益教训之光，广施于大不列颠最远的属地，并襄助破除久锢此国公意的偏见——那偏见使之囿于 exclusive 的民族性，对一切异于其成法文物的，漠然视之。

"英人与华人得此现成的自由教育，兼通两国语言文字，我们以为两帝国臣民之交往必大为便利。

"祝英华书院万事亨通；我们信这机构只需广为人知，其重要目的必普受赏识。

先生，你最顺服的仆人们

查尔斯·马卓班克（Charles Marjoribanks，签字）、

J. F. 戴维斯（J. F. Davis）、

J. N. 丹尼尔（J. N. Daniell）、

T. C. 史密斯（T. C. Smith）。"

英华书院近年未得仁人应有的扶持；若非东印度公司驻华商馆先年拨一千二百镑、嗣后由女王政府续拨，本院早已倾覆；因创办人虽心系其利益，据信它从英国公众所得的唯一捐助，是曼彻斯特（Manchester）一协会所募的小数目，

"……一小笔款子，由曼彻斯特一协会于1824年募得；该协会由克卢尼博士（Rev. Dr. Clunie）创办；他为促进书院

福祉不懈努力，可见他深知本院之重要，也可见他对亡友之思念。"

应马礼逊博士与米怜先生之请，伦敦传道会派了数位传教士到马六甲及附近各站，称为恒河外传道区（Ultra-Ganges Mission）。为维持秩序与同工合作，他们组成了一个联合会（Union），议定若干治理原则，人人签字。米怜先生的信中偶尔提及此联合会；其章程等抄件附于本卷卷末，供读者参考。从这些信看，传道区几位年轻成员心怀不满、不服管束，使米怜先生（Mr. M.）大为烦恼焦虑；他以最坦率的笔调向朋友倾诉感受，谴责这种制度——他认为它与治理其他教会或政治团体（其代理人在进入立法部门前，须有事务的实际知识）的原则相悖；而在这里，刚从英国来的青年，不知前人克服了多少困难，又不顾所劳之民的偏见，一到就独立于年长同工之外行事，违反他们曾同意遵守的规章。此时一位印刷工的到来，及时襄助了米怜先生，在他诸般职责试炼中安慰了他的心。他的信极能显明他的品格与他所处的特殊境遇，摘录数段如下。

米怜牧师致马礼逊博士函（1820年9月30日）

亲爱的罗伯特：马六甲，1820年9月30日。

"米怜夫人（Mrs. M.）母子今午已赴槟榔屿——但 G. H. 赫特曼（G. H. Huttmann）先生刚到，接管印刷；望我们不久能比从前大有起色。他的训令（抄件寄你）把他置于比前任更完全受我节制之下；他似愿遵守现有规章；望下期你能看到《英华》（Anglo-Chinese）照常出刊。我现有他、弗莱明、博恩*——都愿襄助，他们自称如此，也按我们的原则行——这是好事。但我虽为这及时的缓解欣慰，他们一时还做不了多少；我也不再倚靠人，人不过是虫。附上我给赫特曼先生的信抄件（他要的），我也寄了一份回家；望本会由此看出我们的宗旨心愿，抵挡那些流传的恶意中伤。关于这些烦恼，我未给本会写过什么，只向博格（Bogue）先生提过，愿把T调往别站，恐怕他是这些事的唆使者。M也说要走；若非为米怜夫人之故，我倒无异议。但你想，当我告诉你：他竟暗中攫取马来文铜模，私自从印书房拿走数箱字模！

"赫特曼大为厌恶，自觉受辱——这偷偷拿走的，正是他效力的主要手段。我真不知用什么词形容这卑鄙行径。还有，托姆斯（Thorns）寄给马六甲传道的便携印刷机，M带往槟榔屿了。

"我还未对T说什么，深望他良心自责，把拿走的东西送回。我把印书房及人员全交赫特曼管理，深信他必照管好现有的一切。弗莱明管学堂；博恩襄助打包裹、散传道单、缮写信件等。

"又有两位弟兄在来路上。主怜悯我们与他的事业，赐他们作和平之人！

"附上我致董事们的信抄件，请转交。他们已好意许我为健康去好望角或欧洲。从我所写的，你看出我除非不得已，不会去。"

原注：欧裔。

米怜来函（1820年10月20日）

亲爱的罗伯特：1820年10月20日。

"寄上我《论灵魂》*的草稿，未及校改标点。请费心一读，赐正指谬。

"前些时总督对我说：'米怜先生，我深知你们事业之益；但你们自己人（或同胞，记不清哪个词）中有人，欲在敝国政府*面前中伤你们的事业，暗示你们的书院与东印度公司政府有关，受其资助，为行其秘密图谋；但我不理会这种暗示，知其或出于小小的嫉妒。'这番话——若非原话，也是大

意——促使我在书院印刷说明中加了一条：书院与政治团体无关。

"这愚蠢说谎的告密者是谁？我不敢说，因我不能确定；但昨天他才对赫特曼正经说：'别以为我要毒害你的心，但听着——马礼逊与米怜的计划，骨子里是政治的；他们所图，无非把一切从本会手中夺出，交到公司手里。我看得很清楚——我看透了面具——他们必成功——他们必得钱。马礼逊为某事得了四千元，我想，是去北京。'赫特曼答：'我的训令叫我听米怜先生；董事命我办《拾穗者》。马礼逊先生与米怜先生既许把《拾穗者》之利用于传道事业，我看不出他们能有别的目的。'T说：'好，你记住我的话，日后别说没人告诉你。他们的《拾穗者》，会有人出钱的——他们必得报酬（指从公司得）——哦，他们很愿意把你也拉进他们的薪俸——你若肯放弃本会的目的，他们也给你薪俸。'赫特曼厌恶而去，对T印象极恶。你看，罗伯特，从这毒害青年人心以敌我们的企图看，我们越早摆脱此人越好。愿他调走，或我们有权全然停他的职。他在那灵的影响下，我们还能指望什么！

W. 米怜（W. Milne）。"

原注：汉文。

原注：荷兰政府。

米怜来函（1821年初，答1820年12月三信）

亲爱的罗伯特：

"你十二月九日、十五日、二十日的信，昨日由马西森（Matheson）先生带来，连同《京报》各种译件、里夫斯（Reeves）为你字典作的天文附录、美国报纸小册、博格（Bogue）论文、《拾穗者》与《杂志》稿件、卡莱尔（Carlisle）论语法学校、《京报》；还有一箱茶，据我所知（尚未上岸），多谢。这是全部。你信中论学堂与劳作的部分，我极喜欢；你的劳作似甚丰盛，愿蒙上帝祝福。

"现在答复各信，照我的老法子：

"第一，账目。书院落成后，我拟自管其明细账，数年内必不繁杂。别的账，我已把明细交给麦都思（Medhurst）先生；我只在向司库开的票上签字。

"第二，《诗篇》与《公祷书》。我想仲夏前赶不出；但当尽力。我想每本远不到四元，但不敢定。

"第三，是。据我所知，塞兰坡（Serampore）汉文译本，大部若非全部，出自'拉扎（Lazar）的手'——我们的，出自我们自己的手。

"第四，'译稿未寄上。'没有；虽有三人天天缮写，还未全抄完。望春天寄你一部分；至少《约伯记》。我们正在印你的《但以理书》，直印到完。黎（Le）说，《但以理书》文体极流畅佳美。

"第五，'许阿发（Afah）之父上船时垫五十元。'你办得极审慎。

"第六，'你为书院劳苦，当得些酬。'不，罗伯特，我一想就难过。我近来想捐一小笔，但目前不能。若院成后，我的服务蒙你及本院其他创办人嘉许，于我已是过厚的报酬。

"问——我上一季不是写过这意思吗？*我想，若书院全供我膳宿，传道会更愿许我留院，那我作传教士本分的时间更多。我想，种种情形，约需年一千二百元。'我现写信告诉你，罗伯特，你为什么不答我？我有三种解释：第一，此议不合你意；你如朝臣，以缄默为答。但这与你对我坦率诚实的作风太不像，我不能信。故我想，第二，我的信未到你手；或第三，你的复信转往印度了。但请你对此事赐示意见；我目前在此事上并不焦虑为难，但仍愿知你的意思。'守书院'——是，我守，望守到底。亲爱的罗伯特，你怕我离马六甲，实在过虑了。你或愿知：1819年底，我在私人日记中写道：'种种考虑，马六甲于我为合宜之地。我每周有机会口

头教异教徒；主持两种期刊，或可大得影响华、欧、印度的公意，以广福音。我习性好静；汉文著述计划宏大，需幽静之所。书院似应许我久慕的有用之地。在此地，我略得英、荷、华、巫之信任尊重。我的汉文著述，或可助我的传教士弟兄。'这是1819年1月1日的感想。

永远属你的

W. 米怜（W. Milne）。"

米怜来函（1820年11月3日）

亲爱的罗伯特：1820年11月3日。

"刚经槟榔屿收到：1. 漆盒，内有书院印；2. 李文斯顿（Livingstone）给《拾穗者》的信；3. 你论异教徒中穷人状况的信；4. 据B今日来信看，他们实在（虽未明说）不赞成M的鲁莽之举。——但他们既未明说，我决意遵守上次给他们的总函（你有抄件）。5. 槟榔屿总督 W. E. 菲利普斯阁下（Hon. W. E. Phillips）今日来信，认捐书院五十元。6. 可怜的弗莱明，这两天露出些许精神错乱的症状！7. 有两个华人来私塾受教已久，我想他们几乎被劝服为基督徒了；一个是阿洪（Ahung），曾随我去爪哇作印刷工；一个是福建人，有妻，五六个孩子。若他们愿受洗，而其真归信的证据

至多只是或然，我当如何？请把你的全心告诉我。你以为，一个父亲——其受洗或可把全家带入福音——在你看不到所愿的健全归信证据时，可收吗？阿发（Afah）若继续在其信仰、求知、效用之心上恒常一二年，临回国前按立他为牧师，使他在你去世、或有归信者不能来你处受洗时，能施行圣礼，可乎？他说明夏回国，但我望能劝他多留些时。请深思此事。若我们这小书院开办两三年后，能差出一位本地传道人，颇堪传福音之工，何等的怜悯安慰！亲爱的罗伯特，请以你的建议助我。

"你看，我几乎孤身一人。在此地，除你外，我无人可商。愿我们所行的，如同 joint 之举。把你论洗礼与按立的全意告诉我。

"8. 我已用书院经费，暂聘一位马来教师，月五元。我想书院须永久设此职。T若不改我们的计划，我想他什么也不会做；我们断不能 foolish 到改计划。实在的，我不愿与那给我们惹了许多麻烦的人有牵连。* * * *

"又有一个十五岁的孩子送来入院，现有一名在试读。你愿见二十个十至十八岁的贫童，由书院供养教育吗？这与本院宗旨全合吗？

"董事们好意许我为健康去南非或欧洲，但我已复他们：除非性命攸关，目前不能离此站。"

"若你派工匠来，派到这里。我们正要开印《公祷书》。

永远属你的

W. 米怜（W. Milne）。"

又及：书院捐款。

"1. 沃尔顿（Walton）《多语圣经》（Polyglot Bible），八卷对开，最宝贵罕见，我想值约八十镑。汉基（Hankey）先生赠。

"2. 朋友们赠的几种宝贵书籍。

"3. 法夸尔中校（Lieutenant-Colonel Farquhar）捐一百五十元；G. W. 麦肯齐（G. W. Mackenzie）捐五十元。

"4. 鲍尔（Ball）先生捐值五十镑的欧洲书籍。

"亲爱的罗伯特，由此你看出：本会对印《拾穗者》的attention；这些给书院的捐助；赫特曼的及时到来——我们前行仍有些鼓励。《拾穗者》在英国售至去年十二月，完税后只余约一镑在我们名下；故在欧洲无多可望。但前几天我收到巴达维亚（Batavia）售书六十七卢比——那地方我原以为卖不出几本。全套的，偶有人要；久之，可还清此刊所欠

之债。论汉医的文章，我深信必增我们的读者。但你找的缮写真糟！求你别全托给这样的人；这些文章若能校正，必提高作者——若可能——与《拾穗者》的声誉。这是我们至今所得最好、最好中的最好。我从各信看，书院将为公众相当一部分所喜爱。贺你亲爱的玛丽（Mary）回来：愿主赐她健康气力。请代我问候她和可爱的孩子们。麦卡利斯特夫人（Mrs. Macalister）曾在船上与米怜夫人（Mrs. M.）同餐，告诉我玛丽和孩子们都好。但这么快把他们带来，岂非失策？给我些他们的消息。我仿佛见你与他们在餐桌旁，如我的孩子从前围着我。我们不久当能开讲你的《讲义》（Lectures）。愿你于他们的灵魂身体都有益，这是

永远属你的

W. 米怜（W. Milne）的祷告。"

马礼逊博士多年所专注的大事，虽使他无暇科学研究与博览群书——他自己却不减其重要之感；可从科学在书院总计划中的地位，及他襄助他人求知之乐、并大力支持《拾穗者》及终生支持数种期刊、乃至如下私人求助无不尽力看出。

莱迪奇（Loddiges）先生致马礼逊博士函

尊敬的先生：伦敦附近哈克尼（Hackney），1820年1月12日。

"我们冒昧致书，望恕我们素昧平生。

"我们的职业，多年是从世界各地搜集植物，繁殖后再散布到需要之处；故我们极愿在各地有通讯员，尤其在阁下效力之最丰产的国度。想不出比阁下更合宜的求助者了。全能造物主在植物界的奇妙美作，必常萦阁下之怀；阁下或已以考查培植为无邪可喜的消遣，如我们的挚友塞兰坡凯里博士（Dr. Carey）——我们与之常通书信，得其所赠多种有趣植物。

"若阁下肯为我们采集新鲜成熟的种子，或坚果：棕榈各种，每种二三十枚；本地或野生的乔木灌木亦然。采集后，即拌三四倍潮湿常土，实装于密闭桶箱。装满后封紧，尽速装船运伦敦，交

C. 莱迪奇父子（C. Loddiges and Sons），

伦敦附近哈克尼。

"置阴凉通风处，勿放舱底。

"为酬阁下之劳，我们愿随时从本国寄阁下所需：种子、植物，或我们能得之物。惟以充分报偿为念，我们才敢求助；如此通信，必互利。

"祷愿上帝恒祝福阁下最重要的工作。

尊敬的先生，你最谦卑的仆人们

C. 莱迪奇父子（C. Loddiges and Sons）。"

"又及：若阁下全然不便应我们的请，大惠莫过于把此信转交阁下邻近相识、或愿留意此事者。"

以下论同一主题的信，刊于《拾穗者》，可发明前言。

J. 李文斯顿（J. Livingstone, Esq.）致马礼逊牧师（Rev. R. Morrison）函

我亲爱的先生：澳门，1819年2月12日。

"数日前，我寄往广州一篇拟呈伦敦园艺学会（Horticultural Society）的论文，论华人植物学。我主旨是：说明迄今阻碍华人植物传入欧洲之故，并指出一自以为日后更成功的计划。

"嗣后我收到马六甲一机构的总计划——在我们朋友主持下筹办；我欣见欧洲文学科学将向华人开放；计划中既有植

物园，我不能不设想植物学是英华书院拟授科学之一；汉文植物著作的翻译，日后必继之而起；欧洲人于华人植物出产之详知，或将全赖恒河外传道区年长同工（senior member）明智奋勉之功。

"罗马教会的传教士，能深入数处者，间有植物学记述。欧洲人据此，对植物

"……植物的丰富，评价极高；普遍激起了把它们添入西方宝库的愿望。

"肯普弗（Kempfer）与图恩伯格（Thunberg）给了我们可敬的日本植物学著作。卢雷罗（Louraro）颇详地写了交趾支那的植物出产，也注意到澳门广州附近的数种植物；奥斯贝克（Osbeck）在广州短暂停留期间，描述所见植物，成绩惊人。除这些不甚重要的例外，新教恒河外传道区拟广施仁惠的辽阔有趣之地的植物学，尚未有人探索。

"阻碍我们植物学知识长进之故，与迄今阻碍救恩喜讯传入可怜华人之故相同，无需向你多言。此刻不能指望：中国政府因特殊的嫉妒而设的、阻外国游人（无论何目的）的严限会解除。故凡不认'目的正当手段'、不屑暗行者，研究不能出广州附近。我们满足园艺植物爱好者的一切期望，多赖你在英华书院所采取的措施。

"我已提议：园艺学会派一合格园丁来华，设法在此立业，借本地助手采集植物，不时运往英国。

"这些助手若能在马六甲受欧洲植物学原理之教，并得本国语言初级书，其用处必大增。

"把欧洲文学科学授于愿学的华人，是高贵的构想。若你成功，传道那更高贵独特的目的，不久必全然成就。我欣然展望：普遍知识自马来半岛，广布于辽阔的中华帝国。我仿佛见植物学领这天军之先，而我们纯正的神学，以较缓而无限庄严的步伐，随后遍覆大地。

"要成此可愿可慕之果，缺的只是同心合力：故我呼吁一切文学爱好者——一切科学爱好者——一切人类之友——凡以应有之敬仰瞻仰人类救赎宏图者，尽力襄助你高贵计划的推进；我知你的计划立于最高尚的博爱原则，必生最大的善。

"我只补充：我卑微的绵力，全听你调遣；我为你的大计全然成功，致最美好的祝愿与最热切的祷告。你至敬的，

我亲爱的先生，你至诚的

约翰·李文斯顿（John Livingstone）。"

致约翰·李文斯顿先生（John Livingstone, Esq.）函

我亲爱的先生：广州，1819年2月16日。

"你论阻碍华人植物学成功培植、阻碍华人植物传入欧洲之故的极明晰陈述*，并指出日后更成功办理的可行之法，我读之大感兴趣，大得满足。

"为除去'一切欧洲人禁游中国'之碍，你以为华人自己极能受教，足为植物学助手的要需。我完全赞同；使本地人合格为植物学助手，本在英华书院计划之内，虽对此有趣之科有效注意，或需数年。

"我当即刻供书院论植物的汉书；并请幼院（infant College）总管，选一名华人，待有能教植物学者，即授以作在华植物学助手所需之知识。此开端的终成，赖欧洲基督徒哲人与博爱之士及世界他处的合作。

"全能者的作为浩大，凡敬畏他者都研习。虽研习他奇妙之工——人类救赎——是基督教传教士的 immediate 目的；创造之工——连在天上享荣福直观的圣灵都颂赞*——也是他们研习的一部分。英华书院与恒河外传道区，据此自认全然有理，把即时事务、健康、财力所许的一切注意，施于文学科学。

"除上陈我拟即办的步骤外，我还要向你建议一策，你未提及；你若赞成，可告园艺学会。

"即：派一品行端正、通植物学的青年，到英华书院学汉文，并把科学植物书译成汉文——传教士的事务无暇为此。

"我虽非植物学家，却是它的 devoted 之友，及一切科学之友；我在华的居留与语言知识所能襄助的，我随时乐意；只憾我的学养与财力所及太少。

亲爱的先生，你至诚的

R. 马礼逊（R. Morrison）。"

原注：即你致伦敦园艺学会的信所载。

原注：《启示录》四章11节。

马礼逊博士自赴美转道来华，至去世，与美国教会许多领袖人物通信不断；他们对他的劳作与为人评价极高。本年他收到美国海外传道委员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通知："投票一致选他为本委员会通讯会员（Corresponding Member）。"随文附有伍斯特牧师（Rev. Dr. Worcester）的公函与私函：

伍斯特博士来函（公函）

美国马萨诸塞州塞勒姆（Salem, Massachusetts, U.S.A.），1820年3月。

尊敬亲爱的先生：

"随文呈上文件，我履行公职，深感欣慰。若你不辞此任，许我们把你的名字永久列入我们可敬的通讯会员（Corresponding Associates）之中，我与本委员会诸君的喜乐必更大。致以深切亲爱的敬意。

尊敬亲爱的先生，你福音中的弟兄

S. 伍斯特（S. Worcester），美国海外传道委员会通讯秘书（Cor. Sec. A.B.C.F.M.）。"

伍斯特博士来函（私函）

美国马萨诸塞州塞勒姆，1820年3月。

尊敬的先生：

"虽你我素昧，你的名在我及我们这半球许多人心中早已亲切，我为此感谢一切恩典的上帝。他以至上的智慧，把你放在显要之位，托付大工。他的手引导、扶持、保护你，因他应许把中华大帝国赐给他儿子为产业；他喜悦预备道路，

把他活泼的圣言传给那未知的千万人。作这样事工的器皿，何等尊荣；我信，亲爱的先生，你屡次希奇为何是你，心底自然涌出：'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你感谢他是应当的；地上天上无数心舌，当与你同声感谢。后世必感谢他，赞美永不止息。

"但我信，连中国也填不满你的心；同一大能救主的恩典在这半球的彰显，以及在他指导下、为推进他救恩国度而进行（虽较有限）的工作，你必不以为无趣。故随函寄上一小包：美国地志、传道年报、杂志等，望不嫌弃。从这些刊物，你可知我们是谁、我们在做什么，比我告诉你的更多。我们虽小，手向东向西伸展——一手向印度，一手向三明治群岛（Sandwich Islands）；我们几乎想象，不久我们将环抱全球，与你在中国的双手相握，如今我们的心已与你的心相连。

"亲爱的先生，或许日后你能善待我们托付风浪、送往三明治群岛的弟兄。我把他们荐于你的基督徒眷顾：他们是灵性美好的弟兄，在主里大蒙爱。你方便时与他们通信，或能施恩于他们，必慰其心，也使多人感激。

"你事务繁多紧迫，无暇顾及新交远方的通讯员；但你收到此信后，若想起我与你心最系的事业相连——我望也是我

心最系的——请信我：有你署名的一句，于我极宝贵；若我能于你的工作或喜乐稍有推进，何等欣幸。虽居地球两极，素未谋面，我们每日可在宝座中羔羊面前相会——那是地上天下一切住在上帝里面者的蒙福联合中心——彼此代祷，为普世教会，为在阴影中的万国万民。我们岂不如此相会？谨以诚挚的感谢、爱与敬意，

尊敬亲爱的先生，你福音中的弟兄

S. 伍斯特（S. Worcester）。

致罗伯特·马礼逊博士（Rev. Robert Morrison, D.D.）。"

普劳德菲特博士（Dr. Proudfit）来函

我亲爱的弟兄：纽约，1820年5月15日。

"虽我们今生无缘谋面，我常读到你，也信常为你所投身的重要事业求保护求亨通。冒昧寄上两卷讲道集，多因其中数篇曾在以传播福音于地上黑暗之国为念的团体前讲过。请笑纳，作未曾谋面、今生亦无望谋面、但常盼与各方各族得赎者共度永恒者的真诚敬意。若蒙来信，我将欣喜；可经纽约迪维·贝休恩先生（Divie Bethune, Esq.）转交。

"冒昧把奥利芬特（Olyphant）先生荐于你的基督徒信任与爱：他是梅森博士（Dr. Mason）教会的长老（elder），能详告你美国教会情形。让我们彼此代祷；认我为在永活永爱的耶稣里的信心团契中的弟兄。亚历山大·普劳德菲特（Alexander Proudfit）。

致马礼逊博士（Rev. Dr. Morrison）。"

上文介绍的奥利芬特先生，马礼逊博士与之结为长久的友谊与通信。奥利芬特先生在广州的商行，一向按基督徒原则经营，独享殊荣：是唯一不沾那禁"药"*——于华人生命道德大有害——交易的商行。奥利芬特先生也作了基督徒商人的高尚表率，把"重价的珠子"带给那些以"买、卖、得利"为唯一目的的人。他的船最先把美国传教士免费送到中国；他们能留居广州至今，多赖他的影响力与慷慨。奥利芬特先生初到中国时，致函当时在澳门的马礼逊博士：

原注：鸦片。

D. W. C. 奥利芬特先生（D. W. C. Olyphant, Esq.）来函

尊敬的先生：广州，1820年10月15日。

"我三星期前自纽约登陆，带来给你的包裹，持信人……当面交你。我本想在广州亲手交你，并面谈；但闻你无意居

此。我的目的是商务，接替司各特（Scott）先生在此的职位；但我信我略知上帝在基督里的爱，也深感凡奉他名者，有责任广传此知识。你若来广州，望得见面；若无此意，望你在我能于你在此劳苦的蒙福事业上效力之处，用我。

"愿你早见你为这黑暗之民劳苦的果子；愿我们亲爱救赎主的国速临他们——这是我卑微的心愿。

你顺服的仆人

D. W. C. 奥利芬特（D. W. C. Olyphant）。

法国馆一号。

马礼逊博士，澳门。"

米怜牧师（Rev. W. Milne）来函

马六甲附近克拉邦（Claybang），1820年3月20日。

亲爱的罗伯特：

"我今晨带孩子们来这'卜金'（Bochim）作客，正是我亲爱的拉结（Rachel）去世周年。是，在我现坐的这间屋里，约十二个月零三小时前，我听见'银链'折断——'心弦断裂'，其声如表发条链忽松时所发。我不敢断言我对上段经文的解释不错，但它极鲜明地入我心，此后常如此。能离开喧嚣片

时，是大福；但恶心随我到处。外境无论何等，都不能自洁我们的思想：这一切须从上头来。但能欣然追思故友的品格与盼望，是说不出的福；这福我享着；只是想到我在夫妇亲属之道上大错特错，便觉羞愧、自我厌恶、谦卑。唉，罗伯特，'我这里那里忙的时候，她就去了；'但后悔不能使死者复生；亲友在世时，我们或可尽力尽本分，少自责；但死亡把朋友永远带出我们交接之外，我们便觉不能饶恕自己，虽良心在大本分上未必重责。

"你提过，我想有三次，克拉克内尔博士（Dr. Cracknell）愿为与书院有关的任何人*谋文学学位。你既主要指我，我答复：你给他论此事的信，已无可增益。我只在一种情形下能心安接受此荣：为勤勉研习汉文而得；为虚荣，我不屑此等荣誉。若能助我成事，或有益书院，我不辞，须是体面地来。* * *

"文凭并锡盒大学印，我已看过，也给别人看了，作难得一见的 curiosities。首个稳妥的人，我当仔细寄去。附信你看我已拆阅。

"愿主祝福你，亲爱的罗伯特；并祝福你的家人。

W. 米怜（W. Milne）。"

原注：1820年，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闻米怜先生的虔诚劳作，有品格与神学造诣的正当证明，授他神学博士学位。——《马礼逊所著米怜博士传》（Morrison's Life of Dr. Milne）。

以下是一位孟加拉文官绅士的来信；作者嗣后访马六甲，成为英华书院副院长（Vice Presidents）之一，及其宗旨的热心朋友。

C. R. 克罗姆林先生（C. R. Crommelin, Esq.）来函

我亲爱的先生：广州，1820年10月4日。

"你闻我决意——上帝许可——这么早离此国，或讶；但蒙上帝恩，我的健康恢复得如我这年纪所能望的；而无所事事于我是最重的刑罚；故我随心之所向，以为是 Providence 的引导；数小时后我当在去黄埔（Whampoa）的路上。

"我不瞒你：我有充分理由期望，若蒙怜悯保全到加尔各答（Calcutta），不久即升我曾企望的高位。请为我祷告，亲爱的先生：使我在公众生涯这最后、也最重大的场景中，能尽我对上帝、对同胞、对自己的本分；一诺一否，可系千万人之福祉；愿上帝赐我智慧——真智慧——引导我，以他的信坚固我，以他的臂扶持保护我；我需这一切，因人的助力何其软弱。

"我忽然而去，我的书与画的计划落空了；画，里夫斯（Reeves）先生好意许为我完成；书，须赖你的友助成之。我仍愿搜集可称珍奇、配献加尔各答亚洲学会（Asiatic Society）的书；实在的，我或为该会会员的地位，更增我素愿——以你惠购之书，助其图书馆与博物馆。我愿得所论各书题旨的略述；你闲时把这麻烦加于你对我的照管，我感激不尽。一切运费书价，贝里（Berry）先生已受我嘱偿还你；你的劳与时，我只能欠你的情，但不是忘恩的。

"我在孟加拉居留期间，若能于你家人或朋友的利益、安适、便利稍有出力，实为我之乐；望你不犹豫求我。愿上帝祝福你和你的家人，亲爱的先生；愿健康与心安为你的分。请代我向马礼逊夫人致最敬的意，爱你的孩子们。

你最真诚的

C. B. 克罗姆林（C. B. Crommelin）。"

以下欧洲来函，结束本年的通信。

亚历山大·罗斯牧师（Rev. Alexander Ross）来函

我亲爱的先生：阿伯丁（Aberdeen），1819年11月4日。

"我按时欣然收到你1818年10月31日的惠书。承蒙为我精选寄来汉书，多谢。它们是极宝贵的增益；无此，我只好放弃此语之学。近来我未能如愿多用功于汉文。两季我任马里沙尔学院（Marischal College）希腊文教授助理，此职占去我不少时间。但借你已刊字典的一部分与德金（De Guignes）之书，我已细读《论语》大部与《三字经》——你的《汉文经书》（Horse Senicse）中有译文。我越进越喜此学，尚不绝望能小有长进。此语确大值注意，必厚报研习之时与劳。马六甲英华书院，必于增广我们对中国的知识，大有佳果。米怜先生好意寄我父亲一份《书院说明》（Statement），父子同读，兴味盎然。此类机构，将开我们与那独特民族交往史的新纪元。望它使我们更谙中国文学，更重要的是，广传蒙福的福音于其众民。我父子当尽力为这美好的机构募捐。

"菲利普（Philip）先生已离此赴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你早闻他将任传道区总管（Superintendent of the Missions）。愿主祝福他的劳作。他全心似献于善工；我信他必胜任 Providence 召他的重任。我们此地的圣经公会与传道会兴旺，但失去菲利普先生，大受损失；他无疑是我们最好的讲员之一。今为救赎主的事业，大事方兴。何等福：基督徒中有如此可喜的 spirit，竞相热心促进世上宗教事

业；异教徒中又有如此乐意领受'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

"1817年夏游荷兰时，我闻一关涉犹太人的趣事，必悦你；至为可信。某绅士乘阿姆斯特丹至乌特勒支的渡船，遇数犹太人。谈及当时恶劣的天气，一犹太人说：这是刑罚，罚基督徒不敬弥赛亚——世界的救主。'你们犹太人，关弥赛亚何事？'一绅士问。'先生，'一犹太人答，'我们信基督，不亚于多数基督徒；我们久离会堂，自聚祷告读新约。我们在阿姆斯特丹人数甚众。"为何，'他追问，'你们不出来，加入基督教会？"先生，'那人答，'你们的行为与表白相去太远，我们还是独自好。'

"我托佩里（Perry）先生（随东印度船任助理外科医生赴华）带上霍恩（Home）《圣经批判研读入门》（Introduction to the Critical Study of the Bible）与汉娜·莫尔小姐（Miss Hannah More）新著《道德素描》（Moral Sketches），请笑纳。

"你若能于重要研习中抽暇赐书，我感激之至。论你的翻译，或福音广传的任何消息，都极有趣。我的祷告与你同在；恕我烦渎。

至敬，你的

亚历山大·L.罗斯（Alexander L. Ross）。"

乔治·托马斯·斯当东爵士（Sir George T. Staunton, Bart.）来函

波特兰坊（Portland Place），1820年4月13日。

亲爱的马礼逊：

"刚欣然收到你九日的信；多谢附来的两期《拾穗者》，我当兴味读之。下班来船，望带来你字典的又一期。我们与中国关系的现状和平，必利于你大工的推进；汉文学在本国诚少人问津，但人人都知一部好字典的价值重要——为文学之外许多目的。我回国后所从的事务，使我全离汉书；但朋友之愿与书商默里（Murray）先生的美意，使我决意刊行一小集译文——在我抽屉里躺了八年无人问。只成一小八开本，公众读与不读，无大关系。法国人在这方面不懈怠。克拉普罗特（Klaproth）先生近寄我一部最费工的补编，对开本，补德金（De Guignes）字典；阿贝尔·雷慕沙（Abel Remusat）惠赠我他译的十二世纪汉人记柬埔寨（Cambodia）一部的译本。

"后者我不以为于文学大有增益。我已贺我好友厄姆斯顿（Urmston）继任总办（Chiefship）；我看好他的

administration。他的审慎、调和的风度，及用人各得其所之明，望使他愉快平安地 reign。我们这里的新君主，可惜没这福。你看报上满是暴动阴谋的消息；我虽信国民绝大多数健全忠诚，但见下层受骗堕落至此，痛心 distressing。

"我欣闻你嘉许新牧师（chaplain）。任此职者配此职，关系极大；否则不如虚悬；但明达真虔者，常大有善可为。我愿信宗教感情总体在增长。我新近在汉普郡（Hampshire）购一小产业，访其茅舍，喜见家家备有宗教书，无一反是。

亲爱的马礼逊，你至真诚的

乔治·托马斯·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

乔治·伯德牧师（Rev. George Burder）来函

我亲爱的朋友弟兄：伦敦，1820年4月17日。

"我坐下给你写信，格外欣慰；望此信由马礼逊夫人亲手交你——你们暌违已久。我欣喜你们重聚之望；愿你们的上帝长使你们同在，在基督的事业与儿女的教育上，作真正的同轭。

"你上封信给我们 abundantly 的喜乐感谢之故。上帝圣书译成亿万人——今在与后在中国及邻国——的语言，告成

了！那赫拉克勒斯（Herculean）之工，终于完成了！荣耀独归那赐力成此大工、独能使之于其定旨——照亮更新人心——有效的他，直到永永远远。但，亲爱的朋友，我们不当、我们不愿、我们没有忘记他乐意用的劳苦器皿：我们为你感谢他，也为你的帮手米怜先生感谢他。我们赞美上帝，在炎热的气候中保全你们的性命，保守你们心身之力，留你们得见大工的告成。英王詹姆斯圣经的译者们完工时设宴，以表此重要场合的喜乐；我们虽不为肉体的宴乐聚友人庆祝汉文圣经的告成，却一同欢喜；我岂不可说，带着'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因我们不信你在主里这大工徒然，信未生的世代必起来，为汉文圣经感谢上帝，也感谢他兴起英国一团体，差马礼逊，后差米怜，产出此卷。愿你所事奉的上帝，以圣经一切的福祝福你和你的家人，直到永恒。

"你论翻译的通论与你的译本的特论，都公允。莫管反对者说什么：工成了，上帝必祝福；他论功行赏时，不忘这信心的工作、爱心的劳苦。亲爱的先生，为你生而感谢上帝，为你重生而感谢上帝，为你得成此工而感谢上帝：你活着出版了汉文圣经，活得有意义。感谢上帝，壮胆。

"你的别作也重要，虽不及此。愿主留你完成字典，及你为公众效用的计划；愿你得见英华书院与整个恒河外传道区的兴旺。

"我们想尽快再派两位传教士去马六甲，使已在彼、已通马来语的两位，能去新埠新加坡（Sincapore）——那站，在我们与米怜先生看来，都大有可为。

"愿恩惠平安多多加给你；愿你长寿，广传基督知识的馨香于东方。

如此愿、如此祷，你在耶稣里的亲爱弟兄

乔治·伯德（George Burder）。

"又及：我们刚闻一曾访马六甲的绅士说，米怜先生健康似坏，或宜航海赴欧，或至少赴好望角。如此宝贵的生命，当珍惜；我信董事们于为此 deemed 必要的措施，无可反对。"

尘世幸福的无常，或许少有比这部回忆录主人公本年的经历更显著的例证了；但谁没有体会过这几句美诗的真理呢?

"天底下最明亮之物， 只给人虚幻的光； 当我们拥有欢乐， 当疑近处有危险。"

重享家庭幸福仅数月，前程似锦——唉！转眼间风云变色，早晨的太阳照出的希望，日落前已凋零。

这场突如其来的灾祸的情形，马礼逊博士在给岳父母的信中，简略而动人地追述如下：

致约翰·莫顿先生（John Morton, Esq.）与莫顿夫人函

中国澳门，1821年6月12日。

我亲爱的父亲母亲：

"我亲爱的玛丽（Mary），自上次来华，健康出奇地好——难得用医药。我们住得舒心；澳门海边屋前有一块地，我们和孩子们几乎每晚在那里快乐散步。晚祷后，我们围桌而坐，各做有益或有趣的事。我的玛丽 innocently 愉快地为将生的孩子做衣服；把家里收拾得最舒适。然而在这一切中，她就寝与起身做工，从不漏读大段圣经；来华后，她读完了米尔纳（Milner）《教会史》全书，深得造就。

"玛丽宗教感情深厚，热爱救主，深知一切属世享受的不定与不足。故她战兢中喜乐。我们常彼此说：当心，不可把心系于地上的事；因我们太幸福了。临产期近，她说有时害怕。害怕，我知是有益的；我从不说'别怕'——我说：'信靠上帝；'我每日祷告中都提：愿我们预备好，承上帝关于我们的

一切旨意。我私祷中求上帝，使她作活孩子的活母亲。近来，玛丽更顺服，少惧怕。过去一月或六周，她四五次在将睡时忽惊起，说感到窒息，有时微恶心；但即刻就过，早晨全好。六月八日夜，她大汗淋漓，有些疼痛，她以为是临产之兆；但早晨尚好，星期六做了一整天工，预备小东西，喜乐、战兢、盼望、害怕。星期六晚，她坐得较晚，把主日的东西都收拾好，读了她的章节——她从不漏读。夜间大汗；早晨七点半穿衣时，忽上吐下泻。她吃了点早餐，脸色很白。十点，我写信给李文斯顿（Livingstone）先生，请他别去教堂。他好意即刻就来。李夫人（Mrs. L.）也来了。症状不减；玛丽的气力速衰。呼吸困难。她问李先生，也问我，是否有危险；我不瞒她。她举目望天，显出顺服。她太弱，不能多说话。冷汗布满她眼下，变黑。李先生请来皮尔逊（Pearson）先生。百方都试了。我为玛丽祷告上帝。她似稍缓。她下午三点告诉我好些了；我深惧。我叫孩子们进去亲她。她已不能理会。整天她极渴；'粥！多些粥！'*是她能说话时的呼声。约晚八点，李先生以为产程进了，重燃希望。我们想起她前次的恢复，望她能闯过此关。下泻止了，呕吐不止。约九点半，恶心剧烈可怕——我抱着她亲爱的头，阵发时她真痛苦；但她把疲惫的头靠回枕上，说'不痛。'他们以临产之望鼓励她，她哭道：'我没有痛。'恶心不

止。李文斯顿夫人、李先生、我和四个女仆，站在旁边，尽人所能地帮助。约十点，玛丽呼吸困难；困难加剧，恶心不止；最后，约十点半，一阵剧烈发作后，她把头往后一仰，脸上毫无扭曲，头枕在我的臂上，心肺停止了。玛丽去世了！我们的小婴孩，唉！在母腹中就入了坟墓。哦，我的上帝，我说什么好！我们亲爱的玛丽短暂多难的一生，就此结束。

"我感谢上帝，确信她在天上——她离世的灵已到永恒安息的港湾。但为我无母的孩子们——他们围着我哭——我愿舍去自己地上的幸福，甘愿我的玛丽先我而去，脱离这暴风雨世界的风暴。想到把亲爱的玛丽留在她常虚弱的境况中，死于我是可怕的。上帝末后赐她一段健康、平安、舒适的日子，使她的心善用这日子。但，哦，何等的失望！哦，何等的打击！屋里处处是玛丽纯真可嘉的焦虑预备的纪念，和母亲们才懂的深切盼望。

"主日，李文斯顿先生只离家约五分钟；他在玛丽榻旁守了数小时。李夫人、李先生、皮尔逊先生料理了遗体，夜十二点离家。

"星期一，我想把玛丽葬在山上，我们的詹姆斯（James）葬处；但华人不许我开同一墓穴。我不愿葬在城

墙下，但只好决意如此，因天主教徒不许新教徒用他们的墓地。澳门久感缺新教徒墓地；此事使英国商馆委员会深切注意，当即决议捐款购地，值三四千元；并亲自出力，排除法律障碍与本地困难，终于成功。这使我能把爱妻的遗体，安放在专为新教徒安葬之地——罗马教徒不许我们入葬之地。

"李文斯顿先生、皮尔逊先生、商馆正副会长与委员、厄姆斯顿（Urmston）先生、W.弗雷泽爵士（Sir W. Fraser）等，执绋。商馆全体绅士，及佩雷拉参赞（Counsellor Pereira）、A.柳恩斯泰特爵士（Sir A. Ljoungstedt）、俄国领事，及澳门其他外国人，都来送葬。商馆牧师哈丁（Harding）先生在墓前读葬礼文；葬礼一切，由英国商馆仆人，体面恭敬地办理。丽贝卡（Rebecca）、约翰（John）和我，送他们亲爱的妈妈入土；我们不忍离她的遗体。我们的华人仆人与教师，也自愿送葬。

"我们的玛丽，为一切与她交谈者所敬重。她悟性极佳，心地端正。莫洛尼（Molony）夫妇今日联名唁慰，说来华途中，得知马礼逊夫人的基督徒品格，深得她的交谊的安慰。

"亲爱的父亲母亲，我把这悲伤痛苦的事，略述如上。我不说'别难过'。哦，不！我为玛丽流了许多泪。让我们流许多深情纪念之泪，因她配得我们的爱；'上帝的手指'常'触摸她'，

如从前触摸那最受苦的人。但她今已脱离一切邪恶；那里无病、无痛、无死。但于我，哦，她的去世造成何等凄凉的空白！于我们的孩子，何等的损失！我目前对他们全无计划。丽贝卡已见其难，问我去不去广州。她服了我所循的理由。'上帝必预备。'在必须离澳门之前，不知有何变故。故目前我只好把此事交托。珍重！若此信到时你们还在世，为爱女、我爱妻之死而哀，愿主亲自扶持你们的心。珍重！"

原注：米汤。

"——六月十七日，主日。今日因玛丽之死，英国侨界人人在教堂着丧服。李文斯顿夫人许诺冬天照管丽贝卡；我若蒙保守，带约翰去广州。莫洛尼夫人与普劳登夫人（Mrs. Plowden）也愿为丽贝卡尽力。莫洛尼夫人还愿1822年去英国时带她去；但我未定如何处置她。愿她能于异教徒有用。"

在给传道会秘书论同一悲事的信中，他说：

"我的儿子约翰，若上帝保守我们俩，我拟把他培养成汉学家；并祷告盼望他的心被'众肉体之灵的上帝'感动，成为向华人传基督福音的传道人。

"我拟蒙上帝恩典，越来越献身于善工；但基督教传教士劳苦的成功，惟上帝能赐。愿我们都恳切祷告求神的祝福，因'我们劳苦的时候短少。'"

澳门侨界家庭，在这悲事上，对马礼逊博士备极友谊尊敬之关怀；商馆特别委员会以一千镑购地作合宜墓地的热忱迅速，是他们同情敬意的非小证明。但人的同情虽抚慰人心，在重大苦难下，惟降打击之手，能把安慰的膏有效倾入受伤的心；那恒为他百姓避难所力量者，他们特别经历他是'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但这突如其来的丧亡的影响，使马礼逊博士的健康精神颇受损伤多时；这解释了他本年余下时间一般通信的空白——他只写给至亲家人。但他按时复任，把女儿托付给在澳门的挚友李文斯顿夫妇，带儿子去广州，直到公司船启程，能送两子女赴英——那是次年年初的事；之后他又孤身追其诸般劳作——但勤勉不减。除公务与字典告成外，他还作些次要工作，都关乎他的首要目的；他从未放松向可诱来听的本地人传宗教训诲。

圣经译成汉文，在宗教界激起的喜乐，化作感人的基督徒情怀与对成工之人的感激；此期收到的许多来信，几乎不能不鼓舞收信者的心。愿别人也受激励，在同一事业中图大事！

这些信，按主题而不按日期，呈于读者。

D. W. C. 奥利芬特先生（D. W. C. Olyphant, Esq.，广州）来函

我亲爱的先生：主日，1821年6月24日。

"我收到你十九日的短信及附件，证实了广州传来的消息：天父喜悦降苦难于你，夺去你地上最亲的安慰。我知你的损失何等重，深表同情。但你既教导别人，我信你今也经历：虽当哭，不像不晓真理——'耶稣已废去死'——的人。你环顾，见千万人不晓此真理，不知其安慰；比起他们的境况，你的心必'在患难中也欢喜。'我为你祷告：愿上帝在基督里的美善与你同在，扶持你；愿你看出，他虽'转手攻击你'，却是出于至诚。他'行事奇妙莫测。'你在这无基督徒交谊之地，劳苦事奉你的主；他把你最亲的朋友——那在主道上与你甜蜜商议者——取去。似费解。但你的损失是她的 gain，也将是你的。你的心为可怜异教徒切慕祝福。或此试炼于你是必需的，使他们得益。愿你的忧转为他们得救之喜。我无多可献。我深表同情你和你丧亡的孩子们；在施恩座前，不忘为你们代祷，信你在那里得丰盛安慰。

亲爱的先生，你至诚的

D. W. C. 奥利芬特（D. W. C. Olyphant）。"

英国圣经公会致马礼逊博士与米怜博士函

英国圣经公会会所，伦敦厄尔街（Earl　Street），1821年1月26日。

尊敬的先生们：

"我欣然奉本会委员会之命，答复米怜博士去年八月三日、马礼逊博士1819年十一月十四日、二十五日及十二月三日的惠书，论汉文圣经事；各信大旨是：新旧约正典各卷告成；本委员会上次一千镑捐款已支取；汉文圣经全书正在付印。又详述在现有情形下使译本尽量准确之法；全部重订新版之望；本委员会捐款之无私用途——不含二位个人服务与供给之费；在爪哇、槟榔屿、新加坡散发汉文圣经之门；借鄂霍次克（Ochotsk）贸易在琉球群岛（Loo-choo Islands）乃至日本散发圣经之望；广州一虔诚印刷工之殉道；米怜博士的家庭苦难。本委员会对这些消息至为关切；一面为一蒙全能祝福、或可使宇宙最强大的拜偶像之国归信基督的工作之已成与可成而喜；一面钦佩那装饰他恩典器皿的美德——那荣耀他的圣徒的他必得荣耀——同情他们的苦难艰难；并自觉有责，作基督徒公众为传播上帝之道所托之管家，尽力襄助。为证你的重要报告确有此效，我欣然宣

布：本委员会去年十一月会议一致通过、嗣后大会确认的决议，已拨一千镑，任你们支配，为广印广散汉文圣经之用。

"此款仍可向司库开票，见票三十天兑现，你以为必要时即开；惟请注意一区别：票须开给约翰·桑顿先生（John Thornton, Esq.），伦敦布莱克弗赖尔斯厄尔街十号（No. 10, Earl Street, Blackfriars），票上附通知书，另函通知亦照票式寄厄尔街。

"圣彼得堡（St. Petersburg）印的蒙古鞑靼《马太福音》《约翰福音》（迄今只成此二卷），现寄六部，供你们与同工用。米怜博士无大必要，不可离其工场，此事关系极大，至为 desirable。你论为父之责的话极是；基督徒当顾念为主道劳苦、因之无力为儿女预备者之子女，此言公允。我深信，那如引水般引导人心的，必感动有力量的儿女，一闻此事即供所需。我信，若米怜博士家眷有所需，当负责提出者必不徒然。

"我们诚心与你们同祷告：愿你们的性命得保守，以成手中的艰巨之工。汉文圣经全译本于中华民族的不可估量之益而外，你译本的印行，已为本会赢得许多朋友，乃至同工——其中有从前于散发圣经全然冷漠、甚至敌视此事者。汉文新约告成消息传出，欧洲博学者好奇心大炽；有人疑消息

不确，及手捧一部、购归己馆，惊诧几乎不信己目。全本圣经必以此产生大效。——你提的那为义受苦的印刷工，一面是汉文圣经果效的初熟果子；一面明白昭示：主不把他施于刊行他自己话语的保护，施于刊行个人默想——无论多虔诚。你的话引我作此想：你说那人觉得自己的作品比圣经或你的小册更造就。我立于高处，纵观上帝之道在全世界的进展，屡见：单纯散发圣经，不带劝人归信之举，比未散发圣经之处散发宗教书、或讲道攻击那些曲解圣经、忽略禁止人读经的教会的谬误，所遇拦阻更少，终更有效地光照陷于迷信、拜偶像、不信之黑暗者。奇哉，主在我们这时代如此瘫痪了罗马的禁令：凡图执行之处，读经之欲反更炽，　天意的干预，使之得遂。今西班牙、那不勒斯（Naples）及美洲新革命的新西班牙（New　Spain）数省，是显著之例。十二个月内，望我们的年报填满这些国家迄今留下的空白。这些国家，因久呻吟于属灵压制，自然的结果，此刻政治革命中，大受迷信与不信相争之折磨；而这些国民中最智最善者，始见不归纯正宗教——以上帝成文之道为唯一之源——无幸福可得。西班牙最优秀的神职人员中数位，现正不加注疏刊行本国语圣经；我不必说，他们的求助未曾徒然。

"在此国，凡图使居民归信新教教会者皆不可能；最高立法庭已判：凡图改变国教者死。散发天主教　approved　的圣

经译本，不可视为此等企图；圣经既广散广读，我们可信那赐话语者的应许：必不徒然返回，必藉在基督耶稣里的信，成就那知而生的心之改变。

"在法国，德萨西（De　Sacy）新约译本四万余部，已由本会同工散于天主教居民中。

"新教圣经公会日兴；此次机会，或可收到其一会员在巴黎上届周年会演说的译文——无双杰作；蒙感动讲者的那位祝福，必大有效。

"西班牙天主教徒散发圣经之热，或日后于法国生blessed　的反响；法国多秘密的促进者，但无敢领其事者。几位过热劝人归信者，冒充圣经公会代理人，大阻碍了工作的公开进展。

"在德国，回归圣经简朴之风已起。伪哲学始失信；不信者秘密谋划，不敢如前公开；德国传道会及多辅助会，在巴塞尔（Basle）始兴，主要向地中海。此皆可视为：主祝福单纯散发圣经、及圣经公会公开工作所激起的对圣经内容的关注之果。

"我们这样日见上帝以特别的恩宠承认他自己的话，自然得出结论：论中国，那大国的开明，必与圣经以其连贯之

体、及你们译原文入汉文所追求的忠实、明晰、简易，为他们所知的广度，同步前进。

"我们与你同信：主在他定的时候，必开门使他的光进入；但预期此事，我们永不忘：他为救人所行的工，本性是缓缓地、不为不圣之目所察地进行，直到面酵把有益之味传遍全团。——大事都起于小始；我们把中国重生的开端，定在第一部汉文新约交到一读之的华人手中的那日，必不错。芥菜种的枝条遍及那黑暗之地之时，或似遥远；但那信实真实、指着自己的存在起誓'遍地要被耶和华的荣耀充满'的，必使之来到。

"故我们以丰盛经验劝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俄罗斯圣经公会的劳作，北已近中国边境；不久必设法推及与罗马帝国接壤的各省。在塞兰坡，汉文另一方言圣经全书，亦已告成，我们信；　这样万事都显：圣灵的宝剑将遍行那地、为荣耀之王开路的时候近了。

"今请二位先生：以你们的热切祷告，襄助本会的工人，一如以你们艰巨的劳苦；因无论主以何等成功冠他的工，我们深感那全是他的；无他，外面仍猖狂的强大仇敌，里面作

工者更多的软弱不足，必速使那今给全基督教世界有益推动、把生命水传给天下万国的强大机器，化为乌有。谨以至诚的敬意，

尊敬的先生们，你们在基督耶稣里最顺服卑微的仆人

E. F. 龙内贝格（E. F. Ronneberg），

外事助理秘书（Foreign Assistant Secretary）。"

伦敦传道会致马礼逊博士（Rev. Dr. Morrison）函

伦敦，1821年1月25日。

我亲爱的朋友弟兄：

"你1819年十二月八日、二十一日、二十二日，及1820年二月十二日、三月二十九日、四月二日的信，都收到，已呈董事们。

"你汉文字典第二部抄件两部（交布莱克公司，Black and Co.），已到；但我们尚未从印度院（India-House）取出，因索税约一百镑；望财政部大臣（Lords of the Treasury）豁免。

"我们不能不感叹：你的工场，作活的口头教师，因上司的不容忍，极其有限；但，亲爱的先生，不要灰心。那统管

万有的，深知你的心，知你若得许可，何等乐意在房顶上宣讲福音。我们信他终必除去一切拦阻，使'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得着荣耀。'同时记住：那能'使人因信得救有智慧'的圣经，藉你殷勤成功的劳苦，现正悄然行过帝国，必'不徒然返回'那差你来中国散发它、助你成此大工的。

"能成此，真大慰你心；你一生若无别产，也不虚度。能成此等规模重要之工者，世人罕有。我提此，因你三月二十九日信说：'我的琴久挂在柳树上：'亲爱的朋友，取下来，证明你能在异地'唱耶和华的歌；'今虽几乎独唱，我信日后必多人同唱赞美歌——那些被你所备的圣经光照归信者。

"董事们已并将重视你论马六甲书院管理的意见；他们对你和米怜博士全然信任；你会看出他们未忽略其事务：已从本会基金拨五百镑，并因专为此发的通函，从别处募得可观之数。

"你诸般别的劳作，足证你的勤勉；我们信都必终促进我们同投的大业。你今的境况，如农夫（《雅各书》五章7节），'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这雨，你我都在祷告等候；我们岂不 confident 盼望：若不灰心，必收割?

"你从我们的刊物看出本会的景况进展。南海群岛（South Sea Islands）的属灵革命，真奇妙；在那里，弟兄，你看——那里等候比你更久，果子末后出现，'收割者的臂膀满了。'我们将再派一位传教士及数技工，助土人文明之艺；望同时派一代表团，巡视全工，属灵属世皆察。

"我们 expect 坎贝尔（Campbell）先生自南非未久将归。他在拉塔库（Lattakoo）东北二百五十里 journey 中，有重要发现。

"印度的工在悄然进展。我们不能不望偶像的坛始摇，不久多人顺服真道。

"我们的基金仍得维持，虽时艰钱紧；我们信仍可说：'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

"谨祝你生命、健康、家庭安适、公众效用，并诚心祷告。

亲爱的先生，我是，为董事们，

你忠心亲爱的弟兄

乔治·伯德（George Burder），秘书（签字）。"

美国圣经公会经理会议决议

纽约，1821年4月26日。

"决议：把本会出版的最佳版本八开圣经一部，精装，赠广州马礼逊博士（Rev. Dr. Morrison），表美国圣经公会对该先生的敬意，及对他卓越服务——尤其翻译刊行汉文圣经——的高度嘉许。

"摘自会议记录。

约翰·鲁塔德（John Rutard），记录秘书。"

美国圣经公会致马礼逊博士（Rev. Dr. Morrison）函

纽约，1821年5月1日。

尊敬亲爱的先生：

"作为美国圣经公会对外联络的 organ，我欣然向你传达其经理会决议，表他们对你为基督事业——尤其翻译刊行汉文圣经——卓越服务的高度嘉许，并奉上决议中所说的小小敬意。

"你 fearlessly 走上无人走过的路，不顾艰难，成了后世必起来称你有福的事业。

"你虔诚劳苦在天的祝福下可望结的不可估量之善，使我们对那感动你开工、赐你长寿健康活力使你如此成功告成的上帝，感恩不尽。

"愿你得见劳苦之果：多黑暗异教徒归信耶稣；愿你与其他忠心仆人——作他使多人归义的器皿而蒙尊荣——在我们天父的国里发出光来，像穹苍的光辉，像星直到永永远远。

"请许我附上我个人的欣慰：与弟兄们同感；并 assurance 你，我至敬，你顺服的仆人，基督里忠心的弟兄

詹姆斯·米尔诺（James Milnor），

美国圣经公会外事秘书（Secretary for Foreign Correspondence）。"

H. 宾厄姆牧师（Rev. H. Bingham）来函

尊敬亲爱的先生：阿图伊（Atooi），1821年10月13日。

"承 S. 希尔船长（Capt. S. Hill）好意惠赠你在中国艰巨劳苦的果子的数种标本，我得便写一行，谢你成功地把重要消息散布世界、把光散在异教黑暗、死荫之地。

"我欣然借此更清楚地看见：何等广大的效用之 field，开着邀你的 activity 热忱。愿主祝福你已开的一切善工。

"我前不久冒昧自荐，使你知悉我有幸参与的此群岛传道事业的到来、建立、前程；也曾为襄助此事，冒昧求通信——若救赎主事业的其他本分许你施此惠。你比我们更能判断。

"你若能写信，你的 advice，于我们传道事业的性质目的的每一点，都宝贵；我们 embracing 把无文字的语言化为文字、启蒙、洁净、文明、传福音、救三明治岛民（Sandwich Islanders）及其连属者脱离困苦沉沦的艰难之工。

"我们这孤立退隐之地，也宝贵你那方的消息。恕我求助的 freedom。我们远离一切实质帮助——除那无所不在者——这是我的 apology。

"或不久有一次与你通信的机会：美'阿拉伯号'（Arab）双桅船的米克船长（Capt. Meek），拟自此群岛下广州，不久返回。别机会我不知。祝你凡事亨通。

亲爱的先生，至敬，你的

H. 宾厄姆（H. Bingham），传教士。"

圣彼得圣保罗港总督致马礼逊博士（Rev. Dr. Morrison）函

堪察加（Kamtschatka），1821年10月25日。

尊敬的先生：

"我敬重的朋友多贝尔上校（Colonel　Dobell）幸抵此地，以你名下的一箱宗教书见赠。

"我抓住第一个机会，表我对这基督徒眷念此地偏远同胞的感激；在缺乏有益娱乐之地，你惠赠的造就人心的卷册，再宝贵不过；可惜，惜因不懂英文，能受益者少；但我望英文在此通行之日不远——我已为贫穷神职人员的子女立一学校；拟请政府派一英文教师；以此地情形，学英文于此地神职人员，比学拉丁文更有用。

"我特别欣慰地告诉你，先生：小卷《腓立比书要义讲章》，列入我与妻子主日同读的精选宗教书之少数。

"谨，尊敬的先生，

你多感激亲爱的仆人

彼得罗·里卡兹（Petror Rickards）。

"又及：汉文宗教书，我当设法经我们的千岛群岛（Kouriles）转往日本；我想这是你的意思。"

罗伯特·拉尔斯顿先生（Robert Ralston, Esq.）致马礼逊博士（Rev. Dr. Morrison）函

费城（Philadelphia），1821年9月28日。

我亲爱的朋友：

"久未通音，你上封信是1820年四月。嗣后我欣闻马礼逊夫人偕爱子女平安抵澳门，谨致诚贺。若主许你亲爱的伴侣留与你同在，何等福，也慰我心；请代我向她致最敬的意。

"英华书院——蒙神祝福，你蒙用创办扶植，以教本地青年——我也欣闻已落成到数间屋可用；谨与你同赞美主。

"但主冠你的努力——与你可敬的同工米怜博士——以成汉文圣经全译本：这是大喜乐之故；你的劳苦与爱心之工，在主里不徒然；我卑微地信你们二人都蒙福，得见圣卷广行于亿万华人。

"在美国，传道事业——尤其向本国土著——不衰，圣经事业不懈；新团体不断成立，主日学教育处处日增。真可说主正赤露他全能的膀臂，乘他永远福音的车，征战得胜。随信附数小册，略述数机构进展之片面有限之见。

"我上次写信后，我一生的亲爱伴侣已去世：从最 active 仁惠的场景被接去，我信，到她天上的安息。她这性别中少有人蒙许在此地为减轻寡妇孤儿之苦做得更多。经她手，与别位亲爱基督徒姐妹，两座大砖楼已建，收养无父无母之 child 与年老寡妇等；一所平均收约九十人，一所收三四十位年老赤贫妇人——她们多半曾境况小康，但财尽友亡。

亲爱的先生，你 assured 至诚的朋友

罗伯特·拉尔斯顿（Robert Ralston）。"

美国海外传道委员会来函

美利坚合众国波士顿（Boston,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1821年5月15日。

尊敬的先生：

"你十二月十日致伍斯特博士（Rev. Dr. Worcester）的惠书，到我手中，因收信的优秀之人为健康、并为巡视我们本国土著中的传道区而航海在外。我们想他的宝贵生命或近终了，虽仍望他延长效用。他若离世，我们为传道事业将受的损失而忧伤；这损失，我们看不出如何补。但我们知一事，当常慰我们的心：荣耀的传道之主，必用他看为合宜上好的器皿，扩展他的国，显他的荣。

"我们赞美上帝，你为他名的荣耀做了这么多，得了米怜（Milne）与麦都思（Medhurst）先生这样的宝贵同工。愿庄稼的主多差这样的工人。

"多谢你寄的数期《拾穗者》。经波士顿船寄我的包裹，必平安到；我可即转我们的秘书。

"寄上我们去年的年报及数小册，并《广识者》（Panoplist）一部，表敬意与爱。

"我们特别感激你从华文报纸译寄的译文。此类 future 之惠，必感激领受；或可引基督徒注意中国的道德状况，激他们的祷告，求圣灵 gracious 的感动。

"尊敬的先生，我是，以大敬意与爱，你未谋面的朋友

约瑟夫·伊瓦茨（Joseph Evarts），

美国海外传道委员会司库（Treasurer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米怜牧师致马礼逊博士函（1821年7月19日）

英华书院，1821年7月19日。

我亲爱的罗伯特：

"第一，你从塔瓦尔（Tavar）先生、雷慕沙（Remusat）先生及圣赫勒拿（St. Helena）来的信，我都读了：它们当然悦你，因显明上帝使你有用又蒙尊荣——我也极宝贵它们。雷慕沙似学问极博。

"第三，我把我有的《印度之友》（Friend of India）各期都寄你一阅，因你说要看。上次机会，我寄了加尔各答弟

兄们创办的孟加拉文《福音杂志》（Gospel Magazine）——这是印度第三种本地杂志。我们的《汉文杂志》首起——次为浸礼会《迪奥杜尔顺》（Dio'durshun），第三为《福音杂志》。你看，我虚荣到以为我们这卑微之举开了路，或启了别刊之念。

"第四，诊所之 idea，我想好；但我不懂医，也无暇学；但若可为善，我们可月雇一本地人，费小。*****

"第八，'把一切献于基督的十字架。'这是高尚的决志；愿主坚固你成全，也使我如此行。***

"第十四，你寄书院的书物，务必标明，或信中注明，免人疑我多报——如常被疑的。****"

米怜来函（1821年9月26日）

英华书院，1821年9月26日。

我亲爱的罗伯特：

"我仅能写一行，几乎如此。我病倒近一周：重咳、头痛、胃窝与肝区紧痛。咳稍缓，未去。敷水蛭于头，头痛咽痛几去。现正受大发泡膏敷胃窝偏右——病根在此——之效。'哈里斯号'（Harris）与'凯德号'（Kyd）经过的绅士们，我无力拜访；除孟加拉建制（Bengal Establishment）年轻

外科医生杰克逊（Jackson）博士好意来诊（我们不信此地政府外科医生），我还没见过他们。总体好些，只是峻猛疗法后虚弱昏厥。

"杰克逊先生力荐航海，为最速最稳的疗法。我也信能复原；但唉！我怎能去？谁经理工作？印刷停六月无妨，但书院——连欧带华，现十一学生；《拾穗者》也；我不知还有什么。我想只好硬撑过去，或到新加坡小游——艾伦（Allien）与杰克逊医生——我写上文后都来过——都力荐。

"恕此短信。我们在谁手中，那主使我们配他的蒙福旨意，使生死都甘愿。孩子们都好。代祝玛丽和孩子们好。

永远你的

W. 米怜（W. Milne）。"

梅斯博士（Dr. Maese）来函

尊敬的先生：费城，1820年12月15日。

"美国凡关心人类福祉者，闻你的有用美善之劳，都喜乐，诚心祝你万事成功。但，好先生，你给自己加了何等担子！多少偏见的山，你要翻越！多少黑暗的头脑，你要争战！想这些你虔诚努力的拦阻，就足以使平常之心胆寒。愿

上帝赐你生命健康，继续这荣耀之工。你将欣闻：美国传道事业大受热忱关注；圣公会、长老会、浸礼会、贵格会，都投身善工；年费之数，虽美国更富的国也增光。

"美国圣经公会总部在纽约，每月售圣经及自愿捐款，得四五千元；我据司库月报知之。美国宗教事业普遍兴旺，无偏执迷信；因无一派受州政府或联邦政府特别庇护，人心中的一切反弹都得以防止，各派在一切场合都和谐。我想这些必悦你，因与你所投的大事相连。

"华人偏爱人参根为补药万灵丹的独特偏见，欧美医家视为全无实据。我以浓煎此根自试，信其于人体无明显之效。但极愿知一二华医对此名根之药效的意见，及他们用治何病、如何作用等。你若能得此述，费心，将大惠于我。望直译，原文同寄。若不太烦，取两人之见为佳，看他们合否，华医界对此植物理论是否一致。

"谨以至诚祝你健康亨通成功，

你的朋友

詹姆斯·梅斯（James Mease, M.D.）。"

W. 詹克斯牧师（Rev. W. Jenks）来函

尊敬的先生：波士顿，1821年5月15日。

"我与众人同得你1820年十二月十日致伍斯特博士（Rev. Dr. Worcester）信的消息；又值赴广州的极好机会，我把久抑的决志付诸实行，写信给你。

"你已故的通讯员、我极宝贵的朋友麦基恩博士（Dr. M'Kean），你或闻已不在人世；用我们虔诚的科顿·马瑟博士（Dr. Cotton Mather）的话：'他已不住在死人中，已到活人的会中。'他正开始注意汉文，承你好意得新约及数小册。新约到我年迈可敬的朋友、你的通讯员、剑桥（Cambridge）温思罗普法官（Judge Winthrop）手中；小册多半到我手中。

"我对中国的心，久被激动。乘此船，我试寄一封汉文信给广州一位年轻商人，为购书。我的求是：得数种古代经书，若可行，稍谙中国文学；但我主要的谋划，是开一通信，日后转作至善之用，若可转。

"中国确如先生所言，是'黑暗死荫之地。'我们 anxious 知英和（Ying-ho）之请的结果。若皇帝' follow 他父亲的 way，'阴影或更暗。但我不弃望：中国今世仍将得光。愿教会的大元首坚固你的手，鼓励你的心！

"能完成上帝全书译成那语言——据闻你与你尊敬的同工米怜先生，于1819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有幸告成——值一生的

劳，是丰盛的怜悯，当一切感谢赞美上帝。印刷进到何等地步，我不知。但可求赐已印的新旧约吗？费用我欣然付。再求传道小册一部，助初学者？这些既常免费散发，信我这请求蒙允准。我的动机不全是个人自私：这里有一华人，现读我那本米怜先生的《问答》，他说读完还要更多的书。他还有两个伴；我不能不望他们回国前稍得益：我当试，愿主祝福。

"或可知：我们今有巴黎1813年德金（De Guignes）印的大汉文字典，及马士曼（Marshman）博士文法，并先生惠赐公众的文法——哈佛（剑桥）大学图书馆有一部，正是麦基恩博士那本。

"我可求一行，论大传道目的——尤论中国日本？前不久有人疑：汉文译本日本可用否？可问 fact 是否 ascertained？若能到琉球群岛（Loo-choo islands）、高丽（Corea）、交趾支那（Cochin-China），其民似能读汉文。日本书，想可购得。

"你从《传道先锋》（Missionary Herald）数期——我优秀的邻友伊瓦茨（Evarts）先生所寄——看出，三明治群岛传道区有最可喜的消息：偶像废了，传教士（目前至少）蒙欢迎接纳、立定脚跟。赞美归主！

"求上帝继续以他的圣洁护佑保守你，使你为亿万华人作丰盛的祝福；求你在祷告中记念我。

尊敬的先生，你在基督里朋友同工

威廉·詹克斯（William Jenks），

外国传道会秘书（Secretary of the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

波士顿海员圣经会秘书等。"

以下几位前英国驻华使团成员的来信，证实了一句常被引的话：与马礼逊博士交接最深者，最诚心敬重他；他在写信者面前的处境，或许是品格最大的试验。

阿默斯特伯爵（Earl of Amherst）致马礼逊博士函

亲爱的先生：格罗夫纳街（Grosvenor St.），1821年4月15日。

"三天前欣然收到你十一月二十八日的信；多谢你告诉我我的中国相识的消息。

"我不能不想：派光（Kwang）钦差为广州粤海关监督（Hoppo），于我们的商务利益或有利，于我们的同胞中与之有往来者或也相宜。我愿自慰：他与前使团的交接，或使

他对我国有更良好的看法，对中英关系，比天朝臣民通常所怀，更有兴致。若你有机会，请代我向他致意，说我望我们友谊长存，虽相隔五万里；又说，若皇帝肯派他为大使来英，我当设法受命为'钦差'（Kin-chae），以王家钦差之身，好好照管他。

"为报你的中国新闻，我当告诉你你旧同伴的消息。埃利斯（Ellis）先生在好望角已久；据新近到英国的小萨默塞特（Somerset）先生说，他健康好。海恩（Hayne）先生——一两天前我收到他的信——在里约热内卢（Rio Janeiro），任按我们与葡萄牙、荷兰新约所设混合委员会的Commissary 法官。格里菲斯（Griffith）先生上周在伦敦，健康极佳，现已回剑桥任职。阿贝尔（Abel）先生在布赖顿（Brighton）行医，极成功。林恩博士（Dr. Lynn）在他本郡萨福克（Suffolk），据信健康好。哈弗尔（Havell）先生，自马尼拉分手后，无消息。我长子——承你好意垂问——在爱尔兰阿马（Armagh）的来复枪旅（Rifle Brigade），戎马生涯开端，深慰我心。我必以你的原话，把你为他前程的祝愿转告他。

"请信我，至敬，

亲爱的先生，你至忠实的

阿默斯特（Amherst）。"

乔治·托马斯·斯当东爵士（Sir George T. Staunton, Bart.）致马礼逊博士函

我亲爱的先生：波特兰坊，1821年4月15日。

"数日内欣然收到你十一月十三日的信；也收到厄姆斯顿（Urmston）转来你译的新皇帝登极官方文件。 向你保证：我对我曾度过人生重要部分的国家的时事，仍深感兴趣；多谢你不时为我抽暇。我的朋友巴罗（Barrow）、阿默斯特勋爵（Lord Amherst）、马斯登（Marsden）等，都兴味读了你译的谕旨，与我同望'道理之荣'（Reason's Glory）的行为，若不更荣耀，至少比其前任某些显著之举更合乎理性。论个人品格，或我有偏见，但我想，换人断不能更坏。

"你看出我的《译文小集》（Translations）终于出版了。我寄了四部，经广州图书馆（Canton Library）经理们转交，一部请你笑纳。我早已全弃汉文之业；只是把旧译选编，加序与数注，付印。它们比《律例》（Leu Lee）稍readable；又我只敢印三百五十部，信不至全滞销；但这里于汉文文学劳作，诚少鼓励。但你莫因此灰心；你在此领域居先；我若曾有桂冠，欣然让给你。你的汉文字典及其他宝

贵著作，将在一切好品味值得拥有者中，把你的文学声誉立于不朽之基。

"你在更高首要事业上的成功，将给你更坚实的慰藉。你在华人中有广大的基督教训诲之工场，全不干预大道光（Taou-quang）皇帝的臣民。公祷书与讲道集公会（Prayer-Book and Homily Society）寄我一部你译的《公祷书》；就我所看所能判断，甚好。

"一宗教兼政治的问题，近在国会大费我们周章：即所谓天主教徒解放（Emancipation of the Catholics）。你或不赞成我的行径——我一贯谦卑而坚决地支持；但我是怀着极强的信念这样行的：除去天主教徒所受的其余残疾，而把他们的神职人员与罗马的交通，置于迄今莫名其妙被忽视的有益管束之下，我们将加强而非削弱我们宝贵的依法确立的新教宪法。

"公共事务总体，我看在改善中；虽国内困难——尤其农业利益——相当大。关于王后的风波全息；民众的妄想从未到如此愚蠢荒谬的地步；但国家的道德感虽一时被扭曲，幸未熄灭。

"请信我，亲爱的先生，至诚祝好，

你至忠实的

乔治·托马斯·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

J. 海恩阁下（Hon. J. Hayne），里约热内卢法官，致函

我亲爱的马老师（Ma Laouya）：* 1821年2月3日。

"久无你的消息；你或回我同样的 compliment；故我若不乘此机会写几位广州朋友，尤不可恕；同船回时，或可得你们的消息。

"你或闻或未闻：我已受命为英王陛下特派法官，在此地为禁绝非法奴隶贸易所设混合委员会任职；无论如何，我在此已十八个月，不知还要多久。此地与澳门间偶有直接通信的机会，望你给我写一行，告诉我华人如何待你，你们都好。我离英前，与我们和蔼可亲、优秀的朋友乔治·斯当东爵士（Sir George Staunton）作了一次最愉快的欧洲大陆之游；他的健康似因换空气换景而改善——望继续好转。数日前闻阿默斯特勋爵（Lord Amherst）信，他身体极好，忙于委员会，办那王后的不幸事件；欣闻那事终于了结，望了结的方式最不可能引起内部骚动——只缺一借口。埃利斯（Ellis）在上届大选当选波士顿（Boston）议员；我悲伤地听说（因我想他会发现要在下议院出风头不易）他已或将离好望角。

"阿默斯特勋爵告诉我：西奥菲勒斯·梅特卡夫爵士（Sir Theophilus Metcalf）、罗巴茨（Robarts）、图恩（Toone）都在英国。我本要写图恩，他若在广州。此地贵得离谱，且沉闷；惟景色真美。此地无一处 attraction 可言。我不知何处的景色更宏伟壮丽。

"二月四日——你易看出，我昨夜写着睡着了，只好搁笔换睡帽。我不能重写开头；你就照原样收，我续写，开头说的葡萄牙革命。那自然在此引起大轰动，使布拉干萨王室有事做，也提醒他们四下看看。国王虽普遍信为优秀之人，但我不能不想：他心里如欧洲任何君主一样爱好专制；故立宪、或稍限制他的权力之念，必最使他恼火。他身体心智都不甚强；此事更完全实行、付诸施行、更切中他的感受时，我不惊讶他减寿。我们不知他做了什么、要做什么；料如本国多数事，或听天由命，或拖延至无用。葡萄牙必成其邻国所成，我想今已无疑；那不过是意料之中。我最主要的关切是：此地内部安宁和平得保，别因急于保葡萄牙而忘却——如狗舍实质取影子的寓言。我极不愿在此有骚动时身在此地。监狱关了许多未处绞的恶棍；人口中黑白混血掺杂多。你在华人（John Chinaman）权下，比在彩虹各色恶棍的怜悯下，好得多。他们先说派长子唐·佩德罗（Don Pedro）去里斯本（Lisbon），后无下文。大臣们曾议国王去否；多数

反对。故我们在此，我想他们在看议会（Cortes）首先采取何步骤。他们对代表大会（Congress）期望多；不知是否靠其干预。

"我把此地的新闻告诉了你；你须回报我你们那边的见闻：使团有何效果，人怎么说——虽是旧事，于我仍有兴致。我很想看你的记述；我若没记错，听说你印过一略述；若有副本可得，我很想要一部，存老相识之念。我们那滑稽一幕的演员们，今散布全球！阿默斯特勋爵在伦敦，乔治爵士也在，埃利斯在好望角，我在里约热内卢，图恩在英国或海上；你、戴维斯（Davis）、皮尔逊（Pearson），想在广州；阿贝尔（Abel）在布赖顿行医，据闻好；老 L * * 在诺里奇（Norwich）本乡空气与格里西安咖啡馆（Grecian Coffee-house）及其一带间往返走动；库克（Cook）在直布罗陀（Gibraltar）；阿博特（Abbott）与马丁（Martin）在地中海；我离英时，伦敦有婚礼。近见报，悲伤地闻可怜的麦克劳德（M'Leod）去世。你的汉文翻译与印书房如何？杰弗里·阿默斯特（Jeffery　　Amherst）在来复枪团（Rifle corps）有委任，等进禁卫军（Guards）。上季国会多忙于调查农业商务。

"我闻东印度公司专营权，及随之而来的对华贸易状况，曾为上议院委员会多方调查，G. 斯当东爵士被传讯。不知结果如何。王后的事件取代了一切，当然使那些大为延搁。瓦茨（Watts）先生乘奥地利'笛形军舰'（Armee en Flute）来广州，带的水银足使你们都忙碌起来；他是持此信者，回程乐意带你的函件给我。我在澳门时不记得见过他。请代我问候商馆全体，尤向与我相识较深、我记忆中更有情分者：图恩（Toone）、戴维斯（Davis）、皮尔逊（Pearson），及你；你们的健康福祉，我恒深切关怀；并致我最好的祝愿。

我至真至诚的，

我亲爱的马老师

韩（Hayne，签字）。

"又及：此地气候好，但此时酷热异常，今年异常酷热；三星期来，我的寒暑表未下过八十四度，荫处到过九十度。我在澳门不久，不足以较两地；我想我们热天有更新更规律的海风。再会。"

原注：马老师（Ma Laouya）。马（Ma）是马礼逊博士名字首音节，为华人通常称呼他的方式——欧洲人名的其余音节常略去。老师（Laouya），"可敬的父亲"，是加于一切高级官员的尊称。

第七节

1822—1824年

本节提要

中国的政策。——伶仃岛（Lintin）命案。——与官府的交涉。——贸易停顿。——英国家眷登船避难。——马礼逊博士（Dr. Morrison）论命案。——厄姆斯顿爵士（Sir James Urmston）对马礼逊博士服务的评价。——马礼逊博士子女启程赴英。——书信。——米怜博士（Dr. Milne）逝世。——为水手谋福利的努力。——广州大火。——传道十五年回顾。——访问新加坡。——与斯坦福·莱佛士爵士（Sir S. Raffles）会谈。——新加坡书院（The Singapore Institution）创立。——访问马六甲。——当地的安排。——返回中国。——启程赴英。——航行日志。——抵达英国。

东印度公司驻华代表们近来与中国官府之间难得的平静，今年却被一件与他们机构毫无关系的事件不幸打破；但由于省官府的政策是：凡英国臣民所犯的任何侵害行为，均责成委员会负责，他们便因一桩命案被卷入极其烦扰的交涉之中。在此事悬而未决期间，贸易停顿，侨居的各英国家眷

都登上公司的船只，以防万一彻底决裂时有个安全之所。这一切的起因，是英国一艘军舰上的水手一伙与邻近一岛上的一些中国人发生斗殴，其中一名中国人丧命，地方官府遂要求英方交出被指为凶手的人，依中国法律受审并处决。关于此事的交涉持续了将近两个月；正如马礼逊博士所说，他在此事上"自有他的一份劳心劳力"。此事不仅关乎尊敬的东印度公司的金钱利益，更关乎国家的体面，因此兹将马礼逊博士当时所拟的一份叙事附于本卷之后*；而下列关于命案的评论，虽作于此前一个场合，也足以让人相当深入地了解这类事件的性质，以及随后与中国政府的争执；其中防范此类事件的建议，今日或许不比东印度公司在华有权势的当年更不重要。

*见附录第10页。

马礼逊博士论欧洲人在广州对华人所犯命案

"在中国广州港，每年有数千名水手及其他欧洲人抵达，与成千上万的本地人接触，其中有些人是最坏最下等之辈。本地人自恃本国政府的威权，又时常对外国水手怀有欺诈之心，经常以言语和手势极其粗暴地侮辱外国人，向他们投掷石块或污物，有时还诱使水手喝醉，以便肆无忌惮地抢劫。

本地人还经常企图抢劫船只和房屋，并时常得手。在这种情形下，即便万分谨慎，也无法避免偶发的命案。

在欧洲各国，外国人犯下命案，须服从案发所在国的法律，无论其法律多么严苛；许多人主张，在中国也应如此。初看之下，这一主张似乎有理；但若细察一切情形，无论在原则上还是在实际施行上，都有重大的反对理由。

两国之间，或两个人之间，都有相互的权利和义务；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也有相互的权利和义务。然而中国人不承认与外国人的国家互惠；他们要求外国人绝对服从其法律，却在实际中不给外国人以那些法律的保护。他们不许本地人帮助外国人学习其语言；不许外国人研读中国法律；不让他们自由出入法庭；外国人被控时，也不给他们法律顾问；因此有充分的理由说，外国人绝对服从中国法律的原则是站不住的——因为实际上，法律的解释全凭坐堂的官意。

中国人在某种程度上把一切外国人当作敌人看待；他们待一切外国人，不是如朋友，而是如仇敌。一个被迫永远置身于敌对之民法律之下的人，难道有义务绝对服从吗?

经验表明，绝对服从的做法已导致完全无辜的外国人，或仅犯过失杀人的外国人被处死。过去，中国官府曾立即动

用武力，或像从前那样扣押无辜者为人质，个别外国人大概会被迫服从。

如今中国政府在欧洲人犯命案时所采取的方法是：要求与被指杀人者同国的人，查出有罪者；经他们自己的程序认定其有罪后，再交付地方官府审判惩处。若外国人不从，中国人就禁止该国人的全部商业往来；若仍无效果，便断绝食物供应，企图把外国人饿到屈服。这些敌对手段不是针对嫌疑个人，而是针对其全体同胞，这就使这些手段带上相当的不公。

中国政府所要求的——外国人先自行审理嫌疑人，再交付中国政府审判处决——是欧洲人办不到的：美国领事或其他任何领事，以及尊敬的公司驻华仆役的商馆特别委员会，都没有这种权力。本国政府并没有授予他们这种权力。

中国政府表现出一种决心：凡外国人致本地人死亡，无论以何种方式，都要以一个外国人的性命来偿。他们不承认任何借口或辩解。为保全自己的生命而致攻击者死亡，他们也不承认是正当的辩解。

英国人因无权审理被控命案的人，又怕把无辜者交出去给中国人，于是被引向在所有案件中都抗拒中国人的做法。但这并非出于选择，也不是有意包庇凶手；而是本国政府在

国内的疏忽，以及中国人的不公和嗜血恶意，逼得他们走上这条路。

这种状况既是道德之恶，也是商业之恶：故意杀人者被包庇，或无辜者被处死，都是大恶。

补救之法绝非易寻，但东印度公司与国王陛下政府不应漠视如此重大的问题，这一点十分明显。仅有领事权而无司法权，是无济于事的。

或许，任命一位有权的法官（Recorder），为舰队组建海军副法庭（Vice-Admiralty Court），便能消除许多困难。在故意杀人案中，这将消除一切困难，防止贸易中断及随之而来的巨额金钱损失；在这些案件中，也会给中国人一个充分的理由，期待在其他更复杂的案件中得到公正。

若法官身边配几名专人，职责是精通中文及中国法律，他便能把可辩解的命案论证得比现在任何人做得都好；也可合理期望，被任命担任上述职责的这位绅士，会渐渐发现某种办法，完全避免诉诸武力——一边是中国人的停商断粮手段，一边是外国人的抗拒。

若这些预期实现，拟设海军副法庭的全部开销很快就能省回来，也能避免贸易被永久禁止的风险，以及随之而来的可能的敌对状态。

借马礼逊博士的词典及其他中文出版物，英国人、美国人乃至欧洲各国人士学习汉语大为便利。伦敦董事会（Court of Directors）慷慨出资印刷这些著作，怎么赞颂都不为过；但他们甚至没有为自己的机构培养语言学生。董事会只对预备从商的行员提出简单的学习中文建议，根本应付不了眼前的急需。商业职员们不懂一个中国字，就踏上了发财之路，他们一般都轻视这条建议，嘲笑学中文的追求。

再说，即便他们愿意学中文，愿意学说学读（稍稍用功几年，人人都能学到粗浅程度），但由于商业事务缠身，他们一般也无法获得在读写中文上那种熟练自如，而这在与本地官府的一切艰难交涉中都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在这种场合，一切本地助手都抛弃他们的雇主；除非译员经验老到，否则在那种情形下几乎束手无策。

更进一步，仅仅懂得语言还不是所企望的全部；对中国政府、法律、制度、历史、地理的广博知识，才会大大便利交涉——前提是这些知识为有权势者所掌握，例如商馆特别委员会的委员；或上述拟设的海军副法庭的成员。商馆中若有相当一部分人具备类似的学识，也会大大增进商馆的体面与效率。

可以断言，公司的驻华职员由于不懂中国语言、法律、风俗、舆论和偏见，写给中国人的信常常不能说服人，因而对他们所主张的事业帮助甚微。人们没有下足够的功夫去和中国人的智识较量（姑且称其为智识）；而且必须承认，许多官府官员，无论在天生的机敏还是在通晓人情上，都绝非平庸之辈。

俄国人花大价钱，常年不间断地培养十人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以便利与该国的交往；他们已成功在该国首都设立了一所为此目的的学院。公司的驻华机构若要完善，似乎还缺一个类似这个俄国机构的东西，与广州商馆相连。

若有人担心触怒地方官府，马六甲的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可为学生提供便利。不过本文作者认为，在这方面并无可担心之理；因为中国政府有一次曾承认，为办理商务而学其语言是合理的；但同时他们又宣布，本国臣民教外国人中文不受准许；因此本地助手只能偷偷摸摸地前来。

伶仃事件（Lintin Affair）

不过如今，无论在华还是在华之外，已有几位绅士对中文有相当的造诣；除了缺乏一套成熟的教育和奖励制度（与

其说是金钱上的奖赏，不如说是来自尊敬的伦敦董事会或国王陛下政府的荣誉和体面）之外，要充分掌握中国所拥有的一切，并没有值得一提的困难。

若此间所建议的一切都被采纳，命案仍会带来相当的麻烦；但想来不至于再陷入以往那种令人痛苦的进退两难，或那种有辱体面的妥协。

厄姆斯顿爵士的评价

马礼逊博士在"伶仃事件"交涉期间担任委员会成员，责任重大，令他颇为焦虑：不仅因为所采取的措施结局如何悬而未决，还因为他自己在中国官府面前的处境——可以想见，中国官府会对一个他们知道在此事及他事上促成其挫败的人怀有敌意；但在他那里，个人考虑从未凌驾于公职之上，而且在所引的叙事中，他也并不因这些交涉的良好结局而自居有功。然而，商馆特别委员会在致英国的公文中并未忽视、也未不承认他的服务；奥伯先生（Mr. Auber）在其《与中国的交往》一书中，引述了会议记录所载的一件事，证明马礼逊博士明辨的判断和坚定起了多大的作用。国王陛下一艘护卫舰的舰长致函广州总督，被总督原封退回；但委员会竟允许行商们在他们面前拆开此信翻译。有人要求马礼逊博士把它译成中文，他拒绝了，理由是信本身的措辞足以激怒中

国官府，而委员会一旦介入此事，就等于放弃了他们最初的立场——即对军舰事务一概不加干涉。这些理由在委员会看来是决定性的；委员会承认，他们允许拆封时确是疏于戒备，尤其庇夸（Piqua，行商之一）在拆封之前，就已向会长转达了总督的态度：除经委员会和行商转递外，他拒收理查森舰长（Captain Richardson）的任何文书。（第298页。）下列厄姆斯顿爵士（Sir James Urmston）对马礼逊博士服务的评价，更添一重佐证。

"在此事的进展中，东印度公司的代表们被卷入了他们与中国人交涉史上最严重、最烦扰、最令人焦头烂额的一场争论；其间马礼逊博士的热忱和努力从未松懈。他对中文书面语和口语的广博乃至超常的造诣，以及对中国政府制度、性情和意向的了解，使他能清楚而充分地领会其意旨、观点和用意，也能识破地方官府公文以及行商们的言语和论辩中时常显露的诡辩、两面手法乃至虚假——行商们总是本国政府与外国人之间的传话筒。这种对中文公文的透彻而准确的洞察，对商馆特别委员会至关重要：他们得以用恰当的形式、语言和精神来起草与中国人的往来文书，既应对又抵制广州总督及其同僚的傲慢言语、狂妄要求和不公索取。这些文书经马礼逊博士译成完美的中文，使中国政府不可能误解，甚

至不可能假装误解东印度公司代表们的感情、意见和决心；这种情况是……

同中国人的交涉或争论中，这一点任何时候都极其重要。马礼逊博士宝贵的才干和服务，为那些他在此次以及以往多次场合给予了根本性裨益的人——他们有着巨大而重要的利益——所充分理解和赏识。"

公司的船只回到惯常的泊位，贸易恢复，马礼逊博士便着手安排子女赴英。以下摘自他致兄弟的一封信，记述了这件事。

致詹姆斯·马礼逊（James Morrison）

"亲爱的兄弟：

"广州，1822年3月19日。

"我刚刚封好几封信，我的小儿子约翰（John）将随身带去；'阿特拉斯号'（Atlas）的船医狄尔先生（Mr. Dill）会照看他。我已另汇200英镑：100英镑经狄尔先生之手供约翰使用，100英镑随信附上供蕾贝卡（Rebecca）使用。我希望孩子们得到良好的照顾，以朴素的方式养育；但最重要的是，教导他们敬畏主——那就是智慧。

"永远爱你的兄弟，

"马礼逊（R. Morrison）"

他的女儿此前已搭乘东印度公司的"肯特号"（Kent），科布船长（Captain Cobb）指挥，由马洛尼夫妇（Mr. and Mrs. Malony）照看登船；他们待她如父母般慈爱。于是这个广州贸易季就此结束；马礼逊博士回到澳门他那寂寞的家中；那里的清静使他能更专心地投入传道职责，也能继续撰写词典的其余部分；与此同时，马六甲方面接连传来的消息，只让他对他敬重的同工的性命愈发深感忧虑。以下米怜博士来信的摘录表明，即便在生命力衰竭之际，这位忠心的仆人谈起一切与推进他主人事业或马六甲书院利益有关的事，热忱依然不减。

米怜博士（Rev. Dr. Milne）致马礼逊博士（Rev. Dr. Morrison）

"罗伯特，我得告诉你又有麻烦了——一件轻的，一件重的；轻的是邦恩（Bone）离开书院，改去过航海生活。他的理由是：不满教学方式，觉得太严太苛；F.先生（Mr. F.）行为不端；津贴太少；他对自己该走的人生道路改变了看法；而且他自认无法以成功研习中文所必需的那种专心和恒心去用功。

"这是他提出的理由。至于第一条，与我个人关系最直接，我实在觉得，我们的学习和用功方法在他看来可能确乎严苛；因为我一向的规矩（特殊情形除外）是：功课必须彻底学会，才能学新的；而且我期望一个欧洲人的孩子不能无缘无故胜过中国人的儿子；所以在他看来，这种想法也许确有几分根据。不过，他的主要理由如我在证明书中所写的那样。总的来说，尽管他疏懒，近几个月（自他动了去海上多挣钱的念头以来）又有些固执，他的行为还算端正。我已盖书院印章给了他一张好评状；尽管他有少年人的过失，凭公道也不能不给。

"直到约八天前，我对此事一无所知；看来他想严守秘密，直到一切就绪才说。他的母亲、叔伯、朋友都对他不满。我注意到三个月来，他很少参加礼拜，学中文也不如平常勤勉。提醒他时，他一言不发。他还抱怨没有欧洲人为伴。不过我认为，缺钱——毋宁说想钱——可能是主要原因；他母亲常拿他津贴微薄来烦他，说他的中文将来有什么用，说去海上能多挣多少，等等。见劝告无用，我便不再多说，只坚持书院须退还他已领取的款项——既然学业期限未满，这按一切类似机构的规矩，是完全公道合理的；这笔钱已如数退还。他在我桌上吃饭，分文不花，若他心知足，本可过得十分舒适。如今，为在某种程度上弥补这一损失，有

一个十六岁的优秀中国少年正在试读，前景很好；另有一个十二岁的男孩，他母亲已把他送来，不过目前看来还迟钝些。

"用邦恩的津贴，我们能供养三个中国少年；我还可以说，邦恩这段时间的进步，我相信会为书院增光。

"更重的试炼是***的 conduct（原文如此）；福特船长（Captain Ford）今晨就他在巴达维亚（Batavia）和海上的不当行为提出了严重控诉。你看我处境如何。哦，求恩典能有感受、能祷告、能行得正！罗伯特，请一有机会就写信给我。

"我已开始每周给中国学生讲一次地理课，发现去年的那篇论文大有用处。你在杂志上关于此题的***，将是……我问：我的缰绳是不是勒得太紧了？我实在不知道，因为我试图管束过的只有我的仆人和我的孩子。我想，我对弟兄们说的话，从未比'某某先生，我希望你做某事。我很高兴你能帮我一会儿'之类更专横。'不，罗伯特，依我自己看，我并没有'管束'，而是把他们当弟兄恳求。'但我也许错在两点：第一，太多工作亲力亲为；第二，把其中一些人收留在自己家里太久，我日常的软弱在不设防的时刻难免流露，而有些吃我饭的人，竟把这些一一记了下来！

"去年二月，一艘中国帆船，载着1600……

去年二月，一艘载着1600名移民前往巴达维亚的中国帆船，在加斯帕海峡（Straits of Gasper）失事，船上的人除190名被'珍珠号'（Pearl）东印度商船救起外，全部罹难。当时同行的一艘帆船眼看她触礁，竟扬长而去，没有救一条性命！唉，这就是异教所激发的手足之爱！这些就是不需要福音的人！

"最后，我看出你大为沮丧，心情沉重。愿神借他圣灵隐秘的帮助扶持你，坚固你，使你在他所安置的艰难岗位上凡事忍耐宽容。这场争战也许不会太久；外表看似不好的地方，暗中也许正在行善。你无法对自己的用处形成公允的看法……要忠心。至于中国官府知道我们的书，最终结果会如何，难以揣测——不过按人之常情看，恐怕可惧者多于可望者；愿在上的神使之转为好。我常想，他们查考我们的书，也许会有好的结局，虽然未必立竿见影。我们极需一套完整而简明的基督徒原则体系，遇逼迫或必要时可供我们引用，也可呈给他们查考。愿全能的膀臂，我亲爱的罗伯特，护庇你和你的一家脱离暴虐和逼迫。靠神的帮助，你所开创的事业，是中国的皇帝、官吏、僧侣、文人、百姓永远摧毁不了、也有效阻止不了的；它将夷平他们的庙宇，捣毁他们的

偶像，改变他们的生命，拯救许多人的灵魂。亲爱的朋友，不要忘恩地灰心。有多少同样忠心的仆人归于尘土，所受的尊荣还不到你的十分之一！再愿永恒的膀臂保护你。

"1822年1月29日。***

"你去年12月23日的信昨天收到，连同今年的年历。我们都深深体念你在'托帕兹号'（Topaz）这件事所造成的种种麻烦中的处境，常常祷告神在患难之日护庇你。别以为你被忘记了，连我们这些不配的世人都没有忘记你。***派往暹罗和交趾支那的专员约翰·克劳福德先生（John Crawford, Esq.）来过这里，几次登门索取资料。我们把所有的一点资料都给了他。

"新加坡，1822年3月6日。

"你会惊讶发现我在这里。我到这个迷人的殖民地约十二天了。我是为健康而来，觉得略有好转。医生们都催我作一次相当长的海上航行；我眼下不能去，但打算从这里去槟榔屿（Penang），尽量多待在海上。我离开马六甲已十四天，若直赴槟榔屿，希望4月1日或之前回到马六甲。《拾穗者》（the Gleaner）的稿子已够出一期了……

中文杂志（'the Chinese Magazine'）第二期已够数。学生们我只好托付给H先生（Mr. H）照看。理查森舰长

（Captain Richardson）一周前经过，告诉我们事情还没了结，你已登船。他对你评价极高。我体念你个人的不便，尤其体念你本人或我们的事业可能面临的危险。愿主在患难之日护庇你。

"永远是你的，

"米怜（W. Milne）"

同一人来信

"亲爱的罗伯特：

"新加坡，1822年3月23日。

"你2月15日从川鼻（Chuen-pe）经'苏珊号'（Susan）寄来的信，昨天收到。我约26日搭'苏珊号'回去。现在简复你的信。第一，你写回家谈第五***事，我很高兴，但若见那第五条的任何部分付印，我会极其痛心——那将是极不明智的操之过急。正是发表这类生硬的推测性意见害了我们。我们给出自认为可能真、可能经得起检验、可能有用、可能可行的东西——但（发表的人）常常给它们肯定的形式，于是意见被看作和说成是事实，一经查验却不是事实，就开了不敬虔之人的口。

"我很高兴你们那里贸易又动了；愿颂赞神，在你们这场商业战争中保护了你。你那篇叙事很有意思。看到词典第三部分完工，我很高兴。它将是很有用的一部分，尤其对用中文写作的人。第二、第三部分构成两部独立的词典，各成体系。愿神保守坚固你，完成第一部分和许多其他有用的著作。你经帕尔默先生（Mr. Palmer）寄来的信已收到，除了我心里的同情，无需作答。我还在这里，不过自觉没好多少；咯血时不时又犯。

"永远是你的，

"米怜（W. Milne）"

马礼逊博士致米怜博士

"亲爱的威廉：

"澳门，1822年5月1日。

"今晨商馆众人又从广州回到这里；今天收到你经'卡桑德拉号'（Cassander?）从新加坡寄来的信。你似乎已收到上个贸易季我寄给你的全部书籍等等。听说你身体不好，我很难过——但愿主的旨意成就；他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的。我的家很冷清，我的心情低落。雕版我会立即着手，但恐怕很久都不会有机会送去。

"5月27日。——昨天'哥伦比亚号'（Columbian）到了……

从利物浦来，1月4日离港，给我带来我所爱的玛丽（Mary）母亲和姐妹们的信，有的写于她们听到玛丽去世之前，有的写于之后。

"今天收到你亲爱的威廉你在新加坡时写的信；还收到胡特曼（Huttmann）的一封信，说你在槟榔屿时健康更糟了。哦神啊，为一切可能发生的事预备我们，怜悯这地上真理微弱的事业。

"阿富（Afuh）写信来抱怨银元的价值，以及那两个人待他和他的中国同事们的方式。阿富认为那两个新人不是基督徒。我希望你还活着，已经回去处理这些难处了。

"6月3日。——我被催着把这封信交一艘船带去，那船要试着往南穿过中国海；这个季节能否成功尚属疑问，所以我不托她带雕版等等。

"我已收到你从槟榔屿的来信，对其中令人悲痛的消息深感难过。愿神保全你的性命，恢复你的健康。我终日哀伤，是个无用的仆人——主啊，怜悯我！

"阿兴（Aheen）从广州写信给我，说他知罪了，渴望被世界救主洗净罪孽为记；为表此心，他问可否受洗。小阿三

（Asam）似乎明白福音的大要，说他相信。我实在盼望阿兴是真诚的——他向来太骄傲，又是个自负的读书人（Tuh-shoo-jin），若不是真有几分实在，他断不会说自己知罪、需要救恩。他寡言少语，天性冷淡。若他如今真的仰望救主，神啊，为你赐给我这不配的人一点微弱劳苦的果子，赞美你！唉！我写这些，恐怕你已在书信不及之处了。别了——神祝福孩子们！

"马礼逊（R. Morrison）"

这封信末尾所表达的忧虑，不幸言中了；收信的这位挚友，果然已经做完了分派给他的工，早早被召进入"他主人的快乐"。米怜博士从新加坡前往槟榔屿，但自觉换地方无益，便急于回到他重要劳苦的工场；槟榔屿政府为此拨给他一艘船；他五月底抵达马六甲，6月2日便息了他的劳苦。

马礼逊博士所拟的一篇简短悼文这样写道："米怜博士天生似乎性情热烈、急躁、坚毅；但举止温和使之柔化；归正之后——从撒但转向神——仍保有天生的热烈和急躁，却转向了与先前全然不同的新目标。他深信传道事业就是天国的事业，'水火'都不能阻挡他前行的脚步。他勇敢忠心地服事了十年，然后，因有益的劳苦和艰辛的服事而耗尽，死在岗位上。"这一令人哀痛的消息传到马礼逊博士……

这一噩耗由胡特曼先生（Mr. Huttmann）的一封信告知马礼逊博士。

G.胡特曼（G. Huttmann）致马礼逊博士

"先生：

"马六甲，1822年6月14日。

"我上一封是上月1日写的，经'安德洛墨达号'（Andromeda）发往澳门，内附印刷部所需物品小单一份，想必已收到。

"现在我得向您通报米怜博士令人哀痛的去世：本月2日，即他从槟榔屿回来九天后。他去世前，一切该做的事，我相信没有一件被疏忽或遗忘。若全智安排人事的主，喜悦他在槟榔屿时就接他安息，我们的事务就会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他的遗嘱没有按荷兰法律正式立就；没有请律师或公证人见证。我好不容易才说服他同意请公证人来；我实在觉得，若不是桑格医生（Dr. Sanger）明白告诉他，他的病已无康复希望，每一小时都可能是最后一小时，他绝不会让步：后果将是'孤儿委员会'（Orphan Chamber）介入，接管他的孩子和财产。感谢神，这已避免，否则就是他们的灭顶之灾。我们还发现需要授权书来维持这里的机构运转：给

了汉弗莱斯先生（Mr. Humphreys）一份管书院的，给了我和他联名的一份管传道部的。已向我们各处代理人发出通告，凭米怜博士的签字，确认汉弗莱斯、柯利（Collie）和我三人、或其中两人所开的、向传道会、圣经公会、书籍会支取的票据有效。

"米怜博士的遗嘱在他去世前一两天宣读时，汉弗莱斯和我发现自己的名字在列，被指定为他遗产的执行人。该办的已办，还在继续办；拍卖明天举行。希望所得对可怜的孤儿们相当可观：他们都很健康，将搭第一个方便的机会，经加尔各答（托查默斯博士Dr. Chalmers照看；他打算让自己的两个孩子同船回家）去伦敦，托我们的司库W.A.汉基先生（W. A. Hankey, Esq.）照看，再转往阿伯丁。愿那位曾作他们父亲——母亲——之友和向导的主，作他们的朋友和向导，直到死。遗嘱抄本一完成就寄给您；您被指定为执行人之一；米怜博士嘱把抄本分送各位执行人。我手头没有遗嘱；它正在译成荷兰文给'孤儿委员会'，不然我会写得更详细。

"您一定充分体谅我们的处境——没有人接手中文部。我尽力劝米怜博士让我写信请麦都思（Medhurst）、弥尔顿（Milton）或斯莱特（Slater）来。他不肯。《士师记》、

《历代志下》未经校订；《列王纪上》、《列王纪下》、《历代志上》正在刻版。再一两个月，工匠们就要停工；新近来的三四个工人签了两年，不拿满两年的工钱不会回去；所以他们当然会留下；也许用得着。

"《中文杂志》停刊了；《拾穗者》自然同命运，第20期刚完工。您的讲义在继续；因斯先生（Mr. Ince）的中文《要理问答》在排活字；还有新加坡和巴达维亚政府时不时来的零活；槟榔屿来的马来文及其他单张。

"米怜博士去世前一天还求我给您写信，力劝您务必来这里，至少待几个月。他心里似乎对……的外观颇为不安……

此地的外观。我尽力安抚他，说我认为只需简单陈述，就足以请您在获准赴欧的两年中牺牲几个月。他听了似乎欣慰。我附上一份我拟的通告，以免有人因我们亲爱的米怜去世而以为传道事业停滞了。

"您忠实的，

"胡特曼（J. H. HUTTMANN）"

这封令人悲痛的信于7月5日送到马礼逊博士手中，当时他正在澳门独自劳作；尽管这次新的丧友之痛让他痛彻心扉，但直到公司船只惯常离港的季节，才有他心情的文字记

录；那时他向圣经公会、书籍会等通报了这一噩耗，并表达了他与这些机构同样深感的损失。以下摘自这些信。

致圣经公会

"广州，1822年10月10日。

"1822年6月2日，全能的神喜悦把我的朋友和同工米怜博士从这下界接去。我那令人怀念的朋友没能活着看到整本圣经印成中文。疾病在他校订最后两卷书的中途拦住了他；这两卷已送到我这里，由我备妥付印，我已办好，又送回马六甲，交中国印刷工匠之手，由胡特曼先生照管。

"1823年二三月间，我打算去马六甲小住，与那里的弟兄们料理因米怜博士去世而必须处理的事务。

"这位忠心、委身、成功的中国传教士过早离世，给本传道区造成巨大的损失。他在这大帝国艰难语言上的造诣卓越。他全心投入工作。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在语言上进步神速，也很少有人像他那样通晓中国人的思想——他勤奋研究，为要把福音真理传进他们的悟性和心里。

"但我们伟大的主和救主、教会的元首，在天上地下拥有一切权柄；他属灵国度的征战，并不倚靠人的膀臂。在这些看似最令人悲痛沮丧的事上，静默和顺服是我们的本分。愿

他喜悦兴起其他热心的仆人，借他圣灵的浇灌，预备这大国欢然接受真理。他的话必不徒然返回，终必产生所期望的效果。"

致宗教小册子协会

"广州，1822年10月24日。

"我现在有个忧伤的任务，要正式向你们通报：你们从前关于中文小册子的通讯员、我令人怀念的朋友和同工米怜博士去世了。他死于肺痨，1822年6月2日在马六甲去世，享年三十七岁，据我所信。从没有比他更热心的布道家；很少有人在敬虔和委身上胜过他。靠神的恩典，他成了他所是的人。主已把他从劳苦中接去，我们相信，已接他进入永恒的喜乐：愿主的名得颂赞！

"米怜仍活在众多的单张里——靠贵会的帮助，他得以印刷和分发这些单张。一个心怀不满的作者，从前在巴达维亚，向世人抱怨说，米怜——那位'热心的马六甲传教士'——寄给他的单张多得他处理不了，都堆在他的办公室里。他既不能、也不愿费心把单张分发给华人移民；他若肯给马六甲传教士写个便条说一声，本是起码的礼貌，就不会再寄了；或者他也可以把那些单张转交到不会像他那样 neglect（原文

如此，应为'忽视'）这工作的人手里。天意常常看顾圣经和好书，使它们最终对人的灵魂有用。撒在地里的种子并非粒粒生根——人因此就不撒种了吗?

"因想唤起我们海员的注意……

"因想唤起我们在广州的海员对关乎身体也关乎灵魂之事的注意，我为他们写了一篇单张，印了1000份，已分发了相当数量。这是第一篇在中国印刷的英文宗教单张。"

想来很少有人读了下面的信而不被其中温柔的感情与刚强的原则的结合所打动——它们证明，成圣的苦难非但不摧毁心灵的力量，反倒激起人在基督的赛程上更奋力的奔跑。本着舍己的精神——这是马礼逊博士品格的一个突出特点——他放弃了眼下访问欧洲的打算（也许是永远放弃），以便前往马六甲，料理因米怜博士病逝而难免陷入混乱的传道区事务。

马礼逊博士致S夫人（Mrs. S__）

"中国广州，1822年10月13日。

"亲爱的朋友:

"你1822年1月的信，在我患难和职责交迫之际到了。我所爱的玛丽去世之后，如今又添上米怜的去世。亲爱的威廉

死于1822年6月2日。我不埋怨天意的安排，但我为孤单荒凉而流了许多泪；我也为自己的罪流泪。愿我的心更多定睛于天上的事。我愿被发现正积极尽本分，等候我主的再来。因米怜博士去世，我明年二三月间要去马六甲一行，推迟了赴英之行——其实我可能完全改变主意，因为现在马六甲的传教士没有一个在中文上有多大长进。像威廉那样能干的传教士，不是天天能遇到的；但庄稼的主仍能差遣别的工人。

"我在中国已十五年，其中一半岁月完全孤身一人。神忍耐了我的软弱，祝福了我手中的劳苦。我现在的健康仍奇妙地好。我起初没想到自己能活这么久。愿我余生过得更属灵，愿我传福音的努力蒙神圣灵祝福，成为许多中国人生命的香气！我仿佛看见撒下的种子正在发芽；但我若搬去马六甲，它就得不到按时浇灌，除非神以无限的怜悯时时刻刻看顾，它也许会死。

"这十五年我写得太多，视力不太好，也觉得劳作的体力有些衰退；请原谅我信写得简短。

"我盼望我所爱的、可怜的无母之子（就父亲的即时照顾而言，也可说是无父之子）现已在英国；你若见到他们，看在我亲爱的玛丽的分上，看在我的分上，看在我们主的分

上，善待他们——玛丽就是死在主的服事中的。我也盼望自己死在岗位上。

"请代我亲切问候我从前认识的各位，以及一切关心我们中国传道区的人。

"据最近的消息，米怜的孤儿们都很好。

"你 affectionate（原文如此，应为'挚爱的'）的朋友，

"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致他的姐姐詹姆斯·马礼逊夫人（Mrs. James Morrison）

"广州，1822年10月15日。

"你三月和四月的信，我都收到了。你们所享的健康和今生的兴盛，大有理由感谢我们恩慈怜悯的神；但更要感谢的是，你们的　　心倾向于敬畏他、爱他；还有你们儿子的好品行，他们信中所显的敬虔和明智，在我都是感谢神的事。"

在提到米怜博士去世后，他写道："我感到，而且至今仍感到，十分沮丧。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如此无友——父母早已去世，你们都离我很远。我最爱的人都被接走了。我周围的异教徒，按他们国家的制度，不好客，对陌生人没有感情。我不埋怨——但被弄得如此孤单，并不是可羡慕的光景。然而哦，我有多少要感谢的！神啊，救我脱离向他忘

恩。他已赐我，我盼望，尝过他的恩典，在他的救恩中有分——他使我在他的教会中得尊荣，他赐我丰富的供应，满足肉身一切的需要。愿主垂听朋友们为我献上的祷告，永不，永不离弃我。***

"我附上300英镑，为我亲爱的孩子们。我想收养小罗伯特·米怜（Robert Milne）为儿子，和我自己的罗伯特一同供养；这事必须与执行人们商定。我很匆忙——愿神我们的救主怜悯你们，保守你们直到他永恒的国。别了！

"你 affectionate（原文如此，应为'挚爱的'）的兄弟，

"马礼逊（R. Morrison）"

可以看出，马礼逊博士虽然主要致力于向异教徒传福音，但按道德或身体需要的程度，他同情每一类同胞；也许没有一类比得上海员——他们每年从欧洲和美洲来到中国海岸；为他们的灵性福祉，他到生命终了都不断作不懈的努力。他最后一次印刷的讲道是在黄埔（Whampoa）向水手讲的；在中国印刷的第一篇英文单张是他写的，在这个贸易季分发给水手——附录中有它的抄本。收录它不是作为优美文章的范本，而是要表明他能多么自如地按所教导之人的性情和领悟力调整文风。他一面筹划行善，一面也运用他的影响力去争取那些有财力把计划付诸实施之人的合作——为

此，他向一切为商业或其他目的来华的人发了下面这篇文告。

致在华外国基督徒团体的文告

"中国广州，1822年10月13日。

"'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加拉太书六章10节。

"普世仁爱的精神就是基督的精神，它抓住一切向同胞行善的机会来显明自己的真实。信徒一家有优先权——慈善或爱从他们开始，却不停在那里。

"我们的仁爱努力，必须指向那些进入我们视线、或与我们有交往的人。

"在中国，我们或暂住或久居，与庞大的人口接触，他们大声呼求仁爱的努力。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与这庞大人口的一部分有了接触；天意把我们暂时安置在这大帝国的边缘……

人海的边缘，我愿把这一点铭刻在你们心上：这一境遇正是机会之一，可合理地解释为他们比其他一些部族更有权要求你们的仁爱。怀着这一印象，我愿你们从今起，承认这个异教民族对你们仁爱努力的要求；从今以后，直到你们临终的时刻，心里都怀着向他们行善的热切愿望；无论在寄居

他们中间时亲自服事他们，或向你们的基督徒同胞为他们代求，或在那种联系终止之后；愿你们时常为他们向神倾心，使圣灵吹在这些枯骨上，叫它们活过来。

"愿广州有一间祷告人的小教会，愿今后一切到访的真祷告的基督徒，都加入其中。

"为使这些愿望和看法永存，我写下这些文字，存于我们中国传道区的档案中；为表示你们赞同所表达意见的主旨和精神，请签名。

"（签名）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首位来华新教传教士。

"奥利芬特（D. W. C. Olyphant），美利坚合众国商人。

"W.E.法勒（W. E. Farrer），东印度公司'奥威尔号'（Orwell）二副。

"亨利·莫特洛克（Henry Mortlock），马德拉斯文官。

"伊莱兹·莫特洛克（Elize Mortlock）。

"D.麦肯齐（D. Mackenzie），东印度公司'伦敦号'（London）船医。

"吉尔伯特·法夸尔·马西森（Gilbert Farquhar Mathison）。"

这篇文告之后，马礼逊博士又发了一份《改善在华水手道德与境况建议书》*，在外国侨民、船长等人中传阅，许多人表示赞同；此事当时已有所成就：已安排马礼逊博士于11月3日主日，在黄埔停泊的一艘船上讲道。不料一场极具破坏性的大火打乱了眼前的安排，成千上万人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马礼逊博士拟了一份《广州大火记》*，详尽的叙事见本卷之末。这场灾难的前一天，时在澳门陪家人的已故布莱顿亨利·莫特洛克牧师（Rev. Henry Mortlock）写了下面这封信。他万没想到，他的朋友将要忙的事与他当时所料大不相同——不是向专心的听众传扬救恩的喜讯，而是写呈文、向广州官府官员递上无济于事的请愿，请求援助以抢救被烧的外国人的财产。不过，次月8日，伯特利旗（Bethel Flag）在黄埔升起，马礼逊博士向水手们讲了一篇道。

*见附录。

莫特洛克先生（Mr. Mortlock）致马礼逊博士

"我亲爱的朋友：

"澳门，1822年11月2日。

"昨晚散步回家，在桌上看到你的信；真心欢喜，主如此早（我毫不怀疑是应允祷告）为你开路，开始一个可能关系许多灵魂得救的计划。至少澳门有些人的心和祷告，将在明天那场有意义的聚会上与你同在。一切在神服事中的人，从耶和华亲口这句宣告中该得何等鼓励——也应当得：'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愿尼希米的祷告和成功归于你。

"我没想到你会需要这份建议书……

……我今晨已抄了一份，现奉还，愿你所归属、所服事的那一位悦纳并祝福。你若把建议书印几份，分发给各位船长和船医，附上你亲笔几行，请他们就其中建议的两件事惠赐意见和建议，供将来受托审议此事的委员会参考，或有好处。

"这至少能让你的现行工作更广为人知，你的听众也会大大增加。

"我很喜欢你的单张，觉得它极能行善。它至少会受欢迎。从你笔下出来的中国第一篇英文单张——愿主赐你恩典（连同愿望、计划和执行），以基督徒的谦卑承受随之而来的种种尊荣。我知道你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他——我说这话不是因为你似乎需要这提醒，而是因为你是人，因为主借你作了大事；我亲爱的朋友，我相信你很明白我的意思。***

"但我必须搁笔，为这篇长文道歉。请接受莫特洛克夫人（Mrs.　Mortlock）和我最亲切的问候；相信我任何时候都是……

"你真诚的朋友，

"亨利·莫特洛克（Henry Mortlock）"

"'莫特洛克夫人的信不是勉强挤出来的，'而是愉快的本分。我写信时她正忙着照看婴儿，不然她会亲自给你写；所以你必须相信，她对你的感情全如你所愿，也全如你当之无愧。我们多谢你对我们小女儿亲切体贴的关怀。妈妈给她读信时，她很高兴，一直急切地问'莫里森小姐的图画'（Missa Morsons pittiesy，原文如此）——不过还没收到。

"我读杜赫德（Du　Halde）关于基督教传入这大帝国又被驱逐的记载，很感兴趣。主掌权，愿我们盼望他怜悯这地的日子不远了。难道不是吗：夜里最黑的时刻，正是黎明前的一刻！无论如何，主介入的时候，或许正是他百姓感到唯有他能为他们成就、因而单单祷告信靠他的时候。"

再选几封马礼逊博士的信，并简要回顾中国传道区头十五年，就结束本叙事这多事的一段。

致马礼逊博士（Rev. Dr. Morrison）

"亲爱的先生：

"广州，主日下午。

"收到你的便条前不久，我正思想向你请求参加你的主日敬拜是否合宜。你体贴地预先猜中我的心愿，令我十分欣慰满意。愿神使我永不辜负你在我如此需要每一分帮助时的恩慈和关照。关于所附的……

……关于所附的建议书，像我这样年轻、又初到中国的人，发表意见未免僭越。我只能说，我对它的益处和可行性毫不怀疑；就我有限的财力所及，我必不吝金钱和努力，以促成目标的成功。同时我谨致最诚挚的祝愿，愿它早日圆满成就。顺颂……

"你十分感激的，

"吉尔伯特·法夸尔·马西森（Gilbert Farquhar Mathison）"

乔治·托马斯·斯当东爵士（Sir G. T. Staunton）致马礼逊博士

"我亲爱的先生：

"波特兰坊（Portland Place），1822年4月24日。

"虽久未收到你的近信，我天天盼着，急切地期待那份欣慰；同时听说你身体安好，在一条你独占鳌头的道路上锐气不减，我很高兴。

"你会看到我又一次走到公众面前；随此信寄上我新出版的一卷，敬请笑纳。其中关于翻译没有一行新东西——自上次回英后，我已完全放弃了那项追求；但我一再看到本国对我们在华政商状况普遍存在全然的误解，又觉得自己身为国会议员，有责任尽力抵消这种印象对立法机关的影响，终于激我为这一事业重执笔杆——成效如何，尚待分晓。你会体谅我不得不处理的一些题目的极度微妙和棘手，尤其是那些我本人是当事人的；但我相信我已应付过去，至少没有坏事。

"汉学在我们这里仍偶有人研习。雷慕沙（Remusat）刚出版了他的语法书，并许诺不久出版巴黎中文图书馆的《提要目录》（Catalogue Raisonné）和小说《玉娇梨》（Yu Keao-lee）的译本。

"今冬初，我有幸把小戴维斯（Davis）和默里（Murray）介绍相识；后者已把戴维斯的译作印成精美的一卷，此番机会你大概会收到他寄的一本。

"我很高兴能不时听到你马六甲新书院成功的消息。我承认，起初我并不看好当时看到的建院计划，恐怕最好的事业，若以热心而无审慎地推进，反而会被破坏而非促进；但数年的经验已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这些顾虑；因此对于促进中国人道德宗教教育这一卓越目标——借你如此慷慨创立的媒介——我不再犹豫捐出自己的一份。请你费心，在本贸易季内把所附500元的票据兑现，方便时汇往马六甲；除非因书院停办或其他原因，你认为这笔捐款已不合时宜。

"邝（Kwang，原文作'Qwang'）——我们那位钦差向导——去世了，我很难过。他审慎有礼的举止，确实大大缓和了我们处境的棘手和困惑；处在他的位置，他也只能做到这些了。我很想知道你对最近在广州的美国人争端的看法。那案子当然比爱德华·希恩（Edward Sheen）那件更难，但我仍认为那人的性命本可保住。

"我亲爱的先生，你十分真诚的，

"乔治·托马斯·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

马礼逊博士的复信

"亲爱的乔治爵士：

"广州，1822年10月7日。

"你1821年4月和1822年4月的友信都收到了；但上个贸易季，因马礼逊夫人去世，我没有给任何通信人写信。

"你好意寄来的书，我谢谢你——不过最后一本还没到。我这里有一本，已读过；很高兴你终于被'激'去承担一件善工，而且做得令人钦佩；《爱丁堡评论》会不会回应，只能让时间决定。

"你朋友巴罗（Barrow）若是《季刊》上《中国使团记》那篇书评的作者，他对中国人的看法似乎颇有改变，同时他的沉默也表明他对我一向怀有的善意。

"我已收到雷慕沙中文语法书一本，像他的《中庸》一样，是部体面的书，汉字刻得或铸得极精美，不知是哪一种。愿伦敦印中文能印得像巴黎一样好。

"听说年迈的（想他现在年纪大了）蒙图奇博士（Dr. Montucci）因米怜博士在《拾穗者》上关于他那篇'对照'的评论而大受伤害，我很难过。不知曼宁（Manning）在做什么。

"你放弃中文，让我深感遗憾。我认为，即便你放下了研习之劳，在大不列颠的首都，作为英国的政治家，你也该'至死'作它的倡导者和保护人。

"你对英华书院的慷慨捐赠，表明你支持培养汉学、推进'最好的事业'的努力。多谢你开给戴维森公司（Davidson and Co.）的500元票据，已兑现；这笔款我将用于书院。米怜博士去世是书院的巨大损失。院里约有十五名学生，由汉弗莱斯先生照看。若蒙保守活到1823年3月，我要下去看看情形，为将来料理院务。若我朋友没去世，我本打算这个贸易季回英国。

"美国人的那起命案之后，接着就是那件与我们利害攸关、让我极不愉快的案子；两件我都不忍提。我朋友厄姆斯顿（Urmston）想必已把两案的详情都告诉了你。中国政府期望在相当时间过后，从英国得到关于'伶仃事件'的答复。我猜不出英国政府会怎么做。不做不说，似乎是对公司和国家的失职；但他们能做什么呢？这个问题，我答不上来。

"皇帝陛下近来在《京报》上发表了不少自己的***；去年一年，对外国人来说都很无趣。

"他似乎不大操心国事。眼下常用的批复是'知道了'（Che-taou），奏报的事项随后就简短打发了。

"海岸上有两三艘英国船，向中国走私鸦片。粤海关监督（Hoppo）已发两道命令，要求英国大班（English Chief）

勒令他们进港。这买卖对英国旗和基督教世界的名声，都远说不上体面。

"亲爱的乔治爵士，请继续以……

……以书信见赐，告诉我一切你听到或读到的关于中国的消息。愿你凡事蒙福。

"你十分忠实的，

"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致同一人

"中国广州，1822年11月15日。

"亲爱的乔治爵士：

"我在本月2日被烧出商馆，现写信于贡官（Consequa）的货栈。唉！年复一年灾祸袭来。上个贸易季是命案，这个贸易季是广州城郊大火！厄姆斯顿爵士估计公司在这场火中的损失为一百万英镑。

"星期五晚约九点，火起于离我们商馆约一英里以北的一家糕饼店。厄姆斯顿、弗雷泽、槟榔屿的厄斯金（Erskine）等人，整夜守望火势逼近；到天亮前后，文书和其他贵重动产都装上了江中的船。破晓前，我用中文写了呼吁官府的呈

文，请派兵丁衙役拆屋防火。两份公开的呈文分送火场的不同官员；我亲自带一份密封的到城门，呈总督本人；都毫无效果，他后来还否认看过那文件。星期六早约八点，东北大风把火焰以可怕的烈势吹向我们的商馆，一切减灭火势的努力都徒劳。火烟迅猛，屋顶坍塌声惊人，我们很快被赶到江边。

"风渐转东，把火焰以骇人的速度向西卷过中国街（China Street），穿过章官（Chung-qua）、潘（Pwan）、茂官（Mowqua）的商馆，沿江岸向西，直烧到花塔（Hwa-ta）对面的田野——那个方向烧无可烧才停——成千上万的店铺房屋、数十条人命，被烧毁。整个星期六夜里，饿着肚子，疲惫不堪，头痛欲裂，厄斯金、厄姆斯顿爵士、韦尔斯特德船长（Captain Welstead）、从印度来的拉瑟弗德先生（Mr. Rutherfurd）和我，挤在德拉蒙德船长（Captain Drummond）雇的一艘敞篷乡船里，船上装满他抢救出来的东西。星期六夜里，火焰从东到西绵延约一英里半，加之人间疾苦之念——一半来自火魔，一半来自残忍抢劫的盗匪——呈现在眼前的景象最是可怖可悲。星期六深夜听到的最后一声巨响，是荷兰商馆游廊（Dutch Verandah）的倒塌。

"11月3日（主日早晨）升起的太阳，向被烧的外国人展现了商馆废墟冒烟燃烧的最凄凉景象。

"厄姆斯顿的平台到主日早八九点才倒。

"这是自鞑靼征服以来，神降在这富庶淫靡之城最惨重的灾罚；不亚于1666年伦敦大火。别了！亲爱的乔治爵士，神祝福你！

"你真诚的，

"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伦敦传道会致马礼逊博士

"亲爱的兄弟：

"伦敦，1822年12月13日。

"我们9月3日给你写过信；此后收到槟榔屿莱斯先生（Mr. Lice）来信，说他收到菲利普斯总督阁下（Governor Phillips）的便条，告知米怜博士约于5月27日去世的噩耗。

"董事会料想你得知上述噩耗后可能去马六甲，故把这封信寄往该地；信的内容关系该地传道区的主要事务，即中文圣经全书印完之事。董事会切望这重要工作不致耽搁；若你能与恒河外传道区联会（Ultra-Ganges Mission Union）的

其他成员商定马六甲的临时安排，确保此事成就，董事会将很欣慰……

"假如你为预备赴欧所作的安排，不容你留在马六甲亲自督印中文圣经其余部分，董事会已在致该站及巴达维亚站弟兄们的信中表示：同意把麦都思先生（Mr. Medhurst）从后一站调往马六甲，暂行担任此督印之责——若恒河外传道区联会的弟兄们认为必要或合宜。麦都思先生不仅通中文，又懂印刷所的业务，足能胜任此职。若你们另有安排，得你和马六甲众弟兄等赞同，且有望确保目标达成，董事会也愿尊重促成此安排的动机、本地见闻和判断；董事会只是希望，如此重要的工作在任何方面都不致落'疏忽'之名，并按情形所容以最好的方式完成。

"董事会从米怜博士去年3月7日自新加坡寄来的信中得知，他当时已把自己所译旧约除《士师记》和《历代志下》一部分外全部校订付印；董事会认为应通知马六甲的弟兄们和麦都思先生：若这些部分米怜博士未及校订（不太可能），董事会的愿望是保持米怜博士留下时的原状，直到接到董事会或你的进一步指示。

"董事会深感本会因促成此信的噩耗所受的无法估量的损失，也不能不体念亲爱的先生你个人因米怜博士去世所受的

损失——如此亲爱宝贵的朋友，如此才德兼备、劳苦多方的同工。我们的损失却是他的得着；更当思想的是，那位把他从这世界、从这重要工场接去的主，能随意补足在人眼中几乎无法弥补的损失。

"董事会盼望你能为米怜博士的孤儿们作些安排。

"不必多说，董事会和本会每一成员，以及这里整个传教士团体，听到你平安登上英国海岸都会欢喜；我们这些有幸参与管理本会重要事务的人，将以最亲切的基督徒热忱迎接你。怀着高度的敬重，（代表董事会）我们是……

"亲爱的先生，你十分真诚亲爱的，

"威廉·阿勒斯·汉基（William Alers Hankey），司库。

"乔治·伯德（George Burder），秘书。"

传道区头十五年回顾

致传道会司库W.A.汉基先生（W. A. Hankey, Esq.）的一封信。

"先生：

"广州，1822年11月12日。

"若性命健康蒙保守到明年二月，我打算暂离中国，去探望恒河外传道区的弟兄和同工们。这将是十五年来我第一次离开中国的海岸。我已故的兄弟米怜博士回顾了我们传道区头十年的情形；如今将要离开此地，我不禁再次回首往事。回顾在这异教之地寄居的岁月，许多关于朋友、亲人、家事的题目深深牵动我的心，不宜在此提及。我只想回答一个我自问、别人也时常问的问题：……

"'请问这十五年你为推广基督教做了什么？'要作答，才能解除一些人的敌意挑剔，振奋另一些人沮丧的心，也为神我们的救主所成就的激起感恩。

"必须常记：在人的作为中，手段是达到目的所必需的；全能者自己也乐意常用手段，渐渐促成最终的目的。

"传道会设立的目标，是向异教徒传福音，使本地人从撒但归向神。为达到此目的，语言知识是不可或缺的手段。真理必须清楚地呈现在人的悟性面前，或用文字，或用口讲，或二者并用。传道人讲得或明或暗，效果各异；有些人在说服罪人归正上更成功，有些人按人之常情看同样真诚委身，却不及他们。这事实在基督教世界天天可见，近来在三明治群岛（Sandwich Islands）尤为显著。

"传道会开办中国传道区时，英国在中文知识上落后于欧洲其余各国，又无学这语言的帮助。但后来，借传道会仆人的劳苦和尊敬的东印度公司的经费，英国在这方面大有长进，以致今日学中文的辅助，胜过欧洲任何一国、甚至各国之和。请老汉学家蒙图奇博士（Dr. Montucci）作证。'我敢断言，马礼逊博士这十年出版的各卷，对欧洲学生远比上个世纪传教士们出版的全部印本和手稿有用。'——德累斯顿（Dresden），1821年12月22日。巴黎的雷慕沙先生（M. Remusat）说：'马礼逊博士的汉英词典（Le Dictionarie Chinois-Anglais du Docteur Morrison）将无可比拟地胜过其他一切。'

"没有像我那样亲身经历过缺乏这些帮助的难处的人，很难体会这类帮助的用处。

"马六甲英华书院如今汇集了一处的一切帮助：书籍、教师，以及迅速学会中文及其文学、宗教、哲学的完全自由和闲暇；任何基督教会的委身仆人，蒙神祝福，都可在那里装备自己，去向群岛华人侨民中成千上万人的悟性和心传道。

"英华书院的计划先于塞兰坡书院（Serampore College）和加尔各答圣公会传道书院（Episcopal Mission

College at Calcutta），有理由相信，我们在这事业上的热心，激起了别人作同样的仁爱之工。

"尊敬的公司在澳门的印刷所，壮了澳门新葡政府的胆，他们也设立印刷所，敢印发中文新闻。知识的传播有利于真基督教——真基督教也反过来有利于知识的传播。

"蒙图奇博士追溯了欧洲对汉学渐增的关注，从此题的第一部著作，即马尔蒂尼《中华图志》（Martini Atlas Sinicus），阿姆斯特丹……

……1655年起，到1742年富尔蒙（Fourmont）的语法书（蒙图奇《对照》第84页）；其后直到近二十年，此题的知识存量几乎没有增加。但欧洲又被唤醒，更用心于此题。雷慕沙的《中庸》和新出版的语法书，胜过欧洲以前印过的任何东西。我相信，英国今后永不缺几个通晓中文的子弟，用中文传基督的福音，教这大帝国的本地人遵守他所吩咐的一切。

"伦敦传道会的仆人初到中国时，英国人在此没有宗教牧者。米怜博士先在广州自己的房间里，向聚集来听的几个人讲解圣经。我接着在澳门讲了几次——而如今在中国——当年马戛尔尼勋爵（Lord Macartney）不敢带牧师随使团的地方，安息日由得一切英国当局认可的人按时举行圣礼。一篇

致英国水手的宗教单张已在中国写成印出；1822年12月8日，伯特利旗升起，在'太平洋号'（Pacific）甲板上，向黄埔锚地（Whampoa　Reach）的英美水手讲了一篇道；那里每年有两三千水手来来往往，平均每年死去的不下百人。

"有几个本地人的良心已被神圣真理打动；种子已撒下——我相信已生根；愿神的圣灵浇灌它，使它增长，终结许多果子！

"米怜博士的中文单张和《乡间讲道集》（Village Sermons），使他虽死，仍向中国的教理问答师、慕道友——传道人、新信徒——说话。

"新约，我们主救主新约的话，已在一些中国人手中，用他们的母语向他们述说'神的大作为'。

"如今爪哇、槟榔屿、新加坡都有中国传教士。

"这就是我们对'你们做了什么'一问的简短回答。愿神赦免我们服事的不完全，荣耀他被异教徒亵渎的圣名；愿他们早日知道他是主——耶和华我们的义。他独是神，除他以外没有救主。

"伯特利旗原定本月3日升起。奥利芬特先生（Mr. Olyphant，一位美国基督徒，纽约教会——梅森博士Dr. Mason为牧师——的长老）正在预备神的殿、和平的徽号、

鸽子旗，已发出公众通告，说我将向水手讲道；不料本月1日星期五晚，广州城西、离欧洲商馆约一英里以北的一家糕饼店起火。火势在1日整夜增大蔓延；到2日星期六收市前，所有外国商馆全烧或半烧。星期六夜到主日早晨，火向西沿江岸蔓延至少一英里半，那个方向烧无可烧才停——成千上万中国店铺房屋被毁，数百万财产几小时化为灰烬。有人估计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损失达一百万英镑。狂暴吞噬的大火，焦急喧闹的无家难民奔跑着从火中抢出家当、拔刀自卫——铁石心肠的盗匪抢劫弱者，砍倒践踏强者——呈现在眼前的景象可怖可悲。

"这是……

"这是神为惩罚这富庶、堕落、拜偶像之城而降的灾中，人记忆所及最重的一次——也许自上次鞑靼征服以来，它从未受过这么大的苦。

"我在一间中国货栈里写这封信，我们暂搬到此，十二天前的惊骇才刚刚平复。

"我备好寄往马六甲印新约新版的价值一百英镑的纸张，已被烧毁。

"米怜博士的四个孤儿已离开马六甲，在赴英途中。我们已故的同工希望他的孤儿靠他留下的产业供养；但我从汉弗莱斯先生（Mr. Humphries）和胡特曼先生听说不够。

"我打算收养男孩罗伯特为儿子，和我自己的儿女一同抚养；我想请英国有余力的基督徒们考虑：收养那些为主殉身于异乡之人的孤儿，是不是供养孤儿、显明个人爱救主之实在的最有效方式之一。'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真慈善伴随着金钱买不到的个人不便和操心。

"尊敬的公司的'摄政号'（Regent）还没到，这个贸易季董事会的信和听说装船的那箱书，我都还没收到。

"附上1822年账目。愿全能神——父、子、圣灵——的祝福临到你和办理传道会国内事务的同工们。

"顺颂等等，

"马礼逊（R. Morrison）"

马礼逊博士安排好去马六甲的行程，于1823年1月17日登船；同月29日在新加坡登陆——当时是马来群岛上新辟的英国殖民地。副总督托马斯·斯坦福·莱佛士爵士（Sir T. Stamford Raffles）热情接待了马礼逊博士——许多题目上他们的看法一致；对这些黑暗之地同胞的道德状况，两人同

样关切。若莱佛士爵士自由仁慈的措施得到应得的支持，他的治理无疑会成为他治下各殖民地的祝福。斯坦福爵士立刻利用马礼逊博士在场，请他合作一个当时正在筹划的计划，为这殖民地及与之相连的马来各部族谋福利。会谈的结果，是成立一所类似马六甲那所的书院；但因马六甲当时在荷兰政府治下，认为宜把英华书院从那里迁出，两所书院合并，总称"新加坡书院"（Singapore Institution）——同时各部保留各自的特色。初步安排议定后，召集了主要居民开会，宣读了斯坦福爵士关于在新加坡设马来书院（Malayan College）的详尽备忘录——也宣读了马礼逊博士一篇关于两院合并的建议书。斯坦福爵士提议把这些文件存入书院档案，"不仅表明新加坡书院创办人现在采纳的目标和看法，也表明其建立的进程"。已故槟榔屿哈钦斯牧师（Rev. Mr. Hutchings）接着向大会致辞，他提到马礼逊博士的劳苦，说："要述说已克服的困难——在这奇特民族奇特语言上已有的收获；为减轻后学中文及中国思想之人的劳苦已做了多少——这题目很合我的心意；但我忍住不细说，因为……

这些追求，我深敬的朋友已欣然成就；他本人在场，细说这些于他未必悦耳。但实在不必去触动一位不求人所不能给的称许之人的感情——因为他成就了大事——全球皆知。"论新加坡书院，哈钦斯先生说："在天意手中，它可能是

成就那预言的器皿之一：'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你们努力施给别人的善，不会失去赏赐，因为你们是那恩慈主人的仆人，他乐意以悦纳的保证来激励你们对同胞的仁爱；你们做在他们身上的，他都看作做在他自己身上。"马礼逊博士接着起身，讲了以下的话。

"我们不列颠祖先一千八百年前的光景，与今日相比，常被提出（我认为是决定性的），以驳斥那种说法：一切改善人类智识道德状况的尝试都是空想，必以失望告终。诚然，健康无常，生命短暂，个人的努力很快中断，收效甚微；因此在我们的益人计划中，宜联合众人，彼此协助，并渐渐吸引更多朋友，在宇宙的大君主要求他们迁往他界时，接续他们。

"新加坡书院这新的事业，进入一片新的广阔工场，需要许多人同心努力（也许是未来数百年），撒种的人所预期的收成才得全然收割。

"有些人不肯栽树，因为树在他有生之年长不成；但我们要栽的知识之树，不单供我们个人用，是为医治我们周围的列国。知识不是德行，但知识是力量，德行之人应当拥有，以能行善与人。知识虽可被滥用、用于恶事，但一般说来，对拥有者是实在的好处——拥有过的人，很少有或没有人愿

意放弃。我认定这对一般知识都真——更进一步我主张，有些知识的部门有无限的价值。'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永生'意味着无穷无尽的纯全幸福，与一切祸患相隔无限之远。新加坡书院能在无数事例中趋向这结果，我相信是创办人所期望的。

"今日科学与哲学，不能说在基督教世界之外还有哪里兴盛。真宗教有利于真哲学，真哲学是真宗教的婢女——显然必是如此，因为自然和启示都出自同一位全能者。

"对物理科学和博物学的爱好者，就其千变万化、恒久有趣的细节而言，群岛诸岛和新加坡书院所关注的东亚大陆各国，提供了充分的用武之地。两院与印刷所同书院科学部的联合，将为科学、艺术，以及文学、道德哲学、宗教的探究提供便利。在这里可以培养科学的本地传教士，差往周围各国，考察自然产物形形色色的多样性，以科学的方式记述。

"为什么要认为不可能呢：博物学、植物学、矿物学和科学的其他部门，会因从欧洲人到不了的源头运来的宝藏而大大丰富？若有朝一日……

……若有朝一日真是这样，工艺、制造、商业不也大蒙其利吗？

"医学也很可能因新加坡书院的努力而进步。我们许多最有用的药方，不都是从异国得来的吗？凭什么认为在这方面我们已臻完美，或再无可得呢？

"我们书院看人如其本然——看作复合的存在，既非全是身体，也非全是心灵，而是二者合成，既关乎今生，也关乎永恒。

"我以中国为我的省，立志坚守到底。我曾有一位能干的同工，他为我创办了英华书院。但愿他今日与我们同在！然而神的旨意必成！米怜已 finished（原文如此，应为'做完'）了他的劳苦，进入了他的安息。我们现在要把马来部的工作交给马来书院，这是整个事业的一大收获——我欢喜中国和群岛要像孪生兄弟一样联合，除了比赛谁更有用这可谅解的竞争外，再无纷争。中华书院确是长子，但和它的兄弟一样，仍是需要父亲照顾的婴孩——这慈父之职，诸位先生，我就指望你们了。正如撒种栽种若没有轮替的日光和雨水就无效——那是人不能 command（原文如此，应为'命令'），唯神能赐的——愿我们记得，没有神的祝福，一切智识道德的栽培都徒然；愿他因我们蒙福救赎主耶稣基督的功劳，祝福我们这一切努力。阿们。"

会后踊跃认捐，选出了书院职员。马礼逊博士被提名为副院长，也是信托人之一。他当场认捐1500多元，还拨出相当的款项开垦一块地——那是政府拨给他的，为传道区将来的益处。他的文稿中有一些在新加坡和马六甲公务的简短备忘，现呈给读者，以见他心力的奋发，使他在较短时间成就如此之多。

航行日志：赴马六甲

"1月17日，星期五。离开广州，登上'阿盖尔公爵夫人号'（Duchess of Argyle），哈丁船长（Captain Harding）指挥，经新加坡赴马六甲。船费300元。带仆人和助手阿元（Ayun）、阿三（Asam）同行。1807年9月4日我抵达中国澳门——如今，在这国十五年后，我要暂离它。哦我的神，我不配你向我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但唉！那些从撒但归向神的人在哪里！愿那似乎打在少数人心上的轻微印象，得以加深、存留，传给别的心。愿你的灵如今与我同去。

"18日，星期六。——仍在黄埔。

"19日，主日。——仍在黄埔。船上一片混乱，顺流下行了几英里。

"20日，星期一。——开船，过虎门（Bogue）。半夜出海。整周顺风。星期四、五看见交趾支那海岸；星期五早晨经过霍兰浅滩（Holland's bank），不确知自己的位置。

"26日，主日。读祷文，按以西结书三十六章20节'以色列家'等讲道一篇。

"乘客、船员、水手约二十人。之后向一伙中国人讲话，劝他们思及人生短暂、毋宁说无常，速速悔改自觉的罪恶。

"1月29日。——抵新加坡，立刻被引见给托马斯·斯坦福·莱佛士爵士（Sir Thomas Stamford Raffles，原文作'Baffles'，应为笔误），他很快谈起为马来人及印度群岛其他部族办学或建书院的事。他很希望英华书院迁到新加坡。我们达成谅解：宜建立一处教育机构，名'新加坡书院'；由英华书院和马来书院组成，各部独立，但统一领导管理。法夸尔上校（Colonel Farquhar）赞成此计划。

"2月1日。——星期六晚离新加坡，星期二4日抵马六甲。哈丁船长陪我上岸。詹姆斯·汉弗莱斯牧师（Rev. James Humphreys）到船上来接我。上岸后，见到大卫·柯利牧师（Rev. David Collie）和印刷工G.H.胡特曼先生（Mr. G. H. Huttmann）。

"书院和本地学生令我大为满意。中国少年用路德的调子唱诗篇第一百篇。那是我的前助手高先生（Kó Seen-sang）译成中文的。看到我亲爱的威廉善用了我的中文书和我的经费，又看到敬拜蒙福的神不受官府干涉的自由，种种加在一起，在我心里产生了最愉快的效果。哦，我该何等感恩！唯一的缺憾是本站欧洲人的中文程度太低。

"我立刻担任书院牧师之职，协助汉弗莱斯和柯利二位先生学中文。愿这工永不止息，直到中国得福音，那时它就无用了。哦我的神我的父，我得安慰！仍怜悯我，扶持我忧伤的心。

"2月9日。——在荷兰教堂参加敬拜。柯利先生按'神已将他高举'等讲道。

"这周我为斯坦福爵士翻译了一些文件*，反对赌博和其他在新加坡华人移民中盛行的非法行为；主持中文敬拜，教中文，料理传道区和书院事务。

"2月16日，主日。在家，十一点向中国人讲道；在马六甲逗留期间，安息日我每天有三堂中文聚会。

"5月24日。三月间我教五名高年级学生；写译文和字词解释在纸条上，给学生们用。这个月我写成并印了一份书院事务报告。

"遮挡视线的旧传道屋，按我的指示拆掉，修了一条路，费用由我出，穿过院子直通河边。

"四月，我又到新加坡，与斯坦福·莱佛士爵士商定了新加坡书院的计划，我被任命为副院长。

"五月我又回马六甲，开始把乔伊斯《科学对话》（Joyce's Scientific Dialogues）译成中文，供书院用；恢复高年级班的教学，每天给汉弗莱斯和柯利讲两课。我还编了一篇《米怜博士小传》。

*指在新加坡华人移民中盛行的赌博和其他非法行为。

"我给水手的讲道在马六甲印了。

"我在书院对面立了一块碑，刻铭文纪念我亲爱的朋友米怜。

"神啊我的救主，父、子、圣灵，怜悯我，悦纳我手中的工，使它亨通！

"7月18日，星期五。——离开英华书院，登上'孟买城堡号'（Bombay Castle），哈钦森船长（Captain Hutchingson）指挥，经新加坡回中国。在新加坡上岸两天。7月23日参加了新加坡书院信托人会议。

"8月8日，星期五，在澳门登陆——发现我的房子和仆人，大体和我离开时一样。我祝福保守我脱离凶恶、看顾我出入的主。哈利路亚！"

以下笔记附在日志之后，日期为英华书院，1823年6月29日，大概是一篇讲道的提纲。

"希伯来书九章27、28节。——按着（神的）定命，人人都有一死（这是始祖犯罪的刑罚），死后（各人要）受审判（为自己的罪只受一次刑罚）；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公义不再要求为他们献赎罪祭；所以），他必第二次（在地上）显现，不是为作赎罪祭而死，乃是（作他们的王和审判者）把救恩赐给等候他的人。

"'敬虔的奥秘大哉——神在肉身显现。'不信的心否认这样的奇事能真；敬虔的心也难以体会圣经救赎之道所含、所陈、所推的惊人真理。但这是真实的体系，从起初就存在。

"摩西奉神命在旷野支搭的帐幕，是'天上事的形状'；亚伦是它的大祭司；但我们的大祭司是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右边的，作圣所和真帐幕的执事；这真帐幕是主所支的，不是人所支的。犹太帐幕的内层、至圣所，藏着神同在的象征，遮蔽在外面行神服事的寻常祭司和百姓的眼外；他们一切敬拜的行动都向着舍金纳（Shechinah）。

"外层帐幕的服事，恰是地上的人敬拜天上看不见的神的预表；至圣所是天本身的影像，耶稣我们的大祭司已进入，不是带着牲畜的血，而是带着他自己所献的祭的血。犹太大祭司每年一次带着别人的血进入圣所；但人因违背头一约只死一次，死后只受一次审判刑罚，我们的中保所献的是真实有效的祭，就不必像预表的祭那样重复。他一次被献，必第二次显现——不再为赎罪祭而死——他显现要以一次审判、终极的判决，定那些以真信心仰望等候他之人的救恩。这可畏的日子——审判的日子——也只发生一次；没有灵魂转世，没有重复的审判。哦！这是何等重大的思想！我们在今生的光景，定了我们永恒的光景。

"对此题的默想，当激起敬拜的感恩、坚强的安慰和最庄严的敬畏。"

在新加坡期间，马礼逊博士以他的知识和谋略，襄助莱佛士爵士镇压那些前政府因贪财而准许的恶习——如赌博、贩卖奴隶等立法。马礼逊博士这一时期的许多通信，关系到一大群异教徒和回教徒居民的福祉——他们被置于基督教政府的影响之下；希望以下选录不致被视为多余。

致马礼逊博士（R. Morrison， D.D.）

"先生：

"新加坡，1823年4月17日。

"副总督认为职责所在，已下令废除本殖民地的赌博承包税（Gaming Farm）；有人对此举提出异议，理由是：赌博这习俗在中国人性格中根深蒂固，又与他们一切仪式节日紧密相连，任何废除的尝试，不仅会引起普遍不满，而且效果必落空。

"为给这些异议以应得的分量（若确有分量），或予以驳除，副总督希望利用先生久居中国、对该国制度习俗的熟知所能提供的资料。

"因此他命我把所附推事们的报告及法夸尔中校（Lieutenant-Colonel Farquhar）的批注送呈先生阅览，并请先生就中国人在本国此方面的制度习俗惠赐所知，以及就英国政府顾及该民族的性格，应在多大程度上放宽或偏离其明显职责，惠赐高见。

"副总督命我为以公事打扰先生清静致歉；但在他看来，此问题对本政府的声誉和居民的福祉幸福都至关重要，又是

长期存在、恐怕至今仍有分歧的问题，他希望不遗余力地把它放在公正真实的光中。

"宜说明，此问题完全不涉及公家收入。英国政府在爪哇立足时，曾废除这类全部收入，每年达数十万（lacs，十万）元之多；人民勤业日增、道德改善，所得的回报绰绰有余。副总督接管苏门答腊英国利益之初，以及新加坡殖民地初建时，都采取了同样的方针。

"我荣幸地是……

"先生您顺从的仆人，

"尼尔森·赫尔（Nelson Hull），代理秘书。"

马礼逊博士复赫尔中尉（Lieutenant L. N. Hull）

"先生：

"新加坡，1823年1月17日。

"今晨收到你的信，代副总督请我就中国关于赌博之恶的制度习俗惠赐所知，并就本地英国政府应在多大程度上放宽或偏离其明显职责（若不顾该民族的特殊性格）惠赐意见，敬悉。

"关于题目的第一部分，据我所知最好的回答如下——这是实情：赌博违反中国的法律和制度；也违反中国……

……中国道德作家的恒常普遍的劝诫；违反中国一切百姓 plain good sense（原文如此，应为'明白的良知'）；也违反赌徒自己较好的感觉。我从未读到或听说有中国人在任何场合为赌博辩护。

"赌博在中国确实盛行；但它从法律、制度或民意得到的支持，并不比诈骗、说谎、偷盗、抢劫更多；这些可悲地存在到相当程度，但中国的法律和宗教都不给它们撑腰或发执照。

"中国政府有一条我从未见违背的原则：不发执照给他们定为不道德的东西。皇帝陛下和他的政府，俯就劝诫百姓远离恶习，但从不明言因任何考虑而发执照。他们不能杜绝私下的恶，但公法对它皱眉，公论一律反对。赌博（如吸食鸦片），虽盛行，在中国是可耻的；政府镇压这些恶习的努力，得到每个中国人良心和舆论的支持。我知道他们以本国政府在原则上的优越为荣，鄙视容忍这些恶习、把它们变成赚钱或公家收入来源的基督教政府。我相信中国人把这种制度看作可鄙的失职——父母官的职责，被统治者肮脏的赚钱精神抛弃。这话听来强硬，但还不及中国立法者和道德家言

辞之有力，也不及每个中国苦力（虽自己是坏人）在较好的时刻常怀的感情。我在中国曾因槟榔屿政府惯常发执照给鸦片馆、赌馆的做法而受责备。

"至于题目的第二部分，即此地什么做法安全可行，我不能凭经验说，因为我不知道前殖民政府无原则的伪基督徒放纵，把中国人好的异教品味败坏到什么程度。但我想，真心赞成立法以减少赌博的便利和执照赋予的体面的中国人，人数极少；因为我在中国从未听人说过、从未在书上读到为赌博辩护的话——赌博总是被毫无保留地谴责。

"请先生把这些意见恭敬地呈副总督，并容我请他参看已故米怜博士在《回顾》（Retrospect）第319—321页对此题的意见，随信附上。

"你顺从的等等，

"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马礼逊博士回到马六甲后，收到莱佛士爵士的来信。

斯坦福·莱佛士爵士（Sir Stamford Raffles）致马礼逊博士

"我亲爱的朋友：

"新加坡，1823年5月15日。

"你的信连同中国禁赌法律、米怜的《回顾》和单张——书商处取你著作的订单——你《致水手讲道集》等，都按时收到；谨致诚挚的谢意。

"为防意外，现附上书商处取我爪哇著作一本的订单；但我仍会把我能找到的第一本寄给你。这比起你的宝贵著作，实在是微薄的回报，但我怀着十足的谦卑奉上。

"我现在很高兴寄给你印好的……

……我在新加坡为禁赌和禁奴隶贸易通过的《条例》印本；欣慰的是，执行起来普遍满意。你会看到我在前一条例后附了中国法律，及其用处。若请你在督导下把两份条例都译出，不知是否打扰太过。汤姆森先生（Mr. Thomson）正在译成马来文；但正确的中文译本，我们只能指望你或英华书院。

"关于书院成立文件的印刷要拖这么久，我很遗憾，但我们只能忍耐这些耽搁；我离开此地的日期还不确定，影响不大。

"我欣慰地告诉你，我们在马来部办了一所男校；本殖民地的女士们也在汤姆森夫人（Mrs. Thomson）主持下赞助了一所女校，经费充足。相关已印文件寄你几份。

"附上我们的原则草案和刑罪等级表，请过目；请就此提出你想到的意见或建议。不巧这里没有一部中国刑律；书院若有富余的，请寄一部下来。你若能比我更具体地界定某罪的刑罚，请动手。

"你大概已听说阿美士德勋爵（Lord Amherst）被任命为总督（Governor-General）。

"莱佛士夫人（Lady Raffles）弗林特夫人（Mrs. Flint）、她丈夫和我们全家，向'好博士'致最亲切的问候。我仍是……

"我亲爱的先生，你十分真诚的，

"T.S.莱佛士（T. S. Raffles）。

"附上新收到的加尔各答主教书院（Bishop's College）章程一份。"

在此之后，斯坦福爵士说："新加坡的高度价值和重要性，已促使最高政府把这殖民地纳入自己的保护。"克劳福德先生（Mr. Crawford）被任命为参赞，接替法夸尔上校；斯坦福爵士准备回明古连（Bencoolen）——他的措施已得到孟加拉政府的充分赞许。

下面这封信出自一位年轻的通信人，马礼逊博士深切关心他的灵性福祉——他谦逊的态度一向赢得年轻人的爱戴和信任，其中许多人都是他的通信人。

一位年轻通信人（G. F. M.）致马礼逊博士

"我亲爱的先生：

"广州，1823年3月3日。

"收到你十分亲切的信，我百感交集，喜惧参半——喜的是你对我的事如此坚定明确的善意和关心；惧的是恐怕将来辜负你的爱和信任。但我恳切祷告求神帮助，立定心志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在这国余下的日子里，以他的荣耀和同胞的福祉为首要、而非次要的追求目标。

"我精力充沛、兴致日增地攻读中文，常常欢喜，盼望有朝一日为在这大帝国传播基督教尽一分绵薄。用几年专积财富，在我早觉得不配作理性的人；思想人生的无常，教我知道把主吩咐一切跟随者去做的爱心之工推到将来机会的危险。那财主的比喻——'无知的人哪，今夜必要你的灵魂'……

……'必要你的灵魂'，常浮上我的记忆；想到能与你作主葡萄园的同工，那许多孤单沉思的时刻，我欢喜得难以言表。我恳切求全能者使我成为他护理的卑微器皿，照亮这黑

暗的民族；靠他的帮助，凡事都能，我心里常欣然思想把我的处境转用于重要而真正有益的前景。但人的计划都是虚空，即便在他自己眼中看似最明智、最无可指摘。D_____（D_____）偶然谈起鸦片，使我比从前更细察我们这生意的性质。我把它放在圣所的天平上称，它就显出亏欠。我祷告求健全明辨的判断力，能分辨是非。我查考圣经求光照和指引，但越思想越确信：向中国走私鸦片，与严格的福音道德不合。我只能以此为指南；既然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玛门，我发现这职位必须让位于良心的声音，不是良心让位于职位。一位中国作者说，真正的'君子是为持守天理而牺牲一切属地考虑的人'；我能不如异教徒有德吗？神不许！我能一手拿生命的粮给中国人，一手拿鸦片吗？我能把从大批同胞道德败坏和随之而来的 misery（原文如此，应为' misery 苦难'）中得来的钱，体面地用在宗教服事上吗？唉！亲爱的先生，这是对此事可怕的看法；虽然这买卖为世俗惯例所认可，虽然比我更有智慧更好的人也许做过，虽然我自然尊重那些劝我来此之人的意见，我仍认为，世俗的本分在此事上和在一切事上一样，必须让位于神圣律法的命令，居于次要。我下了决心，就和哈丁谈了，他完全同意我的看法，哈钦斯先生（Mr. Hutchings）和奥利芬特先生（Mr.

Olyphant）后来也同样强烈地表示赞同；所以我确信得你的嘉许。

"我已订了'新公民号'（New Citizen）去纽约的船位；神若愿意，我到英国的时间大概和你回中国的时间差不多。人生变化无常，诚如此。那S_____（S_____）和我说'我们三人何时再相见'，我万没料到几周会带来什么；也没料到我的前程有此变化；但愿神的旨意成就。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强如多有财宝，不按正理。我也许把钱作为益人的手段估计得过高，所以这牺牲比心完全定睛天上时更痛苦。若我们再相见，盼你发现我在属灵的心志上有长进；虽然相交日浅，我确信你不会停止以亲切友好的关怀看我。我呢，可以向你保证，我必常以爱、感激和敬重记念你，向全能者献上我卑微的祷告，求他长久保全你宝贵的性命，祝福你在这国的传道劳苦。我本打算把我与D____合伙的初熟果子奉献给英华书院；但如今我完全靠父亲生活；除非他授权，我觉得无权把他的钱施出去。恐怕要过许多年，我才有自己的钱。

……我有时想授圣职（taking Orders），D____说，以我严格的宗教观念，这是唯一合适的职业；我却想得不同；若朋友们要我学法律，我也不反对；无论哪种，都盼

以益人为首要关怀，而非私利。我心里第一愿，是成为神护理的器皿（无论多卑微），消灭西印度奴隶制，或至少缓和它。因此我求你为我祷告，亲爱的先生，不求今生的兴盛，但求我蒙拯救，脱离愚昧、虚荣、恶习和一切卑下的追求，得以把生命献给服事神和同胞的福祉。我知道我至少是个可怜无用的仆人，但基督恩典的丰富，大，极其大。单单信靠他的功劳，我盼望欢喜。

"你必肯惠复此信，告诉我你对鸦片生意的看法。我倒高兴这决心是在你离开之后下的，不然人家会说，是你影响我走上这条与世俗惯例舆论如此不合的路。有些人也许会认为，我不赞成这买卖是大胆妄为——几乎所有东方商人，连伦敦董事会在内，都不避讳参与；但在奴隶贸易废除之前，人家也可能这样说；圣经吩咐我们不可随众行恶。因此，在这种情形下，我向中国作永远的告别；但仍盼望，若神保全我们的性命，在老英格兰再与你相见。现在我只需署名……

"怀着感激的敬意，你受惠的年轻朋友，亲爱的同门，

"G. F. M.（Gilbert Farquhar Mathison，即马西森）"

以下致他兄弟和雷纳先生（Mr. Rayner）的信，简述他在书院的事务。

致詹姆斯·马礼逊先生（Mr. James Morrison）

"英华书院，1823年7月7日。

"亲爱的兄弟詹姆斯：

"我还在马六甲这里，天天盼船送我回中国。我在这里很忙，盼望也有用。为襄助书院和传道区，我还花掉了我小小产业的一半（或一半以上）。这情形，回中国后，也许会使我放弃访英的念头——我负担不起。不过，我在中国收到的信、我的健康状况和其他事，到时也许会让我想法不同；所以我不肯定说什么。

"今天是安息日，我姑且说，向中国人讲了两次道；给我们书院一家施了主的晚餐；主持了我们中文学校的考试。学生们现在能唱几首中文诗歌，会背几节英文经文。高年级班今晨参加了英文家庭敬拜：轮流读一章中的经文，唱了《耶稣掌王权》等。

"盼我亲爱的孩子们安好，长进。哦我的神，认他们作你的儿女！在中国的哈丁牧师（Rev. M. Harding）写信告诉我，莫洛尼夫人（Mrs. Molony）已把我可怜的小玛丽·比（Mary Bee）平安交到我在伦敦的一些朋友手中；我收到比在圣赫勒拿岛（St. Helena）时写给我的信。

"现在不给莫顿老爹老娘（Mr. and Mrs. Morton）写信；等我到中国再写，神若保守我到那地方。把这封信抄一份送给莫顿夫人（Mrs. Morton）和孩子们。我的健康和平时差不多。我每天吃同样的菜，免得头痛；来这里后犯过几次。我把马六甲的书院和传道区托给汉弗莱斯和柯利二位先生。我已接受新加坡书院副院长之职；但若我留在中国，就顾不上了。新加坡的马礼逊谷（Morrison's Glen）在开垦中——小约翰若活着，也许有一天会去看看。

"我的心境严肃——有点低落，有点忧郁——但仍紧紧抓住靠我救赎主的功劳终蒙悦纳的蒙福盼望。我在这里的同工汉弗莱斯和柯利，劝我为书院的益处去英国；书院的经费很快就用完了。但生命短暂——工作重大。

"别了！亲爱的兄弟姐妹和朋友们。别了！别了！

"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致约瑟夫·雷纳先生（Joseph Rayner, Esq.）

"马六甲英华书院，1823年3月13日。

"亲爱的朋友：

"很久没在中国听到你的消息了。我已故的爱兄威廉·米怜，常写信给你谈中文和马来文单张。现在我来接他的班。

他去世后，没有印新的中文单张；但我现有一份在中文活字机上印，单张一张，我打算作周报，向异教徒以多种形式传达基督教的原则。已印了两三种马来文单张；一种是讲道的形式，贝顿先生（Mr. Beighton）写的。单张仍在印发，机会一到就散；我盼望书院和印刷所迁往新加坡后，机会更多——那里有群岛各国的本地船只到来。我盼神的祝福仍临到我们，祝福我们心手之劳。

"小册子协会寄来的纸，已按时感激地收到。

"别了，亲爱的朋友。愿恩惠平安常与你同在。

"你十分真诚的，

"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T.S.莱佛士爵士（Sir T. S. Raffles）致马礼逊博士

"'马尔文英雄号'（Hero of Malvern）上，新加坡外海，1823年6月9日。

"我亲爱的朋友：

"上船前公务堆积如山，我只好把写信拖到现在；我们已在好风中起航，我只能指望偶然的机会把这信送上岸，或在去巴达维亚途中遇到船只转交。

"我在匆匆的便条中提过，我已按正式仪式为书院大楼奠基：仪式有我的祝福——毋宁说向上天求祝福，弥尔顿先生（Mr. Milton）的简短祷告，汤姆森先生用马来语作的解释。苏丹殿下偕主要酋长们出席；军队列队，皇家礼炮结束了仪式。

"我克劳福德先生（Mr. Crawfurd）似乎热心投入书院当前的目标，公开私下都保证尽力支持它的一切利益。他有时在你认为更严肃的题目上言谈思想也许更自由；但就获取本地资料和普及知识所需，他会尽力。我盼望你和……

……和他有一番激烈的辩论。没有人比他更 open to discussion（原文如此，应为'乐于讨论'）；你的头脑肯定是两人中更硬的，其余就交给你的理由分量自然带来的 conviction（原文如此，应为'说服'）吧。

"他在废除赌博承包税一事上与我们意见不同，我没时间讨论；不过此事已定，我想他永不会重提，即便想，也不许他重提。我已就此向孟加拉政府作了强硬陈述；我想即便那当局再喜欢这项收入，也不敢反对。

"我离开新加坡前，很想和你谈半小时；我要谈的主要题目，自然关于书院及其当前利益。

"我很盼望你回中国途中在新加坡停留一星期或十天；你的在场和影响，对加速善工的进展大有帮助。克劳福德想办一份报纸，还要在书院印刷所印他的《暹罗和交趾支那使团记》——这会给书院添些名气。但我很怕他和我们朋友M先生（Mr. M）处不好；他们已经交过锋，克劳福德觉得他是个难办的人；我必须承认，他无论如何是个很怪的人；你深知他在 conduct（原文如此，应为'品行'）上大有亏欠；我觉得他惹恼克劳福德也有点不明智——对我本人，他举止最是得体，显出许多个人的敬重和依恋；我若不替他说句最好的话就走，会过意不去。你到那里自己判断；我只补充一句：看到我们要做的工缺人手缺头脑，我在欧洲必尽力给你送来能弄到的最好补给。

"汤姆森先生（Mr. Thomsen）稳步向前；他的品行我很赞许。女校在汤姆森夫人（Mrs. Thomsen）主持下开办了，但印好的决议案还在M先生手里拿不出来。你经过时问一问，若计划松懈了，就振兴它。

"书院的地和教授们的地，都已发了 grants（原文如此，应为'地契'）和证书等，杰克逊先生（Mr. Jackson）会向你解释。***我写到这里，听说在新加坡没机会把信送上岸，就没结尾封口。我们现在航行已一天，前景是快速航程。你

会觉得我去巴达维亚奇怪，但这是我能早日去明古连的唯一条件；我在那里急需到场。带着孟加拉政府对我一切措施的完全赞许、并支持我已知的一切计划，离开新加坡，我十分满意。

"你若有闲，我建议你看看1823年第VI号条例和其中所引的参赞、推事法庭规则，尤其前者，以及我同日关于法律的公告；把你想到的更正和改进，当面建议参赞。它们是有意写得尽量笼统、尽量不拘形式，目的只是画个轮廓，日后按情形和经验填充。一切取决于好的开端；克劳福德若以规律稳健开局，日后会省去许多麻烦烦恼。盼你把这些条例等中能打动中国人的部分，替我们译成中文。

"我要给我们在中国的朋友厄姆斯顿写几行；盼你早日使整个商馆对我们书院发生热切的兴趣。我……

……我甚至要在巴达维亚为它尽力。莱佛士夫人嘱我代她特别谢你；你提议为我塑胸像的事，胸像在明古连，会运来。她嘱我代致最亲切的问候，盼你别忘了她。

"别了，我亲爱的朋友——愿上天兴旺你的善工，愿你终得你一切劳苦焦虑的丰厚赏报。我们就要渐行渐远；但距离越远，愿我们的情谊不减，彼此的合作不衰；愿新加坡书院和它所立的基督教原则，在善工中把我们 inseparably（原

文如此，应为'不可分地'）联合；无论我偶尔多么偏离那条有常识、更是有宗教感的人都愿走的严正直路，愿你的祷告和你的慈爱联合，为我在天上也在地上求赦免。我不太可能被引诱去犯什么 violent sin of commission（原文如此，应为'明知故犯的大罪'），但我天天感到我的 sins of omission（原文如此，应为'该做未做的罪'）何其多。

"再别，愿你信我是……

"你最真诚亲爱的，

"T.S.莱佛士（T. S. Raffles）。"

"我仍坚持12月离开印度的打算。我在英国的地址：转交印度院（India House）彼得·奥伯先生（Peter Auber, Esq.）；给我的信，不论大小，都套封寄他。何不以我的名义，从中国搭第一艘东印度商船，寄一包二三十本新加坡书院的小册子给他？若比我先到他手，我会告诉他如何散发。

"我想你会喜欢麦克斯韦尔（Maxwell）作秘书——他是十足的绅士，你可以信赖。内皮尔夫人（Mrs. Napier）会带头支持女校——她是极好的人。"

J.克劳福德（J. Crawfurd）致马礼逊博士

"我亲爱的先生：

"新加坡，1823年7月12日。

"你的两封厚信都收到了；因无机会未复——我到后只开过一艘船，还没让我知道。新加坡平静地前进，盼望也兴旺。我的权限有限，不能像我那敢为的前任那样大胆铺开；但我努力维持公众信心，自认还不算不成功。举个俗气的证据：前天全部承包税和执照都卖出去了，没加任何限制或税，卖价比从前最高价还高约百分之百。我们的收入现在每月只差1000元就够开支了。

"斯坦福爵士走后，书院没再开会；但我向你保证，它的利益没有被忽视；我再保证尽力为它。关于这些事，等你下来，我有许多话要和你说。现在只说一句：我们只等材料到就动工建楼。今天交趾支那人来看我，是第二次。通事是我在西贡（Saigon）的旧相识，把他们此行的秘密告诉了我，不是什么大事。他们两天后走；我托他们带给第一大臣一只漂亮的金天文钟（gold chronometer），给西贡总督一支双管枪，配好火药铅弹——交趾支那人最看重这些，他们是打猎好手！我们的客人只是 rank（原文如此，应为'品级'）很低的人，但他们的举止有一种体面和男子气概，人人都注意。我盼下月能在这里见到你。我已把山上的房子差不多重建好了……

"……住宿必好；欢迎如何，你来了就知道。

"我亲爱的马礼逊博士，你真诚的，

"J.克劳福德（J. Crawfurd）。"

新任参赞这封信，似乎印证了已故总督所表达的期望；但结果正如马礼逊博士与克劳福德先生"讨论"道德宗教意见时就清楚预见的——殖民地回到从前的恶习，新加坡书院失败。

大卫·柯利牧师（Rev. David Collie）中文大有长进，被任命为英华书院校长；他能干地担任此职，直到约1828年去世。他在马礼逊博士离开马六甲后，写了下面这封信给会长。

大卫·柯利（David Collie）致马礼逊博士

"英华书院，1823年7月28日。

"亲爱的兄弟：

"我很高兴抓住这个机会给你写几行。你离开我们时，我心里几乎沉下去，觉得肩上压了担不动的重担。多为我祷告，使我天天从上面得力量供应。

"汉弗莱斯先生上午照看你的班，教他们英文语法和地理。我下午带他们，努力给他们讲解圣经。他们开始写米怜博士《要理问答》的英文译文。靠你的词典帮忙，他们大意译得不错；然后我改他们的习作，叫他们誊清。我打算叫他们用本国语言写出我们读圣经的心得。每人都写了一篇论创造和堕落的短文。柯桑（Ke Sang）写的那篇，虽不太切题，思想却极好，附上一份请你过目。张春（Chang　Chun）和两兄弟写的，在我看都很好。我认为，没有比叫他们把所读的用文字简述更能让他们思想、记住的了。我的心常为他们焦急；哦，愿他们从上面得教导！

"你派去新加坡的刻字工已回马六甲。我们暂给他活做，等你的信。上安息日我和三个学生去邻村，分发了相当数量的周报。有人说收到很高兴。盼你别忘了你答应从中国寄报纸给我们的事。我想眼下没什么多说的了。我会常写信，告诉你我们在做什么；盼你别忘了我。赦免我许多过失，在施恩宝座前为我代求。你对我的大恩厚谊，我写几张纸也写不完；但我忍住不写，因我知道你不喜这些。

"亲爱的兄弟，你真诚的，

"大卫·柯利（David Collie）"

马礼逊博士在马六甲时，收到商馆特别委员会会长（President of the Select Committee）的来信；信表明，人们担心伶仃事件的烦扰下个贸易季会重演。

厄姆斯顿先生（Mr. Urmston，现为詹姆斯爵士Sir James）致在马六甲的马礼逊博士

"亲爱的马礼逊：

"澳门，1823年4月24日。

"我前些时经哈钦斯先生（Mr. Hutchings）给你写过信；他搭'简·哈顿号'（Jane Hutton）回槟榔屿了。现在谢你10日的……

……信，2月10日的，前天经'瓦莱塔号'（Valetta）欣然收到。欣闻你平安抵马六甲，又见你书院办得好；我深信英华书院必证明对东印度公司的利益，乃至对这一方英国的一般利益，都极其重要有益。我必常真心关心它的福祉和成功。*****

"我上月和我们几位绅士去广州，安排下季的包销茶叶等。行商们告诉我们，总督召见他们，通知他们也通知我们：下季我们船到时，他要找在伶仃杀死中国人的两个英国人；若交不出，他要重重追究他们（行商们）的责任。

"我们在广州还听说，伶仃人确已上书北京，诉总督在伶仃事件中待他们不公；总督因此召见涉事的伶仃人到案，斥责他们上书，不等我们的船回中国再看他尽不尽本分。还听说，浩官（Howqua）被迫私下用大笔银子贿赂伶仃人，诱他们撤销或推翻呈文。

"关于行商们转达的总督宣言，我们明确告诉他们，请他们当作我们深思熟虑的官方意见：无论官府还是他们，以为英国会送人来或以任何方式交人，都是可笑的；总督和他的同僚若真蠢到抱这种期望，不过自欺。***

"林赛（Lindsay）正在翻译总督奏报北京的折子和伶仃人关于此事的呈文——我们私下弄到的；林赛若来得及译完，我就搭这次机会把中文抄本寄你；盼你尽快把译文寄回。

"此时无法判断地方官府会不会重提伶仃事件的交涉。不过我们已认定他们会，并相应准备迎接此问题，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既已知总督的 declared intentions（原文如此，应为'公开的意图'），我们自然很盼你下季尽早回来；你若能安排在我们英国直航船八月出现时到达，那就再好不过、再重要不过——因为广州官府若不走极端，即不与我们作认真交涉，我想他们很可能还是会说几句，或为形式，或为向北

京奏报有据，也许为安抚伶仃人。作为初步的预防措施，我不许我们的船到中国后进江，叫它们停在虎门外的某锚地，直到我们确切满意：没有认真交涉或贸易阻碍的意图。这关于我们船只的打算，只密告你。

"你离开我们时在广州作抚院（Foo-yuen）的卢（Loo），已调任山东同一官职。接替卢在广州的是程（Ching），伶仃交涉时他作布政使。行商们很看重程回来，觉得于事有用……

……程回来能约束总督，万一他在伶仃事上再认真发作。

"公私都盼早日再见你的欣慰，愿你健康精神都好；请相信我是……

"亲爱的马礼逊，你十分真诚忠实的，

"詹姆斯·B.厄姆斯顿（James B. Urmston）"

以下许多意见和建议，虽不太合今日人的口味，但当异教徒对基督教世界同情和努力的要求被更广泛感受到时，无疑会有其应得的分量；它们出自长期的经验和反思，太重要了，不能不收入本书。

马礼逊博士致伦敦传道会司库和秘书信摘

"广州，1823年11月10日。

"＃＃＃＃

"我不同意那些认为马六甲不是好站的人。商业和传道没有直接关系。诚然，商业兴旺的人口，心多半太系于今生的好处，或太忙于享乐，无心听教；我们自己的商人在远方殖民地，又多半急于发财回家，对开化改善人民的计划一般不怎么关心。至于马六甲是外国殖民地，既然荷兰地方政府不干涉我们，它合我们的用，和英国政府治下一样。*

"书院你会注意到现在有两个人。汉弗莱斯先生积极热心总管，他的天然资质和习惯正合此任。柯利先生更爱读书、更退隐。我的意见大大倾向于一个传教士团体，不仅有讲道人，也有闲暇写基督教书籍的人；有教理问答师、男校教师、女校教师；也许还该有一些弟兄专管世务，在团体的长者指导下。目前，每个站我们的人都太少，那么多事做不好。一个中国传教士，职责是教导、讲道、写作，起初——其实一直——都需要相当的闲暇专于这些，专于祷告和传道。永不该忘记：学异教语言——其文学、舆论、偏见等——需要许多时间；这些虽为道德教师所必需，本身并不教他什么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若在这些异教研究之外，还把传

道机构日常琐事的管理和广泛通信的办理加在一人身上，他的时间体力就不够。要么有事被忽略，要么他被过重的劳苦磨死。所以传教士——在异国的宗教牧者——需要基督徒弟兄协助，保持设计和运作的统一。有这种性情原则的人，在联合王国有许多敬虔人，若天天料理世务琐事——他们管得和牧者自己一样好——对传道机构将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传教士出门巡回时，这些留守的人可托付维持秩序；临时生病时防止事情走错；去世时可作 locum tenentes（原文如此，拉丁文，意为'代理人'），直到补给到来。

"广州站虽在属灵果效上贫瘠，在我看却像枝子的根……

*此后不久，马六甲成为英国殖民地，至今仍是。

……中国侨民中中国传道区的枝子。从那里，年轻人可以去巡回，开拓新疆域；这职责可占几个月，或一年，或两三年；巡回的工人回来，另一个可以再出去一阵。传教士团体应由两性、不同资质的人组成，在其中有不同的位置和职责。要帮助异教妇女明白福音道理，基督徒妇女必不可少；但传教士的妻子们若是母亲，一到异教之地就很少有足够的健康，也没有足够的闲暇装备自己。敬虔的年轻女子去学异教语言，教女孩和成年妇女，会很有用。上面说的巡回弟兄们，可由在书院受过教育的严肃本地人陪伴；这样就把欧洲

基督徒的悟性和坚定，与本地人表达的便利、对偏见异议等的体察，联合起来了。我谦卑地把这些考虑呈给你们，但我没有忘记主说：'倚靠人而不倚靠神的，那人有祸了'；神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即完全倚靠他的人。天上的日光雨水，农夫必须有；但他仍当研究最好的耕作方式。

"论工作的重要，常有人说，最强大君王的使节在传教士面前都微不足道，等等——这是常见的比方；但世俗使节的伟大和传教士的伟大，不属同一个世界；在这方面二者无法相比。一个讨饭的，若是神的儿女，比作神仇敌的君王无限伟大幸福——但对讨饭的说他比君王更伟大，既不合宜也无用处。若我们那些受过良好教育、有体面关系、有钱的基督徒和牧师，老中青三代，真相信他们所说的传教士尊严，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把传道工作留给贫穷没受教育的人，留给新教教会这么大的羞耻。人们称赞尊敬的传教士，是种理想人物；他们高大华丽空想的观念，仍容他们轻视忽略实际的传教士。

"在异国异教之地的基督教牧者，有许多难处不可避免；但有些是教会有能力防止的。

"在这文明之地，在传教士所去的基督教政府治下，传播基督教知识必须用和在英国一样的手段；如今全世界走遍，和从前走遍罗马帝国的各省、英国的各郡一样容易。看看来中国的船的船长船员，还有可怜的水手、船医、海外商人等，为谋每日的面包，年复一年离家，　　traverses（原文如此，应为'横渡'）危险的深海——看看来中国的美国皮货商，环航全球，一 voyage（原文如此，应为'航次'）接一 voyage（原文如此）与野蛮人贸易。这些如今都习以为常，没人把它们当难处提。的确，传教士除特殊情形外，不指望回家。但若我们在海外为自己建家——建立敬虔、有规矩的团体，驱逐纷争，培养礼貌、仁慈——和睦，尊敬年长和服事——永不回家的压抑感就缓解了。

"我们对传道团体一切成员的要求是：不伪的敬虔，谦卑；各部门的教育或技能；好的常识，好的性情，真爱救主，愿在……

……救主，愿在人的得救上荣耀神，愿把一切个人和家庭的关切都服从于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异教徒中的事业。在一切关乎传播宗教的事上，他们应当彼此独立——只操练那出于自愿的慷慨、仁慈和同情，合乎他们作为人和基督门徒的身份。

"中国北方今年多条江河泛滥，受灾甚重。许多人淹死，房屋被洪水冲走，谷物田被毁或无法耕种。《京报》主要登这些事。皇帝命道教（Taou sect）的道士祈祷雨止，派皇室成员亲往庙里烧香。陛下没有召佛教（Budh）僧侣。从中能否推断他自己的心倾向道教，我不敢说。前几天我向一位道教道士解释了基督徒关于独一神的信仰，他告诉我我们的意见是古道。

"《京报》没有登迫害罗马天主教徒的事，似乎表明皇帝对他们没有特别的敌意。

"几年前被逐出宫廷的法国传教士拉米奥（L'Amiot），仍在澳门，怀着被召回任翻译官的希望。

"马尔蒂尼（Martini），罗马来的意大利人，曾在中国作传信部传道区（Propaganda Missions）的澳门代理，今年春天去世。他已指定了继任者，去世时和他住在一起。继任者是个年轻人，中文口语有些长进。他热情感激地接受了我词典一部。马尔蒂尼一点中文都看不懂，说得也很差。

"英国商馆的牧师哈丁先生（Mr. Harding）今年告假回家；我打算去看你们一趟。我已订了'滑铁卢号'（Waterloo）的船位，阿尔塞杰船长（Captain Alsager）指挥，盼望12月

经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开船；主若保全我的性命，我打算经孟加拉和马六甲海峡回中国。

"我们中国传道区有麦都思（Medhurst）、因斯（Ince）、汉弗莱斯（Humphreys）、柯利（Collie）——其中几位是很有前途的汉学家，我相信都是热心委身的传教士。

"梁发（Leang-Afa），那位印刷工，经米怜博士施洗教导、因制作基督教书籍在广州受鞭打的，在马六甲留到圣经印完。他现已回中国的家。他的老父亲拒绝真理；他说他妻子已成基督徒；他已答应带他的婴孩儿子来受洗。

"愿我们无事可写，只写神圣真理的进展和福音产生的美果。然而并非如此；每个走向天上迦南的 pilgrim（原文如此，应为'天路客'）都有许多劳苦争战；联合的基督徒的进展也不免这些。在家庭、教会、传道会中，有许多让我们渴慕那罪和忧愁永不进入之地的事。

"父老弟兄们，愿你我都有那里的 mansion（原文如此，应为'住处'）——哦，愿我们领许多流浪者到那里！神的灵啊，作我们的向导！别了！

"我在我们蒙福之主的信心中……

"你同作仆人的，

"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签名）"

梁发之子受洗

"附言：我们亲爱的米怜施洗的阿发（Afa），已领他妻子信基督教，打算把他的小儿子带来给我施洗。"

1823年11月20日，他写道：

"今天，我们的中国同门梁发（Leang-Afa），带来他的儿子梁进德（Leang-tsin-tih，意为'进入德行'），奉父、子、圣灵神的名给他施洗。哦，愿这小小的基督徒家庭成为在这异教之地向周围传播真理的器皿。

"梁发 lament（原文如此，应为'叹惜'）缺少难解经文的注释，如先知书对他就是难。他说属肉体的心不喜欢读圣经。名义上的基督徒和异教徒确是一样。心没被认真打动前，很少有人读经研经；但匆匆一瞥圣经，也许正是打动人心的方法。

"福建方言（Fuh-keen dialect）与帝国通行的语言——俗称官话（Mandarin tongue）——很不相同；大概就像威尔士语或爱尔兰盖尔语（Erse）与英格兰通行语言的差异。从此你一眼就看出麦都思先生著作对你们传教士的重要：群

岛的移民多半来自福建省。书面语却和全中国一样。已故米怜博士的优秀单张，人人都懂。正如弥尔顿先生所说，现在更需要的是讲道人，而非作者。我只遗憾你们对印米怜博士《论灵魂》和《以弗所书注释》竟有一刻犹豫——这样的书最能传播神我们救主的知识，在我看是传道会永久的荣耀。"

下面这封政府秘书的信，提到莱佛士爵士曾努力废除的赌博承包税又恢复了。

J.A.麦克斯韦尔（J. A. Maxwell）致马礼逊博士

"我亲爱的先生：

"新加坡，1823年10月13日。

"自上次有幸在此见你，别后无事值得打扰你注意，不然我不会这么久才写信；现在写，更多是因为本季风期内这大概是和你那方通音讯的最后机会。

"杰克逊（Jackson）为书院积累预备材料，虽不快，至少没停；我盼他正式开工砌墙时，先前的预备能让他进展神速。没有哪个方面再给我们泼冷水；我们的地契至少和别人的同样受尊重；孟加拉政府若对它们有不利意见，我们不太可能至今不知。对此题他们作何意见，我们没被告知；但斯坦福爵士的官方报告寄出已久，足够他们回复了。最高政府

是推迟议此题，还是意见没传到这里；无论哪种，我看都可作吉兆，料将来一切顺利平坦。眼前的目标，是没人敢公开反对的；这就赢了一多半。

"你给阿美士德勋爵（Lord　Amherst）的信，你走后不久我有机会转寄；到加尔各答不会比他勋爵晚多少。我交给了戈登先生（Mr. Gordon），请他设法确保送到。同时寄了一包小册子给戈登先生和帕尔默先生（Mr. Palmer）。

"斯坦福爵士是否已到明古连，我们还不知道。

"阿美士德勋爵曾……

"……说阿美士德勋爵犯病，据说得立刻回家；但我相信这传言全无根据。

"他对秘书们实行了一套严格、有条理的作风，起初引起惊讶，也许还有抗议；但他很坚定，人们觉得他终会得人心。

"风有没有把'开设不下十家赌馆'的消息吹到你那里？*太真了——恐怕除非明年内见你安顿下来、领导书院的精力，我们会 liberal（原文如此，应为'放纵'）到什么都行；只要有买主行恶，多少恶习都可发 regular indulgences（原文如此，应为'正式执照'）。

"我说实话，很少有什么事比能使你永久定居我们中间更让大家欢喜的。愿你信我是……

"我亲爱的先生，你十分忠实的，

"约翰·A.麦克斯韦尔（John A. Maxwell）。"

*政府从赌馆执照中增加了收入。

法夸尔上校（Colonel Farquhar）致马礼逊博士

"亲爱的先生：

"新加坡，1823年9月29日。

"我趁'帕斯科号'（Pasco）去中国的机会，给你写这几行，告诉你：你那山头的开垦在不间断进行；虽因挖除搬运大树劳苦艰难，工程显得慢。我已从约翰斯顿公司（Messrs. Johnston and Co.）收到500通货元，已付330；我估计全部费用不超过650，或650到700元，包括我从彭利马·普赖里（Panglima Prairy）手中用小价钱弄到的几英亩平地——那将是产业的一大添益。我打算11月初离此去加尔各答；走之前把事务连同账目清单交给我们朋友汤姆森先生。盼你回中国一路愉快平安。我们急于再听到那边的消息；据'好成功号'（Good Success）带来的报告，中国政府似乎已决定重提向我们要两名水手交出正法的要求。这当然不能答应；很可

能贸易会停顿，至少一时；但我盼望我们采取坚定措施，中国政府会相信他们的要求行不通。'帕斯科号'带来报告说，阿美士德勋爵因健康不佳，打算再回欧洲；但我还没从可靠来源听到；所以盼望不是真的。*******

"大家都要向你致最美好的祝愿。愿诸福临到你。

"愿你信我是你十分真诚的，

"W.法夸尔（W. Farquhar）。"

G.T.斯当东爵士（Sir G. T. Staunton）致马礼逊博士

"我亲爱的先生：

"波特兰坊，1823年4月13日。

"你十月和十一月有趣的信都收到，多谢；后一封详述了你那场最惨的大火。在那可怕的危机中，为说服中国政府采取唯一有效的办法——拆掉间隔的房屋——来扑灭那可怕的大火，你做了人所能做的一切。但我承认我一点也不惊讶……

……你失败我一点也不惊讶；即便在本国，只要还有一线别的保全希望，又没有相当的补偿摆在面前，很少有私宅业主肯同意这种办法；在中国这样贫弱无信的政府治下，这更是不用想。我欣慰地看到，伦敦董事会似乎很愿意授权采

取正当措施重建他们在中国的机构，并尽人力所能预见和谨慎，使之永不再遭类似厄运。他们已故的几位仆役，包括我在内，被邀到印度院发表意见；结果无疑会通知你。关于印刷所、你工完后如何处置，也问了几个问题。我不能断定在中国是否还有活给那些铅字；若没有，我完全赞成按你（听说）建议的方式，把中文铅字赠给你的马六甲书院。这让我提到，我很高兴看到我开给信托人的捐款已如数兑现，我的捐款会被接受。本想捐更多，但本国收入因种种原因减少，又时有新的索取，在这些事上定的限比我们的心愿窄。不过你回英国时——听说你不久可能回来——我很高兴和你商量此事，看能为它做什么。

"我们在伦敦新成立了一个与亚洲有关的机构，虽起初纯属文科学术，我深信终会更有广泛的用处，至少能让大家比从前多注意一点我们的亚洲利益。随信附上我们亚洲学会（Asiatic Society）的章程；盼你授权我提名你为会员。我们的目标之一是建立东方图书馆和博物馆；我打算带个好头，把我全部中文藏书捐给它——你知道那相当可观。

"法国人在这方面比我们早一年；但他们的学会纯属理论，没有我们东方重大利益所提示的那些实际应用。他们选了你我作外国会员，给了我们荣誉。我本想今年夏天去巴黎

看他们，但大陆政局目前险恶，使我犹豫；不过我倒不太怕我们卷入，至少眼下不会。

"你好意送我词典一部，我已领受；虽我买已有一部。你提到的学过中文的那位女士，巴罗小姐（Miss Barrow），现在有了更甜蜜的职业：照顾她丈夫巴蒂上校（Colonel Batty），养育幼小的家庭。

"附上我们亚洲学会的开幕演辞；亲爱的先生，永远是你真诚关切的……

"你十分真诚的，

"G.T.斯当东（G. T. Staunton）"

致从男爵G.T.斯当东爵士（Sir G. T. Staunton, Bart.）

"中国广州，1823年11月17日。

"亲爱的乔治爵士：

"你四月的信连同亚洲学会的印刷文件都收到了。这机构的成立让我真正欢喜；你提名我为会员，我深感荣幸，虽我大概永不会给它作什么贡献。

"上个贸易季我去马六甲料理英华书院事务，因米怜博士去世。此行促成了新加坡书院的成立；厄姆斯顿说他已把印刷文件寄给你了。

"访英之行，我被迫推迟；但现已决定搭'滑铁卢号'（Waterloo）离华，盼望12月初开船。斯坦福·莱佛士爵士1824年夏天到英国；盼你和我们联合，为中国人和马来人……

……的事业代言。

"在我看，新殖民地大受拖累，原因是人人只想着发财；文学和宗教的成分几乎没有。幸而如今孟加拉和其他管辖区（presidencies）已有相当的点缀；我们政府若肯公开宣布保留新加坡殖民地，它会迅速进步。莱佛士在那里短短时间，是最优秀的统治者；但他走后，赌博又大肆发执照、受鼓励。

"中国今夏大雨、江河泛滥，北方各省大受灾。《京报》登满了此事的奏折。当今陛下行事似乎谨慎了。起初不先咨询大臣就行的鲁莽，已停止。我们广州的总督还是去年的那位。伶仃事件没了结，只是推迟——地方官府最终如何'收场'，我预见不到。

"词典现已全部印完。印刷所小费维持，现正印一部英文语法，附中文解释，是我为英华书院编的。怀着真诚的关切，我是……

"你十分真诚的，

"马礼逊（R. Morrison）"

致詹姆斯·马礼逊先生（Mr. James Morrison）

"中国广州，1823年10月24日。

"亲爱的兄弟：

"我已决定搭'滑铁卢号'，阿尔塞杰船长指挥，去英国一行。盼望下月离华。船将在好望角和圣赫勒拿岛停靠；一切顺利，1824年4月到英国。那年年底我再离开你们，经加尔各答和马六甲海峡回中国。这样我盼望仍在推进善工。哦，愿主与我同在，保守我脱离凶恶，祝福我！

"你这个贸易季的信和寄来的衣服都收到了。小约翰的信也到了，连同克卢尼先生（Mr. Clunie）的一封。

"11月16日，主日。——今天在广州一个中国商人的大厅里讲了英文道；听众是舰队的船长船员。经文是：'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哦，愿它领某个可怜的罪人得救！

"我已写信给传道会，告知我回家。若一切顺利，我到的时候大概和这信差不多；所以现在不多写了。别了，亲爱的兄弟、姐妹、侄儿们——愿主祝福你们众人！

"告诉我在纽卡斯尔（Newcastle）的其他亲戚我没给他们写信，因盼望很快见到他们。

"你 affectionate（原文如此，应为'挚爱的'）的，

"马礼逊（R. Morrison）。

"我附上200英镑的票据，你可以……

……为孩子们用钱，或我航行中有什么不测，你可以支取。"

致会长詹姆斯·B.厄姆斯顿先生（James B. Urmston, Esq.）及商馆特别委员会

"诸位先生：

"广州，1823年10月21日。

"我在中国十六年，从事案头工作，翻译、编中文词典及其他著作；如今感到体质因缺乏身体锻炼而受影响的迹象，我决定利用尊敬的伦敦董事会慷慨的许可，访英一行，附若干津贴。我打算搭'滑铁卢号'，阿尔塞杰船长指挥。于是我将

于1823年12月底离华。1824年12月底，我打算离英，经孟加拉回中国；这样我盼望1825年8月恢复商馆的职责。

"为英国汉学之益，我打算把我的中文藏书——数千卷——带去英国，留在那里；把它们装上'滑铁卢号'，请委员会许可。若委员会能授权我在到英国后，在英国支取缺席期间津贴中他们认为合宜的部分，将给我大方便，视为恩惠。

"诸位先生，你最顺从卑微的仆人，

"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上面这封致商馆特别委员会的公函，说明了马礼逊博士预备回国的打算和理由。请求蒙准，准备就绪，他于1823年12月初登上尊敬的公司的"滑铁卢号"，1824年3月20日抵达英国；同行有一名中国仆人，他和他兄弟在马礼逊博士家住了几年，已公开信基督教。马礼逊博士深为遗憾：离华时没能在他劳苦的传道部留下代表。他曾大力向欧美基督徒团体呼吁，趁他缺席或去世，务必有接班人，但至今无效；然而，为确保那几个已弃绝偶像的人中间基督教圣礼不断，经慎重考虑，他按立了梁发（Leang-Afa）——八年来已显明够资格作这工——为在他同胞中的传道人之职。

从中国到英国的航行，必然少有公众感兴趣的事；但作为私人品格的说明，以及马礼逊博士以家常方式向孩子们传

授教导和知识的例证，以下他航行日志的摘录——为孩子们看而写——想来读者不会不喜欢。

归国航行日志摘录

"12月5日。——亲爱的孩子们，我和大班（the Chief）、阿尔塞杰船长、S先生（Mr. S.）、P船长（Capt. P.），从广州登小划子（chop-boat），前往第二沙（Second Bar）。

"12月6日。——约正午登上'滑铁卢号'，在第二沙，经好望角和圣赫勒拿岛赴英国。

"12月7日，主日。——现在是公元1823年岁末。我1807年到中国，9月4日；离开英国约十七年了。在中国我住了十六年。一个满了偶像的国家；一块宇宙的创造者被遗忘、不为人知之地，程度不亚于可居地任何一处。撒但在这里守着它的宝座；但律法第二块法版上的本分，人们仍看得相当清楚。平等者之间的公义公平，人都懂；但上级，如父亲、长者、官吏，对下级关系多行 tyrannize（原文如此，应为'欺压'）。

"我的公众生活在中国是极勤劳的时期——我的家庭生活是斑斓……

……的斑斓交织，乐中有苦；但即便是苦的境况，在我回忆中也很亲切。

"我有些疑虑，怕活不到回来葬在中国；但一切情形和可能的事都考虑了，我盼望这次航行于我有益——于你们（玛丽和约翰）有益，于异教徒有益。哦，愿主为耶稣的缘故成就！

"12月14日，主日。——读祷文，按哥林多后书五章19节'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讲道。哦，愿你我，我的孩子们，被 found（原文如此，应为'发现'）在'基督里'，win（原文如此，应为'赢得'）基督，以基督为'荣耀'，死时'安息在基督里'！愿耶稣基督——神父所喜悦的——作你们全备的救恩、全备的心愿。你们母亲的盼望就是耶稣基督。

"12月21日。——昨天和今天'法夸尔森号'（Farquharson）在望，打信号说有从伦敦给我们的信，但我们没机会交通。天气多风多雨，今天不能公开敬拜。

"读欧文博士（Dr. Owen）论圣职属灵恩赐。哦，愿神赐给我，也赐给我儿子约翰，使他作向异教徒的传道人！愿神的圣灵作我小蕾贝卡的安慰者！圣诞日原打算敬拜，我为水手们预备了短讲；但风太大，搭不起'教堂'——他们把搭杠作凳叫搭教堂——只好作罢。

"12月26日。——今天我们在可可群岛（Cocoa Islands）以西，纬度大致相同。我一直在读历史——现代史、教会史、古代史、 civil（原文如此，应为'国史'）；在心里把它们连起来。一切历史都表明不敬虔不道德的苦果，以及把食欲情欲约束在天所定界限内的益处——不多不少。德行幸福的真线，是神的律法所画，印在心上，写在圣经里。哦，我的孩子们，为圣灵的帮助祷告，好辨明并持守与真理相合；常记我们救主的话：'学我的样式，因我心里柔和谦卑。'

"1月1日。——历代志上四章10节：'甚愿你（主）赐福与我，你的手与我同在。'主啊，你领我走我不认识的路——哦，仍作我的向导，保守我脱离凶恶！我的孩子们——我的亲人——我本人——我的工，我都交托你的祝福。哦，愿这次回父老之地的访问，促成福音的广传，益于我自己的灵魂！

"亲爱的孩子们，我上船以来，一直在读罗素《现代欧洲》（Russell's Modern Europe）……

……和其他史书。从这些书，为日常行事得不到多少教导；人类的罪恶 misery（原文如此，应为' misery 苦难'）在其中很明显：骄傲、野心、放纵情欲带来的可怕祸患。孩

子们啊，为知足、谦卑、敬畏主的心祷告。吉本（Gibbon）、休谟（Hume）、罗素的史书，装得很哲学；假定神的天意不掌管人事为真；于是讥笑那些把国难看作天怒之兆的人；但这思想与圣史作者的笔调、整本圣经的精神何等不同！哦！谨防假哲学，它抛弃宗教和圣经道德的约束。

"1月2日。——今天南纬20度，正在信风带中，无风；西南来大涌；据推测法兰西岛（Isle of France）或附近有过飓风。

"1月4日，主日。——给全船讲道一篇，读祷文。经文：路加福音十五章7节，'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人的灵魂何等宝贵！愿主赐你我，我的孩子们，得生命的悔改，结出与悔改相称的果子。

"前几天一条青鲨，威武地游在船边，被钩上的饵骗了。它把肉吞进口——钩钩住上颚，钩尖从一只眼睛穿出；它被拉出水面，徒然挣扎，对抗疼痛和死亡——罪的快乐何等残忍、诡诈、毁灭，正如我们大仇敌撒但用来钓错谬灵魂的饵。捕鲨的残忍诡诈，震动了我的感情，有力地提示了我所引的道德教训。

"1月5日。——我的生日。今天进入第42年。其中二十年在父亲家，多半作手工劳作；其余在公众服事中。

"这几天我忙着写你们所爱母亲的《家庭回忆录》，摘录她的信，给我亲爱的孩子们用，好叫你们效法她的敬虔和慈爱。重读她的信，给我忧伤的快乐；为那些都已过去的苦难和恩爱，逼出追忆的泪。愿主赦免我一切的罪，终带我到天上；我相信我的玛丽在那里，在她救主面前享说不出的福，她救主赎罪的血洗净一切罪污。

"历代志下二十六章5节：'撒迦利亚在世的时候，乌西雅定意寻求神；他寻求耶和华，神就使他亨通。'16节：'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

"'神若帮助，恶毒的嫉妒无害；神若不帮助，沉重的劳苦无益。黑暗之后，我盼望光明。'——简·格雷夫人（Lady Jane Grey）。

"1月13日。——我向你们俩，亲爱的孩子们，推荐读圣经时用克劳瑟《圣经地名词典》（Crowther's Scripture Gazetteer）；它帮你们记住大事，也帮你们在心里重现大事的场景。

"我想到写一本小书，写中国历史，给学校用；因英国现用课本谈中国的太少。

"1月17日。——开始……

"……以《中国及其历史等：学校用对话》（China， its History, &c. A Dialogue for the use of Schools）为题开始写这本计划的书。*

"1月26日。——我们现在靠近好望角；一切顺利，明天可到。但此前我们被无风和微风 disappointed（原文如此，应为'耽误'）多次。昨天读祷文，给全船讲道，讲'耶稣，君王和救主'。

"开普敦（Cape Town）。1月27日，星期二，到好望角；星期三早晨登陆。一有可能我就找到菲利普博士（Dr. Philip）的家。他在乡下，巡视传道站，迎接国王的专员们巡视殖民地。菲利普夫人（Mrs. Philip）在家，带着家人和四位传教士。菲利普夫人是非常可亲、明智、敬虔的女士。他们中间很和睦。

"星期四晚我原要在传道礼拜堂讲道；但那天我头痛剧烈，不能讲；莫法特先生（Mr. Moffat）替我读了一篇我在船上拟的论传道的讲章。荷兰牧师范雷先生（Mr. Faure）要了一份讲章抄本译成荷兰文，蒙允。

"福雷先生和普林格尔先生（Mr. Pringle，据说是《布莱克伍德杂志》前主编），在费尔贝恩先生（Mr. Fairbairn）

协助下，要用荷兰文和英文交替编辑一份月刊，叫《南非学报》（South African Journal）。

"应《商业学报》（Commercial Journal）格雷格先生（Mr. Greig）之请，我写了几段关于中国和传道的文字。

"登陆那天，阿尔塞杰船长带我去开普敦的总督府；总督查尔斯·萨默塞特勋爵（Lord Charles Somerset）现不住那里。他在纽兰（Newland），离城约七英里。星期五晚阿尔塞杰船长和我在那里吃饭；船长赶双轮马车送我去。路还好，空气凉爽宜人，周围植物芬芳。吃饭的有三四十人。我B博士（Dr. B_____），他是勋爵的随行医生，个子很小，性情古怪；为自己的健康，从不吃荤，不喝酒。他很健谈，爱用夸张的词藻。

"勋爵大人和我谈起阿美士德勋爵裁减开支的命令，说那是不明智的；因为上层社会的人不肯接受那职位，下层的人就会像从前那样贪污自肥。

"在菲利普夫人家的第一天，我们有祷告会；另两三次，我们同唱祷告赞美的诗。传教士们都对我亲切。

"总督府附近有个动物园，有几只狮子、老虎、鬣狗、豺；路对面有一只很大的乌龟。

"我们进桌湾（Table　Bay）那天，东南风大作。城后的山呈现壮丽、荒凉、拒人千里的景象。从海湾看，城不讨人喜欢。沙尘飞扬。登陆后我对它改观了。天气在屋里一点不闷热。人人都穿毛衣，看来和欧洲人一样健壮健康。女士们早晨八九点还在街上走。气候比中国广州欧洲化得多，这地方整个是反亚洲的。二十头牛拉一辆车，车还不大，是我没见过的。内地路沙多，不好；开普敦街上……

*此书1824年出版；将再版，附马礼逊博士最后一次离英前预备的补篇和插图。

……很不规则，有坡。

"房子玻璃窗关得紧紧的，我们进去时空气闻着不舒服。

"开普敦有个赫莱特先生（Mr.　Hellet），有相当的动物标本、骨骼等收藏出售。他一间屋里放着三只几个月大的小狮子，饲养员和它们玩，像和小狗玩。他有一只大河马标本。

"2月1日。——1月31日星期六晚登船，埃利奥特（Elliot）、罗布森（Robson）、休斯（Hughes）、赖特（Wright）几位先生——传教士和工匠——陪我来看滑铁卢号。早晨起航，以每小时七到十节的速度前进，直到今天5日星期四；我们似乎已进入东南信风带，走得很顺。

"离开好望角后，我一直在读1823年五月大会的演辞，翻看英国新近的报纸。一方面，何等造就安慰人心；另一方面，报上显的罪恶 misery（原文如此，应为' misery 苦难'）何等令人心痛。哦！亲爱的孩子们，谨防坏男女的company（原文如此，应为'交往'）。不让情欲，而让理性和宗教，永远引导你们；仰望上天帮助，逃脱下面的网罗。

"2月13日，星期五。圣赫勒拿岛。——最近三天无风和微风耽误了我们。

"昨天船长（the master）的布拉巴宗先生（Mr. Brabazon）上船，带来沃克准将（Brigadier-General Walker）的便条，请我在岛上住种植园府（Plantation House）。我上岸，在詹姆斯敦（James' Town）的城堡见了他；但那晚我得假，没到沃克夫人（Mrs. Walker）所在的种植园府那么远。韦尔奇先生（Mr. Welch），苏格兰牧师，是沃克将军几个男孩的家庭教师。他对我很客气，弄到一辆双马单座车（'sulky'），送我去拿破仑墓。范农先生（Mr. Vernon）陪我，指给我看波拿巴（Buonaparte）住过的荆棘屋（the Briers）、朗伍德（Longwood）等。奉城堡的命令，我获准从皇帝墓上垂下的柳树上折一枝，种在船

上。墓面盖着三块平板石，铁栏围着；一圈木栅栏围出更宽的周界。

"弗农先生说，有些法国随员报告，拿破仑要求领圣餐，去掉天主教的附加仪式，以表他信基督教。V先生认为这报告可疑。

"博伊斯先生（Mr. Boys）对我客气：看来是热心的福音牧者。弗农先生看来也是真门徒。他们在岛上办了学校，报告说这殖民地宗教道德状况近十来年大有改善。

"我给A中尉（Lieutenant A）送了书院报告等；听说他是敬虔人，从士兵升上来的。我和几个在路上做工的中国人谈了一会儿，发现他们都来自广东。他们中间有几个识字。牧师们给他们的中文圣经和单张，还没显出什么效果。他们有四五百人，都由政府养活；这点和多数其他殖民地不同，那里的华人靠自己谋生。

"圣赫勒拿岛是我见过最荒凉的地。岩石像经过煅烧。这种可怕的荒凉灰山绝壁，我从没见过。从山边上山，对我也是新的……

……我从没翻过山。我不怪波拿巴第一眼看到这样的住处就 horror（原文如此，应为'惊骇'）；它只配作流放地。

"沃克将军对我说，他初见这岛时，奇怪什么能引诱人住在那里。岛上生的叫'yam-stocks'（山药梗），或'yam-stalks'，不知什么典故。

"2月15日，主日。按马可福音十二章30、31节'爱神，爱人'讲道。思想神圣律法的要求——爱之律的强烈，人心的光景，何等敌对、何等冷淡——哦，人显得多么有罪！

"2月21日。——今天写完十篇关于中国的对话，就此打住，免得题目冗长，书太大不适合孩子。

"22日，主日。——行圣礼，按罗马书七章14节'律法是属乎灵的'讲道。我觉得船上有些改进可观。愿神的圣灵使许多灵魂知罪归正。

"23日。——今晨四点，甲板上大 noise（原文如此，应为'喧哗'）使我起身出去；见船已停，小船放下去找一个落水的人；救生圈先前已割断抛下；但小船回来，没见圈，也没听见人。烧了两盏蓝灯，好让小船看见船、找回路。炮手（the gunner）对死者作如下记述：

"'本杰明·希尔（Benjamin Hill），约三十四岁的年轻人，圣奥尔本（St. Albans）人。只有一个姐姐在世。帕丁顿（Paddington）的白马客栈（The White Horse）是他常住的地方。有个叫奎克（Quirke）的人，和他作了五年船

伴，但不知道他的家。他从右舷前桅横桁上摔下，当时正伸手去够前上桅支索。摔下时撞到前锚链。他一向很怕水，不会游泳。衣服很少。'今天船上显出缺乏严肃，令我失望。若淹死的是船上的狗，也不过如此。

"我昨天讲道最后的话，呼召罪人立刻逃到耶稣那里，躲避违背律法的刑罚。愿主帮助我和我的一家，预备好迎接审判日！

"2月26日。——写完一篇按阿摩司书四章12节'预备迎见你的神'的讲章。十七年前，1807年2月26日，我最后看了一眼英国。我祷告神让我再平安看见它！那时我想再也见不到了；现在也可能还是这样。哦神，我的救主，预备我以怜悯迎见你！

"29日，主日。——读祷文，讲道。头痛了一天。

"3月1日。——早晨头痛继续。风渐大。船长盼望本月27日左右到英国。

"3月7日，主日。——船倾斜得厉害，风不稳，'搭不起教堂'。头痛。过北回归线，纬度和澳门相同——我的心回到那里。我在中国度过了人生最有意思的时期。我所爱的、受苦的——……

……如今蒙福的玛丽！——你的记忆于我宝贵。我们的忧伤何等多，但主在我们苦杯中调和了许多怜悯；我们的罪，我谦卑地盼望，他按在基督耶稣我们主里向人类宣告的应许，恩慈地赦免了。

"17日。——昨天又被头痛折磨，不能读不能写。我们现在离蜥蜴角（Lizard Point）纬度六十英里内。"

下面这封好望角荷兰牧师的信，载有日志中提到的请马礼逊博士讲道的事。

福雷牧师（Rev. Mr. Faure）来信

"我亲爱的兄弟：

"……24日。

"盼你原谅我昨晚的冒昧：经莫法特先生同意，拿了你那篇极好的讲道，回家再细读。若你肯让我抄一份，印成荷兰文，我将特别感激；我深信它在神手中必大力推进本殖民地的传道事业。

"你若肯赏这脸，我必立刻叫人抄好，今天就把原稿还你。

"我怀着最崇高的敬意……

"亲爱的兄弟，你在我们神圣主的事业中的，

"马礼逊博士（Rev. Dr. Morrison）台鉴。'A.福雷（A. Faure）'"

马礼逊博士访好望角时菲利普博士（Dr. Philip）不在家；他回来后，在附信中表达了对此事的遗憾：

致马礼逊博士（Rev. Dr. Morrison）

"好望角，1824年3月8日。

"亲爱的马礼逊兄弟：

"我到之前听说你已离开开普敦，我何等难过，难以言表。我在离好望角几百英里的地方得知你在桌湾的消息，就骑马每天六七十英里赶来看你；但看来是天意，我们这次不能相见。请接受我最诚挚的谢意，谢你留给我的宝贵情谊和信任的信物。那箱子将作为你的纪念保存，传给我的孩子们；盼他们作为传家宝留在家里。你留给我、许我印行（若我赞成）的讲道，深得我完全赞许。其中没有一处我想反驳；有几段我很想标上我的赞许。非长期在传道工场的人，写不出这样的讲道；我认为应当出版，使之有更广泛的用处。承你好意许我作你的编辑和注者，我打算公务稍松就出版，并附注释，阐明支持它的主要论点。我欣然接受作你编

辑注者的职分，但我必须防你：别让英国的朋友们从你那里哄去抄本在那里出版。我会把抄本寄回家；在好望角印出之后，任他们印多少版。我没见到你，失望极大。我有许多东西要托你带回家，换别人我不能这样托；但——我说什么呢！'愿主的旨意成就。'

"你若能经好望角出来，务必这样。几周的会面，对我们俩和传道事业整体都大有用。***

"我是你的，主里亲爱的兄弟，

"约翰·菲利普（John Philip）"

上面写信人热切盼望的会面，在马礼逊博士离英前实现了——因菲利普博士（Dr. P.）为殖民地要事从好望角回来。

第五时期

从他1824年抵英，到他1834年去世

第八节

1824年至1826年

抵英。——中文书籍在海关被扣留。——携书来英的目的。向财政部申请免除关税。——觐见乔治四世（George the Fourth）。国王接受一部中文圣经。——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的接待。公开事务。——再婚。——当选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会员。——创办语言学院（Language Institution）。——出版《中国杂录》（Chinese Miscellany）、《临别纪念文》（Parting Memorial）等。——离英。

本书主人公在公共人物所担任的每一领域都已声名卓著，此声名早在他抵达欧洲之前便已传至，为他赢得了社会各阶层的接待，与人们对他的才干与劳绩的公正评价相称。

令人遗憾的是，马礼逊博士（Dr. Morrison）一生中这段饶有趣味的时期，竟无日记传世；他此番回乡之旅的心境如何、收获几何，只能从一些书信摘录中窥见一斑——那些信都是在旅途的匆忙劳顿之中，或在纷至沓来的公开事务的激动之中写成的，他一抵达本国，便被这些事务淹没了。

他登陆的经过，以及他在伦敦滞留的原因，在写给那位受托照管其子教育的友人的一封信中有简要记述。

致克卢尼博士牧师（Rev. Dr. Clunie）

伦敦约克街（York Street），1824年3月24日。

亲爱的约翰：

我竟从伦敦给你写信，这实在出乎意料。啊，上帝的安排与我们的意图和预期何其不同！我于本月23日下午四点左右抵达此地。滑铁卢号（Waterloo）载我从中国出发，经好望角（Cape）与圣赫勒拿岛（St. Helena），百日抵英。我在斯塔特点（Start Point）换乘一艘走私船登陆，在德文郡（Devonshire）的小海港塞尔科姆（Salcombe）上岸，随后前往伦敦。21日是主日，距金斯布里奇（Kingsbridge）仅五英里路程，我晚上在戴维斯牧师（Rev. Mr. Davis）的礼拜堂讲道，听众济济一堂。我的身体一如往常——只是偶尔

仍头痛。我带回了一万卷中文书籍，要让它们上岸，必须向财政大臣们（Lords of the Treasury）申请，所以一时还不能南下去看约翰、罗伯特和你们大家。冷风颇伤眼睛，请原谅我写得简短。

别了，愿平安与你同在！

爱你的 马礼逊（R. Morrison）

马礼逊博士离华之前，曾向当地的英国当局陈明他携带这批珍贵中文藏书来英的目的；　其中许多书得来极不容易，因为中国政府明令禁止本国人向外国人售书；许多著作又稀少昂贵，整批藏书共耗资二千英镑以上。然而他一贯襟怀开阔，提议将这批藏书赠予当时现有的大学中的一所，条件是该大学设立中文教授职位，教授那些出于宗教或其他目的、有志学习中文的人。他在一份呈给财政大臣们的备忘录中陈明此意，并请求免除外国书籍的进口税。马礼逊博士在伦敦滞留了一段时间，焦急等待申请的结果；原来此事颇有难处：若把一项迄今只授予慈善团体的特权，破例推及个人，恐成先例。于是他得到答复：只有代表这批藏书预定去向的某个公共团体提出申请，藏书方可免税放行。马礼逊博士一时无法接受这个条件，因为他尚未决定把藏书托付给哪家机构；若把它转给一家不向公众开放的机构，他携书来英的初

衷就全落空了。对于这样一位为宗教与学术事业成就卓著、又把自己微薄收入的大部分都投入慈善事业的人来说，仅因这是个人之举而非团体之举，就得不到应得的鼓励，实在是一种特别的苛待。

于是马礼逊博士决定暂且搁置此事；他在本国停留的时间有限，还有与所从事的事业相关的其他重要事务要办；此外，他还计划去北方探望日夜思念的儿女和亲人，——而这次北上之行，已推迟到超出他原定与儿女亲人相聚的时间。与此同时，马礼逊博士的许多朋友都热心助他妥善安置这批藏书。其中有已故的约瑟夫·巴特沃斯（Joseph Butterworth）先生、阿勒斯·汉基（Alers Hankey）先生，而最尽心的是乔治·斯当东爵士（Sir George Staunton）：在他热忱奔走之下，加之国王几位大臣对马礼逊博士本人及其劳绩的友好态度，此事不曾搁置，书籍最终获准免税放行。下面选录的几封往来信件，一是关于此事，一是关于马礼逊博士觐见乔治四世国王（George the Fourth）之事，可为上文作证。

致马礼逊博士牧师（Rev. Dr. Morrison）

下议院（House of Commons），星期五。

亲爱的先生：

我刚与温恩（Wynn）先生长谈，就你的事与他多有商议，结果甚是满意。他答应向财政部（Treasury）申请，让你的书籍即刻免税交还给你。我此前去过财政部，看过他们当时决定写给你的那封关于此事的信，想必你已收到。

温恩先生还慨然应允，亲自于星期三引你觐见国王，并与皮尔（Peel）先生商议，将你的圣经译本呈献国王陛下的最佳方式。在此情形下，我本不必同去——但因你是初到之人，温恩先生希望我陪同，以确保你能找到他，并在适当的时机把你交到他手上——我很乐意效劳，因此仍按先前约定，星期三下午一点半到伯纳斯街（Berners Street）接你。别忘了，当天傍晚六点半，你约好与我共进晚餐。

我也见过默里（Murray）先生，谈了你的词典之事，见面时再详告。

你不难明白，我本极愿亲自引你觐见陛下，但我想，若温恩先生能同去，对你最为有利。

匆匆谨上，至诚的　乔治·托马斯·斯当东（Geo. Thos. Staunton）

附上我刚寄给利物浦勋爵（Lord Liverpool）的一封信的抄件，望你赞同我所写的内容。我毫不怀疑你必能获

准书籍免税；我所写的内容，想必能使利物浦勋爵对此事生出好感。

约定的时间一到，马礼逊博士便陪同乔治·斯当东爵士前往朝觐（Levee）；觐见国王时，国王陛下接见他的方式，既体面得体，又让那位为他谋得这份殊荣而出力最多的朋友深感欣慰。国王欣然接受一部中文圣经和一幅北京地图，由尊敬的罗伯特·皮尔爵士（Right Hon. Sir R. Peel）与查尔斯·R.萨姆纳博士牧师（Rev. Dr. Charles R. Sumner，现任温彻斯特主教）的以下几封信函为证。

致乔治·斯当东爵士（Sir George Staunton），准男爵，等

白厅（Whitehall），1824年4月12日。

亲爱的先生：

在将中文圣经呈献国王陛下时，我已向陛下禀明马礼逊博士为在东方促进宗教与学术所作的非凡而卓有功绩的努力。

陛下命我经由阁下向马礼逊博士转达：陛下对这位先生卓越而有益的劳绩，表示特别的嘉许。

敬上，亲爱的先生，你最顺从忠实的仆人　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

致 R. Morrison 牧师（Reverend R. Morrison）等

卡尔顿宫（Carlton Palace），1824年4月14日。

先生：

奉国王陛下之命，我向阁下转达陛下的谢意，并对阁下经皮尔先生呈献中文圣经一部之盛情，表达陛下的感激之忱。

陛下已谕令我将此书特别保管，作为陛下藏书室重要而珍贵的增补。

敬上，先生，你顺从忠实的仆人　　查尔斯·R.萨姆纳（Charles R. Sumner），图书管理员（Librarian）

卡尔顿宫，1824年4月19日。

先生：

谨欣然告知，我已荣幸地将阁下本月15日的信呈于国王陛下御前，并奉命通知阁下：国王愿欣然接受阁下表示愿呈献的北京地图。

我还奉命告知，陛下对阁下这一额外的心意，表示深切的嘉纳。

若蒙阁下将该地图送至卡尔顿府（Carlton House）交我，我将即刻呈于国王御前。

另请容我补充：我吉尔伯特·法夸尔·马西森（Gilbert Farquhar Mathison）多次谈及阁下，我进城后将第一时间请他引见阁下。

敬上，先生，你顺从忠实的仆人　　查尔斯·R.萨姆纳（Charles R. Sumner），图书管理员。

致马礼逊博士牧师等。

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驻华代表不时发回的、关于马礼逊博士服务的褒奖之词，必能消除人们从前的种种顾虑——曾有人担心他与公司机构的关联会损害公司的商业利益；而在他离华之际发出的公文中，他又被正式介绍给董事会（Court of Directors），下为该公函摘录：

"1823年12月5日。马礼逊博士在本机构任职十六年，为尊敬的公司（Honourable Company）利益作出了卓著贡献；他离任之际，我们不能不表达我们对他的服务之重要性的深切体认，以及他在本国居留期间，他的才干与为人处世带给我们的全然满意。我们相信，蒙允许将马礼逊博士郑重引荐给贵董事会垂注——他是一位堪当贵方最优礼遇的绅士。"

上文由商馆特别委员会（Select Committee）全体委员签署，另附一项请求：在马礼逊博士离华期间，望发给他全

年薪俸的一半——此请求得到了极为慷慨的应允。董事会作为一个整体，以及其中几位成员个人，都以极高礼遇接待马礼逊博士，其款待之周，足见他们对他的品格与劳绩何等推重；作为公开的敬意表示，他还应邀出席了尊敬的董事会设的一次宴会，在席上结识了当时一些最杰出的人物。然而，对这位以彰显神的荣耀、增进同胞福祉为至高目标的人来说，个人性质的荣耀再可喜，在他心中的分量也极为次要。下面这封他抵英约三周后写的短信，可见他当时一贯的心境。

致乔治·斯当东爵士（Sir George Staunton），准男爵

伯纳斯街（Berners Street），1824年4月12日。

亲爱的先生：

阁下两次枉驾，我都不在，深以为憾。阁下对我的事如此关怀，我感激至极，但阁下的仁慈与那些慷慨而切实的襄助，我所感于心的，不再多言。我正设法在朋友们中间，为中国的道德与属灵事务激起多一点热心——他们对东半球的社会状况所知甚少；但我对此不抱太大希望。"谁（他们说）知道中国的事呢！"

我昨天讲道两次，晚上去听了著名的欧文（Irving）先生讲道。讲得不错，但并无特别出众之处。

至诚的 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可见，此时公开事务的压力，使马礼逊博士几乎无暇应私人朋友之请，也无暇遂自己退隐静养之愿。他在一封复信中说：

"伦敦朋友们的殷勤相邀，使我久久抽不出片刻回你的好信，令我难过；我的健康尚可，但若如此忙碌，恐怕难以持久。明日我动身去诺森伯兰（Northumberland），拜谒父母之墓，探望姐姐和几位早年朋友。我曾几何时想过还能重访英伦海岸！但我们的打算，未必都是上帝所成就的——我们在天上的主与夫子的旨意最是美善。"

于是马礼逊博士匆匆赶去探访早年最亲切的故地；他的到来，令健在的亲人们以深情的急切盼望着——其中一位说："我永不会忘记那一刻的幸福——我发现自己被我最好最亲的朋友紧紧拥抱；他来到那些他曾为之付出良多的人们中间，激起了言语无法表达的情感。"马礼逊博士在纽卡斯尔（Newcastle）的逗留必然短暂。这一次和后来的几次，他都曾数次向济济一堂的会众讲道，人们渴慕听他讲道之切，"竟有数百人不得其门而入"。他于4月18日晚抵达，23日

离开，前往爱丁堡（Edinburgh）；从那里他带着女儿重返纽卡斯尔，停留数日，然后前往曼彻斯特（Manchester），把在那里的儿子接到伦敦，参加五月份各差会的年会。这一次，他的到访本不广为人知，直到报纸上登出："本城伟大而著名的乡贤马礼逊博士，将于本月21日在高桥礼拜堂（High Bridge Chapel，属苏格兰教会）讲道"；随后地方官绅前来拜访，并设公宴为他的到访祝贺。在写给乔治·斯当东爵士的一封信中，马礼逊博士说："本城对我的接待，殷勤备至，无可再求。重游我三十年前作为贫寒羞涩的少年快乐生活过的街巷田野，于我饶有兴味。"但令他颇为失望的是，由于附近煤矿的破坏，他记忆中深刻的田园景色已所剩无几；几年后他在写给侄女的一封信中谈及此事，说："重走少年时代的旧路，我深有感触—— 圣约翰教堂（St. John's Church）、福斯河（the Forth）、少女巷（Maiden Lane）、河畔——曾在我眼中何等可爱——如今，肮脏的新煤矿井已把高岸上那些有益健康的散步道，连同其间的河流和对岸的风车山，全毁了容颜：冬夏两季，清晨四五点钟，我常独自出门，去走我方才提到的那些路——啊！而今境况何其不同。当年，圣经、祷告、安息日和神子民的聚会，是我的喜乐——那样的日子一去不返。但还有一个更美的家乡，汉娜

（Hannah），在中国的我，离它和在英格兰一样近——哦，愿我能配得上它。"

来自联合王国各地的殷切请求纷至沓来，请马礼逊博士为慈善团体代言，或成全私人友谊之愿；这些请求虽是他公认功绩的可喜见证，却很少体谅他处境的特殊。于是在回曼彻斯特途中，有人请他为某特别目的讲道两次，他在复信中不免抱怨；此信日期为1824年4月20日，写于纽卡斯尔：

"我星期一晚上到此。下星期四或星期五（主若愿意），我将离开此地前往曼彻斯特；我愿为你们讲道一次，讲两次，我看绝无可能。朋友们如此不体谅，令我费解：我研读那贫瘠的异教语言多年，他们竟指望我一登陆，在千头万绪、令人心神耗散疲惫的事务之中，立刻登上讲坛，讲慈善募捐道。"

另一位朋友因他不肯再多走二百英里路去见他一面而表示失望，他在4月23日离开纽卡斯尔前夕写道：

"我从早到晚、日复一日地劳碌，为亲人，为儿女，为公众，牺牲一切个人考量，却仍不能令人满意。我的朋友们最是不讲情面，要我做我做不到的事，又因我行不出不可能的事而见怪。从伦敦到纽卡斯尔，按我走的路线往返约六百英里，我必须马不停蹄地赶路；而你，我亲爱的朋友，竟因我

没把它走成八百英里而不快！我在这里从清晨五点到夜里十一点不得休息，明天清晨五点又要启程。请怜悯我，不要责备我。

爱你的 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作为首位来华新教传教士，他十七年劳苦有成之后莅临各基督徒团体的聚会，受到最虔诚的喜乐与感恩的欢迎——这本是自然之理，无需赘言；下面的私人信件摘录数则，可见当时的情感并非一时激动：

"我怀着无以言表之喜乐，祝贺你平安抵达英格兰。自你离英之后，神何等恩待你！你的路上虽布满试炼与忧伤，你却蒙了多少怜悯、得了何等永不褪色的尊荣！我亲爱的弟兄，我欢喜的是，那位格外赐你心愿得偿、使你把生命之道译成中文赐给亿万中国人的主，必不让这无价之恩白白赐下。你虽'流泪撒种'，将来必'欢呼收割'；即使你未及亲眼看见成熟丰盛的庄稼就离世，你仍深信，他的话'必不徒然返回'。亿万人日后必纪念你，因他们得享你蒙允许摆在他们面前的丰盛筵席。我说这些，不是要煽起自我庆幸的火星，而是要激起对那位算你配得、把你放在这职分里的主最纯粹的感恩。愿你余下的年日同样蒙尊荣、更加蒙福；愿你亲爱的儿子兴起，步你的后尘，'并驾齐驱'（æquis passibus）；愿

以色列的神——全地之神——祝福他，使他成为亿万人的祝福。"

另一位写道：

"我为你的归来欢喜至极。我实实在在地说，我曾多次在施恩宝座前为你代求。听闻主如此尊荣你作他手中的器皿，在海上陆地、在本土异邦都保全你宝贵的性命，我不禁大大欢喜。正如至今仍有人活着，当年对你说'炎热的天气烧坏了你的脑子'，我谦卑地盼望并相信，他们如今不得不承认：你当时和现在一样神志清醒。好，我亲爱的弟兄，你当与我一同把一切荣耀归给那独配得荣耀的主。在圣灵影响之下的分别为圣的学问，是大福。我绝不赞同某位博学博士的格言——'神的恩典使人作基督徒，学问使人作基督的传道人'。我承认神的恩典使人作基督徒；但学问加上他所领受的恩典就使人作基督的传道人，我不承认——否则岂不是每个有学问的基督徒都够格作传道人，学问成了传福音的必要资格？有人竟把没有恩典的学问视为足够的资格，在我看真是奇事。这论断显然错误；比如我可以提一个青年：父母立意要把他培养成当代最卓越博学的传道人，不惜一切代价和心血；那青年贪婪地汲取各样语言的知识，在各门学问上都大有长进；但一学神学，竟成了十足的自然神论

者，等等。亲爱的弟兄，我从心底、用全灵感谢神，不但赐你恩典，也赐你学问——你二者都极需要。你的工作既艰巨又尊荣。神使你做成了一件大事，直到万物的终局，这大事都将成为世人持久的祝福，其美果将与不死的灵魂和神的宝座一样长存。"

马礼逊博士探望了利斯（Leith）、纽卡斯尔和兰开夏（Lancashire）的朋友后，约在五月初重返伦敦，参加各宗教团体的周年大会——这些大会都在五月举行；这些团体以改善人类家庭的道德与属灵状况为宏大宗旨，他对此深有参与。这一次他参与较深、较为突出的有：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大英外地圣经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圣教书会（Religious Tract Society）、祷书与讲道集公会（Prayer Book and Homily Society），以及伦敦港协会（Port of London Society）——他一直是这些团体的得力干事，直到去世才终止这些爱的劳苦。在这些团体的年鉴中（尤其是前两家），大概没有一件事比马礼逊博士亲临、并带来他劳苦的成果，更能激起满堂的喜乐之情了；在场几位杰出人士都以有力雄辩的演说回顾此事，听众报以热烈的欢呼。各团体的报告摘要，或许能引起读者兴趣。伦敦传道会的报告说：

"马礼逊博士自中国归来，向本会呈献新旧约圣经一部，由他本人与已故的米怜博士（Dr. Milne）翻译；另呈献中英词典一部。本会以最热烈的满意之情接受。"

经滕利（Turnley）教区牧师　J.朱利安牧师（Rev.　J. Julien）提议、国会议员约瑟夫·巴特沃斯先生（Joseph Butterworth, Esq., M.P.）附议——

"本次大会以神圣的喜乐，瞻仰圣经译成中文之大功告成：这是神祝福本会可敬的传教士马礼逊博士牧师不倦劳苦的结果，已故可敬的米怜博士襄助其事，等。"

朱利安先生就此发表了感人得体的讲话后，巴特沃斯先生向大会致辞；他祝贺本会在世界各地的努力都蒙成功，尤其是在一门语言上所成就的——二十年前他以为这门语言几乎不可能学会：当时他路过大英博物馆，看见一个年轻人在埋头研读几部中文手稿，他以为那纯粹是浪费时间；如今他说："神藉他成就了何等大事！他已完全掌握这门语言；他编成了这门语言的文法和词典；整本圣经都已译成中文；桌上摆满了他可敬的劳作，基督教世界深深亏欠他。马礼逊博士还收集了数千卷中国文献——这座浩大的藏书楼，愿能吸引青年绅士学习这门语言，装备自己，成为我们这位宝贵朋友的同工或继任者。"

马礼逊博士在答谢对他服务的褒奖时，追述了当年传道会董事们对他投身工作时的灰心之感：那时他仿佛以某种拓荒者的身份受差——被派去尽力在中国谋得居留，只抱着能学会这门语言的微弱希望；然后他从在种种艰难阻挠之下已成就的事，论证了：当基督教会付出与目标相称的努力、蒙神相助时，必能完全实现他们的愿望，这是可行的。

今年大英外地圣经公会的大会也格外引人入胜，不仅因为中文圣经加入了它的圣藏，更因为本会一位高贵的赞助人（罗登伯爵，Earl of Roden）见证了圣卷中真理的大能：使人心从黑暗转向光明，从撒但转向神，并扶持人的心灵，　在人生常有的诸般试炼患难中扶持人的心灵，伯爵以自己的经历为例；他说，这幸福的转变，是因他偶然参加了一次圣经公会的周年大会而促成的！枢密院议长哈罗比伯爵（Earl　of Harrowby）随后向大会致辞，全面回顾了传教事业在世界其他地区所成就的，由此得到鼓励，对中国也抱以希望；他指出："虽然至今在中国留下的印象仍极其轻微，但世上最奇特的语言的难关竟已被攻克至此——整本圣经的译本已经问世，这本身就是奇事；迟早，在赐下翻译所需学问的那位神的祝福下，它必在地上一国之下人数最多的人群中，留下完全的印记。"

马礼逊博士呈献中文圣卷给大会留下的印象，被 T.S.格里姆肖牧师（Rev. T. S. Grimshaw）描绘得如此有力，编者觉得，若向读者隐瞒他这封饶有趣味的信的任何部分，既对不起主题，也对不起这位文笔优雅的作者。信如下：

贝德福德（Bedford）附近比登汉（Biddenham），1828年9月25日。

亲爱的夫人：

你想搜集一切能说明已故马礼逊博士早年如何钟情中文的材料，这不仅是对他纪念的正当致敬，更是这位杰出人物生平史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这也是每个虔诚而好哲思的心灵都深感兴趣的探究——他们乐于追溯人类行动的最初源头，或注目神护理之工的方式。若在世俗生活的工艺发明上，我们都好奇人力与巧智如何克服困难，好奇从最初不完善的探索努力到最终大功告成的渐进阶梯，那么，当我们探究一门语言如何被着手学习、最终被掌握——这门语言曾被视为欧洲人的热忱与才智无法企及，而它的习得又关系着"全世界人数最多的聚合人口"（此称恰如其分）的属灵与永恒利益——我们该怀着何等热切的好奇！

关于这一探究，我能提供的事实只有下面这一件，愿它的趣味能弥补它所传信息的简短。

已故的约瑟夫·巴特沃斯先生（提及此名，我不能不记下我对他的坚贞正直与不倦仁爱的高度敬意），喜欢以召集不同宗派、却同受一灵感动的人，来纪念大英外地圣经公会的周年。他怀着希望：让人们有机会发现，他们一致之处远多于分歧之处，从而培养彼此相爱、彼此包容之情，明白"若是基督的肢体，就必须互为肢体"。我还要说，这试验每次都极为成功；我也不禁要表达这样的确信：若各派善人能更常聚首，棱角必被磨平，属肉体的纷争必止息，那时论基督教会在其各支派中的情形，正如论救赎主的里衣所说："那件里衣原没有缝儿，是上下一片织成的。"（约翰福音十九章23节）

我特别要提的那次周年大会，发生在1824年。那一天因一事而格外值得纪念：在济济一堂的杰出听众面前，马礼逊博士向会长廷茅斯勋爵（Lord　Teignmouth）呈献了他与已故米怜博士合译的中文圣经。据说这项工程是二十年劳苦研读的结果，被公认为基督徒虔诚与坚忍的非凡丰碑。那感人场合的深切意味，我永志不忘。马礼逊博士站在台前，手捧这珍贵的卷册；身旁站着他年少的儿子，被引到台前，仿佛另一个汉尼拔（Hannibal）——不是来立誓对抗祖国的仇敌，而是要在圣经公会的祭坛上，分别为圣，对抗他救赎主的仇敌，与父亲同享扩展主永恒国度的尊荣。那是一种崇高

的基督徒感恩与喜乐，夹杂着无数的祷告心愿：愿全能施恩的神大大祝福这高贵的爱的劳苦。会后谈话自然转到这个有趣的话题上。巴特沃斯先生于是讲了下面这个事实：

"那是许多年前的事了，"他说，"我参观大英博物馆图书馆时，常看见一个年轻人埋头用功，似甚专注。他读的书，文字语言我全然不识。我的好奇心被勾起，向他道歉冒昧打扰后，我——"

我斗胆问他，如此吸引他注意的是哪国语言。'中国话，'他谦逊地回答。'你懂这门语言吗？'我说。'我在努力学懂它，'他接着说，'但难得出奇。"你学这门出了名难学、被认为连欧洲人的才智勤奋都攻克不了的语言，目的是什么呢？'巴特沃斯先生追问。'我的动机，我自己也几乎说不清，'他说，'我只知道，我的心被一种强烈而莫可名状的感动大大触动；如果人的热忱与坚忍能攻克这门语言，我就要一试。最终结果如何，只有时间能揭晓：目前除了学会这门语言本身，我还没有确定的目标。'"

"我当时哪里想到，"巴特沃斯先生结束这段有趣的叙述时说，"我看到的竟是我们今天见证其完成的那大工程的萌芽；那样微小的开端，竟引出如此宏大的结果；我

面前站着的，竟是神的护理兴起的尊贵器皿，为要光照人类如此庞大的一部分，带他们归服福音大真理的权下。"

"我不必说，我们都何等热切地分享这些期望；只缺一件憾事，就是马礼逊博士本人不在场，不然我们本可亲耳听他讲述，他是踏着怎样一步步的阶梯，攻克了如此艰巨工程的一切难关。（那天他是廷茅斯勋爵的客人。）但这工程本身，将永远是持久而光荣的记录，见证当神的荣耀和人永恒的利益成为最大的动力时，人的巧智与坚忍能成就什么；也见证宗教热忱无所不能——除了道德上不可能的事——因为感动它的能力是神圣的。"

这一年接下来的时间里，马礼逊博士走访了法国、爱尔兰、苏格兰和英格兰的主要城镇，主要目的是在文人圈和宗教界激起更多人关心异教徒的道德状况；尤其是东亚地区的居民，他有力地为他们向基督教会的同情与仁爱请命；他又以救主给门徒的"使万民作门徒"的使命为据，论证基督徒有义务回应这些呼求。下面举一两例，见他公开演讲的精神与风格，读者可略窥其感人之力。论中国人的智识与属灵状况，讲道者说：

"上天之神赐给那个民族广袤的疆土，其中多有肥沃宜人、风景悦目之地；他们的实用工艺知识，足以供应生活一切必需，乃至多数奢侈之物。在这些方面，他们无求于欧洲。他们也有古今浩繁的文献；有不受管制的出版业，有合乎他们口味的廉价书籍。有诗歌，有音乐，有优雅的文章；有本土古代经典，有浩瀚的本国史；有古物，有地理图志，有戏剧；有小说中对人物风俗的描绘；有战争与谋杀的故事，有旷日持久、血腥内战中曲折的权谋。迷信的人还有神话传说——凡此种种，印刷机都极丰富地供应着中国及邻近民族。他们的文献也不乏自然理论，对万物出产的描述，药剂师的配制工艺，以及医学的历史与实践。

"那么，中国人需要欧洲给他们什么呢？——不是读写印刷之术；不单是普通教育；不是某些博爱家挂在嘴边的'文明开化'；他们需要的，唯有保罗视为至宝、也是传道会唯一要传给他们的——他们需要认识基督。因为尽管他们历史悠久、文献浩繁、工艺精巧、风俗文雅，他们仍是执迷的拜偶像者，'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就'敬拜事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造物的主'；他们是恨真神的，'装满了各样不义、淫乱、邪恶'。纵有他们的文明，嫉妒怨毒、诡诈虚谎，泛滥无度——加以自私鄙吝的精明，和冷酷的玄学式不仁，仍是中国人普遍的特征。

"他们见人溺水或濒临丧命、袖手不救，是众所周知的；家庭中虐待家奴与妾侍，对男女施酷刑——　在公堂定罪之前对男女施以酷刑；溺杀女婴，官府明知故纵、纵有法律禁止——这些就是我为控诉的后半部分提供的证据。他们的原则有缺陷，所以行为败坏。

"他们那位著名的古代圣人孔子（Confucius）的哲学，不承认来世；论人对造物主的本分，一片空白。除了后世的褒贬，它在坟墓之外，给人的惧怕或盼望留不下任何东西。眼前的利害是行动的主要动机。论那位远超天地、无限崇高、与天地有别的伟大荣耀的神，孔子的教导只字不提；它至多模糊地承认自然中有某种秩序原则，违背了就招致眼前的祸患。中国古代哲学中，有些东西很像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那玄奥的数字，被引入宇宙论中。据说，天地因某种内在原则的作用，从先前存在的混沌中形成了今日的秩序；一种假想的二元或双重能量，参与了万物和诸神的形成；天如今是自然界的最高权力，高于诸神。连我们脚下这块泥土，也是自然界的第二权力，高于诸神。天、地、神、人，是中国人常用来排列所承认的存在物的次序；但有时又把神排除在外，因为有些哲学家认为神的存在靠不住；于是天、地、人成了三大并立的权力。这种无神论，是一切公共信仰的基础，也影响着中国宗教徒的迷信，使人心生大

骄傲大不虔，即便他们还遵守迷信的仪式。诚然，在孔子搜集编定的中国最古文献中，对至上神的承认，比孔子自己所想的、或后世中国学者所发挥的任何东西都更明确；因为我相信这是事实：人若任凭自己，只会沉沦于无神论或拜偶像，从不从中上升；必须有神写下的话语，才能把他带回来。除了孔子的体系，中国还有另外两大体系，比他的体系更常用神，也承认死后赏罚。他们教人禁食、祷告、苦修、为亡者做弥撒，威胁恶人在阴间诸地狱受各样刑罚，或来世投胎为人时受贫穷、疾病，或沦为畜类。

"老子（Laou-keun）与孔子（或孔夫子，Kung-foo-tsze）同时，他的学说混杂着一些观念，据推测是他在毕达哥拉斯时代前后从世界西部搜集来的。他以不可思议的'道'（Taou）为永恒的理性或'逻各斯'（Logos），为至上原则；有欧洲人推测，当他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时，指的是他听说的关于圣经三一真神的观念。他的门徒说他多次降生，为人师表。他们教人苦修冥想，为要磨去人性中粗鄙的部分，渐升至崇高、属灵、神圣之境；历代以来，他们多沉溺于炼丹术的虚妄追求，并试图不吃不喝而活，以为气能像血一样周流全身，呼吸就不必要，人就长生不死。

"这些人，以及中国第三类宗教徒——佛徒（Fiih-too）即佛教（Budha）宗派（一世纪末从印度传入中国），都相信灵魂转世。两派都有僧尼，像欧洲的修士修女，领有官府执照，但都不从官府领俸。自称孔子门徒、充任政府官职的'儒者'一派，不用僧侣。父亲、官长、王侯都亲自祭祀：祭家神、境神、江河山川之灵、火神、风神、雨神、雷神、地神、天神和北极星。他们也拜孔子的像——孔子从不自称是超乎人者，连'圣人'之号都辞了，也从没教导人灵魂有独立存在——他的门徒实在也否认此说。这些哲人常嘲笑本国的宗教徒，却仍遵守礼仪迷信，拜别派的偶像，也拜本派的。省督和地方官常到佛寺，在盘腿卷发的佛像前俯伏，大笔捐输，供养僧人、修葺庙宇、塑造新神、清洗装饰旧神。中国的鞑靼皇帝（Tartar　Majesty）还常给各地的神加封新号新衔。何等荒谬！人创造并尊崇自己所拜的神！唉！弟兄们，东亚亿万人还要承受虚谎、虚空和无益之物到几时？他们几时才如先知所说，从地极而来，承认自己的愚昧，丢弃偶像？"

论福音所教导的、对他人事务的仁爱关怀，他说：

"普世的仁爱，是圣经的观念；怀有这样的情操，是基督徒的本分。这条要求此本分的诫命，何等奇妙地包罗万有

——"要效法神"，"要与救主同心"！神本体的自然属性实在无法效法；我们不能效法他的全知，也不能效法他的全能去创造世界，因此也不该僭越审判世界；但我们蒙命要效法全能神——圣父、圣子、圣灵——道德上的完全：神公义，我们也要公义；他圣洁，我们也要圣洁；他纯洁，我们也要纯洁；他怜悯，我们也要怜悯；在仁慈善行上像他；他怎样赦免我们，我们也怎样赦免人；他怎样忍耐我们，我们也怎样忍耐人；我们各人要看顾他人的事，如同基督耶稣看顾我们的事——以同样的怜悯，同样的努力；包容他人，为他人劳苦，为他人忍受剥夺与凌辱，若有必要，为他人舍命。

"'要效法神，与基督同心'——哦，这基督徒伦理的准则何其高超！我们的圣教在此何其光荣地独一无二！古今异教徒都不敢对百姓说'要效法你们的神'，除非同时说'要行恶、要污秽、要残忍'；穆罕默德的祭司也不能叫回教徒效法他们的先知而不陷入同样的荒谬。唉，降到比效法耶稣更低的标准看：属灵的基督徒中，有几个人为达成目标，能效法世俗商人的进取，或野心家的刚毅、勇敢与坚忍？有几个人为人的属灵利益所做的，能比得上著名的霍华德（Howard）为减轻罪犯今生的苦难所做的？在东方那些地区，有多少英国人为了糊口或发财，忍受二三十年的流放，忍受异乡和不卫生气候的一切不适；这些年轻人多出自本国较富裕的家庭。爱

己使他们能做这一切；但被基督——他们救主——的爱带出去、并留在那里的，比例何其悬殊！教会的情形，今日仍是经文反过来的写照——'各人看顾自己的事，顾念他人之事的，少之又少。'"

在联合王国多地，这些公开演讲，连同他在私人圈子中关于一个此前所知甚少的民族社会状况的介绍，都激起了相当大的兴趣。兴趣的结果是：几位虔诚、有才、有学的青年，把自己奉献给救赎主，到中国和其他异教之地服侍。其中一些至今仍是传道工场上得力的工人，另一些还未负重担、未受日晒，就早早被召去得赏。除了当时在曼彻斯特成立的、襄助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的协会，利物浦（Liverpool）、纽卡斯尔等地也筹划成立同样的协会，但或因缺乏实行之热心，或因目标未被充分理解，计划后来作罢；不过几笔私人捐款曾一度继续襄助书院经费。这些捐款后来也完全停止，大概是因为许多虔诚人以为，学院或学术神学院并非直接有助于传道目标；然而经验幸而证明事实恰恰相反——只要把传授神圣真理作为首要目标，英华书院当年如此，至今仍是如此；下面这段早在1824年的中国传道总报告摘录，可消除人们对此机构在这方面的任何成见。传教士们说：

"我们认为，在各国、尤其在福音未被知晓、人民又偏爱本国制度的国家，教育下一代是首要大事；因此我们欣然报告，我们在这方面劳苦的前景令人鼓舞。英华书院的学生最先值得注意——他们安息日的功课全是宗教：第一班在过去一年中，已从中文译成英文《要理问答》一部，载神圣启示的主要教义；《基督教十问》；《世界主要宗教论》；《偶像论》一篇；《上古史》一部，自创造至亚伯拉罕；以及《乡村讲章》十二篇。前四种他们已写成英文译文。他们还把哈丁顿（Haddington）的 T.布朗牧师（Rev. T. Brown）的初级《要理问答》从英文译成中文。他们每日用本国语言读圣经，还写了几篇道德宗教短文，有些颇显善道的知识。我们不敢说这些青年中有人真正归向上帝，但欣然报告：其中几位很尊重福音真理，给我们鼓励，靠主的力量向前。

"书院其他班级也读圣经，背诵基督教大原则的要理问答。全体都参加早晚敬拜；安息日晚敬拜之后，我们与学生有祷告会，轮流由学生每人开口祷告。愿神祝福这些方法！"

大家记得，马礼逊博士原打算1825年初就返回中国；因此，他为完成此行各项计划而给自己限定的时间，不容他在任何一地久留以遂朋友或自己之愿——他曾说，抵英后几个月，"多半住在驿车和客栈里"。在这种情形下，他的信必然带

着行色匆匆的印记，但它们是了解这一时期几乎唯一的资料来源，只能选录几封，以衔接叙事。

五月底，他写信给克卢尼博士，说："我一直被太多外出事务催逼，至今仍是，但主仁慈怜悯，保守我身体尚可。31日我想离开伦敦，去南安普敦（Southampton），再从那里去法国。我的亲爱的儿女，凡于他们的安适长进实在有益的，不可短缺：你照管传教士的儿女，不但得我的感谢，望得先知的赏赐——我说什么呢——不是先知，而是在一层意义上的使徒。"

按上述安排，马礼逊博士前往法国，随身带着乔治·斯当东爵士和其他朋友写给巴黎要人的介绍信；他与威廉·本廷克勋爵（Lord William Bentinck）夫妇同乘去加莱（Calais）的邮船即刻动身：此前虽素不相识，他们一知同船者是谁，便对这位陌生人备极殷勤周到，邀他同住一家旅馆，还为他请了一位聪明的向导兼翻译，陪他全程在巴黎。Bentinck 夫人的宗教情操，令马礼逊博士深感欣慰；她后来居高位——本廷克勋爵任印度（原文作"Lidia"，系"India"之误）总督时——她的举止完全印证了他对她品格的好评。离伦敦前，马礼逊博士欣然收到乔治·斯当东爵士关于他中文书籍（仍扣在海关）的如下通知：

致马礼逊博士牧师（Rev. Dr. Morrison）

德文郡街（Devonshire Street），星期一晨。

亲爱的先生：

我已为你的藏书之事见过财政大臣（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赫里斯（Herries）先生，欣然告知你此事已定。手续上有些难处，但绝无不愿照拂你心愿之意。你今天大概会收到皮尔先生就此事的短信；赫里斯先生说，若你肯去财政部见他，他很乐意为你解释一切。据我所知，皮尔先生为你的事很是热心。

至诚的 乔治·T.斯当东（Geo. T. Staunton）

下议院。

欣然告知：你的书籍免税放行的命令已开出，明日将发往海关。

然而，直到他从法国回来，马礼逊博士才得知书籍已完全放行，存放在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房子里——该会慷慨拨出一间屋子接待这批书，并按主人的愿望，准许一切需要查阅的人自由出入。

回到南安普敦后，马礼逊博士给朋友们写了几封简短而极具个性的信，描述巴黎文人对他的接待，其中一两封或有趣味。

致乔治·T.斯当东爵士（Sir Geo. T. Staunton），准男爵

南安普敦，1824年6月14日。

亲爱的先生：

你好意给我的、致洪堡男爵（Baron Humboldt）的信，为我赢得了他最殷勤的接待，并引我进入国家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我出席了它的年会，深感欣慰。

那天晚上我与雷慕沙（Remusat）共进晚餐，男爵也来了；同席的有克拉普罗特（Klaproth），还有一位受邀的英国女士，大家谈中文谈得很是愉快——只有男爵大谈他心爱的题目，滔滔不绝时例外。

在巴黎圣经公会，我欣然见到了斯塔尔男爵（Baron de Stael，存疑）和凯弗教授（Professor Kcefer）等；在亚洲学会（Asiatic Society），我结识了德萨西（de Saci）等当晚在座的人。我在法国停留很短，但幸而在短时间内做了不少事。我现在打算经威尔士（Wales）去利物浦、爱尔兰、苏格兰，然后回伦敦；这样七月就不能去利帕克（Leigh Park）看你了，深以为憾——若你此刻在家，我本要去你的乡间别墅。请接受我的谢忱——

感谢你对我一贯的厚爱，请相信我怀着敬重之情，

至诚的 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他在同一地点写给弟弟的信中说：

"在巴黎，宫殿、花园、博物馆、教堂、墓地等一切可看的外观，我都看了；我还有幸结识了洪堡男爵（Baron Humboldt）——出席了法兰西研究院（Institute de France）的年会；同一天我又结识了亚洲学会的人，看到了我专程去看的中文藏书；我与中文教授等共进晚餐；我听了新教牧师用法语讲道；我去了威尔克斯（Wilks）先生的敬拜处，也在他自己家里参加了礼拜，还有星期一晚上的为传道代祷会，等。……我星期六到此，昨天讲道两次；其中一篇讲道，为英华书院当场募得约二十三英镑的捐款。愿神的祝福临到那书院。"

在离开南安普敦去爱尔兰之前，马礼逊博士写信给 G.斯当东爵士如下：

南安普敦，1824年6月18日。

亲爱的先生：

昨天欣然收到你的来信，回复我本月14日的短信。现在欣然告知：我已终于从行李仓库取回我的中文藏书和珍玩，免除一切税费，连运费也免了。

董事会（Court of Directors）在这件事上对我始终极为慷慨，关乎中文之事；我相信这会让你满意，乔治爵士——你在中国的襄助自不必说，在英格兰的努力也已见效；我对你的厚爱并非全然无感，也不会忘恩。

直到昨天我才收到藏书实际放行的喜讯。伦敦传道会已拨出一间屋子安放我的藏书；若我国哪家学术机构对中文有兴趣、想要这批藏书，转让是可行的；但目前我看不出把书硬塞给视之为无用的机构有何益处。一位年轻绅士已接受图书管理员之职，望他能在有人要查阅时，尽力提供方便。

我不打算走过都柏林（Dublin）以远，那里有位绅士愿给我暂时的家；罗登勋爵（Lord Roden）请我在北上苏格兰途中去看他，我打算去探望米怜博士（Dr. Milne）的遗孤。

你乡间别墅的盛情邀请我记在心上，若可能，我必从命。

亲爱的先生，至诚的 马礼逊（R. Morrison）

致乔治·T.斯当东爵士，准男爵。

去爱尔兰途中，马礼逊博士在巴斯（Bath）、布里斯托尔（Bristol）、利物浦作短暂停留——在各地都向济济一堂的听众讲道。爱尔兰各宗教宗派以最热烈的敬意接待他，很快与几位深切关心救赎主国度进展的人结下持久友谊；爱尔兰福音派圈子热忱的虔诚、毫无党派宗派之见的风气，令他大得欣慰，他常说爱尔兰之行是他此次回英最有趣的经历之一。下面几封信的摘录，可作他当时行程的一种日记。第一封写给克卢尼博士，1824年7月27日写于纽里（Newry）附近的罗斯特雷沃（Rosstrevor）：

"……在都柏林我讲道两次，参加了四个公开聚会。基督徒朋友们待我极其亲切，几位圣公会牧师对我尤为关照。我告诉你这些，因你关心与我有关的一切。在有地位有势力的人中间，也在无地位无势力的人中间，都有很虔诚热忱的灵；爱尔兰的宗教状况，并不像有些人担心的那样荒凉。……上星期五、星期六，我下到威克洛郡（Wicklow），看了魔鬼谷（Devil's Glen）和奥沃卡谷（Vale of Ovoca），这两处被视为爱尔兰风景最佳的代表——或最佳之一。我现住的罗斯特雷沃，有几处很美的住宅。

"一两天后我打算去罗登勋爵家，离此十七英里；然后去海边，渡海到帕特里克港（Port Patrick）。"

他从佩斯利（Paisley）写信给弟弟：

1824年8月7日。

亲爱的弟弟：

我今日到此，住在卡莱尔（Carlisle）先生家，他是本镇的市长（Provost）。离开都柏林后，我北上到纽里和罗斯特雷沃，住在罗斯（Ross）夫人家里——她丈夫是陆军将军，战死在美洲。离开罗斯特雷沃，我去罗登勋爵家，在他的塔利莫尔庄园（Tullymore Park）住了两天；然后到贝尔法斯特（Belfast），在汉纳博士（Dr. Hanna）的教堂讲道，一如在都柏林等地所行。

从贝尔法斯特我去了巨人堤道（Giant's Causeway）和摩拉维亚（Moravian）信徒在格雷斯希尔（Grace Hill）的聚居点；本月6日星期五晨，我乘汽船离开贝尔法斯特，约夜里十点半到格里诺克（Greenock），今日乘驿车到佩斯利。

"

"我的身体一向如常：昨天头痛得很厉害，又晕船。我深深感谢神，他的恩惠护理保守我脱离凶恶；众多基督徒朋友

的厚爱，也使我谦卑。我写信给你迟了，但我常想念你。……请为我祷告，愿主祝福你，保守你脱离凶恶。离英之期渐近，我开始伤感；在欧洲八个月的逗留，我已用去四个月。我打算赶往阿伯丁（Aberdeen），再从那里回伦敦，想必走岛的西侧，途中或在曼彻斯特或利物浦停留；……也可能穿过威尔士。

"若有十分要紧的信给我，接到此信后请即寄阿伯丁邮局存局候领。

"别了！为耶稣的缘故，愿主保守祝福你。

爱你的弟弟 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他取道爱丁堡、格拉斯哥（Glasgow）、珀斯（Perth），前往阿伯丁，为探望已故米怜博士的儿女——他们住在那里，他对他们的福祉怀着深情的关切，常嘱咐自己的儿女以手足之情待他们。除了苏格兰其他名流的款待，马礼逊博士还收到沃尔特·司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的殷勤邀请，但因一桩关乎英华书院的重要事务必须赶回伦敦，未能应邀；此事在下面写给克卢尼博士牧师的信中有说明。

伦敦，1824年9月6日。

……我进城要见的那位绅士（金伯勒勋爵，Lord Kingsborough），关于英华书院院士职位（fellowship）一事改变了主意；他转而把捐款加到一千五百英镑，要求先用利息的首笔收益，印行某耶稣会士写的一部中文文法（*本书末有基德教授（Professor Kidd）对此书的介绍），然后把孳生的利息用于书院的一般用途。他已实际捐出这笔钱，明天就离城，所以我可认为此事已了。我星期六晚上与他共进晚餐，他今天去看我的中文藏书；他还给书院捐了约三百卷珍贵书籍。

"昨天早晨我在沃博士（Dr. Waugh）的人中间讲道；这位可敬的老先生告诉我，他的理智和心都赞同每一句话，若我离去时把讲章留给他，他愿付印。"

各宗教团体从前都得过马礼逊博士襄助以推行各自目标，如今他亲临，他们自然不失时机，要从他那里得到他知识经验足以提供的、关于推广和持久这些目标的建议和信息。从下面写给伦敦传道会等处的信，可知他对此的看法。

致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中文委员会

伦敦，1824年9月15日。

诸位先生：

请容我向你们呈上以下意见：

"中国及其周边读其文字的国家，至少占人类家庭的四分之一，基督教会有关怀他们的本分；目标诚然宏大，伦敦传道会已为改革宗教会率先进入工场，虽成就未大，却足以邀请人向前作更大的努力——若责任感还不足以推动他们。

"劳苦的工场是本会进入过的最大的工场，努力当与之相称；凡圣经和基督徒明智所许可的方法，无一不可一试。

"第一——我已向本会建议，派女教师和男教师住马六甲（Malacca）或新加坡（Singapore）。

"第二——几位热心的基督徒平信徒，襄助传道的一般事务。

"第三——我现在建议：本会，或与本会有关的一个协会，派一二人 在英格兰 学习中文，以便与海外传道区配搭。

"全国上下都抱怨基督徒对中国无知。这不是因为欧洲缺少资料，而是因为载有这些资料的书是中文，无人能读；或载于大部头昂贵的欧洲著作，只有少数人拥有；也因为热心的基督徒都不大关心中国事务。

"若本基督徒团体为传道目的使人研习中国的语言文字，不但为本机构增光，更能启发激励公众之心，蒙神祝福，确保基督徒公众在这一大业上世世代代有力配搭。每年约二百英镑可供养两名学生。一名本土教师若送回国，不计路费，加上开办时一部关于中国的欧洲书籍全集，所费无多。

"望我们的大神怜悯，指引合宜之法；我把这些建议留给国内的中文委员会，自己回中国劳苦。

顺从的 马礼逊（R. Morrison）"

致约瑟夫·塔恩（Joseph Tarn）先生，圣经公会干事

伦敦，1824年9月26日。

亲爱的先生：

请容我寄上一封刚从马六甲收到的信的摘录，信中提到中文圣经各卷已大量送往交趾支那（Cochin-China）。1823年我在那里时，从英华书院取去的那些——信中所指的——也是由恰在马六甲海峡的政府船只带去的，这表明交趾支那并不禁止圣经。懂中文的各国，读书人口众多，这大大鼓励我们广为分发基督教书籍。多多撒下好种。少种的少收。交趾支那没有新教传

教士，无法实地观察圣经在个人或家庭身上产生的效果；但末日审判之日必显明。……

顺从的 马礼逊（R. Morrison）

又及——交趾支那有相当多自称罗马天主教的基督徒，圣经送到时，他们大概会欣然接受。

致　J.雷纳（Jos.　Reyner）先生，圣教书会（Tract Society）司库

伦敦，9月18—24日。

亲爱的先生：

请容我向圣教书会呈上一封从马六甲英华书院收到的信的摘录；该书院发行中文及其他语言的圣经和单张。

能把神圣真理的宝藏，送往基督教活的教师不能去的世界各地，送给庞大的读书人口，虔诚的心对此深感欣慰。

使徒时代没有印刷机，所以他们只用口传和书信，不能成为今日不使用印刷机的理由。望圣教书会受鼓励，继续过去为恒河外（ultra Ganges）各民族所作的努力。与此相关，请容我一提：我愿见一"书籍会"成立，以奖金或其他方式鼓励把基督教书籍译成各国语言，或创作原著——尤其是中文。

亲爱的先生，你顺从的仆人　　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对在那些黑暗地区传播神圣真理有任何关心的人，读到上文提到的报告，都不会无动于衷。传教士们论"圣经与单张的分发"说：

"我们认为这是极能促进基督教知识传播的方法，尤其在中国人——一个读书的民族——中间。既如此，我们定期走访马六甲周围的华人聚居地，分发我们的单张单页、圣经各卷和其他单张。自1822年5月以来，已在马六甲本地、港内船上或寄往周围各国各岛分发：中文圣经全本272部，旧约单卷160卷，新约972部，单张14,100份，包括马礼逊博士翻译的英国国教会第一篇讲道集（Homily）相当数量，以及巴达维亚（Batavia）的麦都思牧师（Rev. W. H. Medhurst）出版的杂志数百份。此外还分发了25,000多份单张单页，每两周印一种。上述有相当数量是经最近来访马六甲的交趾支那土人送往交趾支那的，他们亲自来找我们，恳切求书。他们初到马六甲时，不知我们住哪里；但他们在本国得过我们的书，被告知这些书来自马六甲。若传道的朋友们能看见这些可爱的异教徒走在马六甲街上，手里拿着一册单张或一卷圣经，指着书问路人哪里能得到同样的书，该多么欣慰！他们

一知道我们住哪里，在马六甲期间天天来访。其中一人读了一卷圣经后惊叹道：'这是好书！知道这书中真理的，才可称为人；不知道的，不可称为人。'又有数百份单张和几部新约，经由从这里回国的土人送入中国。哪一位信耶稣的人，不愿以诚挚的祷告追随这些圣经单张，求神以他圣灵的影响伴随它们。过去一年还分发：马来文（Malay）圣经6部，新约343部，马太福音300卷，单张985份，葡萄牙文新约60部，荷兰文圣经10部、新约50部，单张数百份，泰米尔文（Tamul）单张300份，以及相当数量的英文单张。我们欣然补充：华人、马来人、葡萄牙人多次亲自上门求书。现库中有待分发：《创世记》270卷，《申命记》120卷，《箴言》333卷，《诗篇》60卷，《但以理书》180卷，小先知书160卷，新约200部，单张9,465份；但圣经全本已无存货。"　这些陈述为马礼逊博士下面这封信增添了分量——信中说明他希望本国关注中国语言文字的理由，写给　　J.迪尔特里牧师（Rev. J. Dealtry）：

伯纳斯街69号，1825年2月7日。

亲爱的先生：

上星期二早晨，很遗憾因身体不适，未能与你们在韦尔斯（Wares）先生家会面，共商把中文引入一所或两所

大学之事。此举之可取，可向社会三个方面阐明。第一，基督徒博爱家为把启示宗教传给中国、日本（Japan）、朝鲜（Corea）、琉球群岛（Loochoo Islands）、交趾支那所需的中文知识——这些国家的人口至少占人类四分之一。这些民族都读中文，读书人口庞大，据我所知，几乎无异教书籍以外的读物。我相信，在本国把中文学到足以用中文写基督教中文书籍、教导所有这些民族，是可行的。

第二，英国在东方的属地渐近中华帝国和交趾支那疆土，与中国有极宝贵的商业往来，不久大概需要政府关注；懂中文似乎为国王政府所需要。法国政府虽与中国无直接关系，已在巴黎设立皇家中文教授职位。再者，对英国文人界来说，懂得世上最古老的语言之一——其中藏有古今繁多的出版物——实在是可取的收获。语言哲学若排除中文，就不完全。

亲爱的先生，以上是我要呈上的、关于在本国研习中文之理由的想法。我认为，基督徒大众若多关注有文献的异教民族的文献，将大大促进基督教知识在他们中间的传播。若需进一步说明，我很乐意面谈或以其他方式效劳，尽我所能。

至诚的 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致 J.迪尔特里牧师。

约在此时，马礼逊博士从乡间写道："我在公开和私下与虔诚人的交往中，一直为中国及周边国家请命，望能留下有利于善业的印象。与缅甸人（Birmans）的战争，在我心中激起种种盼望与忧惧。哦，愿神圣的护理使万事都为福音的广传效力。"

预定离期渐近，马礼逊博士开始把注意力转向与此相关、为此预备的事务。他把中国仆人留在伦敦，为他的藏书编制目录——他打算把目录公之于众，并由自己为每部书撰写内容提要；约十二月中旬，他为此回到伦敦，同行的是本回忆录的执笔者——他已于上月与她结为夫妇。他的两个孩子原在兰开夏上学，遵他的意思被送到伦敦。

与家人暂居一处后，马礼逊博士发现自己被广大朋友圈环绕，人人都急于向他致意，可见他的私人交往受珍视，不亚于他的公众品格受尊敬；其中求见他最殷勤的，正是最有机会与他私交的人——这些人地位才具与虔诚高识同样出众；在此当为他们记上一笔：凡他为传播基督教原则发起的计划，他们都随时乐于出影响力襄助。

此时马礼逊博士考虑的是中文藏书的安置；因某种如今已难确考的原因，他不得不放弃在两所大学中任何一所设立中文教授职位的希望。

从新加坡来的消息，也证实了他的忧虑：在新行政当局下，斯坦福·莱佛士爵士（Sir Stamford Raffles）的仁爱计划未得应有的支持；阿美士德伯爵（Earl of Amherst）个人似乎并不反对已采取的措施，他勋爵的下信可为证：

致马礼逊博士牧师（Rev. Dr. Morrison）

加尔各答（Calcutta），1824年1月22日。

"我到此不久收到你7月24日的信，感谢你为我的任命道贺，也感谢你为我的施政成功所寄的良好祝愿。

"斯坦福·莱佛士爵士关于新加坡书院（Singapore Institution）所采取的措施，已正式呈报政府。我承认，我对你所关心的事业怀有偏爱。本政府已在其自认为获授权的范围内，确认了斯坦福·莱佛士爵士的举措；超出其权限谨慎行使范围的，已呈报董事会。

"听说你在广州与地方当局预料的困难（*指"伶仃洋事件"（Lintin affair），次年重提），已暂时过去；但我不敢乐观，恐怕来季还会重演。

"我儿子问候你。他现任我的军事秘书兼副官。

亲爱的先生，谨致深切敬意，你谦卑的仆人　阿美士德（Amherst）"

马礼逊博士此时思考的各公共事务，可见于他1825年1月写于伯纳斯街的、给友人克卢尼博士的一封信的简短摘录。论传播基督教知识之可取，他说：

"对于五大中华民族这样读书的人口，基督教书籍最为重要。目前，数以亿计的读书同胞，几乎无异教书籍以外的读物：愿神的祝福临到中华书院和印刷所。

"乔治·斯当东爵士又为书院捐了二百英镑，并任赞助人。

"我已决定带儿女去中国，把他们奉献给主，在异教徒中服侍。……

"四大传道会（*伦敦传道会、圣公会、浸礼会、卫斯理传道会）的干事们，请我写文章倡议成立一个学会，研习人类一切活语言。今晚我们与斯坦福·莱佛士爵士共进晚餐，要谈新加坡书院的事。"

前信提到的请求，源于马礼逊博士的一项提议——他早已把这项计划视为普传基督教的必要一步。下面这段摘自他对此事的笔记，读者可见他亲口所述计划之宏大：

"早在1818年，马礼逊博士就想到，基督徒联合起来促进普世人类语言的研究，是一大缺憾。在他看，这大都会还缺一个学会，作全世界一切语言学家的联合中心；计划中要保留一条——即这'普世语言学会'（Universal Philological Society）的方向，必须始终不偏离传播基督教真理；但仍不拒绝襄助人类一切与今生有益的追求。"

这些建议提交各传道会考虑后，重要性得到一致承认；伦敦传道会的董事们恳切请马礼逊博士把离期推迟一年，以实行所筹划的计划。

马礼逊博士虽有种种考虑，愿按原定时间返回他更直接的劳苦工场，何况长期离守公职必然带来金钱损失，但这些都不容妨碍更高目标的要求——而牺牲或能促进那目标；于是他顺从朋友们的愿望，毫不耽延地准备向公众呈上他的计划：以一个促进人类一切语言研习的学会，更广泛地传播神圣真理，"使那些怀着把基督教知识传给异教徒之志、离乡背井的仁爱人士，在离开故土之前，得到各样帮助"。计划还包括：搜集世界各地异教徒与回教徒风俗观念的资料，建立合宜的藏书楼，请从海外服侍归来的传教士开讲——他们能讲述亲眼所见，也请其他合格的教师；另有几项次要条款。

刚从印度传道工场归来的亨利·汤利牧师（Rev. Henry Townley），与马礼逊博士的几位朋友，热烈赞同这些看法，与他联合成立一个学会，定名为"语言学院"（Language Institution），襄助基督教在全世界的传播。该学会即刻成立，由罗登伯爵（Earl of Roden）、卡尔索普勋爵（Lord Calthorpe）、贝克斯利勋爵（Lord Bexley）、尊敬的 G. 罗斯爵士（Right Hon. Sir G. Rose，国会议员）、尊敬的亚历山大·约翰斯通爵士（Right Hon. Sir Alex. Johnstone）、R.H.英格利斯爵士（Sir R. H. Inglis，准男爵，国会议员）、乔治·T.斯当东爵士（准男爵，国会议员）、T.S.莱佛士爵士（Sir T. S. Raffles）和 W.威尔伯福斯先生（W. Wilberforce，Esq.）等出任赞助人，分别担任会长、副会长等职；另有二十四位平信徒组成的委员会，一半是国教会（Established Church）成员，一半是其他宗派成员——本会的牧师和传道人会员，有权出席投票。学会于1825年6月14日在伦敦市酒馆（City of London Tavern）举行第一次会议——阿勒斯·汉基先生（W. Alers Hankey, Esq.）主持；后来筹足经费，在霍尔本（Holborn）的巴特利特楼（Bartlett's Buildings）租了合宜的房子，按所定章程办理会务。传教士和传道学生可免费享用其便利，不问教义或教会体制上的意见分歧。

马礼逊博士一贯慷慨，把他的中文藏书楼和博物馆借给学会使用，并亲自开设中文部，讲授三个月的课程； 课程结束时，他作了如下报告，这大概是该学会会务最好的记录：

"我已讲完在贵学院讲授中文的课程。学生前后共十三人，有年长有年少；其中四人献身在印度群岛（Indian Archipelago）传播福音；两人不久将启程去马六甲，另两人将在英格兰再留一两年；他们能教授中文原理，启蒙那些想读中国经典等的人。"

后来转给学会的两名学生的见证，本足以鼓励学会的朋友们在这极能达成预期目标的事上坚持下去。摘自学会会议记录：

"宣读 J.汤林牧师（Rev. J. Tomlin）1827年9月21日写于新加坡的信（他曾是本学院学生），信中说望学院办得有声有色，多人蒙其惠；他深信学院必成为传道的重要辅助，他自己的经历充分证实此见。"

"宣读塔恩（Tarn）先生1828年3月4日写于伊斯灵顿（Islington）的信，说他的女婿塞缪尔·戴尔牧师（Rev. Samuel Dyer）曾在本学院听中文课；戴尔牧师去年七月从槟榔屿（Penang）来信说，戴尔夫人（*曾与马礼逊博士学中文的女士班学员之一）与他都感到在国内学中文大有益

处：抵达后六七个星期，就能与当地人交谈，戴尔先生用中文讲道，人都能听懂。塔恩先生认为，委员会闻此必欣慰。"

孟加拉文（Bengalee），由 H.汤利牧师（Rev. H. Townley）教授几名传道学生；东印度公司黑利伯里（Haileybury）学院的约翰逊（Johnson）先生，极为慷慨可敬，不时教授四名学生梵文（Sanscrit）。马礼逊博士直到离英前不久，每周三天到学院授课。这短命学会的会务略述至此，可见它多么适合实现创办人的目标；然而他一离境，学会就任其萧条，成立三年多一点就彻底解散。

因决定在英格兰多留一年，马礼逊博士举家迁到伦敦附近哈克尼（Hackney）村一处僻静的住所；但这并未给他带来比从前更多的读书或社交之闲：除了每周三次到奥斯汀弗赖尔斯（Austin Friars）的传道会办公室，给一班预备作传道工夫的青年教中文，他还在自己家里，另三天教一班女士——她们学中文，是为投身异教妇女教育；这是马礼逊博士深系于心的目标，他竭力推动，因他认为，只有传授基督教原则，才能把女性品格提升到道德社会存在阶梯上应有的位置；因此他力倡成立一个学会，在传道工夫的联系中，推动异教和回教国家的女子教育；但当时此议未得普遍赞同，只好由一两个有热心有魄力的人去试验，至少证明联合之力大

有可为，终致成立了一个学会，如今正在异教和回教之地相当广泛地传播神圣真理和有益知识之光。

此时，马礼逊博士利用从各种公开事务中挤出的短暂闲暇，藉印刷机传播关于中国语言、宗教、哲学的宝贵资料：1825年的《福音杂志》（Evangelical Magazine）上刊登了他几篇论文。他还编纂出版了一部语言学论著，题为《中国杂录》（The Chinese Miscellany）；与各地通信繁多；又在特别场合讲道，后来结集出版，题为《临别纪念文》（Parting Memorial）。许多人也许难以相信：除了讲章写作，这些繁多的文字工作都是在家人环绕中进行的，孩子们的嬉闹、偶尔来访的客人都扰不动他；来客见他神情专注、笔走如飞，以为他全然不觉周围之事，直到他出人意料地发问或插话，方知他对谈话何等留心。

本年马礼逊博士当选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会员，未经他本人任何申请。他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提到此事：

> "你的好信收到，祝贺我所得的荣誉；弟兄啊，这些在今生价值甚微——在临死之时更何其微小！"

约在此时，马礼逊博士的公开劳苦暂停了一阵，因他病了一场，据信是用脑过度所致，加上夏季天气异常炎热，体力大衰，令人为他的健康深忧。医生朋友们建议他放下书

本、换换空气以恢复健康，他便接受了乔治·斯当东爵士的一再邀请，到他在汉普郡（Hampshire）的别墅小住数日。这次出游对他的健康大有益处，于他的心情也甚是愉悦；他在私信中描述附近景致，读者读来可在繁多的公事之余稍事休息。

抵达次日他写道：

利帕克（Leigh Park），1825年9月21日，星期三晨。

"昨天早晨辞别你之后，驿车穿过整个伦敦向西，九点半才上大路。车厢里有一位满口亵渎的苏格兰上校，一位伦敦腔的军医，属康沃尔（Cornwall）某团；一位船长，膝上放着六分仪，一路如此；还有不才在下。

"我们经过吉尔福德（Guildford），到彼得斯菲尔德（Petersfield），停十分钟吃饭，那时四点钟。再往前六英里，到一个叫霍恩迪恩（Horndean）的地方，我下驿车，雇了驿马车去利帕克——这一带都知道是乔治·斯当东爵士的别墅。我约六点半到，走近房子时听见晚餐铃响。

"乔治爵士见我又惊又喜，马上问你有没有同来。曼宁（Manning）先生是唯一的客人。乔治爵士、曼宁和我，一直谈到十一点。

"今晨虽有些潮湿，我早餐前已走遍乔治爵士的园子。园子延绵一千二百英亩。我走到一座小山顶上的漂亮小庙，四周一簇枞树；他在里面安放了一只大理石瓮，纪念他父亲、母亲和1780年以来去世的私人朋友，其中有几位是我们在中国认识的。这房子和园子令人心旷神怡。路途劳顿已得全然补偿，只憾你不能同来。

"昨天我封好给你的信后，乔治爵士用小马双轮车带曼宁和我去海兰滩（Hayland Beach）海边，车过一座新建的桥，桥跨海峡一臂，从哈文特（Havant）大陆通到叫海兰的岛。那天天气好，我们穿过岛上农场去海滩，乡间驱车甚是愉快。这海滩属诺福克公爵（Duke of Norfolk）产业，几个投机商正把它作海滨浴场用，盖房子，设海水浴车等。乔治爵士在岸上有一处产业，正在盖房子。

"哈文特的独立教会（Independent church）听说我在此，送信请我在离去前讲道，我婉谢了。乔治爵士有个园丁，是哈文特教会的会员，给乡民讲道。今晨我们探访了他家和庄园上许多茅屋。

"正在办一所国民学校（national school），拟允许孩子们星期天随父母去小礼拜堂。昨晚我们为这种情形下当宽大行事，长久辩论。

"乔治爵士不知我星期六要走，已请了一班海军上将等那天来。他好意留我至少住一星期，我已求他星期六早晨放我走。我的健康似有好转，但目前情形，我急于回去。"

这是马礼逊博士在英格兰居留两年中，容自己享受的最长的一段脱离公事的休息；其他一切会妨碍他手头正务的友好邀请都婉谢了，只例外作了两次短访：一次与斯坦福·莱佛士爵士同去看望已故的威尔伯福斯先生（Mr. Wilberforce），一次去剑桥（Cambridge）看西缅牧师（Rev. Mr. Simeon），并参加一个公开聚会。

伦敦传道会按其对外派人员的成例，本不该如此，但董事会仍推举马礼逊博士在他居英期间为该会董事。司库把此事通知他，他在给那位先生的复信中表达了受宠之感和对此事的看法：

哈克尼格罗夫（Grove Hackney），1825年9月14日。

亲爱的先生：

蒙你以伦敦传道会董事会主席的身份来函，告知我当选为董事之一。请代我谢董事诸君的美意——我虽以单作传教士为足、绝无领导他人事务之心，此荣我却不辞；因我认为这合乎圣经：教会被差往异教之地的使者，完

成职分、无可指摘地回来时，有权在国内基督徒的传道议事中，与人平等发言；望此举能引出一条普遍原则，传教士也有资格任董事；我想这于基督徒事业大有裨益。同时我不得不说：我的健康状况，又要预备很长、也许是最后一次的航程，又忙于教中文和我认为合宜的传道本分，恐怕不能常出席董事会。

谨致敬意，亲爱的先生，至诚的　　马礼逊（R. Morrison）

致 W.阿勒斯·汉基先生。

马礼逊博士延长在本国居留的主要目标，如今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普世语言学院成立并运作；就当时可判断的，结果有望成功；又因它所立的宽广原则和所得的赞助，大有理由盼它长存。在整个宗教界，似乎对那部分人类家庭的兴趣也被唤醒了——此前他们似乎在同情心所及之外，大概是因为以为中国政府排外的性质，使人民与基督教传教士的努力隔绝。但近来摆在他们面前的陈述，很大程度上驱散了这误解；马礼逊博士得以盼望，基督教会终将认清本分，把仁爱的努力推及这广大却素被忽略的工场：他的热忱勤奋已为开垦预备了材料，并慷慨地放在基督教会各支派手边；他也恳切盼望并邀请一切持守基督教大原则的人配搭，把这些原

则传得越广越好——在他看，对救主的爱和对主业的献身，比高调的正统自居或固守某种教会体制，更是门徒的可信证据。

马礼逊博士如今使欧洲人得以接触的广阔文献领域，既新奇又有实用，本以为文人界会欣然嘉许他的劳苦；又以为，藉他们的赞助，加上基督徒博爱的实行，中文会被认为值得在英格兰永久研习——不但因它提供了研究表意文字一般原理（当时备受关注的题目）的最有利机会，可望为其他古老、大概同源、至今所知甚少的语言投下有趣的光；也因它是向以中文为母语的各民族传播各种哲学科学知识的媒介，这些知识在神圣真理权柄之下，或能极吉利地作用于他们的道德福祉。然而，语言学院的历史和当时有影响期刊作家的评论，与这种可喜的预期形成鲜明对比。据说，用中文及其他语言施教的努力，不久就因缺乏热心和襄助而停止；文人界普遍对这目标表现的冷淡，似乎表明一种倾向：贬低劳苦，无论多么卓越，只要作者明言其目的是宗教。下面这段摘自一份地方刊物，作者虽是此指责下可嘉的例外，同时也证实并说明了这指责的普遍适用：

"我们听过一句中肯的话：今日把才学奉献给宗教事业的人，处境有点像最初信了被藐视的拿撒勒人信仰的异教哲人

——被学院中的弟兄皱眉藐视。若马礼逊博士的计划和成就，出自某位聪明的教授之手——那教授开明到看不出孔子不如基督——世上有谁不信，评论、杂志、报纸早把他的赞美传遍文明世界了？

"我们虽必须匆匆收束，却忍不住回顾已成就的。中文已被学会；　中文已被学会；已有用中文编的单张；圣经已译成中文；文法词典已编成，六大本四开；用这最难的语言写成或译成的其他著作若干；一所书院的大计划已成立并积极运作；这一切，都是马礼逊博士和一位在他指导下配搭的同工的劳苦！对个人才干勤奋的这等成就，怎能不惊叹？我们把英国大词典编纂家约翰逊博士（Dr. Johnson）列为文人之最高位，称他为'文坛巨人'（Colossus of literature）；他当之无愧。我们尊敬把圣经译成他们、也是我们母语的学者；这不过是公道。但若我们自称愿扩展基督教、甚至愿扩展学术，却不以高度敬意看待、不以衷心配搭帮助那位几乎无助、把世上最大帝国的语言为外国人整理成体系、又以整本圣经译本造福本土之人的人，我们所行的就远不及公道。

"波斯、阿拉伯、印度文献的宝库，已在某种程度上向西方各国打开，我们对中文宝藏却几乎一无所知。几个世纪以来，欧洲商人与中国贸易，少数天主教传教士住在他们中

间；但前者的事是求利，不是增知识；后者，除了少数可敬的例外，毕生劳苦才达到能让所服侍之人勉强听懂的程度。中国的一切事业和考察，都有大障碍：它对外人法规的猜忌性格和排外精神。但最大的障碍是它的语言。东方语言虽都难，与中文相比却易如母语；中文与天下任何语言几乎没有一点共同特征。它不是字母文字——懂了字母就完全懂每个词的构成，只需学组合方式。它是纯文字的语言；文字之多如天星，之繁如野花。说这话的人口占人类三分之一，我们中最开明的人对他们的所知，竟与他们对月上居民的所知相差无几，有何可怪?

"如今这无知是公认公叹的。那么，我们岂不该想，那筹划并执行计划、驱散这无知的人——岂不该断定，那经过最艰巨的劳苦、成功把这无知所由生的难关削减到可攻克之尺寸的人——必被每个文人以最高赞美和尊荣欢迎？然而确有这样一个人；文坛却很少藉它的大先知传扬他的名声，甚至提他的名字。各类杂志数以百计，都为推进学术而办，为求新而遍历海陆；但就我们观察所及，几乎没有一家向世人报道马礼逊博士的劳苦所成就的！"

但不可因这些话就以为，马礼逊博士怀有别的情感——除了为公益之路上这些障碍而遗憾。就个人而言，他得到的

满足，已是一个最热切求名者所能合理期望的一切：不但拥有几位杰出文人的友谊，也引起了欧美博学会术团体的注意——它们主动、无求地把那些荣誉头衔授予他，至今系于他名下；他仍拥有各慈善团体和知名人士不减的信任与尊敬——他们有充分凭据判断他过去劳苦的价值。下面选录写给他的众多信件数封：　他离英之前，下面选录的写给他的众多信件数封，可为此作欣慰的见证。

传道会馆（Mission　House），奥斯汀弗赖尔斯，伦敦，1826年4月24日。

亲爱可敬的弟兄：

我们已在公开宗教仪式和董事会常会上，郑重把你交托天父的看顾眷佑，但不能让你就这样离开我们而不把一份更持久的纪念交到你手上，见证我们深情的基督徒关怀。我们祝贺你，祝贺本会，祝贺基督的众教会：因基督教会元首的恩典护理，你在即将重返之地的前次居留中，得以成就大事；我们相信，蒙同一恩典扶持引导，你必能把你献身一生的劳苦，推向更大的果效。愿神将来在地上国度施政中的安排显明，他命定你得此崇高尊荣：作向人类那广大族群最早、最杰出、最成功的纯正福音使者之一。你的各样劳苦，请确信我们愿望并祷告：神使你亨通，以他大能的祝福为你加冕。

"我们相信，你绝不至把在故土度过的这两年，看作你服侍救赎主一生中的空白。望你、信你已促使国内基督徒的心更深切地转向中国及其周边众多人口的宗教状况。你为当地通行语言所作的文字及其他劳苦，不但表明为宗教目的学会它并非难不可克，更留下方法（望能保存，尤其藉语言学院之手），将来护理开门时，必足以便利后来工人预备进入那广大工场。

"请确信，我们深感世界那部分是本会传播耶稣基督福音努力的工场，其重要性不容我们忽略神护理按众教会交在我们手中的资财所赐的推进此工的机会。你知道，已有人预备加入已在工场之人的劳苦，需要时必还有人供应。铸造中文金属活字这一重要目标，想必由承办的人继续推进；董事们乐于出资襄助，并尽其所能以他法促进。……

"我们恳切祷告，神在航程中保护你和全家；愿你、马礼逊夫人（Mrs. Morrison）和孩子们的健康完全蒙保守；愿你的儿女蒙神祝福，在你父爱看顾下长大，满你心最好的愿望和盼望。怀着这些情意和一切出自最深情纯正关怀的心意，我们代表董事并奉董事之命署名：

亲爱可敬的弟兄，你至爱的 Wm.阿勒斯·汉基（Wm. Alers Hankey），司库。Geo.博德（Geo. Border），干事。"

致马礼逊博士牧师等。

塔恩（Tarn）先生来信

圣经公会馆（Bible Society House），厄尔街（Earl Street），1826年3月21日。

亲爱的先生：

欣然告知：大英外地圣经公会已投票，另拨一千英镑给你和你的同工，用于印行流通中文圣经。

布兰德拉姆牧师（Rev. Mr. Brandram）将就此事与汉弗莱斯（Humphreys）先生和科利（Collie）先生通信。

昨晚收到你关于拨赠希伯来文圣经和希腊文新约的信，我很乐意下星期四提交我们委员会——若你肯回邮一短信，说明每种要多少册、作何用；还有，你要的单册各语种，是只要欧洲语种，还是也包括东方语种？

候复，忠实的 约瑟夫·塔恩（Josh. Tarn）

致马礼逊博士牧师。

经马礼逊博士建议，圣经公会采取了以下措施，授权他执行：

1825年1月13日。

第一——本会雇一名代理人，走访住在欧洲政府治下的众多华侨，目的是在他们中间流通圣经，或售或赠；为此他须先学中文，勤奋约十五个月可学到够用的程度。

或，第二——本会鼓励已懂中文的传教士或其他人，在其他事务许可时，不时作此类巡回，费用由本会承担，为上述目的。

但马礼逊博士更力主采取前一措施；因这代理人的工场毫无阻碍，且幅员广大，足供他毕生经营。

"议决：建议总委员会授权马礼逊博士牧师，雇他认为合宜的人，不时作分发中文圣经之旅，费用由本会承担。"

巴黎，1825年11月1日。

"你的新著和惠书，我欣然感激地收到；请接受我对二者的衷心谢意。请确信，文坛大众和你的同胞，都当为你对中国学术的诸多贡献而感激你。若我有何可夸，就是我国最早公开为你的伟大重要劳苦秉公作证的人之一。

"闻你又要离欧，我颇感痛惜。在我看，你留在英格兰，对学术事业更有益。望你尚未动身；愿你在回我们共同的朋友们那里之前，能再渡海峡，来访海峡这边的朋友。我很愿补偿你在我这里度过的不愉快*的那一天。能与你晤谈，无论何时都深感荣幸宝贵。请接受我高度敬重之情的保证，亲爱的先生，

你最谦卑顺从的仆人　约瑟夫·C.亚伯·雷慕沙（J.　C. Abel　Remusat），学会干事，法兰西皇家研究院（Royal Institution of France）院士。"

致马礼逊博士牧师等。

（*马礼逊博士那天头痛剧发。）

圣詹姆斯（St.　James's）杜克街（Duke　Street）11号，1825年3月8日。

"金伯勒勋爵（Lord　Kingsborough）向马礼逊博士致意：多谢他昨天的短信，告知他已应一学会之劝，把回中国之期推迟一年；勋爵欣闻他如此速改离英之意，深信马礼逊博士在国内多留、在他精通、他人又不胜任的学问上开课讲授，将大有益于本国东方学术的利益。他憾马礼逊博士讲课所需的参考书不如所愿之丰；他愿把自己藏的一部书赠马礼逊博士笑纳（此书他曾赠中华书院一部），书中详论与中国有关的最有趣的题目，是毕

生在中国的人所著，马礼逊博士在英格兰或欧陆都难觅得；请马礼逊博士告知何时派人去取；他还有几部书，愿作为给这有益机构的最后敬献，赠中华书院。马若瑟神父（Father Premare）的《中国语言志》（Notitia Sinica），手稿存法国皇家图书馆（Royal Library of France），现正抄录；望此抄本在抵达目的地前无意外，因抄录费了他六十几尼（guineas）。是亚伯·雷慕沙（Abel Remusat）先生在他的中国学生中找到合格抄写的人。此手稿凡250叶，即500页，用拉丁文写成，分两部：第一部讲古文体中文写作规则，第二部讲今文体；规则之确，古今名家无数实例为证；故书中满是汉字。亚伯·雷慕沙先生为全书编了索引：编索引费时甚久，既于此书大有增益，金伯勒勋爵答应在书中郑重致谢，等。他当为写这么长向马礼逊博士道歉；他___"

他却已把两三封短信的题目并作一封发出：马若瑟的书抄完（数月内）即寄马礼逊博士；他以为，中华书院出版这位博学耶稣会士——公认在访华天主教传教士中最深谙中文精髓者——的著作，将于科学界朋友有益，于己也有光。"

卡尔顿府（Carlton House），1826年4月27日。

亲爱的先生：

我写此信，望能在你最后离英前送达；若无机会为你对我新近任命的真挚基督徒祝贺致以最热烈的感谢，我将深感痛惜。我感恩接受我所敬重之人的良好祝愿；但我也恳切求他们在祷告中给我留一席位：愿我今生片刻的高升，不止于属世的尊荣，愿我作那能坚固最软弱者成就己旨的主手中的谦卑器皿。

望我没有自欺：我盼望你有时在祷告中以此心纪念我；作为回报，我可郑重保证：我必以极大的兴趣和盼望，注目福音知识在你蒙神祝福、将再献上气力、光阴、才干的那民中的进展。

愿你和你全家在所行的事上亨通——亲爱的先生，你顺从忠实的仆人　　查尔斯·R.萨姆纳（Charles　　R. Sumner）诚心祷告。

致马礼逊博士牧师。

米德尔塞克斯（Middlesex）伊斯特科特（Eastcott），1826年3月19日。

可敬亲爱的先生：

很遗憾在你动身前无缘一见：自元旦早晨受凉、面部眼睛发炎以来，我一直困在家里，至今缓慢恢复中。

《注释》（Commentary）已全部印完；总索引已排到字母R；你拟蒙主恩扬帆时，余下的印张大概也齐了。无论如何，届时齐了的印张都给你；若有未齐的，我命分两船另寄副本，使你得全。你须容我一事，不然我难受。我早有意求你笑纳此书一部，存你自己的藏书室。憾不是大纸本——大纸本早无存，久已绝版。我出于对你劳苦的高度敬重和对你本人的爱，赠此书。已命用好纸板装，因（除少数部分外）不能装订，装订会损坏；后几部分的墨未干透，会蹭脏。你短信末尾为我的祷告，胜我书千册。我用你自己的话回赠你：愿基督的能力覆庇你本人、你全家和你丰盛的劳苦！

你有两个可爱的孩子——我想是我见过的最俊美的——我曾抱他们在膝上，亲过多次，抱在怀里。多年不见，他们必不记得我；请告诉他们，有一位老人的祝福和最恳切的祷告与他们同在。

你扬帆时，愿他的同在与你去，赐你安息。阿们。

可敬的先生，爱你的 亚当·克拉克（Adam Clarke）

致马礼逊博士牧师等。

祷书与讲道集公会（Prayer Book and Homily Society），1826年3月29日。

亲爱的先生：

请接受我们委员会对你惠赠书籍的最深情感谢。

我们过去欣然收到你的来信，欣然借你我们力所能及的小助，欣然数你为我们的同工之一。我们欣慰见你在本国，也欣慰你在两次周年大会上好意的襄助。我们仍望与你通信，并扩大我们的中文出版：把你有时间翻译的祝文（Collects）和其他礼文（Liturgy）部分付印。愿神我们救主的祝福与你同行，也在你抵达那遥远之地后与你同住。

亲爱的先生，至诚的 C.R.普里切特（C. R. Pritchett），干事。

致马礼逊博士牧师。"

1826年4月18日，圣教书会（Religious Tract Society）委员会开会，托马斯·佩拉特（Thomas Pellatt）先生主持，一致议决：

"本委员会不能让马礼逊博士牧师离境，而不向他呈上衷心感谢：感谢他过去为本机构、联同马六甲的传教士出版中文单张，所作的有力无私的服务。请他记得：三百英镑仍记在传教士名下，他们可不时支取；本委员会随时乐于与他们配搭，藉基督教中文印刷机推进救赎主的事业。请传教士定

期寄来一切新出版物的样本和发行报告——本会向公众说明其在海外努力之广，甚为重要。本委员会向马礼逊博士保证：深切关心他未来一切劳苦的成功，最恳切地求神圣的护佑临到他和全家的航程，并常赐他们今生、属灵、永恒的一切福。

托马斯·佩拉特（Thomas Pellatt），主席。……琼斯（Jones），助理干事。"

语言学院（Language Institution），伦敦，1826年4月4日。

亲爱的先生：

奉语言学院委员会之命，随函寄上决议案——根据你2月28日信的内容而作。

委员会永远视你——亲爱的先生——为神护理之下、本新兴学院成立的主要器皿之一；学院成立后，你的努力也是最早最有力、把它的设计付诸实行的。请确信，你信中提示的各点，没有被忽视，也不会被忘记。我们立志，蒙神帮助，尽力实行。

你在此的劳苦如今完成，你要暂时离开我们了；但你已预备了两位年轻的继任者，把你高贵开创的工作接续下去。下面附的决议案将表明——

如今，亲爱的先生，我们把你交托神圣的看顾，愿你渡过浩瀚深洋，长途险程平安；也愿你抵达遥远目的地后，劳苦蒙续。若我们的会务报告能如你所预期，给你几分鼓励安慰，请确信，我们以参与你的喜乐为荣幸。

亲爱的先生，你至诚的朋友和同工　　普拉特（T.　P. Platt）、沃尔福布（Wm. Walforb），干事。

致马礼逊博士牧师。

"议决——本委员会向马礼逊博士牧师呈上衷心感谢，感谢他在促进本学院目标上所给的重要襄助。……

"第三——委员会充分认同马礼逊博士的建议之重要：采取措施使中文研究在本国延续；凡有机会，必乐于实行。"

纽约，1826年5月27日。

可敬亲爱的先生：

随函寄上本市一年前成立的国民单张会（National Tract　Society）发行的单张样本，请笑纳，表我们真挚的基督徒敬意和对你为单张事业所作重要服务的高度敬意。你在英格兰公开讲论此事的话，已如风之翼，传遍我们基督徒社区的四方。愿主常在你左右，使你的影响如你心之愿望无远弗届。另寄《纽约观察家报》

（New York Observer），载本市新近举行的各周年大会总览。

谨致深切敬意，W.A.哈洛克（W. A. Hallock），美国单张会（American Tract Society）通信干事。

致马礼逊博士牧师。

下面几封信，是马礼逊博士在格雷夫森德（Gravesend）等船——那船将载他去中国——时收到的。

大圣海伦斯街（Great St. Helens），1826年4月28日。

亲爱的马礼逊：

……语言学院今晨开会，到会比我预期的多，开得也比预期的有精神。会长因上议院（House of Lords）公务不能到会。G.斯当东爵士主持。他以几句明达朴实的开场白引入当日议程。报告中和几位讲员不同时间多次提到你的名字，亲切而尊荣。会场愉快地坐满。门口募得小额捐款。讲员有 R.英格利斯爵士（Sir R. Inglis）、卡尔索普勋爵（Lord Calthorpe）、老伯德先生（Mr. Burder, sen.）、皮尔逊（Pearson）先生、李教授（Professor Lee，讲得亲切好）、莱瑟姆（Latham）先生（教会传道会孟加拉语学生）等。大

会三点结束散会，留下明显的好印象，深感工作重要。向你和其他义务教师通过了致谢案。

休斯顿（Houston）先生会添一笔——愿一切祝福临到你的年轻人；代问马礼逊夫人好。

至爱的 H.汤利（H. Townley）

致马礼逊博士牧师。

德文郡街，1826年4月28日。

亲爱的先生：

今晨我有幸参加语言学院的周年大会，一切办得极好——只除了一点：因贝克斯利勋爵（Lord Bexley）公务实在不能分身——他们不幸没有比你卑微的仆人更好的主席了。不过大会对我处处关照宽容；我欣然有机会为那位杰出的推动者、毋宁说是本学院的创办人作见证——他为这伟大美善的事业献上不倦的热忱、圆熟的才干、稳健的审慎；我们为他的缺席而憾；我与他相识（斗胆加一句，相知）十七年，深以为荣。

你在格雷夫森德期间，我把我的论文寄给你；到旅途终点时，请把《晨邮报》（Morning Post）转厄姆斯顿（Urmston），《代表报》（Representative）转戴维斯（Davis）。

欣闻你喜欢那小墨水台——我赶在你动身前好不容易才做完。

永远至诚的 乔治·T.斯当东（Geo. T. Staunton）

致马礼逊博士牧师。

格雷夫森德，1826年4月23日。

可敬亲爱的先生：

离此之前，我觉得有责任代表普里切特（Pritchett）先生向你道歉：他未亲自回复你告知离境的好信。请确信，若非事务实在缠身，他必不把回信之责交给我。P.先生和祷书与讲道集公会委员会，都恰当估量你的基督徒之爱——这爱在你把礼文和几篇讲道集译成中文上格外显明；请确信，亲爱的先生，他们永远珍视你与他们的配搭和通信。

本委员会上次开会欣然拨讲道集单张400份，供你免费分发，外加按普里切特先生之命已寄传道会馆的；请确信，他们按其资财，随时乐意以任何方式与你配搭，襄助你推进你宝贵的劳苦。

愿主怜悯，长久留你的性命，以丰盛的成功为你的努力加冕——这是你最恭敬、深情、谦卑的仆人　托马斯·西

沃德（Thomas Seaward），祷书与讲道集公会助理干事，恳切的祷告。

委员会办公室，伦敦奥尔德曼伯里（Aldermanbury）18号，1826年4月27日。

亲爱的先生：

奉大英外地海员之友会（British and Foreign Seamen's Friend Society）暨伯特利会（Bethel Union）委员会一致投票，随函寄上一面伯特利旗（Bethel Flag）和去年初以来的《水手杂志》（Sailor's Magazine），另加本月备用的六份；蒙你乐意，请分发给奥威尔号（Orwell）上的水手。若有机会，五月份的我也寄几份——还没印出来。……委员会不会忘记——

你在黄埔（Whampoa）设浮动礼拜堂的建议，英国和美国水手可在安息日同聚祷告赞美，委员会不会忘记；望将来某信能告诉你，已为这最高尚的目的开募。……

"如今，亲爱的先生，我把你交托给你所爱、所服侍的主——愿那以拳握风、以手窝量水的主，平安载你渡过浩瀚大洋，到你劳苦之地；愿他使你在使众多中国人归正上极其有用，他们将来在神和羔羊宝座前与你相见，你们的歌都唱救

赎之恩和舍命之爱，直到永世无穷。愿不配的写信者，与世界各地无数水手，在那里与你相见，那里罪与死不再被知晓。

"别了，亲爱的朋友——愿耶和华的祝福与你同在，这是亲爱的先生，你至诚深情的 T.菲利普斯（T. Phillips），干事，恳切的祷告。"

"也许你允许我们把你的名字列入我们委员会。

致马礼逊博士牧师等。"

马礼逊博士既决意带全家去中国，盼儿女献身服侍异教，便放弃了原定经孟加拉（Bengal）回去的打算——那要多花钱、多耽延，当时印度船正运兵去打缅甸战争；于是他决定直航中国，为此选定了尊敬的公司（H. C.）的奥威尔号（Orwell），因听说船长敬重宗教，虽然奥威尔号在其他方面不如同级多数船便利乘客。

按既定礼节，马礼逊博士表明回中国之意，请董事会准他复职公司商馆，也请准他家眷同行。他只等回复，便作航行安排；万没想到一向对他最友好的方面会令他失望；所以当官方通知他：准他回公司任职，"为期三年"——但不准他两个较大的孩子随他去中国时，他颇为惊讶！

无论马礼逊博士的朋友或其他人如何看这非常之举（未说明理由），他本人以一贯的平静承受；他虽把对此事的想法写成呈董事会的《陈情书》*——其中记录了他十六年间在商馆与中国政府交涉中为商馆效的劳，以及对他服务被限定期限所含的不配得的贬抑之感——但再思之后，这陈情书终未呈递，主要是怕准其所请时，会要求他折损传道人身份。有人劝他力争与公司签约职员同等待遇，那样他有权得退休金和其他特权，他以一贯的无私说：

"我不愿向董事们为自己申辩；我宁愿退回我的牧师和传教士身份，也不愿求他们——即使是求他们主持公道。……人生近暮，云渐聚；但愿神圣容的光照我们灵魂，在远方安慰我们心。"

马礼逊博士当初接受文职，原为更有效地确保在中国居留，以达既定目的——即编语言词典、译圣经；如今这些目标已成，他显然不觉得仅为私利而求续任是正当的；所以，虽然上述通知或会浇熄常人的热忱、对其未来为教会和世界的服务生沮丧之效，他仍立志，按一直感动他的单纯动机，谦卑依靠神助，把自己和全家交托天父看顾，重返中国劳苦。他此后一生的历史，充分见证他原则的无私慷慨和不知疲倦的——

（*此文件附录中基德（Kidd）先生将提及。） 他重返后履行公职、推进那系列已成功开创的博爱劳苦时的原则之无私慷慨、不知疲倦的热忱——不但无金钱报酬，甚至在痛苦的确信下：他多年的公共服务，若他早逝，恐不能为健在的家人挣得通常的供养。他离英时眼前只有短短三年任期，但在神圣护理的安排中，直到东印度公司特许状期满、国王政府开始执政（他在其下接受任命），他的公职履行都不曾中断。实在有理由相信，公司所定的限制期限，更合乎官方先例，而非有意在公司执政期间不用马礼逊博士的服务；他们后来给其家属发抚恤金之举，是他们"对其功绩服务的体认"的光荣见证。

在他预期离英之际，除了那些足以令他心情消沉的公事，又加上一场严峻的家庭试炼：一个心爱的孩子看似健康，忽患重病，虽部分恢复，直到抵达气候温和之地，对他安危的忧虑才完全消除。在这种情形下，马礼逊博士天性中的温柔格外显明，却被原则的坚定所节制——这坚定立于他对掌管万有的护理之智慧的不动摇信心：没有它的许可，连一只麻雀也不掉在地上；它对它子民的看顾，显明在使表面之恶成就他们的真益。这些品质的结合，可见于此时私人信件的摘录。

1825年12月30日，他把家人留在布莱顿（Brighton）后回来，写道：

"我到格罗夫（Grove）时，发现全家都在家。安（Ann）已拆下沙发罩，书房空空，凄凉；但她很快生了火，端出晚饭。没有信，只有委员会的开会通知和《纪念文》（Memorial）的校样到了。《纪念文》出版时，人们会以为我在传教士的献身观上全然异端。我们当献身、像好兵丁忍受艰难，显然是真的；但使异教徒归正的不是这些，而是福音的真理。请为我祷告，使我至死忠心，作基督的好传教士所当作的——愿荣耀归他蒙福的名，直到永远！

星期六，12月31日。

……论过去的家庭往事，他说：

"我们都在耶和华仁慈的治理之下；他是他的仆人们的神——又是我们在天的父，藉我们长兄耶稣我们救主的功劳和代求，与我们和好。我每逢忘记神，就为你们众人焦虑；记起他，就顺服安宁。哦，愿他把圣灵放在孩子们心里，使他们也敬畏他、服侍他，直到地上寄居完毕——那时我们众人，望在天上福地相见。明年将有何事，我们不知。我们眼前有居处和境况的大变；但你知道，我们的神我们的父，无论海上陆地、在英格兰在中国，都同样同在、同样大能。愿

他每日每时作我们灵魂的力量、我们心思的扶持；不要惧怕，只要信靠他。……

"今晨寄信给你后（我步行进城），我去帕特诺斯特街（Paternoster Row）找书商；从那里去语言学院，有个绘图员在为《中英对话》（Dialogues）画插图。从那里绕远路去斯坦福爵士家——顺道看 W.夫人（Mrs. W.），她病了；去皇家亚洲学会（Royal Asiatic Society），与亚历山大·约翰斯通爵士（Sir Alex. Johnstone）谈话；到斯坦福爵士家，得知他二月前不回来。我这时又饿又累，进伯纳斯街附近一家小饭馆，吃了一盘水煮牛肉、三个土豆、一块面包、一品脱黑啤酒，加胡椒盐芥末，给侍者一便士，共一先令！然后去 A.夫人（Mrs. A.）家，代你探望——大家都好，见我极欢喜，等。从那里去约克街——一如往常。然后乘帕丁顿（Paddington）驿车，买齐杂志，疲惫孤单地赶回哈克尼；一直看到现在，夜里十一点半。" 1826年1月1日，星期日晚。

……今晨我在史密斯博士（Dr. Smith）处参加公拜，与他的教会同守圣餐。我记念你和孩子们，求神在新的一年祝福我们。让我们永远记念我们的救主为我们的救赎所忍受的。他为我们舍己作祭。我一直在写"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这个题目。愿神赐我们对他宝贵应许的坚固信心，对永恒

实际的清楚看见——满有喜乐的盼望（1826年1月1日）。与我一同欢喜，愿我们的孩子也与我们一同欢喜，在永生的确据盼望中。

论小儿子的病，他说："不要为罗伯特预想凶恶：医生的意见多么不确定，既不该使人消沉，也不该给人虚妄的信心。天天时时信靠神。"

星期二，我头痛起床，越来越重。我去了语言学院；本想去印度公司大楼（India House）告诉你发生的事，但头太不舒服。……昨天把这封带进城，但在奥斯汀弗赖尔斯开会和亚历山大爵士的晚宴之间，我忘了，直到误了邮班。我们有一位 M*上尉（Captain M*），马拉塔（Mahratta）学者；B*教授（Professor B*），法国梵文学者；一位锡兰人（Cingalese），还有 J.夫人（Lady J.）和女儿们。去沃博士家看过——都一向安好。"

论到若生病要与家人分离，马礼逊博士说："我的性格中有最柔软的深情，又有当本分召唤时的严厉。在交战之日，我不能作怯懦留守家中之人。愿天助我，你也要鼓励我，在我们所献身的善业上英勇行事；这样行，我确信，我的爱，必在受苦和临死时安慰你的心。思想的交流、温柔深情与爱的交融，无论我们外在境况如何，都将生出大幸福。试炼我

们可预期——谁没有试炼？但彼此的信任，加上对彼此和救主事业的热切依恋，望能使我们刚毅欢然地忍受试炼。我们去异教徒中间，是承担大工——你帮助我，提醒我尽本分。你的赞同将鼓励我；你的安康和幸福，将是我恒常的追求，只服从天上的至高命令。"

下面选录写给不同朋友的信数则，可续此叙事，编者只需编排题目以免不必要的重复；同一境况事迹写给几位通信人，叙述大同小异；细枝末节一概略去——须记得，马礼逊博士更重要的事务，只容他把有限时间分给极广泛的通信。下面一段写给克卢尼博士：

"……自见你之后，我两位亲人离世；愿我们预备好迎接世界的更换！生命的无常，几年来常在我心头，我愿被发现是警醒的。中国人说：'我们当常存惧怕'——一种敬畏，心存严肃，尤其在亨通健康时。我们得意时，当疑心危险近了。在救主和他的宗教中的虔诚喜乐，不表明凶恶，但属世的喜乐通常表明。"

1826年1月30日。

"……因常要进城办事，我读书通信的时间比在中国还少；从一个公会赶到另一个，耽误了近来给你写信。我们很愿你和克卢尼夫人来我们乡间小屋一访；屋子小，但若你们

赏光，我可略表我对你们和 M 在利夫广场（Leaf Square）接待我的记念。" "我迟迟未给你写信，因东印度公司对我第二次关于孩子们的申请迟迟未复。但他们现已回复，考虑一切情形后，准我带 M.R. 和 John R. 与我们同去中国。船须3月22日到格雷夫森德，4月27日到唐斯（the Downs）。何时登船未定；但我想，必在奥威尔号离格雷夫森德之前。

"明天（主若允许）我去看船，定一下舱房布置。

"我将继续在语言学院教中文，也教女士们，到二月底；之后全心预备长途航行所需，向英格兰告别。……也许我们不再相见。愿怜悯之父、一切安慰的神把一切祝福赐给你！若蒙保守到中国，我立志献身作解释性写作，造福中国人。为助我在海外公事，我在书籍上已花了一千多英镑。

"若有朋友问起我们，代我们问候他们。愿'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们。"

伦敦传道会董事们定了一个告别仪式，在霍克斯顿学院（Hoxton Academy）礼拜堂举行，为公开把马礼逊博士全家交托神圣的护佑；除几位参与仪式的牧师，还有可敬的沃博士（Dr. Waugh），以感人的方式表达了对这位卓越人物本人及其劳苦的深切关怀和深情——他们正要与他作最后告别。随后马礼逊博士发表了以下讲话：

"在这场合起身向你们告别，我请你们注意两处经文。

"'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希伯来书十一章4节）'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原文作"心被捆绑"），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使徒行传二十章22节）

"基督徒朋友们——圣经富于适合基督徒经历各样情形境况的榜样。我选了两处，格外适用于我们为之聚会的这位；当然，我只把它们应用于境况，不敢在各细节上自比亚伯拉罕和保罗。但亚伯拉罕若遵神命，在信心的操练中向前，信神同在、谦卑依靠神的看顾；那蒙教会呼召、奉主名出去的传教士，岂不该效法他的顺服和信心？保罗若心被捆绑仍向前，虽不知将遇何事；基督徒传教士岂不该效法他的榜样，在可能客死异乡之下仍向前？亚伯拉罕出去，'不知往哪里去'；但他往应许给他为业之地去。这里，我信有属灵的相似——异教徒已赐给基督为业；传教士奉主名出去，必与主同享基业。亚伯拉罕是奉神明令出去；我们没有从他得明令；但我们视教会的呼声为神的呼声；我们不敢自诩有任何自足；我们可像摩西——没有他的悖逆之灵——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我们是什么

人，竟能去见异教国家的君王，试图把人民从异教捆绑中领出来？我们没有王侯的授权；我们没有口才；没有外交的手腕或诡诈；不是有应变口才的人；即使有这一切，我们也该——" "弃绝一切对它们的依靠。但我们依靠那位对摩西说'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所当说的话'的神的同在。神的同在是我们的盼望；不然我们就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我们没有摩西行神迹的杖；但我们拿着圣经，对异教徒说：'耶和华作王！'——'耶和华如此说'。他们听或不听，不是我们能知道的；但顺服，是我们对神对人都欠的本分。

"我们被许多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他们虽未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亚伯拉罕蒙召，就出去，不知往哪里去。'这些人都'为基督耶稣受苦难和凌辱'；'他们因着信，制伏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在争战中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既被这许多信心的见证人——行事的和受苦的——如同云彩围着，我们愿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愿以亚伯、以诺、挪亚、亚伯拉罕、撒拉、雅各、约书亚等人的信心为榜样；但最重要的是，我们愿仰望那'忍受十字架，轻看羞辱'的；'抵挡罪恶，流血'的；如今复活，作'教会万有之首'，'天上地下所有权柄'的。他对他每个忠

心的仆人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我们过江河、过烈火，那古时与他子民同在、引导他们如羊群、说'不可难为我受膏的人，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的，必与我们同在，就是耶和华耶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

"这就是我们展望去异教徒中间时所有的盼望、看法和心情。你们看见，我们信靠的不是血肉之臂，是永活的神。他与古时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地赏赐你'时一样。

"去中国的航程，是人所行的最远航程之一。我们将经过的气候变化极大。从一个树叶刚刚吐绿的地方，一个月内，我们将到一个四季常青之地；再一个月，我们将过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有人很恰当地称它为风暴之地。七月，我们料到一个寒冷酷寒之地，海浪几乎真如高山。近中国时，我们料在一处遭遇一种飓风：风从罗盘各方几乎同时吹来，不停地打转。这里，一些最好的船被折断桅杆，有时倾覆。广州江中失事的各样船只无数；中国人用各样方法讨好他们所说的主管这些风暴的神。九月，我们料到广州！这是我们的盼望——但惟神知道能否实现！

"欧洲人只准住在中国的边陲——广州和澳门。这些地方有无数天主教徒和异教徒。两边的游行队伍几乎不停地穿街

过巷，彼此嘲弄。我们将住在他们中间。欧洲人不准远离这些地方的郊区，远行还不准带家眷。广州全然——"全然献给偶像、贪利、放荡：主日和星期六一样。货物的声音——装箱拆箱——银元的叮当——放鞭炮（maroons）欢送往来船只——摇铃唤醒睡神，等，天天可闻。中国人没有安息这回事；除了年初几天，一切都是忙乱劳乏：那几天贫富老幼男女都买件新衣，去偶像庙里拜，等。然后吃喝、醉酒、放荡，直到穷人的缺乏、富人的疲乏，叫他们重操各业。如今，你们在中国的基督徒同胞，不需要你们的祷告吗？马六甲离广州一千二百英里，要见那里的弟兄，必长途跋涉。季风若起，我们半年收不到他们的信。若这里的朋友们不等听到我们到中国的消息就写信，我们约两年收不到他们的信。

"如今，弟兄们，我不知最后该用什么题目对你们讲：今生的试炼，还是永恒的前景。两者都有兴味。家庭的试炼大，尤其在异乡。但我们的患难是'轻'的——比起有罪良心的啃啮之轻，比起人所当得的之轻。啊，让我们对患难永远静默！让我们记念基督所受的苦，我们的试炼就显为轻了！

"今晚我们本当守主的晚餐，我们的力量就得更新；'他的肉真是可吃的，他的血真是可喝的。'让我们仰望基督——仰望基督一切的爱、怜悯和中保之工。愿这常住我们各人心

里。这样，我们在每次丧亲中得安慰，在各样气候中找到家！别了！"

马礼逊博士离伦敦之事，见下面写给克卢尼博士的信：

米德尔塞克斯哈克尼，1826年3月13日。

亲爱的约翰：

……我们动身的时候近了。上星期五，我们和汤利去东印度码头（East India Docks）看了奥威尔号，蒙神旨意，它将载我们去中国。目前很可能我们的人数比定额少一人。亲爱的小罗伯特上星期五以来一直病着，是哮吼（croup）。

书院有好消息。科利（Collie）寄回他在中文上长进的好样品。米怜的《以弗所书注释》中文版和科利的单张都收到了——都是第一流的中文印刷。我知道你必为此欢喜。4月16日或20日我们必须上船。有许多预备事要办。罗伯特——（哦，神怜悯我们！）或生或死。"

猎鹰客栈（Falcon Inn），格雷夫森德，1826年4月21日。

……我们全家现已离开哈克尼，赴中国途中。今天约十一点，一班朋友——G.和H.伯德牧师（Revds. G. and H. Burder）、汤利等——跪下把我们交托神恩眷。从

这房间望去，我们的船奥威尔号在望；旁边另一艘中国船哈里斯将军号（General Harris），比我们先开。W.弗雷泽爵士（Sir Wm. Fraser）乘它作乘客；是老相识，将任我们英商馆的首领。开船之日仍未定。……

未如预期即刻登船，马礼逊博士在格雷夫森德滞留到5月1日，因船难配齐水手。奥威尔号在水手中间名声不好，船长最后只得不等配齐人手就开船。在格雷夫森德滞留的这段日子格外令人激动——天天盼着登船——而听说耽延的亲友，都急切利用这机会，与他作临别一晤；他们越认识他，越觉得"不得再见他的面"这念头痛苦。 幸而，为全家作如此长途航行的必要预备，占住了心思，无暇作痛苦的预期。

马礼逊博士离英前夕收到的友谊信物中，有一件因他对赠者高度敬重而令他格外欣慰：一只精美贵重的墨水台，刻着：

"赠马礼逊博士牧师（REV. ROBERT MORRISON, D.D.）——你深情的朋友乔治·托马斯·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赠。"

他与当时收到的其他厚意一并在下面短信中致谢：

格雷夫森德猎鹰客栈，1826年4月29日。

亲爱的先生：

你寄来的精美墨水台收到，蒙你亲笔题名，不胜荣幸。在中国，在英格兰，二十年来你俯就（恕我直言，念我卑微）赐我友谊。你厚爱的这最后信物，我家必珍藏，作你待我之善的纪念。请接受，亲爱的乔治爵士，我为你一切厚爱诚挚感激的谢忱；也为你藉我这卑微仆人、对我们圣教事业的实质襄助谢忱。

也请接受我对你深情友谊这临别表示的最好感谢。愿神我们救主神圣的祝福临到你！

致同一人

尊敬的公司（H.　　C.）奥威尔号船上，正扬帆下海峡（Channel），1826年5月5日。

亲爱的先生：

欣闻你在语言学院第一周年大会上主持，有卡尔索普勋爵（Lord　Calthorp）和其他以善道闻名的人襄助，我深感欣慰。以如此简朴宽广的方法襄助扩展我们共同的基督教，我确信，在你最严肃的时刻必给你衷心的满足。

今天经迪尔（Deal）收到你寄来的5月1日《晨邮报》（Morning Post）和上月30日《约翰牛报》（John Bull）。……

奥威尔号上房间宽敞；但我们的船不如一些孟加拉和中国船装修讲究。

今晚风好，望明晨天亮前过怀特岛（Isle of Wight）。我无意速从中国回来，现须向你，亲爱的乔治爵士，长别了！

愿神圣的祝福临到你；愿我们终于在天上相见，藉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的功劳——他为我们的救恩而死。别了！

感激深情的 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致 G.T.斯当东爵士，准男爵，等。

第九节

１８２６年至１８３４年。

登船。——航行中的诸般事务。——登陆马德拉。——船上哗变。——登陆安吉尔。——访问新加坡。——会见书院的其余信托人。——抵达中国。——继续其教牧、文字与公务之劳。——公私信函。——澳门开印。——印刷所被葡

葡牙政府查禁。——１８３３年生病。——家眷启程回英国。——他返回广州。——放弃澳门的房子。——东印度公司商馆解散。——马礼逊博士返回澳门。——英王特使律劳卑勋爵抵达。——马礼逊博士接受政府任命。——陪同律劳卑勋爵赴广州。——与中国政府交涉争执。——最后的病。——逝世。

如今要进入这部传记最后一段、也是在许多方面绝非最平淡的一段时期；作者深感遗憾，不得不删减许多饶有趣味、发人深省的内容，而不愿让篇幅超出她最初设定的界限。倒不是说还有哪一项工作可与《字典》或《圣经》翻译同等重要；除了繁重的公务之外，仍须记述马礼逊博士为推行那套宏大的道德更新体系所作的不懈努力——那体系的根基是他永久奠定的；他热忱不减，体现在他殚精竭虑谋划的无数有益计划中；他对中国的道德与政治状况见解正确，在运用适宜而前所未试的手段促其更新时表现出稳健的审慎；道德责任与基督徒本分的强烈感召，使他把一切属世利益都置于神圣权柄之下；在世俗交际、公务商讨与研读异教典籍等种种逆境中，他始终保持深切的谦卑与恒常的敬虔之心；在家庭患难、健康衰退与死亡临近之际，他忍耐坚毅；这一切在世人眼中虽不那么辉煌夺目，却同样足以彰显基督教原则的大能与神恩的影响——他把自己为荣耀神所成就的一切

都归于此。马礼逊博士偕家眷，向敬爱的亲友辞行——其中许多人今生再无相见之日——于１８２６年５月１日登船赴华；顺风之下，约于１２日抵达美丽的马德拉岛。在此，他们欣然登岸数小时，暂时摆脱了或多或少困扰全船人的不适。马礼逊博士一向随遇而安，很快便定下了学习与消遣的作息，航行期间一直坚持，仅偶尔被途中发生的事件打断，其中几件在以下书信中略有记述。

航行记述

东印度公司船奥威尔号，南纬１０度、东经１０５度，１８２６年８月２日。

＊　＊　＊

"上月２日，我船位于南纬３６度１５分、东经２０度３０分时，曾托希尔（Hill）船长的南海捕鲸船莎拉号（Sarah，从日本沿岸驶往伦敦）给你写信。在那封信中，我告诉了你：我们曾与亚历山大号（Alexander）打过招呼，船上有马达加斯加的传教士；在南美洲沿岸发现我们的大顶桅已经腐朽；６月３０日夜，西北大风中我们遭遇火灾之险；７月６日夜，在可怕的闪电与暴风中折断了前桅横桁。我们的处境严重而令人惊骇，但蒙主使我们能以忍耐和盼望

保守己心——既非对危险无知，也非漫不经心，更非惊慌失措，而是平静地顺服我们天父的旨意。

"我们一直在南纬３８度至将近４０度的高纬度海域航行，直到７月１５日，天亮时分经过了圣保罗岛和阿姆斯特丹岛。在整个向东航行期间，船只昼夜剧烈摇摆，令人难受。７月１８日，我们竖起了一根新的前桅横桁，代替６日折断的那根，开始缓缓向北航行。

"７月２４日星期一下午约两点半，我正与马礼逊夫人（Mrs. Morrison）和孩子们在船舱里读书，听见餐厅里有刀剑相击和火器之声，我以为是拿出来擦拭整理，好应对海盗出没的巽他海峡和爪哇海，便静坐了一会儿。然而，临近晚餐时我走出去一看，发现餐厅里一片混乱，人们正忙着给手枪装火药和子弹。船的前部爆发了哗变，正准备以武力镇压哗变者。我回去把实情告诉了马礼逊夫人；因为我从不隐瞒危险或患难。

"我不想细述导致这起最令人痛心事件的种种缘由；水手们声称有冤屈要诉——苛刻的待遇、暴虐——一些坏分子利用这些怨言，诱使几个人按着圣经起誓，彼此扶持，"抵抗压迫"，如他们所说；但最终意图恐怕是谋杀船上官员、夺取船只；因为其中一个哗变者供认：朝他们打响的第一枪，将是

每人拔刀扑向官员的信号。他们还商量把两门大炮转向船尾向我们开火；没有被杀的人，就卖给马来人作奴隶。

"一番谈判与备战持续到约下午五点。装好弹的手枪、弹药等，堆在与我们舱室相邻的船长舱里，使我们同样面临意外走火的危险，和蓄意伤害一样大。当天早些时候，一支手枪被船只摇摆震动走火，子弹穿透了上层甲板。后来在餐厅里，我与船长和官员们开会商议，决定采取最后手段之前，又有两支手枪走火，把炮手的脚骨打得粉碎，性命危在旦夕，后来在这炎热的气候里做了截肢。在动用极端手段之前，经船长许可，我走到前甲板哗变者中间与他们理论；我成功说服他们服从命令、回去开船。他们离开了前甲板，正要去当值，一个头目拿着铁器在二副脸前作威胁状；他当即被抓住，绑起来鞭打；哗变者被分开后，不敢武力营救，但有三个回来搭救同伴，也落得同样下场，其余的则被戴上镣铐。其中两人就关在我们头顶上方，我们昼夜听见他们镣铐的响声。有人心中一直担心会再发生暴动，但至今我们仍平安。据公认，是我对水手的劝说阻止了流血。＊　＊　＊

"炮手已经深深觉醒，为自己灵魂的得救极其忧虑，我盼望他是真心悔改。应他自己的要求，我每天去看望他、与他一同祷告、给他读好书。他见过许多邪恶的同伴死在罪中；

虽然失去了一条腿，他却感谢神没有当场把他打死。救主白白的、全备的救恩，不靠行为，使他的心得了平安。"

马礼逊博士致汉基先生（From Dr. Morrison to W. A. Hankey, Esq.）

东印度公司船奥威尔号，巽他海峡，１８２６年8月7日。

"亲爱的朋友：

"明天就满一百天了——我们从格雷夫森德登上这条船。马礼逊夫人和孩子们先后都病得不轻；在垂直的烈日下，我也像去年夏天在哈克尼那样略受影响。不过总的说来，我们的健康没有受到实质损害；最受苦的是正在出牙、又没有牛奶可吃（我们的奶牛被船只摇摆颠死了）的婴儿。他的保姆也时常生病。但我们离开你们时，对这一切早有心理准备，并不抱怨。我们此行的目的——把基督的福音传给异教徒——是值得为之受苦、为之舍命的。自然环境给我们带来相当大的困难：好望角外的高浪，一直延伸到东经一百度的海域，纬度约３９度，把我们这条大船摇撼得厉害，还折断了我们几根最大的桅杆。我们现在海面平静，但处于下风，离我们的港口安吉尔锚地还有一段，三天来只前进了约二十英

里。然而，无论是身体不适，还是暴风雨的肆虐，都没有像周围一些人的恶行那样让我们心里不安。当权的人太喜欢惩罚——水手们反抗哗变；我们两头受气，性命受到两派冲突的威胁；随后的意外与鞭打让我们心痛。我们的炮手在与我们舱室相邻的船舱里，脚被两颗手枪子弹打穿，截肢之后性命仍在危险中。马礼逊夫人和孩子们，在最危险的暴风中、当我们的船像醉汉一样在波浪上打转时，都没有为自己的安危掉过一滴泪；但听到受鞭刑的人惨叫时，她们哭了。昨夜，我们的心又被撕裂——两个戴着镣铐关在我们头顶的囚犯，设法挣脱了镣铐，抱着救生圈跳进海里，指望游到苏门答腊岸边。但我想他们离岸还有二十英里；即使到了，也可能死在茂密的丛林里，或死在马来人的利刃之下。他们落水时像受惊一样向我们呼喊；但最初的……

"第一声呼喊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也没有听到过他们。

"这些船只因为给的工资极低，招来的都是水手中的渣滓和放荡的陆上汉；有些船还由暴虐放荡的官员管着。他们用辱骂和咒诅压在水手身上；水手有时回嘴；于是发生争吵；这被说成是对官员不敬，接着就是一顿顿的鞭打。——哦，

但愿蒙福的福音得以广传，驯服并教化凶残恶毒的人类——为了今世的平安，也为了来世的幸福。

"我们现在离爪哇、新加坡和马六甲的弟兄们很近了。我已给他们都写了信。我并非不关心马来传道区（Malay Mission）的福祉；但我认为应当把全部力量和资源都投入华人，因为他们总体上非常软弱，若分散就会全然无力。我的判断是：在工人如此稀少的情况下，派往任何一族的传教士，都应把劳力限定在那一族之内。我很希望马来传教士把劳力和资源限定在马来人身上。我们在船上从未停止宗教操练。炮手似乎已真正悔改。哦，愿圣灵赐能力与功效给他的道！再会。

"马礼逊（R. Morrison）"

＊　＊　＊

"８月１０日。我们已平安抵达安吉尔锚地，见到了麦都思（Medhurst）；他提议去婆罗洲和暹罗作一次传道之旅，我已赞同；他身体尚可，只是因觉得自己劳而无功而有些沮丧。我们很可能要去新加坡，恐怕会因此错过去中国海的顺风季节。"

上段提到的传道之旅，后因家中变故而放弃。

东印度公司船奥威尔号，赤道上，东经１０７度，１８２６年8月１８日。

＊　＊　＊

"承蒙神圣天意的看顾，我们在海上危险与恶人暴力之中蒙保守，平安抵达这遥远之地。本月８日，自离开英国海岸以来第一次抛锚。地点是巽他海峡的安吉尔。我们在南纬３８度至４０度的高纬度海域时，海浪极高，船只剧烈摇摆，使我们一直提心吊胆、备受煎熬。我们损失了几根桅杆和桅桁，炮甲板和其他地方有些东西被摇松，第一晚发生了相当大的危险；因为油桶和松节油桶破裂，引起了火警。我们进入较温和的海域、接近爪哇角时，船上爆发了哗变，其威胁的毁灭不亚于暴风雨那般令人痛心。"

＊　＊　＊

"在这一切煎熬之中，我们主日有公开敬拜，每天早晚有祷告。受伤的炮手自出事以来，表现出真诚的悔改。我在爪哇留下了给传道会的信，附航行详记。在安吉尔，马礼逊夫人第一次踏上亚洲的土地，参观了马来人和荷兰居民的茅屋与房屋。穷苦土著的小独木舟围着我们的船，兜售家禽、麻雀、山药、椰子、猴子等等——景象新奇，但看那些半裸马来人明显的贫穷，并不十分悦目。

＊　＊　＊

"安吉尔盛产海龟。

＊　＊　＊

"在爪哇的华人传教士麦都思在安吉尔等我见面；他的家住在离此约八十英里处。他主要挨家挨户向华人和马来人讲说耶稣；但他为他们的心刚硬而哀叹。他们不肯到基督这里来，好得生命。我已赞同他在１８２７年间到婆罗洲、邦加和暹罗的华人侨民中巡回一次。＊　＊　＊我们书院的克卢尼博士，据最近的报告仍在马六甲。我们要去新加坡停靠，希望到中国后能给你更多消息。"

在上文对航行中痛心事件的简略叙述中，作者只轻描淡写地提及他个人的影响在化解那场迫在眉睫的灾难中所起的作用。哗变者拒绝接受除他们自己提出的条件之外的任何条件；他们藐视威胁；炮手已失去战斗力；他们是人数最多、最强的一方。给他们的考虑期限已过。乘客们——除马礼逊博士一家外，还有一位军官和他的妻子，他们每晚都在马礼逊博士舱里度过，当晚也在场——怀着最可怕的忧虑。马礼逊博士深知处境的可怕，却保持一贯的镇定自若；在艰难危险之时，他的镇定足以把他的刚毅分赐给周围的人。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大副进来转达船长的请求，请马礼逊博士到

哗变者聚集的船前部去，试试以理劝说能有什么效果；他当即应允，不顾家人的恳求拦阻；但家人为他担的心幸而是多余的；因为当他无畏地走近那群激愤的人时，他们对他毫无敌意，反而在他说明来意、向他们陈说其行为的愚蠢无理时，以最大的敬重和专注聆听；他又诉诸他们较好的良知，敦促他们回去尽本分；他欣慰地看到，除头目外众人都平静地回去做工——那头目如前所述，连同两三个去搭救他的人一起被抓，受到惩罚，尽管这违背了马礼逊博士受权向他们作出的承诺，这使他大为不安；但他明智地没有就此提出抗议，从不认为乘客干预船只管理或纪律是明智的。这种明智的克制，加上他为促进周围人最大利益所作的不露声色的努力，对一些人不无益处，也为他自己赢得了各方的敬重。

８月２０日，奥威尔号在新加坡海峡抛锚；马礼逊博士一家被接到皇家海军弗林特（Flint）船长的住处——他是已故总督斯坦福·莱佛士爵士（Sir Stamford Raffles）的内弟；在此他们受到最热忱的接待，住了约两周，享受着摆脱前四个月船上拘禁的愉快变化。这次新加坡之行，也给了马礼逊博士一个机会——

访问新加坡

这次新加坡之行，也给了马礼逊博士一个机会，亲眼查明他自己和斯坦福·莱佛士爵士的计划有多大可能实现；结果最令人失望。大笔经费已花在建造书院大楼上，而大楼连一半都没完工；马来教授领着薪水，却未曾履行职务。已故总督拨给马礼逊博士的一块地——他为开垦已投入大笔款项——也被受托管理的代理人荒废了。华人侨民获准重开赌馆，而赌馆是斯坦福爵士明令禁止的；在这个大自然赋予永恒青翠与健康的迷人殖民地，一切道德氛围都令人沮丧。离开新加坡之前，马礼逊博士为推进斯坦福爵士和他本人筹划的计划作了安排。他争取到随军牧师罗伯特·伯恩牧师（Rev. Robert Burn）的协助——伯恩牧师才德兼备，十分胜任这一重要目标。他成为书院的信托人之一，热心投入创办人的办学理念以促其成功。马礼逊博士还自费购置了一些土地，毗邻华人侨民聚居的城区，以便为传道站 확보有利位置。关于这次访问，马礼逊博士备忘录中的以下简短记录是仅存的记载——"

8月23日。抵达索菲亚山（Mount Sophia），弗林特船长美丽的住处。25日。访问"格伦马礼逊"（Glen Morrison）——会见新加坡书院（Singapore Institution）

的信托人们——向约翰斯顿公司（Johnston & Co.）交付六千两白银。２７日。参加马来礼拜堂，伯恩先生讲道。深受感动，大得造就。

２９日，书院会议——与汤普森先生（Mr. Thompson）会谈。９月１日。我们在讷皮尔（Napier）家与拉尔夫·赖斯爵士（Sir Ralph Rice）等人共进晚餐。２日，书院会议。在马来礼拜堂为伯恩牧师讲道。３日。５日。会见书院的马来信托人——傍晚登上奥威尔号，普雷斯格雷夫（Presgrave）先生、弗林特船长等人陪我们到岸边。９月１９日，星期二。登陆澳门，感谢神！"

马礼逊博士对受托管理他在华财产的人，同样没有满意的理由——在新加坡如此，在中国亦然。他发现自己的房子和家具破败不堪，房子必须彻底大修，家具必须全部更换。他的书籍也被白蚁和亚洲气候特有的其他虫子蛀得几乎毁掉。安顿好家眷后，他于十月初随商馆其他成员前往广州，投入在那里等着他的各项宗教与世俗事务。

抵达后第一艘开往英国的船，马礼逊博士向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司库和其他通信人，通报了以下关于传道区状况的消息。

"亲爱的先生：

"中国广州，１８２６年１０月２４日。

"蒙神怜悯存留、蒙我主大能保守，我如今在这遥远的国度——在同一房间、同一张桌前再次提笔给你写信，多年来我曾在这张桌前给你写过信。

"神恩保守，我所爱的家人和我，在海上的危险与民众的骚乱中蒙扶持。航行的情形我已写信告诉过你。

"９月６日我们离开新加坡，１９日星期二傍晚登陆澳门。我以前所有的本国仆人和我年老的中文老师都在等候迎接我们。次日，本国基督徒梁发（Leang-afa）露面；在团契祷告中，我们为神我们救主仁慈地保全我们的性命、使我们的心仍仰望耶稣而感谢他。接下来的安息日，我恢复了我们从前常有的宗教聚会。

"阿发（Afa，即梁阿发（Leang-afa）的简称）送给我一本中文小书，是他在我离去期间撰写的《希伯来书》注释，旨在把他从已故可敬的米怜（Milne）领受的宗教观传给异教徒。我读了一部分；考虑到阿发所有的条件有限，这部著作表明他是以圣经为研读对象的，只是他行文的措辞间或染上他新近异教背景的一点色彩。

"他还写了一篇拥护基督教的小文，题为《救世之真理》（The True Principle of the World's Salvation），在其中

他申明永恒之神——宇宙的创造主——的位格，以对抗魔鬼与假神；他阐明人需要一位救主，救人脱离罪的辖制与罪咎的刑罚；他宣告耶稣已为人的罪作了赎罪祭，并把他的同胞引向圣经——他说，欧洲基督徒不惜重金，把圣经译成中文、印行、白白分送给百姓。＊　＊　＊

"他还写了一篇短文，记述他与同胞几次谈论宗教的经过。一次谈话发生在一只客船上；阿发当时正在读马可福音。一位同船的乘客拿起书，看到第九章第九节：'人子从死里复活'。那人问：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阿发就宣告耶稣的死与复活是为人的罪作赎罪祭；承认自己的信仰，向一切相信圣经中所载神圣见证的人传讲救恩。他还讲了耶稣仁慈的神迹。他的同伴讥诮地问：这些神迹你亲眼见过吗？他回答：没有；但都记在圣书里，那些书出版于西方世界的犹太地，许多国家都信以为真。'

"'你没读过古代哲人孟子说的话吗，'对方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西方国家虽然信这些书，我们中国人不必信。你信吗？'

"梁发回答说：'我虽然没见过所记的事，但圣经中所含的原则和道理，我深信不疑。我知道我曾是个很坏的人；若没

有救主为罪作赎罪祭，我今生来世都不可能逃脱神公义的审判，'等等。

"１１月５日。——我周围现在还是从前那些人；不在我雇佣中的，也仍来参加我主日的读经和劝勉。当初帮我抄写新约付印的那位，承认他对真理的确信加深了；在其他人身上，我盼望道种也在听道者的心里生长。在这样一个地方，满是偶像、挤满了拜偶像的人，从宝座到茅屋都逼迫耶稣的门徒，我们不必惊讶，许多人像尼哥底母，或如教会史家米尔纳（Milner）所称的'异教徒基督徒'——即知识不完全、信仰胆怯、或毋宁说隐藏不露的基督徒。＊　＊　＊

"这里商馆的先生们，出于对我个人的好意，主动为书院捐了款，并未经过募捐；我两位老朋友各捐了一百镑。这些仁慈的帮助，加重了我感到压在身上的责任。

＊　＊　＊（11月5日续前——仍在同一房间、同一张桌前给你写信，多年来我曾在这张桌前一次次给你写信。）

"我不在期间，我想神圣真理在从前听过我讲道的人心中的影响加深了。但基督教在一个被人恨恶逼迫的国家里——在家庭邻里、朝廷宫闱中——呈现的样子，必与在一个享有充分信仰自由、敬虔受尊崇的国家里大不相同。即使在以色

列，逼迫的日子里也有许多彼此不知对方是真敬拜者，但那位鉴察人心的主都知道。

"中国目前颇为动荡，主要因西鞑靼的回教徒叛乱。我想，执政的王朝被震得粉碎的时候很可能近了。若真如此，愿这为福音开路，使福音快快传开、得着荣耀。

"我已开始撰写《圣经注释》。要帮助异教学生和新信徒大体明白圣经，非常需要解释人物、地点、史实等的注释。

"商馆的先生们待我一如既往地亲切，未经我募捐，为书院捐了近五百镑，以示对我的敬重，不顾董事会的冷眼。我三年任期届满时会怎样——若我还活着——实在无法预料。从前知道我劳苦的许多朋友，或去世，或离去。

"我们的牧师本季离任。我渴望向水手等人讲道；但我的全部力量都要用在华人身上。我不在期间，我那点产业因无人照管损失很大：神帮助我们，我的弟兄，在天上积攒财宝。"

＊　＊　＊"１６日。——广州在我心头留下一片凄凉的空白——许多老朋友，英国的和中国的，或已离开这片土地，或已永远离开这必死的世界。再过一两年，我初到时在这里的商馆成员，将一个不剩。

"新来的商务代理大批涌入，尤其做鸦片生意——那不名誉的走私贸易。据说这种毒品的销路大增，随之犯罪也大增。各省盗匪增多；苗族（Meaou-tsze）滋事；喀什噶尔（Cashgar）附近的回教徒公开叛乱。大军调动，耗费巨大。台湾（Formosa）数月来一直处于叛乱状态。广州为军费认捐了一百二十万两，行商认捐了一半。

"在伶仃（Lintin）被杀之人的血亲复仇者——死者的儿子——仍在喊冤，向本国政府申诉。他们要求英国出具证明，证实凶手已确指并正法。这场斗殴的阴魂，在我抵达后立刻又冒了出来。"＊　＊　＊

"马礼逊夫人和孩子们健康尚可。约翰尼（Johnny）和我住在广州，学中文。

"我仍是，亲爱的先生，您最真诚的，

"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致英国圣经公会主席及委员会（To the chairman and committee of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广州，１８２６年１１月７日。

先生们：

"承蒙各位过去的赞助与支持，与我已故可敬的同工米怜博士（Dr. Milne）一同把圣经译成中文；我今回此国，冒昧致函各位。

"在我离去期间，圣经的分发由我在马六甲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的朋友们继续进行，印制也在那里督办。遵照各位乐意授予我的全权，我已推荐麦都思牧师（Rev. W. H. Medhurst）去婆罗洲、廖内（Rhio）、暹罗等地巡回，为的是散发圣经；我过巽他海峡时在爪哇见过他，他通晓华语和马来语，又有在土著中的经验，十分胜任此工。巡回定于１８２７年进行。为供应他圣经和新约，我已把纸张和印刷材料送到书院，交给汉弗莱斯（Humphreys）先生和科利（Collie）先生，印足数量。

"我每天研读，查考并改正中文圣经译本；恒河外传道区（Ultra Ganges Mission）的弟兄们也被请把凡觉得译文有误或不妥之处记下，送到书院保存，或酌情立即采用。

"盼望公会不因人们对译成异教语言的圣经常有的异议而灰心。一个异教徒，不懂犹太古事、欧洲古代史和基督教义，偶然读一两页圣经，必有许多不能明白之处。但我有证据表明，这样的读者也能明白圣经中许多内容。我离华时，曾把一部圣经和一份中文译的英国早晚祷文，赠给一座有二

百僧人的大佛寺的住持。我见过他……自我回来之后，他读过这些书，并向我称赞。一位本国基督徒——经已故米怜博士引领归信的——把圣书给许多人看过——有些是博学的举人——他们读了一阵，说：那本书里有许多容易明白的；有些句子是倒装的；也有些部分我不明白所讲的是什么。那位本国基督徒也这么说——但他已把全书读过好几遍，发现新旧约互相阐明。各地漫不经心、放荡、骄傲的人都会轻视圣经。但好学的心、焦虑的灵、新归信的人、年老的基督徒，会视它为'重价的珠子'。愿用它使万国富足，成为各位的喜乐。再会！"您顺服的仆人，

"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致圣教书会司库及委员会（To the treasurer and committee of 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先生们：

中国广州，１８２６年１１月７日。

＊　＊　＊"承蒙贵会资助，数以千计载有永生之道的宗教小册，已散发到东亚的异教徒和回教徒中间。但近几年借此及其他一切手段所撒的种子，与待耕种的广袤大地相比，不过如一把种子撒在黎巴嫩群山上。让我们以祷告浇灌种

子，求神圣灵的感动，并相信应许："我口所出的话必不徒然返回，"耶和华说。"旷野必欢喜，又像玫瑰开花。"我们这些教会的仆人，带着眼泪、怀揣宝贵的种子，从你们那里来到这些地方。我们未必活着看到，但后来的工人必欢欢喜喜回来，带着禾捆。

"此间的弟兄们已商定一次巡回，向婆罗洲岛、廖内（Bhio）、暹罗及中国群岛（Chinese Archipelago）其他地方的居民和商人，分发中文和马来文的圣经与小册。麦都思牧师（Rev. Mr. Medhurst）精通华语，熟悉上述各地侨民的方言，也懂马来语，经他本人同意，已定由他执行此工。他在世界这一带有约十年的经验，十分胜任。为供他使用，他们正准备一批贵会从前核准的小册；为印制，我已把中国纸张和其他材料送下去。我们提议旅费由圣经公会、圣教书会和传道会分担。

"我们有些性急而不稳重的朋友，因急于看到这里劳苦的果效，使我们很灰心。我们并非全无果子；但实在还不能为丰收欢喜。弟兄们，不要藐视这小规模的日子。能在这庞大的异教帝国传播福音的真理，当感恩于神。

"您忠实的，

"罗伯特·马礼逊（R. Morrison）。"

马礼逊博士与各宗教团体保持定期通信，也与关心救赎主国度扩展的个人，他向他们传送关于传播神圣真理的各种手段——在自称基督徒中，也在异教徒中——进展与结果的忠实陈述；但在这些通信中，他很少把记述扩展到所致函的公会或个人直接关心的题目之外，一则因时间不够，更因他特有的谦逊，使他避免一切自我标榜或炫耀自己的行为；因此可以想见，一般人对他为传道最终目标所作的无偿劳苦之多寡，形成了很不充分的估计。为纠正这方面的误解，也为显明那些远方或偶然的观察者看不到的品格侧面，作者觉得欠这部回忆录主人公一个本分，要从她所掌握的私人资料中，提供那些只有亲近的人才完全知晓和赏识的品格美德的证据。从这些资料中，她曾编成马礼逊博士最后十年大部分岁月的日记；但如前所述，不得不把它压缩在很小的篇幅内，而不愿把篇幅扩到另一卷——那日记至少可占一卷；不过，盼望这里引入的一部分能在某种程度上达到预期的目的；至少，它能让读者一窥马礼逊博士日常所处的特殊环境、他的职业与学业性质，其中穿插品格特写、轶事、引文、感想等，显明他对周围众人福祉的关切。

广州商季

须记得，马礼逊博士与英国商馆相关的公务，以及传道区事务，要求他每年离家五六个月。从八月公司第一艘船抵达，到二月或三月最后一艘船离港，广州进行一切商务——那期间，船只从世界各地驶来——带来乘客、信件和访客，使冬季商季对外国侨民极其热闹，按情形或多或少饶有趣味。马礼逊博士规律的事务被这些应酬大大打断，时间多花在办理与本职无关的事务上。广州是东方那一带的大商埠，印度、尤其是槟榔屿、马六甲和新加坡的朋友，每年都托他代办各种家用物品，如家具、衣物、银器、珠宝等；马礼逊博士乐于助人，愿意代办——虽如他常说，他在这类事上没什么窍门，但尽力而为。"在传道劳苦方面，自然落在他身上的，是采办一切印刷材料——书籍之外，还有教师、工人等——这使他颇为焦虑，因为中国政府既禁臣民出洋，也禁华文书籍出口。各传教士也向他请教与各自站点有关的事；以及书院等款项的管理。有此说明，读者便能明白以下日记中的几处典故；日记始于１８２６年１０月。

私人日记

＊　＊　＊　＊　＊

"广州，１８２６年１０月１６日。

"我发现这里的人对我钱财事务的漠不关心，和我在马六甲、新加坡所抱怨的一样，都是我离去期间的事。

"我想，过去的事只好忍受；将来，我不在时不能再把事务这样托付别人；每逢搬迁，要尽量把一切都了结。世人都急于求利，在这些事上我不便介入任何有争议的问题。

"保商春官（Chung-qua）来访，他是个极能侃的人，加重了我的头痛。他父亲在我离去期间去世了——我又被另一位行商茂官（Mow-qua）打断。

"１９日。——头痛；为办妥马六甲的托办事项而心焦，阿发也牵涉其中；'异教徒心里嫉妒恶毒太多'，即使做最无辜的事，也难保不被人找个借口来烦扰。在经过今生这些必要的事务时，愿我们永不忽略对将来永存之境的当有关注。愿我们为永恒而活！

"我已写信给新加坡的Ｔ．和Ｂ．；给Ｊ．谈生意，给Ｈ．和Ｃ．、Ｋ．，马六甲的Ｍ．；给槟榔屿的Ｂ．；附各种货单、通知书、收据、嘱咐等。我说你们要善待他们。马六甲海峡一带的信件等办得差不多了，现在要转向英国了。

"我已开始撰写中文《圣经注释》。我有时真愿全心投入属灵的本分。"

"２１日。——关于向董事会（the Court）的申请，我已撤回。至今雇佣我，唯一的理由是发现我的服务几乎不可或缺；若这一点不存在，我想他们不会留我。再者，我觉得自己去求一份世俗差事，不甚妥当。来也好——去也好。专心于宗教事务，在某些方面更好。所以我们把我们的事交托给仁慈的天意。"

"昨天我给你寄出一封信。今晨，阿美士德勋爵（Lord Amherst）号船的邮包从英国直接抵达。《亚洲杂志》（Asiatic Journal）中有几段摘自我的《字典》：克拉普罗特（Klaproth）因辱骂制图师阿罗史密斯（Arrowsmith）而受谴责，顺带恭敬地为我和我的劳苦说了一句话。＊ ＊ ＊

"傍晚。——今天一整天都在写一篇中文讲章，题为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认识你……这就是永生'，等等。哦，愿我们每天在认识独一真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上长进！

"愿天父祝福你！——我好想见宝宝，把他抱在怀里——替我亲亲他。＊ ＊ ＊

"主日早晨。约翰每天早晨背几节《圣经课》（Scripture Lessons）——然后我们读原文，接着读中文圣经；之后他读一首赞美诗，我们祷告。今晨的经文是创世记

二十二章十八节：'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即因耶稣：这是我们的勉励。亲爱的，要使用方法。在逼迫的时代，如这个国家现有的，经验不容我们指望公开认信：我的几个人，若在别种境况下，必会承认信福音——但他们害怕。＊至于某某的评论，不重要。我最繁多最重大的事务，恐怕被他轻视。回应他的讥诮既难又无必要。我们的宗教目标、我的学业和劳苦，是世人轻视的东西；因此我从早到晚在这张桌前的隐秘劳作，浅薄偶然的观察者根本不知道其存在。＊　＊　＊　＊他对我态度倨傲，所以你转述的那番谈话我并不惊讶；但我们在圣教中有安慰之源，有救主的爱，当使我们超越世人的冷落，甚至人的藐视。让我们忍受艰难、忍受患难，作基督众教会的好传教士。"

"8日。——读了'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五节。贪心即不知足：我想用这几句话准备一篇英文讲章；但恐怕对听众太过有的放矢。

"我今晨读到这个中文小故事：——胡少（Hoo-shaou）是个很穷的人，却天天为清福感谢上天。他妻子对他说：'我们每天只有三餐青菜、米饭和水。你管什么叫清福？'他回答：'幸而我们生在太平时候，没受过兵荒马乱之苦；幸而我们家里没人受饥寒；幸而我们没人卧病在床，也没人关在监

狱里；这若不是清福，我不知道什么是清福了。'这虽是个异教故事，我想——你也必这么想——很造就人；胡少有的一切，我们都要感谢上天——我们有的还要多得多。"

"9日。——中国皇后诞辰的大日子——各省文武官员都穿上朝服，到皇极殿行礼，每省省城都有一座皇极殿；在牌位前行三跪九叩礼，如鞑靼王朝之常仪，仿佛皇后娘娘亲临一般。"

"10日。我已——写了一整天，累得几乎筋疲力尽——但不跟你说句话不能睡。我今天给你寄了一包信，有我、约翰尼和三明治群岛（Sandwich Islands）来的信：我没能写多少中文——我的主要工作停滞了。哦，愿全心投入！投入了我——但今生的事务和世俗通信占去我太多时间；不过我的信多半是写给那些襄助福音的人。

"我已写信给阿美士德勋爵和金伯勒勋爵（Lord Kingsborough）。"

"14日。——今天开始了我的大工程（我将如此看它）：中文《圣经注释》。为决定最佳版式、如何最方便地呈现在读者面前，颇费了一番试验。我停下来翻译了一份关于伶仃事件的文件。"

＊　＊　＊　＊

"这些信满是闲聊和本地日常琐事，恐怕你将来读着没意思。我多写，是盼望能排解你的孤寂。我们的处境需要操练宗教原则——信心、盼望，恒常仰望神的天意。我信靠神的儿子耶稣的功劳，得以……　我信靠神的儿子耶稣的功劳，将来必蒙准进入他为一切真门徒在天上预备的住处。我们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在这片土地上，我们真是不折不扣的异乡人；我们有许多要感谢天意、感谢同类的；但我们仍不是在家，这不是我们的安息，我们盼望那更美的家乡。愿主祝福你，亲爱的，愿你常经历在基督里的安慰！我正把心思和阅读转向《注释》，我看出它将耗尽我所有的时间和力量：这样一看，我便想完全放弃英文讲道的打算：也请告诉我你的意见。

"我刚收到日报。明天总督和副总督要校阅军队。星期一，金大人（the　Hon.　Mr.　Kin）要娶邓小姐（Miss Tang），等等；下月初二，万先生（Mr. Wan）要娶辛小姐（Miss　Sin），等等。我从不记得见过登这种事。双方都是官宦子弟。

"报上说湖南（Hoo-nan）省有很严重的水灾。水进了省城，深达十尺，淹死无数。东鞑靼黑龙江（Amour）一带的

军队，奉命调往西鞑靼，镇压回教叛军。亲爱的，我累了，但仍要给你写信。

"我——好想回去；但王的差事要我留在这里。哦，愿感恩于他，在他的事工上热心！＊　＊　＊

"我们正在试石版印刷。木匠耽误了我们很久；但几天后，我盼望能告诉你我们成功了。约翰是主力——阿曹（Atsow）是画工。我不敢试有意义的文字，像我所愿的那样；所以我们试的是山水——'山水画'。

"我坐下来研读讲章；但太忙、太多打搅，一个字没写。若预备英文讲道，中文工作必大受耽误；两难在此。北方政局转黑。叛军推进：他们已截杀老将杨遇春（Yang-yu-chun），他从前从未败过，一直常胜；他率一支精兵走在大军前锋，却被包围截断——想必已阵亡，因无消息传来，也无他的音讯。

"宋大人（Sung　　Tajin）——马戛尔尼勋爵（Lord Macartney）和斯当东爵士之父的朋友，比他们俩都长寿——终于偿了自然之债：他死在离家公干途中。行商们已写信到英国，给皇上订八面大镜子。他与其照镜子，不如想点别的。＊　＊

"２０日。＊　＊　＊据鞑靼方面的消息，那里阴谋加深。所谓叛军，有十万到二十万之众——本省三百兵要一路开到北疆，去填补开进鞑靼的那些兵的缺。哦，让我们记念我们的创造主、保全者、救赎主。愿我们圣教的大题目提升、安慰、坚固我们的心——恩惠平安常与你们同在。

为书院的捐款

"为书院的捐款差不多都交到我手里了，约二千美元。图恩（Toone）先生事先没告诉我，捐了四百美元，还募得我已提过的数目。"

出于对马礼逊博士个人的敬重，也为促进英华书院的重要目标，公司在华的许多代表向该书院慷慨捐助；其中有Ｊ．Ｈ．图恩先生（J．H．Toone，Esq.），他发起了上述捐款，并附以下便条送给马礼逊博士。

"亲爱的马礼逊：

"随函附上一份文件，不言自明；看过后请退回，因还可能征得更多签名。

"您真诚的，

"Ｊ．Ｈ．图恩（J. H. Toone）。"

"1 2月3日。＊　＊　＊昨天头痛剧烈，没能给你写信；昨夜痛得最厉害；今晨缓解了，但仍不好。十点我主持了礼拜，讲创世记一章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因思想周围的偶像崇拜，我的心被引到这节经文。我们的神，亲爱的，是万物的创造者；愿他今生永世作我们的分；此外我们还缺什么呢。"

＊＊＊

"3日，下午一点。——今天十点开始礼拜。后来上校、普雷斯格雷夫（Presgrave）和几位船长都来了——按惯例读了应答文。我尽力阐明圣经中神作为大创造者的属性，圣经中屡屡提及。愿神祝福增进人认识他的工。——（为英文讲道作）必要的准备，以我的听众、我的世俗家务和广泛的宗教通信而言，几乎要耗尽我全部力量和时间，中文就会被忽略。但你的意见、上校的意见和我自己的心愿都赞成。我但我们为异教徒而来——教导他们宗教是我们的目标。愿主引导我们、帮助我们。"＊　＊

"我今天忙中文写作，但没写出多少。

"我正在尝试一项极需、却不易完成的工作。愿他保守我，若是他的旨意，让我完成它。今天头不好。W．弗雷泽爵士（Sir W. Fraser）为书院送来二百美元；我在回条中表

示，愿在公司派来牧师之前，无偿读祷文讲道。我告诉他，不愿见广州的公共敬拜中断，是我违背本心自荐的唯一动机。约翰正忙着为我的《注释》临摹地图、编中文地志——耽误了写信；他问候请安。"

对马礼逊博士的提议，商馆特别委员会（Select Committee）主席W．弗雷泽爵士作了如下答复。

"亲爱的马礼逊：

"我已把你便条的大意告诉同僚，他们与我意见一致：我们无权接受你的好意——我深信你完全出于最好的动机和为我们谋福祉的心愿。

"我仍是您忠实的，

"W．弗雷泽（W. Fraser）。"

马礼逊博士牧师，等等。

＊　＊　＊　＊　＊

"宗教或非宗教感情到了可悲的地步：带着十足的天主教精神，除非（为死人读祷文）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不愿与不肯屈服于绝对权威、不肯无条件一律顺从的人有交通。这样的人即使'信'，也不把信经中'诸圣相通'一条付诸实行。'

"２６日。＊　＊　＊亲爱的，我刚从奥利芬特（Olyphant）先生房里讲道回来。今晨我的心若不勉力向人讲说主基督，就不得安息。我不愿缺席公共敬拜，也不愿基督的仆人作听众、而敬拜由一个俗人带领（我想是P．先生读）——我觉得这不配我的身份，所以写信给奥利芬特，请他尽量召集人。我们有二十多位听众。我先给我的小小华人会众讲，然后十一点去奥利芬特那里。这里太需要为真理作见证了；我觉得不能放弃。我把今晨讲的道寄给你。愿恩惠平安常与你同在。我好想见你们。＊　＊　＊

"晚上九点。——亲爱的，我已做完今天的工——劝勉了华人——约六七点，我们的朋友们，奥利芬特、上校、M'K（M'K），和一位从美国来的年轻人，来读经祷告。我请每个人……　读经祷告。我请每个人或读一章圣经、或读一首赞美诗，让人人都有份参与。明天是本月第一个星期一，我们提议开传道祷告会——奥利芬特很喜欢"这样一串聚会环绕全球"的想法。不是同时祷告会（我们在家乡有些朋友误会了这事），而是接续的一串。或许在这圈子里，该由我们在中国先开始；因为日本（Jih-pun，日文"日之本"，即"日的源头"）的太阳最先升起……'

"２７日。——现在约晚上十点。——我们的朋友们和约翰尼、我，约八点聚集读经，为异教徒归信、犹太人复兴祷告。这是在中国开的第一次月祷会（我想）。愿这样的聚会永不停止，直到中国福音化！"

"我前几天读《京报》（Peking Gazette），看到一个武官奉命随军去鞑靼，竟把皇命看作莫大荣耀，一时说不出话来，真让我惭愧。唉！基督徒为锡安的王，心何等冷淡！"

"我想听见M. B.（M. B.）学一点中文，连同她的其他学问。我愿全家都关心传道区，分出一点力量襄助。她若对中文一窍不通，不体面。在英国克扣自己、捐一点钱给传道，比在异教之地给异教徒一点教导、一点劝勉，容易得多。"＊ ＊ ＊

"１月２８日。——'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等等。诗篇五十五篇六节（原文作"四篇"，疑为"五十五篇"之误）。汉语注音（Han piih nang fun ke urh fei keu yay），意为'恨不能从地上振翅飞去'。中国古诗中同样的思想让我惊讶：一位妻子指她远出的丈夫说了这话。

"论女子教育的重要，他们说：'闺门为风化之源'（Kwei mun wei fung hwa che yuen），即女子教育的好坏，会败坏或改善一国的风俗。＊ ＊ ＊

"说到仆人，我不知说什么好，真是极大的耐心考验。这个国家的异教徒骄傲无信，所以我们到他们中间来，想为他们谋好处。要找到有原则、绝对忠心、不想占便宜捞钱的仆人，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当取的通则是：少期望，多忍耐。仁爱带我们到这里为他们谋好处；我们必须尽力而为。"

"拐带小孩在中国很盛行，常为骗取寻孩赏金；有一次，一个欧洲人父母的孩子在澳门被拐走。"

＊　＊　＊张（Chang）先生说，越有教养的女仆越不肯到外国人家里做工：亲爱的，你现在看到，我当初无助、无人支持、没钱，要找到中国人、和他们来往，向他们学我所学的东西，好教他们比在中国赚的一切钱更有价值的东西，是何等艰难。"＊　＊　＊

"愿主帮助我们认真、相信地看待死亡、审判和永恒；那么这短暂一生中相对微不足道的病痛就算不得什么；那些反复无常、欺诈、区区金钱小骗，或更……　仍有金钱无关、更令人痛心的道德欺诈，都将显出本来面目。让我们趁着白日作工，我的——因为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作工了。"

"今天是 8 日。——再过几天，我卑微地盼望能获准去看你们。我渴望见到小R.（R.），和他说话。我渴望见你们大

家。阿昌（Achan）行为不端，我很遗憾，因我愿看到周围人都幸福。"＊　＊　＊

"讲完'救赎'回来，我带着头痛的症状，发现我的小小中国羊群（哦，愿我能更好地教导他们！）在等我。到场的有老勒先生（old　　Le）、高先生（Domine　　Ko）、阿兴（Aheen）等人。我讲解了诗篇一百零三篇，阿兴读了讲章。聚会后，我走进中文书房，看见桌上有两个包裹和一封信。像是英国寄来的，信封着黑边；我拆开时，怕是亲人中有人去世的噩耗；但读后发现并非如此；我把它附给你。我收到六月份的杂志十九本，《家庭圣经》（Cottage Bible）四期；《福音杂志》（Evangelical Magazine）的主编略提了《纪念文》（the Memorial）——他夸我多于夸书！——说我有'不屈的正直'之美名——但说，有人猜测我的措施出于'固执'。我想他是指我回这里继续劳苦：亲爱的，你看我的朋友们多么坦率！"

＊　＊　＊"我写了许多，亲爱的，盼望逗你开心、让你有兴趣、得造就——向你宣讲我最爱的美德：谦卑；我们在英国的有些朋友以为我没有——当然是不公道的。我本想评论《公理会杂志》（Congregational Magazine），但要留

到见面时再说，正如你对Ｌ．评论我讲道的话留到见面说一样。"

回到广州后，马礼逊博士给他的弟弟写了以下信。

致Ｊ．马礼逊先生（To Mr. J. Morrison）

"亲爱的弟弟：

"中国广州，１８２７年2月１８日。

"我离开广州回澳门的日子快到了。三月中旬，我盼望再与家人团聚。今天，我给一小群美国人等讲了一篇英文道。其中有一位在美国受洗的华人。题目是圣灵的位格与工作——主要讲重生、成圣、安慰基督里的信徒。在这异教之地，这样在你们看来平常的例子，别有意味。＊　＊　＊我的健康一如平常。有些小毛病，但大体看去健康。我常常为我们把异教徒归信福音进展甚微而忧伤。中国目前局势不稳。他们正与喀什噶尔（Cashgar）一带的鞑靼人打仗。＊　＊　＊约一个月前我在澳门时，邻居阿斯特尔（Astell）先生的房间失火；火穿过隔墙，烧毁损坏了我不少书。"＊　＊　＊　＊　＊

他后来再提此事，说：房间的地板和墙已完全修好——但书没有补回来。我随使团出使时带去的望远镜毁了，孩子

们的画像烧了。我等明早天亮，去看另一套房间里的书。"＊　＊　＊

"２３日。——我已看过我的书；全都受损，有些部分烧焦，有些完全无用。装书的箱子被烧焦，也没用了。M．说这是神对我的审判，因我太虚荣，喜欢花哨的装帧！"

马礼逊博士的下一封信提到他夏季的一些事务。除了提到的英文聚会，他每个主日总有两次中文聚会。其他日子，每天早餐前，他给本国基督徒和愿意来的人讲授。

＊　＊　＊

"澳门，１８２７年3月１８日。

"我正用中文写一部书，是圣经选编，间有解释性和教导性的按语，论神圣启示的一切大原则。书名宜为《家庭训蒙——取自神圣启示》。主要用意是以基督教原理为根基，与异教比较并驳斥异教。我下来这里几周了，在自己家里有公开敬拜，商馆几位成员和澳门其他英国人都来参加。哦，愿这里有一位热心的福音派牧师！天主教徒的装神弄鬼、反圣经的原则和做法，令人痛心；他们爱黑暗过于爱光明。这里一所学校接受了几本葡萄牙文新约，后来（我怀疑是受教士权威的影响）退了回来，说他们不要这样的书。上整周，隔壁大教堂都在为约一年前去世的葡萄牙王的灵魂做弥撒。

"在这个帝国，万目都紧盯着鞑靼即将展开的战局。朝臣们放出话来，说王师不久将战胜叶尔羌（Yarkhand）和喀什噶尔（Cashgar）的叛军。"

所提的学校是女校。一位瑞典绅士关心几个年轻人，教他们英文，请作者推荐合适的初级读物，并从英国代购，她照办了。所选中有特里默夫人（Mrs. Trimmer）的《圣经史》；送交教士们审看后未获批准，退回并传话说，不许年轻人留这本书。以下摘录被认为重要，因记录了马礼逊博士对各种题目的看法。

"广州，１０月３０日。思想怎样做最能帮助异教徒认识真理，我想到我应当多写。若继续学中国的文雅文学，我可以学到死；但我能用中文写得明白，所以我想最好不再钻研异教学问，改用简明的中文教导基督教。异教中文读物，依我的口味，和希腊罗马及现代欧洲的放荡诗人等一样令人作呕（不更甚）。贺拉斯（Horace）最优雅、最畅销，满是可憎的东西，比拜伦勋爵（Byron）还坏得多。但撇开这些'佳作'的不道德不谈，我对他们无辜夜作的空洞无用也毫无兴趣：浅尝即可；为文体或任何这类目的去研究，绝无可能。"

＊　＊　＊　＊

"１１月１日。——今晨贝茨博士（Dr. Bates）的一篇讲道（载于一部古旧虫蛀的大开本著作集）使我深得造就。经文是'敬畏主就是智慧'。他很有力地说明，人堕落后，不仅情欲败坏，理智也乖谬——人在属灵的事上像愚人一样判断。他们在那些按本性永远不能满足灵魂的东西中寻求幸福。日晷能指示时刻；但太阳必须照在它上面，否则无用。灵魂能得幸福；但神面的光必须照在它上面，才能产生那效果。

"3日。——怕本月１６日发船前必须离开广州，今天整天奋笔写回信。昨晚和今天，我写了三十多封信。写给了兰达夫主教（Bishop of Landaff）、罗登伯爵（Earl Roden）、贝克斯利勋爵（Lord Bexley）、祷书与讲道集公会（Prayer Book and Homily Society）的干事们，等等。

"主日，４日。——愿神的圣灵今日临在众圣徒的各教会，恩慈地临在我们灵里！我的头不好，但盼望能讲道。傍晚。——英文和中文的公开聚会都还顺利地过去了。人数和我们最兴旺时一样多。经文是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目的是高举基督耶稣。

"5日。——今晚我们打算开传道祷告会。若从南海开始，我们在这里中国跟上，然后印度、叙利亚、欧洲——美国最后。环绕全球形成一条祷告链，二十四小时！＊　＊

"C．船长（Captain　C.）今晚和我们一同祷告。他昨天在黄埔（Whampoa）升起了伯特利旗（Bethel　Flag），聚集了一群会众——都是美国人：他是个晚近归信的基督徒——还没有冷淡，像太多人那样；他心里对救主充满感恩的热忱，使他的歌唱和祷告满有深情。＊　＊　＊让我们建造在磐石上。'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

"6日。＊　＊　＊亲爱的，你看我今晨做了这么多工，身体好多了。让我惊慌的病已退；我在公司吃早餐。"

＊　＊　＊

"7日。——昨晚在H．船长家有约四十人的聚会。饭后，H．先生，那个爱演戏的年轻人，站在一间长房间尽头的桌子后面，用滑稽的方式讲他对人物地点的回忆，中间穿插歌曲。他的歌从不冒犯文雅得体；但他取笑的那些人，用的假名，恐怕是给他忠告的亲戚。M——说他很想知道我是否

收到他带来的那包信，因他又收到一封信问起。既如此，他为什么不来，或不写信呢！可怜的人，恐怕他不愿和宗教人结交。"

"'《广州纪事报》（Canton Register）是世上新奇的东西。中国从前从未出现过这样的东西。葡文《澳门报》（Macao Paper）是自由的一次尝试；但合法政权复辟后把它压了。这份报纸显明商人们的热心——他们不怕把走私毒品的事印出来…… 行情表占了太多篇幅，这份报纸在商人之外不会很流行。"

有人恳请马礼逊博士襄助这份新出版物，他答应了，条件是：凡他旨在推进的道德宗教题目，他有充分自由发表意见；这项特权欣然获得批准，并许每年三百美元，捐给他选定的任何慈善机构。从此，马礼逊博士实质上襄助它，直到他去世前出版的最后一期。

"1 1月9日。——我已写完主日的讲章。我们救主对七教会的责备，可用几句话表达——五个被责备的是：退后、容忍、亏欠、冷淡、骄傲；他们离弃了起初的爱；他们容忍错谬和罪恶；他们外表部分敬虔——里面却是死的；他们不冷不热；又骄傲地自以为富足——一无所缺。

"１０日。——傍晚。今天我为《广州纪事报》写了约三张纸。W——先生和——先生不懂中文；似乎也不擅长从本国人那里搜集消息。除了寄一段文字，我与这份报纸别无关系。我觉得应当鼓励这事。从河南（Honan）省传来一件骇人听闻的事：一个年轻人无意中致他放荡的母亲死亡。＊　＊　＊我已把这事寄给报纸，作警戒，也让世人看到存在的罪恶；唉！各地都充满了。＊　＊

"一个国事犯押到广州，是鞑靼叛军头目的亲戚；他要永远严密监禁——不许言语书信往来；他的妻儿发往帝国别处为奴。＊　＊　＊笔墨纸砚各有各的好处；但我多么愿意处在能用它们——亲爱的，为你和我们亲爱的孩子们——写信的境况！然而，情形虽坏虽不舒服，还可能更坏。我们——我以罪人的身份说——配得的少——少！我们不配得一点好处——主啊，教我们谦卑！＊　＊

"梅杰里班克斯（Majoribanks）先生向W．弗雷泽爵士（Sir William）和普劳登（Plowden）先生提议，把从前印我《字典》用过的中文活字借给书院使用；但他们反对。＊《法人法》和《宣誓法》（Corporation and Test Acts）成了席间话题；看来印象是：不从国教者反对天主教徒；所以他们既拒绝给别人自由，自己也不配得。＊　＊　＊有人隔

着桌子问我，不从国教者不是互相仇恨吗？我回答，不及高派教会和低派教会互相仇恨之甚——他哑口无言：我接着说，各宗派的好人，在大原则上彼此相爱，把次要分别看轻；教会人士投票赞成废除《宣誓法》，因那法亵渎了圣礼。说到底只有两派——虔诚的和不虔诚的——义人和恶人。我想这是回答一切宗派党派询问的最好答案：敬畏神的，和不敬畏神的；爱主事主的，和不爱主事主的。我想到，对那些无知、骄傲、走迷的人，我们当更多动怜悯，少动愤慨——忍耐、刚毅、温柔，是受藐视的基督徒极好的品格。

"主日晚。——我们的会众一如既往，由陌生人组成——有些美国侨民……　公司三位船长——英国乡土船（country captains）的船长从不来；在印度住久了，恐怕把良心烫得麻木，可怕得很。无安息日，无公共敬拜，恐怕也无团契和私下祷告。一篇颇长的讲道，会众听得非常肃穆。我添了许多论悔改的话；想到'"要热心，也要悔改"'，就是热心悔改——立刻认真去做。我自己的心进入题目，我愿先向自己传，再向别人传，热切、深情、谦卑，刻意避免浮夸。凡不十分简朴的努力，我都看不上。我依靠的是真理，不大讲究讲的方式——也许走得太远了。

"我今天写了一封公开信给O——，请一位英文福音传道人从美国来。他会把信抄送美国有影响的人，设法促成此事。"＊　＊

阿比尔牧师（Rev.　　Abeel）和裨治文牧师（Rev. Bridgman），后来还有海员牧师埃德温·斯蒂芬斯牧师（Rev. Edwin Stephens）——他令人痛惜的去世，使一个重要岗位空缺——都是因马礼逊博士向美国众教会申请而派来中国的。

"我今天写信给钱伯斯博士（Dr. Chalmers），想请他注意苏格兰人无心、冷淡、无情的宗教；尤其在世界这一带。＊　＊梅杰里班克斯（Marjoribanks）已写了一段为书院向董事会说话的文字，委员会已签署。"＊　＊　＊

查尔斯·梅杰里班克斯先生（Charles　　Marjoribanks, Esq., M.P.），国会议员，多年在华与马礼逊博士个人交往，对他怀最热挚的友谊，建基于对其才干的钦佩和对其品格的敬重。M．先生本人秉持自由仁慈的原则，乐于以他的影响和财力襄助那些旨在改善同类道德或物质状况的目标。

以下是上段提到的文字抄件。

致董事会（To the Court of Directors）

"承马礼逊博士之请，向贵董事会陈明我们对在马六甲设立的、名为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之机构的意见，我们欣然借此机会照办；深信贵董事会必继续以自由的鼓励，襄助一切增进对中国文学、政治制度及其人民特性的深入了解的手段——这些重要目标过去已蒙襄助。

"马六甲书院不仅有望达到这些目的，还有望把欧洲文学知识和各科有用知识传授给东亚土著。西方民族的优越文明，为向中国、交趾支那（Cochin-china）及东群岛诸岛人民推广教育的无价之益，开辟了广阔园地；相信这将有助于消除恒河外诸国长期以来对外国人的偏见。

"据称，马六甲的华人侨民很愿意把子弟送进这所书院，在那里接受各科博雅教育和道德宗教原则的教导。宗教教导免费提供给一切愿意自愿接受的人，但从不诱使学生在未经过深思确信之前归信。

"我们欣慰地听说，马六甲书院已得到槟榔屿政府的支持与赞助；因它所谋的目标，很大程度上是便利我们与这个国家的交往、推广对华人品性的了解，我们非常乐意把该书院推荐给贵董事会垂注。

"为马礼逊博士秉公而论：书院完全由他创办，赖他的努力得以延续；他在华文文学上卓越的成就之外，又添上为传播有用知识的不懈努力。

"上季致贵董事会的呈文中，我们曾提及东印度公司在华利益因他宝贵的公共服务所得的好处；我们深感他与商馆的联系已带给我们的益处，并展望将来从他的才干学识得最大的好处。

"（签署）W．弗雷泽（W．　Frazer），C．梅杰里班克斯（C. Marjoribanks），C．米利特（C. Millett）。"

"１８２７年１１月１２日。

"１４日。＊　＊　＊六月的《亚洲杂志》为我辩护对抗克拉普罗特——那篇文章可能是斯当东爵士（Sir　George）写的。

"'《世界报》（the　World）上从家乡来的演说和其他通讯，很造就人，在我们这样境况中的人读来，很得安慰。

"'你们的脚穿上和平福音的预备'，解释为：行事为人常在福音平安的影响之下——愿我们享受这平安，为没有这平安的人祷告！

"《折衷评论》（the　Eclectic）上说，一位独立教会的牧师临终时对妻子说：'顺服神的旨意——他的旨意最智慧——他的旨意最仁慈——他的旨意最好'，不久就去世了。我引用感性的话，也谈这类题目；这里发生的事太少，通信又这么频，我觉得这是最造就人的写法。为精通语言必须读的异教书，常很不造就人。但今天读到一篇颇有趣的——一位妻子给经商久出未归的丈夫的信。她早年受过经史教育；她为丈夫的缺席痛哭，丈夫撇下她和一儿一女，贫困无告，又无书信。她忧愁成疾，把这封信留给儿子，嘱父亲在她死后读。她盼望来世与他团聚，她对他的爱何等深，尽管他疏忽她。这是一份奇特有趣的文献，但我没时间翻译。席间G．先生（Mr. G）为拜伦的《唐璜》辩护；其余人反对，为他勋爵无原则的品格叹息。＊　＊　＊有人捂住眼睛微笑，当我说一句维护虔诚的话。哦，愿他们的心被引去爱福音的真理。梅杰里班克斯虽是苏格兰人，却在父亲家按圣公会教养长大；　但他否认主教制的高调宣称。前晚他作主席时，他告诉我，他本想请我谢饭，因他不明白为什么C．P．（C. P.，那位牧师）谢饭、我却不谢；但他又想——P．明天就来——不会请他，对比就更刺眼了：他也赞成去年接受我主领的提议。W．爵士（Sir　Wm.）也倾向——但其余人怕被看作不从国教者。

"愿我们不仅顺服知足，而且感恩。我恐怕我在不知感恩上得罪神。愿我们的邻居、相识、朋友，都蒙福认识福音——爱真理——有根有基的天堂盼望！神怜悯我们周围的异教徒；怜悯我们家中的人：哦，愿在这些事上有真正的传道眼光！"

"２０日，主日。——我刚做完中文和英文聚会，盼望听众得造就。但以理书三章对偶像崇拜很贴切。圣经奇妙地丰富多彩；越有机会研读，越觉如此。哦，愿圣灵与我们同工，愿神的手在我们身上！

"一本小册《基督徒的奉献》（Christian Devotedness）出现了——有点合我的路——把一切都奉献给神——不在地上积财（有人视为极端）。《折衷评论》激烈反对它；说，写这书的人无儿无母。但我有妻有儿——却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不积地上财宝的人，我确信，亲爱的，我们没有理由不安。但我的原则是'借给耶和华'——'他必供给'。别人说，是的，要靠你作器皿成全；于是挑剔、操心成了天意加给人的本分。'耶和华以勒（Jehovah　Jireh），'圣经说——'是的，'注释家说：'主必用你来供给；你不可向自己以外寻求供给。现在我问，这推理不是自证其谬吗？因为照它，信靠天意只等于信靠自己；神的话就全然落空了！

"不能养活自己的人，被迫对天意取另一种看法；但我愿不是出于被迫，而是出于原则。我们有个小小的无助的家。将来——我们知道什么——谁能告诉我们——？谁能帮助我们——？我们在天上的父能帮助我们——但他要我们等候他的旨意。愿我们以配他伟大良善的心去等候。哦，亲爱的E.（E.），让我们祷告求宽广的心、坚强的信心、属天的盼望。永恒！——把今生的安慰看作无有、看作不及无有、在对面天平上看作虚空，这是使徒式的狂热（若人定要说是狂热）。看那三个希伯来少年在烈火的窑中——他们活出了原则；神的使者与他们同在。哦，我厌恶那种推理：'哦，是的，理论上都对，但行不通。'什么！基督教的理论不能见诸实行！基督的训词是高悬不切实际的教条！哦，不，不可这么说。我任笔写下这些默想，亲爱的；我以为是真实清醒的话。除了独一的神，我们还能向谁求助！让我们尊荣他——因他说：'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哦，是的，谈尊荣天意，都是很漂亮的基督教演说；但我喜欢自己手里有一笔适中的财产；——那样，我信靠天意就心安理得了——别的都是狂热，等等。'这不是一幅忠实的画像吗——不是我们大多数朋友的不加粉饰的写照吗？可能他们会笑我这些高调，等我和我家陷于缺乏时。但我否认贫穷是咒诅——它常是祝福。

"本国基督徒阿发在这里；他说有一人愿受洗。天气热，我很不舒服。里恩齐骑士（Chevalier de Rienzi）在阿拉伯、印度等地旅行，问了一千个问题，耽误我很久。一位叙利亚-迦勒底基督徒也来过，乞钱赎家人脱离土耳其人。他是尼尼微（Nineveh）本地人。愿主的祝福临到你、孩子们和我们全家！"

＊

"２４日。——阿发带来一本他自己写的小书，论加拉太书。送茶等给我的人为领年礼来了。"

＊　＊　＊　＊

上文提到的这类打搅，在中国是家常便饭；中国每年都有外国人来访，其中常有世界各地有身份、有文名的人物，通常带着介绍信来见马礼逊博士，从他得到在他能力范围内对各种治学的帮助。

这一年年底传来两个书院失败的消息，马礼逊博士自然深感关切；一因他确信它们本可大有用处，二因他在创办中居重要地位。他对此及与其公共服务相关的其他题目的感受，见以下书信。

致费舍尔先生（Letter to Mr. Fisher）

"亲爱的费舍尔（Fisher）先生：

"澳门，１８２７年１２月２２日。

"谢谢你６月１９日的信，两天前收到。六月的《季刊评论》（the Quarterly Review）同信寄到。那刊物似乎对英国政教贵族之外的一切异常敌视。我看出他们讥我'自学出身（self-instructed）'。论圣经公会那篇文章所设的原则是：只可用完美的译本——这原则恐怕要废掉天下所有译本，连英国国教的钦定本也不例外。

"我收到皇家亚洲学会（Royal Asiatic Society）为《鞑靼地图》来的感谢信。关于那地图，《季刊评论》也引了我一封信来丰富它的篇幅，却隐去了作者姓名。

"你信中那些严肃的题目，我都同情；每天越发觉得当把心举向万善的大源头。福音给凭信活在耶稣基督里的灵魂带来现今的安息。人生没有一种境况没有最严重的烦扰之源；但各境况也各有其益处：家庭有许多安慰，也有许多焦虑之源——但患难大有益处：今天我的心为我们的长官W．弗雷泽爵士（Sir William Fraser）的现状大受搅动。约两周前，他精神失常；日夜不息的刺激，使疲惫的身体沉陷下去。他的性命已无望。"

"２４日。——昨天凌晨十二点二十分，W．F．爵士（Sir W. F.）去世。

"您真诚的，

"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T．费舍尔（Thos. Fisher）先生

１８２８年１月的《广州纪事报》登了以下关于这一突然可悲事件的讣告：

"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宣布：英国商馆大班W．弗雷泽爵士（Sir Wm. Fraser），从男爵（Bart.），意外去世。他病约一月，于１２月２２日主日去世，星期四正午葬于公司墓地。葬礼由马礼逊博士牧师（Rev. Dr. Morrison）主持读经。原定送他回英国的船，在葬礼时于锚地鸣礼炮；澳门法官、欧洲侨民和当时在那里的商馆先生们都参加了。W．爵士年约四十，家资丰厚；但'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我们活在世上，死在其中。'这事件向众人宣告救主的告诫：'你们也要预备。'"

致布兰德拉姆牧师（To the Rev. A. Brandram）

"亲爱的先生：

"中国澳门，１８２７年１２月２２日。

"你 6 月 7 日的信昨天收到；凯利城堡号（Kelly Castle）即将开船，我写信确认收到。为推进基督的圣工，你遭遇的困难、受的羞辱，在属肉体和属灵的心里作用不同。六月的《季刊评论》，假惺惺地承认圣经公会的良好原则，却指责它所做的一切，我看出，它已屈尊讥讽卑微的马礼逊博士——他的卑微自称，在别种情形下本当使批评哑口。'他自称不是完美的汉学家，也不是完美的翻译家；所以他不该为出版翻译。妙极的逻辑！仿佛哪个译本——连英文本——是完美的——或武加大译本（Vulgate）是完美的。若只有无瑕完美的译本才可发行，这原则将把俗语圣经禁绝得和任何教皇诏书一样彻底。愿完美主义者凡事顺利——不在谩骂上顺利，而在他们屈尊动手时，作出完美的译本。'＊　＊　＊

"汤姆林牧师（Rev. Mr. Tomlin）和新加坡的史密斯先生（Mr. Smith），一直积极分发中文圣经和其他基督教书籍；他们和英华书院的朋友们来信，语气最令人鼓舞：只因中文圣经有人要；神的话——即实质传达神圣启示之义、传基督耶稣救恩好消息（他为我们死）的译本——必使灭亡的罪人得益，救一些人。这样的种子必不徒然撒下。

"请原谅简短，因时间紧迫。愿圣经早日被全人类阅读；所以，作为达此目的的手段，愿圣经公会凡事顺利。主祝福你！

"您至诚的，

"罗伯特·马礼逊（R. Morrison）。"

T．费舍尔先生致马礼逊博士牧师（T. Fisher, Esq., to the Rev. Dr. Morrison）

"亲爱的朋友：

"伦敦，１８２７年１２月９日。

"我上一封信是上月２８日写的：自发出那信后，我参加了语言学院（Language　Institution）委员会的会议；会上提出的一个动议，我向你保证，让我深有感触。那不是别的，就是解散学院，理由是它'无用'！我几乎不必加说，它遭到坚决抵制，撤回了。亨利·汤利（Henry Townley）在场，就考验传道候选人语言习得能力（入传道工场前）的巨大益处，作了很中肯的发言。他举了一个很贴切的实例支持他的观察：伦敦会派出一名未经考验的人，因无语言习得能力，一点好处没做成回来了；他和他家给公会造成不下壹千镑的开支，这笔钱超过你们学院两年全部运作的费用；还有一

例，公会事先考验候选人语言习得能力，避免了类似开支。再深究，我们发现二十名学生用过学院的便利；把这人数和开支相比，再与别的学院受益人数和相对开支相比，我们得出结论：我们已成就大事；所以一点没有灰心的理由，反而大有坚持下去的勉励。

"永远爱你的，

"T．费舍尔（T. Fisher）。"

马礼逊博士来信（From Dr. Morrison）

"亲爱的朋友：

"澳门，１８２８年１１月１３日。

"我欣然收到你１８２７年十一月、十二月和１８２８年三月、四月的信；一并真诚谢你。昨天收到阿什顿牧师（Rev. Mr. Ashton）的信，告诉我你所担心的事已实际发生——语言学院解散了。

"英国基督徒竟如此背离智慧的准则，舍手段求目的，我深感遗憾。但我顺服。也许我没有把学院足够地放在祷告中。神的祝福是成功所必需的；他要人以虔诚的祷告求他的祝福。

"我为推广福音的另一尝试也失败了，即新加坡书院。我在１８２３年花了五千九百美元巨款，为在马六甲海峡推广基督教教育；恐怕这笔钱会因管理不善而全部损失，于本地教育事业无益——管理者是已故斯坦福·莱佛士爵士任命的信托人，他们对这目标不感兴趣。英华书院进行得令人满意；梅杰里班克斯先生几周前游印度后经过马六甲，他告诉我，书院给他的满意，超过他旅行中所见任何同类事物。＊

"您忠实的，

"罗伯特·马礼逊（R. Morrison）。"

托马斯·费舍尔（Thomas Fisher）先生

罗伯特·伯恩牧师来信（From the Rev. Robert Burn）

"亲爱的先生：

"新加坡，１８２７年９月２４日。

"你去年六月的信，我上周收到。＊　＊既提到书院，我就把你离开后的历史尽量简短地告诉你。我乐意垫付的借款，立刻付清了，并从杰克逊中尉（Lieut.　Jackson）得到承诺，立即动用。但他的承诺，我几乎不必说，不比懒汉的愿望好；我从没见过更懒的人。讷皮尔先生（Mr.　Napier）和我尽力催他开工，但徒然；他开了个头，又停了；又回

去，几乎没做成什么；就这样直到总督来，我们向他申请那部分已花在学校等的经费，共四千美元。多次信函、多方商议后，他批准了；甚至承认每月三百美元津贴的正当性。这四千美元立刻分给司库们和杰克逊中尉，清偿他们的债权。同时，总督愿出价买下大楼作总督府；但条件是信托人不能接受的，即：退还每位捐款人的捐款，以大楼抵公司的捐赠。他们后来愿出价一万五千美元买整个产业，或每年二百六十美元租这房子；待他们（政府）按自己的计划完工后。这些提议仍在考虑中；但我们天天等总督答复。若他接受前一提议，打算——经你同意，你是现在唯一的赞助人和主要捐款人——把一万五千美元投在年息六厘的政府公债上，以利息在一个更适度、可行的规模上重新开始。

"近六个月我们中间添了几位宝贵的成员。新任指挥官和他夫人都爱神和他的真理。一位名叫瓦茨（Watts）的年轻人，来此定居，作一家丹麦商行的货主，也站在主一边；约一月前，卡斯韦尔（Caswell）医生夫妇——总督的亲戚，现驻此地（注：他们与几位乘客于1830年在吉尔福德号（Guilford）上遇难）——他们虽知识经验尚浅，却灵里最火热，满有对基督和他圣工的爱。你必欣慰地听说，凯德将军号（General Kyd）上有三位官员，在来途中认识了真理。

"给你带这封信的克拉克先生（Mr. Clark），在此住了两周，参加了我们一切祷告会等。他们三人都受船长和其他官员的许多逼迫，但仍坚持祷告、读永生之道。哦，亲爱的先生，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的日子，必快到了。在孟加拉，土著中也有奇妙的变化；整村整村未经邀请、也未经任何传教士探访，主动来求基督教教导，竟把庙宇献出来作基督教敬拜。但这些你必已听见读到。亲爱的先生，让我们欢喜感恩地迎接人子降临的这些预兆；到时候，我们若不灰心，也必收割。你被派去的那个民族归向主时，人们必怀着慈爱的感激记念你；你为他们预备的财宝，虽今被忽视藐视，必使你的记念永远亲爱地留在他们心里。一人撒种，一人收割；但时候将到，撒种备土的和收割的，要一同欢喜。愿你——我不仅盼望，而且深信你必——在这有福的人数中；愿这前景勉励你、安慰你、激励你，使你在主的工上丰盛。代我向马礼逊夫人问候，祝你们二位一切圣愿。"

"爱您的，

"罗伯特·伯恩（Robert Burn）。"

马礼逊博士牧师

"亲爱的先生：

"新加坡，１８２７年9月２９日。

"麦克斯韦先生（Mr. Maxwell）——乘洛瑟勋爵号（Lord Lowther）经中国回国——和弗林特船长（Captain Flint）会告诉你，我们为书院与政府达成安排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它仍在你两年前离开时的状态。有人提议为完工筹款：把为斯坦福爵士纪念碑募的款和为图书馆募的款合并，支付完工所需费用；完工后作图书馆阅览室，也作大会堂等。设想：连同已花掉的钱、欠伯恩先生和杰克逊中尉的债、完工和购书等所需，全数约二万五千镑。提议分成每股一百镑，年息六厘，可转让。付息和维持开办所需的基金，在新加坡按月募捐。一尊斯坦福爵士半身像立于图书馆……

"你是最大的业主，没有你的批准不能采取任何步骤；弗林特船长和麦克斯韦先生都是信托人，可当面商议；若可能，你能定个明确的方案最好不过。我想募捐不会有困难。许多为求健康来此的陌生人，会乐意有个这样的地方消磨上午，居留期间捐款；我想所有住新加坡的人都会捐，因殖民地目前没有公共集会的地方。"

＊　＊　＊　＊　＊

对上述提议，马礼逊博士拒绝同意；他拒绝的理由，如他向伯恩先生和其他信托人陈述的，见所附致英华书院职员信的摘录。

致英华书院（马六甲）科利牧师、基德牧师（To the Rev. Messrs. Collie and Kidd, Anglo-Chinese College, Malacca）

"中国，１８２７年１１月１７日。

"亲爱的同工们：

"我们书院的目标是神的荣耀和人的福祉。文字是上天赐给理性受造物的礼物，是我们按书院章程和基本法规意欲使用的器具，为传播有用和救人的知识。

"我们书院职员当有的灵，是基督徒的仁爱、忍耐、节制、温柔。带着效法蒙福耶稣的温柔谦卑之心作工；记念他在客西马尼的忧伤和十字架上的受难。英华书院一旦离开基督徒谦卑之灵，就离开了它的本质。在这些看法上，弟兄们，我相信我们都一致；每当我们被骄傲自足的试探胜过——理性受造物第一大罪——撒旦之罪、神憎恶抵挡之罪——我们都真心难过。

"新加坡书院的失败，大大改变了我们书院自１８２３年我访问以来的处境。关于此事，我今天已写信给新加坡的伯恩牧师（Rev. R. Burn），请他把我的意见呈交信托人，意见如下。

"'考虑到我为书院捐款数额巨大，我认为信托人开这些会而不正式告诉我他们在做什么，不甚妥当。我倾向于认为，他们（向政府的）提议，可视为完全放弃我们大家同意的斯坦福爵士原计划；因公司将不再是捐款人，它将与政府完全无关。卖掉产业另起炉灶，是成立新书院；旧安排不能约束我，除非我自愿照新安排做。我认为英华书院现已完全解除一切义务，因缔约另一方未能履行所定的。把英华书院搬走，现已全无可能。我宁愿把整个产业卖给政府——或毋宁说，照政府提议的，让它拿走产业抵公司的捐款，把捐过钱的人的钱退还，再为新加坡的益处提新方案。'

＊　＊　＊　＊　＊

"我遗憾书院未能有幸暂时接待第一位女士（注：已在一位传教士家中为她备好房间），她来恒河外印度（Ultra Ganges India），唯一目的是在海峡开创基督徒女子教育；她是因创办人热心努力，从英国请来、要把这可能的祝福带给侨民和土著的。

"那封中文信，附二百镑汇票，已转交。马六甲华人请我只付给某些人。应向他们说明，我必须付给持单来的人；他是真名还是假名，我无从查考，因他们我一个不认识。"

＊　＊　＊　＊

马礼逊博士完成了那项埋头苦干的工作——《字典》——和其他助后学得语言的文字学著作后，转而注意教导土著，基督徒的和非基督徒的，主要借印刷之力；因他所处的异教和天主教专制，完全不容许对雇佣之外的人作口头教导，偶尔敢来参加的除外。为把中国基督徒引向对神圣真理更清楚的认识，他编了一套圣经索引系统——每卷、每章、每节，附年代、历史、文学注；并继续冬季开始的《注释》。今年夏季他还开始编广州方言字典，盼望有助于传道的最终目标。他设法用一切可行手段广为分发圣经和宗教小册——不仅遍及朝鲜（Corea）、交趾支那（Cochin-china）、暹罗、琉球群岛（Loo Choo Islands）等，也借每年大批来广州的本国商人，送进帝国的心脏地带。马礼逊博士常深表遗憾：英国众教会任他长期孤军奋战，而传道既已证实可在不惊动政府的情况下进行。他屡次力陈：在澳门置备传道站产业、有人与他一同预备接续工夫（以防他调离

或去世）的可取。美国众教会却没有对前一年向他们发出的呼吁置之不理；马礼逊博士欣然收到以下答复：

美国公理会差来信（Letter from the American Board of Missions）

"波士顿传道会馆（Missionary Rooms, Boston），１８２８年6月１７日。

"亲爱的先生：

"你１８２７年１１月２０日致美国公理会差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的亲切弟兄般的信，３月２９日收到。…… 我从为本会出差回来不久，极欣慰地得知，你和其他人为美国来华传道提出了申请。这申请尤其令人欣慰，似乎是天意的劝勉，要我们沿已进入的道路前行。约十月中旬，本会在纽约开年会，传道圣工得了新的非常的推动。在会上提出的、特别需要美国人开拓的工场中，有中国。为加强努力专为新福音工场，大笔捐款已经认捐。这不是神喜悦这些计划的记号吗——他感动你，一个月后写了邀请鼓励的信？

"亲爱的先生，请放心，我们一找到两位品格资历合适的人，就派他们出去，执行你指出的各项有益计划。请放心，

亲爱的先生，若神如此抬举我们，使我们能派传道团来华，我们必视为大特权，让传教士得你经验的帮助、你交谊的安慰。我们深信切祷：他们必在基督徒慈爱的纽带中、在基督教真理本分的重要看法上，与你紧密联合。若蒙神喜悦，让你在为中国多年殷勤劳苦后，得大满足看见真归信的工作在众多居民中进展，我们何等与你同感。这蒙福的景象将来必迎基督徒仁爱的眼目；我深信，你在预备道路上所尽的功用，必成为永远感恩欢喜的材料。

"你提到在广州可能的一样基督徒努力，是我们没想到的，即：设立英文印刷所。在明智管理下，我想这样的印刷所必大有用处。＊　＊　＊

"我们祷告愿你的生命健康蒙保守，愿神笑纳你一切传播救赎主知识的尝试。

"基督徒问候你的，

"耶利米·伊瓦茨（Jer. Evarts），通讯干事。"

梁发今年夏天退到乡下，开馆授徒，教导家人基督教原理。他这时写给马礼逊博士的一封很有趣的信，呼吸着真正的基督徒之灵；以下引几段，显明他把使自己心灵脱离异教迷信之迷惑的原理传给同胞时所遇的困难。

"１８２８年９月２日。

＊　＊　＊　＊

"但这里的人都被迷惑，在虚妄偶像上愚不可及。我虽拿真理劝他们，我的力量太小，胜不过这么多人。况且现今七月间，佛教徒以盂兰胜会（Yu-lan-shing-hwuy）的仪式迷惑人。家家户户，无一例外，都说必须在祖宗牌位前竭力多烧纸，也在街上烧些，好让来来往往的孤魂和阴间的祖宗之灵，收到这些东西，有衣穿、有钱用（火把它们送到那看不见的境地）。若七月十五夜不做这些，众心就惶惶不安，以为不做就是不孝不慈、心术不正。我看这般愚蠢的胡闹，极其难过，不知所措。我只能默想，昼夜谨慎自己的行为，坚守真理，仰望祷告至高的主，转变人心，引他们的脚入正直的路，领他们脱离永远的愁苦。为此我今特意写信给你，也恳求你祷告主怜悯世人，使福音四处传播，转变他们的心，救他们脱离这些害人、使人愚顽的迷惑。

"让我们也殷勤以善行装饰自己，竭尽心力传福音，盼望得永远的福。阿们。

"郭友（Friend Keu）托我向马礼逊博士夫妇问候，祝他们金安。"（注：郭友是阿发的亲戚，新近弃绝偶像。）

公司直航船在夏末抵达，带来英国惯常的大批信件、期刊等出版物，给在八个月连绵酷热的销蚀下开始疲惫的心

——连体质强健、能耐热的马礼逊博士也不例外——带来振奋。他既蔑视囚禁，头脑又如此活跃，书和笔补足了外界刺激的缺乏——在自身拥有独立与幸福的主要源泉——这事除了使他与家人分离外，并非不受欢迎的变化。他对英国近来政治变化的看法，见以下致乔治·斯当东爵士（Sir George Staunton）的信。

"亲爱的先生：

"中国广州，１８２８年１０月１１日。

"你３月２１日的惠书，９月９日收到；得知你身体康健，并关心我在世界这一带传播基督教知识和一般文学的公共劳苦，我很欣慰。

"我谨代表英华书院，为你第三次捐赠二百镑，向书院致诚挚谢意。在院受文学和基督教教育的青年们，有理由祝福乔治·斯当东爵士之名。＊　＊　＊

"知识的传播必在各地产生平等的法律和自由的制度，这几乎无疑。我与你一同欢喜，最近废除了一条可憎不虔的法令。愿天主教徒也不顾自己的愚蠢，享受良民的特权，只要他们行得像良民；若个人犯法，就罚他本人，不罚一切属拉丁教会的人。

"《纪事报》（注：《广州纪事报》）我和你看法一样——诚然是向改良迈出的一步，虽是微弱的尝试——它是世上新奇的东西，或会引向更好的东西。我真心愿你为所提善目的提到的政治权力，终能获得。

"附上一位为家族权利主张失败者的画像。他的死很惨（注：张格尔（Chang-kih-urh）被处以极刑）。中国人的心高傲了，政府似乎比以前更刚硬。我们现任总督黎（Le）和他在广州的同僚，近来比北方三年叛乱期间更傲慢专横。

"我已托我们的朋友戴维斯（Davis）给你带去已故科利先生（Mr. Collie）的《论语》（Confucius）一部。可怜的人，书未出印他就去世了。他的死是书院和传道区的损失。已故中文教授基德先生（Mr. Kidd）现为院长，一位格拉斯哥大学来的苏格兰人任书院第二把手。一位天主教传教士的拉丁文中文语法书，不久将由书院印行。

"愿神圣的祝福临到你。

"我仍是您忠实的，

"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乔治·托马斯·斯当东爵士（Sir G. T. Staunton, Bart.），从男爵

一家主流文学杂志登了一段文字，足以给把圣经译成异教语言的传教士的才能学识留下不良印象，并指责圣经公会认可自学出身者的译本。马礼逊博士写了些评论，本想登在《亚洲杂志》；但按他一向避免涉及个人的争论的惯例，这封信和几封同类信都搁置了；但编者认为它对翻译事业太重要，不能从本书中删去。它是这样写的：

致《亚洲杂志》主编（To the Editor of the Asiatic Journal）

"先生：

"广州，１８２８年1月5日。

"贵刊八月号几天前到此。在你们这可敬有用的刊物上看到对恒河外印度（Ultra-Ganges　India）事务日益关注，令人欣慰；因英属印度虽给你提供最大量的材料，贵刊之名许你纵览全亚洲。

"你们既已奋勇助六月《季刊评论》攻击圣经公会和传教士，当然会容几句反面的话。那自由刊物的睿智评论家发现：圣经公会印了不完美的圣经译本，译者不是希伯来文、希腊文、中文及其他语言的完美大师。在地球这一带，我们问：哪里有完美的译本？英文本完美吗？我不问《改进本》

（the Improved Version）的作者们——他们已说过话。我不问劳思主教（Bishop Lowth）或纽科姆主教（Bishop Newcombe），但我要问任何注意过这题目的人：英文本完美不完美？若不完美，按评论家的原则，圣经公会就不该印它。但英文圣经虽不完美，却用明白的本土语言载有神向人类启示的大旨大计，…… 这国家的语言。虽有种种小瑕疵，它可真称为神的话：凡启示神旨意的，就是神的话。

"但如此宏大的题目，不系于文体或习语的完美。希腊文新约的习语本身就常是希伯来式的。要把圣经给全人类，难道必须等到我们得到正规教育——世上万语的完美大师？难道君王、君主、总督要停下作为，等得到完美译者？不。他们必用尽量完美的媒介传达旨意，神的教会也当如此。

"'你们的头领《季刊评论》，主编先生，抱怨译者是自学出身。'论西方学问，他们不是；即使是，哪个大学者不是在很大程度上自学成才？同号文章表明，在英国最古老、最享有特权的学府，一个人若是学者，必须自学。但撇开这点不谈，谁来教近代传教士梵文（Sanscrit）、中文或大溪地语（Otaheitean）？只有他们自己。英国传教士出生前，印度早有'正规教育'的文官、司令、牧师，中国早有商务代理；但他们学过，或预备过教这些语言的手段吗？英国喝中国茶一

百年，从中征收数百万税收，但英国没印过一页中文、没办过一所教中文的学校，直到一位'自学出身'的英国传教士做了。但那传教士被评论家认为不是他婆罗门特权种姓的人。所以《季刊评论》贬他，捧主教学院（Bishop's College）。米德尔顿主教（Bishop　Middleton）和希伯主教（Bishop Heber）已跑完路程，学院在进步，盼望终成印度的祝福。但说到底，主教们或学院为亚洲文学、或为基督教在亚洲民族中传播，做了什么？

"主编先生，你为什么不看看花在这些上的钱，像看花在翻译和传道上的钱？你说你是朋友；但我若是传教士，愿有人保护我脱离你表现的这种误解的友谊——你八月号上那些神学性质的'很不成熟'的评论。你要多读一点圣经，更明白英国礼文，才能非议在使用方法（传教士确实用方法）上完全依靠神的圣灵，使人灵归信——在基督教世界和拜偶像者、假先知跟从者之地都一样。

"你真诚的朋友，

"一位观察者（An Observer）。"

以下事实，欧洲文字学家恐怕不知道，取自马礼逊博士的私人通信。

＊　＊

"１１月１８日。今天在D.（D.）家吃饭，为见一位从日本来的外科医生，名叫伯格（Burgher），在荷兰人手下当差。他告诉我一个消息，我忍不住要告诉你——日本译者正把马礼逊的《字典》译成日文！这是奇特有趣的事实；证实了我的主张：在世界这一带使用印刷所。……　我盼望圣经早日传到日本。去年，你记得，俄国政府想把《字典》译成俄文，但我们公会给这计划泼了冷水。"

"２８日。——伯格先生来访，讲了许多日本及附近岛屿的事。我已请他到公司，如附条所见。他说日本人在长崎（Nagasaki）把马礼逊《字典》的摘录按字母排列写在扇子上作装饰，互相赠送！字母排列对他们是新奇的。梅杰里班克斯对日本人通过英文得到新中文字典的事大为惊讶。

"２９日。——＊　＊　＊我已送订单去日本，要一部我的《字典》，给译者戈诺斯基·科基扎斯（Gonoski Kokizas）。"伯格建议我给他写封亲切的信，他转交。我也给了伯格一部《字典》的订单，和三十二美元的中文书画。"（注：日本文人通晓汉字。）

致詹姆斯·马礼逊先生（To Mr. James Morrison）

"＊＊＊＊＊

"亲爱的弟弟：

"广州，１８２８年１２月２５日。

"本月我一直在两个年轻人的病榻旁，他们都是公司船上的官员。一位威尔逊先生（Mr. Wilson），我们出来时是奥威尔号的二副；这次航行升为大副；他就是以这身份死于一场短病的。我送他下葬，用的同一条船——那条船曾在马德拉把我们送上岸；又曾送马礼逊夫人和孩子们去澳门。哦，这必死的生命何等无常！我在他病榻上把他的心引向耶稣——但，哦——病榻不是推迟灵魂大事的地方。"＊　＊　＊

马礼逊博士的私人信件对此感人事件有更详的记述，一如既往地简朴；但它高度体现了他恒常行基督徒仁爱之举的那种不露声色、不事张扬的方式，编者盼望以下摘录不至徒读。

"１２月９日。Ｆ——来借一本祷告书，读给一位被认为将死的官员听——一位约翰斯顿先生（Mr. Johnston）。他请我，若病人愿意，去看他。

"唉！先前疏忽、无知于宗教，这差事实在难做。愿神帮助我们和我们的人，趁健康寻求他，认耶和华为我们的神。＊　＊　＊

"今晨封信后，我去看了两个垂死的官员，威尔逊和约翰斯顿，都正当年。

"约翰斯顿属哈里斯将军号（General Harris），摩拉维亚人米勒德（Millard）先生在那条船上当医生。约翰斯顿相貌英武端正，连在死亡的苍白中也是。他的心平静，仰望耶稣。威尔逊谦卑下来。今天我去之前——我是自愿去的，正好他不知情地表示想见我——之前，他请麦基利根（Mackilligan）给他读祷文，他照做了。我发现他枕边放着一本祷告书。他极专注地听我劝他，用税吏的祷告：'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靠耶稣基督，罪人盼望的唯一根基。我向他和约翰斯顿都指出，福音何等恰合他们这样境况的人。如今没有行为的余地。神的工作就是信神所差来的。

"在约翰斯顿那里，F——、米勒德、福克斯（Fox）都在场。在威尔逊那里我选择独处；他没有多敞开心，我也不盘问病人和垂死的人。我把他们引向耶稣，劝勉，与他们一同祷告、为他们祷告，其余留给他们自己的良心。

"我愿为他们祷告，不在时也试着这样做。他们是我们的弟兄——死在异教和不信之中，在异乡——正当年。约翰斯顿消瘦苍白；威尔逊表面上还保持着肌肉的结实；但他滚烫的手表明血管里烧着发烧，饥饿放血都不能减。神怜悯他

们，在他们归信得救上荣耀他恩典的丰富，即使在第十一小时。阿们，阿们！

"十点。——我刚读完为病人祷告的礼文。其中有许多真造就人的。圣餐部分不合圣经。"

"１２月１１日。——＊　＊　＊我心里生出一个愿望，要考察这个国家的迷信，如僧人所表现的。我在大庙有些老朋友。这里被麦基利根叫我去看约翰斯顿打断了，他表示想再见我。现在约十点。约翰斯顿今晚心活跃，身体却在死去，但有点神志迷乱、轻微谵妄。他认出我，对我的祷告说了响亮的阿们。他才二十一岁——是个孤儿。威尔逊拖延着，和我上次写时差不多。"＊　＊　＊

"１２日夜。——摩拉维亚医生米勒德刚来，说他的病人约翰斯顿——我常提其名、今天看了两次——已经去世。他死的有盼望。他的记性很好地供应他惯念的祷文中的句子。最后一次离开时，我握着约翰斯顿冰冷的手，说：'愿主与你同在'；他回答：'也与你的灵同在。'＊　＊　＊威尔逊下沉得快。一个月前他们两人都壮健，都参加了黄埔三次大宴会，在那里无所顾忌地宴乐。约翰斯顿有恳切求怜悯的表现。威尔逊沉默——几乎；虽和我一同举目合手向神祷告。哦，愿

人有智慧！愿在最后时辰前思想！主帮助我们敬虔地活，心蒙福到把死看为真益处。

"M＊　＊　＊心愿冲突，想把自己完全献给我们救主的事工；但仍被今世亨通的世俗计划牵住。我劝他在本职中事奉神。他是个可爱的青年。他说，英国人以为我没有传道工场，但他认为探望病人和垂死的人就是传道工夫。"

威尔逊先生去世的情形，和马礼逊博士陪其遗体到奥威尔号、在那里读葬礼、讲道的事，本已写信告知，不幸那信没有抵达；马礼逊博士随即回澳门，也未能在信中重提。但蒙恩的是，这有趣的青年即使心神游移，也显然欣然接受马礼逊博士的探望。他最后认人的表示，是声音已失时，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和一握手，使人盼望他所受的教导蒙了祝福——即使在"第十一小时"。

＊

"广州，１８２９年1月1日。

＊　＊　＊"因事务繁忙，和哲学的光照（如有人所说），现今很少注意时光流逝，新年早晨和别个早晨一样。当然有对时节的迷信讲究，可有可无；在中国这里，新年有两个纪元，人就两个都不在意了。但基督徒尽可把新年当作一个驿站，回头——谦卑、悔改、感恩地回顾过去；以更切

愿事奉神的心展望将来，趁生命尚存；预备生命结束时享受天堂；常看重永恒的无形实际，过于这暂时存在的转瞬即逝之物。

＊　＊　＊——剑桥的西缅（Simeon），通常供应我们主日晚读的材料。我们读他经文所在的章，对着注释家，然后我读他的《讲章提纲》（Skeletons）的部分。今晚的题目是：圣经的完美——不可加添，不可减少。我广州房间里各国、各派、各信条的虔诚书籍和虔诚人物的团聚，常激起我的赞叹和感恩。格罗夫斯先生（Mr. Groves）今晨来，为他截肢时我对他的恩情谢我。"

与结束去年叙述的那件不露声色的仁爱之举形成对比，今年开头给了马礼逊博士一个机会，在更显眼的场合表现同样的情怀；他的才干和中文造诣在那里显得特别出色；一因场合新奇，二因它激起他在中华公堂上自发地为一名判死刑的本国囚犯辩护。

为让读者正确明白所指，须简述引起此事的情形。１８２７年初，一艘从波尔多（Bordeaux）开往马尼拉（Manilla）的小船，载着酒、丝绸等，还有银元财宝，连船长共十四人，被迫进交趾支那（Cochin-china）港口土伦（Turon）修理，在那里被判定不堪航行，卖给了政府。法

国船领航员号（the　Navigateur）的船长，租了一只中国帆船，把货、船员、乘客载往澳门，　万万料不到等着他们的可怕命运；但中国人仗着人多，见财起意，决心谋杀外国人夺财。说来奇怪，他们把这可怕之举推迟到离澳门九或十里格（leagues）才动手；然后扑向毫无防备的乘客，除两人外，以最残忍的方式杀害。两人当时未被察觉，跳海躲避同伴的命运；一人因重伤，很快力竭下沉，……　另一人扶着一块木板，最后被一只渔船救起，带到澳门，在葡萄牙当局面前陈述了案情。葡当局转呈广州中国地方政府，政府下令迅速严密搜捕凶手。那只帆船被一路追踪，船长船员终于被拿获；受刑讯、审判、判死刑后，押到广州，在执行前与领航员号船员唯一生还者弗朗西斯科·曼吉亚潘（Francisco Mangiapan）对质。这仪式要在行商公所举行，如以下信摘所记；信写于当日和次日，马礼逊博士只略提他参与其事。他说——

"２２日。——我已去看过那个法国水手，他在行商公所等着指认杀害他同胞的凶手。中国罪犯今天正午要带出来指认。想到这案中可咒诅的贪金欲给中欧多少个人、多少家庭带来灾祸，我很忧郁。

"傍晚。——许多外国人聚集在上述地方，等法官等；但城里传话来，说他明天才来。街道被等着看罪犯的中国人塞满了。"

"２３日。——＊　＊　＊约一小时前给你写信，说我星期六傍晚离开广州，星期一到澳门锚地。今天的审理，我在人头攒动的公堂上站在最前面，有幸成功为一个被判死刑的受害者辩护，（蒙神允许）见面时再详述。我从十点半站到近四点半；但我赶紧封信，告诉你我盼望星期一见你。"＊　＊　＊　＊

马礼逊博士的信没有这可悲事件的后续，以下几段转录自《广州纪事报》：——

"因审判官约正午到，广州多数外国人那时已聚集在公所（Consoo，商务公所）。

"十一二点间，犯人开始押到，装在约三尺长、二尺宽、三尺深的竹笼里，犯人被迫蜷坐其中；唯一能缓解的，是顶上一个圆洞，可把头伸出来——但少有人用，大概怕看客的眼光，为所犯罪羞愧。他们颈、手、脚带着轻镣铐，呈现人类苦难最屈辱的景象。每只笼上写着犯人姓名和所判刑罚。

"犯人三五一群依次带上来，跪着与弗朗西斯科对质：多数他爽快认出，只对一两人略有犹豫；认出后，审判官在其

名下打红勾。弗朗西斯科常提到一个人，没有积极参与屠杀，只是用手势设法向他示意中国人的图谋——他说那人额上有个记号，凭此可认出。在最后带到的犯人中，有一个引起众人注意。他相貌不俗，约五十岁。笼上写着"蔡公昭（Tsae-kung-chaou）"，和"斩犯（Chan-fan），判斩首的罪犯"。他试图向外国人说话，指着口和耳，显然想要个翻译。"

在场他的同胞没人懂他，因他说福建话（Fokien dialect），与广州人说的完全不同，而上等人说的是朝廷的"官话"。马礼逊博士于是上前，弄清他要表明什么；即：他被冤判死刑，自知无辜，等等。弗朗西斯科认出他是救命恩人，证实了他的话。马礼逊博士这才走到堂前，恭敬地请求准他说几句话，代表在场外国人的心意；他说，外国人都倾向宽大，若能发现什么情节减轻这些可怜罪犯的命运，都将欢喜。

审判官似乎欣然接受这番恳求的情怀，温和回答：法庭是奉皇上特旨办案，会小心不受理虚假控告。马礼逊博士于是把蔡公昭的案情陈述得如此有力，法官没有在他名下打红勾，而是把他还押，等彻底查明。结果他终于获判无罪；虽广州首席法官想把他正法，因他已被朝廷判罪。

下个月马礼逊博士写道：

"2月18日。——＊　＊　＊我致函的广州府（Kwang-chow-foo）说，他必全力支持无辜的人！

"阿杭（Ahang）从城里带来今日新闻，说本地人称赞马礼逊之名，因他在公堂上用雄辩为一个无辜华人辩护。另一人也因行刑推迟一天得救。原定24日——但25日福建省来急递，说众绅士都出来为第四个（指第四只笼）作保。据信，已有几个无辜者被牺牲了。"

＊　＊　＊　＊

获释后，蔡公昭到澳门拜访他的恩人。他丝毫没有同胞在外国人面前常有的傲慢；他要行叩头（K'o-tow）礼，不只向马礼逊博士，也向马礼逊夫人。但只许他行一拜；他的感激之情更见于以下信，原件在编者手中。

蒙恩的蔡公昭感恩呈。

"蒙怜悯的蔡公昭，是福建（Fokien）省同安（Tung-gnan）人，去交趾支那（Cochin-china）做生意，途中遭难。被囚押解到广州，在洋商公所受审，若非幸遇马礼逊老夫子，必死无疑；他俯就慈听我哭诉前情，立刻大施仁慈，向每位官长、每位洋商陈明我的案情，使我即刻出狱——免死——重得生之福。言语不足以形容我此刻的心情。而且我

回乡无路、极其困窘时，蒙他恩慈为我发起捐款，使我能再见家人：这般恩惠，我视为天赐，生死不渝。只愿我的大恩人今世来世从神得福乐，与子孙后代，蒙不衰不变的昌盛。这是我心之愿。

"我这感恩报本之情呈于马礼逊老夫子尊前。

"道光九年二月初六日。"

（澳门，1829年3月10日。）（注：为他募得近三百镑。）

以下致乔治·斯当东爵士的信，简述马礼逊博士今年从事或关心的各项事务：

"广州，１８２９年２月２４日。

"亲爱的先生：

"因末班船将开，我提笔数行，告诉你这里成立了一个博物馆（Museum）。包括博物和工艺品。凡英国臣民经投票都可加入，不限于商馆。商馆中确有人谢绝为会员。

"本年度，小里夫斯先生（Mr. Reeves, jun.）为干事，克拉克先生（Mr. Clark）为司库，瓦切尔牧师（Rev. Mr. Vachell）为馆长。年费三十美元。取名颇费斟酌。最后会议决定称中国不列颠博物馆（British Museum in China）。

"上次给你写信后，没收到英华书院的消息。今夏，我盼望我儿约翰·罗伯特（John Robert）回中国。

"我刚完成《广州方言词汇》第三部分。现在时兴学它，胜过学官话。

"皇上已发上谕，命答谢天地间一切神明、山川之灵等。也为平定张格尔（Chang-kih-urh）之乱，施恩于众臣民，以示感激。开头和先帝致英王的信一样，等等。

"这里的画家钱纳利（Chinnery）先生为我画了一幅像（注：本书所附铜版画即据此画像——现为作者所藏——制成），还有两位中文助手，成一组，与我的《字典》、圣经翻译、祷告书、书院相关。备受赞赏；商馆先生们已把它送回国，自费制铜版，以示对老朋友的敬重爱戴。此事，加上你长期以来给我的友谊，使我很欣慰。

"马礼逊夫人和我家目前健康尚可，为此我们愿感恩于神圣天意。

"广州有许多人觉得不便或不愿去公司礼拜堂，我近两季每主日在城外的一家洋行读祷文讲道。我盼望宗教在中国渐渐得地。我信我们书院的印刷所必有贡献。本季中国已为书院募得约一千五百美元；铜版画像，捐款人每人取一幅后，其余出售，利益归书院。

"维杜阿伯爵（Count Vidua）现住这里。他请我为他弄些中文书。

"法国王已任命驻华领事热尔纳（Gernart）先生。

"愿一切福乐借我们可敬拜救主的功劳临到你！

"我仍是您至诚的，

"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乔治·斯当东爵士（Sir George Staunton），从男爵，等

前信提到的画像完成，立刻有人提议募款制铜版，限英国商馆成员参加，以示对马礼逊博士的敬重。意向如下，获普遍赞同后送交马礼逊博士。

"钱纳利先生刚完成一幅极佳的马礼逊博士像，有两位中文老师陪侍。若马礼逊博士肯牺牲一年…… 拥有此画像一年的乐趣，遂朋友之愿——他们渴望保存对老相识的记念，又能把对这位时代最杰出汉学家的记念，与对他作为本会社仁慈可亲一员的感情联合起来；兹提议，请他允许把此画像搭奥威尔号送往英国，制成最精美的美柔汀铜版（mezzotinto）。

为我们画成此像的著名画家，已表示乐意承办制铜版之托。（注：铜版由特纳（Turner）制作，耗资三百几尼。）

愿向马礼逊博士表示敬重爱戴的先生们，请签名。

公司商馆全体成员签署。

广州，１８２９年2月9日。

马礼逊博士在以下给干事的便条中表达了他的感受：

——

"亲爱的杰克逊（Jackson）：

"广州，１８２９年2月１０日。

"谢谢你把钱纳利先生画的我和两位中文老师画像的制铜版提议抄送我。

"你既是传达英国商馆先生们此次友好恭维之情的媒介，请允许我请你向他们转达我的感激；在华居住约二十二年后，如此美好的见证所由生的仁慈之灵，我深为感念。公司商馆成员这番好意，对老仆人是实在的安慰。

"钱纳利先生为此画像尽了最大心力，画成一幅我相信凡见者都觉赏心悦目的艺术品；我不愿多取铜版，只取几幅；你提议拨给我的那些，我愿交钱纳利先生处置。

"您真诚的，

"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F．杰克逊先生（F. Jackson, Esq.）

今年夏天澳门成立了一个机构，名"中国不列颠博物馆"，为搜集本国外国珍奇，包括工艺品和博物等。马礼逊博士热心鼓励这扩大知识科学领域的尝试——不仅作自由的捐款人捐助人，也在土著中散发博物馆宗旨说明书。本着同样可嘉的宗旨，他努力促进本国人和其他人学中文；为使商馆先生们（被要求学中文）觉得有趣，他提议以下计划，行之数时。

"华人学生既渴望有机会与各位本国老师交谈听讲，马礼逊博士拟以下法满足此愿：——

"一、每周二晚八点，召集华文学生和各自的本国老师在他家聚会。

"二、上次会议定的题目，由学生和本国助手用中文自由交谈。必要的解释用英文。

"三、请学生在聚会之夜前，把希望详答或泛论的问题题目送交马礼逊博士；其中一题或数题定为下次会议题目。书中难处、或困扰学生的特殊习语，可送来，在本国老师面前交谈，他们各抒己见。

"四、欲就博物或工艺品征求本国人意见的女士先生，可事先送样品，或在聚会之夜带来；访客关于中国历史、宗教、伦理、法律、风俗等的问题，可经会议主席向本国人提出。"

１８２９年3月３１日。

今年初，马礼逊博士完成了《广州方言词汇》第三部分；夏季照常继续其他文字和教牧劳苦；并每天教导梁发（Leang-Afa）——他被迫解散学馆，为躲避一个亲戚煽起的逼迫逃到澳门避难；那亲戚为勒索他的钱，告到官府，说他传播邪教、图谋把国家卖给外国人。"

马礼逊博士的公务——一向不合他的心意——今季格外艰难；不只因委员会的措施，依他看，可能损害英国利益；也因新上台的人对他的治学和行动专横管制，而他与商馆的关系并不容许这种管制。以致马礼逊博士决意辞职，若非当局忽有意外变化：——关于此意，他在给作者的信中说："使我的心一向安于此职的理由——即确保居留——现在，我想，已不复存在。我想我不会被干涉；即使被送走，这里还有别的传教士（美国人）。我也许已做完主为我定的工。哦，愿有翅膀飞离纷扰、忧伤、烦恼！但，恐怕坟墓这边没有这样的翅膀。在永恒看来，这一切何等微不足道！"

以下给印度院（India　House）一位朋友的信，写于不同时期，提到上述情形，兼及其他一般题目。

马礼逊博士致费舍尔先生（Dr. Morrison to Mr. Fisher）

"中国澳门，１８２９年１１月２３日。

"亲爱的朋友：

"汉基先生（Mr.　Hankey）长信谈我的中文藏书。答复中，我已向他和乔治·斯当东爵士声明，书的处置必须全凭朋友们酌定。我对结果一点不乐观。

"中文知识的重要——不是皮毛，而是透彻的知识——每天越发明显。现今广州政府与公司职员之间悬而未决的艰难交涉是一例。重要的不只是懂语言的词，而是懂人民的品性和情感。我料想这里的拖延，即使到已到的地步，也必使董事会很不舒服；若走到可能走到的地步，不知他们作何感想。我私下告诉你，我不是现行措施的提议者，虽中国人大大不利于我地传说我是。你是印度院本季我很可能唯一写信的人。

"书院又有一名学生受洗，为此我感谢神。天主教徒听说在华四名本国神父被政府斩首。

"１２月３日。——昨天广州总督写信，说不再收委员会的信，要原封退回。'又确切宣布，１１月２８日，他向朝廷发出奏折，叙述英国人自通中国以来的罪状，最后一条：船只违例留驻沿岸，以毒品鸦片泛滥天朝：船只违例留驻沿岸，把鸦片走私进国。据说这奏折后面还建议禁止英国贸易。

"１２月９日。——三位欧洲天主教传教士约一年前进中国。一位意大利人，一位法国人，第三位西班牙人。我想是本国基督徒把他们偷运进来的。若被政府发现，仍有丧命的大风险。

"我收到汤姆林（Tomlin）先生和郭士立（Gutzlaff）先生从暹罗京城曼谷（Bankok）来很令人欣慰的消息，他们带着圣经、祷告书、宗教小册，大大敞开门户，向数千人分发生命之道。可怜的米怜和我长期劳苦预备圣经和其他书，这些年轻仆人被兴起来，　把福音的财宝实实在在带给异教徒；但我们仍需要更多中文作者：愿主兴起大军。

"１２月１０日。——＊　＊我遗憾地说，自上次写信，悬而未决的交涉毫无进展，未向和解迈进一步。我们的人对地方政府的作为和行文，很不合我的判断。目前我看不出结局。使我多烦多虑。"

"１２月１５日。——阿发几天前离开我，去印两本小册，他打算广为散发，认为比在亲戚反对中办他提的学馆，更能传播神圣真理的酵。他努力立志为主耶稣受苦。临别祷告很合宜，清楚表明他的心在工中，也表明他惯于祷告。他求神的百姓为他祷告，使他至死忠心。愿主祝福他，使他成为祝福。"

马礼逊博士从事的通信广泛有趣，只能选很少——选的主要关乎当时的情形；那时情形令人痛心地激动，如以下书信所示。

＊　＊　＊

"广州，１８３０年2月２９日（原文如此）。

"本月１６日星期二我离开澳门。亲爱的费舍尔，我上一封信论这里公事颇为阴郁。事态变了。但变的法子留下大半阴霾。我们打了——败了。我们占了高地，敌人只须什么都不做，就逼我们放弃。我们已到广州，立场几乎一样——和三个月前本可有的一模一样。

"好了，过去了；我们来了，我很高兴我们来了，虽我们'丢了脸'，如中国人称尊严品格之损失。我不能重走过去六个月的路，对你对我都没安慰。我撇开这题目。＊　＊　＊

关于我的中文书等，我已对汉基先生说过，他看着办吧；因现今的保管，我确信它们因疏于照管每年越来越不值钱。

"马礼逊夫人同我问候你和令姐。我们真心愿你安好：你在故土、在主许多百姓中，占令人羡慕的地位；但救主也近我们。哦！愿我们能过信他的信心生活。从永恒回看今世政治，何等微不足道。＊　＊　＊

"上上主日，在澳门，我为一位约四十岁的中国人施洗，他在已故米怜博士手下受过基督教教导。

"愿主与你同在！

"罗伯特·马礼逊（R. Morrison）。"

托马斯·费舍尔（Thomas Fisher）先生

上指的郭亚公（Kew-agong），受洗前已在马礼逊博士手下受数月宗教教导。他受洗前后，都以行为的彻底改变，给出神恩大能改变之影响的满意证据。在认识马礼逊博士前，他过着闲荡无计的生活，不顾妻儿——完全撇下他们，不做正经职业。但福音真理一进他的心，他就为家庭的今生与灵性景况操心，一如从前不管。他向梁发学印刷术，在马礼逊博士手下最热心地做，直到陪梁发去内地分发小册等——那是他们夏季预备的。

美国传教士到来，是使马礼逊博士最欣慰的事件。他当时的感受，见给他弟弟信中的摘录：——

"两位美国传教士几天前到中国。一位为异教徒，一位为自称基督徒。前者名裨治文（Bridgman），后者名阿比尔（Abeel）。我正尽力帮传教士学语言。感谢有两位属灵的牧者在这里。阿比尔先生只留一年——裨治文先生是终身传教士：这样，我盼望中国基督徒工人的接续直到末时。我在公司的职位近来很不愉快，因一些新上台的人专横跋扈。我实在写了辞职条，要回家人那里，把余生专心用于传道本分。我信我们必被引到终为神荣耀、我们灵魂益处的那路：我自己的健康体力开始衰退，实在不能像从前那样劳苦。但我下台之际，喜乐主差别人来继续工作。中国贸易大衰：一个本国商人倒闭，我损失六千美元。愿你们都蒙保守生命健康，享受神圣祝福。再会。

"永远爱你的弟弟，

"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注：因当局变化，此辞职打算放弃了。）

以下书信显明，本书主人公为扩展救赎主国度所作努力中的自由襟怀，都得到那些感到他服务重要的人的认可。

耶利米·伊瓦茨牧师来信（Letter from the Rev. J. Evarts）

"波士顿传道会馆，１８３０年１０月１５日。

"亲爱的先生：

"你３月２５日的惠书，９月３日收到。

"请允许我代表本委员会和本会，谢你热忱接待裨治文先生；谢你为他请老师；尤其谢你慷慨赠书助他学语言。这些都是大恩，我们要虔诚谢万善的大源头。

"裨治文先生入工时的情形，与你初入东方世界时何等不同。似乎预备已为中国更大规模的工作做好；我们岂不盼望教会的大元首速速供应忠心的人，人数足够，使工作进展永不停止。

"我们深信你必继续以你的赞助和指教眷顾裨治文先生和阿比尔先生，你必得丰厚报偿。我们很感谢你对东方传道工作给我们的任何建议，尤其关于：我们能多快为中国的益处用印刷所。

"可敬亲爱的先生，福音中你的，敬爱你的，

"耶利米·伊瓦茨（Jerh. Evarts）。"

罗伯特·马礼逊博士牧师（Rev. Robert Morrison, D.D.）

尊敬的贝克斯利勋爵来信（From the Right Hon. Lord Bexley）

"亲爱的先生：

"富茨克雷庄园（Foot's Cray Place），１８３０年９月２日。

"我信此信到你手时，你已从普里切特（Pritchett）先生处收到祷书与讲道集公会（Prayer-Book and Homily Society）为中文祷告书新版的谢意；但作为该会会长，我不能不亲自表达我对你为福音圣工持续劳苦的这一证据的感佩，和你对英国教会自由襟怀的感佩。我信，教会成员若至今在促进你为之劳苦甚多的芸芸众生灵性长进上有罪地疏懒，更积极的灵即将在他们中间兴起：我不能不盼望，许多事例的表面冷漠，是出于对成功绝望，而非对这神圣重要圣工缺乏热爱。许多困难，我信，必借神圣祝福，因你翻译圣经、建立英华书院劳苦的成功而挪去。你去年１１月２４日给普里切特先生的信，使我又注意那重要书院；我欣然再捐其经费。

"同时，我不能不怕：书院，凡思想其目标效果的人必以为宝贵，在英国得到的公众好感，将少于那些本身不甚宝贵、却更常映入公众眼帘的机构。我仍盼望，它蒙天意注

定，与加尔各答主教学院（Bishop's College）这姊妹机构，成为照亮东方之地的明灯；愿你的健康体力长期蒙保守，见证它的兴旺，见证你劳苦在福音真理广传上的果效。相信我，先生，敬爱你的，

"您真诚的，

"贝克斯利（Bexley）。"

马礼逊博士牧师

马礼逊博士来信（From Dr. Morrison）

"亲爱的先生：

"广州，１８３０年１１月８日。

"本季船只带来你的三封信，我欣然收到。诺依曼教授（Professor Neumann）带来，我已尽我所能以礼相待（注：柏林皇家学院（Royal College of Berlin）教授，经乔治·斯当东爵士介绍给马礼逊博士；来意是为国王图书馆购书）。他广博的知识和良好的见识，使他常在我来广州前成为我家可喜的访客。登特（Dent）先生慷慨在广州给他房间和席位。你４月６日和２９日的信也平安收到。多谢你寄来的报纸。这礼物很受欢迎。上季非常的举措已过去，本季继以更非常的举措。许多英外商人认为，中国商务去年是破坏

多于修补。公行（Cohong）互不连带负责，及早纳税，使外国商人的处境比从前更坏。不过，我不敢自称懂这题目；虽上述看法合我心意，我不敢信以为真。

"１０月５日我们到广州，比预定晚几天，因澳门局部台风。走前听说麦肯齐（Makenzie）船长——苏格兰人，在荷兰巴达维亚（Batavian）当差——在斗殴中被三个帕西人（Parsees）打死。全部经过见《广州纪事报》。中国政府要求交出凶手正法，引乾隆（Keen-lung）朝两个先例。他们到黄埔（Whampoa）开棺验伤。政府派的大员（Wei-yuen）挖到棺材，听说帕西人已送出境，就停手。总督始终厉声威胁，若不交出帕西人。他已因命令被违抗而怒。又听说Ｂ．夫人（Mrs.　B）上来了（注：一位随丈夫到广州的英国女士），有些年轻人乘轿去行商馆。于是出来一道雷霆般的上谕，驱逐'外国妇人'，不许乘轿。'蛮夷商人不得僭越本分，须步行。'（注：委员会随后下令，任何人不得乘轿进入英国商馆；行商和英国绅士都被迫步行相当长的路。）Ｂ．夫人没去。浩官（Howqua）带着黎（Le）总督给委员会的郑重口信来，说她若不去，两三天内派兵强行带她走。浩官要求把这威胁说出写下后，委员会抬来两门十八磅炮，配一百人，持火枪刀手枪等，架在商馆门口。将军（Tseang-keun，注：将军）和总督大怒，……　收回怒言，说他'不发

兵围商馆'；于是炮撤下。但'外国妇人'留下了，后来又来了三位，T．夫人（Mrs. T）和两位美国女士。下一步如何，走着瞧。总督想停英国贸易，但粤海关监督（Hoppo）不同意。帕西人一案政府放弃了。妇人一案，他们还没放弃。广西（Kwangse）有叛乱，要求派三千兵， 分散了注意力，有利于女士们。马六甲书院在失去两位热心院长——米怜和科利——的严峻考验后，进行得和可期望的一样好。基德先生（Mr. Kidd）现独自一人。多谢你过去给我们的帮助。马若瑟神父（Pere Premare）的《中国语言志》（Notitia Linguae Sinicae）刚出书院付印。四开本。尽快寄一部。马礼逊夫人一家安好。

"永远你的，

"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乔治·托马斯·斯当东爵士（Sir Geo. T. Staunton），从男爵

致布兰德拉姆牧师（To the Rev. A. Brandram）

"广州，１８３０年９月７日。

"你１８２９年１１月２５日的信，１８３０年７月２５日才到中国。想到我在这里分发圣经只能做一点，你为过去

的服务记念我，我很感激。梁发有个本国人在受基督教教导，想要一部全本圣经；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先生（Mr. Bridgman）正要写信到英华书院，要一批中文圣经，因我这里没有了给他。我们的本国事工主要在讲解圣经，每人手里都要有一本圣经备查。

"中国成立了一个小小基督徒团契，为推广基督教知识。德拉蒙德船长（Captain Drummond）…… 亨特利城堡号（Castle Huntley）的德拉蒙德船长，给团契捐了一批你们的圣经新约，还有些祷告书、讲道集、小册。

＊

"法国《亚洲杂志》（Journal Asiatique）上，克拉普罗特（Klaproth）又对我作猛烈攻击；他和雷慕沙（Remusat）投靠了耶稣会派，设法贬低新教传教士。

"柏林的诺依曼教授（Professor Neumann）在这里。他公道地说，巴黎亚洲学会委员会让克拉普罗特用谎言诽谤塞满杂志篇幅，是耻辱。

"诺克斯（Knox）先生来过，是医生，新近在缅甸帝国（Birman empire）。诺依曼教授和他谈过，深信缅甸语（Birmese）和暹罗语（Siamese）也是汉语方言，虽用字母书写。

＊

"愿主继续祝福英国圣经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的劳苦，直到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

"我儿约翰·罗伯特（John Robert）现和我在一起，恒心学中文。虽才十六岁，已被任命为广州英国商人的中文翻译。若蒙保守性命，盼望他将来某日修订马礼逊米怜本圣经。

"公谊会（Society of Friends）的内森·邓恩（Nathan Dunn）先生，久居中国经商，给团契捐二百美元，印中文《圣经课》（Scripture Lessons）。裨治文先生在选编。我儿在选霍克博士（Dr. Hawker）《祷告助手》（Help to Prayer）中的经文，经费允许时，将印成中文。

"再会！

"在我们主耶稣基督信仰中你的，

"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马礼逊博士若曾自诩文学声名，或在法国汉学家自认无敌的园地与他们竞争，英法报刊时而爆发对他劳苦的敌意，或还有借口；但他坚定地追求比属世名声更高的目标，对这

些嫉妒的表现，除了怜悯，几乎不动心：他有时读了这类攻击，会给敌对杂志主编写一篇驳斥诽谤的文章，但一般都搁置了，题目只带一句顺便的评语，如前信所记。但马礼逊博士虽觉得不必花时间为名声洗脱不白之冤——他知道只有无判断力的人才信——世人面前已有充分的证据，使公正的评论家信服他造诣超群；编者仍觉得，若把她手中证明这类诽谤出于吹毛求疵、强词夺理之灵的证据从本书中删去，就是亏待他的记念。以下是一个奇特的标本：……

当时克拉普罗特（Klaproth）先生向一位绅士（注：公司职员J．F．戴维斯（J. F. Davis）先生，后为英王陛下驻华商务总监）提议——那绅士以汉学造诣和广博欧洲学问齐名——作马礼逊博士的敌人；若如此，K．先生将在即将出版的某杂志上称赞他！对这坦率的提议，答复如下：——

"我不能不遗憾你对马礼逊博士沉溺于这种敌意；关于他，我必须声明（不如此就是极卑鄙）：我同意乔治·斯当东爵士，视他为'公认的欧洲第一汉学家！'在英国这是众所周知的：多年来他代表东印度公司，用汉字与中国人进行广泛的通信：他写中文如本国人般轻松迅速：中国人早已赠他'马博士（Le Docteur Ma）'的称号。这见证是决定性的：它给他的地位，使他可把欧洲关于他汉学知识的争吵都看作蛙鼠之

战（Batrachomyomachia）。梅杰里班克斯先生（Mr. Majoribanks）——他和我在下议院委员会（Committee of the House of Commons）前的证词被报纸荒谬地弄错——关于《字典》日文版所说，完全正确。日本人对第二部分按字母（Alphabetical）排列大喜，就借荷兰文诠释转成他们的本土语言。"

私人日记（1831年）

从以下通信中可以看出，马礼逊博士（Dr. Morrison）过去一年所从事的宗教、文学与公务劳作，在本年也几乎无变化地延续至今。兹摘录他自广州寄出的几封私人信函，以开启这一时期。

广州，1831年1月28日。

"下主日，梁发（Leang-afa）将为三位愿被承认为主耶稣基督门徒的人施洗。他们是一位父亲，年六十二岁，及其两个儿子，一个二十二岁，一个十七岁。父亲本人受过良好教育，儿子们自幼专攻本土文学。愿圣灵感动，使他们成为门徒，不徒有其名，而是在行为和真理上成为门徒。

梁发盼望他们的才智可奉献于基督教著述，以造福同胞。他自己的儿子尚是孩童，现蒙裨治文先生（Mr. Bridgman）慈爱教导，正在学习英文。"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说：'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父母倒该为儿女积财'——这是论到他属灵的儿女们。克拉克博士（Dr. Clarke）问：人该为儿女积攒家财吗？答曰：若境内再无穷人、无未闻福音的外邦之地可供资助传福音，才可积攒。他郑重地说：为使儿女不劳而食而存的钱，终必成为咒诅。"

"晚间。——我打算明日读《罗马书》十二章。论第八节：'怜悯人的，就当甘心怜悯。'克拉克博士注曰：若不仰望主，不思想我们的神和救主的宽容与怜悯——尽管我们对他忘恩负义——人就不能甘心乐意地坚持向无知可怜之人行善，因为穷人常既邪恶又无用；若不谨慎，他们的心会因屡见欺诈、谎言、懒惰等而刚硬。我想，我亲爱的，这话大有真理，即使在英国的宗教团体中也是如此。这话极适用于传教士在无知邪恶的异教徒中的处境。传教士当谨慎，免得被激怒到以恶报恶的地步，因恶而扣留善。以恶报恶，他们倒不太会做，但他们可能失去纯粹仁爱同情之心，勉强行善、不得已而为之，而非如使徒所命的甘心乐意。我想，唯有耶

稣基督的爱，能使我们的心灵超越'欺诈、谎言、懒惰'等，以及那些我们恒切行善之人的诸多忘恩。我祷告，愿我在这事上，如在凡事上，都能学像耶稣。

"从中国谚语中可见，他们自己中间也深有忘恩负义之例。如：'你若出于好意，把心掏给那人，他只把你当作可吞吃的对象。'又曰：'落水之犬，甫出水、未及抖干，便咬救它的人。'竟有人被比作这等恶兽。"

致托马斯·费希尔先生函（1831年）

马礼逊博士致函：

"亲爱的朋友：广州，1831年1月9日。

"马礼逊夫人（Mrs. Morrison）身体甚弱——孩子们蒙神保佑，健康尚可。我劳作之力大不如前，但为过去的一切，我深怀感恩。我的性命得以存留，比我从前所预期的长久得多——他人正进入主在这些缺乏之地的工作。我的时日恐怕无多——蒙福的救主啊，愿我儆醒等候你的再来。

"我们的语言学堂虽已失败，在伦敦仍可学得几种亚洲语言，我盼望传教士候选人在出国前先行研习。但英格兰至今无中文学校。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是我所知大英属地中唯一系统教授中文之处。此间特选委员会已恢

复每月一百美元之补助，此乃孟加拉政府所撤去者。马卓班克先生（Mr. Marjoribanks）甚愿尽力襄助我们。我盼公司董事会能批准此补助——然而，此事全在那位在天上地下有全权的主手中。

"前日闻法国革命之消息——欧洲君王当学智慧与节制，否则必尽被推翻。上帝何时对付此地基督之骄傲仇敌——惟他自知；但想来那日子不会太远。此地一切光明尽被隔绝。对公民自由一无所知，对宗教自由亦然。深厚的黑暗笼罩着人民。

"关于安策根人（Antsegen）在喀什（Cashgar）附近之进犯，近几日未有所闻。元旦清晨，广州巡抚衙门被焚为平地。他与家眷侥幸逃生，两名婢女葬身火中。

"2月24日。此地人心似已停滞，扎根固定于偶像崇拜与专制之中。但愿我们有你所心爱的印刷机全力运转，以传播真理与知识。中国、朝鲜、日本，至今仍不透真理之光，无论公民的还是宗教的。但愿此地东北方向有些开明商人。日本附近有些小岛，名博宁（Bonen），有人建议可作英国商站，甚佳。据说该岛无人居住，占领甚易。

"叶尔羌（Yarkand）之乱似不足为虑。最近的邸报称，国王八百兵士与百姓，在叶尔羌城下击退敌军八千。

"永远忠诚于你的，

"罗伯特·马礼逊"

因威廉·本廷克勋爵（Lord William Bentinck）财政紧缩，槟榔屿政府原先每月给英华书院的一百美元补助被撤。然中国特选委员会秉其一贯之慷慨，恢复了同等数额之补助，并附致马礼逊博士一函，表达彼等对该学堂之功用的肯定。

特选委员会致马礼逊博士函（1831年）

致马六甲英华书院院长、马礼逊博士牧师：

英国商馆，广州，1831年1月7日。

"我们怀着深切的遗憾获悉，槟榔屿政府原先每月拨给阁下所主持之书院的一百美元津贴，近来已被撤销。我们认为有责任以东印度公司名义，为本年度拨付同等数额之补助，并已建议公司董事会继续此项补助，恳请董事会进一步垂青并支持该学堂。我们对该学堂之卓越深信不疑；我们相信，它最能将知识与有益教诲之光，播撒到大不列颠最遥远的属地，并助除此国人心中的偏见——那偏见长久束缚人心，使之囿于排外之民族性，对一切有悖其成例与文学的外来事物漠然视之。

"借由博雅教育——英人与华人皆可便捷地学习对方国家的学术与语言——我们认为，两大帝国臣民之间的交往将大为便利。

"祝愿英华书院万事兴隆，并相信此学堂只需更广为人知，其重要宗旨必更受普遍珍视。

"先生，我们谨为阁下最恭顺的仆人：

"查尔斯·马卓班克（Charles Marjoribanks）

"戴维斯（J. F. Davis）

"丹尼尔（J. N. Daniel）

"史密斯（T. C. Smith）"

马礼逊博士复函：

致查尔斯·马卓班克先生（特选委员会主席）暨特选委员会诸君：

"诸君：广州，1831年1月10日。

"我谨代表英华书院，感谢诸君1月7日来函，告知我作为该学堂院长，诸君已投票决定以东印度公司名义，为本年度拨付每月一百美元之津贴。诸君作为尊贵的公司驻华代表，我谨致以诚挚谢意，感谢对书院的襄助，以及诸君据事实对

其文学与慈善宗旨所形成的嘉许之见。盼董事会乐意批准诸君所为。

"诸君最恭顺的仆人，

"罗伯特·马礼逊"

此时致美国雅裨理牧师（Rev. D. Abeel）的一封信，显出写信人对其基督徒弟兄成功与福祉的深情关切，不论他们属何国度、属基督教会的哪一支派。

"我亲爱的弟兄：澳门，1831年7月13日。

"我收到你自巴达维亚寄来的信，又闻你已离新加坡前往暹罗，望你已平安抵达。除非能陆路寄信，你现居地与中国之间的邮路甚为迂回。

"我们深切关怀你的个人福祉与公开劳作。愿主赐你健康与心志，将你的青春与壮年献于他的事工。我劳苦的日子将尽；但我欣喜，你与其他门徒已进入中华禾场的工场。裨治文、金、塔尔博特（Bridgman， King， Talbot）现都在澳门。你在新加坡时未曾来信，令我们失望。你的时间虽短，然五分钟足可草草数语。你今处之地，比中国本土更有自由、于华人更有深远的意义。但愿此地的锁链得以折断。我们似乎需要一班忠心的认信者与殉道者，外邦人与本地人皆有，来打开这骄傲之地的紧闭之门。

"我们的联合会尚未收到对我们发往海峡殖民地与印度之通函的任何答复。

"梁发正忙于《圣经课》，预期两三个月可完成；但我恒为他的安全担忧，因他正在广州城内从事印刷。自本季来到澳门以来，我们用石印机印制装饰性单张传单，颇为顺利。

"家中马礼逊夫人受苦最深，曾数度病势沉重。孩子们都一如既往地健康。

"马礼逊夫人与我们全家向你，我亲爱的弟兄，致以深情的问候。愿主赐福你，使你成为祝福！望你收到故乡的佳音。你未提及爪哇各区传道人的情形。

"再会。愿你在基督的爱中常存，

"罗伯特·马礼逊"

"雅裨理牧师收。"

按前页所告，一位深谙中国文学之绅士的信函摘录兹引入于此，可视为对马礼逊博士作为汉学家之功绩的间接见证；而其后他本人所写之信，至少可证明：那些攻击他、贬低他劳作之人，既无诚实，亦无爱真理之心。

托马斯·曼宁先生致马礼逊博士函：

"亲爱的马礼逊：伦敦，1831年4月24日。

"我刚收到沃森博士（Dr. Watson）自巴黎3月27日寄来的信，请我依前约，为他及友人设法购置随附清单所列之中国书籍。兹抄录他来信中的相关话语。我极关切推广中文知识，甚愿促成沃森博士与儒莲先生（Monsieur Julien）之愿；故恳切求你（你经公论，除嫉妒者、乖戾者、无知者外，一致公认为中国文学之魁首，于语言之实际深厚功用知识，可谓'公认第一'［facile princeps］，于此第一要务必与我同心）屈尊代劳，既为此事本身，亦为我这老相识、同在广州居住过之故；并请确信，你为订购、验看、装箱、发运这些书籍，托付帕尔摩尔街佩恩和福斯书商（Messrs. Payne and Foss）办理，所费之心力，我与巴黎友人皆当感铭。

"自上次见你之后，我曾赴欧洲大陆一行。我们在意大利盘桓了一些时日，甚惬我心。我在巴黎住了颇久。我发现那里有许多人热衷中文，但除了儒莲先生，我看不出有谁能对阐释中文有大裨益。他们利用前人的劳作成果，悟出些自己永不能悟出的文义，便用种种戏法、隐瞒、吹毛求疵等手段反客为主，在实为劣徒之处摆出大师的架子。

"至于克拉普罗特先生（Mr. Klaproth），他几乎与人人争吵，在他似乎已成一种痼疾！我不禁想，他对你的一部分

怨气，源于他在你字典后续各卷中，找不到如第一卷那样丰赡可资他利用的资料，因而有所损失。

"我无资财，避世而居，直到在巴黎之前，竟从无机会查阅你的字典。我知道你本打算送我一部。图恩（Toone）也曾答应送我一部，但我从未得到；我坦白承认，直到在巴黎研究院得暇从容查阅，我才知道自己长久以来错失了多少教益与有益的资料。你必轻易信我——你深知其中之难——我说我能在一百处批评它，是的，我能。但若我自己编一部新的，我岂不查阅你的、利用你的、时常向它学习？我既如此，焉能凭良心说我从中所得帮助甚微？再说，我岂能想象我自己的作品不会同样招致后人同样多的批评？但世事如此，我们都看见了。就我自己而言，我进展甚微；余下之难，非有博学之本地人襄助不能解，而此又不可望。我所知的，必公之于众，并承认自己的不足。你若有新出版，望寄我一部。余不多赘，信我是

"你忠实的

"托马斯·曼宁"

"又及：可惜你的中文图书馆在此竟闭门不开！我知道这不是你的错，而是那些在道义上本该购买它之人的错。"

在此宜提及：经马礼逊博士所委任之受托人——乔治·托马斯·斯当东爵士（Sir George T. Staunton）、阿勒斯·汉基先生（Mr. Alers Hankey）、塞缪尔·米尔斯先生（Mr. Sam. Mills）——与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理事会达成协议，该中文图书馆已赠予该学院保存，名为"马礼逊文库"（Morrison Library）。各宗派学生皆可前往查阅。"

致《亚洲杂志》编辑函（1831年）

中国，1831年7月5日。

先生：

"昨晚我收到贵刊1830年11月号。其中我看到一篇为马礼逊辩护、反驳克拉普罗特先生（M. Klaproth）一再指控的文章。此人近来印行了大量针对我的谩骂，荒谬至极，我原不屑回应他的攻击。他所说的一切可归为两部分——事实问题与见解问题。他对事实的陈述错得离谱，使我对他任何见解的真实性都不抱信心。他先提出一个悖论，然后花费大量文字批评来证明它——说以马礼逊之名行世的《英汉字典》并非马礼逊所著；接着，他否认马礼逊曾翻译过英国国教会的

早晚祷文，还说马礼逊分不清一卷载有大卫诗篇的书与英国教会祷文。

"如今，我凭个人自觉确知：以我之名行世的字典是我写的；我翻译了（相信是世上第一次）大卫王的诗篇为中文，也翻译了英国教会的祷文。那么，我向一个宁信自己恶意揣测、不信简单事实——而事实是能得到最充分证明的——的鲁莽之人讲道理，有何用处？又何必花大量时间，费力说服欧洲相信他的谎言。

"你在第229页引了克拉普罗特先生对字典编纂方法的抨击。我不知道有什么编任何语言字典的方法，比我所用的更好：即搜集我所能得的一切本土字典，及其中所引原书；雇用本土学者协助我查阅这些书、考订确义。这些中国秀才有日薪，确是事实，我认为很公道。至于克拉普罗特断言马礼逊用广东话，或澳门所用的葡萄牙式混合语，与他们说话，则纯属虚构。马礼逊博士与本土助手说话，恒用官话，他用这种方言与帝国各省各阶层的中国人交谈。协助他的中国学者（其中三人已去世）一句英文或葡萄牙文都不懂。除此，马礼逊博士还借助几部古传教士的英文、法文手稿字典，后来又得巴锡神甫（Father Basil）字典的印本。此外，本土学者搜集口语词句，马礼逊博士每日从所读中文书中亲自选词

选句。字典第三部分几乎全由这些选材编成。这就是克拉普罗特先生所说的英国'制造体系'。一个德国怀疑论者能有什么更好的'制造'字典之法，不妨请克拉普罗特先生指教。整部书中，没有从一书到另一书的单纯抄录，没有从一语到另一语的单纯翻译，而始终是判断与抉择的运用；若有人可称为字典之作者，马礼逊可正当地称为以他之名行世的字典之作者。

"关于诗篇与祷文的故事——克拉普罗特先生接着为他评论的准确性辩护——荒谬至极，不值一驳。克拉普罗特拿错了书。事实是，马礼逊（如上文所说）翻译了大卫王的诗篇，也翻译了部分英国礼文为中文。诗篇作为圣经的一部分印成一卷；诗篇也与祷文合印为一卷，名《诗篇集》。先生你既说，所谓英国教会早晚祷文译本，实只含诗篇，那么看来确是译本标题有误，只有马礼逊博士能解释。我认为有责任说明，虽伦敦有人能解释、本该早解释——克拉普罗特先生稍作考证，本可自己解释，也可向众人解释。我在巴黎见过克拉普罗特先生，在伦敦与他交谈，他自称从我的字典获益。他看过我的中文图书馆，想带几部最稀见的去巴黎；但闻一俄国使臣说，亚历山大皇帝不喜克拉普罗特对书籍过分贪恋，他的请求被拒。我的这个'过错'，他似乎从未原谅。他邀请巴黎人前来亲证《诗篇》不含英国祷文、因而马礼逊分

不清二者，是何等荒谬——而事实上马礼逊亲手写了这两部书！克拉普罗特却稳妥而'仁慈'地说，他猜想马礼逊得了些自己不懂的手稿印本——就这样欺骗了世界。他要求欧洲相信这个猜想，只因他说了。

"祷文的中文标题，被克拉普罗特先生说成满是野蛮语。他说：'全年的早晚'应如此如此表达。编辑先生你说他的译法'无疑更佳'。这是见解问题。但'全年的早晚'一语，英文祷文书中并无此语。那里是'全年每日早（晚）祷之次序'。为译此语，马礼逊写道：'全年每日依次之祷文式样'。'式'字，克拉普罗特误作'弋'字，他说那是'二'的代号，而实为'一'的古体字。克拉普罗特说，若马礼逊意为'第二序'或'第二式'，应写'弋序'或'第二序'云云。马礼逊既无意说、也未说任何关于第一序第二序的话，而是用中文清楚地说：'全年每日早晚祷文之依次式样'。

"至于克拉普罗特先生泛泛的文字批评，我不屑争辩。在这一门，你，编辑先生，中文造诣不足，不能像你在普通语言学、常识与健全推理上为我辩护那样为我辩护。你判我错，而我能证明我对。但这样的上诉向谁提出？公众不自命为汉学家。何必用文法家的争吵去惹厌他们？语言只是手段，为与善人共成善果。文法家可敏锐勤奋，可有记忆与刻

苦，但若其劳作不终于身体上或道德上有益之事，不如静坐、睡觉、缄默。

"至于'例证'与'遗漏'等，我上文已说，向一个不顾真理的人谈论题目，纯属浪费时间。我曾在1824年于巴黎公开谈论中国的佛教徒，但那次未谈道教。克拉普罗特随即发表断言，说马礼逊不知有道教存在，尽管数年前他已印行过关于道教的记述，而克拉普罗特曾谩骂（不能称批评）过载有该记述的书。像克拉普罗特这样的人，能为其语言学或恶意目的，凭空造出无人听过的大国、编出无人见过的手稿，自可在自己的理论中高枕无忧。'《帝国中文大词典》如此说，'某某说，但巴锡神甫用了不同定义，克拉普罗特先生判后者胜！谁不俯首听他的独断，必在某期《亚洲学报》（Journal Asiatique）上遭到一顿谩骂。

"结语：只愿博学的克拉普罗特能写或译一部中文书（从未被译过的）；世人便可判断他的学问了。他确在贵刊给了我们三个字（原书此行扫描不清），我今日请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看，问他得何义。他读过想了一两分钟，极力寻义，说：'正字有不同义——一是纠正之义。我想作者意为：使自己正直端正。'编辑先生你译作，或推测应译作'倾覆自负'。若我们博学的朋友克拉普罗特肯把中国秀才的解释用

于自己，再加上你的推测，必从这场友好的讨论中大获裨益。

"你顺从的

"罗伯特·马礼逊"

致圣经公会函（1832年）

广州，1832年10月29日。

"据马六甲书院最新消息，中文圣经新版已近完成。我欣然告知，我正从广州寄一箱中文圣经，附祷文书与传单，送往中国北方、朝鲜、日本。郭士立先生（Mr. Gutzlaff）——前在曼谷——负责押运。

"我多年来深切盼望将生命之道送往那些地区。诚愿与那些黑暗之地开通交往。此地人心对此事颇为关注，如常分为两派。

"我欣然陈述：美国众教会已承担中国之事业。裨治文先生与雅裨理先生（Messrs. Bridgman and Abeel）是他们的首批传教士。史蒂文斯先生（Mr. Stevens）一两日前已抵海岸，所乘之船名莫里森号（Morrison），据信是其敬虔的船主奥利芬特先生（Mr. Olyphant）以我的名字命名——他是基督忠心的仆人、中国之友。他属长老会，却在中国的商

馆向公理会众教会的传教士开放接待。史蒂文斯先生受派向在华海员传道，并为传教之故研习语言。

"美国基督徒愿他们的传教士自费分发圣经；我们当然无异议。裨治文先生与我商议过，为他的差会支持者在华印行一版我们的译本——尚未定夺。亲爱的朋友，主的美手加于我们，方法日增；我信他的手必与我们同工，也必与我在此工场的后继者同工。

"今夏我用石印机印制经文单张传单。我对圣经纯正经文——源于神圣默示——怀有信心与盼望，远胜任何为外邦人所作的人之著述，昨日梁发为一张单张抄写了《以赛亚书》四十四章那段有力无比、论偶像虚无的经文，恰是当日功课，我们那个小小（未公开的）本地会众读了。

"阿发已向他年迈拜偶像的父亲讲解圣经，并满怀感恩地盼望说，老人之心略有软化。他听道，并跪下与我们一同祷告，借耶稣基督祷告永生真神。

"中国有一个基督徒联合会，人数足可按'凡有三位信耶稣者聚集，即成教会'之准则，构成一个原始教会。此联合会已向海峡殖民地——英华书院——索取中文圣经。新旧约合印，中文版篇幅颇大。我今日想到，或可单印新约，或将一卷福音书与使徒行传、书信合订一册，更为有益。

"在主里的信心与盼望中爱你的，

"罗伯特·马礼逊"

致书会函（1832年）

澳门，1832年2月26日。

"欣闻郭士立先生来信，他在中国沿海所到各口岸，远至长城东端，都发现有人知晓马六甲印行发出的基督教书籍与传单。所撒道种多落在路旁、石头地或荆棘里，可预期；但岂不可盼望，也有落在好土里，结实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

"来自美国的裨治文先生在广州重印了米怜博士（Dr. Milne）的一篇传单，分发一千份。沧海一粟诚然；但山顶上撒的一把种子，日后或长成森林，摇动如黎巴嫩的香柏树。

"我的《家庭训导》（Domestic Instructor）与《圣经课》（Scripture Lessons）已印成统一版本，从历史、教义、实践三方面阐释我们的圣教。不知你们是否愿将其视为传单，拨款多印。雕版已刻好，只待更多资助即付印。我已嘱寄一部《圣经课》给你。

"请代向贵委员会诸绅士问候，并信我随时乐为促进书会伟大善工之代理人。

"你们的忠实仆人，

"罗伯特·马礼逊"

《家庭训导》后扩为四卷八开本。马礼逊博士自捐二百英镑助印。他私下的慷慨不亚于公开的捐输；个人急难与公益事业，他都大力认捐。家中雇用的商贩、离职与在职的仆人，凡婚丧病痛等家用急需，除优厚工薪外，他都认为有权得他的资助。前文已述，马礼逊博士对每年到广州港的水手之灵性状况深为关切，并采取了改善之法。他如今欣见黄埔已有定期敬拜，由一位最敬虔忠心的美国牧师——爱德华·史蒂文斯牧师（Rev. Edward Stephens）主持，凡获准参加者皆得其教诲。但水手们在"放假日"及其他时间到广州，若无处可得饮食茶点，任由华人贪婪之徒宰割——那些人卖给他们本土蒸馏烈酒"三烧酒"，使他们受敲诈，并犯下种种暴行——马礼逊博士认为，为他们所能做的尚未做全。于是他雇了一位曾在他家服务的体面本地人，开了一家"咖啡馆"，印发传单，邀水手来享用价廉提神的饮料，并警告他们提防无良本地人所售烈酒之毒害——那些人卖酒只为抢劫他们。此计划后来成效如何，笔者未有所闻；但若辅以他法，至少在许多情形下必有益效，无可置疑。

美国传教士到来后，马礼逊博士把主日在广州的英文礼拜让给他们，自己专心服事华人。本季有他的次子陪同前往广州，当时年仅七岁。他的日记逐日记下若干有趣之事，兹摘数段。

广州，1832年10月7日。

"主日。我的华人会众，我想比裨治文的那边人多——约翰和罗伯特去了他那边；我们有十二人。愿主开他们的心，以爱心领受福音真理。梁发至今已施洗七人——他今日恳切祷告，求主除去怕人的心——除去基督徒的怯懦。我寄了一份我们石印的论神之存在的传单样本给某先生（原书作M）。他客气地收下，说已转给林冲（Lin-chong）一阅——林冲是此地有名的聪明人，信奉孔子，以为死即湮灭。某先生（原书作M）问我有无合用的书给他，我欣然寄去米怜论《人的灵魂》的佳作。"

朱先生受洗（1832年）

"8日。——命乳母即刻离去，极不人道。但中国不信之徒的心中，少有人性。惟有认识主我们救主的知识，使我们与众不同。让我们学像耶稣，饶恕仇敌，为他们祷告，使他

们悔改得救。政府不许本国人凭正当手段谋生，是暴虐愚蠢。"

"18日。——今日去看一场中国婚礼。明官（Ming-qua）——你去年夏天在澳门见过的——一两日前娶了一位十六岁的年轻女子。她盛装，由两名老婢搀扶着出来，两婢扶着她的手臂，在她脸前上下摆动，当着六七个外国人的面。本土亲友都这样要看'新娘'。新郎据说十六岁。他一直在受贺、喝茶、叩头，累得够呛。"

关于一位博学本地人受洗之事——他曾在英华书院任官话教师——马礼逊博士写道：

"12月15日，晚十时。——若蒙保守活到明日，我打算为朱先生（Choo-Seen-sang）施洗。主啊，愿他洗净罪孽，在基督耶稣里成为新造的人。

"16日。——刚做完中文礼拜，深感兴趣，满怀敬虔，讲说自由。题目取自《约翰三书》：神的爱、更新的改变、洗礼。《使徒行传》第八章：腓利与他的归信者——'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腓利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他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里没有长久预备——没有事后验证。腓利被提去，太监欢欢喜喜上路了。朱先生向来抗拒自己的确信。他的恶习（吸鸦片）已

戒除——他已肯定回答，全心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及此所含一切；信他所教，行他所命，望他所许。朱先生从书院来时几乎遭遇海难，曾许愿若性命得保，必属乎主。在此情形下，我是谁，敢违背上帝的旨意？我若拒绝给这样的人施洗，我想是错的。我已奉主的名劝勉他，不但求自己的得救，也求家人、朋友、同胞的得救。"

可附带说明，此人已在书院受基督教教导多时，对福音道理有深切的认识。

"17日。——有一位道士与我同住，为我讲解他的书。他对佛教、道教、儒教的装神弄鬼，是个彻头彻尾的嘲笑者。他像个异教的自由派，摹仿能力极强，讲到（他们书中的）合掌、念经、摇铃，无不惟妙惟肖。愿他醒悟，看见自己的罪，逃到罪人全能救主那里避难。

"晚间。——今日送了一部圣经给道士，又送他一部我的《家庭训导》等书。愿神使之有益于他的灵魂！"

论到中国政府对奉孟加拉之命送公文的英国兵船所加的侮辱，马礼逊博士评道：

"……令我惊讶的是，奉印度最高当局之命送公文的信使，竟能对这般无礼粗鲁如此轻描淡写地放过。在我看来，毫无公共精神，毫无民族荣誉感。我常立志，对英中之间的

争端保持缄默；但我有时听到的反英的、低劣的言论——在我看来——激我开口；我仍大致守住决心。国王陛下的海军对在华英国臣民既无感觉也不关心；这些兵船在中国人那里，不比伶仃洋的走私船更受尊重、待遇更好。

"……广州如今的社会状况，就华人而言，与我1807年初到时迥然不同。中国学者、传教士学生、英文印刷机、中文圣经，以及公开敬拜神，自那时以来都兴起来了。我已服事了我这一代，必须——主知道何时——睡了。"

在马礼逊博士襄助下，裨治文先生创办了一份英文月刊，名《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至今仍在刊行；内容为中国时事纪要、宗教信息与时事纪闻。

致汉基先生函（1832年）

以下致传道会司库之函，是应其请马礼逊博士就向中华群岛传播基督教知识之最佳方法发表意见而作：

"我亲爱的先生：中国，1832年2月10日。

"你8月1日及11日惠书，于上年1月20日抵此。自那时起，我便注意于来信主旨——在这些地区促进福音所当用的方法。附上略图，说明我认为可取者；敝会能承担多少，尚待定夺。——

"关于向说中文诸国及东洋亚洲岛屿上从爪哇到堪察加、从中国海岸到日本附近诸岛（原文作'婆罗洲群岛'）的华人聚居地传播基督教知识之方法的意见。1832年2月9日。

"一、设中央站，备书籍、教师、学生、传道人、著述者、印刷机。即马六甲英华书院。所用语言：中文（官话、福建话、广东话）、马来语、布吉语、暹罗语、交趾支那语、日语、朝鲜语、琉球语。

"二、设地方站，如槟榔屿、新加坡、爪哇、暹罗之曼谷、广州及其他可居留之地。

"三、在各站设巡回传道人及基督教书籍分发人，人数范围量力而行。

"四、设学校，男女兼收，凡可行者。

"五、设地方印刷所，印本土方言；发行宗教传单及月刊。"

"六、基督徒航行者，带传道人、圣经、传单，往东洋群岛及大陆诸国沿岸，借讲道、谈话、书籍，随处撒道种；不时建立新站；每年探访已植之教会。

"在耶和华我们的神——圣父、圣子、圣灵——的大能之下，为推行这些事工所需之代理人如下：

"一、富裕基督徒，任择一站居住；按其认为合宜者，资助传道人、男女校教师、贫穷基督徒学生或加入差会的本地归信者。

"二、现有传道会所派所养之传教士。

"三、自愿团体或会众所派所养之学校教师。

"四、敬虔海军军官或其他航海基督徒，自愿作一两次航行。

"五、船主或商人，以一次或数次贸易航行，量力兼顾传教事业。

"六、巡回传道人，配一两位年轻传教士同行，以应疾病、危险等一切情形；亦学语言，熟悉并胜任所任之工；或遇机会留下，开创新站。已婚航行者之家眷，若愿，可安置于中央站或某地方站照料。凡参与航行者皆为自愿。

"七、基督徒团体有时可租用本地船只，或以金钱劝诱本地船作传教航行，兼营贸易以减费用，贸易从属于传教。

"八、世界各地基督徒地方团体，资助其认可之航行或人员。

"我盼望努力日增，基督众教会奋起更力。

"此事有一端我认为甚重要，若能得其人：即从爪哇到堪察加的传教航行，或用外国船或用本地船。一位皇家海军军官曾在近期的《福音杂志》上发表关于琉球群岛的评论。他若能募得朋友与资金作一次传教航行，你们可供应传教士。

"我托郭士立带去中文圣经、祷文书、传单，及《圣经课》一百部，望他凭上帝的护理，留在朝鲜、日本海岸及琉球群岛。

"以上意见，恭呈一切真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者，无论属何教会何国度，凭良心审酌。仆人罗伯特·马礼逊谨上。时在海外传教第二十五年。"

致同一人：广州，1832年11月9日。

"二十五年——我半生的岁月——我在海外为传道会及其他慈善机构——圣经、传单、学校、祷文诸会——劳苦。我觉得年老渐至。东印度公司拒绝给我养老金，如他们给外科医生和牧师的那样；大概以为别的会有资助我个人用度。我服事了这么久的人联合起来，给我一份退休养老金，并非不合理。请你把此事认真考虑，酌情支持。"

（附注：或有必要说明，此提议未被采纳。）

"郭士立先生在中国东北海岸约有半年，分发了许多传单和部分圣经。他也到过朝鲜海岸，并送一部圣经给该国国王，国王拒绝接受。

"裨治文先生预期有七位美国传教士来此地。我为来自各方的帮助欢喜。我如今开始看见工作兴旺。感谢神怜悯我。借印刷机，我们能把知识广散四方。我们现在极需能写中文的作者。信奉孔子、无神论、以死为湮灭者甚多。近来此地几位该派商人，已得一部新约、米怜《论灵魂》及我们所印他书。在澳门，中国政府已下令，不许任何本地人服事外国人，尤其乳母与女仆。他们知道英国已下令绝对服从，便处处寻衅。

"我儿约翰将与美国特使埃德蒙·罗伯茨先生（Mr. Edmund Roberts）同往交趾支那与暹罗，他此去意欲缔结商约。望他在交趾支那等地得些资料，有助于福音广传。愿主与他同去，赐福他。他父亲切望祷告，愿他日后能胜任把基督教书籍从英文译成中文。诚然，一个译者会，或本土基督教著述家之团体，是福音化说中文诸国所迫切需要的——愿主速兴起许多！"

以下是马礼逊博士所拟中国传教前二十五年略述，附于此甚为合宜。

致欧美各地基督众教会，谨呈下述情形：

"二十五年前今日，首位新教传教士孤身抵达中国，举目无亲，朋友寥寥，仇敌众多。然神圣护理为他预备了安静的居所，靠神的帮助，他延续至今，得以欢喜神所成就的。中文起初被视为几乎不可逾越之难。此难已克服。语言已学会，并备有各种便利以助后学。字典、文法、词汇、译本已写成印行。中国学者日增，无论本土海外，无论为世俗为宗教。中国之学，不大可能再被放弃。马礼逊与米怜所译中文圣经，及宗教传单、祷文书等，已出版；如今感谢神，别国传教士来助分发讲解。伦敦传道会在马六甲英华书院的中文印刷所，及麦都思先生（Mr. Medhurst）在爪哇的印刷所，已印出数百万页，载永恒福音之真理；该书院已给数十名本地青年基督教教育。也有本地华人，传基督福音，挨家教导。概略如此——"

"……中华传教事工进展概略如此。我们不夸大事功；但虔诚感谢神，工作未曾止息，虽历经多次死亡与灾祸，年年仍在增长。

"在华设立英文印刷所，无论为传播普通知识还是为宗教之用，都源于新教传教事业。尊贵的东印度公司的印刷所，为印马礼逊博士字典而设，是第一家；如今英美两国都借印

刷机，引起世人对中国的注意，供给中国及邻国的信息。马六甲的《印中拾穗者》（Indo-Chinese Gleaner）——广州诸报——《中国丛报》——都是我们传教事业开始后兴起的。传教航行已举行，在群岛中欧洲人管辖的各处，在暹罗、琉球群岛、朝鲜，及中国海岸本身，直至北京城下，都寻访了华人。新教传教士所写的一些传单，已到皇帝本人手中并为其阅读。但这仍是小事之日。庄稼诚然多，工人却少。需要多得多的传道人、教师、著述者、印刷人，向说中文诸国传播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知识。主啊，求你差遣你所承认、所祝福的工人；愿你的手与他们同工，直到中国完全离弃哑巴偶像、虚浮迷信、恶行、虚假盼望——从撒但归向神！

"现今与中华传教事业有关的人员如下：

"一、罗伯特·马礼逊博士（Robert Morrison, D.D.），伦敦传道会，在中国。

"二、沃尔特·亨利·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同上，在爪哇。

"三、塞缪尔·基德（Samuel Kidd），同上，病中，在英国。

"四、雅各·汤姆林（Jacob　Tomlin），同上，在马六甲英华书院。

"五、塞缪尔·戴尔（Samuel　　Dyer），同上，在槟榔屿。

"六、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荷兰传道会，航行中。

"七、以利亚·科尔曼·裨治文（Elijah　C.　Bridgman），美国海外传道部（American Board），在广州。

"八、大卫·雅裨理（David Abeel），同上，在暹罗。

"九、梁发（Leang-Afa），伦敦传道会本地教师，在中国。

"十、屈亚昂（Kew-Agang），同上之助手兼石印工，在中国。

"十一、梁亚先（Le-Asin），梁发之助手。

"受洗者仅十人，其中三人是上文提到的。头两位在英华书院受已故米怜博士感化，当时他们是印刷工。另一位是学生，仍留在书院。

"新教传教事业在华设立约十年后，英国国教会从英格兰派来一位英国商馆牧师；传教事业开始约二十年后，美国海

员之友会派来一位海员牧师。马礼逊博士于1822年在中国水域首次升起伯特利旗。雅裨理先生于1830年主持。现任此职的是来自纽约的埃德温·史蒂文斯牧师（Rev. Edwin Stevens）。雅裨理先生是荷兰归正会牧师。裨治文先生与史蒂文斯先生属公理会。他们在华的赞助人——一位对蒙福救主极敬虔的商人——属美国的长老会。

"1831年，英国海外学校会（British and Foreign School Society）的《圣经课》在华印行，被视为圣经甚佳的节本。裨治文牧师在本地学者及约翰·罗伯特·马礼逊（J. R. Morrison）襄助下，从马礼逊、米怜中文圣经译本中摘录。梁发与其上文提到的首位助手付印；在华基督徒商人认捐了所需资金。

"本年内，梁发印行了九种传单，每种约五十页，自撰，间引圣经经文。手稿时经马礼逊博士校订；由伦敦宗教书会（London Religious Tract Society）出资印行。屈亚昂用石印机印制经文单张传单等，郭士立先生带往中国北方分发。裨治文先生教了几名本地少年英文及基督教真理初步。他也在广州每安息日举行一次英文礼拜。

"参与此传教事业的主之仆人，虽属不同国度、连于不同教会，却彼此相爱，最诚挚地同工。他们借此简述，愿普天

下的教会都关注东亚至少四万万同胞、同为罪人的福音化，包括中国及邻国。基督众教会啊，听你们救主最后的命令——'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罗伯特·马礼逊。

"以利亚·科尔曼·裨治文。

"中国广州，1832年9月4日。"

东印度公司在华特许状之终止，是本年一切经商者及英国商馆成员极关切的大事，他们的利益多多少少必受公司解散之影响。但在公司驻华人员中，无人比本书主人公对此预期之变更，在金钱安排上看得更黯淡。他虽已在繁重的公务中服务二十六年，却既无如许多同僚那样退休安享前积之望，也无过去劳绩必得优厚养老金之确据，甚至连一些人所指望的"补偿金"——作家眷一时之用——也无望。他只有两条路：或在新政府体制下谋求世俗职位，或求助于他一向无偿服事的宗教界，以供余生之用，盼能把余生专用于传教之工。后者最合他的原则与心意，他宁取此途，虽知若愿得遂，按成例须顺应环境，将完全束缚他推行那些素来得他慷慨支持的慈善计划——但个人安逸或一时便利，在他看与推进他已献身、献上一切的大业相比，轻不足道。然而那位独见始终的主，乐意此时对他仆人的信心再加更严的试炼——

他可再说："人生近暮，阴云渐聚；"但他的路程如日之升，愈照愈明，直到日午，不容一片云停留。在金钱无定之外，更添与爱家速别的惨痛前景。此事已延宕一年有余，指望写信人健康好转，可免此一步——此中滋味，惟亲历相似别离之痛者能知。但无论迁家眷赴英之费，还是对其在彼前途之虑（虽知公司薪俸在他们到岸前即止），都未使他片刻停止为传播那些原则而慷慨努力——那些原则不但能在一切外援俱绝时支撑人心，更能以满有不朽的盼望使之欢欣。或在他寄居世上的最后一年，他用印刷机为此效力，无出其右。

（附注：虽未经马礼逊博士请求，特选委员会诸成员感其于董事会有可陈之情，为他作了如下陈述：——"1831年11月。第31条。'我们曾于上年1月为马礼逊博士上书贵董事会；我们相信，二十余年之服务，应使他在健康受损或其他情形下，有权得一份退休养老金，如本机构外科医生与牧师所得之养老金。'此条未得确切答复。）

世俗事务（1833年）

他虽大力襄助广州已创的两份英文刊物——《广州纪事报》（Canton Register）与《中国丛报》——仍盼在华基督徒群体面前，呈献比这两份刊物所能传达的更具纯正福音性质的原则，遂创办一份期刊，名《布道者与中国杂录》

（Evangelist and Miscellanea Sinica），为四开单张，不定期出版。观其所载题目，可知其性质。第一期有《祖墓祭文》一篇，附英文翻译；并加按语，指明儒家之教义与其仪文不合。第二，异教幽暗之见的对照——《基督徒之墓》，借拉撒路墓前之事，崇论基督教启示中死人复活、灵魂不朽之道。第三，《论道德本分》，述世人彼此相待之常道，对照福音之要求。第四，坡旅甲（Polycarp）殉道，及《约伯记》"以皮代皮，人为性命必舍一切"之注释。第五，《中国伦理》，附译文，述四书之一《中庸》（"中道"）。第六，墨兰顿（Melanchthon）、芬乃伦（Fenelon）、拉蒂默（Latimer）、瓦茨（Watts）小传数则。本期以中国地方时事纪闻作结。——此外，马礼逊博士还印行了一篇讲道单行本，是他前不久在黄埔船上所讲；随沿海欧洲船只向本地人分发基督教书籍日便，他切望借此撒神圣真理之种，诸般形式皆用，尤重一面中文、一面英文翻译的经文传单。这些用他从英国带来的石印机印制。又有配图传单，可如中国习俗悬挂为匾。为使中文与英文铅字合排，马礼逊博士不惜重资刻字，亦为印行一部供本地基督徒用的礼拜仪式小书。这些出版物寄样到英国，并附他自撰的题材说明，供英国读者参考。

"1833年阿尔比恩印刷所（Albion Press）中文出版物：

"《杂文编》（Tsa-wan-peen），四页杂报。

"第一号：世界人口略述，及基督徒、回教徒、偶像崇拜者之划分，另有数百万犹太人。指明立于神圣启示之宗教与立于天然理性之宗教的区别。圣经，及其中论耶和华创造宇宙之伟大的引文。天主教传统与圣经基督教之别。父母对子女、子女对父母的本分。

"第二号：摩西，生于埃及为奴，蒙全能者特用，领百姓进迦南。西乃山颁十诫，如《出埃及记》所载。借耶稣得救：律法与福音之别。信徒本分：爱神爱人。

"一段论教聋哑人之法，发明于西班牙，行于法国、英国——由都柏林奥彭博士（Dr.　Orpen）来信建议，望引入中国。

"第三号：论外国文学、活字、期刊、日报。经文选，宣告神对恶人的审判、对义人的怜悯，取自新旧约。经文选，劝人悔改，应许借基督耶稣得救，他被立为按公义审判世界者。

"以上每种印二万份。

"又双页传单一种，六十页，载祷文与诗歌；早祷文为梁发所作，诗歌为马礼逊博士及他人所作，印一万份。

"又纸条数种，印《诗篇》第一篇及其他经文选，中文散文韵文皆有。当季用活字印数千份，一面中文一面英文，供英华水手聚集之店铺使用。"

取缔马礼逊博士出版物

马礼逊博士此次既未违背他一向审慎处事的原则，得知密报说他近来的出版物引起了天主教副主教及其教士的注意，不免惊讶。他们因他的讲道与天主教教义相左而见怪，又因《布道者》（已出四期）之名，视为僭越教会权柄。但他们不满足于消极敌对，把事情告到议事会，议事会裁定此等异端行为须立即制止；遂致函特选委员会主席，请他运用权柄，制止马礼逊博士家中的印刷机再用。此请欣然获准，特选委员会遂命人致函马礼逊博士；他虽被迫服从，深感禁令之苛，逐段批注，附上一纸抗议，谴责此等专断行为。

致马礼逊博士牧师：

"先生：澳门，1833年6月22日。

"奉主席及特选委员会命，寄上澳门总督致主席函抄件一通。函称，本教区副主教告知，阁下家中有一印刷机，印行有悖天主教教义之书；而王室谕令，除经事先审查，葡萄牙属地禁用印刷机。阁下拟请饬令停止在贵城使用该印刷机。

"遵葡萄牙政府此等规章，我奉主席及特选委员会训令，请阁下暂停从贵宅澳门印刷机再出任何出版物。

"我荣幸地为，先生，

"你最恭顺的仆人，

"林赛（H. H. Lindsay），秘书"

此举动用了英国影响力来限制人的天赋权利——

马礼逊博士批注：

"我的讲道教义诚与罗马教会不合——但其中并无攻击罗马教会之处；《布道者》亦然。

"澳门属中国，已得充分证明，绝非葡萄牙国王属地；其据有乃篡夺。

"英国公司在澳门设印刷机近二十年，至今仍有，所印一切在澳门发行，无须事先审查。

"主席与委员会以何身份作此要求？是视我仅为英国臣民，还是公司雇员？遵此等规章，只须审查，不须停办。委员会是要把他们的印刷机交审查，还是停办？皆非。我故抗议全部程序，视为葡萄牙与英国双方在天主教神甫指使下，僭权、暴虐、压迫之举。

"罗伯特·马礼逊。

"1833年6月20日。"

出版自由（1833年）

政府一面限制本国臣民传播真理，一面纵容谬误传播，马礼逊博士遂在《广州纪事报》上进一步发表意见。下文可增证：他在三重专制之下所处的特殊地位，仍毫不妥协地坚持公民与宗教自由原则。

"论出版：——

"'一切法国人皆有发表、刊印己见之权；审查制度永远废除。'（新法国宪章。）

"'言语之恩赐，使人作为理性之物，区别于无言无理之禽兽；有智之物的社交，供给理性的盛宴，智者所重，远胜身体之乐。则政府无权剥夺人的思想交通，一如无权剥夺人的身体安适或天然食物。就此而言，除最危险的罪犯，无人被夺去纸笔。印刷机不过是更快捷的书写机器。它在神的护理中，使相隔最远时空的心灵交换思想；它对理性之物的享乐与增进，贡献超过任何身体安适。故凡按公义公平行事的政府，不能禁止出版自由。不喜阅读者可不读；但因偶居高位，无权剥夺他人之乐。

"'中国已容欧美各国外国人居其海岸；各类人可从本国习俗，衣食、歌舞、娱乐。外国人中任何一派，无权管制他派的习惯或意见。剥夺美国人或英国人的报纸，与剥夺他的必需食物无异。葡萄牙人若无此雅好；若他们愿听凭神甫或副主教决定读与不读，任凭他们。但另一方面，他们无权禁止为那众多来华（澳门是中国帝国不可分的一部分）读英文的人出版书籍报纸。此举侵犯人的天赋权利。我们以法国宪章中的格言为座右铭，视其为应为全人类宪章之原则——自然法，或神之律；神赐思想、言语、书写、印刷之能，为使受造者幸福；故人的律法不能使之无效。'在神面前听从你们过于听从神，这对吗？你们自己判断吧。'见圣彼得在耶路撒冷祭司长和官府面前的申辩，载《使徒行传》四章十九节。显然，神的律法必须遵守，虽人——无论教会国家——的律法与之相悖。故我们断定，禁止言论、书写、印刷的法律，可凭良心违抗。

"'暴君可惩罚，神必嘉许。'"

马礼逊博士虽因暂时停用这心爱的传播真理之法而烦恼，仍不停用英葡当局不能干涉的其他方法——如广散已备好的书，可由本地基督徒推行；其中梁发、朱先生、屈亚昂，及李先生（Le Seen-sang，那位在铜版画中被画成抄写

基督教文件的老人），本年大半时间住在马礼逊博士处，每日受他教导，以扩大坚定他们对神圣启示真理的认识，使他们能教导他人那些使他们得救有智慧的道理。他也以极大的热忱、日增的兴趣，继续撰写《圣经注释》，常说为阐明经文真义而作的考证给他带来乐趣。他照常在安息日早晨举行公开英文礼拜；知许多外国居民与访客把那日的晚上消磨在所谓无害的娱乐中，他在本季及往季多次设法，用晚间讲道引他们以更合理有益的方式度一小时——因圣公会小教堂每日只举行一次礼拜。偶来参加这些敬虔聚会的、不知马礼逊博士习惯的人，惊讶于他似乎能忍受的心力体力之劳；尤其他们发现英文礼拜之后紧接着是为本地人的礼拜——歌声传来，唱诗赞美神——这是他特别喜爱的敬虔操练，从不省略，虽常抱怨会众不襄助。他早晨恒读英国国教会祷文，按听众特殊情形修改。公开敬拜之间，他或读书，或听孩子们背诗歌等。这多是孩子们自己求的；因他在主日的态度比平日更庄重，能止住轻浮，却毫无严厉之气。

这些场合，他常去住宅前一处幽静的露台，台外是澳门海湾，环以荒山——露台荫于美丽花木，围以欧洲植物花卉。在此，常全家相伴，幼小的坐在他膝上，或按亚洲习俗坐在草地铺的席上，各国仆从——中国、葡萄牙、非洲——及一只心爱的纽芬兰犬，恒为其中一员——人们可看见本书

主人公的可爱身影，他的临在使这蒙福的圈子充满欢乐。他常看着这难以描摹的有趣景象，满怀慈祥欣悦，述说所得的乐趣，感恩所享的怜悯福分；但想到世福之暂，又常加一句："我却战兢欢喜。"马礼逊博士极享这般简朴之乐；但他的雅好，从不以牺牲更重要的本分为代价。故圣乐、谈话、观赏自然之美，他只偶尔为之，作为紧张研读之余的调剂。

"这样的一天结束时——他站立讲说了五六个小时，必极疲惫——人问他不觉得很累吗，他通常回答：'累，亲爱的，是在工中累，不是厌工——我以此工为乐！'这些季节，阴处温度通常在八十六至九十二华氏度之间，奇的是马礼逊博士次日从无长篇公开讲说后多人抱怨的那种疲乏。

"然而近来，马礼逊博士自觉体力渐衰，夜前半辗转难眠，将晓时头顶有重压之感，迫他通常四点起床；但他外貌如常，日间照常写作研读，不觉大不便，这些症状被归于不息的心劳而少体锻炼以济之；直到夏深暑盛，才显出可惊之兆：那时食欲不振，右肋疼痛，体力大衰，显出他先前不承认的必要——请医诊治；遂请商馆首席外科医生科利奇先生（Mr. Colledge）诊视。此君医术经验，足使其诊断深孚众望，断为肝病。他又保证，马礼逊博士所患似为体力之虚非实损，来夏无复发之虞，笔者之惧遂全消，于是停办的航行

准备重又开始，切望家眷离别的激动平息、他心不再为传教本分所分之后，健康全复——凉季开始，健康已有好转；但他仍未复原到能随商馆去广州；打算在澳门留到家眷启程赴英之后，因长子能代他处理需与地方官通信之事——这事为期不远：一艘鸦片船上发生斗殴，一名华人被杀。马礼逊博士被请去广州主持通信，距家眷离华不到一月。临行前，他致函那位仁厚的友人——笔者谨向其追念致谢，因他近来信中保证，其夫人全家到英后可在他家安居，使她爱夫之心得安；此诺后来完全实现。

致费希尔先生函（1833年）

"我亲爱的朋友：澳门，1833年10月10日。

"你3月6日写的'老话'，10月4日到中国，在此应验。那日你本季第十封受欢迎的信如雨倾注而至，带来一批反奴隶制、节制、基督教便士读物。便士杂志的图片使孩子们都欢喜，其中的教益短文，老幼咸宜。承蒙记念我们，万分感谢。

"你关于印度教育的那篇纪述，深得下议院委员会嘉许，也平安收到。但我近四个月健康不佳，不能多读多写。然而我必须手不释桨，因家眷的生计（在神之下）系于我在海外

的劳作。我留华期间，马礼逊夫人与除约翰·罗伯特外所有孩子，将在一两个月内赴英。在此情形下，你3月6日信中的话——'请放心，若她需海行赴英，我家即她家'——格外可感。此盛情，我亲爱的朋友，我们打算感激领受。马礼逊夫人想搭达德曼（Dudman）的英格利斯号（Inglis）去，尚未定。我们力争全家十二月走，若蒙神旨，约四月中下旬到英。到后将投奔费希尔小姐与你。

"收到两份《绅士杂志》，载有你的中国统计纪事，对我与我儿备极推崇。《旅行者》（The Tourist）也载了我的《致众教会通函》，想是你送去发表的。凡此都显你对我们及我们救主事业的美意。

"将临的大变，对我个人及公司在此所有职员都有损；起初也必使许多商人破产；但我仍倾向以为，长远必于中国有益，无论文明宗教。福音广传是人至高的福。你知道，我亲爱的朋友，'耶和华作王'。他的应许旨意必成就。中国，我信，必归向神。

"印刷机今为多人所望，在此成大事。澳门不许设印刷机；但公司的照转，无人过问。仍在印麦都思的福建字典：变局会否使之停工，尚待观。众人翘首待最后决定——明年有船无船。一切都在不定与困惑之中。

"愿反奴隶制事业全胜；我卑微地想，奴隶制愈早被视为非法愈好。私人的损失痛苦必有；但公众之益无量。中国的家奴制是无量残酷压迫之源。政府管制此等事无用。管制偷盗杀人亦然。必须彻底禁止——不许在某些'有益限制'下存在。

"夜了，我累了。马礼逊夫人与我一同问候你与令姐。愿主为他名的缘故常赐福你们。再会。你忠实的，罗伯特·马礼逊。"

日记（1833年）

广州，11月7日。

"虽体弱多病，家眷将行，商馆总管仍召我来，翻译关于外洋鸦片船与华人斗殴的文件，其中一名水手与一名本地人被杀。官府索命抵命；此案不能得。事将何终，我不知道。"

"我们已订英格利斯号船位——定于十二月七日开船。约翰已下澳门，襄助家眷起程准备。愿主赐福你。再会！"

在广州期间，马礼逊博士对其时将临的痛苦事件，以一贯顺服神圣护理的心，兼深感在现有情形下与家眷分离所涉的一切后果，抒发情怀；以下家书摘录可见：

广州，11月2日。

"愿蒙福的神以他特别的恩典坚固你的心，担你艰巨的本分。可爱的孩子们！恩慈的救主，以你的大能保守他们！他们孝顺可爱的品格给我大安慰；我卑微地信，迁他们到基督徒社会，作个媒介，必大蒙祝福。此安排最痛之处，是别期不定。或你能找到仁慈忠心的朋友，你愿把孩子托付他们，自己回来我这里。结局或比我们所惧的更好。蒙福的神永不离弃我们：我昨晚的信会告诉你，杀人交涉重开，恐怕会留我在此——这是我深感的试炼。

"8日。——英格利斯号奉命预备十二月十日开船。道士又来了，求受洗。他似诚恳；但他有一套宗教理论须推翻——一套似是而非的体系；他对福音所知甚少。他已不拜偶像；但仍按生辰八字推算命运等。他以为那理论有些真理。

"10日。——我渴望比上次更新的消息。——澳门与广州相隔已远——英国与中国将如何？我几乎心软。感情会说：'别去。'但决心已定，不能退回；谁知未来如何。或一切都是最好的。'愿你的旨意成就'——神啊，我们是你的，别丢弃我们。我亲爱的，我正努力体会在基督里的安慰，愿凭神宝贵应许过信心的生活；我愈这样行，自以为是朋友者的背离愈不影响我。"

马礼逊博士离家期间，常写信给每个孩子，按各人年龄性情调整笔调。以下是给一个约九岁小男孩的信：

"我亲爱的儿子：

"今日收到你的印刷样本和阿尔比恩印刷所的图画，甚喜；但当时无暇写字条致谢。亲爱的孩子，或你在英国受完教育，可再来中国，印爹爹的讲道和好书，教中国人基督教知识——他们极需要。我亲爱的罗伯特，我们当把道路交托主：惟他能成就。代我问候姐妹弟兄。我渴望再见你们大家。我今日甚忙。自早晨起一直站着写中英文。我写了十二对开页，评论一部名《基督教倡导者》（The Christian Advocate）的书。晚安，亲爱的孩子。

"永远爱你的父亲，

"罗伯特·马礼逊"

（附注：爹爹是幼辈对他的昵称。）

以下马礼逊博士公开通信摘录，述传教事业情形，并有推进他即将交他人之工的重要提示，附于此必受欢迎。

致宗教书会秘书：

"亲爱的先生：中国，1833年10月10日。

"你1833年1月5日的信，7月14日到中国。请代谢宗教书会委员会对印行分发中文圣经传单的关切。梁发、阿昂（Agong，即屈亚昂）与我，过去一年竭力增其数量并分发；但此工在华东海岸已由郭士立先生广行。他的圣经传单由英华书院供给。几位商人与他本人都见证，那里对基督教书籍传单渴慕至极。

"去年我自费从英国购得一部好印刷机，给我儿约翰·罗伯特·马礼逊（J. R. Morrison）用；本季我又重资刻中文活字，印小传单。首印小单张传单，载经文选，一艘商船上的一位船员广散给登船的华人。他试着卖，但华人不愿花钱买，虽客气感激地接受。有些我印成一面英文一面中文，使水手与华人能互明其意，盼引出宗教谈话。

"其次印中文祷文诗歌小十二开本。先是早祷文，继是阿发几篇祷文，最后是几首诗歌。我又用英文印了我一篇讲道，是在黄埔美国莫里森号上向海员讲的——"

"印成小传单，又宗教报《布道者与中国杂录》四期，多为摘录。讲道与《布道者》被某人呈到澳门天主教副主教面前——一个不懂英文的老人。他著文攻击我及出版物，说与罗马教会教义不合。总督致函公司委员会，要求取缔这些出版物，我被迫遵从。英国公司在此设印刷机二十年，葡萄牙

人从未干涉，如今却攻击印出这些出版物的阿尔比恩印刷所。广州印刷机的存续也岌岌可危。马六甲、新加坡之外，无更近处可自由开工。我提这些，是要此地基督教出版界的朋友明白，支持海峡殖民地——享有自由之地——印刷机的重要。

"我已印杂录单张传单二万份，载经文选、按语、天主教与新教之别、聋哑学校纪闻等。我长久忍耐，但如今看来，必须让中国人知道，罗马教会的传统仪文并非圣经基督教。

"梁发拟作一传单，仿已故米怜博士极流行的《张远两友相论》——一成熟基督徒与一慕道者的对话。

"我们有望由华人自己以适中的价格铸中文铅字。戴尔先生在槟榔屿找到一个会刻字模的华人；我儿约翰在广州也找到几个，刻价比槟榔屿更廉。我们需要一位有经验的铸字师。我深信，廉价中文铅字这一大急需，不久必成。这于中国将如印刷术之发明于欧洲，因中国雕版不适于新日报文学。

"我会建议阿发给你写信。他与数千人同遭一场毁灭性大水，房屋被冲走，数千华人淹死，他深受其苦。

"承寄英文传单一箱，收到，多谢。

"昨日阿发把《圣经课》六十部、他的传单八十套，送给聚集应试的青年秀才。这大胆之举，不亚于传单分发者去牛津或剑桥的学袍人中间。美国圣经公会已寄裨治文三千美元，美国书会一千五百美元，襄助善工。"

致美国书会函（1833年）

马礼逊博士致美国慈善团体的通信，一向最受欣纳。此次对中华传教事业的慷慨，附有他们印行报告的摘录，其中也有他的一封信，曾给该会大鼓励。此信或为他致该会最后几封之一，兹附于此，并附霍洛克牧师（Rev. W. A. Hallock）复函。

马礼逊博士致霍洛克牧师（Rev. W. A. Hallock）：

"中国，1833年2月5日。

"亲爱的先生：

"我的朋友、同工裨治文先生给我看了你关于中国传单的信，你特别问：说不同方言的人读同一种文字，是否属实？确属实。这大帝国众多省份的各色居民读同一部中文书，虽有些地方彼此言语全然不通。如我在别处所说，不但中国，朝鲜、日本、琉球、交趾支那，同一部中文书都通。我与已故兄弟米怜博士都亲身试验，证实此事。

"你又问，中国说不同方言的人为何读同一种文字？一句话可答你——欧美各国，英、法、西、意等，语言如此不同，为何都能读阿拉伯数字？数字呈于眼前，形值不变，读法虽异。

"你又问，佛教是否借印刷传入中国？事实是，自始就有佛教的传教士与僧人，但他们从未讲道——只译书著书。孔子的伦理也以同样方式传播。学校与印刷机是仅有的手段。从无公开讲演或布道的习惯。

"我上文列举的五个说中文的国度，所含人口或逾全球三分之一。他们早知文字之用，有文学，用印刷机至少七百年。但其文学非偶像崇拜，即无神论，或放荡。读庄重之作，所学不过无宗教或粗鄙迷信；读轻松之作，所学不过愚蠢或淫荡。中国重生第一大急需，就人而言，是大增基督徒中国学生，以养成好作者，为中国创造有教益的宗教文学。其次是廉价中文活字。裨治文先生可详告。贵会能在多大程度上直接合作供应这些急需，我不能说；但我诚望会员们为中国筹划慷慨之事。

"愿神我们的救主指引用他所承认、所祝福的方法；愿神圣灵吹气在这满了枯骨的谷中，使他们活过来！

"我是，亲爱的先生，你忠实的，罗伯特·马礼逊。"

霍洛克牧师（Rev. W. A. Hallock）致马礼逊博士：

"纽约，1833年6月29日。

"尊敬而亲爱的先生：

"我把上文印件交到你手中，最能表达我们对你厚爱的重视，以及我们愿为海外传单事业尽力的心意。我们深感如你所说（我想是在致英国圣经公会的一封信中）：美国众教会有份参与世界的归正，是大特权；若袖手旁观，让英国的仁爱热忱独成其工，便是一面扣留救主所要求的合作——剥夺自己属灵浇灌他人所得的属灵福分，一面可悲地失职。我们感谢你，尊敬亲爱的先生，你每一句鼓励——"

"尊敬亲爱的先生，你笔下每一句鼓励，我们都感谢；今后你的信息与指教，我们必高度珍视。祷告神延长你有益的生命，使你得见你心所愿——基督教在说中文诸国中的荣耀进展。我是，亲爱的先生，怀着深深的敬意，你的弟兄、同工，霍洛克（Wm. A. Hallock）。"

马礼逊博士在广州被留到家眷离华前约两周；然后决心不再远离他们，委员会接受了他儿子的代劳；他又一次回到那个家——他的归来一向受到最热烈的欢喜迎接——连凯撒（Caesar）也不例外，它不满足于在门口"以深沉的吠声致欢迎"，总要和孩子们分享爱主的抚爱。他从广州定期归来的次

日，一向以异常的欢腾兴奋为记。书籍行囊要开箱归位——礼物分发——公仔玩具检点排列；那散播如此多欢乐的人，自己也深享所传的喜悦，人们可见他怀抱最小的孩子，一个牵着他的手，其余跟着他满屋走，他分派着杂多包裹的安置。

但这些幸福场景，而今，唉！已到尽头。安排家眷在伶仃登船——一处安全锚地，距澳门十八英里；那季节大船不宜近岸。为家眷在彼的方便，广州的威廉·渣甸先生（William Jardine，Esq.）——以商人之慷慨闻名——把他停在伶仃的一艘船赫丘利号（Hercules）借给马礼逊博士使用，凡能增其在此时便利安适的一切关照襄助，都最体贴地给了他们。笔者不但对船主，也对该船船长帕里先生（Mr. Parry）及下级船员，永怀感恩之念，因在那难忘时期，她与家眷从他们得了许多友谊同情的明证。

英格利斯号定于十二月十日自黄埔开出，为使该船不在伶仃耽搁，安排家眷先到。——于是1833年12月10日——正是国王威廉四世（William the Fourth）在布莱顿签署律劳卑勋爵（Lord Napier）委任状的同一天——马礼逊博士陪家眷，永远离开了那因许多有趣回忆而亲切的居所。

一行人登上一艘葡萄牙渡船，暴雨如注，顶着东北风，风一程未停，到伶仃时已夜九点，又冷又病又沮丧。船颠簸剧烈，本地仆人一早就全无用处；到赫丘利号时，十四人中只有马礼逊博士一人还能照料婴儿；如前述，他们受到最体贴的接待。但时光飞逝，考验的时刻到了。

英格利斯号在望！天气狂暴，船长可能不愿下锚，因风正顺可续航；两船之间渡送又有危险，尤其暮色中，笔者从那位她在世上再不能见的人得了应许：他不陪她去那相隔颇远的船。达德曼船长带几位船员来接乘客去英格利斯号；又有其他仁慈同情的朋友陪送；登船已晚，船长决定下锚过夜。约翰·马礼逊先生与一位挚友，同一位本地基督徒，在英格利斯号上过夜，把一切为家眷收拾舒适。次晨约四点，十二月十四日，英格利斯号起锚，一路最顺，于1834年4月6日抵英。

离澳门前，原安排马礼逊博士在家眷走后回澳门；但他随即放弃此议，终至决定完全退掉澳门的房子；因截至那时，未得国王政府在公司特许状解散后所采措施的任何消息，前途未卜，他认为不宜再租一年昂贵的房子。澳门惯例房租预付，须在新年开始前搬走家具、退掉房子。马礼逊博士遂托儿子留澳门，办妥此事。此说明可助读者理解他私信

中偶及此事的话；兹摘数段，记他在去世前数月特殊艰难处境中公私事务上的情怀与意见——他迁往"那无忧之地"之前数月。笔者虽无目睹他宝贵生命终局的哀荣，却拥有他直到七月二十九日——距他息劳、加入完全之义人灵魂之日仅三天——每日（极少例外）情怀心意的表达。这日记自笔者离华时起，至七月二十五日止。

"赫丘利号上，伶仃，1833年12月13日。

"第一号。——我同意与你分别时，以为船即开。不然；若早知，我必陪你和我们可爱的孩子们上船。帕里船长和阿昂说舱房很舒适，想必是的；但舱房虽必要，我们的心系于别处。

"第二号。——欣闻你们起居舒适，量力已尽。愿主的祝福伴你和可爱的孩子们，一个不漏。夜深了——神赐福你！"

以上两信是开船前收到的。

日记（续，1833—1834年）

"第三号。——十五日，主日。昨日拂晓，我目送英格利斯号载你们远去，泪流满面，切切为你——我亲爱的妻子——和我们亲亲的孩子们祷告神。约翰去澳门给我取些衣服，我便起程去广州。我闭在这舱房里，你们前几日都睡在

这里。我有圣经，又有《苏格兰盟约派受难史》，从中得大安慰。愿蒙福神'甘甜的同在'今日与你们同在。船已从澳门回来，但无衣服无信！

"约翰转达了你最后的话。借引水人你说：'船上人人都好——感谢神。'我卑微诚心赞美主，他在这艰难时刻掺入许多怜悯，尤其兴起仁慈的朋友。

"我打算把自己完全献给中文；尤其如前所决，献给圣经。我想在我们自己的印刷所印一版。愿主使我手中的工顺利！

"十七日，周二，上午十一时。——我仍在赫丘利号上，八日前来此。衣服还未换。我切望约翰来。

"广州，周四晨，十九日。周二晨十七日，我与约翰同一位普鲁士医生（the Prussian doctor）乘猎鹰号（Hawk）离赫丘利号，顶风一夜一日，未到虎门。艰苦至极。今晨约六点抵此，我又坐在老桌前给你写信，健康尚可——感谢神！你和可爱的孩子们，望今已在温和地带平安航行。今晨广州又冷又雨。

"二十一日。——蒙神怜悯，我们仍蒙保守，刚从跪下结束、为你们向全能永在的神祷告。

"我的心永与你们同在；我为分离的必要哀伤。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与你们众人同在。再会！

"英国尚无消息，澳门的房子和印刷机都无法决定。愿良善的主保守我们大家！

"二十七日。——传说某先生（原书此处空缺）——前在海峡殖民地任新加坡驻扎官——可能来此任英国领事。你知道我不倚靠人；也不甚惧怕人；但若此谣成真，此变于中国宗教而言，将更坏。

"二十八日。——收到约翰信，说若我去了澳门，他想我必不能坚持退房之志。诚然，若我在场，五六日内须搬空一切，我会觉得有点撑不住，但大概仍坚定。

"二十九日。晨拜刚毕，除我外八人。道士也在内。我用礼文和一本小诗歌。他随众应答歌唱。愿圣灵光照他的心。阿发带来四部六十四页的传单，是郭士立写的，托他印的。已印二千份。神在此传教事业中兴起活跃的工人，令人欢喜。我自觉于此事业已不大重要。它没有我也会前行。阿发望我为本地教师继续作新约注释与交叉引用。但要完善，须时甚久。他说我虽死，借此如米怜一样，仍说话。

"1834年1月11日，广州。——洛瑟号（Lowther）今日开。我每日作中文新约注释。我知道你愿我继续此工。英国消息到、搬迁之虑过后，望心境更定。

"十二日。——主日晨。阴雨渐晴，望约翰今日到。我要给华人会众读《列王纪下》十八章，作旧约功课。极力反偶像。想以色列与犹大因拜偶像都被交仇敌之手，中国满了哑巴偶像——一面是所谓宗教界，一面是不信的士大夫拜天上万象——岂不将有类似的事临到？同样的罪岂不招同样的罚？

"十九日，主日晨。——《出埃及记》三十三章二十节：'看哪，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愿以色列人的应许在你身上实现。又说：'你要谨慎，听从他的话，不可惹他。"他要作你仇敌的仇敌，作你敌人的敌人。"他面前的使者'（《以赛亚书》六十三章九节）被认为指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他在百姓一切苦难中也受苦——以他的慈爱怜悯救赎了我们。

"二十日。——查明属实：广州官府给澳门一个醉酒的回教水手（Lascar）钱，让他承认在斗殴中用火枪打死华人的是他，地点在淇澳（Ke-ow）。人现已在城里，但行商与通事严守秘密。朱先生出去过，他认为那人性命堪忧。官府要

安抚索要以命抵命的百姓。但意在判为误杀，那样水手将被逐出中国。许多人想来以为这是皆大欢喜的判决。这场闹剧将使中国在世人眼中何等可鄙！

"英国的朋友们似乎已放弃中国的传教事业——在中国的。我盘算当行之路，想起近来似乎无人筹划：我若因故离去，在华传教事业——即英国传教事业——如何继续，便觉拦阻。我确有点凄凉；但望主不丢弃我。他全然够用。圣经何等宝库。我今以属灵参属灵、作中文注释引用时，深感之。翻圣经页，读神待他百姓的作为，何等苏醒灵魂。"

致斯当东爵士函（1834年）

致乔治·托马斯·斯当东爵士：

"我亲爱的先生：广州，1834年1月31日。

"伊丽莎白号（Elizabeth）两日前到，带来你国会演讲的校正报告，得知你在委员会面前如此仁厚慷慨地提及英华书院。我不指望那边即刻襄助，但你恒久的友谊和对该学堂始终如一的支持，令我感激。广州为新制度大为骚动，　希望与恐惧交替。对我们这些与公司有关的人，不啻致命一击。我不敢预言后果。在我看后果重大，我祷告愿其有益——不单于英国，也有益于中国；因我不是那种愿以他国之损亡来

光大本国的爱国者。我不认为基督教容许这样的爱国心。但在一切关于自由贸易等的谋划中，有几人顾念中国的福祉。中国现状不振。国库年年亏空——支出超过收入数百万两；去年全国季节不利。饥荒与随之而来的抢劫杀人，无处横行。听闻一些情形，令人悲叹。上月天气又湿又冷，数百穷人夜死街头。我儿约翰已把阿尔比恩印刷机搬上广州，望不久印出日历及其附编。望马礼逊夫人一家已近圣赫勒拿岛。我冒昧向你介绍本森少校（Major Benson）——前威廉勋爵（Lord William）的秘书——若他活着到英格兰。再会！愿一切福临到你。

"你忠实的，罗伯特·马礼逊。

"我恐怕新制度下，公司给书院的年度捐款将失。若国王政府能如公司之为中国文学所为，那就好了。"

致阿勒斯·汉基先生函摘录：

"中国广州，1834年1月31日。

"公债利息确极低；像我这样的小数目，就养家而言，几乎等于零。至于我在华世俗职位的情形，舆论一致认为我的服务将被需要；但我近来健康大衰。过去两周我又病得很重。这也是我不入国王政府之职的一个原因；因在新当局下，翻译传译之责，必繁重远过公司之职。然而，若接受任

命能服事我国，也服事中国人，于我是比糊口更大的安慰——如上文所说，糊口本该英国众教会为我解决。

"我料新制度使两国政府直接接触，必有冗长乏味的通信；至少，若无助手，我必不胜任；即胜任，除主日外也将占去我全部时间。至于我对此职的资格，举世皆知，公认超过任何英国人，若非超过任何欧洲人。有人说，若他们要译员，必首选中文字典作者，舍此无他。在此情形下，我不想写信给监察委员会（Board of Control）主席，因除非他们自需，必不选一个传教士；而传教士这个身份，我不能丢；不，哪怕每日的面包系于此。

"若新当局不用我，我活着一日，当然只能向某个传道会献上我的服务，首先是伦敦传道会。

"圣经公会已慷慨寄来其每种译本一部。

"愿主赐福你和你家。再会！"

马礼逊博士关于新制度可能带来困难的意见，因中国人除按己方条件外不与人谈判的初次尝试之后果，得到了充分的证实；同时，他被任命在国王政府中担任前在东印度公司所任之职，显出当局对他服务的重视。

以下两位老朋友兼通信者的来信，将进一步证实此说，并显出新当局多么指望他的知识经验来襄助决策。 查尔斯·马卓班克先生（国会议员）来函：

"我亲爱的马礼逊：拉姆斯盖特，1833年7月22日。

"我深知自己作朋友通信者何等疏懒，罪在我；但近来时间全被占去，又带极不好的身体苦撑，恐怕甚是懈怠。即今我也被迫离伦敦，因连日连场的《印度法案》辩论，把我彻底累垮。管制中国事务的法案，如你所见，不过是个骨架，实际上给政府全权，可随意行事——若他们行得正，比用特别条款捆住他们更好。格兰特（Grant）告诉我，他们必急于用你的服务。我一晚在下院就中国问题讲了约一小时，听众极专心；提到你的名字，全场大声喝彩。报纸只登了概要。我讲得，我想，比记者能记的还快，他们说没听见，其实不然，我讲话声音够大。我本想再讲，但与五六人同时起立——谁先被议长看到，谁讲数小时——然后到凌晨一两点，听众疲惫不堪，不可能有效演讲。这是下议院的苦处之一：没准有无机会。你想反驳某人关于中国的发言，约瑟夫·休谟（Joseph Hume）查尔斯·温恩（Charles Wynn）起来，就阿尔科特纳瓦布（Nabob of Arcot）的债务讲两三个小时，或——" 或缅甸战争。印度问题最无趣之处，在于人们硬要堆

砌细节，常用些无人懂的词句。本届会期结束，我总的说来会高兴，因我需要一点安静休养，自到此几乎未有。我向你保证，你以我的名字为儿子命名，我深感欣慰。他日我若能于他或你们家任何人有用，必衷心欣慰。请代向马礼逊夫人致最亲切的问候，永远是：

"我亲爱的马礼逊，你最真诚的，查尔斯·马卓班克。"

乔治·斯当东爵士来函：

"我亲爱的先生：布莱顿，1834年1月5日。

"请允许我借此信向你引见我挚友亚历山大·约翰斯顿爵士（Sir Alexander Johnston）之子，他将随律劳卑勋爵（Lord Napier）来华，任其私人秘书。

"你二人自然有许多重要公务要办，我急于使你们相识；我深信，为我这位年轻朋友求你仁慈襄助，使他正确认识他所处之民的气质品格，是我能为他做的最要紧的服务。

"约两周前，我有幸与律劳卑勋爵长谈中国；我向他指出，与他新职位有关的最可慰之事，是确知有你能干襄助。恐怕那两位先生（原书作P__、D__）的襄助，他都留不住。我遗憾不能赞同政府对华所采措施；但我诚望我的忧虑是多余的，新制度能如其最热心的设计者所愿那样运行。怀着最诚挚的敬意与最好的祝愿，

"我永远是，我亲爱的先生，你最真实忠诚的，乔治·托马斯·斯当东。"

日记（1834年1—2月）

"三十日。——昨晚续到的邮包到了，收到费希尔等人的信，照常附小册子报纸。新当局爱任谁为翻译就任谁。一位先生（原书作H__）要我写信给格兰特，陈明我的资历；但他们若需我襄助，自会用我；若不，我只好靠边站。然而，我乐意为善工耗尽、被耗尽，为神赐我们的可爱孩子们劳苦。但另一方面，近来健康不佳，令我沮丧。考克斯医生（Cox）昨晚给我开了方：血液循环冷而不匀，过速冲脑，致头痛。

"三十一日。——好天气，公司最后一艘访华的船今日启程赴英。在再得你信之前，我无可建议。重担全在你祷告中的明辨上。'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近两周健康一直不好；我即将随一位先生（原书作D__）与商馆去澳门。体弱，在彼又无家，甚觉不安。但望一切都是最好的。

"澳门，二月四日。——周六晚约十点，我与一位先生（原书作D__）登船；船昨晚约七点到。他登岸回家；我无房

无家，在船上过了一夜，今晨住进我们旧居隔壁的大房子。破败不堪，窗玻璃多碎。我可俯瞰我从前的书房，勾起许多往事。斯当东爵士来信刚到。他提到打算（五月）把书院提请下议院注意，他后来果然做了。

"六日。——今日把约翰留在格兰特家的东西搬来。看见孩子们的椅子等，心甚忧伤。我可爱的孩子们！啊！何时再听你们祷告、亲你们的脸！我头痛，我头痛！神啊，怜悯我！" "六日。——头不痛了；感谢神。家具还没搬完。我刚从这露台望旧宅你浴室露台上的席子。勾起许多情景的回忆；许多欢乐，一些忧伤。寒冷的东风从破窗吹进来；但头不痛，我倒享受。我独自唱了乔治·伯德（George Burder）诗歌补编第七十六首。看出是克罗夫顿（Crofton）的本子。

"'求赐我心赞美我神，脱离罪恶得自由；求赐我心洒上宝血，为我丰盛流出！谦卑、低下、痛悔的心，'等。

"这是合我心意的悔罪诗歌之一。

"从这房子，我眺望属我们独有的景致。坎普（Campo），不是海滩——而是高山，西望洋山（Penha），可爱的孩子们在那里放风筝，偶尔有个独行者，如一位老先生（原书作old P__），踽踽走过。这一天，

中国春天的温柔尽显。风暴、阴云、雨、寒都过去了——空气温煦，天空无云，日光照耀而不热。"

"阿朗（Alang）与印刷工阿超（Achaou）来拜年时，仁慈敬虔地为奶奶（Nae-nae）说话，愿神（上天上帝，至高神圣的天上主宰）赐你和孩子们平安到家。'家'在中文里，恒指祖宗之地——父祖之邦。我感激他们言谈的态度内容；但怕不诚恳，答得不好。

"八日。——顺便，从美国报纸看到威伯福斯（Wilberforce）去世了！他嘱葬礼从简。这话题，生前我宁愿不提。铺张的葬礼，我倒无须惧怕，故可更淡然。但何不把这等事留给后人？把自己的权柄尽量延伸，有何用有何益？我想，若威伯福斯先生得个铺张葬礼，无人会为此责他或赞他。"

"二十七日。——今晨收到约翰和阿发的信。阿德（Atak）病得很重，父母都绝望了。阿发写下几位医生的名字，祷告神指引选哪位。他选了卢医生（Loo），孩子好了。他说，那固执拜偶像的老父亲，由此确信耶和华是神，俯伏敬拜他。我想阿发是效法《使徒行传》一章二十四节所记，门徒祷告，求神指示他所选的是谁。我不知该不该责备这事；因我不敢限制以色列的圣者。

"三月二日。——我所尝试的文学劳作力不从心，令我沮丧。孑然一身，极想多做中文工，但头和体力都不济。好吧！我必须顺服。往日我劳苦已多，或已做完分派我的工。神啊，赦免我的过犯。

"八日。——正要把这信放入莎拉号（Sarah）的邮包。昨夜头不好——有时怕有后果。愿神怜悯我，赐福你们大家！

"十二日。——今日去一位中国医生的寓所，开了方。他摸脉，说我夜不能寐；确然。我去找他——他是福建人——主要是想结识。

"十五日。——今晚向主教步道（Bishop's Walk）散步，只走到派瓦山（Paiva's hill）。你和孩子们常走的那条路，勾起无限忧郁，虽落日含笑，我不能止住忧伤。若我们的神和父留我性命，得闻你们平安到英，将是我大安慰；因我多想海上的危险。澳门于今于我是极忧郁之地。但我整日忙碌。不知你们景况，只好写我自己和此间事。

"十六日。——我要读一篇讲道，题为'你们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四节）。愿主助我们放下各样重担，跑那摆在前面的路程，不懈怠，直到终点得奖赏——就是在基督耶稣里的神，作我们永远的分。

"四月二日。——我心多系于你们。你们近英格兰，无家可归，此时想必焦虑。神与你同在，我亲爱的妻子，扶持你，赐福你这极重要的托付。唉！在英格兰少有人知，与一家之主分离这么远这么久，是何等试炼。本国的传教士朋友们在我这事上想得多轻！不知临到他们自己会如何。英国于三个大孩子将是何等景象！自然不同——艺术不同——人不同——与他们所见任何，大不相同！我亲爱的，你多少挂虑焦急！神赐你健康力量——'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

"四月六日。——是日致费希尔先生信，末段如下：'我诚望我家眷平安——'" "我诚望我家眷平安登上老英格兰的海岸——或已经登陆。但我知人生无常。我渴望听到一切安好！愿最终一切安好。再会！"

费希尔先生复函：

"雷丁，伯克郡，1834年9月27日。

"我亲爱的朋友：

"你四月六日自澳门的信转到我这里。奇妙的巧合：就在那信的日期那天，你不无阴郁的预感，渴望听到一切安好，而你可爱的家眷已到我家，一切安好，数日前仍安好，只是

换气候略有不适；此事马礼逊夫人会详告你，她近来暑热中身体确弱。"

"二十四日。——我正为新当局预备自己，攻读中国律法师资格。两三周来无他，只有律法。文体定义既好又明，此学是极好的语言课——因我仍是中文学习者。收到行商一封信要翻译。卢总督（Governor Loo）命他们向委员会清楚详细地询问，为何'公司散了'——他们这样说，不再派船来广州贸易——总督说，茶叶是英国绝对必需之物。行商自己问新制度的章程是什么。

"二十八日。——今日给加尔各答主教丹尼尔·威尔逊（Daniel Wilson）写了封颇长的信，论主教制的排他主张。多日来我心中有感，我们有些传教士应说明，为何不能去加尔各答求主教按立；遂把心中所想写在纸上，卸下重担。你若在我身边，听这些或为你的苦。但它们在那里了；把心思写成黑白，卸下重担，我将回去读律法。"

"昨晚，某夫人（原书作Lady R__）夫妇心血来潮来看我，见我穿着僧袍，腰系丝绦。乔治爵士（Sir George）挑剔，说该是麻绳，好打我。某夫人（原书作Lady R__）颇为关照我，想必出于至诚的善意。

"但愿这些商务监督早日到来，结束这悬置状态！

"三十日。——四月最后一天过去了，但无你的信，也无新当局的消息。

"五月一日。——本月二十八日，是我在伦敦老桥头哈德卡斯尔先生（Mr. Hardcastle）的账房被接纳为传教士三十周年。罗兰·希尔（Rowland Hill）也在，问我是否像天使看外邦人那样看他们？我既不知天使的心意，当然不能说。是。

"十一日。——主日。天热；站立、讲说、歌唱，使我疲惫。题目是'患难中的顺服'。温度计到八十二度。这房子很热。白墙反射的光热，似比天光更甚。我似要倒下。体质之健不能如往日耐热；想来也不能耐大寒。我现在十分孤寂。

"十六日。——收到麦都思给我们和委员会关于他字典的信。他要公司的铅字寄给他——或他要来——" "——全搬到广州；他想使圣经合异教中国人的口味。全忘了名义上的基督徒——恐怕一切基督徒——多么不爱读圣经，他以为凭他改进的文体，能使之成为十足的客厅读物！他寄来一部中文《福音合参》，特为调换改动句子使之和谐而写。这在其道自好，但与翻译圣经全然两事。"

（附注：麦都思的福建字典正在澳门公司印刷所付印。）

"二十一日。——昨晚我很不适，如去年夏天，未写日记。一夜辗转反侧。

"二十二日。——温度计到八十四度。我甚感压抑虚弱。若一切安好——即撇开一切灾难，你现已在自由宗教之地；凉爽健康刚强之域，于无病者。这里，健康者如病者。无病在身者也虚弱。我怀着盼望，蒙神怜悯，你们都活着，健康尚可。你们不能事事幸福，因我不在你们身边；可爱的孩子们若有爹爹在，必更幸福。啊！我何等渴望听到你们健康的消息。明日是你离我第一百六十天。近七个月无英国消息。天热，少有安眠，常觉疲惫。

"二十五日。——主日。我甚虚弱，颇为沮丧；不小的原因是，使罪人离弃错路，我收效甚微。

"六月七日。——昨晚收到一位船长（原书作Capt. J__）亲切的信。他与一位医生（原书作Dr. S__）都好，请代向你和孩子们亲切问候。船长收到我的讲道，但不服附录中论原始教会的话。看今基督教世界的情形，我真不懂，好人怎能固守一个把基督数千最能干的牧师、数万最敬虔的基督徒开除教籍的制度。

"八日。——主日。我疲惫虚弱。天热，体力小。我读了一篇自撰的讲道；不加添、不删减神圣言、启示宗教；不以

我们自己的感觉、人的意见为宗教之准绳，而以主的诫命为准。中文礼拜只有八人。

"九日。——昨下午至今夜，我又有去年夏天的难受之感。但我要耐心承受主的旨意和自然的进程。这些身体必归尘土，本是土造。

"十二日。——英国消息到。律劳卑勋爵（Lord Napier）的任命得证实。——一个衣衫褴褛肮脏的人在我门口徘徊数日，我终于叫他进来，问明情形；同时又疑他是骗子。我想不是。他是读书人，专攻文学，已得两榜，三次上北京会试求更高功名与官职。

"十六日。——他是北方人；官话说得极好；但无实用之业，在此无钱无友，偶尔为人写字，得几个钱。又偶从外国人得一美元，他在街上等着，要跪下叩头求我——但中国人不断经过，他害羞。我想，以他的文学知识，必有不对之处，否则当可凭才谋生。他姓丁（Ting），四十一岁。在广州，北方人这样穷困并不罕见。广州人怕他们、嫌他们；他们无友，如在外国。

"十九日。——我刚写完一篇讲道，题为我们主的话：'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我信我们是神家里的人——客旅生涯终了、征战完毕，有丰富的基业和家乡可望。耶稣必再来

接我们到他那里——我们必永远与主同在，在最好的团契中。用这些话安慰自己。"

这是马礼逊博士生前写的最后一篇讲道——距他蒙召加入天上长子总会与教会，仅四十天。他预备下个主日讲；但天气酷热，他身体日衰，被迫放弃英文礼拜——当时在一位朋友家举行；他自己的房间当时不够宽敞。约一月后，律劳卑勋爵请他在公司小教堂行礼拜，他为此修订了这篇讲道；但高教会派表示不愿，澳门的礼拜作罢，从未讲出。它给患难中的基督徒提出四个安慰之题。第一，"信神为已和好的父，信耶稣为应许的弥赛亚、大救赎主，他来救百姓脱离罪"；第二，"记念已被收纳为神家里的人"；第三，"有丰富的基业"；第四，"正走向永恒的家乡——其福乐大半在于那里的团契——神的家，从各时代、各国而来——列祖先知、使徒殉道者、认信者，及羔羊更卑微的跟随者——至上，是他们将面对面见的救主！"

从其中对天国生动的描述看，笔者的灵似已升入他即将实现的福乐。

"二十日。——昨晚我被抬上西望洋山顶，到你常坐的那块岩石，空气清新，景色宜人，但杂着忧伤的回忆。透风运动后，我未如愿安眠。不如去年夏天坏，但倦怠不安，仍勉

力写。我若像有些人看，就不告诉你我病了。但你知道我从不隐瞒。或我抱怨过了头；但我并不比所说的坏。再约三十天，若神留我性命，望得闻你们平安到英。主啊，为耶稣的缘故，成就吧。"

律劳卑勋爵抵华（1834年）

"二十一日。——仍觉甚虚弱，我已辞去明日某夫人（原书作Lady R__）平房的英文礼拜。日中出门，久站，比在家礼拜更费力。我所有的些微气力，靠神帮助，要全献给中文。不要为我焦虑。我在神我救主手中，他在许多患难中与我同在，永不离弃我。"

此信是他最后署名的一封；他在信中对一个孩子说了以下一段：

"罗伯特，我亲爱的儿子，怕邮费贵，我不给你和姐妹弟弟各写信。但望律劳卑勋爵到后，我能用政府邮包免费给你寄信；你要知道，爹爹是'国王的仆人'。威廉王是我的主人。然而，罗伯特，我亲爱的孩子，我有一位比英国王更大的主。主耶稣基督，是我所服事的。他已去为我、为你、为一切服事他的人，在天上他父的家里预备住处。想此时你和克

罗夫顿正预备上学。你到英国想约六周了。今日温度计八十六度。

"二十二日，主日。——今日无英文礼拜，我们十一时开始中文礼拜。那位举人在，与我们同在，试着唱。我讲神的事，大有自由，口齿便利。在他听来必新奇特甚。愿真理使他自由！

"七月六日。——美国圣经公会捐三千美元印中文圣经。有人向塞兰坡询价，看哪里最便宜。但他们凑不出一部完整的圣经；故他只好到英华书院要马礼逊、米怜译本。他把这不得已当美德，虽我的名字也被列入管这笔捐款。我今能做的甚少，欣慰的是，我从前在圣经上的劳苦正以千计地倍增。借中文圣经，我死后仍说话。神用我把摩西、大卫、神之先知使徒的默示之言译成中文，这是神给我的大尊荣；但我卑微地盼望，虽不配，还有更大的——我的名记在天上。愿我们在那日蒙怜悯！

"十二日。——今日雷电交加有雨，温度计仍八十五度；到过九十一度。

"十四日。——某人来，告诉我载律劳卑勋爵的安德罗马克号（Andromache）在卡布雷塔角（Cabreta Point）外。北风阻他进来。

"十五日。——昨晚邮包到。我心甚安，信主必供应我们所需。我不愿向朝廷或国会求什么。

"我写完一篇长文，论'教会'一词的正用误用；想打破排他制度，恐怕徒然。

"二十八日。——律劳卑勋爵的前驱乘美国船到，带来他大人的部分家具等。

"二十九日，主日。——今日温度计八十七度，我比平日更弱，但无疼痛。我们中文礼拜一小时，是我能讲能唱的极限。我这些劳苦似多徒然，令我忧伤。愿主乐意'与我同工'；愿'他的能力覆庇我'。信你和我们可爱的孩子们今日健康，享受英国安息日的福。我可爱的罗伯特见伦敦必惊讶至极。克罗夫顿和汉娜（Hannah）也够大，能领略奇观。但想他们永忘不了澳门的荒山——罗伯特尤甚。因童年美好的回忆，不在于所居之地的优越，甚至不在贫富境况。在于人生那段时光赋予的魅力；无论骑五杠门还是坐王家马车。最幸福的居所（就房子而言）是我父亲的作坊，周六晚我亲手扫净，主日分别为祷告默想。那里有我的床，那里有我的书房。故我想，我亲爱的儿子罗伯特（若他还活着），必记得澳门的爹爹妈妈，记得在父亲膝前的祷告，是他童年最亲的回忆。也必记得随爹爹去广州之行，他表现得多么勇敢，多么令我

满意，往返坐船，在彼亦然。某人（原书作R__）能忍受神手的苦难；但不能忍受人手的刻薄或暴力。

"七月五日。——我那乞丐朋友说，我给他的基督教书籍为他开了全新的视野与思想。愿圣灵光照他的心。

"十六日。——律劳卑勋爵昨日下午约三点登陆。他离船时军舰鸣礼炮，到岸时葡萄牙人鸣礼炮。我下到他登陆的中国海关，把他一位女儿从船上扶进我的轿子，她乘轿去一位先生家（原书作D__）。上楼时我自报家门。他握我的手，说很高兴认识我。他穿海军制服。律劳卑夫人（Lady Napier）从椅上起来，笑容满面、彬彬有礼地走来与我握手；说她对我的名字熟极，如久交。

"今日正午，商馆全体在律劳卑勋爵处集会，听宣读国王委任状。与我和你、和我们可爱孩子们有关的，我先说：——我的头衔是'中文秘书兼翻译'（Chinese Secretary and Interpreter），年薪一千三百镑，不另给任何津贴——膳食、房租等，一概没有。我要穿副领事制服，配国王纽扣，等有了就穿！政府将每月付书院一百美元，代替公司。大人问我接受任命否。我当即说接受。他说即刻为我缮写委任状。某人答复前要想二十四小时。他问我意见，视我为有思想有判断的人；我全推到品味感觉之事；警告他，若事不

顺，他作监督，必受公众谴责。律劳卑催众人速答，好开工。为我祷告，愿我在新位上忠于我蒙福的救主。这于传教士是个颇反常的位子。副领事制服代替讲道袍！" "人们向我道贺。他们，我想，是视为我家眷的供养，就此向我道贺。但人，在最得意时，全然虚空。

"十七日。——我想不久要去广州。律劳卑勋爵说一切公务须在彼办理。故澳门不再需要我，除非生病迫我下来，我也不需此地房子。东风带雨，此季异乎寻常的冷。某人已接受国王陛下委任状。职位都满了，据说本月二十一日去广州。

"十八日。——你走后现已近二百二十天。再二十天，若主留我性命，必得闻你们平安到英。"

正在那时，航行中写的信和报家眷到英的信到了中国；但那颗深切关怀信中内容的心，已停止跳动！

"十九日。商馆而今终结。新制度已开始，虽尚无命令下达。

"从前每年在广州六个月；如今要全年。你不在此，不必为我入此职而忧，倒好。

"收到英国来信，到三月八日。费希尔说他有房子接待你；某人祝你一路平安；并凭他自己的权柄说，董事们将为你预备住所。

"二十日，主日。——今日颇为分心——我告诉你如何。昨晚律劳卑夫人写信请我今晨在小教堂讲道。我当然答应，作了预备。但今晨某人的意见被问出。他默默反对；但交由他大人的权柄。大人不愿在公司小教堂行使权柄；也不愿在他住的格兰特家礼拜，怕'党派之工'。于是今晨全无公开敬拜。——他现已（下午一点）写信给律劳卑勋爵，把小教堂全交他处置——好让我今晚在彼'值班'。大人却不接受。律劳卑夫人似爱宗教；她昨晚写信给我：'请允许我加一句，能再与主内弟兄在神的殿中相会，久违此特权，我何等欢喜。'另一短信写道：'请允许我说，随时欢迎你到我家；望我与女儿们有许多机会，安静谈些宗教话题，在这遥远之地，我加倍盼望引她们注意。'我乐意遂她愿，但我不久去广州，恐怕机会甚少。况不幸，我没什么'客厅讲道'的才干——有人这样称。我思想太突兀警句式，不适连续谈话。

"二十二日。——昨日见律劳卑勋爵，他要我明日随他乘军舰到虎门，再换小艇去广州。他不与行商谈判，要与政府官员谈判；故凡有会见，我必在场。大人说与澳门公司小教

堂无关。牧师限在广州。我憾须在这暑热去广州；因我绝不强壮。

"此地有个青年，二十七岁，是个神甫；自称'意大利人贝伊斯伯爵（Le Comte Beiis）'。前日来访，我今晨约九点在你朋友拉斐尔（Raphael）家回访。回家路上，进了比尔（Beale）家，一位先生（原书作A__）告诉我，孟加拉报纸说英格利斯号二月二十日过圣赫勒拿岛！若属实，航程甚顺。我感谢神，壮起胆来。你们或四月十日到英。啊！愿我速闻你们平安健康。那隐瞒神甫身份的青年伯爵，想去北京当天文学家。无成功之望。我们的贵族尚无一人作传教士。"

（附注：有信留在圣赫勒拿岛，但到中国不比英国来信早。）

日记下段简短的记述，不足以形容笔者在此所受的苦。离军舰后，在虎门，他在露天小船上过了一夜，暴晒加暴雨；加以到广州后即参与同地方官的交涉，焦虑劳顿，担负重任，无疑加速了那件深切普世哀悼之事。

读者从前文可略知英国人与中国地方官常起争执的性质。此次起因，一是律劳卑勋爵未经最高政府许可到广州；二是大人拒绝经本地商务代理人与政府官员交涉。到广州次日，马礼逊博士写道：

"广州，七月二十五日。

"'周三晨，我在澳门随律劳卑勋爵等人登上安德罗马克号，'查兹船长（Captain　Chads）；今晨约三点，乘尼什船长（Captain Neish）的船到广州。我身体虚弱，天气酷热，又添头痛，旅途极不适。今日我很低沉。我想我须辞去国王之职，在广州全然当不起这劳顿。神助我，我亲爱的。但我不轻举妄动。今日顶着烈日在街上从这房子走到公司——律劳卑勋爵在彼——我几乎倒在街上，至今——已晚八点多——一直在卧榻上呻吟。啊！愿我速得你们的佳音！晚安，我亲爱的妻子——啊！我亲爱的孩子们！神与你们众人同在。'

"二十六日。——今日甚忙。感谢神，比昨日有力。十点参加议事会；从那时到三点，翻译律劳卑勋爵致广州总督的信。约翰助我校订，阿超抄写。约翰已随阿斯特尔（Astell）等人去城门投递。其间律劳卑勋爵召我去，在他与老浩官（Howqua）之间传译。我觉不能走，在广州雇了顶紧闭的轿子，把我偷运过街。"

最后病中（1834年）

"二十七日，主日。——中文礼拜刚毕——老幼、先生、工人、老仆——在华我们有颇大的会众；诗歌声门外可闻。李老（Old　　Le）甚衰弱，自料不久于世。他说他信基督耶稣，坚持安息日来礼拜。愿神使他在那日蒙怜悯。我亲爱的，我甚虚弱，禁不住泪流满面。愿主与你和我们可爱的孩子们同在！

"约翰一行昨晚去投律劳卑勋爵的信，逗留甚久，无功而返。总督非经行商不收信，监督又不用行商——于是一开始就僵了。约翰被官员们认出是马礼逊的儿子。我不指望于我们有好结果。愿主统管一切，为福音广传。

"昨日我的名字与国王委任状其他官员一同公布。列在外科医生、牧师、私人秘书之上。

"二十八日。——晚八时。我亲爱的，今日又在政治争吵中度过疲惫的一天，仍无进展。健康如常。"

"二十九日。——"

以下三日的日记续写——但执笔的是另一只手，记下这惨痛的细节。

"周三，三十日。——极痛苦的一夜。清晨请安德森先生（Mr. Anderson）来，他来了。科利奇卧床不起。服了药——未见效。

"周四，三十一日。——安德森先生以为我亲爱的父亲略好。唉！那不过是垂死火焰一时的闪光。但他的灵正成熟，走向荣耀。科利奇晚上来了。断言必须去澳门。但我们不惧；或这是美好的安排，使我们未察觉死亡如此之近。拔火罐、热水浴。后者之后大虚弱——几乎完全衰竭。现服药止泻。食物全不受。约半夜，呼吸短促——我平生第一次惧怕死亡临近。请医生来，守到天明。鸦片剂使之缓解安睡。

"八月一日，周五。——主啊，怜悯我们。作我们的扶持帮助！让我们不怨不发怨言；倒要欢喜，亲亲的受苦者脱离将来的祸患，在你里面得安息！——夜已深——患难之夜也深。他在死荫幽谷；但他即将进入神和我们救主面前天上荣耀不可言说的光明。衰竭的身体迅速下沉：那张到那时还保持健康气色的脸，冰冷苍白——我不能再说——如梦一般；但'这必死的要穿上不朽'，等。"

此惨痛事件的详情续篇，见约翰·罗伯特·马礼逊（J. R. Morrison）以下来信——写于载他亲爱父亲遗体去澳门的船上：

约翰·罗伯特·马礼逊致马礼逊夫人函（1834年）

1834年8月4日。

"我最亲爱的母亲：

"若非深信你的倚靠在那大能者——'按你的日子赐你力量'的那位——我此时不能给你写信。我自己也需要安慰，若不能说我们深爱的那位已平安回到他父的家，我怎能安慰我亲爱、宝贝、如今忧伤的母亲。他做了派定他做的工。趁着白日他作工——黑夜来到，他在耶稣里安然睡了。永恒的膀臂在他上下四围。他从疼痛、忧伤、罪中，迅速幸福地过渡到永恒喜乐之国；在那日他得了喜乐的冠冕。他心中一切盼望无疑都已成就——远超他最高的期望。靠他被钉十字架、高升的救主的力量，他胜过了死亡和坟墓。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坟墓啊，你的胜利在哪里！那里没有毒钩之感。只有从暴君手中平安解脱的微笑。胜利的狂喜诚未显明；但那温柔平静——他基督徒一生的特征——在终局全然有力地临在——这场面，于我们——啊！何等惨痛！于他，满了喜乐、荣耀、大得无比的益处。

"我亲爱的母亲，我怎向你细述这于我们如此悲痛的场面——我如今已成圣的亲爱的父亲！父亲体力迅速衰退。他为主人的工耗尽了自己。他还在澳门时，我对他康复满怀希

望；律劳卑勋爵到来，大解了我一桩心病；我想，远方亲爱的家眷来信，必使他全然宽慰。但我们众人的全智全慈之父，看人不像人看人。他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我愈思想他所行的，愈清楚看见他恩慈的手贯穿始终！啊，母亲，愿他以全能，赐你力量，耐心领受他按美意派定我传给你的惨痛消息。我万没想到，我想亲爱的父亲也万没想到，疾病在他身上进展如此之深；不然他必不能——也必不许——离澳门。但这是主的旨意，我今赞美他的圣名，父亲至少得在我怀中交出灵魂。那惨痛事件——（于我们诚惨痛悲伤，于他满了祝福）——发生在周五初一日，夜约十点。母亲，母亲，你所受的悲伤诚不能不受，但请容爱你的儿子提醒你，我们的忧伤不像没有指望的人。我们若服事他长久忠心服事的同一位主，必被带进他已进入的平安与永恒喜乐的基业。

"七月二十五日周五，睽违近五月，我又有幸见到父亲。但极度的虚弱倾覆了他一切体力，使那喜乐大打折扣；却从未触及他强大的心智。二十七日主日，他的小华人会众围着他，他量力对他们讲话；在这异教之地，真是最慰人心的景象：十几位中国人——这堕落帝国最败坏之城的人——同声向我们被钉的救赎主祷告赞美。——愿他——啊愿我亲爱的父亲，能把他们献在他神的审判台前、他救主的脚凳前，

作'在那日的喜乐冠冕'。小会众中有异乎寻常的庄严，因我们从那将死的嘴唇（我们当时不觉）领受永生之道。我们大声歌颂那曾死而复活、活到永永远远的羔羊。愿这些赞美在我们主荣耀的国中，从我们众人的口中回响！ "周一、周二，他的虚弱疼痛渐增。周一他乘轿去律劳卑勋爵处两次。次日轿夫不敢来；即来，他也不能出门。我们仍盼天气好转足使他缓解。周三晨，一夜极坏之后，请新机构的助理外科医生安德森先生来。他即刻就来，凡关照能做的都做了。科利奇当时卧床不起，安德森先生独自看护到周四下午，科利奇稍愈，同来。遂用拔火罐、热水浴。安德森先生守了大半夜；周五他们以为亲爱的病人好些。但他极虚弱，高烧不退；夜间一度气促，我平生第一次感到主召他回家了。但他从这次发作中缓过来，我们盼他劳苦之终尚未到；他也（虽灯已点亮、预备齐全）没想到新郎如此之近。他主要按胃病治，痛在胃部。现不得不加退热药，设法发汗，徒然。医生们为他请了离广州的假；夜间有船预期上来，预备次日送他去澳门。我们多么没想到，那些预备只是为搬运他地上的帐棚，而灵要归赐灵的神！但我今赞美我们天父，这原是他的圣旨。到今日，没有船到广州，适合载他这般全然虚弱的人搬运；天气又如此，无论在广州、在船上，甚至在大船上，他若还活着，受苦必极——即目睹他周五整日极痛不安的人，

也只能略想一二。主诚然恩慈；他不丢弃他所选的人：但他把他们从将来的祸患中挪去，那祸患惟他全见之眼能见。无论我们为他无可挽回的损失多么悲伤，不能愿他回到这忧伤祸患之境。

"周五晚，渣甸先生（Mr. Jardine）也参与众医生的会诊。我们亲爱的病人前夜用鸦片剂得缓解，要求同样缓解。但他热度太高，医生不敢给药，除非先放些血。他顺从了——不无勉强。他们放了血，但，唉！太晚了。扎好臂、止住血后，他迅速下沉，拒绝鸦片剂。疼痛似全离了他。但他还能从床上动，须费力使他安静。我出去速取药。回来时，他脸苍白，眼发亮。脚冰冷。我们用人法设法恢复血液循环。一切努力，唉！徒然。约二十分钟，他不说话、不挣扎；约十点，他闭目睡了。下一刻，毫无疑问，他得释放的灵已在他神面前，穿上基督之义的袍，披上救恩的衣。那一刻于他何等喜乐！啊！于我们何等疼痛忧伤！但我们爱他，欢喜他已到他父那里。我们以再见的盼望安慰自己，在那许多住处的家里，基督，我信，已先去为我们预备地方，如他已为我们所爱、所失——非失，乃先行——的一位预备。这，我知，是我亲爱母亲的盼望倚靠；愿也是我亲爱妹妹的盼望。亲爱的孩子们中能知自己损失的，也愿得这基督徒盼望的安慰！愿我们都被引，热切坚定地走他的脚踪！

"那荣耀的神——他属神，他服事神——应许作寡妇的丈夫、孤儿的父。我们的安慰何等大！

"我亲爱的母亲，我不愿以每件哀事伤你的心。——周六晚，我载着宝贵的遗体登船，送往澳门，安葬在我生母墓旁。告诉你，我亲爱的母亲，足矣：为两三天的航程，一切必要的防备都做了。我们仍在途中。乔治·罗宾逊爵士（Sir George Robinson）、史蒂文斯、威廉姆斯（Williams）陪我。我感谢神给我的一切体贴关照，感谢对亲亲逝者的一切敬意。啊！愿那些外表尽力表示敬意同情的人，学会走他所走的义路——他屡次呼吁他们注意的路。今晚望到澳门。明晚那窄小的房子将收他的遗体。作这忧伤之工，难。向母亲描述，更难。她读，必甚甚难；但我们的神必按你的日子赐你力量。啊！我亲爱的母亲，愿你的心再得安慰，记念：'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我必亲眼见他，并不像外人。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

就应验了。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坟墓啊，你的胜利在哪里！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 "活神的话还能加什么。信，里面有无限的喜乐安慰。我们所有的不但是大盼望，更是他永恒福乐的完全确据。'愿我死义人之死，愿我终局如他。'"

以上惨痛的记述，于受信者诚然悲痛，却有力地证实圣经之真：经上说："你要细察完全人，观看正直人，因为那人终久有平安。"若"胜利的狂喜未显明"，当记得，最后的仇敌虽被夺去毒钩，仍须面对；自信的言语，也从不合本书主人公对自己属灵成就所怀的深谦卑之灵，或他惯以庄严之灵体认的那一刻——在基督审判台前交账。那深知他内心思想感情的人，从未听他对自己在恩典之约中的份，有一丝疑惑惧怕。他反因救主的功德，欢喜于盼望的完全确据；在人性最惊骇的事临近时，他的心不但保守平安，更因预期天上基业而振奋。以下终局的详情，可见一斑——由一位有幸目睹他模范一生、参与他在世最后敬拜的人传来。

埃德温·史蒂文斯牧师（Rev. Edwin Stevens）来函：

"广州，1834年8月20日。

"我亲爱的马礼逊夫人：

"在你离去的几个月里，那压倒一切的变故使你成为首要哀悼者之前，你和你可爱的家眷常在我的思念中。我们常祷告，愿恩慈的主看顾你，赐福你和你全家，那时还不知你们多么需要他的祝福安慰。如今，亲爱的马礼逊博士脱离苦难，请容我以朋友身份，同情你的忧伤，与哀哭的人同哭。他是神所爱、好人所爱的人；在神的护理中，在世大得尊荣。夫人，你曾盼望再见你最亲的地上朋友，穿着忧伤的衣，受人性的试炼软弱；但神恩慈地只许你仰望更幸福的重逢，那里不再见悲伤的装束；忠心的仆人已见他恩慈的主，传教士已见他的主。他的工作必继续跟着他，直到全中国献给神。

"我们离世的朋友突然从我们眼前消失。他去世那日下午，我陪他多时；他虽弱，能走进另一房间，低声说话，同求神怜悯。他说他觉得性命危险——但我不觉得，我想他也没料到变化如此之速。我坐在他身边，他反复背诵心中常思想的经文——'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我们有不是人手所造、永远在天上的房屋；'等类。然后他大声为我们众人祷告，若他被接去；求神怜悯伊丽莎和亲爱的孩子们，以他的保护看顾赐福他们。他求主扶持他，现今虚弱不要丢弃他。他为中华传教事业祷告——愿恩惠平安临到一切工人。说了这些，他躺下休息。他要开病假单，我要陪他去澳门；

但何等感人，那夜他从疾病痛苦中得释放，我们诚与他同去澳门；但去的只是他的遗体，因神已取去他的灵。

"我们把他葬在他前妻之旁；主所爱的人要在那里睡，直到复活之日。亲爱的约翰·罗伯特与我们同在，在这一切艰难场景中，感到他父亲之神扶持的手。你，他的伴侣，和亲爱的孩子们，初闻噩耗必悲痛，但我信，同一恩慈的手必保护安慰你们。我们倒以喜乐看，你们都免了目睹之痛，免了带着沉重的损失渡洋。

"他的工做完了，做得好；主不再把无限的赏赐扣留，不给这为他服事耗尽的仆人。啊！愿我们的终局同样平安，赏赐同样确据。我为他欢喜，为你、为我们自己哀伤：因他若是他家的丈夫父亲，他也真是这传教事业的丈夫父亲。亲爱的朋友，愿你因记念他的为人得安慰，因确知他的今在得振奋，因盼望你们二人的将来得喜乐。"

马礼逊博士一贯谦卑，说他无权指望"铺张的葬礼"；当地情形诚不容铺张仪仗；但在这深切哀悼之际，凡能表示的真诚敬意，一无所缺。他的遗体，从寓所到登船处，由律劳卑勋爵及当时在广州的全体欧洲人、美国人、英属亚洲臣民护送；由乔治·罗宾逊爵士（Sir George B. Robinson, Bart.）——国王陛下商务监督之一——、史蒂文斯牧师（Rev. E.

Stevens）及另一位美国绅士陪往澳门；在彼，受到真切悲哀的迎接，送至安葬之地——那地是前次外国绅士们出于对他的敬意为他购得的。

安葬礼由广州港海员牧师埃德温·史蒂文斯牧师（Rev. Edwin Stevens）按国教会仪式主持。

他尊贵的遗体所圣化之地，在城墙之外。本卷卷首钱纳利（Chinnery）所绘墓图，题有以下碑文：

墓碑碑文

谨以此纪念罗伯特·马礼逊博士（Robert Morrison, D.D.），首位来华新教传教士：

他在此——历二十七年之役，欣然为扩展蒙福救赎主之国度而劳；其间他编纂出版《中文语言字典》；创办马六甲英华书院；又数年独力从事中文《圣经》译本，得见其完成，并广传于所定之人——在耶稣里甜睡了。他生于莫珀斯（Morpeth），1782年1月5日；1807年由伦敦传道会派来中国；二十五年任东印度公司中文翻译；1834年8月1日卒于广州。

在主里死的人有福了，从今以后：圣灵说，是的，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作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

以下墓志铭是一位朋友为私人墓碑所作。

拉丁原文：

M.S.

ROBERTI MORRISON, D.D.

VIRI ACERRIMO AD MAGNOS LABORES SUBEUNDOS INGENIO PRÆDITI;

QUI LINGUÆ SINICÆ THESAURUM, INGENS OPUS, DECEM POST ANNOS COMPLEVIT, MORIENSQUE RELIQUIT, PATRONIS HONOREM, PATRIÆ DECUS, GENTI HUMANÆ LUCRUM, VERSIONEM NECNON SANCTORUM SCRIPTORUM, ADJUVANTE GULIELMO MILNE, D.D. IN USUM SINENSIUM PERFECIT.

ANNOS CIRCITER LII VIXIT. — MORTEM OBIIT DIE PRIMO MENSIS AUGUSTI, A.D. MDCCCXXXIV.

HÆC TIBI ERUNT LAUDES, SINÆ PATEFACTA BRITANNIS LINGUAQUE, MEIQUE SIMUL — VITA SACRATA DEO.

中文翻译：

谨纪念罗伯特·马礼逊博士——一位禀有最炽热之才、堪当大任之人；他用十年完成《中文语言宝库》这一巨著，临终留下——为赞助者之荣、祖国之光、人类之益；又在威廉·米怜博士（Gulielmo Milne, D.D.）襄助下，为华人完成了圣经译本。享年约五十二岁。——卒于主后1834年8月1日。

这些将是你的赞美：中国向不列颠人敞开，语言亦然，还有同样献给神的生命。（末句原文作"meique"，疑为"tuique"之误。）

追思

马礼逊博士逝世的消息传出，不但在本国，普天之下都深表关切，显出他的品格何等受推重。与他关系最切的宗教团体，在会议记录中表达了这些情感。伦敦传道会尤为敬意，特设公共纪念礼拜；斯特普尼的弗莱彻博士牧师（Rev. Dr. Fletcher）讲了追思讲道，听众拥挤，深受感动。笔者也不愿不提，在这惨痛之际，本国他邦个人表示敬意同情者甚多；也不愿不提，得知数千神的百姓在施恩座前记念她，她的心得了何等扶持。

在此也不宜不提，马礼逊博士在华的挚友们为纪念他，创设了一个机构，以襄助他开创之工——这最合他献身一生

的宗旨——"比大理石铜铁更久的纪念"，名马礼逊教育会（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创办时慷慨认捐近二千镑，自1835年初运行至今。

笔者虽不愿有谀墓之词，仍觉若不列举一些他在社交与家庭生活中装饰其品格的诸多美德——那些最能赢得凡接触者之爱、信任与敬重者——就结束这叙述，对不起自己的感情。她只能祷告，那些有幸目睹他光明榜样的人，和读这不完全的美德记录的人，都被引效法他，如他效法基督。

全书终。

附录

附录一：恒河外传道联合会总纲（A GENERAL SCHEME OF THE ULTRA-GANGES MISSIONARY UNION）

基本原则（FUNDAMENTAL PRINCIPLE）

本联合会的基本原则是：在威斯敏斯特神学家会议（Assembly of Divines at Westminster）所议定的《信条》（Confession of Faith）及《大、小要理问答》（Larger and Shorter Catechisms）所载诸教义的信仰上达成一致。

第一：联合会的目标（FIRST — THE OBJECTS OF THE UNION）

1. 培养彼此的团契。 恩典、知识与恩赐的互通。 2. 彼此扶助。 在疾病、贫穷、危险、灾难、羞辱、逼迫之时。 3. 对可能潜入的教义或敬拜上的错谬，作我们共同的见证。 4. 除

去绊倒人的事。 5. 裁决可能发生的疑难案件，无论是在外邦人中间，还是在联合会成员自己中间。 6. 组织并维持学校体系。 搜集教育状况的资料。广泛设立学校。改进教育计划。提供合适的初级课本。以公款维持学校。培养师资。 7. 建立并维持一所总神学院。 为教导资质优良的本地人。为教育我们自己的子女。 8. 管理寡妇基金。 记好账目。设法使其增长。决定发放补助的时间与数额。 9. 办理一份期刊。 为其供稿。使之值得读者一读，并于其宗旨有益。我们自己致力于其发行。 10. 促进普遍的知识。 11. 实行差派或资助我们的各慈善团体的敬虔意愿，即传道会（Missionary Society）、圣经公会（Bible Society）与圣教书会（Tract Society）。

第二：联合会的权力（SECONDLY — THE POWER OF THE UNION）

一、消极方面（Negatively）

1. 不干涉个人判断之事，凡不影响基本原则者。 2. 不干涉私产。 3. 不干涉家庭安排。 4. 不干涉各传道区具体事务的细节。 5. 不干涉敬拜的方式。 6. 不干涉传道会的安排。

二、积极方面（Positively）

1. 劝告。 2. 责备。 3. 将违反本团体规条者逐出团契，剥夺其特权。 4. 撤回或给予其支持。 5. 以公开的联合行动表明其意见。

第三：联合会的理由（THIRDLY — REASONS FOR THE UNION）

一、圣经的字面与精神。

二、我们离欧洲遥远。　与家乡通信需时甚久。信件多有不确定。供应有时难保，如遇战争等。

三、气候普遍不利于健康。　时常需要调动与航行。合适的给养、药品、传道用物资等，有时在一处比在另一处更容易购得。

四、为使我们的传道目标得以实现。　人才、忠告、影响力联合。孤立的努力收效甚微；以为它能成大事，是不合哲理、荒谬的。

五、为确保善工的持久，在困难时可从一站调派工人到另一站。　我们可能因病倒下。有人可能被迫暂离。有人可能放弃圣工。有人可能变坏。有人不久将死。事物本身没有内在的推动力使其延续。管理得最好的传道区也会因工人中断

而受损。若无人接续，初创之功付之东流，宏大目标胎死腹中。

六、我们都是同一差会差派出来的。　为同一目的受教育。靠同一来源供养。同一群人对我们怀有特别的关切。

七、我们的见解大致相同。　在教义、敬拜，以及传播基督教的方法上。

八、我们的处境特殊。　在印度这一边，没有人数与我们相当的传教士团体。我们被强大的社群包围，日后或因嫉妒或其他动机，我们的行为将受审视，我们的计划被系统地破坏，我们的名誉被诽谤，我们被驱逐或毁灭亦未可知。

第四：联合会的益处（FOURTHLY — ITS ADVANTAGES）

一、关于家庭的安适。　友谊的交流。一处便宜、别处昂贵之物的供应。为健康而互访。我们的子女。

二、关于圣工的成功。　祷告与基督徒之爱的精神得以培养。以彼此的试炼与劳苦交通，互相鼓励。彼此忠告。热心将被激发。撒但在外邦人中的国度将被更有系统地围攻。

三、关于归信者或慕道者。　这些地方的人多经商。新归信者可被推荐给不同口岸的弟兄照管教导。否则，印象会因

缺乏持续的方法或教导间隔太久而消失。归信者将从其效果认识基督教的真义。

四、我们的体系将随时间获得力量、规模与广泛的用处，在情感认同与计划统一上尽可能紧密，只要与个人判断的完全自由相容。

五、印刷小册子与书籍之利。各站都可得到供应。

第五：杂项说明（FIFTHLY — MISCELLANEOUS REMARKS）

1. 有记录以来，从未有孤立的努力成就伟大而持久的善工。 2. 凡以联合与合作为重要目标之处，一些非本质的意见分歧必须牺牲，或同意搁置。人们的想法不可能完全一致。 3. 一个建立在宽广原则之上、按良好计划管理的联合会，将比个人最妥善的努力成为国内教会更有力的辅助。 4. 起初可能遇到反对。有人看不到联合之力的效用如他们所当看到的，有人恐怕其中暗藏图谋他们自由的隐秘设计。 5. 此事看似极为重要，几乎关系到我们传道事业的福祉。时光、身体的软弱与死亡的临近，不容在这件关乎如此重大后果的事上长久犹豫。

最后：提议（LASTLY — PROPOSITIONS）

一、应郑重考虑：在已有固定牧师的基督徒中企图分党结派之不妥。

二、应承认：在可行范围内促进普遍知识与文明之重要。

质询（QUERIES）

1. 某些地方的生活费用远高于别处，是否宜设法取得传道会的认可，由联合会来核定这些费用？ 2. 假如一位传教士已认捐寡妇基金并加入联合会，后来变坏，他的家属在这种情况下是否仍享有该基金的特权?

附录二：恒河外传道联合会章程（RULES OF THE ULTRA-GANGES MISSIONARY UNION）

一、名称。——组建一联合会，定名为"恒河外传道联合会"（The Ultra-Ganges Missionary Union）。

二、目标。——本联合会的目标为：在成员之间培养彼此的团契；坚固并延续与联合会相连的各传道区；促进神圣

真理在恒河以东（on this side the Ganges）异教与回教国家的传播。

三、成员。——凡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通常称为传道会）差派往印度、赞同本联合会原则并愿加入者，均可接纳为成员。

四、委员会。——委任一委员会管理联合会1819—1820年度事务，其中三人分任会长、司库、秘书之职，即：W. 米怜牧师（Rev. W. Milne）任会长；C. H. 汤姆森牧师（Rev. C. H. Thomsen）任司库；W. H. 麦都思牧师（Rev. W. H. Medhurst）任秘书。委员会每年改选。

五、委员会的权限。——委员会有权处理一切日常与紧急事务；但凡重大到深切关乎公共利益、且可暂缓者，应提交全体成员审议并据此决定。

六、登记册。——秘书应备登记册一份，将一切议事录与往来函件的副本载入其中。

七、季度报告。——每位成员每三个月应向秘书呈送一份简要报告，载入登记册，说明其所属传道区在工人、学校、书籍、讲道、死亡、出生等方面的进展与状况。

八、委员会的通信。——委员会每年四次向每位成员，或至少向每个传道区，分送每季度载入登记册的内容副本。

九、委员会会议。——委员会每月第二个星期一开会处理事务。

十、全体大会。——每年举行全体大会一次，时间地点另定，会上由事先指定者作一两次公开讲道。不能出席全体大会者，应尽可能派代表参加。首次年会定于1820年6月第三个星期二在马六甲举行。指定讲道者：马六甲的 W. 米怜牧师（Rev. W. Milne）；槟榔屿的托马斯·贝顿牧师（Rev. Thomas Beighton）。

十一、经费。——凡为联合会事务抄写传递文件、赴全体大会的路费等所生费用，俱记入联合会账下。

十二、经费来源。——与联合会相连的每个传道区每年认捐一次，全体大会上公开募捐，以充公费；不足之数，呈报传道会，由其基金补足。

十三、与其他团体的交往。——本联合会成员应努力与一切持守宗教改革基本教义、以在东方传播福音为目标的其他团体的成员，培养基督徒的团契。

以上各条，于1819年4月27日在马六甲议定，由下列人员签署：

罗伯特·马礼逊牧师，神学博士（Rev. Robert Morrison, D.D.） 威廉·米怜（William Milne） C. H. 汤姆

森（C. H. Thomsen） 沃尔特·亨利·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约翰·斯莱特（John Slater） 塞缪尔·弥尔顿（Samuel Milton） 托马斯·贝顿（Thomas Beighton） 约翰·英奇（John Inge）

附录三：恒河外传道区传教士寡妇孤儿基金章程（RULES OF THE FUND FOR WIDOWS AND ORPHANS OF THE ULTRA-GANGES MISSIONS）

一、名称与宗旨。——设立一基金，救助恒河外传道区传教士的寡妇与孤儿，受传道会赞助。

二、经费来源。——成员的认捐，平常每年不少于十二西班牙银元，入会时另缴入会费六银元；以及仁人善士的捐助。——附注：若《印中拾穗者》（Indo-Chinese Gleaner）有盈余，一半拨归本基金。

三、管理。——本基金受恒河外传道联合会指导，由当时在任的委员会管理其事务，但重要问题与章程修改，留待联合会周年大会决定。

四、救助办法：

1. 寡妇，每年五十西班牙银元。 寡妇回国者，另加发一年津贴；寡妇去世，丧葬费二十五西班牙银元。 2. 无父之子女。 自幼至十岁，每年十五西班牙银元。 自十岁至二十岁，每年二十西班牙银元。 子女去世，丧葬费为一年津贴之数。附注：男童津贴至十八岁止，女童至二十岁止。 3. 父母双亡之孤儿。每年所得为寡妇之子女所得的一倍半。 自幼至十岁，每年二十二个半西班牙银元。 自十岁至二十岁，每年三十银元。 附注：若有父母去世而未指定子女监护人者，案件提交委员会，委员会暂代监护人，直至作出妥善安排。 教育。——应理解，孤儿在教育方面继续享有其他成员子女所享的同等权利。 以上所定数额，须按基金状况调整；基金充裕，委员会有权增加；基金拮据，则不能全额发放，须按固定比例削减。津贴按季发放，领受人愿在何处居住均可。

五、司库。——中国大卫逊公司（W. S. Davidson and Co.）。

1819年基金状况

一月——收到现金：653银元 六月——查默斯博士（Dr. Chalmers）认捐：50银元 共计：703银元

附录四：捐助人名单（LIST OF SUBSCRIBERS）

R. 马礼逊牧师，神学博士（Rev. R. Morrison，D.D.） W. 米怜（W. Milne） C. H. 汤姆森（C. H. Thomsen） W. H. 麦都思（W. H. Medhurst） J. 斯莱特（J. Slater） T. 贝顿牧师（Rev. T. Beighton） J. 英奇（J. Inge） J. 斯金纳（J. Skinner） W. 法伊维（W. Fyvie）

附录五：关于中国政府对待尊敬的东印度公司驻广州职员行为的思考（THOUGHTS ON THE CONDUCT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WARDS THE HONOURABLE COMPANY'S SERVANTS AT CANTON）

在华经营英国商务的人所受的委屈，并非单件单件都骇人听闻，以致一提便见其分量与压迫；必须合在一起看。它们源于一套深思熟虑的压迫体系，巧妙地披着似是而非的道理与论证的外衣；其达成目的，不靠公然蔑视人类的情感与情理，而靠骗子的一切谎言与迂回诡计。例如，他们不承认事实，即贸易是互惠的利益交换；他们开放市场出售自己的货物。不，若承认了，贸易便有平等，买卖双方便有互惠的

权利。即便他们对买方没有多大感激，至少买方也有权得到商人和政府的礼遇，也有权为自己充分申辩。他们深知这些合理的推论，于是出于权谋，而不单是出于虚荣，把自己架到高高在上的巅峰，从"天朝"颁布这样的观念：他们对商务完全不在乎，宁可不要；他们只是出于怜悯与仁慈才容许贸易；他们是施恩者，因此外国商人作为其恩惠的承受者，毫无权利可言；没有互惠的义务，一边全是怜悯与仁慈，另一边就该只有感激与顺从。这种巧妙的做法贯穿整个政府。他们在推理中先设一个虚假的原则，或在事实上先立一个不真，然后大发议论，令一切对手惊愕而彻底败北。他们常向所面对的人作似是而非的诉诸理智与常识。既已习得虚假推理之术——即从虚假的原则或虚假的事实出发推理——又握有权力在手，他们便常胜不败。求告公道者哑口无言。百姓有句俗话："官字两张口。"他们在公道正义的假面下行真正的暴政与压迫；因此在英国的人，见中国公文并未全然悖逆情理，便对中国政府那种缓慢的、碾磨般的、令人难堪的压迫作出错误的判断。要把英国人在中国所受的一切具体的不公与虐待一一列举，无穷无尽。公文中对其人身、其东家、其国家、其国王的轻蔑态度，不易忍受，而在英国远离其直接接触的人，又不易切身体会。当面被称作蛮夷、恶魔、官府的撒谎者；听见国王陛下的官员与船只被污名为掠夺者，都

必须忍受。在致中国人的公文中，他们不许称自己的东家为"尊敬的"，不许称英王为独立的君主。公司职员的本地仆人，仅因服侍他们就被罚款惩治；尊敬的东印度公司的贸易被中断，船队因最琐碎的借口被耽搁——也许是某个本地商人欠了一笔费用，而英国人与此毫无关系。

这些是恒常的、定期的、每日的祸害。偶发的、性质更严重的非正义行为也不少见；例如：公司职员仅因替委员会向政府递送公文就被监禁；英国水手误杀一名中国人就被勒死；斗殴中有人被杀、无法辨认凶手时，整个船队被扣留；两名行商在公司的协助和政府的事先许可下，正设法挽回其财务状况，却被发配；为此对大班提出许多虚假指控，还企图把他从东家的职责上赶走，于其东家有害，于其个人有伤；国王陛下的船只急需给养而被拒绝，而英国敌人的巡洋舰却被接入其港口并得到充足供应；绝对拒绝接受委员会关于事实的官方陈述，而中国政府发出的指控却有损英国的贸易与荣誉。

以上是一些有理由抱怨的委屈。或许不能指望一下子全部消除。然而，若逐步侵蚀中国人自夸极大优越感的借口，这些委屈大概可以大为减轻。这就是把斧子砍在祸根上。大班可否被授予治安法官的权力？或者更好，派一位军法官

（Judge Advocate）驻广州，对英国人有民事管辖权，并作为一切非纯商务事务中经认可的交涉机关。那时中国的文官将面对一位平等地位的英国官员。

最后一条提议可能带来的效用，可由以下考虑进一步证实。

从两三千名英国人，或受英国旗保护的人，每年到中国来，停留六七个月。如此众多的人，偶尔与聚在海港大城郊区的一些最坏的中国人往来，要完全防止犯罪是不可能的。偶尔有欺诈、暴力、杀人之事，是意料之中的。中国人不给外国人以其法律的保护。几乎每年都有英国人丧命或被抢，而通常没有任何调查；即使调查，也一律无果。政府严求以命偿命，杀的是他们自己的人，而对公道如此漠视，以致实际上不在乎取的是无辜者的命还是凶手的命；因此把一个英国人交到他们权力之下，极其困难。但英国人有时确有暴力行为，应受公正的惩罚。然而，把他们交给中国政府，不是交给公道，而是交给必死——无论有罪无罪。为防止英国人的性命被不公地夺去，在中国时罪犯被包庇，带回英国后，在别国政府治下所犯的罪又不受惩罚。英国臣民杀英国臣民，中国政府不问，在印度或英国也不受惩罚。于是几千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得不到任何法律的裨益。对中国店主的小

欺诈时有发生，中国人除设伏用棍棒殴打罪犯外别无补救之法，而在这种情形下他们自己有时也吃亏。中国政府既如此懈怠，不给其法律的保护，又如此不公，落入其法网必是毁灭，那么，任命一位军法官审理一切案件，惩罚或保护英国人，并作为一切非纯商务事务——甚至纯商务事务，若大班认为宜请其干预——的交涉中介，岂不为上策？中国人大概不会反对这种方式；因为他们的做法是：把外国罪犯交还邻国惩治，也要求把本国人交还他们。若任命军法官有不可克服的反对，就把治安法官的权力授予大班。惩罚罪行的权力，最能使人在中国人眼中有尊严；没有这些权力，中国最低的区官也自认高过英国商务的总代理。这种虚幻的优越感之大害，时时感受到，而在谈判时最甚。守旧计划将使祸害延续；试行今所提议者，毫无风险，或大有裨益。中国人不接受常驻京城的公使。若有军法官，他可每三年赴京一次，向皇帝呈递英王的祝贺；既常有机会在朝廷，便可对广州政府起牵制作用。以防止和惩罚我们自己人犯罪为由设置这样一位官员，比以任何其他身份出现，更容易克服对其留驻的反对。中国人同世上一切帝国一样，财政困难颇大。今年（1814年）他们已多方腾挪。北方的叛乱与歉收，对他们伤害极大；各处商人欠政府巨款。农夫无力以实物纳税，甚至无力归还政府借给他的籽种。政府已向富户摊派，要求高级

官员为国辞去俸禄，并降低捐官的价格以招徕众多买者。此意在表明，他们并非高出寻常财源甚远；不是暗示他们会因失去某一财源而破产，也不是说他们会为欧洲商务舍弃或冒险其统治。不，不要求他们如此。所求的只是：他们公道、公平、有礼。

附录六：事件记叙（NARRATIVE）

记英国军舰"托帕兹"（Topaz）号一取水队水手与伶仃岛（Lin-tin）华人居民之间冲突之事，附1821—1822年广州时事评述。马礼逊博士（Rev. Dr. Morrison）著。

伶仃岛，或更准确地写作零丁（Ling-ting），意为"孤苦伶仃"，是一座圆锥形的山，从海湾或宽阔的海峡中升起，那海峡是通往广州之江的入口；该岛距澳门约十八英里，距狭窄设防的关口——称为虎门（Hoo-mun），即"Tiger's Gate"（虎之门），葡萄牙人译为"Bocca Tigris"，英国人简称为"Bogue"——也约略同距。

直到1814年，伶仃岛几乎无人居住。那年，英国商馆大班埃尔芬斯通先生（Mr. Elphinstone）与其同僚，因与中国政府交涉，将当季英国船只在伶仃岛附近扣留了相当长时间，不许它们在交涉期间进入虎门、驶往黄埔

（Whampoa，或应写作 Hwang-poo）锚地。船只在彼停留期间，给岛上有蔬菜家禽可卖的村民带来了好市面；自那时起，人口渐增。迁来定居者来自称为嘉应州（Kea-ying-chow）的地方，在广东与福建两省交界处；那多山之区不断走出一批贫穷而冒险、常傲慢好斗的人，随处见有未开垦之地便定居下来，自称"客人"或"来访者"。这些人中有许多移民到南方的各个岛屿；英国船只雇水手时，所雇的多是嘉应州本地人。

中国人说，伶仃岛上的这个社群约有两千人；为防中国强盗，他们立下规矩：一闻锣声，男女老幼各执所能执的武器，一齐集合。

1821年12月15日，"托帕兹"号军舰（时在广州）舰长理查森（Captain Richardson）派小艇上岸取水，并让水手在山涧中洗衣服。为防备水手与村民冲突，指挥官特意不让水手带武器上艇，还派了军官随行约束其行为。中国人因先前的宿怨，水手刚一登陆便敲响铜锣——警报的信号，全体居民执农具、长竹竿（竿头缚刀以为矛）、棍棒、石块等，一拥而上扑向水手，似有意致残或杀害。舰上见水手有险，值班中尉发炮数响，同时派一队海军陆战队去救援。但未及救出，已有十四名军舰水手受伤，六人重伤；一名中国人黄日

满（Hwang-jih-man）被杀，另五人受伤，其中一人后伤重而死。

按中国官方公文所载（据被杀者之兄所供），水手挑衅在先：在冲突前一日挖了些番薯，又抢走两坛烧酒。

12月19日，理查森舰长致书广州巡抚阮（Yuen），陈述其部下遭袭之事，并说华人所受的损伤，皆由其自身不端所致。

巡抚派两名官员前往查办；但他们要求把受伤的水手送出船来，在岸上由他们验看。理查森舰长不允，也不许中国行商陪同中国官员登船，在英王的甲板上摆出一副中国的公堂。

此事报到巡抚那里，他似在气头上，发文宣称他的官员绝不能登军舰验看伤者；他说，这与官府体统不合；他把英国舰长不肯把人送上岸之举，称为"'外夷'的耀武扬威"，天朝不能容忍；又直言不讳地断言，舰长关于其伤者所说的话，大半不实。

英国舰长起初力陈，巡抚应复他一信，而不应就行商发一道命令了事；但巡抚认为这也是那种不应纵容的傲气；为挫此傲气，他仓促下令，停止英国商务，他深信这会使贪利的外国人就范。又宣称：凡所犯杀人案，要公司驻华管理委

员会负责；随即命令厄姆斯顿先生（Mr. Urmston）及委员会其他成员（即马洛尼先生（Mr. Malony）、威廉·弗雷泽爵士（Sir William Fraser）、罗巴茨先生（Mr. Robarts））去命令、敦促并迫使理查森舰长交出"番鬼杀人犯"（中国人的说法），以便审判定罪、抵命。若不从，他威胁要"久停其贸易"。

广州（或广东）省巡抚兼管邻省广西；广东、广西之意即东边的"广"与西边的"广"；故中国人称他为两广总督。英国人向来误称他为"总督"（Viceroy）。这一字面错误导致对其权力的误解。有时人们怕他过甚，有时又对他期望过高。他未经皇帝批准，不能创立任何新法新例；必须按成例与现行法律行事；他没有独断之权，但在法律指明的某些案件中，他可与第二长官抚院（Foo-yuen，一种副总督）会衔立决。

现任总督名阮（Yuen，即阮元），年约六十，在各省任官多年。他曾是风流文人，爱作诗、爱编书。按鞑靼—中国式省级政府的体制，各官员彼此牵制颇多；但新皇帝道光（Taou-kwang）用人失当，把省内三个最高职位——总督、巡抚、粤海关监督（Hoppo）——都交在阮一人手中，他的有些公文钤用此三职的三方印。

阮总督有个宠信叫费（Fei），近被擢为省臬司（Provincial Criminal Judge，即按察使）。费年约三十，骄傲轻率，仗总督的庇护，敢行激烈手段。正是此人，本季在紧闭的门内，审判定罪了美国水手弗朗西斯·特拉诺维亚（Francis Terranovia），罪名是致死一名中国船妇。

总督与臬司二人，一心要取一个英国人的性命，对其他官员的建议充耳不闻；特别是布政使（Poo-ching-sze，即省Treasurer）与盐运使（Salt Commissioner）建议：伶仃之事既发生在离海岸不远的海上，就应在彼地了结，不应牵连广州的商务。但阮与费本季的施政表明，他们深信：只要摆出强硬姿态，以减其利来烦扰外国人，便无事不成。阮总督在向皇帝奏报特拉诺维亚案时说，外国人至上的善就是贸易；美国人迟延推诿、作虚诳之辞，不肯遵权威、道理、正义之命交出"番鬼杀人犯"，贸易一停，便立刻交了出来。

对于总督要求公司商馆委员会去命令迫使海军舰长交出"番鬼杀人犯"的要求，他们答复：英王军舰的舰长不受他们管辖；他（总督）的要求……

阁下所要求的，是不可能的事。他们建议中国官员直接向英国军官交涉，双方和气了结此事，不牵连商务。这一陈述再合理不过，却不合总督的政策，他充耳不闻，一再重

申：商务管理委员会必须对军舰的行为负责，因为军舰是为护航护商而来的；这种负责或担保，他显然扩大到可向保证人或人质要求的一切。

军舰恰为某事驶往澳门锚地，次日又驶回。总督的耳目机警，立刻报知军舰下去之事，总督随即发了一道侮辱性的公文，说舰长因所犯罪行害怕了，正一点点溜走；但若不交出这些"番鬼杀人犯"就离去，英国大班及其同僚须对所做的一切和丧掉的两条性命负责。

总督不派任何官员登军舰验看受伤水手、兼听两造之词，却把村民召集起来，只听他们一面之词；臬司费派人到伶仃，把腐烂的尸体装棺运到广州。

英国人大概预见，若国王陛下的舰长执意离去——他终究要走的——而不向中国人交出任何人，他们将陷入极严重的困境，便开始备船出海，把金银装上"滑铁卢"（Waterloo）号。政府懂得装金银是什么意思，却出于轻蔑听任其为之，深信贸易——用中国人轻蔑的话说，对利的贪爱——是一条铁链，必能把外国人拴在广州。说基督教国家的居民普遍弥漫着好贸易、贪利之风，或有太多真实；英国又有朋友向中国人灌输"英国离了中国的茶叶贸易便不能生

存"的观念；中国人认定了这一点，便事事想以中断商务来遂其所愿。

理查森舰长第二次致书总督，总督却不拆封（即不收），而经中国行商之手转交委员会，让行商在他们面前拆开，把内容用公司的印转报总督。此举意在让委员会以行动表示他们口头不肯说的话，即：他们不能授权一个送信人拆舰长的信，他们可以代他行事。信被行商拆开，但因是英文，他们看不懂；据说后来总督既不自己拆，也不许当面拆，便退回舰长。总督大怒，说他今后只收经行商翻译的外国人来信，而行商中没有一个懂任何外国语言。他们翻译公文的方法是：通过口头传话得其大意，用中文写下来；在涉及外国人索欠若干银两或其他简单事实的公文上，这倒也行；但一涉及说理，又希望文体口气与事实同样忠实，这方法就很不完善了。中文里，意思可以用上对下、下对上或平辈的口气表达；他们却把外国人嘴里的话写成卑躬屈膝的口气，不单为满足虚荣，更为可以如此待他。因此政府宁愿外国公文用外国文字送来，那样便可让本国译者对公文的文体精神负责。次好的与政府通信之法，是送中文与外文各一份；但这又让行商和政府有话说："这中文译得不好，我们去重译一份好的"——即更合他们心意的。基于这些原因，埃尔芬斯通先生在1814年说动地方政府允准：公司送交政府的公

文只用中文，加盖印章。然而阮总督此次却正式宣称：只许行商翻译外国公文。

广州的中国政府竭力使外国人不懂中文、中文典籍与法律；不许他们进衙门；把给外国人出法律主意、帮他们写呈词供状的本国人定为汉奸，罪证确凿即是死罪。外国人既如此无知无助，地方政府在与之交涉时，便惯把一切不喜欢或不方便的事都称为非法；政府又不重真实，添几个情节或删几个事实，便可使其公文证据与记录随时为自己辩护。

即便关乎外国人的性命，它也能把公文做成这样：在恶意之下，每个情节都对被告不利，一切可宽恕或可辩解的情节都被删去。

在伶仃事件交涉之初，阮总督似乎以为能影响公司船只的船长们去恳求委员会和海军舰长交出一人正法；怀此想法，他在一道公文末尾附了几句给船长们的话，命通事把公文送到每条船上，把大意讲得清清楚楚。公文嘉奖船长们行为规矩，惋惜他们被海军指挥官的不端牵连。船长们给行商复一便条，说他们无权就此事与阁下通信。

后来，眼看要离港了，他们致书总督，请准把私货带走。总督拒绝，叫他们去找大班和海军指挥官设法除去障碍，还说不许再拿呈文来烦他。他们却又烦了他一次，说人

人都有权指望执政者主持公道；总督既已准公司装运金银，又放行三条船，船长们指望他要么准他们装运已买下付过款的私货，要么命令 行商偿还欠款，并准他们装运家具什物。

他复文说：在放行那三条船一事上，他已比严格的体统所当容的更加宽容仁慈了；"如今，"他又说，"这些外国商人不思感激，反把一次不当的宽容当作另一次的借口；但命案的法律程序未结之前，"他说，"我不许一丝一毫的货物上下船，也不许他们把家具什物装船。"

然而，就在这道公文送达的当晚，船长们已把家具什物装了船；英国商馆撤出广州，登上黄埔的船只，据猜是打算彻底离华，把这棘手的事交英印两国政府处理。

1822年1月11日清晨，船队派出武装小艇在广州接应商馆人员。尊敬的东印度公司大班厄姆斯顿先生（Mr. Urmston）当着几位船长的面，亲手降下英国旗，不愿在这等重大场合假中国人之手。同日下午，商馆旗升上公司自己的"滑铁卢"号，在黄埔。

次日1月12日，黄埔的十条公司船只顺江而下，锚泊于一处，中国人称蚝墩（Haou-tun），欧洲人称二沙（Second Bar）。

离粤之前，行商们渐渐相信商馆委员会离华之意是真的，便一面似乎在地方政府处出力调停，一面又向外国人许愿诸事将速定。11日，行商们手里拿着总督的命令，说"不许装运一丝一毫的货物"，却劝船长们不要搬动东西，说不久便可全搬。10日，一位行商中的老先生许诺，主要靠他的努力，三四天内全部办妥；但凡有经验者都可作证，这类事上中国人谎话连篇、诡计多端，即使偶尔说真话也不可信。而在与外国人打交道时，他们竭力使外国人不懂语言，断绝其得知官府作为的一切消息来源，欺骗起来极其容易。

那些主张"中国人当得的，就当如欧洲国当得的一样给"的人，似乎忘了中国不像欧洲国那样给外国人以得公道的帮助。例如，外国人在英国，可得语言上的一切帮助，可自由出入一切法庭，可聘本国最能干的律师为之辩护，使其得以利用一切可宽恕或可辩解的情节。在中国，一切相反。若有本地人帮外国人写状子，政府便喊"汉奸！"，这喊声不是空喊。有记录在案：一名本地人被诬告为外国人写呈词给政府，以"汉奸"罪被斩首。在这种情形下，外国人自然怕受欺、怕中计；在中国人那里不肯给的，在别种情形下给倒是合理的。

例如，"交人受审"之说，还有比这更合理的吗？尤其行商还保证，此案情形特殊，决无性命之忧。1784年，行商们拿这套说辞和保证，在欢宴杯酒之间哄住外国行东（Factors），而无辜的炮手被带进城受审；几小时后便宣布，案子（中国人用洋泾浜英语说"hab setty"，即已经了结）了结了；怎么了结的？无辜的受害者被勒死。

1821年美国水手弗朗西斯·特拉诺维亚案亦然；即按对他最重的指控，他也不过犯了误杀或可恕的杀人。中国人放话说此事必不要他的命；无论如何，须先得皇帝对案子的裁决。

美国贸易一停，弗朗西斯便被应保护他的人抛弃；行商们保证拿他万无一失；中国官方公文说他是"交出来的"。审他的是三四名官员会审，欧洲人一概不许旁听。审官们当天傍晚已打定主意，次日天亮，不告诉他本人，也不告诉与他有关的人，便把他勒死了。

在中国，勒死被认为是最轻、最不辱的死刑，因为保全尸体完整。受刑者被勒死在直立的十字架上，双臂绑在横梁上伸开。

弗朗西斯凌晨三点被叫起，劝他吃早饭，说今天可能没饭吃；他笑着说太早了；再三催促，才吃了。他被带过那架

将受死的十字架；他是天主教徒，按那派基督徒的习惯画了十字。随后被匆匆带过一座大厅，当着总督的面，又被带回去迎接他意想不到的命运。据说有几百兵丁围住那地方；直到刽子手把手按到他身上，他才疑心其用意。他便挣扎，向天、向心呼吁，似向自己人求救，但被抛弃，无助，脖子上的绞索一紧，眼珠便突了出来。

这一幕上演时，总督正拟一道告示，以自称天朝的堂皇辞令，宣布处决弗朗西斯、重开贸易。同时上奏皇帝，说弗朗西斯"在公堂"上罪证确凿，总督"传番鬼大班观斩"。

1月12日。当晚，行商们到"滑铁卢"号——大班和委员会所在——来问军舰下澳门之事。中国人盼它离去，因为那样地方政府便可向北京报称：英国舰长因所犯罪行害怕，逃跑了。但军舰又折回伶仃（Lin-tin），此计不得行。

1月13日，总督发文，自称确信先前所为出于误会……

1月13日，总督发文，自称确信先前所为出于误会：起初他以为委员会与舰长串通一气；但委员会既愿蒙受如此大损失，可见他们确不能约束海军舰长；总督慈悲，不忍使无权遵其要求者受此损失。因此暂且宣布开市，略做些生意，使粤海关渐收税饷；但除非委员会向他指明"番鬼杀人犯"如何交出受审受罚，贸易仍须再停。又说委员会可放心回商

馆。"但，"他说，"记住，我预先告诉你们：除非你们明白保证杀人犯如何交出，你们的贸易仍要停。"

据说委员会答复："阁下所要求的条件，于我们是不可能的事；贸易既仍要停，我们回商馆也无用。"他们又简略论述了自卫之权，以及把偶然杀死侵犯其人身性命者当作杀人犯的流弊；此论基于自然法的普遍原则，非基于任何一国的成文法。中国既不许本地通晓其法律者助外国人，中国的成文法对外国人便无用，全凭坐堂官肯给多少。当总督或地方官解释法律不受牵制，又可无惧反驳地按其偏见编造公文证据时，中国法律对欧洲外国人便成了一纸空文。

在中国住过多年、有机会深知其衙门办理外国人案件情形者，都记得：下级官员在其公文证据中把众所周知的事实断然否认，斥为全假——而那些官员恰是涉案者；然后便按"其证据为真"这个方便的假定办下去。

广州本地人对外国人普遍怀有敌意；无论官民，谁若露出一点为外国人主持公道的意思，便招同辈之恨。

1月16日，收到总督来文，说他不愿拆委员会最后送来的公文，已命行商拆看，内中是否明说"番鬼杀人犯"（"托帕兹"号的人仍如此称呼）如何拿获、何时传到即到。既未明说，案子便不能结。

总督因此再派行商——最后一次——经委员会向海军舰长索一声明，说明杀人犯如何交到；或其意是如何处置。

行商奉命代总督拆委员会所交的任何公文；若内有上段所说之声明，便转呈他；若满意，贸易即开；若公文无此声明，行商奉命掷回，不再就此事多谈多议。总督又说：船只既已命离去，不发出口单；但若要走，炮台不开放炮强留。

行商被问何种声明可使总督满意，同意由海军舰长作一简单声明：伶仃之事重大，出了人命，将奏明英王，有关人等将依法究办；或按中文更严格的译法，"按本国法律查办"；此诺可由海军部或任何有权机关派调查庭，调查军舰官兵在伶仃时的行为，而完全兑现。

18日，一份致行商的书面文件，载上段之意，交行商转送广州。

"行"（Hong，官话读 Hang）在中国指大商馆或商业建筑；行商（Hong Merchants）通常……

"行"（Hong，官话读Hang）在中国指大商馆或商业建筑；内地通常所说的行商，约等于"批发商"，以别于苏格兰人所说的只开店铺的"商人"。但本文所说的行商，是经特许的批发商公司，专与欧美外国人及亚洲各口岸——即"从海外到广

州口岸的外国人"——交易，故其正名为"洋行商"（Yang-hang-shang），即"海上的批发商"。

这班人近年约十至十二人，富者少、贫者多；虽有如此大的专卖，却因不善经营大业或其他原因，并不兴旺。他们的专卖在于：他们是唯一合法与外国人交易者，而非合股；每个行商各用其本钱贸易；但若有行商倒闭，其欠外国人的债（限额内）须由全行各人的公所分红偿还。每条外国船进港贸易前，须得一名行商向政府作保，保该船一切；因此这些人有时又称"保商"。几年前，行商中贫者多，政府又疑他们受某些外国人的不当影响，便把两三个较富、资深的行商组成一委员会，总管全行。

地方政府不让自己的官员直接与外国人交涉，总设法经行商之手统治；其官方命令常发给行商，由行商转饬外国人。用意有二：一是把执行交涉之权交给最熟悉外国人的人，而这些人不能向外国人索取叩头下跪等礼——经试探，外国人不愿也不惯这类礼貌教育。二是政府用行商作执行大臣，便可使其对一切事负责，从而更容易勒索、欺压那些大胆不驯、或按中国人看法粗鲁乖戾的外国人。

这些半官半商的行商，往上两三代多是福建省人；当年商务从该省厦门口岸移到广州，他们随之而来。非福建籍者

是广东人，只有一人来自大江（长江，Yang-tsze-keang）北岸，故被其他商人称为"江北人"。在中国如在别国，要洗去出身微贱的耻辱，需几代人的漫长时间；至今说起一些老牌富行，还常说"他祖父在澳门街上挑着担子卖柑子"；或说另一家"他父亲开铺子卖旧锁"；年轻一辈中，有些人自己当年做过店员或通事（官方称押货出洋的翻译为通事）；据说还有一人当过仆役。有一人颇有些家世，自己也曾在政府中任过体面的官职；但这位中国绅士做了个糟糕的商人，很快把带进来的财产赔光，如今实际上破产了。

这些人中，有些在父辈致富后受过教育，在中国也算受过良好的教育，有机会与本国的官员富人交往；但一进商号做事，便须常到各衙门伺候，又有无数事务要办——既是政府对外国人一切举措的执行者，又有"行"（其商号称行）的浩繁生意——便无暇增进学问了。

另一些人，按中国话说"在世上是打出头来的"，钱财上改善了境况，却几乎不会写字。

行商们的日子一般不好过，一半因本国政府的官气与暴虐，动不动骂他们是"番鬼的奴才"；一半因他们作保的不只是有教养守规矩的外国商人，还有吵闹不驯、酗酒的水手和走

私的奸商。所以他们一发财就厌恶行商生涯；但不许退出，皇帝说：他们当行商为私利，富了就须为公益留在行里。

处此境地，行商们在政府与外国人相争时，一般设法两面欺瞒以自保。对政府说："这些外国人野蛮粗鄙，又是恶魔，没法跟他们讲理"；对外国人则大讲官府加给他们的苦楚与"勒索"，以软其心。

1月20日，行商们把"英国必有司法调查"的声明给总督看了，奉命回复：除非公文是致总督的，他们不敢呈。总督既有意调停此事，便照18日公文之意另缮一文，　　按要求致总督，交通事送往广州。

所谓通事，广州有四五名，由政府委派而不支薪；多是无知之辈，翻译的本事不过会说中国人在广州用的洋泾浜英语。他们不识英文，连本国文字也不常识得。这四五人在内雇了不少文书，记装货单等；在外雇了不少"讲嘴的"，在商馆伺候，为押货的税官讲解。凡重要事务，本人须亲自到场。

政府虽指望这些通事翻译，却不鼓励他们学外国话；稍有努力便遭白眼，以为此等知识会通汉奸。这是同样的卑鄙心思，诱使中国人使妇女无知，怕识字会给私情提供方便。

1月22日，道光元年除夕，收到行商来信，说已把委员会最后的公文呈总督，但年关在即，未得正式批复。新年头几天他们将亲自带来批复，共商此事。

送上述信件的官方差人还带来消息：皇帝已批准将首席行商革职，即褫去其品级的标志。

读者须知，鞑靼—中国政府把臣民分为十等：无品级的平民大众为一等，另有九等品级。

鞑靼征服者在命中国人薙发留辫的同时，也改了服制，尤其是帽子，与以前中国所戴的帽子完全不同。夏冬的官帽不同，但都同意为低圆锥形，顶上有圆顶子，以其质料颜色显示戴者的品级。

一、一二品以红宝石或珊瑚顶子为标志。　二、三四品以蓝色顶子为标志。 三、五品以水晶顶子为标志。 四、六七品以不透明的白色即乳白色顶子为标志。　五、八九品以金色或镀金顶子为标志；最低应为银色，但从不戴。

此五色五料以别九等；同色之中另有分别：如一品为素红珊瑚，二品为雕花珊瑚，三品为深蓝，四品为浅蓝，余类推。

这些品级授予文人及文武官员。宰相、督抚、将军等为一品。

政府不只把品级授予科举得中者与军官，也卖给出得起规费者，以此为财源。所卖的荣誉若只是虚名，或只在礼节上有些特权，中国舆论便不以为意……

但当朝以实际卖官——毋宁说卖做官的资格——在中国人眼中自辱门楣，因为这背离了立国之本：一定的文学资格是做文官的唯一凭据。

行商们人人都有这样那样的荣誉顶子。首席行商原有一颗红的，随财富增长，逐渐捐上去。最后那颗顶子比直捐更体面，是先帝为嘉其巨额捐助国用，特旨赏的；据说皇帝如今褫去此顶，待某些条件履行后再复还，并有复还之许。

加于首席行商的惩罚，源于上述行商的负责或作保之制。小行商为某条自愿作保的船负责；但此次政府偏要首席行商为一种违禁货的普遍输入负责，而他并不经营此货，与此毫无干系。

在澳门、黄埔，自鸦片被禁以来，地方官纵容走私入华已久：有的官员看着每箱交货，收规费；有的在衙门里远离走私现场，每年收贿，默许违反上谕。

1821年9月，澳门一名华人——向为葡萄牙人与中国官员之间经手收付各项常例贿赂的中人——被政府拿获，罪名是雇凶助其倾轧对头；凶手得手后，把水银灌进那人耳朵，伤

其脑而不杀；又薙下那人头上的短发，和在茶里，逼他喝下。

出此毒计、出钱雇凶的恶棍，长年以讼棍为业、给衙门送利，横行乡里；衙门觉得他有用，总庇护他不受国法制裁。但他在官场朋友中终究树了敌，有人设法把他的劣迹并其在乡里的势力夸大呈到总督面前，说捕役拿他不住，他一吹哨便有数百人来护。总督又惊又怒，立命派兵拿获，下入臬司狱。这讼棍便把怒火转向旧日的官场朋友，当即供出自己是包贿的中人；附近衙门官员每箱或每年各收若干（数目确凿），纵容鸦片走私：受贿的不只是衙门里的下级跟班，还有上司大员，还有蓝顶子的武官，甚至戴红顶子的水师提督。

总督对鸦片之事不可能一向不知——他衙门里的文书、幕友、武官常用此物；但如今的揭发使他更不能装聋作哑，也更危及自身：在广州做了几年官，再以不知此等弊政为辞，朝廷必不恕；若立刻惩办被告发的官员，那些人归他管，他对朝廷在一定程度上有管束之责，惩办了也未必免于申饬，甚至降级。

于是他不惩办正犯，却打定主意告发首席行商——一个胆小怕事的富人，中国人绰号"胆小的小姐"，好欺负；告他作

保失职，未向政府指出每条载鸦片的外国船。那人辩称从未经营鸦片，与经营者也无干系；又不能搜船查货；又管不住纵容、实则保护鸦片走私的政府官员，都是徒然。总督定要他负责；首席行商第一次早晨见总督，便被告知：奏请革职三年的专折已发出。若三年内该行商经理得法，杜绝鸦片进口，便奏请皇帝复其顶戴。

顶子当即从帽顶旋下；但据说纳了一大笔"好处费"，准暂戴，待圣意如何；今晨听说，圣意照准了阮总督所为。

总督羞辱了行商，接着连发数文，把鸦片贸易的骂名全推给外国人——葡萄牙人、英国人、美国人——而不推给中国的吸食者、中国的走私者与贪赃的中国官吏（公道地说他们本该分担一部分）。因英国东印度公司禁其船只运鸦片来华，总督把英国（除其水手外）从他加给一切鸦片贩子的许多骂名中开脱——卑鄙可耻的贪心、可鄙的贪利之念；他说他们从中华天朝运去提神的茶叶、治病的　大黄给西方万民，换回的只是毒物。在一文中他试以祸福之说动其宗教之心，许诺神明将护送正当商人平安渡海；而走私害人毒物的，头上悬着人间王法的恐怖与阴间神明的震怒。总督说，美国船长敢运鸦片，因他们没有国王管束。

阁下虽未在案中直攻自己的官员，但料他会寻别的事由惩办几个。这是广州政府常用的法子：不便揭真情，便寻别项罪名牵连被告，以掩饰自己。

总督派一高品官员扮作密探，监视缉私船。该员拿获几名正在走私——正是派他们去缉的货——的缉私兵，欲拿，缉私兵拒捕，死伤一二人。阁下深以本国政府为耻，压下案情，命以寻常命案问拟。

本季查办鸦片船时，总督把英国公司船与"乡村船"（country ships，指印度的私商船）分为两事；基于此，伶仃事发时，他的公文虽宣称"停止广州全部英国贸易"，仍准乡村船及其代理人照常经营。

星期五25日，行商们下到二沙，带来总督公文，驳回理查森舰长把伶仃之事交英国政府办理之议，重申交出"番鬼杀人犯"的命令或要求。此复使行商们在向理查森舰长索最后公文时所抱的希望落空；委员会得报，立命各船起锚过虎门。

这一段江面通常要雇引水；但广州总督威胁引水，助船过虎门者死。然而北风正劲，各船得罗斯船长（Captain Ross）海图精良的指引，无引水也安然驶下；虽事不愉快，这队巨舰列成的阵线却壮观美丽，由……

由以下船只组成：

"却敌"（Repulse）号——约翰·帕特森船长（Captain John Paterson） "滑铁卢"（Waterloo）号——理查德·阿尔萨格（Richard Alsager） "哈里斯将军"（General Harris）号——乔治·韦尔斯特德（George Welstead） "布里奇沃特"（Bridgewater）号——威廉·米切尔（William Mitchell） "阿特拉斯"（Atlas）号——查尔斯·莫特洛克（Charles Mortlocke） "肯特"（Kent）号——查尔斯·奥特韦·梅因（Charles Otway Mayne） "洛瑟城堡"（Lowther Castle）号——亨利·科布（Henry Cobb） "凯利城堡"（Kellie Castle）号——亚历山大·林赛（Alexander Lindsay） "查尔斯·格兰特"（Charles Grant）号——休·斯科特（Hugh Scott） "基德将军"（General Kyd）号——亚历山大·内尔内（Alexander Nairne） "康登侯爵"（Marquis Camden）号——托马斯·拉金斯（Thomas Larkins） "斯凯尔比城堡"（Scaleby Castle）号——D. R. 纽厄尔船长（Captain D. R. Newall，后在穿鼻与船队会合） "温莎"（Windsor）号——托马斯·哈维赛德船长（Captain Thomas Haviside）* "法夸尔森"（Farquharson）号——威廉·克鲁克香克（William Cruickshanks）*

此二船先前已遣回英国，停于穿鼻，后被扣留。

国王陛下军舰"托帕兹"号，三十六炮，查尔斯·理查森舰长（Captain Charles Richardson），在上述公司船只驶往该锚地时，正停于穿鼻（Chuenpee）。

总督曾许诺炮台不开放炮；但此诺不可全信，各船过炮台时炮皆装双份弹药，火绳点燃。公司船只在炮台上游出现时，炮台下游的国王陛下"托帕兹"号起锚上驶，必要时接应。

下午约四点，全队锚泊穿鼻；穿鼻之意为"穿了鼻孔的鼻子"，因此锚地得名于一块当中有孔的礁石。

从前如1814年，曾坚持船只退出虎门之外即为决裂，是终止一切谈判之举；因此如今没有好理由指望中国人再有进一步的让步。

25日晚，在穿鼻，"斯凯尔比城堡"号自英国直航带来的公司邮包送到"滑铁卢"号，带来许多私人信件和公共消息，26日及后几天，全队人心为之振奋。加冕的盛典与王后的薨逝，在他们看来似同时发生。

1月28日，收到行商来信，说听说船已过虎门，一船正从别船半载的货中补满；又说："有要紧话面告，请停止倒货，勿远去，待我们到。"

29日，他们到"滑铁卢"号，同来的还有那位老先生——人称"江北人"。要紧话是一项提议，意在使地方政府得以了结

此案：办法是委员会致书政府，声称理查森舰长说，有两名水手某某、某某从军舰上失踪了。以此为地基——作伪证（在中国，书面声明代誓）——他们要盖起一座法律的上层建筑，证明此失踪二人即杀人犯。此议被断然拒绝。剩下的办法是：军舰离去几天也好，使总督得以上奏朝廷，说英国巡洋舰载着杀人犯逃跑了。

据悉委员会书面重申前议：公司船只与伶仃之事毫不相干，牵连其商务是不公的；若政府今后把国王陛下船只之事与公司商船分开，他们愿回广州。

在与行商的往复劝说中，上面那位老先生——年轻时做过中国讼师——似乎发现了理查森舰长原先就向总督陈明的一点：伶仃居民的袭击与所遭的致命还击，是一日之事；而地方官却报称：十一月二十日村民追水手索番薯烧酒，二十一日水手带械上岸报复。"你这说法，"老先生说，"在法律上大不一样；还击正在被袭之时，与分两日的事，是两回事。"行商们便提议理查森舰长致书总督，陈述案情。理查森舰长原已向中国政府陈明案情，但为通融起见，不反对重述；他便写了一信，由马礼逊博士译成中文，不附英文本，以免借口改正翻译而曲解事实与说理。舰长又在信中说明离华之期将近，免得日后说他不先告知而去。

1月31日，收到澳门葡萄牙总督来信，对英国表示友好，愿为公司事务效力；若愿意，可在此事上向中国人调停。信附一公文译文，是澳门附近一名地方中国官——葡萄牙人称"白屋官"（Casa-Branca Mandarin）——给葡萄牙人的。该员照小中国官的常例，写得堂皇，夸张常胜过其本已夸张的上司。

其谕旨大意：天朝子民被杀二人，英国人须抵命二人，否则永断贸易；英国大班等携眷在澳门暂住，不过是格外施恩；如今贸易已停，家眷已登船，非交出两名英国人抵命，永不准回。

据信总督阁下的调停被谢绝了；委员会既与省总督通信，一个下级中国官的多事干预便不值理会，"白屋官"的"札"被退回。

葡萄牙政府占据澳门的原则是容忍——每年向广州政府纳银。中国人向葡萄牙政府发号施令，要进炮台随时进。澳门城内有中国衙门、中国海关，也有葡萄牙政府、葡萄牙海关。

英国商馆住澳门，不是凭葡萄牙人的恩准，而是凭中国官府给葡萄牙人的一道命令所生的权利。荷兰在法国统治下与葡萄牙交战时，澳门葡政府命荷兰商馆离澳；荷兰大班费

了些力，从中国政府取得一道否决令，废了澳门葡政府之命，荷兰商馆便赖着不走。凡自广州得执照乘"札船"赴澳的欧洲商人，都带一道给澳门葡政府的命令，准其登岸；但葡人若不喜欢他，可禁本国臣民租房给他——中国人不能强迫他们出租；欧洲人也不惯住中国房子。但此难只临到个人，凡经本国政府认可者无此虞；据说葡萄牙朝廷有常谕，命澳门官员给欧洲商馆安排房屋。

2月1日，收到行商来信，说政府已派一官员当日离粤，下到船上来查伶仃事之原由，行商及前文提到的那位老先生陪同。

3日这些人到穿鼻，4日官员们登上军舰，与理查森舰长会谈。舰长只让大副、"托帕兹"号军医和马礼逊博士进舱——博士为英方传话。中国行商不许登船；那位老先生先前以朋友身份在船上，此次会谈被排除在外。

伤者名册原是军医开的，由军医和理查森舰长签字，交给中国人；他们当即按马礼逊博士的口译笔录了中文。据告之，中国人寻衅的可能起因是：一名军官打碎了两坛烧酒，那是伶仃居民藏在沙里、要弄到水手手中的。而偷番薯的原告，据猜源于两只宠物山羊的看守人割了些番薯叶喂羊。中国官员此次无权断案；会谈结束时说将禀报总督。他们看了

一名尚未痊愈的伤者的吊床，也看了几个刀伤已愈者的疤痕。

中国官员受到殷勤接待，军乐奏、陆战队列队如仪；离船时鸣炮三响致敬。

大班厄姆斯顿先生偕阿尔萨格船长（Captain Alsager）登中国官员乘坐的兵船回拜；理查森舰长也到他们船上回拜中国官员。舰长和厄姆斯顿先生离甲板时，中国人鸣炮三响。

兵船上有两门葡萄牙铜炮，一门约铸于1630年；告之一名中国官员，他对炮之古老大为欣慰。

兵船管带戴水晶顶子，看似朴实和善。他陪文官们登军舰，表示愿与理查森舰长友好往来。

行商们这天仍想要一点法律虚构的地基，要人说一句假话，如"两人落水失踪"，好让政府说这二人即杀人犯；行商仍坚称政府不认自卫之辩，不把案子当作可恕的杀人；所以拿了伤者名册、听了事之原由，也帮不了他们做出一份可呈皇帝的说法。

中国官员此来，似乎未带具体的调停条件，只带上司的泛泛意思：外国人自拟的任何说法，上司都不查真伪；所以这些官员来，不是带来安排的条件，而是要在原先中国政府

所定的原则上设法结案，即：军舰的人杀了两个本地人，因此两个英国人或须正法，或须说成淹死，或说成随军舰逃走了。

总督如今大权旁落，因副总督（中文称抚院 Foo-yuen）到粤；如本记叙开头所说，新总督手里本攥着抚院的印。

新抚院是满洲鞑靼人，在此问题上与总督多有不同；既如此，对外国人更有利——总督本是中国人，所取的立场已敌对到无以复加。

星期五2月8日，国王陛下"托帕兹"号天亮起锚；公司船队的队长韦尔斯特德船长（Captain Welstead）鸣炮致敬，军舰还炮；接着尊敬的东印度公司"滑铁卢"号鸣炮，还军舰前晚为大班鸣的礼炮。

星期五中午，致书行商，告之理查森舰长为上星期日登舰的中国官员的报告等了合理的时间，未得回复，已启程。

2月10日星期日，收到行商便条，确认收到委员会来信，许诺政府命令一下，便抄送下来。

商馆牧师亨利·哈丁牧师（Rev. Henry Harding）今日在"滑铁卢"号举行礼拜。"教堂"在后甲板上有条不紊地搭起，水手们庄重地参加。阿尔萨格船长充当领唱。

行商许诺军舰一开便发的官方公文并未发出；2月31日（按：应为笔误或排印错误，或指2月底某日）他们却下到穿鼻，呈上一份信稿，要委员会照写给他们，内称理查森舰长临去时说，查不出谁杀了中国人，但要把人全带回英国惩办。委员会还要说将致书董事部，请其奏明英王，惩办罪犯。信末恳请总督如前谕准商馆回广州、重开贸易，外国商人对此感激无量。

委员会不采用此信，重申一贯之说：他们对军舰无权，舰已去，此问题是海军舰长职权范围，不能再议。但若中国政府把国王的船与公司的船分开，准贸易照常，商馆愿回。此文交下，行商们回广州，似兴致颇高。

"江北人"在此事中三四次用最强的话作最肯定的保证，说速定了结，此次却未随最后的代表团来；绰号"娇小姐"的那人费力解释，迟延非出于他的敌意。

2月14日情人节，几位先生游览罗斯海图上称 Laun-keet 的岛，中文写作"龙穴"（Lung-heue），意为"龙的洞穴"。岛上却无洞。本地人说南边一湾即"穴"所指。岛东树下有一坛，供一块粗石，为崇拜之物。坛两侧题字祝愿一帆风顺、水平浪静，似拜者多是航海人。岛西有十来个到二十个男丁，赤

贫。唯一的砖建筑是一座庙，供"三圣"（San-shing），名周、林、罗。

在穿鼻发现一瓮，内有人骨。据说一位英国外科医生为裨益解剖学，带走了头骨。

2月17日星期日，行商们带来一份致政府的信稿，口头许诺：委员会若采用，以官方名义致总督、抚院、粤海关监督，此事便了结。此文自称根据委员会给行商的最后信件，但精神文体被改低，降为奴颜；"我们"一词改用中文的"夷"字——通常译作外国人，但除"非中国人"之外，还带有……

卑下之意，颇似古希腊人用的"蛮夷"（barbarian）一词。英国译者多年来在致政府的信中已弃用此字。所拟的信还要求委员会说将致书董事部，把近事奏明国王，究办军舰上的人；末了谢政府明察，把国王的船与公司的船分开，并恳请开市，对此将万倍感激。

此信稿未被采用；但给行商的最后信件重写了，加了一句，许诺把近事始末具报董事部；此信致政府三巨头。

2月18日，法国军舰"克娄巴特拉"（Cleopatra）号到澳门锚地，据猜是去交趾支那（Cochin-China）执行使命；约同时，葡萄牙新宪法在澳门宣布。按此，Disembargador（法官）的权力大减，政权归于一议会。

公司小船今日自澳门带来一中文公文，召集华人居民开会，商议 Disembargador 在澳门二十年，为靖海氛、抗英人远征等保境安民做了多少事；因此华人居民要留他任，阻新宪法或新政府。发起开会者要就此致书中国地方政府。但据说，法官欠债四十万银元，他的中国债主才是在乎他去留的人。上述公文中华人明言澳门是他们的。

自马六甲海峡传来消息：暹罗攻打吉打（Kidda），并向槟榔屿政府索取吉打王的首级。据说此事与缅甸、暹罗现有的战事有关。

克劳福德先生（Mr. Crawfurd）约同时以商务使节身份，受孟加拉总督之命赴暹罗。这些事大概会在印度英国当局与马来半岛（终于马六甲）之间开出新关系。

2月22日星期五，政府通事到穿鼻，带来总督公文；在当事人的心境下，写得尽可能简略含糊。公文完全重开商务，但仍说军舰载着杀人犯逃走了；因此，虽命交出人犯已不可能，委员会也未被说有负责，但他们已在公文中正式说了（如最后信中）将写信回家，从头到尾叙述一切情形，以便查办。总督又说，此案他的处置，是对远方来人格外施恩示慈。

但中国政府既已完全开市——他们把英国人视为公道的事当作恩惠——便没有足够的理由拒绝贸易；委员会遂决意回广州。

行商送来官方信及政府公文，请商馆回去。"江北人"曾屡次燃起最高的希望，又屡次落空，如今不谈未来只谈过去，祝贺委员会蒙邀回粤照常贸易；行商的信也说，军舰之事毫不牵连公司。

中国政府一向主张：商务于他们是纯粹的恩惠；广州人也一向说：我们的船若自愿过虎门炮台——如这次这般——便永不准回。就地方政府而言，这两项威胁如今都已证明让位于其他更重的考虑。斗争之初，地方政府何等热烈傲慢；省总督与臬司法官对结果必感羞惭；况皇帝陛下未必满意此安排；因此，英国人虽大有理由庆幸逃脱了伶仃之事逼出的严重抉择，流露得胜之态仍是不体面、不合时宜的。*

东印度公司"滑铁卢"号， 穿鼻，1822年2月23日。

厄姆斯顿先生（Mr. Urmston）因在伶仃事件中的作为，蒙英王乔治四世陛下特旨封为爵士。

1822年广州大火记（AN ACCOUNT OF THE FIRE OF CANTON, in 1822）

1822年11月1日星期五晚（道光二年九月十八日）约九点，欧洲商馆望见广州城外起火。火在北面，步行约十五二十分钟，直线约一英里。按火警常例，英国商馆、行商等的救火机都拉到现场。但街道狭窄，又无组织良好的消防队，政府也不协力，水供应不上，对迅速蔓延的大火几乎无用。中国人搬运财物，每有持刀剑者护卫，高声喊叫叫人让路，塞满街道。几位英国先生、公司船的军官等，尽力助灭火、拆房；本地人不合作，火势愈烈。

英国大班寓所有一露台，焦急的欧洲人在上观火；火会不会烧到商馆，众人看法不一。尊敬的厄斯金先生（Hon. Mr. Erskine，来自槟榔屿）星期五晚十一点便断定必至；约十二点或一点，厄姆斯顿先生命史密斯船长（Captain Smith，船队队长）传令黄埔，每船派小艇水手来，必要时协助。

广州多数欧洲人约半夜开始把文书贵重物品搬上江中船只。船雇价涨到平常的十倍三十倍；最后有人雇都雇不到。

公司"摄政"（Regent）号未到，本季呢绒未分给行商，仍在公司货栈。苦力（Coollies，即挑夫）早被雇来搬运呢绒等货；但火势渐大，各色人等或自身或亲属被卷入，雇工难。

星期六晨约五点，危险愈迫。两份中文公文，以英国人及一切欧洲人名义，由厄姆斯顿先生发出，交火场能找到的第一个官，请总督及其他大员命军警合力拆火周围房屋——这是灭火、保全中外未焚房屋的唯一办法。

公文措辞恳切迫切。丹尼尔先生（Mr. Daniell）与威格拉姆先生（Mr. Wigram）持一份，交到一官员手里；那人读了，冷冷不悦。斯莱德先生（Mr. Slade）持另一份到别处，给几位官员看，他们不收不读。

一封大班厄姆斯顿先生钤印的信，措辞相似而更迫切，致总督本人，由哈德尔斯顿先生（Mr. Hudleston）与罗宾逊先生（Mr. Robinson）送往城门；马礼逊博士与斯莱德先生同往。到城门，守门官兵照例大惊小怪，吵嚷着拦外国人、关城门。信却塞到一低级官员手里；那人匆匆看了一眼封面，一言不发，拿着往总督衙门跑。

政府却不拆房；街上人太多，无论华洋，未奉命而拆房，必压死许多人。总督的怯懦可笑，事后把信原封退回，理由是未用公司印而用了厄姆斯顿先生的私印——公司印已藏入妥处，一时取不到。通事又把信送去……

总督衙门；拆了信看没看，不得而知。政府毫无作为，约八点钟，商馆起火了。

整个星期六都在徒劳地阻火。东北风起；那天太阳未落，保住任何外国商馆的希望已断绝。火向西蔓延，穿过城外，直抵江边，约一英里半。

星期日天亮，只见欧洲商馆尽成废墟，只有美国领事馆、威尔科克先生（Mr. Wilcock）、贝里先生（Mr. Berry）的和马格尼亚克先生（Mr. Magniac）的一部分幸免。英国货栈全焚；九套寓所保住。

发官（Fatqua）、春官、潘启官、茂官（Mowqua）的商馆全毁。*数千房屋店铺烧为平地。一处地方，二十七人被踩死，因抢地上的银元——一贼割破一人背上的钱袋，银元落地，众人争抢。

厄姆斯顿先生向总督及其他中国政府官员的紧急请求——拆火周围房屋——若被采纳实行，大火的蔓延将被大大遏制，欧洲商馆及许多中国建筑很可能保住。

李将军（General Le，广州协，Kwang-chow-hee）告诉笔者，五万人无家可归。记忆中从未有过这么大的火灾。他说："这是天意。"总督在城墙上跪下向天祈祷，求免此难；徒然。星期日晨他来看废墟，为之流泪。

星期一4日清晨，公司把约七十万银元的金银装上"札船"，经事先许可，解往首席行商浩官的银库，由英国水手乘

船护送。一部分卸到浩官处后，他害怕起来，改了主意，请送往黄埔装船。他说的理由是：怕无家可归的饥民勾结强盗打劫他。他甚至劝欧洲人下黄埔登船，到安全处。金银解到黄埔，装上四条公司船；但离粤之劝未被采纳。大有理由疑心，他和其他中国商人常为己作虚夸之辞。浩官要甩掉金银（也不无道理），又要避免求助和可能的骚乱，所以起初夸大了强盗打劫的危险。

中国人派出军警，驱散百姓、防盗。夜间四百人，白天兵四十、役三十。一低级官员和差役求公司为此额外差使每天给点津贴，准了；照例，他们的上司不许收，退回了第一天的；差役倒不客气，照收。

4日夜，几名中国官员抢劫了看守商馆的英国卫队官****的剑和戒指，丢了脸。抢东西的人跑了；他扣下一名同伙，次日把事禀到李将军处。

说法是：中国人自邀或被****邀到他房里，他给他们看剑和戒指，请喝了点东西。分手握手时，一名中国人褪下戒指，一名拿走剑，第三名被拿获。

李将军说：即如此说，这些当差的官员本无权串门喝酒；都有罪；我打我的官，你打不打你的?

答：抢劫是丢脸的罪，不是串门。他承认丢脸，但不承认串门喝酒更对。有人告诉李将军，当告总督为最高文官；但为不使将军因部下如此下作而丢脸，被扣的人可交给他，条件是他答应惩办当事人、追回财物。他说东西可能扔了，找不回；但当事人的名字他有，必重罚。他谢英国大班把事说得体面。

也有人以为，我们的卫队官跟这些中国人搭话，任其用骗用强缴了械，已自失身份。况且大难方过，衙门上下无暇再办理这起私人冲突——一边显然玩忽，一边卑鄙可鄙。

中国官府把百姓置于一种临时军法之下。几个可怜的本地人从焚余中拾铁钉，被拖到武官面前，立按倒在地打屁股，有时用皮鞭，有时用扁竹板。一名英国水手打了别船的军官，被绑在旗杆上打了二十四鞭。

火第二夜，多数被焚商馆的银库被中国人撬。有的撬不开；有的撬开是空的。在奥利芬特先生（Mr. Oliphant）处找到银元，已搬走几千，他带人赶来驱散，保住余下的金银。

星期三6日，总督发告示，命报被焚房屋数、财产损失数、死亡人数，备其奏报皇帝。

英国人今日送一公文进政府，自陈损失约四百万银元。他们表示信天命；但同时坚持人力须尽力避祸；惜2日晨的请求未被理会，若理会了，大概一半的灾难可免。他们陈说危险：　中国房屋（内外多木料）紧贴欧洲商馆墙而建；请政府与地主公平商议，将来重建时，在中国房屋与外国商馆之间留出空地。

星期三晨，两名中国人以纵火及火中抢劫罪被斩；星期四晨，又有两人罪证确凿被斩。

今日两名拾废铁的穷人与一名路人，被倒墙压死。

有人说死亡共约百人，多为年轻人。强盗砍杀搬运财物者；抢者大概也有被护财者杀的。

地方官南海县与左堂（Tso-tang）以办理不善被革职，惩处请旨。总督本人按律须议处。据说火起之夜，他心如刀绞，脱去官帽官靴，掷入火中，表示愿因灭不了火而罢官。

星期二，两名中国人受"穿耳箭"之刑——大概就是星期三晨被斩的二人。箭形的签子穿过耳朵两处，直立着，签头有飘动的牌子，写罪名。如此用小链牵着，疾走，前面鸣锣。

星期五晨8日，又斩两名纵火犯；当晚，一男子穿女装、学女声，讨一夜住宿，被识破，是纵火犯。总督亲临城门三次，神色间可见深忧地方安宁。

英国人今日收到总督关于中国房屋与外国商馆分开建造之法的批复（即6日信中所建议的）。他命行商查勘所指地方，看能否具一详细禀报，以便政府据以行事。

阁下说2日晨的呈文他没收到；即收到了，本地人也不会服从先拆自家房屋以救外国人之命……

北风大作（他说），大火蔓延之猛，超出一切预料，使一切灭火措施无效。

本月1日澳门沙梨（Sha-le）华人村也起了火，烧死母子二人；正是那天晚上，广州大火爆发。

英国人虽保住九套寓所，但废墟瓦砾塞途，又有孤墙倒塌压人之险，无法进入。几夜来，人人随处栖身；但星期四8日，商馆大部搬进贡官（Con-se-qua，即贡官）的一所货栈——贡官曾是富人，现为破产的行商。大班和委员会住进这排房子，设立公司办事处。同日，茶叶验装重开。

拆倒被焚商馆的高墙，中国人自认无能，怕危险；于是船队的军官水手在史密斯队长指挥下，担任这尘土飞扬、肮脏、危险的差使；同时雇中国苦力把砖块瓦砾运出商馆。

1666年9月2日星期日晨爆发的伦敦大火，按记载，其破坏之广，世上无出其右者。火延烧之地，长一英里余、宽半英里。据此说，广州大火的破坏范围超过了伦敦大火。

阮总督、李将军及中国百姓都说，这大难是"天意"——"天意"，"天谴"，是神降罚于这富庶、欺诈、奢华、堕落的城市。

洪水前人的恶若招致全世界的毁灭，所多玛的罪若招天火焚平原诸城，尼尼微大城的恶若上达于神、呼求惩罚，巴比伦、埃及、耶路撒冷若因罪被毁；相信这次世界道德之主使一连串苦难之事并发，作普遍的惩戒，又何迷信轻信之有？"神说，我必在埃及放火，施行审判。"——"刑罚是为亵慢人预备的。"*

"元素的稍一失调，何等迅速地烧掉最富者的财富，一小时内化为乌有那被偶像化的积蓄或积了半世纪的不义之财；在此如在战争、饥荒、瘟疫中，神任凭相对无辜者与有罪者一同卷入，但他仍是公义的，因为今世天意的安排不是终局；终必看见'全地之主行事公义'。"

顺服，谦卑承认神的公义，少依靠财富，少贪恋必朽的财物，多敬畏神，多信靠他的帮助，为存到永生的粮劳力，积财于天，把心放在那里——这些是从普遍灾难当学的功课。或如西克大主教（Archbishop Secker）所说："全能者借每次审判要教的总括的功课，就是以敬畏之心看他为世界道德之主，并实行敬虔。"（《以赛亚书》二十六章9节注）

神施行惩罚，或为受罚者的益处，或为使别人听见惧怕，不再作恶。"他在地上行审判，世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赛二十六9）

异教与专制塑造的中国人品格，在此事上表现出的是自私自利的反面。政府未给受难的本地人任何救济；逃过火的人也未为被火破家者开捐。火中，自私之风阻了那些——按人说——本可减轻灾难的合力与牺牲。

行商们一般与欧洲人相识十年二十年，天天交易，多有几分交情；但欧洲人被烧得无家可归后，那些逃过火、有整房整栈的行商，没有一人主动留无家可归、忍饥挨饿的"番鬼"住一夜、吃一餐；须外国人先去求他们。

此责难，中国仆人不与焉；他们多忠于主人，诚实助其抢救财物。只有一两个例外。一是广州一位客人的仆人，自以为主人好恶不关他前程，据说卷了主人一百银元逃了。

附录七：致水手书（ADDRESS TO SEAMEN）

中国，1823年9月22日。

英国水手们！生在基督教国度的人们！——你们如今远离故乡海岛、远离亲人，在骄傲的异教国边境暂住，我以同

胞、以朋友的身份向你们说话。我要诉诸你们的理智与你们的良善情感。我要促进你们个人的体面、我们国家的荣誉，以及你们的幸福——今生的幸福，和神我们的救主所确证的、身体死后必来的永恒生命中的幸福。你们在家的亲人境况想必各不相同：有人的父母尚在，为儿子挂心，怕他们遭遇海洋的危险，被垂直的日头晒焦，又怕被坏朋友引诱去不敬虔、酗酒、放荡；也有人无父或无母，唉，无依无靠；又有人是老母、姐妹或妻儿唯一的依靠。我以懂得儿子、父亲、丈夫、朋友之情的人向你们说话；盼你们读了这篇文字，怀念家乡亲人的一切温情，使严肃的思考更容易进入你们的理智与心。

水手们，你们知道，论到与国家之敌作战（美国人也包括在内），勇敢的纳尔逊（Nelson）说过："英格兰期望人人尽责。"这话在战日说得壮烈，在平时也不减其真。英格兰期望——我再加一句——上天期望，人人尽责。人人对自己、对亲人与国家、对人类、对他的神与救主，都有当尽的本分。人是什么？人是灵魂与身体合成的受造者；就身体（肉、血、骨）说，人像走兽；就灵魂——属灵的、有思想的本原——说，人像天使；身体死时，灵魂不死，乃进入看不见的永恒之境。人是受造者，须为思想、言语、行为向全能的神交账；神是宇宙的创造者与保存者，宇宙由日月星

辰、地与地上万物、海与海中万物组成。所以人人当每日记念：不许随心所欲；当行理智、良心与神所启示的旨意所要求的。全能的神造第一个人时，把他的旨意完完全全教给他；万国——异教的中国人与别国异教人——至今还存留这知识的一部分；人研究神的作为与神的护理，可在相当程度上推知神的旨意；但神的旨意最充分地显明在摩西与犹太先知所写的书，以及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使徒与其他门徒所写的书里；因为那些人出于对全人类的怜悯，被全能的神教导，知道他的旨意、他对人的要求、他向人施怜悯的计划。如今，理智、良心、圣经，须作你们的向导；你们当思想、当读书，也当听善意人的劝告，他们思想读书的时间也许比你们多。正是基于此，我冒昧自荐，献上我的忠告。

你们对自己的本分，要求你们顾惜身体也顾惜灵魂。你们须劳作，得诚实的饮食衣服；也要劳作，若可能有余，去周济亲人——他们中有的老，有的病，有的无助。人若只吃喝、做工、睡觉，不思想家人，不求心智长进，不求不朽灵魂的益处，便活得像只有身体，不比走兽强；再者，人若动心思、下气力，只为纵兽性的食欲，便使灵魂——本性中属灵、高贵、天使的部分——作兽性身体的奴隶，许多时候变得比走兽还坏；或如古人所说，这样的人是"半兽半魔"。好人用理智与宗教节制兽欲，因为神禁戒过度与放纵，又因为无

节制的食欲情欲伤人健康，耗费本该周济亲人、病者、困苦者的财物；过度与放纵于人多有害，或夺人之善，或加人以恶。

你们中多次来华者深知：每年船队中许多人在黄埔死亡；有时是神护理的常道，无自己招致之因，这便无可责；但也有时死于酗酒等招来的病。

在中国的英国水手太常用主日的闲暇，在放假日把自己交给最粗鄙、最无节制的兽欲；即便在广州当差，也时常在猪巷（Hog-lane）喝醉；如此不只伤健康，更使自己的人、自己的国、自己的宗教受异教中国人的嗤笑；他与一切在异教国的不义、贪婪、吝啬、说谎、酗酒、放荡的欧洲人一样，使神我们救主在外邦人中被亵渎；这样的人无论地位高低、穿什么衣服，不只不顾自己的救恩，更拦阻别人的救恩。这些看法可畏，不只适用于在华的水手。

言归正传——英国水手们！公认你们勇敢慷慨，长官一令便奋勇作战，肯冒生命危险跳海救溺水者；但战争与危险是你们不愿其永远继续的祸患——纷争与飓风无人愿其长存。你们在平时品格如何？我告诉你们：英国议会、英国报纸、一些绅士的谈话中，指你们忘恩负义、骚动滋事，酗酒、争吵、斗殴，有时致本地人死亡；在华尤其如此，你们

的不端牵连东家与中国政府交涉，为防你们在误杀案中被不公地拷打勒死，使东家损失巨额财产。中国法律不恕斗殴杀人者，不因对方先动手或言语眼神侮辱而免罪。英国法律不许以轻微借口杀人；中国法律比英国法律更严。所以你们若酗酒，或发怒斗殴，杀了本地人，不只被同胞谴责，罪证确凿，性命也难保——无人该包庇杀人犯。

别国水手被称比你们通情达理、行为端正；甚至中国人也被认为比你们有秩序、节制。现在，作为人，作为在基督教国长大的人，中国船队里的每个水手都该反省，这些指控于自己有几分真；若自己从前的行为确招此责，便决心改过。想想家，想想亲人，想想国家，想想救主，不再因自己的不端使他们蒙羞。也想想对自己的本分：有灵魂当救，不只有身体当养当穿；决心忠于她——已是或（若天许）将为其妻的人。这样，靠神的帮助，常来中国的英国水手将在品行上普遍革新，放假日的可耻过度将停止。

我本可在此与水手论对人类、对印度人、中国人、马来人及别国人的本分——行公道、存仁慈、和睦相处；因为这些人（如主祷文所示）都是神的受造物，乃是神的儿女；故有"我们在天上的父"等语。万国品格确不相同，如一家之子性情行为也不同。有的孝顺，有的忤逆；有的聪明，有的愚

笨；但一家之中仍当彼此相亲。这些人类大家庭的成员——有时称"狡猾的中国佬"——机灵得很；我难过地说，他们太常骗诚实的英国水手。他们卖他劣质的毒酒，假装朋友，灌醉他，再抢他的钱。这些人当避当防。中国人不都这么坏，好人坏人都有。但他们即便无礼，也不值得与之斗。英国水手的勇敢人所共知，不必在与中国人斗殴上显；当学这些人中最好者一样节制、守规矩；别让自己被烈酒的风吹翻，而坏中国人却抿着茶，冷静地打可怜杰克口袋的主意。水手的这种单纯，人人责备；最爱慕真英国水手（True British Tar）的人，也为他太常有的轻率愚蠢流泪。

愿你们，大小伙子们，健康，万事好；我极郑重地说，愿你们借悔改、信靠我们救主的功劳，与神和好；那时你们无论到哪里，都"立志过敬虔、公义、节制的生活"。

你们诚挚的，

朋友（AMICUS）谨上

改善在华水手道德与境况的提议（PROPOSAL FOR BETTERING THE MORALS AND CONDITION OF SAILORS IN CHINA）

中国广州，1822年9月25日。

下述提议中的总计划，已得几位看过手稿的人士赞同，现付印使此事更广为人知，以便商讨其优劣、可行与否，更明确地断定。马礼逊博士乐于收到任何住在中国的、或常来中国的绅士对所提两事的书面意见或建议，供日后开会商议报告的委员会参考。

在黄埔——常来中国的欧洲船只的锚地——每年有十五至二十条大东印度船（Indiamen），二十至四十条美国小船。这些船的水手共二三千人，都说英语；因此，在自由与基督教精神运作下，为这些人在华期间谋益的任何仁慈努力，可兼顾两国。

在华水手需要的帮助，是许多人的医疗，以及全体作为道德宗教之人的本分教导。医疗方面，一切东印度船和部分美国船都有了；所要问的只是：传达帮助的方式可否改进，使病者健者境况更好，医生也少劳顿——即：设一浮动医院，把病人从本船移到安静处，远离卸货等每日作业的喧闹；更要紧的，有些病（据说是某船局部情形所致），可把医院移到江中更健康处。遇传染病，浮动医院也可使病人与健康者隔离。

况且，常有船到（乡村船、美国船，偶尔别国船），船上无医生，黄埔有时也无医生；那时浮动医院常有医生在，

仁人乐于利用；按人说，可救许多性命。人死时，浮动医院的人料理丧葬，或比在船务匆忙中更体面。

然而，为水手的健康与身体安适做的多，为其心智长进做的少或没有。有些船确读祷文，这固然好；但祷文不是教导无知者，而是已受教者对神说的话；所以听祷文很少使人悔改。不论此问题，事实是：一年中在黄埔长住短住的数千水手，多有死在那里的*，既无祷告，也无任何宗教教导；主日只给他们闲暇去酗酒、与中国人斗殴。一座浮动礼拜堂，每日讲道两次，可给愿来的水手——若有敬虔热心的传道人对他们讲，必有许多人乐意来——提供合理消遣与宗教道德教导之方。此举之益，不只在心智长进的水手个人；水手行为更道德有序，很可能随之而来；一切来华贸易者的利益得保全，外国人在中国人眼中的体面也提高。

浮动医院与浮动礼拜堂与本地人全无干系，水手去也不必上岸；可预期中国政府不反对，百姓的好奇无礼也不打断礼拜。

此计划唯一的异议似乎是船只与办事人员的费用。

在伦敦泰晤士河上、利物浦、利斯（Leith）等地，已采用浮动礼拜堂，合水手之意，于他们有益。在伦敦，已采用浮动医院，得国王陛下政府与国内许多显贵赞同。

医院的费用主要在船；可望船队医生们安排轮值到医院，比各船跑更省时。药费两边一样；无船医的船，如今也出钱请别船医生看，不能反对出钱。

礼拜堂当然是全新的开支，因为英国人美国人从未为在华水手的道德宗教教导花过钱。从前常来中国的欧陆国家，船上有教师有牧师。

见提议末尾。

中国"札船"（chop-boats）能否改装合此用，及其他细节，可由热心此事的绅士委员会查明。

尊敬的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礼拜堂于水手无用，因为水手不许上广州，除非随艇来；偶尔星期日在广州的几个也不去礼拜堂，大概以为那是给绅士不是给他们的；即便想去也容不下几个。

提交的问题（QUESTIONS SUBMITTED）

所提目标好不好？赞成反对的理由。

1. 2. 若好，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3. 困难或异议是什么？如何除去或克服？

凡书面意见，除非作者声明不公开，都视为公开。

注——

一、尊敬的东印度公司船长 W（Captain W）以为，黄埔英国水手年均死亡一百；也有人以为年均一百到二百。1820—21季，一条公司船死了三十人。

二、起初不必专备礼拜船，可先借港内某船甲板，星期日早晨用；若一日两次礼拜，下午用江中别处另一船甲板。料总有船长愿受此小不便，为试验改良水手道德，作公平的试验。

三、"伦敦港水手宗教促进会"（Port of 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Religion among Seamen）1818年成立。东印度公司捐了一百镑。利奥波德王子（Prince Leopold）1820年5月出席第二次周年会。——见海莫尔（Highmore）《慈善机构概览》（View of Charitable Institutions）。

1822年12月8日，伯特利旗（Bethel-flag）在黄埔升起，马礼逊博士向水手讲道。

附录八："教会"（Church）一词的解释（EXPLANATION OF THE TERM "CHURCH"）

作为1833年12月在黄埔（Whampoa）向来自各国、属不同教会的多国混杂会众所讲之讲道的附录。马礼逊博士（Dr. Morrison）著。

"教会"（church）一词在新约中有两个意思，仅此两个。它有时指基督全部门徒的总数，或各时代一切蒙救赎者的整体，天上地下皆是；故《希伯来书》说到"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general assembly and church of the first-born）；《使徒行传》说"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the Lord added to the church daily such as should be saved）。"教会"一词仅有的另一意思是：聚集一处敬拜、遵守基督制度的一群自认信基督耶稣者的单个会众。如耶路撒冷、安提阿、以弗所、哥林多、腓立比等地或其中的教会。若指一个以上的会众，不用"教会"，而用复数"众教会"（churches）。

因此，在前述讲道所引的圣经段落中，小亚细亚有七个教会——那地并不大；罗马帝国各地还有许多别的教会。故我们读到："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

平安。"但我们从未读到使徒们想把它们统于一个权柄之下。我们的救主在给七个教会的郑重劝告警告中，也未暗示一个当受另一个管辖，虽则它们同处一区、同属一政府。

坎贝尔博士（Dr. Campbell）在《教会史讲义》（Lectures on Ecclesiastical History）中说："在单个会众与基督徒整体之间的中间意义上，圣经中找不到一例'教会'一词的用法。我们如今确是这样说的——数百年来一向如此——说法兰西教会、希腊教会、英格兰教会、苏格兰教会，仿佛它们是独立自足的团体。但使徒时代从未用这种说法。他们不说亚细亚的教会、马其顿的教会、亚该亚的教会，而说'在亚细亚神的众教会'、'在马其顿的众教会'、'在亚该亚的众教会'。说到一个以上的会众，恒用复数，除非论的是基督的整个国度。"圣经作者不只如此用；教会作家的著作中，前两个世纪也恒如此用。"又说：

我们的救主的命令和新约所载原始众教会的嘉许之行，都表明教会指一个会众。主在《马太福音》十八章15—17节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

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即看他为已弃基督教的人。现在不能设想，每件私人口角都要闹成全国大事，而它本可轻易交一群基督徒会众处理；可见主用"教会"一词，明指当事人所属的基督徒会众。

基督徒纪律最重要的部分，如选立职员、接纳成员、除名行为不配基督徒之名者、恢复悔改的被除名者——这些都是全地教会的本分；此安排表明，"教会"指单个会众。

原始众教会的另一重要情形是：每间教会独立于任何外来权柄。它有资格管理自己的一切事务。救主本人——借其亲身职事即福音书所显明的，或借使徒的亲身教导与书信——是每间教会当服的权柄。但一间教会不当服另一间教会。摩斯海姆（Mosheim）在《教会史》中说："那些早期的教会完全独立；没有一间服从任何外来的管辖，每间都由自己的治理者、按自己的法律治理。"又说："第一世纪的一切教会，虽以信心爱心紧密相连、最愿彼此尽一切本分，却都拥有管辖之权，不靠外来帮助、不靠任何外来权柄而自治。圣经或其他记录中，找不到任何可据以理解某些教会依附于更大更有名的教会的命令旨意之处；相反，许多事明明表明，它们权柄相同，完全相似平等。"

吉本（Gibbon）说："罗马帝国各城设立的（基督徒）团体——或教会——只以信心慈善的纽带联合。"

原始时代的教会，是基督徒为宗教目的结成的团体或协会，职员由团体从自己人中选出，以实行协会的宗旨。基督徒团体或教会与现代的文学科学团体大体无异，只宗旨不同：遵守神圣主的制度，彼此助其学他的道理、守他的诫命、增添他的门徒。这些小团体或教会，起初多聚于私宅，不久遍布罗马帝国。已有的协助成立新的；成立后，每间有权接纳或除名成员。敬虔是成员的本质条件。不敬虔者作基督徒教会的一员，如不识字者作文学团体的一员，一样不相称。

显然，原始时代这些基督徒教会从未想过求政府给它们法人地位，或赐民事特权、特许权利。得保护不受暴力，得以传播其宗教原则——那原则显然有利于道德与社会秩序——是他们所愿的全部。

这单纯使徒的制度，后来却被离弃；起初是较富的教会及其职员的野心，最后是君士坦丁皇帝名义上归信。从那时到如今，试行的是完全反原始、反使徒的制度。曾企图强迫一国的人都属一个教会，或编为一个宗教团体；也曾企图强迫世上一切基督徒团体服一个权柄。此企图使血流成河，徒

然；如今离成功比任何时候都远，因为使徒之行与救主的权柄都不认可它，如上对原始众教会的简述所见。

约两百年前，英格兰开始回归原始的会众制教会制度，后来在该国及别国大为传播。若教会的纯洁不只在严守福音的道理诫命，也在成员的宗教道德品格，可见原始的会众制在达成此目的上，比所谓国立教会——公认其中基督徒纪律行不通——有许多优点。

原始众教会的形式也大利于向万国普遍传播——如中国这样的国家，政府敌视基督教。原始计划比世上现有的别种教会形式更少联合组织，更不易给政府以正当的疑惧之因。

以下可视为英美会众制教会的原则概要。他们主张：

1. 圣经充足，为信仰与实行的唯一权柄。 2. 基督徒教会是属灵的、宗教的团体，是信基督者的会众，自愿联合，为彼此造就与广传福音。 3. 按其性质宗旨，他们在宗教事务上既不求与政治政府结盟，也不服其管辖。 4. 这种教会的职员是监督（bishops），又称长老（presbyters）或牧师（pastors），以及执事（deacons）。监督不是许多传道人与教会的监督，而是一间教会的牧师；执事主要照管教会的属世事务。 5. 教会的职员由全体成员选举，由现任监督或长老按手按立。 6. 牧师或监督由教会成员的自愿奉献供养。 7.

按新约原则，教会的治理与纪律完全在自身以内。 8. 接纳与除名成员属于教会全体，连同牧师执事，非此二职独有。 9. 主耶稣命一切教会遵守的公开的制度是：洗礼、主日、主的晚餐与纪律——即坚固软弱者、引导迷路者、劝告动摇者、责备悖逆者、除名邪恶者、恢复悔改者、互担重担，成全基督的律法。 10. 基督徒教会成员的本分是：在自己心里、在自己家里、在本国、在全世界促进宗教与德行；怀弟兄之爱，彼此仁慈，向众人显博爱。

这些教会曾被用耶路撒冷祭司长问我们救主的话问："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他们学了主的回答。主反问："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他们说：这些教会及其职员所有的敬虔圣洁之心、遵行基督之愿、教导基督教之能、使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之成功——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请回答我们，我们也告诉你们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

他们实在相信：救主赐圣灵造就真门徒，研读他的福音，以之为盼望之基、生活之则，愿守他的一切诫命、行他的一切制度，唯此，不加不减——这些人组成教会，便有他的权柄，虽则世上各国已有的祭司长不承认他们。

他们的推理如彼得被责备接纳外邦人与犹太归信者团契时。彼得本也以他们为"俗而不洁"；但天上有声音再答："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圣灵的恩赐赐给外邦信徒，如同赐给犹太人。"神既将同样的恩赐给他们，如同给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人，我是谁，能拦阻神呢？"（彼得辩道。）

救主"升上，远超诸天"，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即一切教会。若今世有人有使徒的神迹之能，传同样的道理，过同样的圣洁生活，会众制教会必乐意在基督之下承认他们在一切教会中的使徒权柄；但他们不知道有这样的人。使徒的职分随第一代使徒而止；主耶稣在地上没有代表，也不需要。他自己是教会唯一的头。信而顺他的人有他的权柄；加减他所教的、"传别的福音"、立他未立的仪式规矩的，虽是"天上来的使者"，所做的也没有他的权柄，无论他们自夸什么，或以什么学问、财富、排场、权力强制其主张。

"凡一处有几个主耶稣的门徒住在邻近，就当组成基督徒团体或教会，彼此帮助造就，也为传播基督徒原则。人少，或无合适的聚会建筑，都不是充分的反对理由。"他们有第二世纪拉丁教父、迦太基教会长老特土良（Tertullian）的

话："Ubi tres, ecclesia est, licet laici"——"无论何处有三人奉主的名聚集，便有教会，虽全是平信徒。"但他们有更好的权柄，因为耶稣说："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太十八20）他们也有使徒的权柄，把聚于私宅的几个基督徒称为教会。圣保罗说："问宁法（Nymphas）安，和他家里的教会安"——即聚于他家的。（罗十六23。按：原文如此，实为西四15。）《希伯来书》劝基督徒不可停止为宗教目的聚集。在《玛拉基书》的预言中有全能者恩慈的应许，鼓励他们："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怜恤他们，如同人怜恤服侍自己的儿子。"（玛三16—17）

附录九：对马礼逊博士文学著作的评论（CRITICAL NOTICES OF DR. MORRISON'S LITERARY LABOURS）

塞缪尔·基德（S. Kidd）著，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中文教授

人们一般会承认，谋人类之改良者不只需要大智慧，其才能学问还须与所关怀之人的社会地位相称。凡熟悉人类在各种境况下智力道德现象的人都不会怀疑：要使任何仁慈事业——尤其宗旨纯为宗教者——成功的可能增加，其最初的执行者须具备适合其特殊需要的头脑与造诣，所用手段的性质也须有相应的适应性。在野蛮部落中设立的基督徒传道区，须引入文明生活的技艺与习惯，作为其效用卓越的伴随的见证，使此等现世安乐上优越的证明，给异教徒的心留下有利于福音的印象。但在东方的开化省份与文明王国，当以心智学术性质的预备工作，代替太平洋岛屿或非洲大陆所需的体力手工之劳。本地人已有足够的技艺，不靠欧洲工匠农夫，也能得生活必需与许多享受；所以只能借文学与普通科学消除其偏见：学得在他们看为有学问的教育所构成的东西，再把欧洲科学的宝藏回赠几分。两案同一原则——适应人类各支道德与身体的需要。"有用"的观念深合人性的常情，以此为据的主张多得公众赞同支持；然而值得注意、足证许多基督徒此事上的观念何等不足的是：一面慷慨助款，以文明开化未开化部落归基督教，一面却极难唤起同样慷慨、虽属不同等次的努力，为已开化的异教徒。用什么改良之法施于智力禀赋、道德境况几乎毫无共同之处的民族，若非深的偏见或不可恕的无知，谁会规定同一？世界东方——古人所

知的一切哲学文学发源地，显明族长、摩西、先知各时代的神圣现象发生地——其道德政治状况虽极堕落，但在人口、礼仪、文学、心智追求、身体习惯、一般文明上，远胜那些早年移民的后裔——今居遥远大陆与海洋孤岛者。况且世界没有多大年纪，极东各国之间必有道德特征的彼此相似，真理在一国留下好印象后，便有许多便利传到另一国，直到邻近各区都服其权下。基督教为全世界之益而启示，适合其神圣作者的普遍计划，也保障人现世的福祉；因为它无论在哪里盛行而无更改、阻碍、限制，即便心未受感，也开各种重要知识之源——否则无从得——以解放悟性、提高道德品格。启示和谐崇高的情感，与人发明的体系所传的卑琐矛盾之念相反，不能不对所接触的人类的心智道德施更新的影响，大有助于其身体状况的改善。然而它以最可畏的刑罚护卫其特权，宣告除它以外一切得救之法都怀着永恒的毁灭，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可料因长久怀抱的迷信之骄傲与败坏习惯之力，决意拒绝；人性永不能自发默从颠覆其最亲爱原则的道理，须以展示从基督教流出的现世之益——那是辅助其推广、与精神完全相容的——除去偏见、解除武装。神圣真理最初的传播者被赋予神迹之能，供应人现世的需要，以证其目标完全仁慈；也未缺卓越的智力文学禀赋，使其方法之

制完全；但那时超自然地供给的，如今必须按所需借寻常媒介传达。

到异教国的第一个传教士，会考察周围人性的变异——民事、社会、政治、迷信、文学之别所致——以更好地促进其使命的终极目的。劳作之初，场景遥远、先前少有人知，细节上必有错误，非经验不能纠正；但有某些原则，适用于每个工场，当采为总的指导。

马礼逊博士重要使命的目的，若无准确广博的中文知识，不可能达成；那时中文少有人研究，几被认为限期内学不会。它与其他语言不同，须本地人助其习得，而中国政府限制本地人效力，使难得之。百姓不愿与外国人往来，其骄傲、迷信、不屈之精神，也大阻博士早年掌握语言之功。更有可畏的困难，源于古来厌恶圣贤之外的道理，恐其败坏公众心思、疏远其对政府的情感。中国伦理的主要体系依赖于国家的法令，中国的统治者便极猜忌地看引入新道德法典或别样宗教之举，全归于政治动机。若要正确估计马礼逊博士劳绩之广，这些气馁之事困难，及俗务所占的时间，都须计入。问题不是：有三十年经验可借之助，能做成什么；而是：在中国人这样的交游习惯中，第一个新教传教士做了什么？

此问或最好回答于把马礼逊博士的著作按下列次序排列：一、他的字典；二、他翻译的圣经；三、他文学的、语文学的、宗教的较小出版物。

一、中文字典（The Chinese Dictionary）

编任何语言的字典，音与义是主要对象，而词的排列取决于其特性。若是字母文字，按字母顺序最便；若是表意文字，如中文，须按其原则结构求一分类。中文的文学趣味与对其符号的钦慕，使马礼逊博士开始语文学之功的数百年前，本国字典与论语言之书，已由第一流学问才能者编成付印；借此试验了排列其符号的最好方式……

并追溯其词源。在较早的字典如《六书》（Luh-shoo）、《说文》（Shwo-wan，"文雅文学之阐释者"）、《玉篇》（Yüh-peen，"钻石之页"）中，主要重字义；但此编排查字不便，因此康熙皇帝创一法，兼查阅之便与古制之可存者。此字典是马礼逊博士字典的底本；虽公认有缺陷，仍是本国此类著作中最好的。它是集最高权威编成，三十人用五年，在皇帝指导下——字典即以其名——皇帝命他们"无一字不释，无一音不收"。

马礼逊博士在自序中说："以下字典，以康熙《字典》为底本；第一部的编排与字数从之。释义例句多取自它，取自

个人对字用的知识，取自罗马教会的手稿字典，取自本国学者，及为此特阅的杂书。"*

中国学者论中文之书，字或按意义结构排，或按同韵者聚。康熙字典之胜，在查字更便、释义更详。更古的字典无定法追字归原，多释其义；于是统摄一切符号的类首，由以下几源的数类构成：1. 一画，示宇宙起源之制所由；2. 天体物象，如天、气、　日月星云雨雷；3. 地物土产，如土、植物、水、金属、山川；4. 人，智体兼及，含悟性之用、心之情及其相关影响、人体器官功能；5. 动物，含中国人所知的主要兽类数种；6. 直者，如树木草本；7. 人工之物；最后，不入任何类或类属未定之符号。《六书》原字四百七十九，《说文》五百四十，《玉篇》五百四十二；马礼逊博士所从的康熙编排，语根减为二百一十四，按笔画一至十七为序，其下诸合体字亦按笔画排；数构成中国人语文学与形而上学体系中的次序；故审字之根、数字根外之笔画，是知其音义的预备。

马礼逊字典所释字约四万。全书分三部：第一部中英按部首排，第二部中英按英文读音字母排，第三部英中。

第一部占三册四开本，共二千七百二十二页。唯此部从御定字典的编排之制。不懂中文者观部首的英文解释，可见

有的可详释得多；如"心"部，不只是人胸中种种情欲之字之原，也关人的智、体、德之性；"心"原象形肉心，生理上凡属之者兼之，更含心智在智、情、德三义上的观念，由此孳生的数字皆可详释。"手"部重要，为手工劳作、百工、灵巧、美术、权力、权威及泛泛的劳作诸字之基。别的有较小意义的根，因所连之符号而重要；如"宀"，"集"也，是"宇"，"穹庐"，古之宇宙之称、"守"，护也、"安"，休息平安、"宋"，著名朝代之名、"官"，政府之官、"家"、"富"之原，余不枚举。"宀"根仅第四十，终第一卷；第一卷九百三十四开页，占第一部三分之一；故此四十部首下诸字，释义自然比余下一百七十四部首下诸字——在第二三卷——详备得多；其故，一因所涉题目重要，一恐卷帙太繁，一因异域此劳耗损体力。后两卷虽有几个重要符号释得较略，但论与中国人主要道德政治哲学之感、宗教、迷信、礼仪诸端相连之切，无有过于此卷所载者；为使一般读者略知其用心之勤，我将简析其内容。它释常用字，并四十原字下许多古字之形，自一画之"一"始，至三画之"宀"终。"一"者，一也，独也，全也，个体也，部分也，优先也，不分之体也，数之始也，万物之源也，引　最佳作者之文为证甚多，并附从形而上、神话、伦理之思辨推出的重要理论之阐释。下引《道德经》在此字下之文，以见哲学派论宇宙起源之感。*

此派创始人兴于公元前五百年，与孔子同时。

他们这样解释："天一，地一，太一"；末者据说为"天地未分之前已有的原气原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若问"道"是什么？他们答："极静，或完全寂然之境，是道。"论三者的外象，他们称为"天的文饰之道，地的生养之道，纯粹的激荡调和之风"；或定义为：那气之道，天地借以相感者。内三者，他们称为"清混之气，神之灵，精之纯，（在）寂然之中分阴阳。精气神三者，同运于虚空。"*

自然界阴阳二气。

关于中国人风俗、礼仪、习惯的长短记述，散见此卷各相应字下。"冠"、"姓"二字的解释可部分说明此言。"冠"字由表"覆头"与"寸"（以示冠有法制）的字合成。"古之穴居野处者，以皮覆头；后圣观鸟有冠有嗉、兽有角有须，取意制冠冕，以缨系之垂于颔下。"由此及于男子加冠之礼：父以一定仪文把冠加于子首，古在二十岁，今在婚日。由此俗得一训："加冠之礼，弃童子之志。"相应的女子之礼，是按家之贫富，以木、铜、银、金之笄绾发。记述此等事之详可贵，因为记述古远帝国之俗，于礼节诸端供给知识；东方人过度重形式礼仪，这些最重要。中文许多常语即源于此等礼；如"升冠"，马礼逊博士释为："举起帽子"，即"脱帽"，是客气之

语。中国礼要求头戴帽，天大热时难受；故请客脱帽。但帽上顶子是品级之徽，要人脱此徽，听着刺耳；故说"升冠"或"晋冠"，意谓非但不欲其去其荣徽，反望其得更高者。冠是全礼服之一部分。于政府官员，又是官品之徽；故获罪不配其品时，有时跪于上官前撕下帽子，以示认罪悔改；如说："我不配这帽子所表之品级官职。"读圣经者见此为官过悔罪之法，会想起希伯来人撕衣为罪忧、为大恸之俗，不无相似。

"姓"字下，告以全国姓氏之数、所自之源、载其大部的书、中国此俗之古与英国之晚之比、同姓不婚之律、每人名字之数、个人取名或友人代取的影响。一并引最后两点之说。

"若如普林尼（Pliny）说阿特拉斯山野人无名为野蛮之征，而文明与名字之数成正比，中国人是地上最文明之国。原本人人一名，如亚当、罗慕路斯、亨吉斯特等。罗马人三名：Praenomen（名）、Nomen（氏）、Cognomen（号）。中国人一般四名，有时六名。1. 姓，家族之名，或罗马人的 Nomen；2. 名，或罗马人的 praenomen，或欧洲人的教名；中国人有三个名：乳名，孩提吃奶时取；书名，男童入学时取；官名，科举及第者、行商中人（Hong

merchants）或与政府有交涉者报官之名。又有字，男子娶妻时取；又有号，五十岁时取。中国父母朋友所取之名，及个人自取之名，都求吉利，望拉丁谚语成真：'bonum好名好兆。*"

"子"字有近五四开页之释。"它表产生、种子、后裔、儿女、百姓、孩子、儿子嗣子、圣贤、爵第四等，有时表女性；又为时辰字。"此字诸义，引诗人、道德哲学家、政治经济家、医家之文阐之。谚语格言、形而上理论、孝道原则、嫡长之法、妻妾守的礼则、历史纪年诸端，随字释顺带引入。数种植物之名，附其药性，取自本国医书植物书，有时得作者科学界朋友利文斯通先生（Mr. Livingstone）与里夫斯先生（Mr. Reeves）之助——作者在书中多处认其于此等题目之助；但此字主要例证关　古代作者论物理政治之文意者，指出其　主要宗旨与其时代。此等记录不只供给可贵知识，更为中国学生指示合读的本国著作。寻常义为"儿子"之字包如此多义，或令人惊；但这只是其博大之一例……

……数字众多的汉字的博大之一例，也说明表意文字或许不可分割的一种属性。

此卷人物小传甚多，在表显贵人物名字之字下。如"孔"，既是孔子（"至圣"）之名的一部分，也是孔明——著名的官员

——之名的一部分；孔明在吴蜀魏三国争雄的内战中居重要地位。他归蜀，身后蜀得霸业。中国史此关键时期产生了一部优秀有趣的历史小说，二十卷，名《三国志》（San-kwo-che），详载这位将军或军师的谋略功绩。马礼逊博士记道："《三国志》说孔明能役使神灵，常使他一手执羽扇、一手执手巾上阵。正史不载此事。他的信、论、军令等数篇传世，　被认为大增其声誉；共二十四篇，十四万零一百一十二字。"——中国人如希伯来人，数所重之书的字数——"他长于当时最重、至今中国最钦佩者，即战之谋略。他是星占家，精伏羲八卦之理；为应之，创八阵图之制。五十四岁，自病与星占之兆，预知将死。'但为汉家之故'——著名朝代之名，今指全帝国——'仍愿生，遂用祈禳之法以延生'，即求延寿。祷告上天星辰，为应之，帐中按数按序燃灯，伏地祷曰：'亮生于乱世，甘老于林泉，'云云。祷毕，伏地至旦，呕血不止，死，年五十四。孔明祈延年未遂，而中国人普遍相信死期有定数；然按天星列灯、咒语，效孔明者，至今行于中国。"

孔子生平简述后，马礼逊博士记道："孔子终身涉足政治，其伦理多论属政治性质的社会责任。家是其国或帝国之原型；他立之基，不是独立平等之空想——自然中无此物——而是依附与服从之原则，如子之于父、幼之于长，余类

推。这些原则在儒书中不断灌输，体于庄严的典礼与看似琐碎的礼节。大概正是孔子伦理此，使他数百年来至今为中国一切政府之宠儿。这些原则形式早灌于童蒙，成其良心；阐明推行之，是有志为官为相者及欲得国家虚衔之富人之事；中国能维系世上最大，大概多赖这些原则在国民之心与良心上之力。每县有文庙。皇帝、王公、士人祀之——行的是一种无神论的祭祀；因此派不信来世，不信神、天使、灵，其祀几不可称宗教崇拜。

"孔子生平无甚惊人之事，其学说是欧洲人说的老生常谈；公义、仁慈、社会秩序三语，几括其所教之全。内有西方受天启示的作者所教导的三项本分之二：'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孔子有时说话，似自以为天授特别使命以教导世界。"孔子虽为弟子尊崇，两度被疑有严重的不道德，他却指天为誓，若有罪，愿受天谴。

下引中国类书之译文，结束"孔"字诸例之引：

"'孔水洞'，'引水之洞'也，是太房山（Tae-fang-shan，"大室山"）上一处幽胜。其东北有垂崖千余仞。崖下石中有池二十仞，泉涌出，深不可测。有龙出泉即化鱼之传说，有美妙的音乐声自泉出。唐时（公元745年）有人乘舟张

灯，欲溯至洞头，行五六日不果。旱时，朝廷遣专使投龙投玉圭于洞，为祭；后据说有最美桃花自洞流出。"

"孟"字下详释孟子品格情操——孟字由此根孳生；孟子为哲学家政治家，地位仅次于孔子。引诸家论其教育、与当时诸侯之会见、论政治经济重要问题之建言。又简述孟姓著名的政治家、贵族及其他见于中国史册的杰出人物。

"孤"字引经典著作释其诸用；并概述赵家之史，流行剧《赵氏孤儿大报仇》本之；杜赫德（Du Halde）据马若瑟（Premare）法译本首译为英文，近戴维斯先生（J. F. Davies）自中文直译为英文。条末注：中国作家分剧为十二类，第七类以放逐之臣与孤儿为题材；多悲剧，第十类似亦属之，因其表怜悯、叹息、离别、相会。"

"子"部下最后提及之字是"后"……

……"学"也；其多样的广泛用法，给了充分例证的余地，马礼逊博士明智地引入以下题目：一、本国权威所出的字之释义；二、以作者之言阐明道德政治之体系；三、著名的教育家之名，附其著作目录，及其最流行见解格言之述。"后"是"学校"一词的主要用字，马礼逊博士借机引入中国教育之法、办学校之式的明晰陈述。他注道："没有与欧洲体面的中产学校或书院相当者。中国富人给子女亲属雇私塾先

生。秀才的国家区学，办得马虎，除考试期，无人去。先生有时把位子租给别人。学校多收贫家子弟。男孩初见先生纳束脩，先生望之而不索，随学生家境，二百文至一元不等。五月八月放假两日，学生纳小费如束脩；那两日男孩玩；新年放假一月或六星期。有义学，非朝廷所令，地方官为成年学生开。无公学，也无给贫家子弟的私义学；但大城有夜校，白天做工者利用之。中国孩子入学一般一年，不按季按月。入学一年，纳全年，到不到都纳。年费二至六元不等，三元为平均。"

马礼逊博士从本国书《家宝全集》（Complete Collection of Domestic Jewels）摘译学校规条一百条，不能全录，录数条为作者之、译者之之。第二条："学生入学，须先拜至圣孔子，次拜先生"；第九第十条命："每晚散学，须诵一诗，或讲一古今史事，选最易懂、最感人、或关重要后果者；一切浮词秽语禁；散学，学生拜孔子拜先生如晨；虽最长者不许。"有的规条关男孩在家之行，。第十二条命："到家，先拜家神，次拜祖先，次拜父母叔婶"；第十四条：晚间在家须灯下读，夏月天热除外，秋凉仍如前夜读。第二十条命背书者带三物做工夫——眼、心、口，慎勿口诵而心想别事。第二十六条：学生多，须拈阄挨次背，不许挤先生；第四十条要男孩以先生所讲之文自省，以嘉言自身，为身心有

益之。学生之如此表之："学者于己，作，自问：此句关你否？此章之可学可效否？然后先生取所叙古事之或格言，分两论：一、何者当效；二、何者当避，使学者之，而。"于一切听者最重要；若所教之与之大和谐，此便。自幼培养敬圣贤、敬师、敬祖先父母家神之，在少年心上作；但中国人于此如于许多，有过于精细繁琐之险，使其中有价值者大打折扣。此规条之摘录止此。又有二十七段，同作者给之，从略。"

下题是"科举"，谈话书籍屡及，为中国教育之重要部分。此之译文取自本国书十八卷，名《科场条例》（Laws relating to the arena of literary examinations），占字典二十四页。下为各节所含：一、乡会试之期，三年一次，一在三月，一在八月；二、考试，乡会；三、宗室官员乡会试；四、考已得者，是否入。附带：文学四等，者——秀才（Sew-tsae，""）第四；举人（Keu-jin，""）第三；进士（Tsin-sze，""）第二；翰林（Hanlin，""，亦之称）第一。广东省第四等约一万二千，可推全国文学荣誉之数。第五节论举人取数：大省约八十，中省（含广东）六十，小省五十，自第四等中选，送京为第三等。最低可捐可考。政府独中国的——无论何法得文学荣誉之。抚院（Foo-yuen，省deputy-governor）恒为考试之；题纸钤印自布政使（Poo-

ching-sze， superintendent of revenue）衙门发。文人不只同胞，更君主国民之。第六七八九段关第三等之一：下等得之，捐、恩、学政保举——学政三年一次有此；衙门书吏等之官，入此。余八十八段，皆：之、分类、乡试、考之法、进京旅费之官给、防考官、防学生作弊——传题、托病、夹带——之法。使……

……作自己的文。极慎重地使文原创，不借外力，只用学生心智之；故派官察考场外墙，搜学生身，"防其交谈、换题纸、混编号及此等非法。"第二十三节下一段：顺天府每次考试所需：读卷阅卷者九十至一百，誊录一千，刻字三十二，印题分发者二十四（锁院后印题分给学生），折题纸角者四，糊者二，铁匠二，锡匠一，泥水六，鼓手四，等等。广东乡试，围墙内聚学生、跟役、官员、工匠至万人，比任何事都使全省贸易、人心。文试后即武试。优选之文三类：雅正散文、诗、政治经济。第一类以雅正之辞达，为最重要。此类文之题，取自中国四书或五经之一句；但异端新说虽文极，正说而文不工，都弃。一小卷《学人明镜》（The Learner's Bright Mirror）之析，载文之，教候选文学荣誉及者以例学作文之术。另一本国书二十卷大摘，载命题作文之，于中国学生，于一般读者或不如题目之有趣。题有九种：一、单，如"大臣当以忠事君"。此题最难，作者说作

文"当如山涧之水，渐入江淮大川，如江淮之水入黄河入海，波澜，迭起迭涌，方称。若如洪水而出，进行，速涸，便无。"二、"两扇题"。喻两扇门。"扇"似指含一之句之，如"天地定位，万物育焉"（《中庸》）。此为"两扇题"之例。三、含三三扇题。四、含四四扇题。五、"长题"，整段整节；孟子多此题。六、一句分两截。七、首尾相。八、"串题"，即两句连为一句；与第一种同。九、"反题"，表 proposition 之。另一作文家十一段，从略；所引已足证作者于此之。结段可引："中国文学多由此等短文之，诗，学者致历代君主之书，等等；此等有数千卷。下述书之序说，雅正作文之备于六经，秦汉以降，代有作者，迭变其。此等文从未合集，直到梁朝昭明太子首编之，成书名《文选》（A Selection of Elegant Literature）。此太子生于公元543年（按：应为501年，薨于531年；原文如此），described as remarkable instance of precocity（described as remarkable instance of precocity）。三岁通《孝经》《论语》，五岁遍读《书经》，皆背诵如流。其书今存，屡刻。"

此卷唯一可者是"官"字，约三十页，多摘自大部头《渊鉴类函》（The Profound Mirror's General Collectanea），论中国之政府。古今官职之，以本国文字述

之。列内廷文武官员——亦六部成员——及各部众多下级官员。引中国哲学家论、帝国之之句。又有中国凭所封之：各等之、之律，等等。者：皇帝之亲、之功臣、死于而有者之子孙、之后、之个人。五等常用，取自，释曰：第一公（Kung），""，因 generous regard to the public good（ generous regard to the public good）——最高之德，与相反——得名；第二侯（How），""，指以德被放逐而待时、患难流放守者；第三伯（Pih），""，年长而高者；第四子（Tsze），能他人于者；第五男（Nan），负重任而使人者。又有《治道集览》（Collectanea on the Art of Government）之摘，关之——之——朝班之——政府选官，含奖勤、久任、兼官、省官（"用少"）。论为政之，引《礼记》古：治天下五者最重：齐家、赏功、举贤、任能、恤仁；之亦最重要。又有中国为政格言之选，统治者当有之之。此条释官名，于中文公文之或译官方公文为中文者；所引中国人于重要问题之，也作者编字典此部分之。

若篇幅许可抄录，此卷不同题目还有许多材料，必使一般读者感兴趣；如关于第一因的形而上理论、物产、本草条目、书之考述、解剖术语、神话、"天""大"字下帝王朝代之称号、"人"字下造人与人心之性，以及婚丧所用礼仪——中国人最重要的仪节之一——详于表此等意义的字下。

此部余下两卷不需特别述及，因其规模较小；其用在所集字之多之杂，不在一题之详释；中国学生或愿重要符号释得更详些才惬意，但那就成了百科全书而非字典了；第二部将在很大程度上补足第一部所缺的习语言必需的知识，故此两卷少详释，不必惋惜。

字典第二部共两卷。第一卷按英文表中文音之字母排列，收一万二千六百八十字，以四百十一个单音节标之，自A至Yung；除四声之别，这是表达中文四万字的仅有之音；平均每音约一百异形异义；此节本中一字"勒"（Le）有八十义，各有专用之形。若记得字音不记得字义，或得本地人口授，立查此部；但只靠书的学生，部首部不可少。此卷有他部所无的许多知识；因它合第一卷之节略与第二三卷所载数字之详释；故后两卷当与之比较而论。

序中马礼逊博士说："字典此部本于中文书《五车韵府》（Woo chay yun foo），陈先生（Chin-seen-sang）编，毕生搜集其所载之字，未刊而卒。以手稿托弟子韩乙胡（Han-yih-hoo），韩遍游全国以核实增补。陈之弟子有至国家显官者，一人于康熙筹修字典时，以师之书告之。遍寻得之，未刊，在韩乙胡手。康熙字典编纂似多用之，释义常两处一字不差。原本按音按调排列，同音异调者分卷，细到

使我所见试查之本地人皆困惑。1812年我拆之，按今之音节排列。收约四万字，我最后酌减为此部所载之数。编纂中以康熙字典校之——康熙字典常详得多——又以中文《分韵》（Fun-yun）及天主教传教士之字母字典校之。"

论此部所采之体例，作者注道："大多数语言有一通则：短而义专之字，加字母音节，孳生诸字，如植物自根生而分枝；中文有类似者，学生将见此部编排已注意及之。作者自定编排之规则如下，但未一律遵守：一，每音节下基本字或原字，按每字笔画数相从；二，原字与其合体字，按中文部首之序相连；三，每音节下规则字出后，插入不规则或杂字。"

序全文值得抄录，但太占篇幅。下论书之性质及欧洲中文学术之状况的按语，值得注意。

"学生勿望此书给出翻译当用的确切之词，但给字义之足以，使之有线索选恰当之语。诗义勿望确切，比喻义之全、典故之逢其会，都勿望。这些需要比欧洲人治中文至今所用的更多的合力、更多样的人才与 pursuit，非一时可望及；不是中文不值得欧洲文人注意，不如他们所注意的许多题目，而是治之非时尚所趋，非利益所驱，非邦交所需。英、荷、葡、美今与中国往来最广，金钱利益最关。荷兰政府实治爪

哇大群华人殖民地。望此数政府每年捐数百镑培养与其大有往来之民之语言，过分吗？请他们在公学中给一藏数千卷原创文学之语言一席之地，过分吗？学院大学不肯拨款，不肯鼓励其闲暇成员治此科吗？直到几个见识感情正确、以文学科学为终身职业者，得本国政府或学术团体供养，研授中文，其性质不能得公平估计，欧洲科学不能灌注其中。人心有限。商人与传教士除语言文学科学，还有别务；故不能遽责，因其未尽如所愿。"

这些有趣重要的按语表明，马礼逊博士早在他试图把中文学术引入英国之前，就热切希望欧洲更广治中国文学。凡欲以一己之力在中国人中传播基督教或科学知识者，当精其语言；得之须深知中国之古物、习俗、风尚、思维习惯、礼俗；故字典及其他语言学著作须广释此等题目。

此卷兼字音、字形、声调及字义之释。马礼逊博士此部及字典他部之拼写法，意在传中国通用语——官话——之发音；但每条之首，也有天主教手稿字典之拼法与广州方言之发音；卷首有此等音与官话对照之表，助人以广州方言或官话大陆拼法在此部查字；北京方言之音也偶注。此部字典于寄居中国无论何省者极有用；因收字已足一切实用，别方言之名，易写于官话名上，页顶。我学福建话用此法……

在马六甲寄居福建移民中习福建话时，我用此法：从本地人口中得其音，按我自己的拼法标记，其声调按本地人常用的符号区分。

此卷末附中国星名星座集，约翰·里夫斯先生（John Reeves, Esq.）所编，应马礼逊博士之请；博士附注如下：

"字典中所载植物及其他物产之名，多亏里夫斯先生。里夫斯先生在中国勤于考求，乐于以所得示人，一向是科学与艺术之友；作者谨此公开认其所助之德。"此君对天主教传教士论欧洲科学之中文著作有公正的赞语，特别一部《律历渊源》，凡一百卷；"数卷以欧洲记谱法阐乐理，余载数学原理、球面学、交食推算，附日月平均行度、交点、引数表，一切必要均数表，素数表，合数因子表，正弦表，对数表，对数正弦、正切表等。"*自此大书星表、巴丁（Bardin）十八英寸地球仪、波德（Bode）星图、南怀仁（F. Verbiest）所制两浑天图，里夫斯先生得材料集成星表，按字母排列；又列九十二星，附赤经、赤纬、星等，抄自上书。马礼逊博士注道："此等图与上书极罕而昂。 我所有之外，未见别本，此表即据之。"

为说明此部另一卷，抄录卷首目录足矣。两卷为全字典之完备节本，详释一万二千余符号之音形义用；此数多于通

晓中国形而上、哲学、历史、商务、科学、艺术诸主要著作所需。首先要注意的是部首或原字表——曾有各种名称——二百一十四，附名与释；次为前卷字之索引，按各根下衍生排列；数字根外之笔画，得其音，音导其释所在。第三表"类字"，按每字笔画数（含根）排列，意在指出合体字之根；取自御定字典，自右起，按中文之式；多字唯第一部有。表第一二页给出合体之式；如"凡从'人'作'亻'者，皆属'人'部"。次为一画字，前六为类首，本身是根；次二字属"匕"（Peih）根，余类推。此于无师指导、不知取何根、无字义可问的学生，是字典中宝贵的部分。第四表"辨字"（peen　tsze），为辨相似字而设，自二字相像始，递至三四五字相似而实别；因一字常数体，而多字形近实别。此表亦取自御定字典，解释用中文，学生不久便能懂。第五表为英音字母排列，以数字指前卷中文字。"作者望，"他说，"此于稍进之学生有用，言谈作文，提示字词。"第六表"丰文"（Fung　wan），集一字诸体，有行书篆字之例，如书中释义处。马礼逊博士注道："温习抄写此字集，学生将识行书，实用上不可不知，因书信公文多用之；欧人学生欲书之，按此编排，比字典正文更易查字。"此卷三百余页，上之评述可见，于孤学中文者最有益，助其辨通俗读物之简体字、政府手稿公文、私人通信、古礼器书之正式文字、官徽、军旗、花瓶、盾、圭等之

铭文——多刻古篆，今用于法律公文契约之钤印。引此卷或可以中国书六体之述结束：第一，楷书（keae　shoo），"雅正之体"，多用于官方公文与印刷文献，晋王次仲（Wang-tsze-chung）公元三世纪创；第二，行书（hing　shoo），居正体行书之间；第三，草字（tsaou　tsze），"草书"，常有二三例；据说是史游（She-yew）为政府省时所备的行书，不许用于官方公文；第四，隶书（le　shoo），得名于公庭下级官员，据说奉秦始皇——中国第一位统一天下之君——之命创之，因当时篆字极不便；但别说程邈（Ching-miih）狱中创之；它近楷，几无古形；第五，小篆（seaou　chuen），即"篆字"，上已及；第六，古文（koo　wan），古写之式，今不用。

字典第三部，英中，约五百四开页，不只英词英句译为相应中文，更有许多中国名言格言，或存作者之言，或译为英文，并实用题目之宝贵知识。但此卷虽有用，于英文学中文者，比他部更易失望；他部可真正供给语言之广博准确的知识及中国文学之多；其目的是以逐字翻译及精选之文言白话词句，传中文之意为英文，译得精良；而此部意在助英国人以中文表达己意……

中文词句，唯有把英语词句译为中文习语，排在相应词条下，才能成功。设计此部未尽如意的原因，或在把本国书段落译为英文的方式——此法于传授中国事物习语的知识最宝贵，却不如前述之法易给英文学生以现成的法子，用中文习语表达己见；作者在序中似知之："此所集词句，于习语言者大有助，但不能使全不懂中文者，仅查英文词，便用中文表达思想。"他自述此卷之简史有趣："作者始集此部之词，至今十三年，其间渐增；但完备不可能：词句分支太多，集全中文与英文一一对应者，非一人长寿能办。"下按语重要："他部索引可补此部之缺；学生由此部中文查第一二部之释，常得多字用之知识，偶以诸部比较，见误而正之。"下引数例见此部之体。"天"字下，除中国人寻常义，引耶稣会士在"上帝"一名之大争论中引的本国作者之文。马礼逊博士说："上引多出中国古经；若文对犹太人基督徒之心，当比中国后儒之注更生上帝之正见；无论北方某处口语'天老爷'给天以人格，在南方不用；南方常用'天地'，合之迷人心，无至上者之明确观念。"儒释道、回教、基督教表主宰之诸名，附中文之义，略列于"上帝"字下。作者不只给出与其嗜好学问相宜的形而上学、道德科学之抽象词，也给出人生技艺之词；如"瓷器"字下，摘中文书四卷《景德镇陶录》，述其制造之法；景德镇是中国最古最著名的瓷市，得名于景德皇帝（公元1000年）

奖掖此业。乾隆遣内廷人作窑务过程图二十幅，《龙眉笔述》第三十五卷每幅附说明。图之内容，马礼逊博士先述工人用材料之本国术语，再以英文述各阶段之制造法。其引文不能抄，抄其末："司神祝愿"，祭神谢神。景德镇人聚甚众，此礼最重。窑二三百，工数十万；"候火如旱之望雨"。一祭中，一童舍身投火，致大福，有记载。"此条又述别窑：首在江西昌南，武德年间（公元630年）朝入贡；广州、朝鲜之窑，尤后者，最盛。

"伦理"字下，马礼逊博士注道："下文为佳例，真作者不知，系虔诚的伪托，托名三国著名的被神化的武将关夫子，题《关圣帝君觉世真经》：'关圣帝君觉世真经。'文分三十段，每段两句，第十一段三句。首曰：'敬天地，礼神明，奉祖先，孝双亲，（2）守王法，重师尊，爱兄弟，信朋友。'第五：'建寺庙，印善书，施药施茶，戒杀放生。'第十第十一：'凡善，信而行之。人虽不见，神已闻之。增福延寿，添子得孙。讼息病减，祸不侵。人物皆安，吉星照临。'"此条不能多引。余段多列举人之罪与其当得之罚。此等译文，尤以罗马字注音，于学生习语言、精确达意有助。中文原作者常苦无合适的表达达道德宗教之真。难在保本国习语，不为基督徒之情感——语言不习——牺牲于异教之情感——语言极熟。若一英文词下无合用之词句，或于同类另一词下得之，

虽不完全同义；恒记：不同观念不恒有中文如英文之分明的表达形式；广义词下引句，不只说明特别观念当如何表达，更说明中国人于诸重要问题之风俗、信仰、迷信、习俗，可助作文。"历书"字可为例，下有按语："私人印历数种，中国人日常查用。除月日，载吉凶日、神诞、本朝帝后忌日等。下为道光元年（始于1821年2月3日）中国历之例：正月小，二十九日。初一曰初一或元旦，天腊之辰，弥勒佛圣诞，大将蔡（店家所供奉之偶像）圣诞。店兴旺，有时人偷其神送朋友，使亦兴旺。'喜神在西南。'元旦下床足践地，当向喜神行。财神正南，欲富者迎之。祸神东北，当避。吉凶时多，附禳之符咒。

"五月初一，人以菖蒲、艾饰家坛，菖蒲象剑，艾象飘扬之旗。此句是仪式之一部分：'菖蒲剑斩千邪，艾旗招百福。'五月初五被认为极吉。此日午时，写下符贴于屋内各处：

'五月五日午时书，　愿诸诉讼争竞全除；　愿蛇虫鼠蚁尽走；　愿百病千灾尽逐。'

下引《易经》四吉字'元亨利贞'，本国注家释为大、通、宜、正之意。此日称三丧日。一家死一人，必继以两丧。为

避此祸，死者此日不殓，请道士行法事，门首献鸡、蛋、猪肉一块，皆由道士带去。此举据说可禳所惧之祸。"

"死"字下引本国作者之文，表中国各派论死之情感及表此事之词。佛教用"西逝"，说天在西；"往生"，说有预感；"神游"，"作上客"，"弃世"。别家用"灭"，"神魂消散"，"归阴"。下马礼逊博士所译数段，含论死之理："人死，魂飞上天，魄降于泉（阴间之水泉）；水火（人之所合成）分离消散，各归其源。"下引佛教："冯妇说：她若必死，定留不住，但气未绝，当尽人力。我去天后宫烧香，诉心之诚；娘娘感而赐愈否，未可知。"施于不同品级死者之异词列之：常人曰"死"，贵人曰"薨"，皇帝曰"崩"，义为"如山崩"。最后抄一条，见中国人于某些人死之通行习俗："死者生前所用衣、椅、船等，死时焚之，随之入幽冥，统称冥器。烧衣过河，纸轿夫，纸船夫，阴宅，等。今年广州一富人死，焚其衣值千元（1821年）。"

"权衡"字下有按语。中国度量衡统于四字：律、度、量、衡，即长、干量、权。　他们以律——古乐之黄钟——为一切度量衡数之本。此管长短径定，按所容黍粒数，为度量衡之标准。长以黍纵置横置为疑问。百黍横置为古尺，约十英寸，每寸十分；百黍纵置为今尺（所据标准书）十二又二分

之一英寸。广州政府尺十四点六二五英寸。管中千二百黍为最低单位，长为寸之十分之一。前说是公认者；别古书说法不同：或说马尾十毛为分，即寸之十分之一；或说蚕吐丝为忽，十忽为丝，十丝为毫，十毫为厘，十厘为分。地亩之本，"举足一次，曰步，两步为一 pace（一 步的双倍）"。古人别法，马礼逊博士述数种，注道："不同时代，中国不同方国，面积、容积、权衡诸名异，不可能比较划一。政府故定丈为长之标准，大小单位与之较；石为干量之标准；两为权之标准。"下自丈（十尺）以十进至"清清"，为"虚空"之十分之一，最低单位，共二十三等。量自石至粟，八等，十进同。权自两至忽，第七，以下同长。三数之记法自一十进至第二十一位"无量数"，欧洲记法为321万亿、987654十亿、321987百万、654321；足证符号式表达之优越，字母语言需许多词表三汉字所含；"亿"（百万）、"兆"（十亿）亦说明同理。马礼逊博士注道："除十进之记法，有的以万进，有的自乘，即平方。""植物学"字下摘里夫斯先生为《本草》所备之索引；马礼逊博士称《本草》为中国最好的药典植物书。题目分纲目种属。五纲：灌木草本，谷类，供食之草本，果，木；每下简述其所含之目。"花"字下有广州每月开花植物中文名一百四十三，附里夫斯先生所供学名。此卷内容不能多述。我们目的有二：一，展示充分之例，见作者成此艰巨任

务之方式；二，选或于一般读者有趣之题目。所传知识之价值，译中国作者段落之忠实，必使此书为中国学生习语言之最重要辅助。不细评作者英文作文之风格，可断言：所引本国作者之众多段落，他极好地结合了严守原文与明白合乎习语之翻译；为译者，此特点或为其最长处。

论圣经之翻译（ON THE TRANSLATION OF THE SCRIPTURES）

翻译圣经是精细的工作，要做好，译者须兼具敬虔、学问与智慧，正确领会圣经的精神，忠实选用他判断最能表达原文意义的词句。神圣启示的权威、其中所论的神圣题目，以及其颁行于世的公开目的，应当使译者超然于党派偏见与个人好恶。不容以无知或疏忽为借口，因为这部著作要向无数人传达关于神的心意与品格的印象，而这种印象很可能是永久的。无论出于疏忽还是有意，对这些要点的误述，唯有靠健全的悟性与正直的心才能避免；而这两者的存在，将在个别词语的选择以及全书总的风格体裁上得到充分证明。应当仔细考查那些用来标示重要神学观念的词语的确切含义；换句话说，就是考查那些向人表述神的完美、真理与作为的词语。

中文有其独特的困难：表意文字的性质，一字常有多义，文言与白话习语的差异，以及总的结构与其他语言相比的特殊。为说明马礼逊博士中文圣经译本的主要特点，请注意以下提纲：一，用来表达重要对象与教义的词，如上帝、基督、圣灵、天、地狱、称义、赎罪、重生、成圣等；二，专名转写的方法；三，历史、诗歌、预言、教训、叙事等不同文体在中文中的表达方式；四，对全书总性质的简述。关于第一点，我先从用来称呼上帝的词说起。仔细考察可见，以下各词——上帝（"至高的主宰"）、天（"苍天"）、神主（"神圣的主"）、主（"主"）、神（"神"）——在选择表述圣经上帝的词时，都值得郑重考虑。上帝原为天主教所选，几位为圣经目的而研究中文的中国学者也认为是最合适的词。《印中拾穗者》*一位作者为之列出六条理由：一，其古老，因而可敬；二，所代表的存在是单一的，没有二元、多元，也没有女性配偶；三，在几方面优于同时受敬拜的其他神明，而其他神明的品质它并不缺；四，中国各大派都承认它有一种至上性；五，使用此词能激发敬畏；六，据说这种能力统管其他神明。我引的是该作者的意思而非原话；但我在两点上与他不同：既不同意把此词转用为圣经中上帝的常用称呼，也不同意他关于此词给中国人暗示某些观念的看法之正确性。若真用此词，中国人心中，每次公开敬拜至上者，

便会把他等同于那个特定的神明——他们自古以来迷信地依附的那个总管；如此，用来除去偶像崇拜的方法反而会加强其偶像崇拜的联想。凡熟悉中文论此问题的作者的人，我想都会明白：上帝与天都用来指第一因——如果这个词可以用在一个非位格的存在上。下引《诗经》——中文现存最古老的诗歌总集——的一段可以证实此说："商的后代不下十万人；上帝，这至高的主宰，命周去征服他们，因为天命不是不变的——就是说，不永远眷顾一朝一家。"这里上帝与天是同义词，用来指那命令的源头——那命令规定凡人的境况、掌管他们的命运，尤其掌管居高位者的命运，而它所被赋予的特权与完美，在几方面相当于西方古人的"至善至大的朱庇特"。但它是否全能、无所不在、无限智慧，甚至有智能，只能由本国权威来断定；其中若有可归于耶和华的属性，就是一种护理的天命，虽然还伴随着其他完全与全能、永活、不变之存在的本性相悖的归属。

按字义，上帝的特权只限于统治世界这一件事。但上帝就是天，天与"理"同义，而理按中国哲学家，不过是"太极"（"最高点"）或"无极"（"没有点"）的别名；就是说，是原质的抽象本质或内在原理，它创生、充满、赋予物质宇宙以生命——柏拉图派所说的"世界之魂"，心智不能及。与同一者相等者，彼此相等；上帝既与"天"同义，"天"又以"理"解释，

上帝必与"理"相同；因此这个称呼——几位外国中文学者以为是描述真神的——按本国注释家，不过是不可分的原理——理或太极——的人格化，号称无处不在，实则无处存在。中国哲学家的著作中有许多证据，证明上帝的权威不过是以一种数字的命运来命定人的遭遇，而人的行为和影响可以推翻它；它被用于这样一种想象的超自然能力或作用，是源于它在地上用来表示最高权威和统治；但我从未听说无限智慧、全能、永恒、不变、自有，或可归于耶和华的任何其他完美，被归于它。皇帝向上帝献的敬拜，并不大于向其已故祖先父母之灵所献的——他们把祖先神化，以人类所能表示的最深的外在敬畏来事奉；例如皇帝加冕前夕的仪式上，他向至高的主宰、天地和已故祖先之灵宣告次日的盛典；在举行祭祀时……

《印中拾穗者》（Indo-Chinese Gleaner）：月刊，先前在马六甲出版，米怜博士主持。

……中国所谓国教，皇帝为大祭司，祭天、祭地、祭上帝、祭祖先、祭天上地下诸神。况且上帝一词并无独占的至上性，它也指地方神，合马礼逊博士的话："这个称呼虽似表达基督徒的上帝观念，却用于不止一位神祇。"玄恩天上帝（"幽玄之天的至高主宰"）指北极之神；另一地方神称"金刚不坏至高帝"；而"太上"既指皇帝已故之父，又指道派创始

人。天主教在华起初用上帝表上帝，不久弃之不合用，改用天，天后来也弃了，大概因为更熟悉语言后发现两词互释。道明会与耶稣会为此长期激烈争论后，选定"天主"（"天之主"）为最合适的词，加"教"字——"天主教"今指中国的天主教，遵教皇克莱门特十一世之命。恐怕把圣经道理与天主教制度混为一谈，足以使新教徒不敢用同一称呼。况且异教徒没有无所不在、无限的正确观念，他们最崇拜的神明被物质界限所限，系于宇宙不同区域的特定地点，这样的词会把上帝的特权完全限于作为地方居所的天之所有权。

至于"天"字，在圣经中作上帝的称呼不便，因为它用复数指几等受造存在的居所；如基督"升上，远超诸天"之处，保罗"被提到第三层天"之处，所罗门对耶和华说"天和天上的天不足你居住"之处。诚然，中文借转喻偶尔用天（借其居所）指耶和华其人，如先知说"诸天掌权"，与此类似，并无更多不妥；但这与把它定为通用的称呼大不相同。本国作者赋予此词三个不同的意思："物质之天"、"至高的主宰之权"、"亡灵所居之想象处所"。孔子把天表为至上崇拜的对象，降福降罚，导人脚步，按其主权之意挫败或成就人的谋算。但后来的哲学定义赋予它的属性，不过是遍布宇宙的未被创造的物质，作为不可分的原理，缺乏作为主宰者所需的智能，与已释的"理"相似。孔子一弟子说："说自然无智能不对，把它的

心智运作等同于人也不对"；而圣人自己承认久祷于天，并说得罪那能力等于夺去罪人祷告的资源。天作形而上用时，传达的观念与苍穹大不相同，虽然常被混淆。本国作者用此类词难定确切观念，因为上下文明明指示寻常义时，他们常用特殊义。天如覆地的穹苍，与地同受祭祀，大概是其号称无所不在之影响、至上之尊、无比之统治的原因；因此此词被用于与上帝相同的想象之权。但作者们不但彼此矛盾，也自相矛盾。有时天被表为有绝对之权掌管人的命运，有时被表为除人所赋予外毫无权威；后一说见于俗谚"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本国注家注道："必如此，因天无形"；前一说见于乾隆——本朝著名的皇帝——为纪念战胜鞑靼部落，在热河（Ele）所立石碑上的对联：

"天之所培者，人虽倾之，不可拔也。 天之所覆者，人虽栽之，不可活也。"

"天之所培者，虽人倾之，不可拔。 天之所覆者，虽人栽之，不生。"

因此"天"字含义太复杂，不能无混淆地表达上帝的简单观念；尤其它指物质诸天，按托勒密体系分为十层，第三层是爱神之居，第九层是原动天，带动其余八层，第十层是大主宰及一切恬然不动之神圣之居。朱夫子称之为"硬壳天"，包下

诸天而统管宇宙。诚然，天有时被表为有智能、公正、公义、慈悲；但神的属性和位格的完美并不归于它。

"神主"若能摆脱其偶像崇拜的联想，不失为耶和华的得体称呼；但许多词字面无可指摘，用于宗教前须查明其惯用含义。此词指祖先牌位，以隆重的葬礼仪文送至墓地，后供于祠堂或迎回家中，奉为守护神。它对中国人心有强大的魔力，用于圣经，有助长偶像联想之险。但尽弃异教词句，就须引入外国名或新组现有字，中文中两法都很难。圣经中耶和华与"主上帝"之处，马礼逊博士有时用"主神"，多用"神主"，可解为"上帝主"或"神圣的主"；此比倒装以就原文之序，更合本国习语。"神天"非中文词，传教士在小册子谈话中常用表上帝；但因中国人多神观念粗鄙，只会使他们想到又添一地方神，除非同时有圣经的解释——同样适用于单用"神"。

"主"是回教表上帝之词，圣经译者不用此义；但它正确地代表新约的"主"（Kyrios），马礼逊博士如此用。但既有这么多词被认为不适合作上帝的称呼，中文还有什么更少弊病的词？此问至关重要，因关向异教徒展示神圣真理的最佳方式，须充分慎重回答。最堕落的人类也有主宰尘世命运的超然存在的观念，虽是想象，不只高于人类，且被认为配得人

最深的敬拜。借描述此类存在的词，启示的门徒必须在一种尚未被神圣真理分别为圣的语言中，传达关于耶和华品格与完美的正确观念；几词同现而意义有别之处……

……耶和华的品格与完美。几词同现、应用含义有别时，有的译者以为最好的，是最能激发异教徒最深敬畏的那个。即便"上帝"合此情形，我想此说所含的原则也经不起严密的论证。此点提出两个问题请考虑：第一，人心关于神明最普遍的观念是什么？第二，圣经中表上帝的希腊文、希伯来文词语含有什么意味?

关于第一个问题，人关于上帝的普遍情感，岂不是那至上的对象——当在盼望与惧怕之下恒常敬拜，为兴旺之源、患难之因，其旨意虽绝对，却随人的行为而转移；正如下引中国论来世赏罚书中的一段："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类看法表明一种至上的能力或原理——未知的某者——人应当以敬畏感恩，每日以虔诚的行为表达；一位看不见者，人当与他不住地交通，患难中可向他呼求，安乐时可向他感恩；人类命运的最终仲裁者，按其旨意迁灵魂入幽冥，按人的行为施行公义的报应。有这类观念的民族的语言中，上帝的常用词应当是一个特殊的称号——如至高

的主宰、天之主、神圣的主——还是一个通用的词，相当于英文的God，其通行含义指人类情感欲望的首要对象？

中文中一切久被认为配得神圣敬拜的看不见之物的通用名称是"神"——马礼逊博士所用的词；它用于无限的耶和华之恰当，不能以中国人沉溺的多神教为由来质疑，因为他们心中没有独一上帝作为宇宙创造者与道德主宰的正确观念。神不只指地方神——我们也称之为god——更指情感中至上的对象；最堕落的民族大概也有相应的词，他们把它提升到宇宙秩序中独特的职分，敬拜为神圣的位格。因为尽管最无知迷信，人里面有某种东西认出自己与更高能力的关联；无论是情感、意识、感觉或习惯，它都织入他心智结构的质地，虽然必然随其周围道德智力黑暗的程度而有所变异。但所提诸词中，除"神"外，没有能恰当表达此观念之原型的。圣经告诉人一位全能者无处不在，行使他作为宇宙主宰的崇高特权；这教义与那种卑下的观念直接相反——神明各宜其地，其能力据说用来从异教万国所呻吟的可怖苦难之海中捞取几分幸福。因此，不当选只适用于世界治理中某一部门之神的词，即便它是最高的；当选一个含义通用的词，可以按习语附上描述神圣品格与完美的修饰语，那完美无限超越异教徒赋予其幻想所造诸物的优点，即便赋予它们足以应付其来历之需的想象特权。所需的词，不是一个难得亲近的权能者的称

号，一种不可思议的东西，大节日才隔许久献祭，唯皇帝许献；而是描述一位亲切实用的神者的词，人与他恒常交通被视为敬拜者得享乐与蒙保护所必需：不是"至高的主宰""天地""天主""神之主""大至上"等词，因为承认一位 superior god 就等于认可从属的神明；而是一个独用于耶和华、从而把一切别神——偶像幻想的产物，常识本能地厌恶其敬拜——排除在外的词。神格中"一"的原则，与流行的多神观念相反，将因恢复这个简单的词于其原初专属的正当用途而得到最有效的促进；但没有神圣启示，这教义从未被充分承认，即便心智在自然神学中已被训练到承认第一因，虽然"永能和神性可借所造之物领悟"。人诚然承认神明看不见、没有形体，但实际上赋予他们的能力不高于本能，借此某些属性宜于特定的地点和功用；那本能的情感似乎由此产生了对各色各业神祇的狂热，玷污了他智力道德的历史；而理性的特权，即便在最黑暗的道德氛围中，也能对全能永恒存在的议题发出几线光，其品格与完美唯圣经准确描绘。那既表达本能观念又表达理性观念的词，我想会被承认为上帝最好的通用词；马礼逊博士译本所采用的词，就是"神"。

为帮助我们领会这一问题，再看第二点：圣经中表上帝的希腊文、希伯来文词语含有什么意味。众所周知的一个显著事实是：Elohim虽用于偶像崇拜的对象，却以复数形式用

于指耶和华；因此，异教语言中已用于偶像的词会有损上帝尊荣的异议，被此用法公平地消除了，因为圣经译者无疑可以不受责备地采用与圣经原作者做法相应的方法。最初的观念大概会按对待显贵者的规则，建议用宏伟非凡的称号，以为更配得上帝；但细察之下，表神明的通用词将因其更合神圣启示的简朴而受到青睐。诚然，按前一原则，偶像崇拜之罪——设立并敬拜假神——的明显严重性会小一些。原初，关于神圣存在的品格与当献的敬拜的观念，源于启示，被转用于人造的无能无生物，或至多神的受造物；如今这一做法的反面——以专用于异教的词描述上帝——构成我们的困难；但我认为我们并不比圣经作者更有义务弃绝"神"为不适于耶和华，正如圣经作者不因恶人把它用于偶像而弃绝Elohim。几处圣经，遵原文的用法，要求真神与假神译为同一词；例如"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有何神像你？"，"只有一位上帝，除他以外再无别神"，"有何神大如我们的神"，中文非"神"字不能恰当翻译。承认"上帝"（"至高的主宰"）、"天"等词之荒谬，也见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和父"等说法；因为没有译者肯……

因为没有译者会蠢到说"亚伯拉罕的至高主宰""基督的天父"，他将被迫采用"神"，从而把原文同一词用不同甚至相反

的词来译。使徒们无损其事业地把Theos用于耶和华，尽管它被亵渎用于偶像崇拜；我们岂不可放心地效法他们？细读他话语的学生，对上帝的性质不会有误解，他的话丰丰富富地描述所启示者的特权、品格与完美；同时，以各种方式和暗示，诉诸人心恒有的信念：至上的敬拜当归于某位主宰的神明，但这信念基于一个事实：关于他的存在、属性、作为、可蒙悦纳的敬拜方式，以及得未来应许之福的方法，信息必须从外面传来。我们的目的是说服异教徒承认并敬拜独一上帝，按圣灵所默示的书卷所描述的他属性与作为的荣耀；把现有的通用词用于上帝，就是肯定他们承认某个敬拜对象，从而除去不少困难；剩下的只是向他们保证：他们的神明没有一个是上帝，但有一位全能永恒者，已为他们最深的道德灵性需要作了预备。因此，用"神"比用那些只以神秘、形而上的精微含义著称、而不顾人心关于主宰之神的普遍印象的名称，更简单更满意地宣告神圣存在；因为那时的争论将是：耶和华是不是上帝，以排除一切别神——这诚然是历代启示的门徒与异教偶像崇拜者之间的大争点。

通盘慎重考察，我想必须承认，马礼逊博士选"神"是用了健全的判断；虽不完全无可指摘，却无疑是中文所能提供的上帝最好的通用词。博士自己在研究中文十八年后，论及此争论时说："我们的看法是，问题两面都有几分真理；最好的

办法是让这些词继续用下去，直到按基督徒的用法获得确定的含义，正如希腊的Theos、拉丁的Deus，或许还有撒克逊的Woden，都成了基督徒的词。"（《中国杂俎》第45页。）

关于"耶和华"一词，原文中它与Elohim的显著区别，似乎要求译文有相应的区别。希伯来文的耶和华，马礼逊博士多译为"神主"，若音译入中文也不违音韵之美，只是恐怕被视为一个空洞的称号，有失尊严，与此名当得的敬畏不合。翻译此词——那是促进其原初采用之目的的最合宜方法——不难；因为中国人以有意义的词称其神明，不只是宗教行为，更标明语言的天性；其声音因表意文字的性质，不易适应字母语言。诚然，中国佛教书中有印度神名以汉字拼写，如"阿弥陀佛"等；但正因此，更坐实了人们对该派著作的普遍印象——一堆无意义的胡言——最不愿把圣经与之混为一谈；而"自有者""永生者"等观念，在中文中可有力地表达，与无生命的神明对照，正合"耶和华"一词首次引入的场合。（博士在《创世记》首次出现处把原文引入正文，页边译出。）

救主的神圣名字，如耶稣、弥赛亚、基督，已转入中文，所选汉字尽可能传原音；而"人之子""救主""救赎主""中保"等称号已译为相应词。Logos用于基督，其中文翻译有些

困难。《约翰福音》第一章"太初有道"，马礼逊博士译为"言"，意为言语、说话、谈话，无教义上的特殊含义。但有"道"字，多方面与圣经的Logos相应。它表言、教、理、德、路、法，余义随采用之派的宗旨而异。佛教语言中，它指关于轮回的某种存在状态，无论在人道畜道。它又是哲学派"道教"之名，其创始人老君与孔子同时（公元前500年），被视为理的恢复者，在世之前七度化身，其后至六世纪。此派之道，几方面近希腊柏拉图学派所解释的Logos。它不但在存在之序上先于天地，更是物质的创造之源，内在于其中；也赋予生物以生命。孔子及其弟子——学者之派——描述道为永恒、不变、创造、无所不在，大到充满宇宙，小到含于万物；为自然变迁之源，高于天地——天地虽有创造之能，却可能犯错、违背它的权威。中国宇宙体系中，道被提升为神明，天地人及万物由此出，却未被赋予位格的属性。同字又表道路，本义引申义皆然；与"可通之法"之义相合，及据说为万物——有生无生——之源、生命之所在——活的能量本身——的特权，连同"言"或交通媒介之义——表达了救主归于自己、或其受默示的仆人归于他的属性的显著巧合："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同派又用此字表"教义"——形而上原理与道德训诫的体系；与"理"相连——理表深奥抽象状态中的理

——指体现于行动品行的原理，出于悟性的审慎运作；故它很适合表达基督徒"教义"或"真理"一词的含义。

因此，关于"言"与"道"译用于基督位格的Logos哪一个更合适，可以公平地提出问题；虽然我想，凡懂得"道"各种含义的人都会承认，马礼逊博士选"言"是采用了最不易被误解的词。《印中拾穗者》一篇论此的信中，博士引克拉克博士的意见——Logos当作专名不译——后说道："不译之词任何语言都生硬，极违反中文的天性。另一方面，用长期通行的术语也有困难，因为联想会唤起与之相连的系统的异教错误。""言"似乎当新约的rhema，"道"当Logos；但凡懂中国思维方式的人都会想到，若Logos译为"道"，那段经文给中国人心中的印象离其本义何等远："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但在决定合适的词时，使徒的Logos在异教希腊人中是否同样易被误解，是个有点重要的问题。北京一中文福音译本，译者借拉丁文verbum自武加大译本，以中文音"斡而捧"表之，不传任何意义。

圣经译者采用的中文"圣灵"一词是"圣风"，意为"神圣之风或气息"。"风"字的各种含义是："自然之气；风；流动之气；风俗；习惯；精神；性情；情感；如风之吹散；借榜样传播或感化"等等；其中几个与希腊文的pneuma、希伯来文

的ruach相同，都源于表"呼吸、流动"的动词，在抽象含义上相应。有中国学者以为"神"（亦有灵之意）比"风"好；但前文既已证明"神"作为神格称号的正当，它不适合作圣灵的通用词便立即可见；而"风"先天地赢得好感，因与新旧约原文词吻合。"神的灵"中文作"神之风"，直译就是"上帝的灵"；但《以弗所书》"上帝的圣灵"译作"神之圣神"，神与灵用同一字；别处原文词相同，博士有用"灵"代"风"的。《以赛亚书》中"灵"（多用于人魂）两次译ruach，不用"风"；但"圣风"是马礼逊博士译本中圣灵通用的称号。

关于"天堂""地狱"作为圣经词语。"天"——别义前已提及——用于配得乐园的离体之灵的居所；"地狱"（"地之监"）用于地狱。"狱"字是三合结构："言"居中，"犬"列左右；此组合的来源是什么，是否暗指冥王领地的守卫，或许不能确定，此处也不重要。"地"与"狱"相连，因为中国人普遍认为恶人在阴间的居所在地下；因此，相信此教义的各派著作中，这个词组表示未来刑罚的场景，天主教和新教的基督教传播者都采用它来表地狱。但不把中文看得比其他异教语言更难，这些词在本地人心熟悉圣经的精神和语言之前，不能期望准确地实现其被选的目的。抽象教义和基督徒制度的名称需要更加谨慎；因为它们所展示的对象和真理与异教的体系和象征仪式有天壤之别。单个的词很少够用，即使有也罕见；因此

必须借迂回的说法来接近这个意思，幸而中文的天性喜爱思想、喜爱理想的表达方式胜过声音，对此并不不利。称义的教义如此传达（《罗马书》四章5节）："惟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他的信就算为义"；中文直译是："不做工，只信使恶人得义者，其信算为义。""功"指有功劳的工作或服事；"义"有多重含义，包括善、正、当、仁、信、无私、慈、公义，与为利而做的工相对；"算"有尊重、计算、记入之意，是语言所能提供的最合适的词。赎罪、重生、成圣的教义专属上帝的道，用异教语言传达不免有被误解的危险；但中国伦理、形而上学、宗教教条提供了一些词可供译者参考，其中几个因其所标榜的更新之影响、属灵的结合、道德的转化而格外生动恰当；例如佛教的轮回提供了"再生""复生"的说法，"感化"和"新生"；前两个用于救主与尼哥底母的谈话（《约翰福音》三章3、4、5节），从中文直译如下："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赎罪、代赎、无辜代有罪的观念，中国人不陌生，因为他们的法律偶尔允许罪犯找替身代受，或以钱代体罚；因此语言中有词可以清楚地翻译赎罪。为查明圣经表达此教义的说法是否被理解，我曾设一假

设的例子问一个中国人：奴仆得罪了主人，主人决意为此过犯讨回公道，但主人的儿子出于对奴仆的怜悯，愿意代他受苦；问他用什么词称这种行为；他立刻回答"赎"，这是"赎"的福建音，马礼逊博士用于赎罪和救赎的词；这个中国人虽是富有体面的商人，却不识字；他既懂得这个词，我确信凡识字的人都熟知它。"赎"很恰当地用于使徒彼得的那段话："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不是凭能坏的金银"等。代替用"代""为""替"表达，如"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为义人死是少有的"，前者的字序是"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后者是"为义人谁肯代死，少有其人"。一物代一物受苦的观念，于中国人不陌生，他们自古熟悉祭祀，其最庄严的自愿立约形式清楚地证明其普遍；因为他们起誓的方式，跪拜之后，在庙中偶像前斩鸡头，借此立约者……

……借此立约者（如中国人所说）"以此物代己"，并祝祷若不履行约定，愿受其所加之罚。"赎"也用于那段经文（《哥林多前书》一章30节）："你们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圣"（"成为圣"或"分别为圣归于某事奉"）用于"成圣"。（*注：官府在公堂上不行发誓之礼；但在民间交易中很常见。）

表"永恒"，中文有"永远"（"长流不息、永久、遥远、常常、直到永远"）和"世世无尽"（"世世代代无穷"或"不竭"），这是他们语言中最强的表达，与圣经中aion和aionios的用法相应。

马礼逊博士用"洗"（Se）字译baptizo及其同源词，被一些反婴儿洗派指为不忠于原文的翻译，特别是在纽约浸礼会圣经公会演讲中的斯宾塞·H·孔恩牧师（Rev. Spencer H. Cone）和在致贝克斯利勋爵（Lord Bexley）信中的伦敦J·H·欣顿牧师（Rev. J. H. Hinton）；因此对这个问题宜比原以为必要的更充分地考察。前者的演讲摘自1838年8月《英国浸礼会杂志》，如下。请允许我现在向你们展示一本中文新约，是在伦敦会麦都思牧师（Rev. W. H. Medhurst）监督下在巴达维亚石印的。封面上我们一位传教士这样写："在此译本中：baptizo及其同源词译为'洗礼'一词，即洗的仪式。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每逢说写洗礼，都用此说法。马礼逊博士和所有婴儿洗派都如此。这里还有郭士立（Mr. Gutzlaff）等人的一版中文新约，在新加坡用木刻版印刷，在特雷西牧师（Rev. Mr. Tracey）监督下。此译本也以'洗礼'代洗礼，所以说，救主当用圣灵和火行洗的仪式。且看《路加福音》三章16节，按此中文新约直译——"约翰说：我是用水行洗的仪式；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

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和火行洗的仪式。"用火行洗的仪式！我们岂能不和诗人一同喊道——"耶和华啊，这是你工作的时候了，因他们废了你的律法。"为印刷发行这些败坏的译本，不列颠外国圣经公会拨了数千英镑，美国圣经公会也出了数千美元；正在此时，我们耶茨弟兄（Yates）忠实的孟加拉文和缅甸文译本，却得不到这些公会的鼓励。弟兄们，浸礼会岂可在把生命之道——以最接近原记录中所含上帝心意的面貌——传给占全人类三分之一以上的民族的事上无所作为！是的，我们在此圣经事业中的独特行动，如同我们在道的事奉中的独特职事，必能促进中国的属灵利益。把主的道更完全地教导天朝亿万人民，是我们崇高的使命；在这样的事业中，哪一位浸礼会信徒今日不愿把他的事奉分别为圣归主呢？"

读这篇文件，种种感想涌上心头，难以有条理地消化。对不同宗派的个别牧师和基督徒团体提出了最严重的指控，所凭不过是对"洗礼"一词的偏颇批评或歪曲的翻译。既然没有其他婴儿洗派所作的中文新旧约译本得到不列颠外国圣经公会认可，那被污为公然背弃大公原则的，必是他们热心印刷发行马礼逊博士译本；因此，考察支持如此严重指控的证据，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指控若要提出，本当以最确凿的方式证实；而实际上……

……这指控不仅是宗派热忱的产物，更与任何宗教团体赋予洗礼之礼的观念完全不合。《康熙字典》中，"蘸"（tsan）释为"以物入水而出"——引自《说文》——"以笔头蘸水"；但从不用于人。按"蘸"字传达的意义，一人蘸另一人，在中国人看来最荒谬，不说可笑。马士曼博士（Dr. Marshman）的译本中却有这样的说法，如"施蘸的约翰"、"蘸礼的施行者"、"施蘸者"、"在约旦河受约翰之蘸"。孔恩先生在前引文中严厉批评的那段（《路加福音》三章16节），浸礼会弟兄译作："约翰回答众人说：我诚然用水蘸你们，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和火蘸你们。"介词"以"（E）与"蘸"连用极不妥当，此处当用"入"或"在"，如希腊文的en。马士曼博士与马礼逊博士对此节的翻译如此惊人地一致，除"蘸"代"洗"及一两个词无关紧要的倒装外，公正的旁观者会以为其一逐字抄自另一，尤其新约中类似的巧合频频，完全排除偶然之想。

马礼逊博士的新约是较早的译本，其中"以"与"洗"连用完全合习语，而马士曼博士把"以"与"蘸"连用，违背用法；这唯一的失误必出于他不愿稍离前辈的引导，唯在选洗礼一词上例外。可以举出许多例子说明两译本表达的同一，只差代词连词或别的不重要的文字改动。那么，浸礼会所夸的优越性何在？按孔恩先生，唯独他们能懂得上帝的心意并从希腊文

译出？他们作为中文译者的卓越，似乎在于：第一，不声明地采用别人的译本；第二，斥之为不忠、甚至"败坏"，因为 baptizo 译为一个表施水于人或物、不论方式的词，而不用马士曼博士的"蘸"——对此词在这种连用中，没有中国学者能赋予合理一贯的意思。这就是他们"把主的道教导得更完全"的能力之证明吗？把 baptizo 译为一个与其任何含义——字面或比喻——都无关联、至多只有"蘸、染、渍"之意的词，就是最接近上帝的心意吗？而另一位译者，其译本连对手都无可指摘，只因对洗礼持不同意见，就被指为圣经的败坏译者吗？

此案的特殊之处在于：欣顿先生称其宗派为"浸没派"，但"蘸"不是浸没，而是蘸；马礼逊博士新旧约中凡遇此字都不用它，大概以为太口语；更奇的是，马士曼博士新约中也不用它，他实在是抄马礼逊博士表"蘸"的词；如下四例，虽每例中文词不同，两译本完全一致。第一例《马太福音》二十六章23节："同我蘸手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此处"蘸"两译本都作"使入"或"入"，全节余词皆同，只马礼逊博士省略的一个语气词被马士曼博士补在节末。第二例平行经文《马可福音》十四章20节，马礼逊博士译"蘸手"为"蘸手"，马士曼博士不用"蘸"而用"放"——较不恰当的词，全节仅此一差。第三例《路加福音》十六章24节，除几个无关紧要的同义词互换外，两译基本相同："蘸指头尖"译作"取指头蘸水"。第四例

《约翰福音》十三章26节"我蘸点饼"，两译本都作"蘸饼"。设两译者互不知对方之劳，这样的巧合呈现以下奇特现象：第一，两个人在世界相距遥远之地，互不知情，竟在若干处同意用不同的中文词表同一意思；第二，断定那些词——本可用同样合适的别词代替——在两译本中各居完全相同的位置。

此点不赘述，只就"蘸"与"洗"的词源和不同含义略加说明。前者如前所述表"蘸"，但我们以为这只是它的次要口语义；因为按中文用法，同字异音表不同的意思；所论的"蘸"也读"醮"（tseaou），那时表"饮酒至大醉"，这很可能是它的本义；因为它的主要构件是"酒、羽、火"，这样组成读"醮"表"焚香或祭牲"和"奠酒"。它又表设坛、为亡者祈祷之念，无论佛教僧人或道教之士所行；与"席"连或与"安"连表筵席，多设于墓前以敬亡者；故"醮"可译"行三日追荐之类"。这样一个词，加"草"头（这是此字与"蘸"唯一的区别）怎么用于"蘸"义，只能设想是某方言有此音义，如常有的，久之配一字形；如此，像许多俗字，它得了一个未经字书认可的意义……

……经古典权威认可。但即便设洗礼的方式限于浸没，按类比或词源的任何原则，尤其从中文的哲学性质，我也完

全无法解释选这样一个词。马礼逊博士用的"洗"（Se）由两字组成："水"（shwuy）和"先"（seen，表"先行""在前""长者"等义）。它有字面和比喻的含义，或说形体和道德的意义。一般可说它指人或物与水的接触；也指洗手、洗脚、洗脸，以及用水洁净身体，不论方式或水量；虽然把水施于受者、而非受者入水，是最自然产生的观念。我游历过的东方各地，在井边、池边、江边把水浇在头上，是中国人通常的沐浴方式；而在本国，按马礼逊博士，他们在桶中或江中沐浴；是浸是浇，不得而知。从"盆"（Pun，沐浴之器，亦指缸、壶、脸盆、古陶量器）一词可对方式形成看法；按其大小，我推断后者（浇）更常见，但不否认浸的存在；无论何种方式，此动作都用同一词"洗身"（Se　shin）表达。还有别的常用词，有的与"洗"连，如"洗凉""洗浴""洗澡""洗沐""沐浴"，都表沐浴；浸虽非其本义，也非必然含义，但任何一词都比"蘸"好无限倍地传达意思。"洗"准确表达《路加福音》十一章38节　baptizo　之义，法利赛人希奇"耶稣饭前不先洗"；次经中同一希腊词用于以水施于身体，如《友弟德传》十二章7节"她在营中水井边洗身"——不是把自己浸在井里，而是按最合理的设想，汲水浇头，按东方通常的行洁净礼方式，即把水洒（若此词可用）或浇在头、手、脚上。回教徒的仪式像古法利赛人，生动说明犹太律法部分，从不浸身；但在

他们的"诸般洗礼"中，行的合救主印在彼得心中的话："凡洗过的，除了洗脚，无需再洗，全身都干净了"；就是说，不是水量，也不是施水的方式，而是对所表之物的虔诚，构成门徒身份。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诸词都有道德和形体的意义。"洗"表洁净心，也表洁净身；故有中国通俗伦理文集名《洗心切要》。"洗"在道德上的应用见下句："汤帝洗心去恶，如浴身以洁之。""澡"表洁净和沐浴；"沐"表蒙恩，如信徒往庙谢恩，自称"感德弟子"，不是浸在恩中；因"沐"本义是洗发敷油，如以甘露或宝膏使丰润。诚然，若找一个专表浸没而不兼表淹死的中文词，极难，若非不可能；故马士曼博士避开这个定义如此清楚的词，原因明显，又不用"洗"，因它可用于洗礼别的方式，就采用了一个按通常理解绝不能向中国人表浸没之行的词。

"洗"另一比喻用法与英文译者译《诗篇》五十八篇10节"他必在恶人的血中洗脚"的"洗"相应，如"洗冤"（"洗去冤屈"，为受害者充分昭雪），一部中国医学法学著作之名，其中指导政府官员——仵作、州官、外科医生等——查明非正常死亡之因，缉凶归案。书中"洗"与"雪"（"使白如雪"）互用；就是说，除去加于死者名誉的伤害，以凶手之血洗去

罪，偿命，使生者亲属和受辱的法律尊严都得充分的昭雪。"洗"用于圣经以洗礼表受苦之意，于中国人心并无不合；不但如此，"血洗"一语，在我看来，最鲜明地表达浸入死之洗礼的意义；因此，虽不宜作此节的恰当翻译，把"洗礼"译为"洗"并无不妥。"洗"也与"火"（Ho）连用，中国人自己就如此用；故那段（《路加福音》三章16节）前已提及、孔恩先生试图嘲笑的组合，于中国人绝不生硬，即便按字面解："我诚然用水洗（施洗）你们；他要用圣灵和火洗（施洗）你们。"不能期望基督徒的制度在异教语言中表达得完全精确；保留原文词也不合中文的天性；因为即便选三个单音字如"巴太斯"（Pa-tae-sze）表 baptizo，中文字符以传义为唯一目的，不能达到，而突然引入无意义的名字必激起厌恶。此类思想形象中，无前缀后缀，无别的变化以别动词名词，或抽象具体，不可能轻易与外国音和字母组合相融。浸礼会争论的焦点将转在本地人赋予"洗"字的根本含义上，无疑是借施水洗涤身体或其一部分。同样重要的是问baptizo在未分别为圣的状态——约翰和基督门徒采用它作入门之礼的称号之前——表什么。圣经用水表洁净的影响，丰富的祝福之浇灌；baptizo 表"洗涤、洁净、使纯洁"无疑；它用于洗礼表此礼外在象征的纯洁；而约翰必被同时代人视为把水施于受者之

人；否则，洗礼就不是他的行为，而是百姓的。然而，当两派不只对它表达的方式赋予不同的意思，更在……

……对它所表达的方式赋予不同的意思，也在受礼的对象和礼的比喻意义上意见不一。英文的baptism借自希腊文，不按日常用法，而按宗教用法；因此表示采用它的一派所定为正当的任何方式。中文的"洗"既通用，又有与原文相同的比喻义，与"礼"相连，可表示各派愿意赋予此说法的任何洗礼方式。

此争论中还有一点太重要不可忽略：马礼逊博士若愿意把词限于特定意思，本可用"洒"或"倾"。但这不合他大公的见解；故他选"洗"，有三个优点：是古典词，人人懂得，道德含义无可指摘；字面意义关于方式、模式、情境都很全面，不被任何迷信用法拖累；不像佛教徒用的某个词表示宗教仪式——一种异教的洗礼，在三月三日举行，为洗去或驱除不吉。

据上文所说，我想可以放心把这个问题交读者公正考虑；他若以为原文词不应当音译，我确信他会承认"洗"是可以翻译它的最合适的词之一，尤其天主教徒——其中多有出色的中国学者——无争议地采用了它。马礼逊博士用"洗"，有时单独用，意思是"施洗"；有时与"授"连用，"授洗"（这是天主

教平常的说法）；有时与"施"连用，"施洗"。被动意义用"领"或"受"放在"洗"前面，"领洗""受洗"。关于这个问题，论到这里就可以了。

第二，专名转写的方法。别国语言的词在中文中只用字形表示，所附的读音是任意的，没有B、D、R、Z作声母，又没有类似字母的基本形式，要准确呈现希伯来或希腊名字是不可能的。旧约有些名字不但难用汉字表达，而且听在本国人耳中很野蛮。这种情形出于两种语言发音原理相反，非译者所能控制，他不能为求音韵美而一贯偏离原文。新约有些名字转写不难，转写后也不刺耳，如耶稣、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保罗。中文译本新旧约中或许还有别的名字可以有利地缩短，可以选更顺口、更悦目的字；但这个问题难以让大多数鄙视一切外国语的人满意。有时正文用通用词的译法，页边注出原文；如"比希摩斯"注"走兽中最大者"，"利维坦"注"鳞族中最大者"。有时正文以意义代替名字，当选名有特殊理由时；如用"主所喜悦的"代替"黑弗西巴"，用"已嫁之妻"代替"比乌拉"（《以赛亚书》六十二章4节）。有时反用此法；如正文用"玛哈念"，页边注"原文意思是'众军'或'军队'"。据此可推，载谱系的章节，中国读者不会很欢迎；他不习惯本国书中圣经专名所需的许多字形的不和谐组合。派别及其领袖的名称，同理必定生硬，难以归化。但中国人在某种程

度上对外国音有准备——三百年熟悉满洲鞑靼语（这是音节语言，与自己的语言很不相同）——九百年与回教徒交往（天文科学最早的改进得益于他们）——一千八百年接触佛教著作（其中有无数印度来源的名字和词）——三四百年与欧洲人有商业和政治交往——尤其自古以来中国本部与东印度群岛邻国岛屿有广泛的贸易，由此那些通晓陌生方言的中国人间接地有准备接受圣经这样的外国书，不以其专名或反民族性质为意；他们放下自己的偏见，可望成为除去不甚幸运的同胞之偏见的工具。众多方言彼此之间及与帝国通用语完全不同，虽对传播神圣真理没有不可克服的障碍，对专名发音一律造成实际困难。这与中国最杰出人物的名字情形相同；皇帝的名字，官话读"道光"，福建读"To-kong"，广东读"Tow-kwong"。孔子孟子的名字也是如此；前者官话读"孔夫子"，福建读"Kong-hoo-tsoo"；后者官话读"孟子"，福建读"Beeng-tsoo"。圣名耶稣，前已说过官话读"耶稣"，福建读"Ya-saw"，前者的a如father中的a，后者如saw中的a。

中国人说话写文章，一个专名一经全称，再出现时多用简称。此法若用于圣经的名字，读者很快就熟悉；他的耳朵习惯于用"彼使徒"代替"彼得罗使徒"表示"彼得使徒"，正如中国人用"朱子"代替全名全衔"朱熹夫子"——中国经学著名的注释家。凡讲解中文圣经的人，引用古代信心和虔诚的榜样都

很困难，因为名字又长又生僻；忠实的译者不能为迎合中国口味而删减；所以四五个字的名字宜缩为一两个字，作为圣经的附编单独出版。这个制度也打算作专名的总索引或经文汇编，马礼逊博士晚年把注意力转向此事，为便利传道和释经者的工作。

第三，各种文体——历史、诗歌、预言、教训、叙事——在中文中如何表达。圣经不是一个人或一类人就一个划一的题目写的书，虽然它的主要原则显出设计的一致；而是几个才能各异的人的作品，生活在世界不同而遥远的时代，境遇大不相同，人文造诣最相反，写作方式和所论的题目一样独特；但无论心智如何不同——天生的、道德的或后天学得的——无论如何不同地运用——简记事实、论证的议论、动情的呼吁、有力的陈述、生动的描写、精微的教义辨析、大胆的拟人——一位统管的全能之灵引导、鼓舞、管治全系列篇章，无论是戏剧的、灵修的、预言的或回顾的性质和设计。把这样一部体裁繁多的著作译成一种人的语言……　……把这样一部体裁繁多的著作译成一种人的语言——这些人尤其不能同情其神圣情感——岂不要求评判其优劣者抱最公正宽宏的批评精神？但除去适用于各译本的或多或少的问题，困难之于译者多少，取决于上帝的话初以本国语呈现于其民

时，该民的文学品格；故在考察其著作之前，宜先了解中国主要经典的性质。

国有史乘为政治家首重，他们寻求本国的声誉，于其辉煌的起源、遥远的古代、绵延不绝的昌盛事迹；故一部讲述人类创造之史、概述最早时代人类行为事迹的书，在每个异教邦国——文明进步到有文字记录其社会品格和政治事迹者——都有对应。中国史不只在详述一个独特民族的后代、数目、习俗风尚——在世界幼年与人类其余部分分离、置于特殊制度之下——像摩西的叙事，更在阐发天地如何从最简单的创造元素生成，至最终完全组织的过程。若此相似以借某种共同媒介（如埃及）得知圣书为解释，不可忘记中国人承认无此信息之源，直接间接皆无，而自称绝对独立于别种族，断言己国与宇宙起源同龄，上溯到摩西时代之前数千年。中国文学某些部分与犹太著作部分之间有如此惊人的巧合，即便借传统也不能确切追溯同源，颇为奇特。

把圣经译成中文的艰巨任务，在令人气馁的印象下开始：其古经典一部含宇宙生成论，重要性仅默示的真理才配；另一部叙大洪水之灾，及可称中国族长时代的简略事迹，大体性质与《创世记》所载早期事件不无相似；第三部含繁复的古礼俗制度，用于人血缘和政治关系，特于其生、

婚、死——人生史最重要之点——遵守；此礼制法典，政治宗教兼备，据说有原始优秀的确凿标记，可比摩西的律例；第四部"诗经"，名字与圣经诗歌作品相似，别无相似之处；不说大卫甜美诗歌的情感、以赛亚崇高的咏叹，其构思的贫弱、句读的不和谐，使之远低于圣经；第五部，大卫所罗门的编年史，或可在孔子的史叙——他唯一的著作——中找到对应；而圣经一切教训伦理部分，在他与另一位著名圣贤之言——门徒所集、传之后世的"四书"——中遇到相应的教导人类的尝试。提这些著作，不是说它们为神圣记录的译者提供合适的文体典范，或配与之竞争，而是表明必须时刻谨慎，不因采用异教现有词句而把上帝之道与异教混同；同时，译者心中痛苦地确信：紧贴原文，其文体将被斥为不合古典，其所传的内容被视为不过异教的理论或寓言，或与之混淆。

圣经史部——旧约的基础——因文体简朴，句读构造不雕琢，易译入任何语言，尤其中文，其天性极适于连贯的叙述。此说可举《创世记》第一章前数节为例，我按中文直译，先说明名词的性数格、动词的语式时态通常不区分："神起初创造（起初造）天地，地无形空虚，黑暗在深渊面上；神之灵运行（或动）在水面上。神说：得有光，即有光；神见光好。神分光暗。光神名之为昼，暗名之为夜，有晚上早晨，是第一日。神说：水之中当有穹苍，以分水之上下。神

完成（或作成）穹苍，分穹苍上之水与穹苍下之水，即有之（或即如此）。穹苍神名之为天，有晚上早晨，是第二日。神说：天下的水当聚一处，旱地显露，即有之。旱地神名之为地，水之聚名之为海，神见之为好。"

我想，凡懂中文者，无不能懂此段，如同在自己语言中有相应造诣的英文读者懂钦定本，对异教教育所养成的习惯作应有的体谅；同样的话适用于圣经一切类似文体。不懂中文的英文读者一见奇特的习语，希伯来学者认出原文的意思大体忠实。下一样式的例子取自米怜博士所译史书部分。*篇幅所限不能广引；为介绍米怜博士之文，选示巴女王访所罗门（《历代志下》九章）作此部分之结："示巴女王闻所罗门之名声，遂率大队人马辎重，骆驼载香料、多金、宝石，至耶路撒冷，欲以各难题试所罗门。至所罗门处（或时），她以心中一切意念告王知；所罗门答女王一切问，无一事向王隐藏——他全告女王。示巴女王见所罗门之智慧，及所建之殿，其席之食，其众仆列坐，其众臣侍立衣冠，其众酒官衣冠，及登主殿之阶，女王心中再无灵力。她即告王曰：我在本国所闻关于你的作为与你智慧的传闻诚然（即我所闻的传闻等，极奇特的中文习语，全句所系的词置句末）；但我未信传闻，直到我来此亲眼见，方知你智慧之大，一半未曾告诉我；因你超过我所闻之名声（即名声等）。你之人有福！

你这些众仆有福！恒立你前听你智慧！愿祝福归主你的神，他喜悦你立你在他位上（即他位上）为王，替主你的神（或为主你的神），因他爱以色列，欲立他们坚定（或建立他们）至永恒，故立你为王，施行审判公义。" ……名词多用而代词少用，在《创世记》中很明显，合中文习语；中文不但不以此明显的重复为意，反为清楚而需要之。连词在英文以为必要处不用，在我们以为多余处用。观念的次序、表达的方式一样奇特；如英文的"all these thy servants"作"你的这些众仆"，相反的习语表达完全相同的意思。"席"用于"筵席"，保留以纪念古俗——今已废——在地上设宴，也设常餐。"侍者"中文表"垂手侍立"——侍奉君王者的恭敬姿态。所用字数或可议，或有主张更简洁文体的理由，而句读换一安排可更自然，不损害翻译的忠实；但无人否认原文的意思清楚地传达，方式与本国作者不无相通。

圣经诗歌部分，米怜博士所译《约伯记》一部——或为圣经最古之作——先引我们注意。我的目的是提供翻译方式的例子，必然简短，评述限于中文，不涉及学者对原文部分的批评。选此书十四章前数节，直译如下："人生于妇人，其日少而多患。他发如花，被剪；飞如影，不存。你也睁眼看这样的人，带我与你入审判吗？谁能从污秽中取出清洁？无人能。人之日有定限，其月之数在于你，你定其界不能过；

限之，转而离之，使其安息，直到如雇工毕其日。树若被伐尚有望再发，嫩芽不止；根虽渐老于地，干虽死于土；但因香水（*）发芽，吐蕊如栽种。

（*）"臭"字虽表"气味"，与"水"连，一般更恰当地表"腥臭"；我认为关于"臭"的一般原则是：作形容词恒以坏义修饰其名词，作名词可表好坏之味，随前字修饰。"因水气"作原文的译法，或优于"因臭水"。

但人死而衰。人吐其灵，在哪里？如海水竭，江河旱干，人如此躺下不起，直到诸天尽毕；不醒，不从睡中起。"

下取《诗篇》，马礼逊博士所译，既显示中文传达灵修诗歌情感的能力，又提供翻译的例子。凡呼告某物，中文把感叹词置被呼者之后。如"神吁"，直译"神啊"！

第五十一篇："神啊，按你之慈爱怜悯我，按你众多之慈悲，涂抹（除去）我一切罪。洗净我之罪愆，涤除我一切罪。因我自认我之过犯；我罪常在你面前（即你前）。我实在得罪你——只得罪你——在你面前行此恶，使你说话时（即你说话时）显你之公义，审判时显你之纯洁。今我在恶中受造，在罪中我母怀我。今我腹内你要求诚实，我心隐处你使我知智慧。以牛膝草（原文保留）洁我，我则洁净。洗我，我白于雪。使我听喜乐，使你所折之骨欢喜。掩面不看

我罪，涂抹我一切不义。神啊，在我内造清洁之心，在我内新造正直之灵。不要迫我离你面；不要从我夺你圣灵。"

第一百三十九篇数节，颂上帝无所不在，自第七节起："我往何处逃避你之灵？我往何处逃避你之面？我若升天，你在彼处。我若在阴间铺床，看你在那里。我若取早晨之翼，住海之远处，彼处你手仍引我，你右手护我。我若说黑暗必遮我，夜必如光环我（或诚然）黑暗不能遮蔽使你不见，夜如昼发光。黑暗光明，于你皆一。"

表温柔、爱、怜悯、悲伤及类似情感的字，"心"显著地作部首或主要构件，印象经目入心，胜过字母语言的词——后者的效果主要借活的声音之力。私下默想、连贯经文的讲解、圣经班的彼此教导——如手持圣经——中文极其适合，因目动心；为抓住注意，字形重复二三甚至四次，这样造成比即兴讲道更强烈的兴趣；故译文愈近口语文体，圣经章节愈易记。

中文"腹"字，我译为"belly"，源于希伯来文；与希伯来词根相合，原义"围绕拥抱许多重要者"。亦表心思情感之所在，所亲所贵；故"心腹之人"是"极亲密之友"。此义与布克斯托夫的希伯来文译法相比，显其非常恰当，也说明中希多词的亲缘。

为进一步说明此部分，再举…… 《以赛亚书》四十四章8节起选一段："你们不要恐惧（'毋'是否定词，只用于祈使），不要惊惶。我岂不是从起初就告你们知（即晓谕），先前已宣告吗？你们是我的见证。除我以外还有神吗？（即还有神吗？）实在没有保护者（希伯来文'磐石'）。我未曾知道。凡制造雕刻神像的，都是虚空，他们最巧的工作全然无益；他们各样的工作自为见证，看而不见，不能明白；凡造神或铸无益偶像的，必蒙羞。"（劳斯主教（Bishop Lowth），布思罗伊德博士（Dr. Boothroyd）从之，此处也仿之，把"羞"与第十节连，不与第九节连。）"看，他的同伴（即一切同伙）必蒙羞。工匠也必蒙羞。让他们都聚集站立，就必吃惊（被惊吓），一同蒙羞。铁匠截一块铁，用炭加工，用锤打造；用臂之力捶打；他饿了，力乏；不喝水，就困乏。木匠拉线（尺和十分之一），用朱砂划出形状；用利器砍削；用圆规画，照人的样式——照人美好的形状——造作，使保存在屋内。他为己用伐香柏；取松并橡，多集林中各树；栽白蜡树，雨降养之，使人用为柴；他借此取暖；取之，使热其炉，烤饼（或糕）；也以之造神而拜；造偶像，向之跪拜。用一部分烧火；用另一部分烤肉而食；烤肉，饥得饱。也自暖，说：好！我暖了，享受了火；用其余木料自造神，即其偶像；向之跪拜认罪，祷告说：'救我，因你是我

的神。'他们不知，不真明白，实在，他们眼闭不能看，心塞不能……" ……来，吃；无钱无价买酒买奶。你们为何为不能果腹之物称出银钱，为不能使满足之物散出财物？仔细听我，吃——你们的食物诚然美好，使你们的灵以肥甘为乐。侧耳来就我（"则""即"常为语助，为求音韵和谐），仔细听，使你们的灵得生；我与你们立永约，取确实赐大卫永不废之恩，赐给你们。看！我立他为见证，赐各族，立他为领袖统领，赐万国。（"取……赐"是中文表示赐予的常见习语。）你素不识之国（即你不认识的国），你召他们；素不识你之国（即不认识你的国），必奔归你，因仰慕神主你的神，因以色列的圣者，他荣耀了你。

（*）"慕"（"爱慕"或"切望"）希伯来文无对应词；插入大概为补中文所缺，或用某同义词。

神主（"上帝主"或"神圣的主"）仍可寻之时（即趁可寻），你们寻求他；他仍近时（即趁他相近），你们仰望祷告他（或呼求他）。恶者当离其旧道，义者当离其素怀之念，即（或立）归主；因他乐意怜悯收纳他，归我们的神，因他广行赦免。主说：我意念非你意念，我道路非你道路；天高过地，我道路高过你道路，我意念高过你意念。"

选以赛亚此段，不重在展示预言诗的文体（第三十四章更合此用），而在向基督徒读者显示其中福音真理在中文中如何表达。一见习语与英文全然不同；"恶者当离其恶道"译"让恶人"等说法或需解释。中文没有任何词形变化，语式时间情境需指出时，须加适当的词句；其数虽远小于希腊拉丁学者先验所想为必要者，实际应用足够。此节祈使语气以"宜"字译，表"应当、必须"等。中文也有"容"字可译"让"；但它含允许之意非命令，此处明显不合。译文表面上的冗长当归于译者的忠实，非中文文体的一般要求。若不求逐字直译，只求接近原文的意思，自由和简洁可大增；但困难在把各作者特有的写作方式归于各人，而不违反中文规则。

教训与预言文体的区别，箴言与马太福音的例子足显前者。第一是箴言四章一部："你们众儿听父亲的训诲，仔细听为得知聪明。因我取善教赐你们；勿弃我法。因我是父之亲子，在母眼前素蒙宠爱。她教我告我说：你心当存（或让你心）我各言，守我各训，得生。你当得智慧、得聪明，勿忘，勿离我口中的各言。勿弃智慧，她护你；爱她，她保你。智慧最要，故你当得智慧，你所得一切之中（即你所获的一切中）你当得智慧（'当'字表祈使，前已释）。尊崇智慧，她使你升高。你怀抱她时（即你怀抱她的时候），她使你得荣。她使你头得华美之饰。她取荣耀之冠加你。"我不必

说这些短句在中文译本中何等清楚明白，胜过冗长缠绕的长句。其表示聪明、道德、诫命、训词的词语，研读中国伦理著作的人熟知。下一样本取马太福音六章："谨慎你们不在人前施舍（或行慈善），想要被他们看见，不然你们不得你们天父的赏赐。故你们施舍时，不要在面前吹号，像假善的人在街市上所行的，使他们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即我郑重宣告）他们已得其赏赐。但你们施舍时，不要让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使你们的施舍隐密，你们那看隐密事的父必公开赏赐你。你们祷告时不要像假冒为善的人，因为他们喜欢在街市和街角祷告，使他们被人看见。我在此宣告你们知道他们已得其赏赐；但你们祷告时进内室，关上门后（即门关上后），祷告你在隐密中的父；你们那看隐密事的父必公开赏赐你。你们祷告时不要用虚空重复的话，像外邦人（或万国的人），因为他们想多言就蒙垂听（或蒙悦纳）。"

对此摘录只需说明：选词妥当，文体明白，翻译忠实。

唯一剩下的文体是叙事，圣经中很多。旧约多处可提供例子，不必引述。列王记中杰出人物的叙事极似中文文体，大量采用对话，介绍人物按希伯来方式自述其事。但更合本文主旨的是引新约数段，述救主史事——如登山变像，马太第十八章（原文如此）第一节所叙："六日后，耶稣带彼得、

雅各、约翰他的兄弟，暗暗领他们上高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脸面明亮如日头，看哪，摩西、以利亚显现，与耶稣说话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们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说话的时候，看哪，有明亮的云彩遮盖他们，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当时就俯伏在地，大大惊恐。耶稣来摸他们……" ……说：你们起来，不要怕。他们举目，除了耶稣不见一人。下山时，耶稣嘱咐他们说：不要把所见告诉人，直到人子从死里复活（即从死里复活）。"复活的教义不识圣经、不知上帝之能的中国人必然不知；但此处所用之词极适合向他们传达身体葬后未来生命的观念。实在不知有何词比相当于中文"死而复活"（即复活）的词更能解释此教义，无论何种语言。

末了可以说：福音书作者的文体比圣经其他部分更接近口语，因为记录的是个人的言行、谈话问答；但这使文体通俗，也使之累赘。代词尤其多，在中国人看来不能不损害篇章，如"耶稣回答他们说"，省去"他们"同样明白。

我详细论述中文翻译，因为这样的工作必影响我们种族几亿人的命运；又因以不同原则另译取代它的问题最近被提

起。关于影响范围如此之大的工作的优劣，宜征求有能力的中国学者的意见，他们的道德、心智和后天习惯，足以证明他们能作出公正的判断；这不能期望于那些没有机会在博学的本国人指导下学语言的人，或不熟悉圣经批评公认原则的人，或只因译者在教会体制纪律上观点与己不合就擅自定罪译者的人。麦都思先生最近旅居英国时，向圣经公会提交了中文圣经新译本的建议，并附附录，包括马礼逊博士的译本和他自己的译本，把《路加福音》和《歌罗西书》第一章译成直译的英文，并列对照。委员会请作者就这些比较样本的优劣陈述意见，并提出与主题相关的其他建议。他的评述连同麦都思先生的陈情书，印发私下传阅于圣经公会和伦敦会的董事们；他们成熟商议后，决定不采用"新译本"。若非麦都思先生在其《中国：其现状与展望》一书中引用我的小册子论马礼逊博士译本缺陷的话，而不提上下文——那是正确理解该段所绝对必需的——此处本不会提及此事。我在《陈情书评述》中的计划包括几个主要题目，以表明其不正确：（1）翻译原则；（2）马礼逊译本所谓缺陷及新译本之优越；（3）原译者的不足；（4）新译本作者的资格；（5）因中文天性及其所谓与希伯来习语相反而来的翻译圣经之难；（6）结论杂评。麦都思先生引用的正是我抱怨的那段，出自第四项。作者在提一两件需解释的事实后，论"陈情书"者接着

说——"我认为新译本，无论作为文学作品还是作为译本，若附录中的样本和散见于陈情书的语文学评述可作全体的公平代表，就是彻底的失败。其不一致之处，在本陈述的附录中指出的很多；在旧译本（马礼逊的）中受谴责的表达，在新译本（麦都思的）别处完全相同的情形下却用着。它不是上帝话语的翻译，多方面也不是好的中文。读它的本国人可从中得意思，但不是圣经所教的意思。作为圣经的代表，它远不如旧译本；既是占优越条件、属较晚年代的产物，其优点远低于其自诩。"（下接麦都思先生引用的那段。）

"但旧译本就没有缺陷吗？若我断言无，人必大奇，因这是难语言中的第一译本，必有许多可改进处。其主要不完美，或许是（麦都思先生或许漏了）过于直守原文词序，若词句安排更合习语，同样忠实也可保住；又忽略对偶词句安排的一些细节，中国人对此很看重。有时删一两字，有时添一两字，可改善句子的音韵而不损对原文的忠实。"这就是引文的全部，除了"等等"，暗示还可加类似的话。因此我必须给出该段的其余部分，即——"专名用字宜少，当初就该少用。总体词句极好，选词妥当，就我所查考的圣经而言；我们在马六甲学院每日读经，安息日讲解各书卷，可提诗篇、罗马书、福音书、使徒行传；又监督了末版全部印刷，略有例外。我细查译本不是为考其优劣；但为别的目的读它，间接

得了判断的凭据。若明智地运用健全的圣经批评，正确懂得中文和原文语言，无疑可改进到某种程度，尤其旧约；但我不愿见新译本的原则，即使用于修订旧译本。"

麦都思先生若以为引用我的意见为宜，就不该把它们与其原文割裂；更不该使这样孤立的句子服务于与作者原意不同的目的。关于马礼逊博士译本缺陷的让步，无论有何价值，我不愿减少；另一方面，我论其优点及新译本相对低劣的话，我也不愿人打折扣地接受。

麦都思先生还在书中引入三个中国人对马礼逊博士译本的意见。梁发是最早的归信者之一，文笔远不优雅；虽是好人，却不精圣经批评，在圣经翻译上权威不大。刘子铨，我个人不认识，也没读过他的著作。朱德郎是个抄写员，随麦都思先生去英国，协助缮写圣经新译本付印。他们的共同证词是：马礼逊博士圣经译本中有冗赘小词、倒装表达、不合习语的说法和重复，使意思晦涩。对此答复一句足矣：所谓冗赘重复，多是忠实译者不能避免的表达。显然他们要求圣经同化于自己的经典——他们视为完美典范——任何译本若在教义文体上不合乎经典，必使他们失望。朱德郎的话颇为好笑。他说："当知中文词句有一定次序，字有定用，不可苟离。为说明违背习语之罪，可举中国人习惯说"你同我来"，英

国人说"你来同我"。真是宝贵的信息！诚然，中国人的虚荣自满会使他把无知归于马礼逊博士，但麦都思先生引用此话，认真以为博士不知用好中文表达"你我同去"，令人惊异。众所周知环境如何改变中国人的意见，麦都思先生竟看重他所引的这种证词，实在令人惊讶。

我必须告别这个问题，谦卑地希望我已在情形许可下公正地介绍了马礼逊博士译本的特点；我的主要目的是让著作自己说话，使不懂中文的读者掌握其习语和特殊的说话方式。

马礼逊博士较小著作，见我第三部分所指，基于经验至今认可的原则：对这样众多、排外、普遍识字、口语分歧而文字统一通行之民，阐明圣经教义、推行据此建立之道德原则的书，为第一代传教士大有用处所绝对必需。天主教新教教会史都证明了此真理。

他关于中文的较小语言学著作，都有实用价值；按年代第一是《中文语法》。其中多很实用的词句，但太紧按英文结构造成，不能处处严格守中文习语。外国人初学，最自然莫过于把中文习语套用于己语；找相应的方式表动作的时间、抽象名词或物质名词的各种变化，及表其不同性质的词。欧洲古典语言那样精确标记的情境，东方语言不时留待

读者凭机智经验从上下文体会。中文若需此等区别，须加单独的词句；简洁不冗的措辞特别受推崇，无之则意思晦涩不完全处才采用。马礼逊《中文语法》不只是作者第一作，更是英文第一部中国语言学著作，以实用品格著称；这显明他早立的志向：论中文之作不作泛泛的论述或理论的推测，而主要帮助勤奋的学生除去路上的困难。共二百八十四开页，按下目安排：中文特点之说明——中文发音、欧洲拼音法——音节表——声调——练声调之法——写字之法——字之异体——全语言词根——本国字典——标点——名词——数表——名词后助词"者"——数——格——性——形容词原级比较级最高级——数词、代词人称分配不定——动词——副词指示所有疑问——介词关系——连词——感叹词——以中文比附欧洲语言结构。后附数页论广东方音，及通用语句法格律。

关于中文性质结构的有用知识积累不少，许多词句提供翻译本国文字为英文及反之的宝贵建议；但后半部不是基于本国著作或本国实际，而是按欧洲文法比附造的人为区别，中国人一无所知。其语言构造极朴实，学生识第28页部首后，可即读一易书，借字典帮助，很快理解；当然比按学古代古典语言的通常原则，先背整部初级课本才练习翻译，容易得多。但学生治学某时期不可少的关于口语特殊结构习语

的宝贵知识收集不少；主要是因如作者卷末所说："前面的词句，除少数取自书的句子，准确性依靠一位优秀的本国人，他教本国人语言二十年。"举四种诗体的例子——诗、赋、词、曲——亦自原文译；博学的作者公正地说："不广泛知其古史及国的风俗习惯，很难懂其诗歌。篇的精妙常取决于外国人不察的微小典故。加以文体特别简洁，生僻词引入。"细读此书为记中文句于心，对勤奋求完全掌握语言的学生不能不极有用。此作写于1811年，送孟加拉政府，政府出资，由塞兰坡浸礼会传教士1815年印。书前中文题字直译为"中文通用法则"。

马礼逊博士下一种文学著作名《为语言学目的之中国观》。分下述题目：年代、地理、政治、时间、节日——宗教；前有"说明"论字典及论中文之著作需"此种附编"的必要，又释中国纪年所用六十甲子；以"天干"字之一配"地支"字之一以纪年——如"乙亥"字表第75甲子第36年（即今年）。黄帝发明。甲子之甲……黄帝发明。甲子，天干地支各取第一字表第一年；六十中有六个十、五个十二——癸亥——两组各取末字表六十。其原理是把两字依次相配，自一至六十，每配不同。天干十：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十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马礼逊博士所用纪年法，自今上溯，因为他以为这是得确切年代的较好方式；故读者先见本朝帝王年表，自1816年嘉庆始。列各朝帝王，注其登极所用年号（国号），及死后书于神主供于陵庙的庙号；不含姓氏。年表参以下史书：一为四书著名注释家朱夫子（Choo-foo-tzse）之作，一百卷；二为"二十一史"，二百八十二卷；三为公周（Kung-chow）之作，三十四卷；又钦定《三元甲子》表；但马礼逊博士说，此处所从的是一部叫《历代纪年便览》的年表。历史注记、异闻或隽语，杂于国事年代概览中；为使这些记录对青年更有趣，别国史的重要事实与同时期中国事并列。

按马礼逊博士之计划，今皇室即鞑靼王朝先入其注意，近事先于古事。此书出版（1818年）时嘉庆在位。此作只能撮其大要，否则可引许多有趣有益之段，说明中国人的政治见解、道德格言、迷信习俗、传说故事。此朝下数"七大恨"，鞑靼为报复而征服中国。又述一传说，借之将其世系上溯数代，至长白山（"长白山"，高六十里，顶有湖周二十里，出三江）首次有超自然预示此家后日荣耀之时，有超人声宣告："此地将生圣人，统一万国。"

明朝（最后一个汉人王朝）时，葡萄牙人至澳门，马礼逊博士自本国记录译其事如下："嘉靖三十二年，番舶至澳

门，言遇风，船漏，贡物湿；请于海滨澳门晾货。海道副使汪柏许之。时仅搭茅棚数间，后商人贪利，运砖瓦木石至，建屋。佛郎机（欧洲人通称）于是得潜入。欧洲外国人得居澳门，始于汪柏。"

中国帝王各王朝依次上溯，及中国史所重之事，略述……　……下述中央政府不同官员——三十三员——皇帝为一切权力的源头，其下有军机处、翰林院（唐贞观四年设立，半属文学半属政治，孔子孟子的后裔为世袭成员）——管理皇室家务的官员，六部即吏、户、礼、兵、刑、工——都察院，监察亲王、官吏、百姓，可随时上书向皇帝进言。又有管理皇室学校之官员。"省一级政府"以广东为例，主要官员有总督、巡抚、学政、布政使、按察使、盐运使、粮道。一省分三主要区——府州县，各有正佐官员，衔名相应。广东又有皇帝所派海关监督管理洋务。各级武官表终政府篇。九品正从随后论述，以各品的标志及文官所系的次序。富人可向政府捐纳任何品级，但其影响力大打折扣。"时间"部列二十八宿的名次。一年分二十四节气，各十五日，据说比月数更规律地标志季节，有的作为节日；列表与英文月名对应。二十四小时分十二个时辰，以地支的字表示。

"节日"部略述全年民俗假日；"宗教神话"部述三教：儒家（学者之派）、佛教、道家。附僧侣、婚丧仪式略述，及算命占卜者欺骗同胞所用图式的例子。此卷末为学语言者提供一般的指导，设想他没有本国老师的帮助。作者说全书的主旨是"帮助中文学生，而非娱乐一般学者"；故末尾论中国文字一般情形的文字，中文学者尤感兴趣。全书连索引141四开页。

不必作解释性说明……　……马礼逊博士的《回忆录》不断证明他的不倦勤奋和巨大成功。下译一公文，是马礼逊博士在紧要关头奉英国商馆之命用中文写的；博士把原文寄给作者作为此类文告的样本，可进一步显示他被要求担任的服务种类，以及英国人通常采用的陈述方式。

"告示"

"英吉利国尊贵公司特派管理贸易的大班马佐利班克斯（Marjoribanks）等，暂居广州，告示：英人备好禀帖呈请两广总督大人、广东巡抚大人、南海县大人，行商不肯代为呈递。提督受托代递，验看后也不肯转呈有关衙门。

英人来华只为贸易，唯一的愿望是与中国敦睦往来；但英人在澳门安居时，广州公馆被闯入，财产被毁，公馆的仆役被诬与英人有叛逆勾结而被捉拿监禁。又新出数条严厉章

程，关乎我贸易，不可能遵行。故英人告知本国及与中国贸易的英属地居民：若冤屈不伸，英中商贸往来不久必完全断绝。我英人别无他图，只愿与中国培养最友好的感情，但决心不屈服于专横的权力。"

一封致董事部的公函（在英国时写），说明他作为公司中文秘书兼翻译的服务性质与重要；引在此为他的文学造诣使他得以成功履行复杂艰巨职责一事增添光彩。

致尊贵董事部等的陈情书（MEMORIAL TO THE HONOURABLE THE COURT OF DIRECTORS）

尊贵的先生们：

你们允许我回广州商馆供职，限期三年，似乎表明期满有解职之意。若此限期是这个意思，我谨以至诚提出异议，理由如下：

十五年之久，我在中国，常冒个人风险、忍受不适，应你们职员之请，以极大的忠诚服务尊贵公司的利益；全体商馆人员及广州经商的华人都可以作证，对增进中国人的理解、保障贸易的总体安宁有极大的好处。

1809年你们的大班请我施展他们所没有的才能，缺少此才他们深以为憾，常被本国商人虚假的口头陈述所欺。历届

大班都发现并证明这些服务的才能。又我慷慨地教授你们其他职员此才能，使他们能体面明智地与本国商人、中国官府办理英中之间非常重要的商务。

通常情形下，你们在华职员用我，能以迅捷的书面加封文件，恭敬地致有关官府，不依赖一切本国人的帮助（无论翻译或书写），消除贸易的延误困难；此种帮助从前极难得到，因专制的地方官严刑禁止；即使得之，也因华人普遍缺乏诚信，很不可靠。

正是凭这样迅捷的陈述（行商不敢向广东巡抚作），上次大火后相当数额的税款得以豁免。

两次不幸命案引起的困难，我是迅速成功调解的主要经手人；从前此类事件曾扣留整个船队数月，造成巨大的金钱损失。

我获准回英国后，发生命案报告，大班浩官深知我服务的重要，请大班长留我至案结。

这些服务如此长久，报酬比你们在华别处职员的少，使当地许多人看来我可正当地向尊贵董事部要求进一步的奖赏。但我没有提出要求。我把我的案子留给尊贵公司的公正和慷慨。

我服务十五年后来此，是请假，带有你们在华长官的推荐，值得你们特别的恩惠；今归来却带着像是你们不悦的标记；若是，陈情人看来完全不该受此，他谨此恭敬地…… 罗伯特·马礼逊 1825年11月19日，哈克尼格罗夫街5号。

我们的马礼逊博士语言学著作评述到此结束；但在作出通览全体自然提示的最后推论之前，请允许我提一两件与英译中有关的事。我遗憾得不到《家庭教师》("Domestic Instructor")一书，否则概述其性质内容可显示（作者从别处熟知）马礼逊博士把健全实用的神学注入中文符号的成功用心。作者面前有一本博士译成中文的《英国国教会礼文》，简介或不无裨益。总题为"英吉利国神圣会（教会）祷文之文，概译为中文"。晨祷晚祷前各有专名："年中每日晨（或晚）祷之式"；或按地道的英文，"全年晨晚祷文"。译文忠实，词句优秀，刊印精美。篇幅不容多论。我相信博士——非国教圣公会之人——把译文送请挚友乔治·T·斯当东爵士等修订。他的其他著作，前面的回忆录无疑已述及，作者不能逐一分析。

只剩请读者注意从马礼逊博士的地位、造诣、影响所得的几个重要推论：

第一，他作为热忱的学者、热心的神学家、坚定的爱国者所成就的一切，都源于他的宗教品格。

第二，尽管世俗文人不断以无知无能指责传教士，以狂热误入歧途的狂信指责传教公会——马礼逊博士浩大的劳绩、罕见的造诣全都源于传教热忱，为创立伦敦会的诸位可敬前辈所支持爱护。

第三，马礼逊博士文学与圣经劳绩关于中国的直接影响，不仅对本国、美国、欧洲大陆许多热心人之心有巨大的宗教影响，也及于公共机构，文学、科学、商业、宗教皆然。

第四，马礼逊博士的造诣对中国文学的研究有间接却最有效的影响。除自己的著作，他是出版别有重大价值著作的媒介；如《中国语言志》，在英华书院印刷，已故金斯伯勒勋爵出资，是极宝贵的拉丁文论中国口语文字之作；其中语言的原理、结构、优美应知的一切，都最丰富地以本国文字引用名家的原文为例证。是价值最高的著作；但未完成，虽已达二百六十二四开页。英华书院的创立，及其图书馆后来得到的诸多增益，他在中国和马六甲发表的定期通讯，都证明他中文知识声誉的价值和范围；但这些前面的传记已充分阐发。我不能结束这些评述而不提及把中国文学的永久研究

引入宏伟广大的图书馆的壮举——那图书馆用他多年收集的藏书，现置于大学学院，向各类学生开放，不分彼此。若为互相发明、为阐明地球各母语之间的联系而研究字母类的印度语言重要，那么研究四亿人所懂的最古表意语言之一，不能说不同样重要；邻国的语言有的恐怕只是它的方言或至少变体，如日本、交趾支那、朝鲜、柬埔寨、琉球等。但不论中文地方影响的价值，其天性如此独特，以声音为相对次要，直接经目达心；故只要它被排除于通常的语言学课程，语言哲学必然不完整。其独特的符号、原始的结构产生最相反的效果。中国人意识到它与其他语言的不同，立刻宣称它有天上的来源；而没有学过的外国人太普遍地视为不可解、无用。诚然，有充分理由设想它与古埃及有关，是唯一可能照亮至今晦涩的象形文字者，又适于增进我们对心智道德哲学的认识，正是对此交通媒介持有更合理看法的时候；虽然比较文法的知识再多也永远不能阐明它，它为全人类三分之一以上所懂。

终。

术语表

中文	英文
阿超	Achaou
亚当·克拉克	Adam Clarke
阿杭	Ahang
阿朗	Alang
伦敦奥尔德曼伯里	Aldermanbury
亚历山大·林赛号	Alexander Lindsay
亚历山大·内尔内号	Alexander Nairne
安德洛墨达号	Andromeda
安策根	Antsegen
阿罗史密斯	Arrowsmith
阿斯特尔	Astell
阿德	Atak
阿特拉斯号	Atlas

阿曹	Atsow
奥斯汀弗赖尔斯	Austin Friars
洪堡男爵	Baron Humboldt
巴特利特楼	Bartlett's Buildings
比尔	Beale
本杰明·希尔	Benjamin Hill
比登汉	Biddenham
希伯主教	Bishop Heber
劳思主教	Bishop Lowth
米德尔顿主教	Bishop Middleton
纽科姆主教	Bishop Newcombe
兰达夫主教	Bishop of Landaff
加尔各答主教书院	Bishop's College
主教步道	Bishop's Walk
孟买城堡号	Bombay Castle
邦恩	Bone
沃克准将	Brigadier-General Walker

伯格	Burgher
C．米利特	C. Millett
卡布雷塔角	Cabreta Point
坎普	Campo
P船长	Capt. P.
C．船长	Captain C.
查兹船长	Captain Chads
科布船长	Captain Cobb
德拉蒙德船长	Captain Drummond
福特船长	Captain Ford
哈丁船长	Captain Harding
哈钦森船长	Captain Hutchingson
M*上尉	Captain M*
尼什船长	Captain Neish
托马斯·哈维赛德船长号	Captain Thomas Haviside
韦尔斯特德船长	Captain Welstead
卡莱尔	Carlisle

卡桑德拉号	Cassander?
亨特利城堡号	Castle Huntley
卡斯韦尔	Caswell
查尔斯·梅杰里班克斯先生	Charles Marjoribanks, Esq., M.P.
查尔斯·莫特洛克号	Charles Mortlocke
查尔斯·奥特韦·梅因号	Charles Otway Mayne
查尔斯·温恩	Charles Wynn
里恩齐骑士	Chevalier de Rienzi
程	Ching
钱纳利	Chinnery
朱夫子	Choo-foo-tzse
朱先生	Choo-Seen-sang
《基督徒的奉献》	Christian Devotedness
章官	Chung-qua
可可群岛	Cocoa Islands
柯利	Collie
巴蒂上校	Colonel Batty

哥伦比亚号	Columbian
《公理会杂志》	Congregational Magazine
《家庭圣经》	Cottage Bible
维杜阿伯爵	Count Vidua
考克斯医生	Cox
克罗夫顿	Crofton
克劳瑟《圣经地名词典》	Crowther's Scripture Gazetteer
D.	D.
D.麦肯齐	D. Mackenzie
D_____	D_____
戴维森公司	Davidson and Co.
戴维斯	Davis
德萨西	de Saci
迪尔	Deal
登特	Dent
高先生	Domine Ko
B博士	Dr. B_____

贝茨博士	Dr. Bates
布思罗伊德博士	Dr. Boothroyd
霍克博士	Dr. Hawker
奥彭博士	Dr. Orpen
桑格医生	Dr. Sanger
史密斯博士	Dr. Smith
阿盖尔公爵夫人号	Duchess of Argyle
达德曼	Dudman
荷兰商馆游廊	Dutch Verandah
E.	E.
阿美士德伯爵	Earl of Amherst
哈罗比伯爵	Earl of Harrowby
罗登伯爵	Earl of Roden
罗登伯爵	Earl Roden
厄尔街	Earl Street
伊斯特科特	Eastcott
爱德华·希恩	Edward Sheen

伊莱兹·莫特洛克	Elize Mortlock
埃利奥特	Elliot
加尔各答圣公会传道书院	Episcopal Mission College at Calcutta
《布道者与中国杂录》	Evangelist and Miscellanea Sinica
F．杰克逊先生	F. Jackson, Esq.
猎鹰客栈	Falcon Inn
法夸尔森号	Farquharson
马若瑟神父	Father Premare
发官	Fatqua
费	Fei
费舍尔	Fisher
弗林特	Flint
富茨克雷庄园	Foot's Cray Place
福克斯	Fox
弗朗西斯科·曼吉亚潘	Francisco Mangiapan
郭友	Friend Keu

G.胡特曼	G. Huttmann
凯德将军号	General Kyd
Geo.博德	Geo. Border
乔治·韦尔斯特德号	George Welstead
热尔纳	Gernart
吉本	Gibbon
吉尔伯特·法夸尔·马西森	Gilbert Farquhar Mathison
吉尔伯特·法夸尔·马西森	Gilbert Farquhar Mathison
戈诺斯基·科基扎斯	Gonoski Kokizas
好成功号	Good Success
菲利普斯总督	Governor Phillips
格雷斯希尔	Grace Hill
格兰特	Grant
大圣海伦斯街	Great St. Helens
格里诺克	Greenock
吉尔福德	Guildford
吉尔福德号	Guilford

黑利伯里	Haileybury
韩乙胡	Han-yih-hoo
汉娜	Hannah
蚝墩	Haou-tun
哈文特	Havant
海兰滩	Hayland Beach
《祷告助手》	Help to Prayer
亨利·科布号	Henry Cobb
亨利·莫特洛克	Henry Mortlock
亨利·汤利	Henry Townley
马尔文英雄号	Hero of Malvern
赫里斯	Herries
霍兰浅滩	Holland's bank
霍恩迪恩	Horndean
休斯顿	Houston
休·斯科特号	Hugh Scott
休谟	Hume

汉弗莱斯	Humphreys
胡特曼	Huttmann
黄日满	Hwang-jih-man
欧文	Irving
法兰西岛	Isle of France
伊斯灵顿	Islington
J．F．戴维斯	J. F. Davis
胡特曼	J. H. HUTTMANN
斯金纳	J. Skinner
杰克逊	Jackson
雅各·汤姆林	Jacob Tomlin
简·哈顿号	Jane Hutton
耶利米·伊瓦茨	Jer. Evarts
耶利米·伊瓦茨	Jerh. Evarts
约翰	John
约翰·克劳福德先生	John Crawford, Esq.
约翰·英奇	John Inge

约翰·斯莱特	John Slater
约翰逊	Johnson
约翰斯顿公司	Johnston & Co.
琼斯	Jones
约瑟夫·雷纳先生	Joseph Rayner, Esq.
乔伊斯《科学对话》	Joyce's Scientific Dialogues
柯桑	Ke Sang
淇澳	Ke-ow
凯利城堡号	Kelly Castle
屈亚昂	Kew-Agang
金斯布里奇	Kingsbridge
诺克斯	Knox
公周	Kung-chow
邝	Kwang
J.夫人	Lady J.
简·格雷夫人	Lady Jane Grey
莱瑟姆	Latham

黎	Le
贝伊斯伯爵	Le Comte Beiis
利夫广场	Leaf Square
利斯	Leith
杰克逊中尉	Lieut. Jackson
A中尉	Lieutenant A
赫尔中尉	Lieutenant L. N. Hull
林冲	Lin-chong
林赛	Lindsay
伦敦号	London
总督查尔斯·萨默塞特勋爵	Lord Charles Somerset
洛瑟勋爵号	Lord Lowther
M'K	M'K
M. B.	M. B.
葡文《澳门报》	Macao Paper
麦基利根	Mackilligan
本森少校	Major Benson

麦肯齐	Makenzie
曼宁	Manning
马佐利班克斯	Marjoribanks
马尔蒂尼	Martini
即马尔蒂尼《中华图志》	Martini Atlas Sinicus
玛丽·比	Mary Bee
麦克斯韦尔	Maxwell
约翰斯顿公司	Messrs. Johnston and Co.
米勒德	Millard
米尔纳	Milner
弥尔顿	Milton
明官	Ming-qua
巴罗小姐	Miss Barrow
辛小姐	Miss Sin
邓小姐	Miss Tang
茂官	Mow-qua
茂官	Mowqua

马洛尼夫妇	Mr. and Mrs. Malony
莫顿夫妇	Mr. and Mrs. Morton
贝顿先生	Mr. Beighton
贝里先生	Mr. Berry
博伊斯先生	Mr. Boys
布拉巴宗先生	Mr. Brabazon
克拉克先生	Mr. Clark
克劳福德先生	Mr. Crawford
克劳福德先生	Mr. Crawfurd
丹尼尔先生	Mr. Daniell
F.先生	Mr. F.
费尔贝恩先生	Mr. Fairbairn
荷兰牧师范雷先生	Mr. Faure
G．先生	Mr. G
格雷格先生	Mr. Greig
格罗夫斯先生	Mr. Groves
郭士立	Mr. Gutzlaff

H先生	Mr. H
赫莱特先生	Mr. Hellet
哈德尔斯顿先生	Mr. Hudleston
汉弗莱斯先生	Mr. Humphreys
汉弗莱斯先生	Mr. Humphries
因斯先生	Mr. Ince
杰克逊先生	Mr. Jackson
约翰斯顿先生	Mr. Johnston
莱斯先生	Mr. Lice
M先生	Mr. M
马格尼亚克先生	Mr. Magniac
麦克斯韦先生	Mr. Maxwell
莫法特先生	Mr. Moffat
讷皮尔先生	Mr. Napier
奥利芬特先生	Mr. Oliphant
帕尔默先生	Mr. Palmer
小里夫斯先生	Mr. Reeves, jun.

罗巴茨先生	Mr. Robarts
罗宾逊先生	Mr. Robinson
拉瑟弗德先生	Mr. Rutherfurd
塞缪尔·米尔斯先生	Mr. Sam. Mills
斯莱德先生	Mr. Slade
史密斯先生	Mr. Smith
汤普森先生	Mr. Thompson
汤姆森先生	Mr. Thomsen
汤姆森先生	Mr. Thomson
范农先生	Mr. Vernon
万先生	Mr. Wan
韦尔奇先生	Mr. Welch
威格拉姆先生	Mr. Wigram
威尔科克先生	Mr. Wilcock
威尔逊先生	Mr. Wilson
A.夫人	Mrs. A.
B．夫人	Mrs. B

弗林特夫人	Mrs. Flint
詹姆斯·马礼逊夫人	Mrs. James Morrison
莫洛尼夫人	Mrs. Molony
内皮尔夫人	Mrs. Napier
菲利普夫人	Mrs. Philip
S夫人	Mrs. S__
T．夫人	Mrs. T
汤姆森夫人	Mrs. Thomsen
汤姆森夫人	Mrs. Thomson
特里默夫人	Mrs. Trimmer
W.夫人	Mrs. W.
默里	Murray
讷皮尔	Napier
内森·邓恩	Nathan Dunn
尼尔森·赫尔	Nelson Hull
新公民号	New Citizen
纽兰	Newland

《中国语言志》	Notitia Linguae Sinicae
奥利芬特	Olyphant
帕丁顿	Paddington
派瓦山	Paiva's hill
彭利马·普赖里	Panglima Prairy
帕斯科号	Pasco
帕特诺斯特街	Paternoster Row
珍珠号	Pearl
皮尔逊	Pearson
马若瑟神父	Pere Premare
彼得斯菲尔德	Petersfield
普劳登	Plowden
帕特里克港	Port Patrick
波特兰坊	Portland Place
普雷斯格雷夫	Presgrave
B*教授	Professor B*
凯弗教授	Professor Kcefer

诺依曼教授	Professor Neumann
潘	Pwan
奎克	Quirke
R.	R.
拉斐尔	Raphael
摄政号	Regent
亨利·哈丁牧师	Rev. Henry Harding
J.迪尔特里牧师	Rev. J. Dealtry
J·H·欣顿牧师	Rev. J. H. Hinton
J.汤林牧师	Rev. J. Tomlin
詹姆斯·汉弗莱斯牧师	Rev. James Humphreys
哈丁牧师	Rev. M. Harding
阿什顿牧师	Rev. Mr. Ashton
布兰德拉姆牧师	Rev. Mr. Brandram
哈钦斯牧师	Rev. Mr. Hutchings
西缅牧师	Rev. Mr. Simeon
汤姆林牧师	Rev. Mr. Tomlin

特雷西牧师	Rev. Mr. Tracey
瓦切尔牧师	Rev. Mr. Vachell
斯宾塞·H·孔恩牧师	Rev. Spencer H. Cone
槟榔屿的托马斯·贝顿牧师	Rev. Thomas Beighton
麦都思牧师	Rev. W. H. Medhurst
理查德·阿尔萨格号	Richard Alsager
尊敬的亚历山大·约翰斯通爵士	Right Hon. Sir Alex. Johnstone
罗伯特·米怜	Robert Milne
罗布森	Robson
罗斯	Ross
罗斯特雷沃	Rosstrevor
柏林皇家学院	Royal College of Berlin
罗素《现代欧洲》	Russell's Modern Europe
S_____	S_____
塞尔科姆	Salcombe
塞兰坡书院	Serampore College

沙梨	Sha-le
舍金纳	Shechinah
西缅	Simeon
拉尔夫·赖斯爵士	Sir Ralph Rice
斯坦福·莱佛士爵士	Sir Stamford Raffles
T.S.莱佛士爵士	Sir T. S. Raffles
沃尔特·司各特爵士	Sir Walter Scott
威廉·弗雷泽爵士	Sir William Fraser
《讲章提纲》	Skeletons
斯莱特	Slater
斯塔特点	Start Point
加斯帕海峡	Straits of Gasper
苏珊号	Susan
T.P.普拉特	T. P. Platt
T.菲利普斯	T. Phillips
金大人	the Hon. Mr. Kin
《改进本》	the Improved Version

《纪念文》	the Memorial
法国船领航员号	the Navigateur
普鲁士医生	the Prussian doctor
《季刊评论》	the Quarterly Review
《旅行者》	The Tourist
白马客栈	The White Horse
《世界报》	the World
托马斯·贝顿	Thomas Beighton
托马斯·拉金斯号	Thomas Larkins
托马斯·佩拉特	Thomas Pellatt
托马斯·西沃德	Thomas Seaward
T．费舍尔	Thos. Fisher
丁	Ting
汤姆林	Tomlin
图恩	Toone
托帕兹号	Topaz
特纳	Turner

滕利	Turnley
厄姆斯顿	Urmston
瓦莱塔号	Valetta
《乡间讲道集》	Village Sermons
W.A.哈洛克	W. A. Hallock
W.E.法勒	W. E. Farrer
法伊维	W. Fyvie
大卫逊公司	W. S. Davidson and Co.
W.威尔伯福斯先生	W. Wilberforce, Esq.
韦尔斯	Wares
滑铁卢号	Waterloo
大员	Wei-yuen
威尔克斯	Wilks
威廉·克鲁克香克号	William Cruickshanks
威廉·米切尔号	William Mitchell
威廉姆斯	Williams
沃尔福布	Wm. Walforb

赖特	Wright
山药梗	yam-stocks
杨遇春	Yang-yu-chun
耶茨	Yates

人名索引

中文名（英文）	出现章节
阿超 (Achaou)	第九节
亚当·克拉克 (Adam Clarke)	第八节
阿杭 (Ahang)	第九节
阿朗 (Alang)	第九节
阿罗史密斯 (Arrowsmith)	第九节
阿斯特尔 (Astell)	第九节
阿德 (Atak)	第九节
阿曹 (Atsow)	第九节
洪堡男爵 (Baron Humboldt)	第八节
比尔 (Beale)	第九节
本杰明·希尔 (Benjamin Hill)	第七节
希伯主教 (Bishop Heber)	第九节
劳思主教 (Bishop Lowth)	第六节、第九节

米德尔顿主教 (Bishop Middleton)	第九节
纽科姆主教 (Bishop Newcombe)	第九节
兰达夫主教 (Bishop of Landaff)	第九节
邦恩 (Bone)	第七节
沃克准将 (Brigadier-General Walker)	第七节
伯格 (Burgher)	第六节、第九节
C．米利特 (C. Millett)	第九节
P船长 (Capt. P.)	第七节
C．船长 (Captain C.)	第九节
查兹船长 (Captain Chads)	第九节
科布船长 (Captain Cobb)	第七节
德拉蒙德船长 (Captain Drummond)	第七节、第九节
福特船长 (Captain Ford)	第七节
哈丁船长 (Captain Harding)	第七节
哈钦森船长 (Captain Hutchingson)	第七节
M*上尉 (Captain M*)	第八节
尼什船长 (Captain Neish)	第九节

韦尔斯特德船长 (Captain Welstead)	第七节、附录六
卡莱尔 (Carlisle)	第六节、第八节
卡斯韦尔 (Caswell)	第九节
查尔斯·梅杰里班克斯先生 (Charles Marjoribanks, Esq., M.P.)	第九节
查尔斯·温恩 (Charles Wynn)	第九节
里恩齐骑士 (Chevalier de Rienzi)	第九节
程 (Ching)	第七节
钱纳利 (Chinnery)	第九节
朱夫子 (Choo-foo-tzse)	第六节、附录九
朱先生 (Choo-Seen-sang)	第九节
章官 (Chung-qua)	第七节
柯利 (Collie)	第七节
巴蒂上校 (Colonel Batty)	第七节
维杜阿伯爵 (Count Vidua)	第九节
考克斯医生 (Cox)	第九节
克罗夫顿 (Crofton)	第九节

D. (D.)	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
D.麦肯齐 (D. Mackenzie)	第七节
D_____ (D_____)	第七节
戴维斯 (Davis)	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
德萨西 (de Saci)	第六节、第八节
登特 (Dent)	第九节
高先生 (Domine Ko)	第七节、第九节
B博士 (Dr. B_____)	第七节
贝茨博士 (Dr. Bates)	第九节
布思罗伊德博士 (Dr. Boothroyd)	附录九
霍克博士 (Dr. Hawker)	第九节
奥彭博士 (Dr. Orpen)	第九节
桑格医生 (Dr. Sanger)	第七节
史密斯博士 (Dr. Smith)	第八节
达德曼 (Dudman)	第九节
E. (E.)	

	第六节、第七节、第九节
阿美士德伯爵 (Earl of Amherst)	第八节
哈罗比伯爵 (Earl of Harrowby)	第八节
罗登伯爵 (Earl of Roden)	第八节、第九节
罗登伯爵 (Earl Roden)	第八节、第九节
爱德华·希恩 (Edward Sheen)	第七节
伊莱兹·莫特洛克 (Elize Mortlock)	第七节
埃利奥特 (Elliot)	第七节
F．杰克逊先生 (F. Jackson, Esq.)	第九节
马若瑟神父 (Father Premare)	第八节、第九节
发官 (Fatqua)	附录六
费 (Fei)	附录六
费舍尔 (Fisher)	第九节
弗林特 (Flint)	第七节、第九节
福克斯 (Fox)	第九节
弗朗西斯科·曼吉亚潘 (Francisco Mangiapan)	第九节

郭友 (Friend Keu)	第九节
G.胡特曼 (G. Huttmann)	第七节
Geo.博德 (Geo. Border)	第八节
热尔纳 (Gernart)	第九节
吉本 (Gibbon)	第七节、附录八
吉尔伯特·法夸尔·马西森 (Gilbert Farquhar Mathison)	第七节、第八节
吉尔伯特·法夸尔·马西森 (Gilbert Farquhar Mathison)	第七节、第八节
戈诺斯基·科基扎斯 (Gonoski Kokizas)	第九节
菲利普斯总督 (Governor Phillips)	第七节
格兰特 (Grant)	第九节、附录六
韩乙胡 (Han-yih-hoo)	附录九
汉娜 (Hannah)	第六节、第八节、第九节
亨利·莫特洛克 (Henry Mortlock)	第七节
亨利·汤利 (Henry Townley)	第八节、第九节
赫里斯 (Herries)	第八节

休斯顿 (Houston)	第八节
休谟 (Hume)	第七节、第九节
汉弗莱斯 (Humphreys)	第七节、第八节、第九节
胡特曼 (Huttmann)	第七节
黄日满 (Hwang-jih-man)	附录六
欧文 (Irving)	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
J．F．戴维斯 (J. F. Davis)	第九节
胡特曼 (J. H. HUTTMANN)	第七节
斯金纳 (J. Skinner)	附录四
杰克逊 (Jackson)	第六节、第七节、第九节
雅各·汤姆林 (Jacob Tomlin)	第九节
耶利米·伊瓦茨 (Jer. Evarts)	第九节
耶利米·伊瓦茨 (Jerh. Evarts)	第九节
约翰 (John)	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

约翰·克劳福德先生 (John Crawford, Esq.)	第七节
约翰·英奇 (John Inge)	附录二
约翰·斯莱特 (John Slater)	附录二
约翰逊 (Johnson)	第六节、第八节
琼斯 (Jones)	第八节
约瑟夫·雷纳先生 (Joseph Rayner, Esq.)	第六节、第七节
柯桑 (Ke Sang)	第七节
屈亚昂 (Kew-Agang)	第九节
诺克斯 (Knox)	第九节
公周 (Kung-chow)	附录九
邝 (Kwang)	第七节
J.夫人 (Lady J.)	第八节
简·格雷夫人 (Lady Jane Grey)	第七节
莱瑟姆 (Latham)	第八节
黎 (Le)	第六节、第九节
贝伊斯伯爵 (Le Comte Beiis)	第九节
杰克逊中尉 (Lieut. Jackson)	第九节

A中尉 (Lieutenant A)	第七节
赫尔中尉 (Lieutenant L. N. Hull)	第七节
林冲 (Lin-chong)	第九节
林赛 (Lindsay)	第七节、第九节、附录六
总督查尔斯·萨默塞特勋爵 (Lord Charles Somerset)	第七节
M'K (M'K)	第六节、第九节
M. B. (M. B.)	第九节
麦基利根 (Mackilligan)	第九节
本森少校 (Major Benson)	第九节
麦肯齐 (Makenzie)	第六节、第七节、第九节
曼宁 (Manning)	第七节、第八节、第九节
马佐利班克斯 (Marjoribanks)	附录九
马尔蒂尼 (Martini)	第七节
玛丽·比 (Mary Bee)	第七节

麦克斯韦尔 (Maxwell)	第七节
米勒德 (Millard)	第九节
米尔纳 (Milner)	第六节、第九节
弥尔顿 (Milton)	第六节、第七节、附录二
明官 (Ming-qua)	第九节
巴罗小姐 (Miss Barrow)	第七节
辛小姐 (Miss Sin)	第九节
邓小姐 (Miss Tang)	第九节
茂官 (Mow-qua)	第七节、第九节、附录六
茂官 (Mowqua)	第七节、第九节、附录六
马洛尼夫妇 (Mr. and Mrs. Malony)	第七节
莫顿夫妇 (Mr. and Mrs. Morton)	
贝顿先生 (Mr. Beighton)	第七节
贝里先生 (Mr. Berry)	附录六
博伊斯先生 (Mr. Boys)	第七节

布拉巴宗先生 (Mr. Brabazon)	第七节
克拉克先生 (Mr. Clark)	第九节
克劳福德先生 (Mr. Crawford)	第七节、附录六
克劳福德先生 (Mr. Crawfurd)	第七节、附录六
丹尼尔先生 (Mr. Daniell)	附录六
F.先生 (Mr. F.)	第七节
费尔贝恩先生 (Mr. Fairbairn)	第七节
荷兰牧师范雷先生 (Mr. Faure)	第七节
G．先生 (Mr. G)	第九节
格雷格先生 (Mr. Greig)	第七节
格罗夫斯先生 (Mr. Groves)	第九节
郭士立 (Mr. Gutzlaff)	第九节、附录九
H先生 (Mr. H)	第七节
赫莱特先生 (Mr. Hellet)	第七节
哈德尔斯顿先生 (Mr. Hudleston)	附录六
汉弗莱斯先生 (Mr. Humphreys)	第七节
汉弗莱斯先生 (Mr. Humphries)	第七节

因斯先生 (Mr. Ince)	第七节
杰克逊先生 (Mr. Jackson)	第六节、第七节、第九节
约翰斯顿先生 (Mr. Johnston)	第九节
莱斯先生 (Mr. Lice)	第七节
M先生 (Mr. M)	第七节
马格尼亚克先生 (Mr. Magniac)	附录六
麦克斯韦先生 (Mr. Maxwell)	第九节
莫法特先生 (Mr. Moffat)	第七节
讷皮尔先生 (Mr. Napier)	第九节
奥利芬特先生 (Mr. Oliphant)	第六节、第七节、第九节
帕尔默先生 (Mr. Palmer)	第七节
小里夫斯先生 (Mr. Reeves, jun.)	第九节
罗巴茨先生 (Mr. Robarts)	附录六
罗宾逊先生 (Mr. Robinson)	附录六
拉瑟弗德先生 (Mr. Rutherfurd)	第七节
塞缪尔·米尔斯先生 (Mr. Sam. Mills)	第九节

斯莱德先生 (Mr. Slade)	附录六
史密斯先生 (Mr. Smith)	第九节
汤普森先生 (Mr. Thompson)	第九节
汤姆森先生 (Mr. Thomsen)	第七节
汤姆森先生 (Mr. Thomson)	第七节
范农先生 (Mr. Vernon)	第七节
万先生 (Mr. Wan)	第九节
韦尔奇先生 (Mr. Welch)	第七节
威格拉姆先生 (Mr. Wigram)	附录六
威尔科克先生 (Mr. Wilcock)	附录六
威尔逊先生 (Mr. Wilson)	第九节
A.夫人 (Mrs. A.)	第八节
B．夫人 (Mrs. B)	第九节
弗林特夫人 (Mrs. Flint)	第七节
詹姆斯·马礼逊夫人 (Mrs. James Morrison)	第七节
莫洛尼夫人 (Mrs. Molony)	第六节、第七节
内皮尔夫人 (Mrs. Napier)	第七节

菲利普夫人 (Mrs. Philip)	第七节
S夫人 (Mrs. S__)	第七节
T．夫人 (Mrs. T)	第九节
汤姆森夫人 (Mrs. Thomsen)	第七节
汤姆森夫人 (Mrs. Thomson)	第七节
特里默夫人 (Mrs. Trimmer)	第九节
W.夫人 (Mrs. W.)	第八节
默里 (Murray)	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
讷皮尔 (Napier)	第九节
内森·邓恩 (Nathan Dunn)	第九节
尼尔森·赫尔 (Nelson Hull)	第七节
奥利芬特 (Olyphant)	第六节、第七节、第九节
彭利马·普赖里 (Panglima Prairy)	第七节
皮尔逊 (Pearson)	第六节、第八节
马若瑟神父 (Pere Premare)	第八节、第九节
普劳登 (Plowden)	第六节、第九节

普雷斯格雷夫 (Presgrave)	第九节
B*教授 (Professor B*)	第八节
凯弗教授 (Professor Kcefer)	第八节
诺依曼教授 (Professor Neumann)	第九节
潘 (Pwan)	第七节
奎克 (Quirke)	第七节
R. (R.)	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
拉斐尔 (Raphael)	第九节
亨利·哈丁牧师 (Rev. Henry Harding)	附录六
J.迪尔特里牧师 (Rev. J. Dealtry)	第八节
J·H·欣顿牧师 (Rev. J. H. Hinton)	附录九
J.汤林牧师 (Rev. J. Tomlin)	第八节
詹姆斯·汉弗莱斯牧师 (Rev. James Humphreys)	第七节
哈丁牧师 (Rev. M. Harding)	第七节、附录六
阿什顿牧师 (Rev. Mr. Ashton)	第九节
布兰德拉姆牧师 (Rev. Mr. Brandram)	第八节、第九节

哈钦斯牧师 (Rev. Mr. Hutchings)	第七节
西缅牧师 (Rev. Mr. Simeon)	第八节
汤姆林牧师 (Rev. Mr. Tomlin)	第九节
特雷西牧师 (Rev. Mr. Tracey)	附录九
瓦切尔牧师 (Rev. Mr. Vachell)	第九节
斯宾塞·H·孔恩牧师 (Rev. Spencer H. Cone)	附录九
槟榔屿的托马斯·贝顿牧师 (Rev. Thomas Beighton)	附录二
麦都思牧师 (Rev. W. H. Medhurst)	第八节、第九节、附录二
尊敬的亚历山大·约翰斯通爵士 (Right Hon. Sir Alex. Johnstone)	第八节
罗伯特·米怜 (Robert Milne)	第七节
罗布森 (Robson)	第七节
罗斯 (Ross)	第六节、第八节、附录六
S_____ (S_____)	第七节
沙梨 (Sha-le)	附录六

舍金纳 (Shechinah)	第七节
西缅 (Simeon)	第八节、第九节
拉尔夫·赖斯爵士 (Sir Ralph Rice)	第九节
斯坦福·莱佛士爵士 (Sir Stamford Raffles)	第七节、第八节、第九节
T.S.莱佛士爵士 (Sir T. S. Raffles)	第七节、第八节
沃尔特·司各特爵士 (Sir Walter Scott)	第八节
威廉·弗雷泽爵士 (Sir William Fraser)	附录六
斯莱特 (Slater)	第七节、附录二、附录四
T.P.普拉特 (T. P. Platt)	
T.菲利普斯 (T. Phillips)	第八节
金大人 (the Hon. Mr. Kin)	第九节
普鲁士医生 (the Prussian doctor)	第九节
托马斯·贝顿 (Thomas Beighton)	附录二
托马斯·佩拉特 (Thomas Pellatt)	第八节
托马斯·西沃德 (Thomas Seaward)	第八节
T．费舍尔 (Thos. Fisher)	第九节

丁 (Ting)	第九节
汤姆林 (Tomlin)	第九节
图恩 (Toone)	第六节、第九节
特纳 (Turner)	第九节
滕利 (Turnley)	第八节
厄姆斯顿 (Urmston)	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
W.A.哈洛克 (W. A. Hallock)	第八节
W.E.法勒 (W. E. Farrer)	第七节
法伊维 (W. Fyvie)	附录四
W.威尔伯福斯先生 (W. Wilberforce, Esq.)	第八节
韦尔斯 (Wares)	第八节
威尔克斯 (Wilks)	第八节
威廉姆斯 (Williams)	第九节
沃尔福布 (Wm. Walforb)	第八节
赖特 (Wright)	第七节
杨遇春 (Yang-yu-chun)	第九节

耶茨 (Yates)	附录九

地名索引

中文名（英文）	出现章节
伦敦奥尔德曼伯里 (Aldermanbury)	第八节
奥斯汀弗赖尔斯 (Austin Friars)	第八节
巴特利特楼 (Bartlett's Buildings)	第八节
比登汉 (Biddenham)	第八节
主教步道 (Bishop's Walk)	第九节
卡布雷塔角 (Cabreta Point)	第九节
坎普 (Campo)	第九节
可可群岛 (Cocoa Islands)	第七节
迪尔 (Deal)	第八节
荷兰商馆游廊 (Dutch Verandah)	第七节
厄尔街 (Earl Street)	第六节、第八节
伊斯特科特 (Eastcott)	第八节
猎鹰客栈 (Falcon Inn)	第八节

富茨克雷庄园 (Foot's Cray Place)	第九节
格雷斯希尔 (Grace Hill)	第八节
大圣海伦斯街 (Great St. Helens)	第八节
格里诺克 (Greenock)	第八节
吉尔福德 (Guildford)	第八节、第九节
黑利伯里 (Haileybury)	第八节
蚝墩 (Haou-tun)	附录六
哈文特 (Havant)	第八节
海兰滩 (Hayland Beach)	第八节
霍兰浅滩 (Holland's bank)	第七节
霍恩迪恩 (Horndean)	第八节
法兰西岛 (Isle of France)	第七节
伊斯灵顿 (Islington)	第八节
淇澳 (Ke-ow)	第九节
金斯布里奇 (Kingsbridge)	第八节
利夫广场 (Leaf Square)	第八节
利斯 (Leith)	第八节、附录七

纽兰 (Newland)	第七节
帕丁顿 (Paddington)	第七节、第八节
派瓦山 (Paiva's hill)	第九节
帕特诺斯特街 (Paternoster Row)	第八节
彼得斯菲尔德 (Petersfield)	第八节
帕特里克港 (Port Patrick)	第八节
波特兰坊 (Portland Place)	第六节、第七节
罗斯特雷沃 (Rosstrevor)	第八节
塞尔科姆 (Salcombe)	第八节
斯塔特点 (Start Point)	第八节
加斯帕海峡 (Straits of Gasper)	第七节
白马客栈 (The White Horse)	第七节